

儒

藏



精華編三三冊  
經部詩類

# 儒藏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 精華編. 三三/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編.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301-11751-4

I. 儒… II. 北… III. 儒家 IV. 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175425 號

**書名:** 儒藏(精華編三三)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 編

**責任編輯:** 謝丹雲 王 應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751-4/B·0437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址:** <http://www.pup.cn>

**電子郵箱:** [dianjiwenhua@163.com](mailto:dianjiwenhua@163.com)

**電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65691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銷者:** 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36.25 印張 540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 500.00 元

---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 010-62752024

電子郵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儒藏》精華編第三三冊

首席總編纂 季羨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編纂 湯一介 龐樸 孫欽善 安平秋  
(按年齡排序)

本冊主編 董治安 鄭傑文 王承略



##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錄》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別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錄，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內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內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內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說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內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三三冊

經部 詩類

詩毛氏傳疏〔清〕陳奐……………

# 詩毛氏傳疏

〔清〕陳奐撰

王承略  
陳錦春  
校點

## 校點說明

《詩毛氏傳疏》（又或稱《毛氏傳疏》）三十卷（附《釋毛詩音》四卷、《毛詩說》一卷、《毛詩傳義類》一卷、《鄭氏箋攷徵》一卷），清陳奐撰。

陳奐（一七八六——一八六三），字碩甫，號師竹，晚自號南園老人，長洲（今江蘇蘇州）人。諸生。咸豐元年（一八五一）舉孝廉方正。《清史稿》入《儒林列傳》。

陳奐畢生治學，先後師事江沅、段玉裁，又問學於高郵王氏父子，交遊當時學術名家。其學專攻毛《傳》，嘗言大毛公《詁訓傳》言簡意賅，而毛《傳》一切名物禮數，自漢以來無人稱引，韜晦不彰，遂殫精竭慮，以十八載之功，撰成此書。

在《自序》中，陳奐認為，鄭玄為毛《傳》作《箋》間雜三家《詩》說，淆亂毛《傳》已甚。且二千年來，

鄭《箋》和《正義》流行，毛《傳》明雖存而實亡，所以他撰成此書，廢去鄭《箋》，專疏毛《傳》，志在恢復發揚毛《傳》之精要。

是書對《序》、《傳》一一疏釋，不憚煩瑣。廣徵古書，發明經義。多用東漢以前舊說，而與東漢人說《詩》者不苟同。以毛氏之學源出荀子，而善承毛氏之學者蓋鄭衆、許慎兩家，故而書中多所稱引。又普遍吸收清代攷據學成果，詳加攷訂，融會貫通，疏證精詳，被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譽為「疏家模範」。因對毛《傳》訓詁體例和名物制度多有發明，是書成為清代漢學家研究《毛詩》的集成性著作，與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並號為「專門之學」。

陳奐治《毛詩》，大抵以《詩毛氏傳疏》為經，以《釋毛詩音》、《毛詩說》、《毛詩傳義類》、《鄭氏箋攷徵》等四種為緯。《釋毛詩音》用其師段玉裁之學說，尋繹《毛詩》經傳古聲今音之音變音轉及詁訓中雙聲疊韻之理。《毛詩說》總結了毛《傳》訓詁體例，

爲陳氏《疏》之條例。《毛詩傳義類》仿《爾雅》，將毛《傳》詁訓按義類分爲十九篇，逐詞注釋，極便檢索。《鄭氏箋攷徵》攷證鄭《箋》用今文《詩》說改易或申述《毛詩》之處，攷列鄭《箋》所用三家《詩》的例證。

是書版本主要有道光咸豐間陳氏五種本、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徐子靜覆刻陳氏五種本、光緒閒《清經解續編》本、民國閒鴻章書局石印本、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排印本（以徐子靜本爲底本，句讀錯誤頗多）等。

陳氏五種本是指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一八四七）武林愛日軒刻《詩毛氏傳疏》、咸豐元年（辛亥，一八五一）蘇州漱芳齋刻《釋毛詩音》、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一八四七）武林愛日軒刻《毛詩說》、咸豐九年（己未，一八五九）王載雲刻《毛詩傳義類》、咸豐八年（戊午，一八五八）許文一刻《鄭氏箋攷徵》等五種陳氏主要《詩》學著作的匯刊本。此本書首有「吳門南園埭葉山莊陳氏臧版」牌記，費丹旭寫陳奂小像、汪獻珩書潘遵祁畫贊。此五種各有題籤及木

記，而版式統一，均半頁十行，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同。左右雙邊，大黑口，雙花魚尾。上魚尾下志書名或其簡稱與卷數，下魚尾下志當卷頁碼。陳氏五種本刊刻於陳奂生前，年代較早，錯誤較少，多爲人所重視。山東友誼出版社《孔子文化大全》叢書、北京中國書店、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學苑出版社《詩經要籍集成》等都曾影印出版過陳氏五種本。其中《孔子文化大全》叢書影印海寧楊芸士藏本，係此書最早刻本，很好地保留了原刻本面貌，故選作此次校點的底本。中國書店、上海古籍、學苑出版社所影印的是同一刻本，此本曾對原版片做過校勘剗改，其中校勘成果多被此次校點吸收。徐子靜覆刻陳氏五種與《清經解續編》統一刊刻陳氏書時，都曾做過一定的校勘，因而作爲此次校點的主要參校本。

陳奂引書甚多，且泥于古說，好作古文，因此在校點中我們儘量保留了陳氏的行文特色，祇對部分不影響文意的異體字作了統一。整體來說，陳氏引

書極爲嚴謹，因此，其節引原文者，我們加以引號，其意引者則否。其中陳奐所引《說文》雖主要依據其師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之說，但有所創發。我們依據「一字一篆」的體例對其加以標點，但其文意應相連屬。《夏小正》經傳通行本都連屬一篇之中，我們仍按照通行本標點，以便讀者檢索。其所引《春秋繁露》等多和宋本或其他善本相合，以其自有說明，因此在校點中，有異文者，特別是影響文意者，我們詳爲校記，但慎下按語。

原書《凡例》中特意提到的避諱字一依原樣，在正文中避清諱和孔丘諱則悉數改回，與書中明顯錯誤逕改者一例，皆不出校。其中城邑之「丘」，陳氏皆別作「邱」，故不改易。陳氏原編目錄過於簡單，我們另作了詳細目錄，以便讀者查找。

校點者 王承略 陳錦春

陳石父先生六十二小像



西吳費丹旭寫

南園舊宅，宅水連巒。儲祥毓秀，篤生先生。  
資產不問，簪黻勿榮。下帷覃思，發藻儒林。  
祖述毛氏，光顯西京。跨鄭越孔，闡姬超羸。  
道氣載兌，海內儀形。

受業

吳縣潘遵祁謹贊  
長洲汪獻珩敬書



## 敘

敘曰：昔者周公制禮作樂，《詩》爲樂章，用諸宗廟朝廷，達諸鄉黨邦國。當時賢士大夫皆能通於《詩》教。孔子以《詩》授群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又曰：「不學《詩》，無以言。」誠以《詩》教之人者深，而聲音之道與政通也。卜子子夏親受業於孔子之門，遂彙括詩人本志，爲三百十一篇作《序》。《史記》云：「《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此不數六「笙詩」也。子夏作《序》時，六「笙詩」尚存。數傳至六國時，魯人毛公依《序》作《傳》。其《序》意有不盡者，《傳》乃補綴之，而於詁訓特詳。授趙人小毛公。毛公名亨，作《詩詁訓傳》。小毛公名萇，爲河間獻王博士。《漢書·儒

林傳》不得其詳實。《詩》當秦燔錮禁之際，猶有齊、魯、韓三家《詩》萌芽間出。三家多採襍說，與《儀禮》、《論語》、《孟子》、《春秋》內外傳論《詩》，往往或不合。三家雖自出於七十子之徒，然而孔子既沒，微言已絕，大道多岐，異端共作。又或借以諷動時君，以正詩爲刺詩，違詩人之本志，故齊、魯、韓可廢，毛不可廢。齊、魯、韓且不得與毛抗衡，況其下者乎？漢興，齊、魯、韓先立學官，置博士，而毛僅僻在河間。平帝末，得立學官，遂遭新禍。班孟堅說《詩》「魯最爲近之」者，素習見聞而云然也。東京已降，經術粵隆，若鄭仲師、賈景伯、許叔重、馬季長，稍稍治《毛詩》。然在廷諸臣，猶尚魯訓，兼習韓故。鄭康成殿居漢季，初從東郡張師張恭祖。學《韓詩》。後見《毛詩》義精，好爲作《箋》。亦復

閒襍《魯詩》，并參己意。固作《箋》之旨，實不盡同毛義。及至魏、晉，鄭學既行，雖以王子雋不好鄭氏，力極申毛難鄭，究未得毛之精微。唐貞觀中，孔沖遠作《正義》，《傳》、《箋》俱疏，於是毛、鄭兩家合爲一家之書矣。兩漢信魯而齊亡，魏、晉用韓而魯亡，隋、唐以迄趙宋稱鄭而韓亦亡。近代說《詩》，兼習毛、鄭，不分時代，毛在齊、魯、韓之前，鄭後四百餘載。不尚專脩，毛自謂子夏所傳，鄭則兼用韓、魯。不審鄭氏作《箋》之旨，而又苦毛義之簡深，猝不得其涯際，漏辭偏解，迄無鉅觀。二千年來，毛雖存而若亡，有固然已。免不揣櫛昧，沈研鑽極，畢生思慮，會萃於茲。竊以《毛詩》多記古文，倍詳前典，或引申，或假借，或互訓，或通釋，或文生上下而無害，或辭用順逆而不違。要明乎世次得失之迹，而吟詠情

性，有以合乎詩人之本志。故讀《詩》不讀《序》，無本之教也。讀《詩》與《序》，而不讀《傳》，失守之學也。文簡而義贍，語正而道精，洵乎爲小學之津梁，群書之鈐鍵也。初放《爾雅》編作《義類》，凡聲音、訓詁之用，天地、山川之大，宮室、衣服、制度之精，鳥、獸、草、木、蟲、魚之細，分別部居，各爲探索。久乃剷除條例章句，揉成作疏。攷《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此蓋以十五《國風》爲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爲七卷，《大雅》三十一篇爲三卷，三《頌》爲三卷，合爲二十八卷，而《序》別爲一卷，故爲二十九卷。毛公作《故訓傳》時，以《周頌》三十一篇爲三卷，而《序》分冠篇首，故合爲三十卷。今分作三十卷者，仍《毛詩》舊也。古經傳本各自爲書。自《傳》

與《箋》合併，而久失原書之舊。今置《箋》而疏《傳》者，宗《毛詩》義也。憶自髦飾聞脩，趨承庭訓，依奉慈規，父諱植，與叔父樸、季父格同產，以樹德勸子，世稱「丈芸先生」。母趙安人。私淑先師之緒，博訪通人之語，攬取先秦之舊說，擷擇末漢之異言，墨守之譏，亦所不辭，而鼠璞之譬，庶幾免焉。若夫作者之聖，述者之明，卓乎篇章，粲然大備，欲達治亂之原，以懷聖賢之教，其將有俟於天下後世之言《詩》者。長洲舊籍隸崇明陳免碩甫氏謹撰。

## 條例十凡

凡寫字體，恭遇列聖廟諱，恪遵高宗純皇帝刊行《武英殿五經》，敬缺末筆。恭遇御名，恪遵聖諭，上一字敬缺中點，作「𠂔」；下一字敬改中畫，作「寧」。

凡《詩》有四，今以《詩》爲建首，而以毛氏《傳》別之，曰《詩毛氏詁訓傳》。「詩」是書之名，「毛氏」爲作《傳》人姓，別於齊、魯、韓三家。

凡全書初從校宋小字本，不減改字。後獲見原宋本，譌踳脫落，難於依據。今其甚誤處，或從善本訂正，而宋本之舊誤，仍辨載於疏。

凡《傳》文中羈入《箋》語及脫句脫字，依據善本增補。若《傳》文中衍句衍字及有疑義，皆不加刪削，唯表明於疏而已。

凡經、傳相行通用之字，如《關雎》「在河之洲」，「洲」即「州」之俗，而仍用「洲」字不改，不妨從俗也，疏中則表明之。如《葛覃》傳中「貌」字，葉石林鈔本《釋文》皆從古文作「兒」。今疏中從古作「兒」，而《傳》仍作「貌」。所引之書，「兒」、「貌」悉從本書，故字體不能畫一，此其大概也。

凡齊、魯、韓三家與毛同字同義、異字異義者，廣採之。其有不合者，辨證之。散見於六朝以後者，則從略。

凡後人所引《傳》文，意有增益、不足徵信者不載。

凡援引古書，從善本、校本，與今流俗本不同。其注釋間引用它說，與原注亦不必盡

同。或箸明之，不悉箸明也。

凡傳、注，唯《毛詩》最爲近古，義又簡括。其訓詁與《爾雅》詳略異同，相爲表裏。至于一切禮數、名物，由漢而來，無人稱引，遂韜晦不彰。故博引古書，廣收前說，講明而條貫，始可以發數千年未明之義。大抵用西漢前人之說，而與東漢人說《詩》者不能苟同也。

凡毛氏之學，其源出於荀子。而善承毛氏者，唯鄭仲師、許叔重兩家。《周禮注》、《說文解字》多所取說，其餘先儒舊說不悉備載，亦不復駁難。有足以申明毛氏者，鄭《箋》、孔《疏》與近人說《詩》家，亦皆取證。

此疏之作，始於嘉慶壬申，從學段氏若膺先生於蘇郡白蓮橋枝園，親炙函丈，取益難數。而成於道光庚子，杭郡西湖水北樓友人汪亞虞聳愚爲之。亞虞名适孫，遠孫之

弟，有振綺堂，藏書極富。庚子四月六日開雕，丁未八月七日雕成。埵記始末於此。

# 目錄

## 目錄

校點說明	一
敘	一
條例十凡	一
卷一	一
國風	一
周南	一
關雎	一
葛覃	七
卷耳	一三
樛木	一七
蟋斯	一八
桃夭	二〇
兔置	二二
采芣	二四

漢廣	二六
汝墳	三〇
麟之趾	三二
卷二	三五
召南	三五
鵲巢	三五
采芣	三六
草蟲	三八
采蘋	四一
甘棠	四五
行露	四七
羔羊	四九
殷其雷	五二
標有梅	五四
小星	五五
江有汜	五八
野有死麕	六〇
何彼穠矣	六三
騶虞	六五

卷三

邶風	六八
柏舟	六八
綠衣	七二
燕燕	七四
日月	七七
終風	七九
擊鼓	八二
凱風	八四
雄雉	八六
匏有苦葉	八八
谷風	九三
式微	九八
旄丘	九九
簡兮	一〇一
泉水	一〇六
北門	一一〇
北風	一一一
靜女	一一三
新臺	一一六

卷四

二子乘舟	一一九
邶風	一二一
柏舟	一二一
牆有茨	一二三
君子偕老	一二四
桑中	一三〇
鶉之奔奔	一三一
定之方中	一三二
蝦蟆	一三七
相鼠	一三八
干旄	一三九
載馳	一四四
卷五	一四九
衛風	一四九
淇奥	一四九
考槃	一五四
碩人	一五五
氓	一六一

竹竿	一六六	緇衣	一九九
芄蘭	一六八	將仲子	二〇一
河廣	一七〇	叔于田	二〇三
伯兮	一七一	大叔于田	二〇五
有狐	一七四	清人	二〇七
木瓜	一七五	羔裘	二一〇
卷六	一七八	遵大路	二一二
王風	一七八	女曰雞鳴	二一三
黍離	一七八	有女同車	二一六
君子于役	一八一	山有扶蘇	二一九
君子陽陽	一八二	褊兮	二二二
揚之水	一八五	狡童	二二三
中谷有蕓	一八七	褰裳	二二三
兔爰	一八八	丰	二二五
葛藟	一九〇	東門之墠	二二六
采葛	一九二	風雨	二二八
大車	一九三	子衿	二二九
丘中有麻	一九六	揚之水	二三一
卷七	一九九	出其東門	二三二
鄭風	一九九	野有蔓草	二三四



溱洧……………二三六

卷八……………二四〇

齊風……………二四〇

雞鳴……………二四一

還……………二四三

箬……………二四四

東方之日……………二四六

東方未明……………二四八

南山……………二四九

甫田……………二五一

盧令……………二五三

敝笱……………二五四

載驅……………二五六

猗嗟……………二五八

卷九……………二六三

魏風……………二六三

葛屨……………二六三

汾沮洳……………二六五

園有桃……………二六七

陟岵……………二六八

十畝之閒……………二六九

伐檀……………二七〇

碩鼠……………二七四

卷十……………二七五

唐風……………二七五

蟋蟀……………二七五

山有樛……………二七七

揚之水……………二七九

椒聊……………二八二

綢繆……………二八三

杕杜……………二八五

羔裘……………二八七

鶉羽……………二八八

無衣……………二八九

有杕之杜……………二九一

葛生……………二九二

采芣……………二九四

卷十一……………二九六

秦風……………二九六

車鄰	二九六
駟驥	二九八
小戎	三〇〇
蒹葭	三〇六
終南	三〇八
黃鳥	三一〇
晨風	三一二
無衣	三一四
渭陽	三一六
權輿	三一七
卷十二	三一九
陳風	三一九
宛丘	三一九
東門之枌	三二一
衡門	三二三
東門之池	三二四
東門之楊	三二五
墓門	三二七
防有鵲巢	三二九
月出	三三一

株林	三三三
澤陂	三三四
卷十三	三三六
檜風	三三六
羔裘	三三六
素冠	三三九
隰有萋楚	三四二
匪風	三四二
卷十四	三四五
曹風	三四五
蜉蝣	三四五
候人	三四七
鳴鳩	三四九
下泉	三五二
卷十五	三五五
幽風	三五五
七月	三五五
鶉鴒	三六八
東山	三七二

破斧	三七八	卷十七	四二八
伐柯	三八一	南有嘉魚之什	四二八
九罭	三八二	南有嘉魚	四二八
狼跋	三八六	南山有臺	四二九
卷十六	三八九	由庚(闕)	四三二
小雅	三八九	崇丘(闕)	四三二
鹿鳴之什	三八九	由儀(闕)	四三二
鹿鳴	三八九	蓼蕭	四三二
四牡	三九二	湛露	四三五
皇皇者華	三九六	彤弓	四三七
常棣	三九九	菁菁者莪	四三九
伐木	四〇五	六月	四四〇
天保	四一〇	采芑	四四八
采芣	四一三	車攻	四五五
出車	四一六	吉日	四六三
杕杜	四二一	卷十八	四六六
魚麗	四二三	鴻鴈之什	四六六
南陔(闕)	四二六	鴻鴈	四六六
白華(闕)	四二六	庭燎	四六八
華黍(闕)	四二六		

汧水	四七〇	卷二十	五四三
鶴鳴	四七二	谷風之什	五四三
祈父	四七三	谷風	五四三
白駒	四七五	蓼莪	五四四
黃鳥	四七七	大東	五四七
我行其野	四七九	四月	五五五
斯干	四八一	北山	五五九
無羊	四八五	無將大車	五六一
卷十九	四八九	小明	五六二
節南山之什	四八九	鼓鍾	五六六
節南山	四八九	楚茨	五七〇
正月	四九五	信南山	五七七
十月之交	五〇四	卷二十一	五八三
雨無正	五一〇	甫田之什	五八三
小旻	五一四	甫田	五八三
小宛	五一九	大田	五八七
小弁	五二三	瞻彼洛矣	五九一
巧言	五二九	裳裳者華	五九四
何人斯	五三三	桑扈	五九六
巷伯	五三七		

鴛鴦	五九八	何草不黃	六四一
頍弁	五九九	卷二十三	六四三
車輦	六〇一	大雅	六四三
青蠅	六〇四	文王之什	六四三
賓之初筵	六〇六	文王	六四三
卷二十一	六一三	大明	六五〇
魚藻之什	六一三	縣	六五八
魚藻	六一三	棫樸	六六九
采芣	六一四	早麓	六七二
角弓	六一七	思齊	六七五
菀柳	六二二	皇矣	六七九
都人士	六二三	靈臺	六八九
采芣	六二六	下武	六九六
黍苗	六二八	文王有聲	六九八
隰桑	六三〇	卷二十四	七〇三
白華	六三二	生民之什	七〇三
縣蠻	六三五	生民	七〇三
瓠葉	六三六	行葦	七一四
漸漸之石	六三七	既醉	七一九
苕之華	六四〇		

鳧鷖	七二三
假樂	七二七
公劉	七二九
洞酌	七三六
卷阿	七三八
民勞	七四三
板	七四六
卷二十五	七五三
蕩之什	七五三
蕩	七五三
抑	七五八
桑柔	七六五
雲漢	七七四
崧高	七八二
烝民	七八九
韓奕	七九五
江漢	八〇四
常武	八〇九
瞻卬	八一四
召旻	八一七

卷二十六	八二三
周頌	八二三
清廟之什	八二二
清廟	八二二
維天之命	八二六
維清	八二八
烈文	八三〇
天作	八三二
昊天有成命	八三三
我將	八三六
時邁	八三九
執競	八四一
思文	八四三
卷二十七	八四六
臣工之什	八四六
臣工	八四六
噫嘻	八四八
振鷺	八五〇
豐年	八五一

有瞽	八五三
潛	八五八
離	八五九
載見	八六二
有客	八六三
武	八六四
卷二十八	八六六
閔予小子之什	八六六
閔予小子	八六六
訪落	八六七
敬之	八六八
小毖	八六九
載芟	八七〇
良耜	八七三
絲衣	八七五
酌	八七九
桓	八八一
賚	八八二
般	八八二

卷二十九	八八六
魯頌	八八六
駟	八八六
有駉	八九二
泮水	八九三
閔宮	八九九
卷三十	九一五
商頌	九一五
那	九一五
烈祖	九一八
玄鳥	九二〇
長發	九二三
殷武	九三〇
附錄	
釋毛詩音	九三五
序	九三七
卷一	九三九
國風	九三九
周南	九三九

召南	九四三
邶國	九四七
庸國	九五二
衛國	九五五
王國	九五七
鄭國	九五九
齊國	九六二
魏國	九六三
唐國	九六四
秦國	九六六
陳國	九六八
檜國	九七〇
曹國	九七〇
豳國	九七一
卷二	九七五
小雅	九七五
鹿鳴之什	九七五
南有嘉魚之什	九七八
鴻鴈之什	九八一
節南山之什	九八二

谷風之什	九八七
甫田之什	九九〇
魚藻之什	九九二
卷三	九九五
大雅	九九五
文王之什	九九五
生民之什	九九九
蕩之什	一〇〇二
卷四	一〇〇八
周頌	一〇〇八
清廟之什	一〇〇八
臣工之什	一〇〇九
閔予小子之什	一〇一〇
魯頌	一〇一二
駉四篇	一〇一二
商頌	一〇一三
那五篇	一〇一三
毛詩說	一〇一七
本字借字同訓說	一〇一九



一義引申說	一〇二〇
一字數義說	一〇二二
一義通訓說	一〇二四
古字說	一〇二五
古義說	一〇二五
毛傳章句讀例	一〇二六
轉注說	一〇二八
假借說	一〇二八
毛傳淵源通論	一〇二九
毛傳爾雅字異義同說	一〇三二
毛傳爾雅訓異義同說	一〇三二
毛傳不用爾雅說	一〇三三
毛傳用爾雅說	一〇三三
毛用借字三家用本字亦有家用借字毛	
用本字者說	一〇三三
三家詩不如毛詩義優說	一〇三四
宮室圖說	一〇三五
城郭	一〇三五
門	一〇三六
朝	一〇三七

諸侯城闕南方	一〇三八
官	一〇三九
路寢	一〇四〇
路寢宗廟社稷	一〇四二
宗廟	一〇四三
燕寢	一〇四四
四廟五廟表	一〇四五
周廟表	一〇四五
魯廟表	一〇四六
明堂	一〇四八
學	一〇四九
四時禘祫表	一〇五〇
天子大禘表	一〇五一
文王受命七年表	一〇五二
周公攝政七年表	一〇五三
樂縣方位圖說	一〇五四
衣服圖說	一〇五五
冕服	一〇五五
裳	一〇五五
深衣	一〇五六

毛詩傳義類

玉佩	一〇五七
車輔	一〇五八
旄	一〇五九
旗	一〇六〇
邶庸衛及韋顧昆吾圖	一〇六一
邶岐豐鎬及秦圖	一〇六二
序	一〇六三
釋故	一〇六五
釋言	一〇六七
釋訓	一〇七二
釋親	一〇七七
釋宮	一〇八八
釋器	一〇九一
釋樂	一〇九二
釋天	一〇九八
釋地	一〇九八
釋丘	一一〇一
釋山	一一〇三
釋山	一一〇四

鄭氏箋攷微

釋水	一一〇四
釋草	一一〇五
釋木	一一〇七
釋蟲	一一〇八
釋魚	一一〇八
釋鳥	一一〇八
釋獸	一一〇九
釋畜	一一〇九
鄭氏箋攷微	一一一三
周南	一一一五
召南	一一一六
邶風	一一一六
庸風	一一一八
衛風	一一一八
王風	一一一九
鄭風	一一一九
齊風	一一二〇
唐風	一一二〇
秦風	一一二一

陳風	……	一一
檜風	……	一一
豳風	……	一一
小雅	……	一二
大雅	……	一二
周頌	……	一三
魯頌	……	一四
商頌	……	一四

## 詩毛氏傳疏卷一

長洲陳奐學

### 周南關雎詁訓傳弟一 毛詩國風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

九句。【疏】南，南國也。在江漢之域。周，雍州地

名，在岐山之陽。譙周、司馬貞說本大王所居，扶風雍

東北故周城是也。周公食采於周，故曰周公。當武

王、成王之世，周公在王朝，爲陝東之伯，率東方諸侯。

攝政五年，營治東都王城。六年，制作禮樂。遂以文

王受命以後，與已陝內所采之詩，編諸樂章，屬歌於大

師，名之曰《周南》焉。先師金壇段氏玉裁《毛詩小箋》

云：「章句既移篇前，則都數宜在此。毛三十四章，鄭

始三十六章。」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疏】今本分章作五章，此從「故言」。陸德明《釋文》云：「五章，鄭所分。故言，毛公本意。後放此。」是也。

《小箋》云：「各本章句在篇後。孔穎達《正義》云：『定本章句在篇後。』然則孔本章句在前可知也。杜甫以《曲江》三章，章五句爲題書於前，知唐本多如此。」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

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

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疏】總論全《詩》。《風》、《小雅》、《大雅》、《頌》皆以文王詩爲始。《關雎》、《風》始；《鹿鳴》、《小雅》始；《文王》、《大雅》始；《清廟》、《頌》始。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

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疏】總論二《南》。文王受命爲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雖行王者之事，猶循諸侯之職。二《南》同風也。是以《關雎》、《鵲巢》。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疏】總論《關雎》。《論語·八佾》篇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孔子論《詩》釋《關雎》之義，而子夏作《序》之所本也。毛公之學出自子夏，故《傳》與《序》無不合。《釋文》：「沈重云：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然則《毛詩》真得聖人之教者矣。劉向《列女傳·仁智》篇、楊雄《法言·孝至》篇、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儒林傳》序、班固《漢書·杜欽傳》、范曄《後漢書·明帝紀》、《皇后紀》、《馮衍傳》、《楊賜傳》、《張衡傳》所引，皆申培《魯詩》。又李賢注《明帝紀》、《馮衍傳》引薛方丘《韓詩章句》，竝以《關雎》爲刺詩。然

《關雎》三章，周公已用，合鄉樂作爲房中之樂，箸於《儀禮·鄉飲酒》、《燕》等篇。三家《詩》別有師承，不若《毛詩》之得其正也。

###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傳】興也。關關，

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傳】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疏】興也者，詩託關雎以爲興也。《序》云：「《詩》有六義：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周禮·大師》：「教六《詩》，其次弟與《詩》序同。」鄭玄注云：「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鄭司農衆注云：「比者，比方於物。興者，託事於物。」《禮記·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蓋好惡動於中，而適觸於物。假以明志謂之興。而以言乎物，則比矣。而以言乎事，則賦矣。要迹其志之所自發，情之

不能已者，皆出於興。故孔子曰：「《詩》可以興。」凡託鳥獸草木以成言者，皆興也。賦顯而興隱，比直而興曲。《傳》言「興」凡百十有六篇，而賦、比不之及，賦、比易識耳。余友長洲吳毓汾說。○「關關，和聲」，關，古讀如管，如管叔，《墨子》作「關叔」之比。與「和」雙聲得義。《爾雅·釋詁》：「關關，音聲和也。」此《傳》所本也。顧野王《玉篇》：「關關，和鳴也。或爲「啁」。」丁度《集韻》：「啁啁，和鳴也，通作「關」。」許慎《說文解字》無「啁」字。「雎鳩，王雎」，《爾雅·釋鳥》文。郭璞注云：「雕類，今江東呼之爲鷗。」昭十七年《左傳》：「雎鳩氏，司馬也。」杜預注云：「王雎。」《正義》引陸機《毛詩義疏》云：「雎鳩，大小如鷗，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鷗。而楊雄、許慎皆曰白鷗，似鷗，尾上白。」案許說見《說文》，而楊說未聞。《太平御覽·羽族部十三》引《風土記》：「說《詩》義者或說雎鳩爲白鷗。白鷗，鷗屬，於義無取。蓋蒼鷗，大於白鷗，而色蒼，其鳴曼和順，又遊於水而息於洲，常隻不雙。」此又謂雎鳩非白鷗矣。杜注《左傳》及戴侗《六書故》「雎」下引毛《傳》「摯而有別」，「摯」上無「鳥」字。郭注《爾雅》引有「鳥」字，與今本同。定本作「摯」，《釋文》：「摯，本亦作「鷗」。」「鷗」與「鷗」通。摯有別者，雌雄別居。劉安《淮南子·泰族》篇

云：「《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乘居也。」王肅僞《家語·好生》篇略同。又《列女傳·仁智》篇：「雉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三家說與毛《傳》言有別義合。洲，當作「州」，《說文·川部》引《詩》作「州」。徐鉉云：「今別作『洲』，非是。」水中可居者曰州，《爾雅·釋水》文。酈道元《水經·河水》注：「河水又南，漢水入焉。水出汾陰縣南四十里，西去河三里。與郃陽漢水夾河，中渚上又有一漢水，<sup>①</sup>皆潛相通。故呂忱曰：『《爾雅》異出同流爲漢水。』」案漢水即洽水，古莘國地在洽水北，而東鄰大河。其河渚疑即河州故處。余友嘉定朱右曾《詩地理徵》云：「文王后妃大姒，郃陽人也。故詩人詠之，以河州起興。今陝西同州府郃陽縣四十里爲大河經流。」《傳》云「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者，即申釋「關關和聲」。云「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雉鳩之有別焉」者，雉鳩，宋小字本作「關雎」，岳本不誤。此即申釋「摯而有別」，所謂「樂而不淫」也。君子，謂文王也，言后妃之德必本諸文王也。《傳》既釋字之訓，又釋經之義。全《詩》傳例如此也。「然後可以風化天下」以下，又推廣言之，總括二《南》二十五篇。《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騶虞》序云：「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則王道成。」此其義也。

韓嬰《詩外傳》：「孔子與子夏論《關雎》：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韓外傳》與毛義同。○《傳》詁「窈窕」爲「幽閒」，《爾雅》：「冥，窈也。幽，深也。窈，肆也。窕，閒也。」窈，言婦德幽靜也。窕，言婦容閒雅也。古者女未嫁，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后妃在父母家有如是也。楊雄《方言》云：「美心爲窈，美狀爲窕。」《釋文》引王肅述毛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張揖《廣雅》：「窈窕，好也。」又「窈窕，深也。」蕭統《文選》顏延年《秋胡詩》，李善注引《韓詩章句》：「窈窕，貞專貌。」析言、渾言義竝相通。「淑，善」，《釋詁》文，《君子偕老》、《韓奕》同。《說文》：「淑，善也。」《聘禮》「淑獻」，「古文淑作淑」。古淑、淑聲通。《公羊傳》云：「女在其國稱女。」《釋文》：「述，本亦作『仇』。」「仇，匹」，《釋詁》文。孫炎本「仇」作「述」。《秦·無衣》、《賓之初筵》、《皇矣》傳竝訓「仇」爲「匹」。匹，配也。好匹，猶嘉配耳。《大明》傳「文定厥祥，言大姒之有文德也」，即此云「窈窕淑女」也。「親迎于渭，言賢聖之相配也」，即此云「君子好仇」也。焦延壽《易林·履》、《姤》

①「中」上，《四部叢刊》影印武英殿本《水經注》卷四、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四有「河」字。

云：「睢鳩淑女，賢聖配偶。」云「言后妃有關雎之德」，蒙上文關雎起興而言。窈窕爲幽閒，又爲貞專，皆其德之善。言后妃有是德，是謂之善女，宜乎爲君子之好配也。《序》云「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言作《關雎》詩者，在得淑女配君子也。《東門之池》序「思得賢女以配君子」，《車輦》序「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義竝同。《漢書·匡衡傳》：「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案匡學轅固《齊詩》，亦與《毛詩》合。《列女傳·母儀》篇引《詩》作「述」，讀如《左傳》「怨耦曰述」，而釋之云：「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鄭玄作《箋》云：「后妃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樛木》箋：「后妃能和諧衆妾，不嫉妬其容貌。」鄭亦以「淑女」指后妃。唯以「好仇」爲「和好衆妾」，義本三家說耳。《正義》謂「后妃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失《傳》、《箋》之旨矣。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傳】荇，接余也。

流，求也。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傳】寤，覺；寐，寢也。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傳】服，思之也。悠，思也。【疏】參差，《說文·木部》引《詩》作「慘差」。《爾雅·釋草》：「荇，接余，其葉苳。」《釋文》：「苳，本亦作「荇」。《說文》作「苳」。接，《說文》作「菱」。顏之推《家訓·書證》篇：「荇，先儒解釋皆云：『水草，圓葉，細莖，隨水淺深。』今是水悉有之，黃華似蓴。」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九引《義疏》云：「接余，其葉白，莖紫赤，正圓，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莖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以苦酒浸之爲菹，脆美可案酒。其華蒲，黃色。」古流，求同部。「流」本不訓「求」，而詁訓云爾者，「流」讀與「求」同，其字作「流」，其意爲「求」，此古人假借之法也。凡依聲託訓者例此。《爾雅·釋言》：「流，求也。」《釋詁》：「流，擇也。」郭注云：「見《詩》。」是三家《詩》或用《釋詁》文訓「流」爲「擇」，與下章「采之」、「芣之」一例作解。毛用《釋言》文，求之，即緣下文「寤寐求之」立訓。云「后妃有關雎之德」，亦蒙上章興義爲說，言后妃之德如此，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



所以釋經言苕菜之義。《召南》采芣助祭，則知苕菜亦以事宗廟。公侯夫人執芣菜，不求備物。此王后共苕菜，備庶物也。○寤，猶晤，訓「覺」。寐，猶昧，訓「寢」。求，求此善女也。《箋》謂「求三夫人、九嬪以下賢女」，與《傳》義異也。服、思疊韻，《傳》以「思之」釋經之「服」，「寤寐思之」，猶云「寤寐求之」也，則經中「思」字爲助詞，無實義。《漢廣》、《文王》傳皆云：「思，詞也。」「思」爲句首、句末之詞，又爲句中之詞。「悠，思」，《釋詁》文，重言曰「悠悠」。《爾雅·釋訓》：「悠悠，思也。」《釋文》：「輾，本亦作『展』。呂忱從車展。則『輾』始見於呂忱《字林》，古作『展』必矣。《說文》：『展，轉也。』今隸變作『展』。《廣雅》：『展轉，反側也。』《何人斯》箋：『反側，展轉也。』「展」與「轉」同義。「展轉」又與「反側」同義。重言之者，思之甚，至不安斯寢，此所謂「哀而不傷」也。《正義》引王肅云：「哀窈窕之不得，思賢才之良質，無傷善之心焉。若苟慕其色，則善心傷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傳】宜以琴瑟友樂之。參差荇菜，左右芣之。【傳】芣，擇也。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傳】德盛者宜有鍾鼓之樂。【疏】《芣苢》傳：「采，取也。」《傳》例有不限於首見也。經言「琴瑟友之」，《傳》云「友樂之」者，兼釋下「鍾鼓樂之」句。友之，友讀如「相親有」之「有」。樂之，樂讀如「喜樂」之「樂」。於琴瑟言友，於鍾鼓言樂，互詞。○芣者，「現」之假借字。《玉篇》引《詩》作「左右現之」。《說文》云：「現，擇也。讀若苗。」《禮記·少儀》篇：「爲君子擇蔥薤，則絕其本末。」《呂覽·慎人》篇：「顏回擇菜於外。」皆與《傳》「擇」字同義。擇者，去其根莖也。《爾雅》：「芣，擷也。」擇、擷義相近。鍾，當作「鐘」，今經典通作「鍾」。《傳》云「鍾鼓之樂」者，此「樂」讀爲「禮樂」之「樂」。鍾鼓爲樂，則上文琴瑟亦爲樂。琴瑟常御，鍾鼓非恒設，故《傳》以有鍾鼓爲德盛，實亦互詞也。凡樂，琴瑟在堂上，鍾鼓在堂下。《關雎》爲房中之歌，則燕樂有鍾鼓。○案「宜以琴瑟友樂之」釋「琴瑟友之」句。「德盛者宜有鍾鼓之樂」釋「鍾鼓樂之」句。蓋漢初經與《傳》本各自爲書，《傳》、《箋》不分，久相襍廁，複經之句每任意刪去，有在本句下者，其文易明；有不在本句下者，其理難曉。易明者仍之而不補，難曉者隨文移改，令《詩》節次昭然，共喻學者知非毛氏之舊而已。全《詩》放此。

《葛覃》三章，章六句。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句。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傳】興也。覃，延也。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茂盛貌。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傳】黃鳥，搏黍也。①灌木，藂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疏】案此興義與《鴛鴦》篇同。婦人之衣不一端，而舉葛以言興者，溯其本也。交於萬物亦不一事，而舉鴛鴦以言興者，廣其義也。此言近而指遠也。《生民》傳：「覃，長也。」延、長義相近。「葛，所以爲絺綌」，《采葛》同。《說文》：「葛，絺綌艸也。」《傳》云「女功之事煩辱者」，探下章「是刈是穫，爲絺爲綌」而言。《箋》云：「習之以絺綌煩辱之事。」煩辱，勞苦之意。施，移雙聲。移，亦延也。陸灋言《廣韻》：「移，延也。」「中谷，谷中」，此倒句法，《中谷有蓷》同。凡詁訓中多用此例。

「萋萋，茂盛貌」，葉林宗鈔本《釋文》作「兒」，此可見《傳》中「貌」字古本皆作「兒」字。《文選》潘岳《藉田賦》注引《韓詩章句》亦云：「萋萋，盛也。」葛長谷中，萋萋日茂盛，后妃之在父母家，猶如是也。○《詩》「黃鳥」五見，此《傳》云：「黃鳥，搏黍也。」《小雅·黃鳥》傳：「黃鳥，宜集木啄粟者。」黃鳥啄粟，故一名搏黍。《秦風》「交交黃鳥」，《傳》：「交交，小兒。」黃鳥爲小鳥，與《七月》傳「倉庚，離黃」不同物，則知自來說黃鳥者皆不得其實。《方言》：「驪黃，自關而東謂之倉庚，自關而西謂之驪黃，或謂之黃鳥，或謂之楚雀。」是楊採關西方語「倉庚」已冒黃鳥之名，初不以爲即《詩》之黃鳥。高誘注《淮南子·時則》篇云：「倉庚，《爾雅》曰：『商庚，黎黃，楚雀也。』齊人謂之搏黍，秦人謂之黃流離，幽、冀謂之黃鳥。」是高說倉庚即黃鳥，而又冒以搏黍之名。《呂覽·仲春紀》「倉庚鳴」注同，而并引《詩》云：「黃鳥于飛，集于灌木。」于是黃鳥之爲倉庚，誤始於楊雄之《方言》，而實成其說於高誘之《呂覽注》也。不知《爾雅》「倉庚，商庚，黎黃，楚雀；倉庚，黎黃」一物五名，皆即今之黃鸝。又《爾雅》：「皇，黃鳥。」說者亦不指謂《詩》之黃鳥。而郭璞

①「搏」，阮刻《毛詩正義》作「搏」。全書同。

注云：「俗呼黃離留，亦名搏黍。」郭既以《詩》、《爾雅》黃鳥爲一，而亦誤以倉庚爲一。陸機《義疏》云：「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鸝，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鷺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孔仲達作《正義》據《義疏》爲說，而黃鳥、倉庚合爲一物，其承譌久矣。余友涇胡承珙《毛詩後箋》亦以《詩》之黃鳥即今之黃雀。段氏更引《戰國策》「俛啄白粒，仰棲茂樹」，尤與《詩》辭義合。搏，音博。○《鵠羽》傳云：「集，止也。灌木，栩、棘之類。」《傳》《爾雅》《釋文》、《正義》本及《家訓》皆作「叢木」。宋本作「藁木」，《釋文》所謂「俗作」也。《釋文》：「一本作『最木』。《小箋》作『取』，云：『取，積也。从『冫』，从取。才句反。』案《爾雅》·釋木：『木族生爲櫟。』又『櫟木，叢木。』櫟，或作『灌』，《皇矣》傳云：『灌木，叢生。』即《釋木》之『木族生爲櫟』。此《傳》云『灌木，取木』即《釋木》之『櫟木，叢木』。叢、族、取三字訓同，毛《傳》不必盡同《爾雅》也。《夏小正傳》：「灌也者，聚生者也。」取、聚聲義皆同。《爾雅》：「諧，和也。」諧與「諧」同，重言曰諧諧。云「和聲之遠聞也」者，言后妃之德和諧，在父母家已有遠聲聞也。案葛覃，一興也。黃鳥，又一興也。詩本葛以爲言，故下章又以葛起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傳】莫莫，成就之貌。是刈是穫，爲絺爲綌，服之無斃。【傳】穫，獲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斃，厭也。古者王后織玄紵，公侯夫人紵紵，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疏】《傳》云「莫莫，成就之兒」，《釋文》無「之」字。《箋》云：「成就者，其可采用之時。」《廣雅》：「莫莫，萋萋，茂也。」此三家《詩》義。毛於「萋萋」爲茂盛，而「莫莫」爲成就，緣下文以立訓。《旱麓》傳：「莫莫，施兒。」訓異而意實同。《釋文》引《韓詩》云：「刈，取也。」「穫，獲之也」，《爾雅》·釋訓《文》。《釋文》引《韓詩》：「穫，淪也。」服虔《通俗文》云：「以湯煮物曰淪。」絺、綌皆煮葛所成就者，以別精麤。《說文》：「絺，細葛也。」「綌，麤葛也。或作『綌』。精與細同是女功之所有事者也。厭，《釋文》作「厭」。古厭足，厭憎皆作「厭」，今字通作「厭」。《說文》·支部引《詩》「服之無斃」，斃，厭也。《正義》云：「斃，厭」，《釋詁》文。彼「斃」作「射」，音義同。今《爾雅》作「射，厭也」，郭注引此詩作「斃」，《禮記》·緇衣作「射」，古斃、射聲通。「是刈是穫，爲絺爲綌」，所謂「志在於女功之事」也。「服之無斃」，所謂

「躬儉節用」也。「古者王后織玄統」以下，皆《國語·魯語》文。《魯語》公父文伯之母陳先王古訓，以自言其效績而無有怠惰，皆以盡婦道也。《傳》引之者，蓋因治葛爲女功之事，故推類及之，謂后妃之在父母家躬親煩辱，爲化天下以婦道之本。下章《傳》釋嫁時私衣爲燕服，而又推類以及婦人之有副褱盛飾者，亦此意也。○《魯語》「織玄統」上有「親」字，韋昭注云：「統，所以縣瑱當耳者。」《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追衡、笄。」鄭司農注：「衡，維持冠者。《春秋傳》曰：『衡、統、紕、紕。』」玄謂：「唯祭服有衡、笄，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統縣瑱。」鄭注「衡」下「笄」字據《君子偕老》正義補。《說文》：「統，冕冠塞耳者。」是統爲縣瑱之組章，從古說也。《筭》箋云：「以素爲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名爲統。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青，統之青。黃，統之黃。」據鄭言，「人君五色」，則天子統亦五色。或單舉玄以該它色耳。○《魯語》「紕紕」上有「加之」三字。韋注云：「既織統，又加之以紕，紕也。冕曰紕。紕，纓之無紕者也，從下而上，不結。」《弁師》「玉笄、朱紕」，鄭注云：「朱紕，以朱組爲紕也。紕一條，屬兩端於武。」又鄭玄注《禮記·禮器》篇云：「朱紕，天子冕之紕也。諸侯青組紕，大夫、士當緇組紕，纁邊。」案冠無笄有纓，冕、

弁有笄有紕，笄貫於武，笄首又有組。纓以二組屬於武，而結於頤下，垂纓爲飾。紕則一組，以組之兩端，上屬於武上小鼻，即笄所貫之組，垂組爲飾。鄭注《玉藻》篇云：「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說文》：「紕，冠卷維也。」冠，弁冕之總名也。然則冕、弁有紕矣。紕，當作「延」，《說文》無「紕」字。歙金榜《禮箋》云：「《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三公、諸侯及卿大夫，皆有前無後。』」榜按：《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則歐陽氏說所本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禮緯》：「旒垂自纁。塞耳，王者示不聽讒，不視非也。」則大、小夏侯氏說所本也。鄭君釋《周官》、《禮記》，用歐陽氏說。榜聞之師曰：「前旒義取蔽明，則無後旒可知。《記》言「十二旒」，未嘗謂前後皆有也。《玉藻》所云「前後邃延」者，謂延之前後，出于武者，皆深邃耳。前後，據延言，不據延之垂者言。」斯言可正諸儒相傳之誤。古冕旒之制，當從大、小夏侯氏說。《免案》《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組。」皆玄冕者，五冕皆玄衣而冕也，說詳《九罭》篇。「朱裏，延，組」

者，冕以版爲之，裏謂版下，延謂覆版之帛，紐謂武上之笄結，三者皆朱。自讀者誤以「皆玄冕朱裏」連文，《正義》遂有「玄表纁裏」之說，此非也。《正義》又引孔安國《論語注》言：「纁麻三十升，布以爲冕，即是纁也。」蓋孔說亦誤。所云「麻冕」者，麻謂麻衣，朝服也。古冕，弁通稱，不得據爲冕纁之制。延亦織成之組爲之，是絲而非麻矣。天子朱延，諸侯未聞。○《魯語》「大帶」上有「爲」字。韋注云：「大帶，緇帶也。」興化任大椿《弁服釋例》云：「《玉藻》：『大夫素帶裊垂。』又曰：『裸帶，大夫玄華，士緇辟。』然則緇帶，士帶也。故《士冠禮》、《士喪禮》陳士帶，皆曰緇帶。卿之內子所爲之帶當素帶，辟以玄華，韋昭云「緇帶」，誤也。」案任說是也。天子、諸侯、大夫素帶，士緇帶，皆謂之大帶。又有革帶。革帶，繫鞅韜、刀觔及佩玉之屬。大帶則束衣垂紳。鄭注《玉藻》云：「大夫裊垂，外以玄，內以華。華，黃色也。」《禮記》孔穎達《疏》引熊安生云：「近人爲內，遠人爲外。」《詩正義》從鄭說，不從韋說。○《魯語》「命婦」上無「大夫」二字，韋注云：「祭服，玄衣纁裳。」案韋注與七月《傳》同。《禮器》：「士玄衣纁裳。」此士統大夫言。大夫祭服玄冕玄衣，而冕亦纁裳。士無冕，唯爵弁爲異耳。《正義》謂：「大夫玄冕，受之於君。妻所成者，自祭之朝服。」

則以祭服、朝服合爲一，誤。○《魯語》「上」上有「列」字，「朝服」上有「加之以」三字。韋注云：「既成祭服，又加之以朝服也。」《弁服釋例》云：「蓋列士助祭之服爵弁，亦玄衣纁裳。士之妻既織此爵弁服，而又加之以朝服。」加之二字蒙上「成祭服」爲文，謂士妻不僅如大夫命婦成祭服而已。是祭服、朝服二文對舉，顯爲二服。《葛覃》疏誤。案天子朝服皮弁，諸侯朝服玄冠，君與臣同色也。韋注云：「庶士，下士也。」庶士對上文「列士」，列士爲上士，則庶士爲下士。不言中士者，略也。《祭法》：「適士二廟，庶士、庶人無廟。適士立二祀，庶士、庶人立一祀。」此適士爲上士，則庶士爲下士。鄭注以《祭法》「官師一廟」一句，遂謂「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正義》援彼鄭注以刺韋注，亦誤。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傳】言，我也。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婦人謂嫁曰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傳】汙，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裊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害澣害

否，歸寧父母。【傳】害，何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疏】「言我」，《爾雅·釋詁》文。我，后妃自我也。師爲女師。女師與傅姆異：女師者，教女之師，在公宮宗室，不隨行；傅姆則隨女同行，《齊·南山》箋「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是也。①《禮記·昏義》篇：「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周禮》：「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此《傳》所本也。又《昏義》：「是以占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儀禮·士昏禮》：「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亦《傳》所本也。因歸而告師氏，即《序》所謂「尊敬師傳」之義。《傳》引之以明女師有嫁前之教。教成而設祭，則《采蘋》傳所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也。班固《白虎通義·嫁娶》篇：「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詩》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禮·昏經》曰：『教于公宮三月。』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無親者，各教于宗廟宗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者，③而明於婦道，④又祿之，⑤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班從《魯詩》，與《毛

詩》同。「婦人謂嫁曰歸」，《釋文》：「一本無『曰』字。」《正義》云：「定本『歸』上無『曰』字。」案有「曰」字是也。《江有汜》、《齊·南山》箋及《公羊傳》、《穀梁傳》、杜預注《左傳》皆有「曰」可證。詩疊用「言」而義別，「言歸」之「言」與「言告」之「言」不同義。言告，我告也。言歸，曰歸也。此篇及《黃鳥》、《我行其野》、《有駜》皆作「言歸」，《齊·南山》、《東山》、《采芣》皆作「曰歸」，《黍苗》作「云歸」，言、曰、云三字同義。若皆訓「言」爲「我」，則辭義俱紊矣。全《詩》「言」字有在句首者，爲發聲，若《漢廣》之「言刈其楚」之類是也。有在句中者，爲語助，若《柏舟》「靜言思之」之類是也。

- ①「姜」上，徐子靜刻本、《清經解續編》本同。阮刻《毛詩正義》有「文」字，當據補。
- ②「禮昏經」，陳立《白虎通疏證》作「昏禮經」，並云：「『經』字誤，當作『記』也。」
- ③「者」，陳立《白虎通疏證》、《叢書集成初編》影印盧文弨《抱經堂叢書》本《白虎通》無。
- ④「道」下，陳立《白虎通疏證》、《叢書集成初編》影印盧文弨《抱經堂叢書》本《白虎通》有「者」字。
- ⑤「又」，陳立《白虎通疏證》、《叢書集成初編》影印盧文弨《抱經堂叢書》本《白虎通》無。

「言」皆不作「我」解，唯此詩之「言告」、「泉水」之「言邁」、「彤弓」之「受言」、「文王」之「永言」訓「言」爲「我」者，當是相傳詰訓如此。鄭《箋》則《詩》中「言」字多訓「我」，而於《泉水》、《彤弓》、《文王》「言」字不訓「我」，顯易《傳》訓。○《芣苢》傳云：「薄，詞也。」「汙」訓「煩」，煩亦汙垢也。《內則》：「衣裳垢，和灰請澣。」何休注莊三十一年《公羊傳》云：「無垢加功曰漱，去垢曰浣。齊人語也。」《說文》：「澣，濯衣垢也。从水，輪聲。或作浣。」案今字作「澣」。汙與澣正相反，私與衣又相連。上句言「汙」，下句言「澣」；上句言「私」，下句言「衣」，皆互詞耳。「私，燕服」，謂燕居之服也。有私服，必有公服。下文「害否」爲不澣之公服，故《傳》又言「婦人副褱盛飾」，以推廣及之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褱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是褱衣，王后六服之一也。諸侯夫人亦服褱衣。《君子偕老》傳：「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婦人，兼后夫人言。《禮記·檀弓下》：「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此盛飾見舅姑也。《明堂位》：「夫人副褱，立于房中。」又《祭統》：「夫人副褱，立于東房。」此盛飾見宗廟也。伏勝《書大傳》云：「古者后夫人將侍于君前，息燭後，舉燭至于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于君。」此盛飾見君子也。今

細繹《傳》意，當就嫁者「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三月廟見，而后成昏」之禮言之。云「其餘則私」者，謂事舅姑、見宗廟、見君子，其餘事則服燕服也。《正義》依鄭注《內司服》，強解褱衣見宗廟、事舅姑亦服之。又推衍展衣、緣衣爲見君子盛服，誤以《傳》中「餘」字爲衣之餘，恐未是。《傳》釋「害」爲「何」，《綠衣》傳釋「曷」爲「何」。古害、曷聲同，故曷謂之何，害亦謂之何矣。曷者，本字。害者，假借字。《小箋》云：「害」本不訓「何」，而曰「何也」，則可以知「害」爲「曷」之假借也。此一例也。若假「干」爲「扞」，直云「干，扞也」，假「輜」爲「朝」，直云「輜，朝也」。此直指假借之例。毛《傳》言假借不外此二例。《說文》云：「否，不也。」云「私服宜澣，公服宜否」者，私服即燕服，對上衣而言。中衣以至相襲，皆私服也。公服，謂褱衣以下至緣衣。○「寧，安」，《釋詁》文。《說文》：「寧，願詞也。」「寧，安也。」凡訓「安」之字，正作「寧」，今通作「寧」。全《詩》「寧」字皆「寧」也。「寧」又爲語詞，與「胡」字同義。胡、安，皆何也。《傳》文「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此九字是《箋》語竄入《傳》文耳。《箋》云「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但解「害澣害否」句。「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正解「歸寧父母」句。《序》箋云：「可以歸安父母，言嫁而得志，

猶不忘孝。《序》箋以歸寧爲孝也。《泉水》箋：「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兩《箋》正合也。又伏后議「若后適離宮及歸寧父母，從子禮」。是鄭解此詩「歸寧」實與《左傳》

「歸寧」同義。則此云「父母在，有時歸寧」《箋》語，非《傳》語，甚顯白也。《箋》解經「歸」字爲「歸宗」之「歸」，以「寧」字連上讀，與《傳》釋經「歸」字爲「歸嫁」之「歸」，而以「寧」字連下讀者不同。《序》云「則可以歸」，歸即「言告言歸」。《序》又云「安父母」，即「寧父母」。毛公本《序》作《傳》，故上文既釋「歸」爲「嫁」，則此句弟訓「寧」爲「安」。歸寧父母者，既嫁而寧父母，所謂「無父母詒罹」也。《後箋》云：「王符《潛夫論·斷訟》篇：『不枉行以遺憂，故美歸寧之志。』一許不改，蓋所以長貞絜而寧父母也。」<sup>①</sup>案此正足以發明《序》《傳》之義。《草蟲》箋云：「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故心衝衝然。」又云：「始者憂於不當，今君子待己以禮，庶自此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也。」「寧父母」即本此詩之義。古者后夫人三月廟見，使大夫寧。有寧父母禮，無歸寧父母禮。《左傳》「歸寧」，春秋時制。文王初年不當有此。且此篇三章皆言后妃在父母家事，唯末句纔說到嫁耳。若作「歸」「寧」連文解，大失經旨。《說文》：「晏，安也。《詩》曰：『以晏父母。』」許引三家《詩》，與《毛詩》文

異，而義實同。

### 《卷耳》四章，章四句。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疏】《小箋》云：「玩『又當』二字，可知古各《序》合爲一篇，故蒙上而言。」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傳】憂者之興也。

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嗟我懷人，寔彼周行。【傳】懷，思；寔，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

【疏】《正義》云：「不云『興也』而云『憂者之興』，明有異於餘興也。餘興言采菜，即取采菜喻。此言采菜，而取憂爲興，故特言『憂者之興』，言興取其憂而已，不取其采菜也。勤事采菜尚不盈筐，言其憂之極。」案興有即事以言興者，

① 「母」，求是堂本《毛詩後箋》與掃葉山房《百子全書》本《潛夫論》作「兄」。



《葛覃》是也；興有離事以言興者，《卷耳》是也。它放此。○古采、事聲同。《爾雅》：「采，事也。」云「采采，事采之也」者，言勤事采之而不已也。《采芣》傳：「采采，非一詞也。」《鄭志》荅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采芣》亦然。雖說異，義則同。「卷耳，苓耳」，《爾雅·釋草》文。郭注引《廣雅》云：「泉耳也。亦云胡泉。江東呼爲常泉，或曰苓耳。形如鼠耳，叢生如盤。」《正義》引《義疏》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瑱，今或謂之耳瑱。幽州人謂之爵耳。」《說文》：「荔，卷耳。」王逸注《楚辭·離騷》：「施，泉耳。」皆異名也。《傳》云：「頃筐，畚屬」，畚所以盛糧。頃筐口不能平，執處深，而向揭處淺。其盛糧之畚相似歟？《七月》：「懿筐爲深筐，則頃筐爲淺筐，故《傳》又申之云「易盈之器」也。《釋文》引《韓詩》：「頃筐，敝筐也。」敝與「頃」義相近。盈，滿也。《荀子·解蔽篇》釋《詩》云：「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毛《傳》正本《荀子》。陸德明《釋文序錄》云：「荀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徐堅《初學記》云：「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故《詁訓傳》多用其師說。」《淮南子·俶真篇》：「今增繳機而在上，

罔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寔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此陳古刺今，或本三家《詩》。○「懷，思」，《釋詁》文。《野有死麕》、《齊·南山》、《四牡》、《常棣》同。「寔，置」，《伐檀》、《生民》同。寔者，「寔」之俗。《釋文》：「寔，之豉反。寔，大千反。」分爲二字二音，非也。今唯《東山》釋文作「寔，大千反」，從穴下真，不誤。行，列雙聲作訓。襄十五年《左傳》：「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覲心。」《詩》云：「嗟我懷人，寔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毛傳》以「懷人」爲「思君子，官賢人」，以「周行」爲「周之列位」，皆本《左氏》說，《序》所謂「輔佐君子求賢審官」也。《釋文序錄》云：「左丘明作《傳》，趙人虞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毛爲荀弟子，故作《詁訓傳》多與《左氏傳》說《詩》同。是亦用其師說也。《棫樸》序云：「文王能官人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傳】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病也。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傳】姑，且也。人君黃金罍。永，

長也。【疏】「陟，升」，《釋詁》文。此及《載馳》、《文王》傳立訓「陟」爲「升」，《詩》作「升」，不作「登」也。箋《公劉》：「陟，升。」而《車輦》、《皇矣》：「陟，登。」則「升」與「登」通用矣。《十月之交》傳：「山頂曰冢。卒者，崔嵬。」《谷風》傳：「崔嵬，山顛也。」《說文》：「崔，大高也。」「嵬，山石崔嵬，高而不平也。」又《阜部》：「陞隄，高也。」「陞隄」與「崔嵬」同。劉熙《釋名》云：「土戴石曰崔嵬。因形名之也。」皆謂土山戴石也。《爾雅》：「石戴土謂之崔嵬。」毛《傳》與《爾雅》正相反，或所見本與今異。《正義》以爲《傳》轉寫之誤，非是。隤，當作「隤」。「隤，隤，病」，《釋詁》文。《玉篇·九部》云：「隤，隤，馬病。」《小雅·采芣》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遭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芣》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此詩所言正是其事。蓋文王大夫或有陟險馬病之憂，及其使歸也，又設饗燕之禮以勞之，《序》所謂「知臣下之勤勞」也。○姑者，詞之「且」也。《山有扶蘇》傳：「且，詞也。」《方言》：「鹽，且也。」《廣雅》：「辜，且也。」姑、鹽、辜皆古聲，故皆爲且。《說文·父部》引《詩》作「𠂔」云：「秦人市買多得爲𠂔。」《箋》：「言「且」者，君賞功臣或多於此。」鄭依「𠂔」作訓，本三家《詩》也。《正義》云：

「《異義》：『疊制，《韓詩》說「金疊，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疊，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謹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疊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案許慎《五經異義》從《毛詩》說。《說文·木部》：「櫛，龜目酒尊，刻木作雲雷象，象施不窮也。疊或从缶。」《說文》與《異義》同。《正義》引阮湛《禮圖》亦云「刻木爲之」，則疊木質，畫以雲雷，而加飾以爲等差。「人君黃金疊」，黃金，其飾也。《正義》引《韓詩》說「士以梓」，士無飾。《洞》釋文引《韓詩》說「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①是韓亦爲木質而加飾矣。《異義》不從《韓詩》說「天子以玉」者，《毛詩》說人君統天子、諸侯言，天子亦飾黃金，不聞飾玉也。《周禮·司尊彝》：「六尊皆有疊，諸臣之所酢也。」鄭注云：「昨，讀爲酢，字之誤也。諸臣獻者，酌疊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鄭司農云：「疊，臣之所飲也。」案此雖宗廟之疊，而人君饗燕使臣常設此器，故云「酌彼金疊」也。維，發聲。《文

①「洞釋文」至「黃金飾」，《韓詩》說「以下係本篇《釋文》所引，《洞酌》、《駉》無此《釋文》」。

選《楊雄《羽獵賦》注及阮籍《詠懷詩》注引《韓詩章句》：「惟，辭也。」「維」與「惟」通。凡全《詩》多用「維」字爲發聲者，放此。「永，長」，《釋詁》文。《漢廣》、《常棣》、《文王》、《公劉》竝同。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傳】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傳】

兕觥，角爵也。傷，思也。【疏】爾雅·釋山：「山脊，岡。」《傳》所本也。《公劉》箋亦云：「山脊曰岡。」《傳》文「玄馬病則黃」五字當作「馬病則玄黃」，與《四牡》傳「馬勞則喘息」句法相同，今本誤也。上章《傳》云「虺積，病」，此云「馬病」，義互明也。虺積疊韻，玄黃雙聲，皆合二字成義。「玄黃」之不可分釋，猶「虺積」之不能分釋耳。《爾雅·釋詁》：「痛、瘡、虺積，玄黃，病也。」正釋此詩辭。《傳》於「痛」、「瘡」、「虺積」皆用《雅》訓，不應於「玄黃」更作「玄馬病黃」解，與《雅》訓乖戾。凡《傳》言「黃馬黑喙曰騮」、「黃白曰皇」、「黃駢曰黃」、「黃白褊毛曰駟」、「赤黃曰駢」，黃本馬之正色，黃而玄爲馬之病色。若以玄爲馬色，而黃爲馬病，則不通矣。《易林·乾》、《師》、《震》竝云：「玄黃虺隤，行者勞罷。役夫憔悴，踰時不歸。」《文選》曹子

建《贈白馬王彪詩》云：「中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岡。脩坂造雲日，我馬玄以黃。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古皆「玄黃連讀，不謂玄馬病黃，足證今本毛《傳》之誤。○《釋文》：「觥，字又作「觥」。今《詩》皆作「觥」。《周禮》作「觥」，觥亦爵也。以兕角爲之，故云：「兕觥，角爵也。」《正義》云：「《異義》：《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觥。觥，寡也，飲當寡少也。三升曰觥。觥，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爲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觥。觥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審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審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觥。」《毛詩》說：「觥大七升。」謹案：觥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爲過多。《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爲之。」先師說云：「刻木爲之，形似兕角。」蓋無兕者用木也。《案》禮圖：「觥大七升」同《毛詩》說，而《異義》從《韓詩》說。《說文》云：「觥，兕牛角可以飲者也。从角，黃聲。其形觥觥，故謂之觥。俗作「觥」。《說文》既不以觥爲罰爵，其容數當亦同《毛詩》說。段氏謂《異義》早成，《說文》晚成，是也。昭元年《左傳》：「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趙孟爲客。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

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兕爵」即兕觥。此亦饗燕用兕觥之證。觥爲最大之爵，三人興拜而舉兕爵，饗燕將終，群人以盡敬於客之禮，故酌此大爵也。《箋》用《韓詩》說「觥爲罰爵」，《桑扈》箋同，恐非是。「傷」，「思」，《釋詁》文。釋「傷」爲「思」，與上章「不永懷」同義。懷，亦思也。

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

矣。【傳】石山戴土曰砠。瘠，病也。痡，亦病也。

吁，憂也。【疏】《釋文》：「砠，本亦作砠。」《說文》：「砠，石戴土也。」引《詩》作「砠」。是叔重所據作山旁「砠」矣。《昌部》：「砠，石山戴土也。」則砠一名砠也。《釋名》云：「石戴土曰砠。砠，臚然也。」皆謂石山戴土也。《爾雅》：「土戴石爲砠。」與毛《傳》異。段氏《說文注》云：「用石戴於土上，土而戴之以石。用土戴於石上，石而戴之以土。二文互異，而義則一。戴者，增益也。石在上則高不平，故曰崔嵬。土在上，則雨水沮洳，故曰砠。毛之立文爲善矣。」○「瘠，病」，《釋詁》文，《鴟鴞》同。《說文》：「瘠，或作「屠」。「瘠，病」，亦《釋詁》文。吁，當爲「吁」，《爾雅注》引《詩》：「云何吁矣。」邢昺疏云：「《卷耳》及《都人士》文也。」

邢所據《卷耳》作「吁」。詁訓著於《卷耳》，故《都人士》與《何人斯》「吁」皆不傳，此其例也。「吁，憂」，《釋詁》文。吁者，「吁」之假借字。《說文》：「吁，憂也。」何憂者，言憂臣下之勤勞如何也。「云」爲語詞。凡全《詩》「云」字或在句首，或在句中，句末，多用爲語詞，無實義。《文選》傳咸詩注引《韓詩章句》云：「云，辭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疏】下，謂衆妾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傳】興也。南，南

土也。木下曲曰樛。南土之葛藟茂盛。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傳】履，祿；綏，安也。【疏】《傳》釋

「南」爲「南土」，與南國異。南國在江、漢、荊州，猶不及楊州；南土則近在岐周之地也。《周南》十一篇皆文王岐周之詩，《漢廣》、《汝墳》及於南國矣。《麟止》以應《關雎》，此《樛木》及《蠡斯》、《桃夭》、《兔置》、《采芣苢》皆詠后妃，以埒於《關雎》、《葛覃》、《卷耳》三詩之後，則亦岐周也。「木下曲曰樛」，謂木之下曲者爲樛也。《爾雅》：「下句曰杓。」

「下曲」即「下句」，樛、杻聲義相通。《釋文》云：「馬融、《韓詩》本竝作「杻」。」蓋馬治《毛詩》，其所據作「杻木」，與《韓詩》同。藟，葛屬。《釋文》引《義疏》云：「藟，葉似艾，白色，其子赤，可食。」《易·困》：「上六：困于葛藟。」《釋文》引《義疏》云：「藟，一名巨荒，似蓼，連蔓而生，幽州人謂之藟。」云「南土之葛藟茂盛」者，「茂盛」釋「藟」字。《南有嘉魚》傳：「藟，蔓也。」《楚辭》劉向《九歎》注：「藟，緣也。」引《詩》作「藟」。藟，俗字。蔓，緣皆茂盛之意。二章「荒，奄」，三章「藟，旋」，義同。案樛木下曲而垂，葛藟得上蔓之，喻后妃能下逮，其衆妾得以親附焉。《傳》於首章言「興」，以咳下章也。全《詩》放此。○只，詞也。《南山有臺》、《采芣》皆作「只」。「樂只君子」，猶云「展矣君子」，「允矣君子」也。凡「只」或在句中，或在句末，皆爲語詞。君子，謂文王也。言后妃有不嫉妬之德，可以樂此文王也。「履，祿」，《爾雅·釋言》文。「福履綏之」，猶《鴛鴦》云「福祿綏之」耳。《爾雅·釋詁》：「履，福也。」祿亦福也。「綏，安」，《釋詁》文。《楚茨》「以綏後祿」，《傳》亦云：「綏，安也。」綏從妥聲，妥爲安，故綏亦爲安。鄭玄注《儀禮·士相見禮》：「古文「妥」爲「綏」。」此綏，妥聲通之證也。綏古讀如拖，藟古讀如離，故《詩》以藟、綏爲韻。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傳】荒，奄也。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傳】將，大也。【疏】《傳》「荒，奄」下奪「也」字，今補。凡言「也」者，別詞也。詞未盡，不須用「也」以別之。詞已盡，則用「也」以別之。今本多互亂矣。「荒，奄」，《釋言》文。《說文》：「荒，蕪也。一曰：艸掩地也。」奄與「掩」通。○「將，大」，《釋詁》文。《方言》云：「將，大也。齊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將。」《破斧》、《正月》、《我將》、《長發》傳竝同。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傳】縈，旋也。樂只君子，福履成之。【傳】成，就也。【疏】《正月》傳云：「云，旋也。」縈、云聲相近。鄭注《士喪禮》云：「幙，讀若《詩》曰「葛藟縈之」之「縈」。」幙、縈亦相近也。《說文·衣部》「縈」下引作「縈」。又《艸部》：「縈，艸旋兒也。」引《詩》作「縈」。「縈」與「縈」同。○《爾雅》：「就，成也。」成，就二字互訓。《傳》爲全《詩》「成」字通訓，凡「成」皆有「就」義也。

#### 《螽斯》三章，章四句。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傳】螽斯，蚣蝋也。詵詵，衆多也。振振，仁厚也。

【疏】斯，語詞。「螽斯羽」與「麟之止」句法相同，《傳》云「螽斯，蚣蝋」，疑「螽」下「斯」字當衍。《春秋》：「桓五年秋，螽。」《穀梁》謂「螽」爲「蟲」，《公羊》作「螽」。《說文》：「螽，蝗也。或作『螽』。」是螽即蝗矣。《爾雅》：「阜螽，草螽，析螽，蟄螽，土螽。」李巡注云：「皆分別蝗子異方之語。」析螽，《七月》篇作「斯螽」，《爾雅》、《毛》《傳》皆謂之「蚣蝋」。然

則螽爲蚣蝋，斯螽爲蚣蝋，猶鳩爲桔鞠，尸鳩爲桔鞠，鳩爲鶻鳩，鳴鳩爲鶻鳩。此單評、象評之例。若謂「斯螽」可倒作「螽斯」，則「析螽」亦可倒作「螽析」矣。解者失之。

○《釋文》：「詵，《說文》作『𠄎』。」今《說文》佚「𠄎」字。《玉篇》：「𠄎，所巾切。羽多兒。」《集韻》：「𠄎，羽多。所臻切。」「𠄎」即「𠄎」之異體，或三家《詩》有作「𠄎𠄎」者也。

《集韻·三十二霰》引《說文》：「詵，衆致言也。」「詵」與「𠄎」義亦相近。《皇皇者華》傳：「駉駉，衆多之兒。」《晉語》引《詩》作「莘莘」。「駉駉」之或作「莘莘」，猶「詵詵」之或作「𠄎𠄎」矣。《桑柔》傳：「𠄎𠄎，衆多也。」竝字異義同。○宜者，承上轉下之詞。爾，女也。女，女后妃也。此詩以螽比后妃。詵詵，薨薨，揖揖，言后妃子孫衆多也。振振，

繩繩，蟄蟄，言后妃子孫衆多，又皆賢也。《序》云「不妬忌，則子孫衆多」，所以推本衆多之由，故經中「宜」字有三義焉：子孫衆多也，不妬忌也，賢也。「振振，仁厚」，與「麟之止」，《殷其雷》傳「振振，信厚」各隨文訓。《禮記·中庸》篇「肫肫其仁」，鄭注云：「肫肫，讀如『誨爾惇惇』之『惇』。惇，懇誠貌也。」今《詩》作「諄諄」，竝與「振振」聲同義近。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傳】薨薨，衆多也。繩繩，戒慎也。【疏】《爾雅·釋

訓》：「薨薨，衆也。」《傳》用《爾雅》，而益其義云：「衆多也。」《集韻·十七登》引《博雅》：「薨薨，飛也。或作『𠄎』。通作『薨』。」今《廣雅·釋訓》：「𠄎𠄎，薨薨，飛也。」《玉篇》：「𠄎，蟲飛也。」《詩》：「薨，群鳥弄翅也。」蓋本二家《詩》。

○《爾雅》：「繩繩，戒也。」《傳》用《爾雅》，而益其義云：「戒慎也。」《抑》「子孫繩繩」，《箋》：「繩繩，戒也。」《管子·宙合》篇：「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淮南子·繆稱》篇：「末世繩繩乎惟恐失仁義。」竝與《詩》「繩繩」同。是「繩繩」之爲「戒慎」，其訓古矣。繩、慎雙聲，故《下武》「繩其祖武」，三家《詩》作「慎其祖武」。《韓詩外傳》云：「《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傳】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疏】《傳》釋「揖揖」爲「會聚也」者，言衆多而會聚之，進乎衆多之詞也。《廣雅》：「集集，衆也。」說或本三家，與「誦誦」、「薨薨」並訓「衆多」。揖，通作「集」，如《說文》「鑠，或作「鎔」」之例。○《說文》：「斟斟，盛也。从十，甚聲。」徐鍇《繫傳》云：「《詩》曰：『宜爾子孫，蟄蟄兮。』蟄蟄，衆也。此斟義近之也。」據此，或三家《詩》有作「斟斟」訓「盛」者。《淮南·原道》注：「蟄，讀「什伍」之「什」。」《呂覽·孟春紀》注、《音律》注：「蟄，讀如《詩》《文王》之「什」。」此「蟄」聲與「十」聲同音之理。《傳》云「和集」，亦「盛」之意也。《爾雅》：「蟄，靜也。」郭注云：「見《詩傳》。」此亦三家義。

### 《桃夭》三章，章四句。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疏】序言男女婚姻必以正時，上句言「正」，下句言「時」，互詞耳。男子自二十至三十，女子自十五至二十，皆爲昏娶之正時。至三十、二十，謂之及時。踰三十、二十，謂之失時。失時謂之鰥。民不失正時，國無鰥民。《書大傳》云：「舜年三十

不娶，稱鰥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傳】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傳】之子，嫁子也。于，往也。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疏】興者，三章皆言桃：夭以喻女子之少壯，其華喻色，實喻德，葉喻形體。又分屬三章，則桃不專指華矣。《傳》云「桃有華之盛者」，此釋首章，探下「灼灼其華」句，《正義》云「桃少，故華盛，以喻女少而色盛」是也。云「夭夭，其少壯也」者，謂桃不謂華也。《說文》：「杕，木少盛兒。」引《詩》作「杕杕」。《小箋》云：「夭夭，即「杕杕」之假借也。《豈風》：「棘心夭夭。」《傳》：「夭夭，盛兒。」字亦作「娒娒」，《廣雅》：「娒娒，茂也。」少壯與茂盛同義。《說文》：「娒，女子笑兒。」引《詩》作「娒娒」，此三家義。云「灼灼，華之盛也」者，《小箋》云：「灼灼，即「焯焯」之假借。焯，明也。」案《說文》引《周書》「焯見三有俊心」，今《立政》篇作「灼」。此灼，焯聲通之證。明謂之焯，亦謂之灼，因之凡色之光華明盛者皆謂之焯，亦謂之灼

① 「蟄蟄」，祁雋藻刻《說文解字繫傳》作「蟄」。

矣。《廣雅》：「灼灼，明也。」《玉篇》：「灼灼，華盛兒。」《盛》與「明」同義。《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之，猶是也。之子爲嫁子，《傳》隨文訓也。于，讀爲於。《采蘩》、《燕燕》傳皆云：「于，於也。」於者，自此之彼之詞。自此之彼，謂之於，又謂之往，則「於」與「往」同義，亦「于」與「往」同義矣，故「于歸」爲「往歸」也。《漢廣》、《鵲巢》、《燕燕》、《東山》篇竝同。《雨無正》：「維曰于仕，」于，往也。二《傳》訓同。《葛覃》傳：「婦人謂嫁曰歸。」云：「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傳》兼上句爲釋。「無踰時」，言無踰少壯之時。無踰時，而宜有室家，嫁子往歸，不逮「仲春，媒氏會之」也。《周禮·媒氏》：「有司會無夫家之禮」，詳見《標有梅》篇。

### 桃之夭夭，有蕢其實。【傳】蕢，實貌。非

但有華色，又有婦德。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傳】家室，猶室家也。【疏】《說文》：「葩，泉實也。字或作「頽」。《爾雅》作「廣」，《周禮》作「蕢」。泉實爲蕢，因之爲凡華結實之稱。「有蕢其實」，言桃之實蕢然大也。僖三十三年《穀梁傳》云：「實之爲言猶實也。」凡艸木果曰實。《傳》云：「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者，此承上章華色，又以明桃實與婦德也。○云「家室，猶室家也」者，與上章同義，謂

宜其有家室也。《孟子·滕文公》篇：「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家，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桓十八年《左傳》：「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此家、室互言也。渾言之，室亦家也。《爾雅》：「牖戶之間謂之扃。其內謂之家。」《說文》：「家，厓也。」

###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傳】蓁蓁，至盛貌。

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傳】一家之人盡以爲宜。【疏】蓁，聲同臻，故云「蓁蓁，至盛兒」。《廣雅》：「蓁蓁，茂也。」字亦通作「臻」，《無羊》傳：「湊湊，衆也。」王應麟《詩考》載杜佑《通典·禮十九》引《詩》作「其葉湊湊」。《傳》云「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者，承上二章，而又明此言桃葉之至盛，以興女子之形體也。形體，猶言婦容也。《葛覃》傳云：「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云「一家之人盡以爲宜」者，以釋經「宜其家人」句，此逆辭釋經之例。《傳》不與上二章同訓也。凡《詩》三章，有末章與上二章辭異者，若《汝墳》、《采芣》、《北風》、《新臺》、《蝦蟇》、《大車》、《清人》、《風雨》、《子衿》、《東方未明》、《甫田》、《敝笱》、《唐·揚之水》、《鶉羽》、《匪風》、《庭燎》、《沔水》、《祈父》、《我行其野》、《谷風》、《魚



藻》、《菀柳》、《漸漸之石》，此文之變也。又有末章與上二章辭同而意異者，若此篇之「宜其家人」、《螽斯》之「揖揖」、《鵲巢》之「成」、《羔羊》之「縫」、《考槃》之「軸」、《緇衣》之「蓆」、《中谷有蓷》之「溼」、《兔爰》之「庸」。毛公作《傳》，循辭之變，本意之殊，故往往不與上二章同訓。《箋》不然矣。此篇上二章就嫁時言，末章就已嫁時言。《禮記·大學》篇引末章，而釋之云：「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正所謂家齊盡宜之道也。」《傳》意實本《大學》為說。

### 《兔置》三章，章四句。

《兔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疏】《卷耳》之應。

肅肅兔置，椽之丁丁。【傳】肅肅，敬也。

兔置，兔罟也。丁丁，椽杙聲也。起起武夫，公侯

干城。【傳】起起，武貌。干，扞也。【疏】「肅肅，敬」，

《爾雅·釋訓》文，《思齊》同。敬者，言兔置之人賢，其持事猶不忘其敬。《列女傳·賢明》篇：「夫安貧賤而不怠於道者，唯至德者能之。」《詩》曰：「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言不怠於道也。《易林·坤》云：「兔置之容，不失其恭。」竝與

毛訓同。《釋器》：「兔罟謂之置。」《傳》所本也。釋玄應《衆經音義》卷十七引郭注云：「置，遮也，遮取兔也。」《說文》：「椽，擊也。」丁丁為椽聲。《傳》云「椽杙聲」者，豕「兔置」作訓也。《釋宮》：「櫨謂之杙。」郭注云：「櫨也。」又謂之招，《孟子·盡心》篇「又從而招之」，趙岐注云：「招，買也。」亦謂之蹠，《莊子·外物》篇：「蹠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蹠。」《釋文》云：「蹠，兔罟也。」《周禮·冥氏》注：「弧、張、置、罟之屬，所以扃絹禽獸。」《豳氏》注：「置其所食之物於絹中，鳥來下，則掩其腳。」案「絹」與「買」同。凡網取禽獸，必築繫於地，而以捕器網之。置兔亦如是也。椽杙，今俗謂之打櫨。杙者，「弋」之俗。丁，古「打」字。○「起起，武」，《釋訓》文。《說文》：「起，輕勁有才力也。从走，乚聲。讀若鑄。」《酌》傳云：「蹠蹠，武兒。」乚聲，喬聲正相近。「干，扞」，《釋言》文，《采芑》同。成十二年《左傳》：「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起起武夫，公侯干城。』」《左傳》釋《詩》「干城」即「扞城」。干，古文假借字。毛《傳》「干訓扞」，義本《爾雅》，其實本《左傳》為訓，言武夫之能為公侯扞城其民也。《呂覽·報更》篇：「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況德萬人乎？」故《詩》曰：「起起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引《詩》證文王之能用賢。

公侯，謂文王也。高誘注云：「言其賢可爲公侯扞難其城藩也。」《墨子·尚賢上》篇：「文王舉閔夭，泰顛於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據此，則《免置》之「武夫」指閔夭，泰顛其人也。《書大傳》稱「閔夭免文王牖里之害」，爲胥附先後奔走禦侮四臣之一。鄭《箋》亦云：「此免置之人，賢者也，有武力可任，爲將帥之德，公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折衝禦難於未然。」此或出於三家《詩》義。《毛詩》簡略，義當然也。《縣》傳云：「武臣折衝曰禦侮。」

### 肅肅免置，施于中逵。【傳】逵，九達之道。

赳赳武夫，公侯好仇。【疏】施，讀如「施罟濊濊」之「施」。《爾雅·釋宮》云：「九達謂之逵。」《傳》所本也。《文選》顏延之《皇太子釋奠詩》注，王粲《從軍詩》注引《韓詩》「施于中逵」，《薛君章句》云：「中逵，逵中，九交之道也。」《說文·九部》：「逵，九達道也。似龜背，故謂之逵。或作「達」。是逵、達同字，而九達、九交同義也。杜預注《左傳》以爲逵道九軌，劉炫規之，「逵爲九道交出」。案劉說是也。逵，謂野涂也。《考工記》：「國中經涂九軌，野涂五軌。」杜謂「逵當九軌」，直以野涂而容國中涂矣。《釋文》乃引杜解爲說。○仇，匹也。義見《關雎》，《傳》例不煩更

見也。「公侯好匹」，言武夫能爲公侯之好匹。匹，當讀「率由群匹」之「匹」。《假樂》箋云：「循用群臣之賢者，其行能匹耦己之心。」昭三十二年《左傳》：「史墨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晉語》：「國人誦之曰：『若狄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爲王妃兮。』」韋注云：「言重耳當伯諸侯，爲王妃耦。」《漢書·董仲舒傳》贊：「伊、呂乃聖人之耦。」《文選》楊雄《甘泉賦》：「搜逮索偶，皋伊之徒，冠倫魁能。」竝與《詩》「仇」字義同。

### 肅肅免置，施于中林。【傳】中林，林中。

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傳】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疏】《正月》「瞻彼中林」，《傳》亦云：「中林，林中也。」《駟》傳云：「野外曰林。」徐幹《中論·法象》篇：「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肅肅免置，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傳》云「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者，以釋「公侯腹心」句。《左傳》：「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

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杜注云：「舉《詩》之正，以駁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爲干城，內制其腹心。」《左傳》言「制」，毛《傳》本之以益其義云「制斷」者，謂制斷其貪冒侵欲也。「公侯腹心」，謂武夫能爲公侯制斷其腹心，則「公侯干城」亦謂武夫能爲公侯扞城其民矣。皆就賢者一邊說。桓寬《鹽鐵論·備胡》篇：「賢良曰：『匈奴，如中國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兔置》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此言小人用事，上不能制君腹心，下不能爲民干城，適見刺於《兔置》耳。桓釋《詩》正與毛訓合。首章言禦侮，二、三章不言禦侮也。《箋》俱依「禦侮」爲說。

### 《采芣苢》三章，章四句。

《采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

子矣。【疏】列女傳·貞順篇：「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終不聽其母，乃作《采芣苢》之詩。」又《文選》劉峻《辯命論》注引：「韓

詩》：「采芣苢，傷夫有惡疾也。」薛君云：「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可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案三家與毛異，然亦被文王后妃之化，故婦人能守一不去，盡其情，一心乎君子者也。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傳】采采，非一辭

也。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任焉。薄，辭也。采，取也。采采芣苢，薄言有之。【傳】有，

藏之也。【疏】「采采，非一辭」，辭當作「詞」。《小箋》

云：「謂非一采而已之詞。」《韓詩章句》亦云：「采采而不可已也。」芣苢，馬舄；馬舄，車前，《爾雅·釋草》文。郭注

云：「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蟆衣。」《正義》引《義疏》云：「馬舄，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

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也。今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齏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產

難。《說文》：「芣苢，一名馬舄。其實如李，令人宜子。」《周書》所說。《段注》引黃公紹《韻會》載《說文》「李」作

「麥」。案唐慎微《證類本草》：「蘇頌《圖經》云：「車前，實如葶藶，赤黑色。」據蘇說，則芣苢之實如麥不如李。一本

作「其實如李」，故解之者遂誤以茱萸爲木不爲草。陶弘景《本草注》云：「《韓詩》言：茱萸是木，似李，食其實，宜子孫。」然《韓詩》不言「茱萸是木」，陶未知何據也。又案《釋文》引《韓詩》：「直曰車前，瞿曰茱萸。」《文選注》引《章句》：「茱萸，澤瀉也。」韓以茱萸、車前爲別物，又以澤瀉爲同物，皆與《爾雅》、毛《傳》不合。《傳》云「宜懷任焉」者，此即《周書》「令人宜子」之說也。任，古「妊」字。今《逸周書·王會》篇作「桴苳」，即茱萸。○「薄，辭」，《小箋》云：「辭，當作「詞」。《說文》作「習」，意內而言外也。《說文》凡文辭作「辭」，辭，說也。凡形容及語助、發聲作「習」，如《芑》之「薄」、《漢廣》之「思」、《草蟲》之「止」、《大叔于田》之「忘」是也。「薄」見《葛覃》矣。於此始爲傳者，漢人傳注不限於首見也。」案《傳》爲全《詩》「薄」字發凡也。《後漢書·李固傳》注引《韓詩章句》：「薄，辭也。」辭，亦當作「詞」。今字通作「辭」。《谷風》「薄送」，《出車》、《六月》「薄伐」，《車攻》「薄狩」，《泮水》「薄采」，「薄」皆詞也。此篇及《采芣》、《柏舟》、《出車》、《采芑》、《采綠》、《時邁》、《有客》、《駉》皆曰「薄言」，言亦詞也。《載馳》不爲「言」字作傳，《駉》不爲「薄言」作傳，余友高郵王引之《經傳釋詞》云「薄言皆語詞」是也。《箋》「薄言」爲「我薄」，失之矣。「采」訓

「取」者，《傳》爲「采」字通訓。采從爪，取從又，爪、又皆手也。《廣雅·釋詁》：「采，取也。」○《傳》云「有，藏之也」者，藏之，謂收藏之也。《廣雅》：「有，取也。」高郵王念孫《疏證》云：「《詩》之用詞不嫌於複，有亦取也。首章泛言取之，次則言其取之之事，卒乃言既取而盛之以歸耳。若首章既言藏之，而次章復言掇之、捋之，則非其次矣。」免謂訓「有」爲「取」，或本三家《詩》義，毛意則以首章泛言取藏，下二章乃分承之耳。「掇之」、「捋之」即承首章「采之」而言，「桔之」、「櫚之」即承首章「有之」而言。藏，古作「臧」。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傳】掇，拾也。采

采芣苢，薄言捋之。【傳】捋，取也。【疏】《說文》：

「拾，掇也。」「掇，拾取也。」《廣雅》：「掇，取也。」義竝同。○《廣韻·六術》：「捋，持取。今「捋禾」是也。」捋與捋聲義俱近。《後箋》云：「《傳》「捋取也」三字連讀，非訓「捋」爲「取」，猶言「捋，捋取之也」，《傳》文簡渎耳。掇是拾其子之既落者，捋是捋其子之未落者。」

采采芣苢，薄言桔之。【傳】桔，執衽也。

采采芣苢，薄言櫚之。【傳】櫚，扱衽也。【疏】《爾

雅·釋器》：「執衽謂之桔。」此《傳》所本也。《禮記·深

衣「續衽鉤邊」，鄭注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若今曲裾也。」婺源江永《深衣考》云：「續衽，謂裳之左旁縫合其衽。鉤邊，謂裳之右旁別用一幅布綴於右後衽之上，使鉤而前，漢時謂之曲裾，可以揜裳際也。古者布幅闊二尺二寸，深衣裳用布六幅，裁爲十二幅。其當裳之前襟、後裾正處者，以布四幅，正裁爲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去一寸爲縫，一幅上下皆正，得九寸。八幅，七尺二寸。其在上者，既足要中之數矣。下齊當倍於要，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各去一寸爲縫。狹頭成角，寬頭一尺八寸，皆以成角者向上，以廣一尺八寸者向下，則四幅下廣亦得七尺二寸。合於齊，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別名爲衽，所謂「衽當旁」是也。」《玉藻》「衽當旁」，鄭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深衣考》云：「衽有二。朝服、祭服、喪服皆用帷裳，前三幅，後四幅，裳際不連，有衽掩之，用布交解。寬頭在上，合縫之狹頭在下，如燕尾之形，即《喪服》篇「衽二尺有五寸」是也。此衽之殺而下者也。深衣之衽當裳旁，亦交解，而以狹頭向上，寬頭向下，此衽之殺而上者

也。衽屬於衣，則垂而放之，謂朝、祭、喪服之衽屬於裳，則縫之以合前後，即此深衣之衽也。其縫之以合前後者，唯左旁爲然。若右旁，則不能縫合，別有鉤邊。鄭亦略言之耳。」案婦人衣與裳不殊，當如男子深衣，則衽乃屬於裳。「執衽」、「扱衽」，是即當裳旁之衽。鄭注《喪服傳》：「婦人不殊裳，如深衣，而下無衽。」余友績溪胡培暉云「謂無二尺五寸之衽，非謂無裳旁之衽」是也。○「櫛，扱衽也」，各本作「扱衽曰櫛」，今從宋本。《釋器》：「扱衽謂之櫛。」《傳》所本也。郭注云：「扱衣上衽於帶。」李注同。《說文·衣部》云：「以衣衽扱物謂之櫛。櫛，或作「扱」。又《足部》云：「扱，進足有所擲取也。《爾雅》曰：「扱謂之擲。」扱、扱義相近。扱，猶插也，許云「扱物」即是扱物於帶中。結者，手持衽以盛物。櫛者，插衽於帶以納物。非枯但手執衽，而櫛乃納物於衽也。

### 《漢廣》三章，章八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疏】南國，即江、漢之域，《禹貢》荊州。江、漢

合流在今湖北武昌、漢陽兩府之間，文王時爲荆楚地。漢人於江。《傳》云「漢上」、《韓詩傳》云「漢皋」，皆不及江。而詩人又以「漢廣」命篇，則《序》所云「江漢之域」在漢南江北，非必江、漢合流處。《水經·江水》注云：「韓嬰敘傳：『南，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今河南南陽府，漢之南陽郡，即其地矣。《關雎》序云：「南，言化自北而南也。」蓋文王治岐周，梁在岐周之西南，荆在岐周之東南，準視天下，則荆、梁皆西也。文王爲紂三公，受命出爲西伯，僅主西諸侯，其東諸侯非文王所主長之國。紂命文王典治南國在荆、梁，不及楊、徐也。《逸周書·大匡》云：「周王宅程三年，三州之侯咸率。」三州者，雍、荆、梁也。迨戡黎而後，東諸侯畔殷，《程典》云：「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六州者，雍、荆、梁及徐、豫、楊也。徐、豫、楊，皆東諸侯叛殷之國，文王率焉，以朝聘乎紂。此三分天下有其二也。其實文王所屬止有《禹貢》雍、梁、荆三州之地，東不過漢廣、汝墳，西不踰江沱。而文王之化，其所被於東南者尤多。故《序》二《南》以江、漢之域爲南國，在西南者別之爲召南之國。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

求思。【傳】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漢上游女，無求思者。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傳】潛行爲泳。永，長；方，汭也。【疏】《爾雅·釋木》：「句如羽，喬。上句曰喬。如木楸曰喬。槐、棘醜，喬。小枝上繚爲喬。」五者義相近。《傳》云「上竦」即本《爾雅》之「上句」。句，曲也。上竦者，其上曲，其下少枝葉，高注《淮南·原道》云「喬木上竦，少陰之木」是也。休思，各本作「休息」。《釋文》：「本或作「休思」。今訂正。《瞻印》傳云：「休，息也。」「思」訓「辭」，辭，當作「詞」。「休思」、「求思」、「泳思」，一方思，皆詞也。《傳》爲全《詩》「思」字句末語助之發凡也。「思」又爲句首語詞，義見《文王》篇。《傳》云「漢上游女，無求思者」，「無求」，釋經之「不可求」，不可謂之無，無亦謂之不可。《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傳》：「不可以毀我周室。」是又以「不可」釋「無」矣。無思，即《序》所謂「無思犯禮」也。案《傳》以南方之木美興漢上之女貞，上竦之木不可休興出游之女不可求。漢廣不可泳，江永不可方，亦

①「傳」，武英殿本《水經注》作「詩」。

因見江、漢而起興也。首章唯第三、四句正意，餘皆興。二、三章言薪中之楚、蕞可刈而束之，興貞絜之子在淫亂之世，當備禮以取之。此變文以言興也。○《初學記·地部》下：「《韓詩》云：『鄭交甫過漢皋，遇二女，妖服，佩兩珠。交甫與之言曰：『願請子之佩。』二女解佩與交甫而懷之。去十步，探之，則亡矣。迴顧二女，亦不見。』」《說文·鬼部》引《韓詩傳》：「妖服」作「魅服」，奇奇切。《御覽·地部》十七與《初學記》同。又《珍寶部》一：「《韓詩內傳》云：『漢女所弄珠如荊雞卵。』」《文選·江賦》、《南都賦》注所引詳略雖異，要皆出《內傳》文也。又《文選·七啓》注：「《韓詩序》：『《漢廣》，悅人也。』」《琴賦》注：「《薛君章句》：『游女，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得而求之。』」《七啓》及《齊敬皇后哀策文》注皆引《章句》游女爲漢神。《楚辭》王逸《九思》：「周徘徊兮漢渚，求水神兮靈女。」此用《韓詩》義也。然則《韓詩》以游女興「之子」矣。《列女傳·辯通》篇：「孔子南游，遇阿谷處子。孔子曰：『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魯詩》「游女」即「之子」，與《毛詩》合。然《韓詩外傳》載阿谷處子事，亦引此詩，或韓乃斷章取義也。○《六月》、《離》傳云：「廣，大也。」「潛行爲泳」，《爾

雅·釋水》文。《說文》：「泳，潛行水中也。」「潛，涉水也。」段注云：「潛行水中，對『浮行水上』言之。《邶風》傳曰：『由邶以下爲涉。』言潛者自其邶以下沒於水言之，所謂泳也。後人不甚分明，若《水經注·江水》篇云：『有潛客泳而視之，見水下有兩石牛。』此則謂潛全沒水中矣。」案段說是也。《邶·谷風》「方」「舟」、「泳」「游」對文，方、舟一類，泳、游一類。游者，浮水而過。泳者，涉水而行。《爾雅》：「泳，游也。」渾言不別也。哀九年《左傳》云：「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不可游與《詩》「不可泳」同意。《說文·水部》：「水，水長也。象水至理之長。《詩》曰：『江之水矣。』」又「兼，水長也。《詩》曰：『江之兼矣。』」許兩引《詩》，字異義同，治毛不廢三家也。《文選·登樓賦》注引：「《韓詩》：『江之漾矣。』薛君云：『漾，長也。』」漾，即「兼」之俗，是《韓詩》作「兼」矣。《爾雅》：「水，兼，長也。」《毛詩》多古文。水，古「兼」字。漢以絕流而渡言，故曰廣。江以順流而下言，故曰永。「方，泝」，《釋言》文。今《爾雅》「方」作「舫」。《釋言》又云：「舫，舟也。」《釋水》云：「大夫方舟。」《方言》：「泝謂之簞。簞謂之筏。筏，秦、晉通語也。方舟謂之濊。」說家皆以「方」爲併船，「泝」爲併木，二者不同。《邶·谷風》傳云：「舟，船也。」方，舟與水、游析爲四事，舟爲船，方

爲汭，其義互見，蓋方舟，大夫之禮制，非泛言渡水。《詩》之「方」當是併木，不是併船，故《傳》用《爾雅》「舫，汭」之訓，而不用「舫，舟」之訓。《邶》箋亦云：「方，汭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傳】翹翹，薪貌。

錯，襍也。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傳】秣，養也。

六尺以上曰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

永矣，不可方思。【疏】翹翹，高大之意，故云「薪兒」。

《廣雅》：「翹翹，衆也。」此三家義。薪，謂楚木、蔓草也。

錯之爲言族族也。襍，與「集」同。集木與草爲襍薪，猶集

玉與石爲襍佩矣。《無羊》箋云：「羶曰薪。」《網繆》傳云：

「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彼詩以束薪喻

嫁娶之以禮，正與此同。《王·揚之水》傳：「楚，木也。」

○《鴛鴦》傳：「秣，穀馬也。」此「秣」詁「養」，讀《校人》「頒

良馬而養乘」之「養」。養者，未及駕之詞也。於馬言秣不

言駕，猶於薪言刈不言束，皆是待禮而行，求不可得之義。

《夏官·廋人》：「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駉，六尺以

上爲馬。」此《傳》云「六尺以上曰馬」，從《周禮》說也。《定

卷

一

夫所乘。故此章之「馬」與下章之「驕」，雖有六尺、五尺之殊，而以「衛文乘駉」推之，則皆大夫乘也。何注隱元年《公羊傳》云：「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何與毛異。

**翹翹錯薪，言刈其蔓。**【傳】蔓，草中之翹翹然。之子于歸，言秣其駒。【傳】五尺以上曰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疏】釋文《引馬融》《毛詩注》云：「蔓，蔓蒿。」《爾雅》：「藹，蒿蔓。」郭璞以蒿蔓爲蔓蒿。《管子·地員》篇云：「蔓下於井。」又云：「山之側，其草蒿與蔓。」是蔓爲蒿、井之類矣。《正義》引《義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據此，則蔓蒿嫩時可食，老則爲薪高丈餘，正與《詩》「翹翹」合。《傳》云「蔓，草中之翹翹」，則楚亦木中之翹翹。翹翹，薪兒。楚木爲翹翹之薪，則蔓草亦爲翹翹之薪，互詞見義也。上句言「錯薪」，而下句「刈楚」、「刈蔓」皆薪也。猶之《揚之水》首章言「束薪」，而下章「束楚」、「束蒲」皆薪也；《網繆》首章言「束薪」，而下章「束芻」、「束楚」皆薪也。薪，其大名也。三家《詩》解以「錯薪」



爲「衆薪」，則楚、蕞爲衆薪中之尤翹翹。若然，楚、蕞外別有薪矣，非是。○駒，當作「驕」。《陳風》「乘我乘駒」，《釋文》作「驕」，引沈重云：「或作「駒」，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小雅》：「我馬維駒」。《釋文》云：「本亦作「驕」」。據《陳風》、《小雅》，則知《周南》本亦作「驕」也。驕非韻，與蕞、株、濡、諏爲合韻。《說文》：「馬高六尺爲驕」。《詩》曰：「我馬維驕。」《株林》箋：「六尺以下曰驕」。此《傳》云「五尺以上」，即是「六尺以下」也。高誘注《淮南子·時則》、《脩務》篇兩云：「馬五尺以下爲駒。」然則駒乃五尺以下之稱矣。何注《公羊傳》云：「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武進臧鏞堂說：「此「駒」字亦必「驕」字之誤。」免謂《株林》傳言大夫得乘驕，與何注統卿、大夫、士說異。《漢廣》「游女」非大夫也。士親迎而秣驕與《士昏禮》「乘墨車」，俱爲攝盛。

### 《汝墳》三章，章四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傳】遵，循也。汝，

水名也。墳，大防也。枝曰條，幹曰枚。未見君子，怒如調飢。【傳】怒，飢意也。調，朝也。【疏】「遵，循」，《爾雅·釋詁》文，《遵大路》、《九罭》同。「汝，水名」，不見《禹貢》，而「決汝」見《孟子》。《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定陵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新蔡入淮。」此「新蔡」二字疑有誤。蓋漢時汝水在汝陰縣北入淮，新蔡爲汝水所逕之上流也。「墳，大防」，《釋丘》文。《苕之華》傳：「墳，大也。」大謂之墳，故防之大者，亦謂之墳。字亦作「圻」，《說文》：「圻，大防也。」又作「漬」，《常武》傳：「漬，厓也。」《箋》：「陳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釋水》：「汝爲漬。」郭注引三家《詩》作「漬」。《水經注》：「汝水逕奇領城西北，漬水出焉，世亦謂之大灋水。《爾雅》曰：「汝有漬。」漬者，汝別也。」案漬、墳字別，而義實通。大防，即在水旁。以水作「漬」，以防作「墳」，一也。奇領城，在今河南南陽府葉縣東北。大灋水，出葉縣，東南流逕上蔡、新蔡縣境。攷二蔡，文王子蔡叔國。然《晉語》：「文王諷于蔡原。」韋注：「蔡，蔡公。」是文王時先有蔡國矣。《列女傳》稱《采芣苢》爲「蔡人之妻作」。又陶弘景《名醫別錄》：「澤瀉，生汝南池澤。汝南，蔡地。」以此驗之，汝墳正值二蔡汝過之處。

《序》云「汝墳之國」，其即蔡公等國歟？又案，「汝南郡汝陰，故胡國，莽曰汝墳」。《考工記》注：「胡胡，胡子之國，在楚旁。」「胡」與「墳」通。汝水入淮，在漢汝陰縣北。汝水入淮爲汝墳，猶之淮水入海爲淮浦。《常武》：「淮浦」非漢縣之淮浦，此「汝墳」亦必非王莽之汝墳矣。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劉昭《補注》引《地道記》：「汝陰有陶丘鄉，《詩》所謂「汝墳」，恐未是。○《說文》云：「條，小枝也。枝木別生條也。」枚，幹也。」是枝爲條，幹爲枚也。幹者，本也。下章之「肄」亦謂斬本復生者也。《早鹿》：「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箋》云：「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枝本而茂盛。」鄭以「條枚」爲枝本，義同此。○《爾雅》：「怒，飢也。」《傳》云「飢意」，謂「怒」爲飢之意，非直訓「怒」爲「飢」也。《釋文》引《韓詩》作「懶」，《方言》：「懶，憂也。」《說文》：「懶，惡兒。讀與「怒」同。」《釋文》：「調，又作「輻」。」李燾《五音韻譜》引《詩》作「怒如輻飢」。《毛詩》作「輻」，或作「調」，其義訓「朝」，謂即「朝」之假借字。古人朝食曰饗，夕食曰飧。朝饗少闕，是爲朝飢。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傳】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傳】既，

已；遐，遠也。【疏】肄者，「蘗」、「枿」之假借字。《長發》傳：「蘗，餘也。」《爾雅》：「枿，餘也。」《說文》：「櫟，伐木餘也。」引《商書》：「若顛木之有曳櫟」。①又《弓部》：「曳，木生條也。」引《書》作「曳枿」，今《般庚》篇作「由蘗」。《詩》之「條肄」，即《書》之「由蘗」。《傳》既訓「肄」爲「餘」，又申之云：「斬而復生曰肄。」斬而復生，即《說文》所謂「伐木餘」也。《淮南子·俶真》篇：「今夫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枿，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也。」高注：「枿，讀《詩·頌》「苞有三蘗」同。」《說文》：「枿，古文「櫟」字。」條枿，即條肄也。○《傳》訓「既」爲「已」，「已」爲「已止」之「已」，又爲「已然」之「已」。《雞鳴》、《行葦》、《公劉》傳並以「已」釋「既」也。「遐，遠」，《棫樸》、《下武》同。《正義》云：「不我遐棄」，猶云「不遐棄我」，古之人語多倒。《詩》之此類衆矣。」

魴魚鱗尾，王室如燬。【傳】鱗，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①「曳」，原作「專」，據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愛日軒刻本、經韻樓本《說文解字注》改。下二「專」同。

【傳】孔，甚，邇，近也。【疏】頽從赤，故訓赤。《說文》引《詩》作「經」，或作「頽」。《左傳》作「經」，爲假借字。《傳》文「魚」上當奪「魴」字，《正義》有「魴」字可證。言魴魚勞則尾赤，意以魴魚之勞喻君子之勞。上二章言遵墳、伐木，皆其王事賢勞也。《說文》：「魴，赤尾魚也。」《玉篇》同。哀十七年《左傳》：「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詩正義》引鄭衆云：「魚肥則尾赤，以喻蒯賁淫縱。」《左傳》不言「魴魚」，故仲師不從毛《傳》耳。《爾雅》：「魴，魴。」郭注云：「江東呼魴魚爲魴，一名魴。」邢《疏》引《義疏》云：「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腠而少肉，細鱗。」羅願《爾雅翼》云：「魴，縮頭，穹脊，博腹，色青白，而味美，今之魴魚也。」毛不言魴爲何魚者，以魴常有人共曉耳。「燬，火」，《釋言》文。《釋文》云：「燬，音毀。齊人謂火曰燬。」《字書》作「焜」，《說文》同。《說文》：「焜，火也。」引《詩》作「王室如焜」。是許所據《詩》作「焜」也。○「孔，甚」，《釋言》文。《鄭·羔裘》、《小戎》、《十月之交》同。凡「孔」與「既」同義，故云「孔，且」者，猶「既，且」也；云「亦孔」者，猶「亦既」也。上《傳》：「既，已也。」《悉蟀》傳：「已，甚也。」孔者，甚之詞也。「邇，近」，《釋詁》文。《東門之壇》、《杕杜》、《小旻》同。《列女傳·賢明》篇：「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

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此詩。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後漢書·周磐傳》：「磐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嘆，迺解韋帶，就孝廉之舉。」李賢注引《韓詩》：「《汝墳》，辭家也。其卒章，《薛君章句》：「頽，赤也。燬，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爲此祿仕。」案此皆三家《詩》義，毛意亦然也。《四牡》傳云：「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故汝墳之國近在典治南方之中。其時婦人亦被文王之化，知君子之勤勞，猶勉其仕於紂朝。是文王之化行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

###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疏】「衰世」與《野有死麋》「亂世」皆

謂殷紂時。

**麟之趾，振振公子。**【傳】興也。趾，足也。

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振振，信厚也。于嗟麟

兮！【傳】于嗟，歎辭。【疏】趾，《釋文》作「止」。《爾

雅》：「止，足也。」今作「趾」，止，趾古今字。「止」與「至」

同，故《傳》既釋「止」爲「足」，又以「足至」申明「止，足」之

義。《正義》云：「言信而應禮，則與《左氏》說同，以爲修母

致子也。服虔哀十四年《左傳注》云：「視明禮修而麟至，

思睿信立白虎擾，言從義成則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山

出龍，貌恭體仁則鳳皇來儀。」《騶虞》傳云：「有至信之德，

則應之。」是與《左傳》說同也。說者又云「人臣則修母致子

應」，以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水官不修，則龍不至」故也。

人君則當方來應。」案孔穎達《左傳疏》及《禮記·禮運》疏

引《異義》與此詳略不同。《左傳疏》又云：「賈逵、服虔、穎

容等，皆以孔子自衛反魯，考正禮樂，修《春秋》，約以周禮。

三年，文成致麟，麟感而至。」然則先儒皆主「修母致子」之

說矣。麟爲應禮之信獸，《詩》以麟喻公子，言公子應文王

之禮化，其德似麟也。麟，依《說文》作「麕」。○《序》云「公

子皆信厚」，故《傳》以「振振」訓「信厚」。《殷其雷》「振振君

子」，謂大夫之信厚，《傳》訓亦同。公子，公之子也，姓，族之所自出也。「一章「公姓」，二章「公族」，同姓族於公子者也。《文選》謝朓《八公山詩》注引《韓詩章句》亦云：「吁嗟，歎辭也。」于，吁古今字。辭，當作「詞」。歎詞，美歎之詞也。美歎曰嗟，傷歎亦曰嗟。凡全《詩》歎詞有此二義。或言「嗟」，或言「嗟嗟」，或言「猗嗟」，或言「于嗟」。《爾雅》：「嗟，咨，鬢也。」《說文·口部》：「嗞，善也。」《言部》：「善，嗞也。」嗟、鬢、善同。

**麟之定，振振公姓。**【傳】定，題也。公姓，

公同姓。于嗟麟兮！【疏】「定，題」，題，本作「顛」，

定本作「題」。《釋文》、《正義》皆以「顛」爲誤。疑《傳》本作

「顛」，《爾雅》作「題」，題，顛同義，而顛與定雙聲。凡毛

《傳》有不與《爾雅》盡同者，必於聲求義也。解之者不通其

例，遂據《爾雅》之文改毛《傳》之字矣。《爾雅·釋言》：

「定，題也。顛，頂也。」《車鄰》傳：「白顛，昀顛也。」「題」，

「顛」，「頂」，「顛」義同「定」，依聲託訓也。俗加「頁」作

「顛」。○古者諸侯之子爲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

子始以王父字爲姓，故與公同姓之人，其姓實出於公，公之

別子爲得姓之祖也。公之子，別子也。公子之子，繼別也。

至公孫之子，其長子則爲繼別之大宗，其庶子即爲繼禰之小宗。既有小宗，即有庶姓，五世而遷，其群小宗各自成其庶姓，而群庶姓又豈是統於大宗之正姓。鄭注《禮記·大傳》云：「姓，世所由生。」又云：「姓，正姓也。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傳》云「公姓，公同姓」者，同其姓，必同其祖，故《唐·林杜》「不如我同姓」，《傳》：「同姓，同祖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傳】麟角，所以表其

德也。公族，公同祖也。于嗟麟兮！【疏】《傳》文

「角」上「麟」字疑衍。角之爲言楷也，較也，定之爲言頌也，庭也。角、定皆有正直之義。此釋角爲表德，而於上章之「定」不言經義者，詳略可互見也。角、德雙聲，定、德亦雙聲。《爾雅》：「麀，麀身，牛尾，一角。」郭注云：「角頭有肉。」

《公羊傳》曰：「有麀而角。」○公族，猶公姓也。孫以祖字爲姓，以祖字爲族。隱八年《左傳》：「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杜注云：「諸侯不賜姓，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便即先人之謚稱以爲族。」《爾雅·釋親》篇云「父之從祖兄弟爲族父」，曾祖之孫也。自己而上數至於曾，此四世稱族之義也。又云「父之從祖祖父爲族曾王父」，高祖之子也。「族父之子相謂爲族兄弟」，高祖之玄孫也。自己而上數至於

高祖，又下數至於玄孫，此五世九族之義也。又云「族兄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與己同出於高祖之父，此六世絕族之義也。然雖絕族，其庶姓猶各以始祖之正姓爲姓，即各以始祖之命族爲族，所謂「同姓，從宗合族屬」也，故《傳》以同族爲同祖。同祖即同姓，是姓、族皆有服内外之親也。《正義》謂公族較親於公姓，則以公族爲親族之族，而以公姓爲氏姓之姓，謬矣。

卷一終

## 詩毛氏傳疏卷二

長洲陳奐學

### 召南鵲巢詁訓傳第二 毛詩國風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

句。【疏】釋文：「召，地名。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水經·渭水》注：「雍水東逕召亭南，故召公之采邑。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案周武王封召公於北燕，在成王時爲三公。北燕國，今京師順天府治。召公未就國，居王朝爲西伯，自陝以西主之。周公定樂，遂以分陝，所典治之國名之曰「召南」焉。

《鵲巢》三章，章四句。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

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鵲鳩，乃可以配焉。【疏】鵲，《釋文》作「尸」，今通俗作「鵲」。《騶虞》序：「《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是《鵲巢》推本文王矣。「德如鵲鳩」，猶云「德如關雎」也。《關雎》、《麟止》，王者之風，故曰「后妃」。《鵲巢》、《騶虞》，諸侯之風，故曰「夫人」。后妃、夫人，皆謂大姒也。周公作樂，爲後世法。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傳】興也。鳩，鵲

鳩，結鞠也。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傳】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疏】鳩，五鳩之總名。《序》云「鵲鳩」，故《傳》知鳩爲鵲鳩也。鵲鳩一名結鞠，《爾雅》作「鵲鳩」，《說文》作「結鞠」，《方言》：「布穀，自關而東西，梁、楚之間謂之結鞠，周、魏之間謂之擊穀。」《爾雅》邢《疏》引《義疏》云：「今梁、宋之間謂布穀爲鵲鳩，一名擊穀。」郭注云：「江東呼爲穫穀。」鄭注《月令》作「搏穀」。案結鞠、擊穀即結鞠之轉語，穫、搏與布聲相近。《方言》又誤以鵲鳩爲戴勝鳥，辨見《鵲鳩》篇。《鵲鳩》篇「鵲鳩在桑，其子七兮」，《傳》云：「鵲鳩，結鞠也。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

莫從下上，平均如一。」是即鳴鳩之德也，故詩人以鳴鳩興諸侯夫人。云「鳴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者」，此《易傳》所謂「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之義也。《箋》云：「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淮南子·天文》篇：「日冬至，鵲始加巢。」又《時則》篇：「鵲加巢。」「加」與「架」通。古人嫁娶在霜降後、冰泮前，故詩人以鵲巢設喻。○《傳》云「百兩，百乘」，兩，乘以車馬爲數。兩，一車兩輪也，百兩以兩輪爲數也。《管子·乘馬》篇：「一乘者，四馬也。」百乘，以四馬爲數也。云「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者，此合次章「百兩將之」而總釋其義。《思齊》傳：「御，迎也。」《士昏禮》注：「御，當爲訝。訝，迎也。謂壻從者也。」迎，親迎也。諸侯親迎，從者百乘也。《韓奕》：「韓侯迎止，百兩彭彭」，《箋》亦云：「百兩，百乘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傳】方，有之也。

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傳】將，送也。【疏】「方，

有之」，《釋文》據《傳》「一本無「之」字」，非也。凡詁義不盡，則用「之」字以足之，如《關雎》「服，思之也」，《葛覃》「濯，煮之也」。又有連經文「之」字而言者，《采芣》「薄言有之」，「有，藏之也」。《靈臺》「經之營之」，「經，度之也」。

《昊天有成命》「大王荒之」，「荒，大之也」。詁訓本有此句法。「維鳩方之」，「方，有之也」，其例正同。○「將」訓「行」，「送」又「行」之引申也。送之者有留車之禮，又有來賸之文。《韓奕》：「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傳》云：「如雲，言衆多也。」諸侯之子送之者亦百乘。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傳】盈，滿也。之

子于歸，百兩成之。【傳】能成百兩之禮也。【疏】

「盈，滿」，《匏有苦葉》同。《墨子·經上》篇云：「盈，莫不有也。」盈，讀如「百室盈止」之「盈」。巢之滿，猶室之盈也。○案一章迎，二章送，末章「百兩成之」兼送、迎，《傳》乃倒文以釋之。云「能成百兩之禮」者，爲能成百兩送迎之禮也。言「成之」者，宜室家，寧父母。

《采芣》三章，章四句。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

祀，則不失職矣。【疏】《禮記·射義》云：「《采芣》者，

樂不失職也。」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傳】芣，蟠蒿也。

于，於；沼，池；沚，渚也。公侯夫人執芣菜以助祭，

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谿澗之草猶可以薦，王后則苾菜也。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傳】之事，祭事也。【疏】于以，猶「薄言」，皆發聲語助也。「繫

睡蒿」，《爾雅·釋草》文，《七月》同。《七月》之繫生蠶，則繫非水草，故《正義》以爲生於沼沚之旁者也。又《爾雅》：

「繫，由胡。繫之醜，秋爲蒿。」繫醜不一種，《左傳疏》引《義疏》云：「凡艾白色爲睡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一名遊胡，北海人謂之旁勃，故《大戴禮·夏

小正傳》曰：「繫，遊胡；遊胡，旁勃也。」案今《小正》作「由胡」，遊，由同也。陸以睡蒿，由胡皆繫之異名。《箋》云：

「豆薦繫蒞。」本《小正傳》。則鄭亦以繫爲由胡，不始於元恪也。繫，當作「繇」。○「于，於」，《釋詁》文。經作「于」，

《傳》作「於」，于，於古今字。上「于以」爲發聲，下「于」訓「於」，與「在」同義。「沼，池」，《正月》、《靈臺》同。「沚」訓

「渚」，渚，渚言之也。《蒹葭》傳：「小渚曰沚。」析言之也。《傳》言「繫菜助祭，不求備物」，即本《左傳》以釋經義。隱

三年《左傳》云：「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此《傳》及《采蘋》傳皆本《左》以爲說也。云

「王后則苾菜也」者，《閟雝》傳：「后妃有閟雝之德，乃能共苾菜，備庶物，以事宗廟。」彼言王后必備庶物者，義各有所取也。「祭事」釋「事」字，則《傳》文「之」字疑當衍。

于以采繫，于澗之中。【傳】山夾水曰澗。

于以用之，公侯之宮。【傳】宮，廟也。【疏】《爾

雅·釋山》：「山夾水，澗。」《傳》所本也，《考槃》同。《釋名》云：「澗，間也。言在兩山之間也。」凡兩者爲間，兩山之間必有川焉，故其川流行於兩山間者爲澗。○《爾雅》：

「宮謂之室。」云「廟」者，宮中之一室也。《公羊》、《穀梁傳》竝云：「群公曰宮。」此群公廟稱宮矣。廟數同於五服之親，天子、諸侯皆立四親廟，與大祖共五廟。周制天子有二桃，稱七廟。不數二桃，止五廟，詳《清廟》篇。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傳】被，首飾也。

僮僮，疎敬也。夙，早也。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傳】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疏】《君子偕老》

「副笄六珈」，《傳》：「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彼《傳》以「副」爲首飾，則「被」與「副」同物。副用編髮，被亦用編髮。編髮，即《周禮·追師》之「編次」也。《葛覃》傳云：「婦人有副，褱盛飾，接見于宗廟。」此詩言公侯夫人助



祭宗廟，首飾必用副，則被之爲副，又可證也。《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衣侈袂。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禮箋》云：「被，即《詩》所謂『被』。」吳案：《少牢》：「主婦被。」《特性》：「主婦纁笄。」被尊於纁笄，是大夫妻有被矣。大夫妻之被與諸侯夫人之被，被飾尊卑不同，而要不得爲髮也。鄭改《少牢》「被」爲「髮」，又讀《詩》之「被」爲「髮髻」之「髮」。髮髻，婦人常服。后、夫人副雖用編髮作成，與髮髻制相似，然亦不以髮髻爲從祭之服。鄭注《追師》及《士昏》、《少牢》以髮髻爲《周禮》之「次」，而次又非后、夫人從祭之服也。箋《詩》與注《禮》又不合。○古僮、童通。《射義》注引《詩》「被之童童」，《廣雅》：「童童，盛也。」此三家《詩》義。「童童」爲首飾盛，「祁祁」亦當爲首飾盛。毛於「祁祁」探下文「薄言還歸」爲舒遲，「僮僮」探下文「夙夜在公」爲竦敬，則首飾之盛不待言矣。僮、竦疊韻。「夙，早」，《爾雅·釋詁》文。《釋文》作「蚤」。《東方未明》、《生民》傳竝訓「夙」爲「早」。而此《傳》又爲全《詩》「夙夜」二字通訓也。古曰「夙夜」，今曰「早夜」。夜未旦謂之早夜。《庭燎》云：「夜如何其？夜未央。」夜如何其？夜未央。未央，未艾即早夜之義。末章云：「夜如何其？夜向晨。」晨，明也。向明已非早夜矣。行事必以早夜爲恭

敬，故《周語》叔向說《昊天有成命》曰：「夙夜，恭也。」是也。「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公，讀如《論語》「祭於公」之「公」。在公，正行助祭之禮，故夫人用被爲首飾之最盛，其非視濯漑饋饗可知。且「在公」與下文「還歸」意緊相承，不應中間橫梗先夕親事可知。公，公廟也。歸，歸燕寢也。僮僮，來儀也。祁祁，去儀也。「夙夜在公」，質明而始行事。「薄言還歸」，晏朝而退也。「夙夜」二字連讀得義，而與「夙興夜寐」平列者自不同也。全《詩》中若《行露》、《小星》、《雞鳴》、《陟岵》、《雨無正》、《黍民》、《韓奕》、《昊天有成命》、《我將》、《振鷺》、《閔予小子》、《有駜》，解者失其讀久矣，因具論之。《爾雅》：「祁祁，遲遲，徐也。」祁與遲聲同義通。《傳》云「舒遲」者，容儀安徐祁祁然也。又申之云「去事有儀也」者，「祁祁」爲事畢歸去之儀，則「僮僮」爲助祭初來之儀。依文作訓，義可互見也。

### 《草蟲》三章，章七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傳】興也。嘒嘒，

聲也。草蟲，常羊也。趨趨，躍也。阜螽，蟻也。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傳】忡忡，猶衝衝也。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傳】止，辭也。覯，遇，降，下也。【疏】《廣雅》：「嚶嚶，鳴也。」聲亦鳴也。《說文》無「嚶」字。《爾雅》：「草蟲，負蟻。」《正義》引《爾雅》作「草蟲」，又引《義疏》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春秋》：「莊二十九年秋，有蜚。」蜚亦蝗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負蟻，而郭璞以爲常羊，本《毛詩》說。《廣雅》：「趨趨，跳也。」躍，跳義同。「阜螽，蟻」，《釋蟲》文。《義疏》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兖州人謂之騰。」阜，俗作「皇」。螽，《爾雅》釋文：「本亦作『蟻』，音終。」《公羊春秋》「螽」作「蟻」。蟻，即「蟻」字。據諸家說，草蟲爲蝗，阜螽爲蝗子，《箋》謂「異種同類」是也。庶人之家有不待備禮者，卿、大夫之妻必待備禮而後行。「待禮而行，隨從君子」，《傳》謂大夫妻而言也。首章以阜螽之從草蟲，興妻之隨從君子，此蓋明言其意所在也。凡言興體，有寓意於喻言者，又有明言其正意者，是其例也。二、三章以陟山采菜興從君子必當順

其志願。○忡忡、衝衝，古今語言之變也。衝，《說文》从童。衝衝，讀如「憧憧往來」之「憧」。《楚辭·九歌》：「極勞心兮憊憊。」又嚴忌《哀時命》：「心煩冤之憊憊。」《廣雅》：「憊憊，憂也。」本三家《詩》。《傳》云：「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以釋經「未見」、「憂心」。「未見君子」，謂未成婦也。古者婦人三月廟見，然後成婦禮。未成婦有歸宗義，故大夫妻於初至時心憂之衝衝然也。《春秋》：「宣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傳》：「冬，來反馬也。」杜注云：「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孔《疏》云：「禮，送女適於夫氏，留其所送之馬，謙不敢自安於夫。若被出棄，則將乘之以歸，故留之也。至三月廟見，夫婦之情既固，則夫家遣使反其所留之馬，以示與之偕老，不復歸也。」案古者諸侯以上，不取國中之女，反馬告寧乃遣大夫行之。大夫無外交，不得取他國中之女。女歲歸寧，大夫不得親自反馬，故齊高固既取魯女而來反馬，示譏爾。然大夫禮，亦三月廟見，亦留馬。留馬之禮，即有歸宗之義。諸侯以上，體尊無出士卑，當夕成昏，皆不歸宗。故此《傳》亦謂大夫妻而言也。《禮記·曾子問》篇：「孔子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

祖，不附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母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此亦大夫禮也。嫁不三月，不成婦死則歸黨，出則可以歸宗，全婦節，遂女志。又互見《葛屨》篇。鄭謂士以上皆當夕成昏，故以「未見」爲在塗，「既見」爲同牢，失之。○《傳》訓「止」爲「辭」，辭，當作「詞」，爲全《詩》「止」字發凡也。《抑》箋云：「止，辭也。」《爾雅·釋詁》：「遘，遇也。」「覲」與「遘」通。《公劉》、《抑》傳訓「覲」爲「見」，此訓「覲」爲「遇」者，「既見」謂已見君子，「既遇」謂已與君子相遇也。《穀梁傳》云：「遇者，志相得也。」志相得謂之遇，相偶亦謂之遇，故《釋言》云：「遇，偶也。」《易·彖辭傳》：「媾，遇也。柔遇剛也。」又《序卦傳》：「媾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詩》言初昏之子得遇於君子。夫婦和，則室家成。室家成，而繼嗣生，所謂「相遇而後聚」也。此《傳》義也。「降，下」，《釋言》文。《文王》傳亦訓「降」爲「下」。襄二十七年《左傳》：「鄭伯享趙孟。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又曰：「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案此雖斷章取義，然亦主爲卿、大夫者說。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傳】南山，周南山也。蕨，鼈也。未見君子，憂心惓惓。【傳】惓

惓，憂也。亦既見止，亦既覲止，我心則說。【傳】說，服也。【疏】《詩》言南山，雖繫於召南，而實與周南不分疆域，故《傳》云「周南山」也。攷周原在今岐山縣東，其南與郿縣接界。太一山即太白山，在縣東南，則周南山即太一山也。終南山，在鄠、鎬之南。古文《尚書》家說以武功縣之太一當終南，說者謂《秦風》之「終南」即此詩《傳》所說之「周南山」，其誤最甚。○「蕨，鼈」，《爾雅·釋草》文。《齊民要術》卷九引《義疏》云：「蕨，山菜也。初生似蒜，莖紫黑色。二月中，高八九寸，先有葉。淪爲茹，滑美如葵。三月中，其端散爲三枝，枝有數葉，葉似青蒿長，羸堅，長不可食。周、秦曰蕨，齊、魯曰鼈。」《管子·地員》篇：「五粟之土，藻龜檣檀。五位之土，求龜檣檀。」龜，劉續本作「鼈」。上一字，皆「柔」字之誤。求，柔聲相近，藻，柔形相近，因而誤作「求」，又作「藻」。下一字，乃「鼈」字之誤。「鼈」字減去上半之「敝」，遂誤作「龜」，又誤作「鼈」耳。郭璞《山海經注》云：「檣，剛木，中車材，檀木中材，故曰檣檀。」鼈草可食，故曰柔鼈也。夷吾齊人，故評蕨爲鼈矣。○《晏子春秋·外篇》：「惓惓矣，如之何？」《淮南子·原道》篇：「其爲悲不惓惓。」與《詩》「惓惓」同。「惓惓」爲憂，

則上章「忡忡」亦爲憂，義得互明也。《爾雅》：「忡忡，懼也。」《說文》：「忡，憂也。」引《詩》：「憂心忡忡。」「懼，憂也。」引《詩》：「憂心懼懼。」則忡忡、懼懼皆爲憂也。說服雙聲，《爾雅》云：「悅，服也。」劉向《說苑·君道》篇引《詩》作「悅」。說、悅古今字。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傳】薇，菜也。未

見君子，我心傷悲。【傳】嫁女之家，不怠火三日，思相離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傳】夷，平也。【疏】「薇，菜」者，菜名「薇」也，《采

薇》同。薇以莖羹，《公食大夫》、《士虞》、《特牲饋食·記》「鉶」皆用薇，莖即菜也。《說文》云：「薇，菜也。似霍。」陸機以爲山菜。《爾雅》：「薇，垂水。」顧野王云：「水濱生，故曰垂水。」吳江陳啓源《稽古編》云：「垂水生水旁，不水中。澗、谿、潢、潦皆山間水，薇生其旁，無害爲山菜。」案此說似得之，《四月》篇云：「山有蘼薇。」○《曾子問》：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此凡嫁女者之常禮。《傳》引之者，以釋經「我心傷悲」。言大夫妻未三月未成爲婦，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我心用是傷悲爾。不當君子，猶恐其被出歸宗也。無以寧父母，故念父

母之思離已也。《春秋》：「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左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孔《疏》云：「此伯姬二月歸，夏致女，其間近三月。禮，婦人三月廟見。廟見之後，婦禮既成，使大夫聘問，謂之致女。」案父母思離，故有致女之禮。至如穆姜出拜，可謂寧父母矣。其禮行於三月廟見後，亦是思相離之義。諸侯致女，《春秋》一見，大夫無聞。○「夷，平」，《出車》、《節南山》、《桑柔》、《召旻》傳同。夷者，「徭」之省。《說文》：「徭，行平易也。」《士喪禮》「奉尸徭于堂」，今文「徭」作「夷」。徭，當爲「徭」。此夷、徭爲古今字通用之證。凡全《詩》「夷」字有平、說、易、常四義，其正字皆當作「徭」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疏】《禮記·射義》云：「《采蘋》者，樂循法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

行潦。【傳】蘋，大萍也。濱，厓也。藻，聚藻也。

行潦，流潦也。【疏】《說文》：「蘋，大萍也。」今字通作

「蘋」。《爾雅·釋草》：「苹，萍。其大者蘋。」《傳》所本也。

《釋文》引《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藻，音瓢。即

萍。」是蘋、萍有大小、沈浮之異。苹，其大名耳。韓言沈

者，非不浮也。但其根連水底，較大於水浮之萍。說雖異，

而義實同。蘋作菜，萍不作菜也。隱三年《左傳》：「蘋、

蘩，蒹藻之菜。」杜注云：「蘋，大萍。」孔《疏》引《義疏》云：

「今水上浮萍是也。其羸大者謂之蘋，小者曰萍。季春始

生。」案字亦作「萍」，《月令》：「季春之月，萍始生。」《逸周

書·時訓》篇：「穀雨之日萍始生，紀萍生候也。」《夏小

正》：「七月，湟潦生萍。」《傳》：「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

潦，有潦而後有萍也。」此正與《詩》義合。藻亦蘋之屬。

《詩》言采蘋藻為菜，為嫁女教成，而祭教成亦在七月。蓋

古者嫁娶，秋始行之。南澗，南山之澗也。「濱，厓」，《北

山》同。疑「濱」字出三家《詩》。《召旻》釋文引張揖《字詁》

云：「瀕，今濱。」《說文》：「瀕，水厓，人所賓附也。」今《毛

詩》唯《召旻》作「瀕」耳。沈約《宋書·何尚之傳》引《毛詩》

「南澗之瀕」。○藻，《說文》引《詩》作「藻」，或作「藻」。

《傳》云「聚藻」，《左傳》謂之「蒹藻」，杜注云：「蒹藻，聚藻

也。」孔《疏》引《義疏》云：「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

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

蒿，謂之聚藻。此二藻皆可食，煮熟，接去腥氣，米麪蒸為

茹，嘉美。」據陸說，則莖如釵股者為聚藻矣。《爾雅》：

「荇，牛藻。」郭注：「似藻，葉大。江東呼為馬藻。」邢《疏》

及《家訓·書證》篇引郭注：「三《蒼》竝以牛藻謂即聚藻

也。」行，猶流也。行潦，山澗之流潦也。《河酌》傳亦云：

「行潦，流潦也。」於南澗言蘋，於行潦言藻，互詞。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

及釜。【傳】方曰筐，圓曰筥。湘，亨也。錡，釜屬，

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疏】《甫田》傳云：「在器曰盛。」

《說文》：「匡，筥也。或作「筐」。」「筥，飯筥也。

受五升。秦謂筥曰筥。」筥，《方言》作「簋」。筐、筥同類，而

有方、圓之異。本為飯器，乃以盛蘋、藻也。《小雅》：「采

芣采芣，筐之筥之。」筐、筥盛芣，亦為芣羹之用。○湘，讀

為鷄，假借字也。景祐本《漢書·郊祀志》：「皆嘗鷄享上

帝鬼神。」顏師古注云：「鷄，煮也。鷄享，煮而祀也。」引

《韓詩》「于以醵之」。《史記·封禪書》字亦作「醵」。《說文》：「羞，煮也。」不錄「醵」，醵即羞也。「亨」與「煮」同義。《楚茨》傳：「亨，飪之也。」「錡，釜屬」，則錡與釜屬而別也。郭璞注《方言》云：「錡，或曰三腳釜。」《玉篇》云：「三足釜。」《說文》：「鬴，鍤屬也。或作「釜」。」《周禮·廩人》注云：「六斗四升曰鬴。」《正義》云：「定本「有足曰錡」下更無《傳》，俗本「錡」下又云「無足曰釜」。」《御覽·器物部二》引無「無足曰釜」，與定本同。而《六書故》「錡」下，「醵」下兩引毛《傳》「有足曰錡，無足曰釜」。是毛《傳》有此兩本也。

###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傳】奠，置也。宗

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奠於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傳】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淥，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疏】「奠」訓「置」，故奠祭爲置祭。《左傳》：「實諸宗室。」此《傳》所本也。實亦置也。云「宗室，大宗之廟也」者，《定之方中》「室，猶宮也」，《采芣》「宮，廟也」，室、宮同義，故宮謂之廟，亦室謂之

廟。詩言設祭於宗室，故謂室爲廟也。宗以廟爲主，故主祭者稱宗。《禮記·喪服小記》：「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鄭注云：「別子，諸侯之庶子，別爲後世爲始祖。繼別，別子之世長子，爲其族人爲宗，所謂百世不遷之宗。繼禰者，別子庶子之長子，爲其昆弟爲宗。謂之小宗者，以其將遷也。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蓋古者立宗之義，有小宗以聯其情，又有大宗以收其族。大宗者，合群小宗而名之者也。群小宗各有下正之廟，不得有大宗之廟。大宗之廟唯繼別之宗子世世祀之，亦群繼禰之庶子世世宗之。是祖爲百世不遷之祖，宗爲百世不易之宗，廟爲百世不毀之廟。天子、諸侯有大祖廟，大夫、士則爲始祖廟。《傳》云「大夫，士祭於宗室，奠於牖下」，此依經作訓。下《傳》亦云「禮之於宗室」，各本作「宗廟」，轉寫者或涉《傳》上句「廟」字而改耳。今依《正義》作「宗室」訂正。大夫、士祭於宗室，此即「庶子不祭，祭於宗子」之義也。《喪服小記》：「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鄭注云：「言不祭祖者，主謂宗子、庶子俱爲適士，得立祖禰廟者也。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也。」又「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鄭注云：「謂宗子、庶子俱爲下士，得

立禰廟也。雖庶人亦然。」歛程瑤田《宗法小記》云：「宗子、庶子皆爲適士，於禮皆得立祖禰廟，而主祭者唯宗子。雖庶子爲下正，得自祭禰，而不祭祖，故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宗子、庶子皆爲下士，於禮皆得立禰廟，而主祭者唯宗子。庶人祭於寢，主祭者亦唯宗子，故曰：「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案此士爲庶子不祭，祭必於宗子也。《曾子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蓋大夫得立曾祖廟，但己爲庶子，義不當立，故孔《疏》引崔靈恩云：「當寄立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爲祭也。」《喪服小記》：「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亦其義也。此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而主祭者亦唯宗子矣。若宗、庶同爵，皆爲大夫，庶子不祭，禮更可知。《宗法小記》云：「宗子、庶子爲大夫，宗子爲繼曾祖之宗，有曾祖、祖、禰三廟主祭，宗子之弟三廟與宗子共，不祭。宗子從父昆弟是下正，有禰廟主祭，而爲祖與曾祖之庶者，祖與曾祖與宗子共，不祭。宗子從祖昆弟是下正，有祖、禰二廟主祭，而爲曾祖之庶者，曾祖廟與宗子共，不祭。」案此大夫爲庶子不祭，祭必於宗子也。然則大夫、士必祭於宗子之室矣。下士是庶子，不得立禰廟，而祭於繼

禰之宗。適士是庶子，不得立祖廟，而祭於繼祖之宗。大夫是庶子，不得立曾祖廟，而祭於繼曾祖之宗。是皆曰小宗。若大宗，其室則宗子家也，其廟則始祖廟也。古者嫁女，當祭女所出之祖。祖廟毀，乃祭於大宗之家之廟。故《正義》申明《傳》義云「言大夫、士祭於宗室，謂祖廟已毀，或非君同姓，故祭大宗之家」是已。牖下，宗室之牖下也。胡培翬云：「大夫、士宗廟之制，室在中，有東西房。或以爲無西房者，燕寢，非廟與正寢也。房、室皆向堂開戶，房有戶無牖，室則戶、牖俱有。戶在東，牖在西，故堂上以戶、牖間爲尊位。亦有單就牖以明其位者，《顧命》：「牖間南嚮」，《周禮·司几筵》：「筵國賓于牖前」是也。此詩言「牖下」，與「牖間」、「牖前」義蓋同。」免案胡說廟牖極明白，以牖下爲堂上，意用《箋》義。但《禮記》「飯于牖下」，《左傳》「死于牖下」，蔡邕《獨斷》「雷神在室，祀中雷，設主于牖下也」，皆指室中。《詩》言「奠于牖下」，指室中不指堂上。○「尸，主」，《釋詁》文。襄二十八年《左傳》：「穆叔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實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左傳》正釋此詩。《傳》詁「齊」爲「敬」，即本諸此也。《玉篇·女部》引《詩》作「齋」，《說文》：「齋，材也。」《廣雅》：「齋，好也。」皆三家《詩》義。《陟岵》、《候人》傳以「季」爲少

子，此「季」訓「少」，又爲少女也。《傳》既釋字訓，又總釋全章大旨。「蘋、藻，薄物；澗、潦，至質；筐、筥、錡、釜，陋器」，此本《左傳》義，與《采蘋》傳同。「少女，微主」，即是「季蘭尸之」，亦本《左傳》義也。《禮記·昏義》篇：「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傳》於《葛覃》篇既言女師教女之事，而於此又引《昏義》文者，以明此詩亨飪蘋藻，奠祭宗室，正與《禮記》教成之祭合矣。《楚語》：「庶人食菜，祀以魚。」則牲用魚爲薄祭也。芼，菜也。《箋》云：「亨蘋藻者，於魚漚之中，是鉶羹之芼。」又云：「魚，俎實。」《正義》云：「魚體在俎，蘋、藻亨於魚漚之中。」此釋牲魚芼蘋藻之說也。毛《傳》亦謂教成之祭。其云「禮之於宗室」者，將嫁之女既於宗子之家教之。教之三月，又設奠於大宗之家。此與《士昏禮》「父醴女而俟迎者」，在當嫁之夕，非將嫁之先異時。二事《箋》解經不誤，唯誤會《傳》義，以禮爲父醴女。《正義》回護鄭說，乃謂《傳》合教成之祭與父醴女爲一事，非也。

### 《甘棠》三章，章三句。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

國。【疏】《漢書·王吉傳》、《說苑·貴德》篇、《法言·先知》篇、《白虎通義·封公侯》篇及《巡守》篇並引此詩爲召公作。二伯分陝述職，聽斷獄訟，後世思而歌詠之，則《甘棠》謂作於武王世矣。案此三家說也。《甘棠》、《行露》，紀一時之事。《行露》序云：「召伯聽訟。」《甘棠》傳云：「召伯聽男女之訟。」《行露》述訟者之辭，《甘棠》美聽訟者之德。施化在前，而采風在後也。《行露》箋云：「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此《箋》則云：「召公爲二伯，此美其功。」然同一召伯也，《行露》爲文王詩，《甘棠》爲武王詩，蓋參三家而爲之說。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傳】蔽芾，小貌。甘

棠，杜也。翦，去；伐，擊也。召伯所茇。【傳】茇，

草舍也。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

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

其樹。【疏】《說文》：「蔽蔽，小艸也。」《爾雅》：「芾，小

也。」《韓詩外傳》引《詩》作「蔽芾」。《卷阿》傳：「芾，小

也。」芾與「葍」同。《我行其野》箋：「蔽芾，始生。」始生，

即此《傳》所云「小兒」之義也。《爾雅·釋木》：「杜，甘棠。



杜，赤棠。白者棠。」是甘棠、赤棠皆得謂之杜，唯別其色之白者謂之棠。杜可以通稱棠，棠則不可以通稱杜也。毛《傳》於此「甘棠」釋「杜」，而於《唐風·杜》之「杜」釋「赤棠」，竝用《爾雅》。《說文》云：「棠，杜曰棠，牝曰杜。」「杜，甘棠也。」《小雅》：「有杜之杜，有皖其實。」此即牝杜之義證。杜有實，棠則華而不實。《說文》亦是通杜於棠，而別棠於杜。杜牝之說，足以補《雅》、《傳》之未及，而與《雅》、《傳》竝無不合。《秋杜》正義引義疏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俗語云「澀如杜」是也。」依陸說，棠亦有子。白棠爲甘棠，赤棠澀如杜，則《詩》之杜，其赤棠與？其白棠與？乃始與古說相混耳。《說文》：「薊，齊斷也。从刀，耑聲。」隸變作「前」，經典通假作「翦」。云「去」者，去其枝葉也。《釋文》引《韓詩》作「剗，初簡反」。剗謂剗除，與「去」義相近。蔡邕《劉鎮南碑》：「蔽芾甘棠，召伯聽訟。周人勿剗，我賴其楨。」所據《詩》亦作「剗」。「伐，擊」，《采芣》同。擊者，非斬伐之謂，乃毀傷之意。故《汝墳》「伐其條枚」、「伐其條肄」不訓「擊」也。○「芟，草舍也」以下四十一字，宋本、岳本皆爲《箋》。汲古《注疏》本「芟，草舍也」四字爲《傳》，以下爲《箋》。《正義》云：「定

本、《集注》於此注內無「《箋》云」。則皆爲《傳》文可證矣。今據以訂正。《說文》「芟，舍也」。《詩》曰：「召伯所芟。」《釋文》引《說文》「舍」上有「草」字，許正用毛訓，是其所據《詩》作「芟」也。今字作「芟」，與「芟」同。《傳》云「草舍」二字，見襄二十八年《左傳》文。又定九年引《詩》而釋之云：「思其人，猶愛其樹。」襄十四年：「晉士鞅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此皆《傳》義之所出也。

###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傳】

憩，息也。【疏】《集韻·二十六產》引《韓詩》：「勿剗勿敗。」○「憩，息」，《爾雅·釋詁》文。《詩》、《爾雅》釋文皆云：「憩，本又作「惕」。」《苑柳》、《民勞》皆作「惕」。《說文》：「惕，息也。」「惕」與「壓」聲近，「惕」之俗作「憩」，猶「壓」之俗作「壓」也。

###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傳】

說，舍也。【疏】王肅《唐語林》引施士丐《詩說》云：「拜，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剪，終言勿拜，明召伯漸

遠，人思不可得也。《毛詩》：「拜，猶伐也。」非也。據施說，疑毛《傳》本有「拜，猶伐也」四字，今奪。然首章《傳》「伐」訓「擊」，施乃誤切爲「斬伐」，故謂毛爲非耳。《廣韻·十六怪》：「扒，拔也。」引《詩》：「勿剪勿扒。」鄭《箋》亦云：「拜之言拔也。」皆本三家義。○說，舍雙聲，《浮游》箋云：「說，猶舍息也。」

###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

六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疏】《列

女傳·貞順篇》：「詩爲申人之女所自作。」此三家說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傳】興也。厭浥，溼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疏】《說文》：「浥，溼也。」厭浥，古語。厭，浥、溼三字

聲同。《傳》訓「行」爲「道」，凡六見而義別。道路之道謂之道，道義之道亦謂之道。《載馳》之「亦各有行」、《鹿鳴》之「示我周行」、《傳》：「行，道也。」道義之道也。此篇及《北風》之「攜手同行」、《有女同車》之「有女同行」、《行葦》之

「敦彼行葦」，《傳》：「行，道也。」皆道路之道也。《公劉》「爰方啓行」，《傳》云：「方開道路。」義亦同。行露，道中有露也。興者，夙夜行露喻犯禮，雀角、鼠牙喻彊暴速獄訟。○《後箋》云：「詩首三句，初讀之，似與「豈不爾思，畏子不奔」文意相類，故《箋》云：「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與？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正義》即用此述《傳》。然女方被訟不從，而乃先云「豈不欲之」，作此婉辭，不合語意。玩首章「謂」字，當與下二章「誰謂」之「謂」一律。誰謂者，誣善之辭，衆不能察，而歸之聽訟之明者也。故此云「厭浥」者，道中之露也。然必早夜而行，始犯多露。豈不早夜，而謂多露之能濡己乎？以興本無犯禮，不畏彊暴之侵陵也。《傳》云：「豈不，言有是也。」謂有是早夜而行者，則可謂道中多露。經反言之，《傳》正言之，可謂善會經旨矣。《左傳》：「僖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此正以夙夜犯露爲不量力之喻，言豈有量力而動，猶至見伐乎？又「襄七年，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此亦謂自量不才，故辭位，如人不早夜，可無

犯露耳。杜注皆云：「豈不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濡己。」此《箋》義，非《傳》義也。《傳》以「厭浥」爲多露濡溼之意，三句一貫，語本直截。《箋》則以「行露」爲始有露，是二月嫁娶正時，「多露」則三月、四月已過昏時，故云「禮不足而彊來」，於經文三句中多一轉折，不如毛義爲允。《易林》云：「厭浥晨夜，道多湛露。濃衣濡襦，重不可步。」亦即以「厭浥」爲「多露」，無二月、四月之別也。」

###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

家，何以速我獄？【傳】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塤也。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傳】昏禮，純帛不過五兩。【疏】誰，孰

也。以，猶爲也。《鼓鐘》傳：「以雅以南，爲雅爲南也。」是以，爲同義。雀無角、鼠無牙，物之常也。今視屋牆之穿，推其類，則雀似有角、鼠似有牙矣，物之變也。彊暴之男本無家，亦物之常也。今視獄訟之速，推其類，則無家而似有家，若雀無角而有角、鼠無牙而有牙矣，亦物之變也。雀、鼠喻彊暴之男也，穿屋、穿墉喻無禮也。貞女守禮之常，今彊暴來侵陵，故作此驚疑意外之語。《傳》云「不思物變」四字，合下章而總釋其義。速，召疊韻，《東方未明》傳云：

「召，告也。」獄，塤亦疊韻，塤，當作「确」。《說文·炊部》：「獄，确也。从炆，从言。二犬所以守也。」許本《毛詩》，則「傳」作「确」不作「塤」，此其證矣。《周禮》：「大司寇之職，以嘉石平罷民，以肺石達窮民。」确者，正取嘉石、肺石以命名。獄，亦訟也。速於訟獄，或坐嘉石，或立肺石，皆在聽斷之後，非即入於圜土也。鄭司農《司圜》注云：「圜土，謂獄城也。若字作土旁角，則已入於圜土矣。《後漢書·寇榮傳》：「不復質确其過，實於嚴棘之下。」李注云：「質，正也。确，實也。嚴棘，爲獄也。」其字亦作「确」。○《傳》「純」字，定本作「紵」字，依鄭注《周禮》「以純爲緇」改。純帛爲紵帛，猶《丰》箋，《瞻彼洛矣》箋改「純衣」爲「紵衣」。《說文》無「紵」字。《周禮·媒氏》及《儀禮·士昏禮》注，郭璞《穆天子傳》注皆作「純帛」矣。《媒氏》：「凡嫁子取妻，人幣純帛，無過五兩。」鄭注云：「五兩，十端也。」《士昏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注云：「束帛，十端也。」《裸記》下《篇》：「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注云：「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個爲束，貴成數。兩兩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案納徵之禮，重束帛耳。《士昏禮》言「玄纁，束帛」，《媒氏》「人幣純帛」，不及玄纁者，五兩即

玄纁也。《媒氏》曰「純帛」，束帛也。曰「純帛五兩」，束帛十端也。曰「純帛無過五兩」，「納幣一束，束五兩」也。純之爲言屯也。《野有死麕》傳：「純束，猶苞之也。」純亦束也。《秦策》「錦繡千純」，千束也。《管子·輕重甲》篇「纂組一純」，一束也。《穆天子傳》「錦組百純」，《說苑·善說》篇「文織百純」，百束也。《聘禮》注：「凡物十曰束。」又引《朝貢禮》：「純四只，制丈八尺。」《天官·內宰》注引《天子巡守禮》：「制幣丈八尺，純四絜。」與《既夕禮》注：「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束，十制五合。」元和惠士奇《禮說》云：「蓋一匹分兩端，相對相合，故曰兩，亦曰純。五兩則一束十端，每端二丈。純，猶全也。丈八爲端，名曰制幣，用之鬼神者也。吉凶禮用制，賓嘉禮用純。」案惠半農訓「純」爲「全」，其說甚精，而與鄭「十爲束」之義亦無不合。帛，幣也。幣用玄纁，《昏禮》之制「不過乎此」。鄭氏注《周禮》「破純帛爲緇帛」，賈公彥作《疏》遂有「庶人用緇無纁」之說。而《儀禮注》仍援純帛以證束帛，鄭固以前說爲不安矣。《詩》言「不足」者，禮不足也。故《傳》引《昏禮》以明之。《列女傳》亦云：「夫家之禮不備足。」義與毛同。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傳】墉，牆也。視牆之穿，推

其類，可謂鼠有牙。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傳】不女從，終不棄禮而隨此彊暴之男。【疏】《說文》：「牙，壯齒也。」段注云：「壯齒者，齒之大者也。統言之，皆偶齒，偶牙。析言之，前當脣者偶齒，後在輔車者偶牙。牙較大於齒。鼠齒不大，故謂無牙也。東方朔說驕牙曰：「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此爲齒小牙大之明證。」《爾雅·釋宮》云：「牆謂之墉。」是墉即牆也。○《傳》云：「終不棄禮而隨此彊暴之男」，以釋經「不女從」之義。今本《傳》文「從」上奪「女」，蜀石經有「女」字，今訂正。禮，純帛五兩也。隨，即經之「從」字。彊暴之男，即經之「女」字。案此與上章義互足也。《韓詩外傳》云：「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列女傳》云：「召南申女許嫁于鄆，夫家禮不備，女不前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服虔宣元年《左傳注》亦云：「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竝合上下兩章爲訓也。

### 《羔羊》三章，章四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

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疏】《正義》云：「德如羔羊者，詩人因事託意，見在位者裘得其制，德稱其服，故說羔羊之裘，以明在位之德。《序》達其意，故云「如羔羊」焉。」

羔羊之皮，素絲五紕。【傳】小曰羔，大曰

羊。素，白也。紕，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傳】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疏】經言「羔

羊」，故《傳》釋小羔大羊。唯羔爲大夫之裘，故下《傳》但說羔裘耳。《正義》云：「兼言羊者，以羔亦是羊，故連言以協句。」素，白者，《考工記》：「凡畫繪之事，後素功。」《論

語·八佾》篇：「繪事後素。」素與「繪事」對言，蓋以其色白，可采也。白絲，不染絲也。五，古文作「X」，當讀爲「交午」之「午」。《周禮·壺涿氏》「午貫象齒」，「故書「午」爲

「五」。此五、午相通之例。魯有五父衢名，亦是午達岐出也。《釋文》：「它，本作「佗」，或作「純」。《說文》無「純」字。據陸所見詩作「它」，「它」者，「佗」之假借。《小弁》

傳：「佗，加也。」《傳》詁「它」爲「數」者，數與縫同事。五佗，猶交加。言縫裘，不言縫裘之絲。《後漢書·循吏·王

渙傳》注引《韓詩章句》云：「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絮

白，絲喻屈柔。紕，數名也。詩人賢仕爲大夫者，言其德能

稱，有絮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案韓與毛訓

同。唯紕爲絲數之量名，與毛訓異。《玉篇》：「純，絲數

也。」或「純」字出《韓詩》。○《傳》既釋經字，再總釋經義。

云「古者」，席文王時也。《干旄》篇「素絲紕之」，《傳》：

「紕，所以織組也。」素絲組之，《傳》：「總以素絲而成組

也。」鄭注《玉藻》云：「紕，緣邊也。」《裸記》云：「在旁曰紕，

在下曰純。」《深衣》云：「純，謂緣之也。純邊，①衣裳之側，

廣各寸半。」《既夕·記》云：「飾裳在幅曰紳，在下曰緹。」

素絲者，織成之組，作裘緣邊之紕，漢人謂之偏諸。《傳》云

「素絲以英裘」，謂以素絲爲縫裘之飾。英，猶飾也。《清

人》、《閭宮》皆以英爲飾。《出車》傳：「英英，鮮明兒。」即

其義也。又云「不失其制」者，言不失縫裘制度。下章《傳》

云「縫殺之大小得其制」，兩「制」字一意。大夫，席文王時

在位者也。大夫在朝服玄冠、朝服、羔裘、豹褰，緇衣以爲

楊。卒食、燕居易玄冠、玄端，朝玄端，夕深衣，則其裘宜朝

①「純」，徐子靜本、《清經解續編》本同。阮刻《禮記正義》鄭注作「緣」。

羔裘而夕褻裘。此羔裘爲在家之禮服也。《傳》云「大夫羔裘以居」，與《七月》傳「狐貉之厚以居」，狐貉，褻裘也，兩「居」字義同。此謂居家，非謂居朝。《傳》探下文「退食自公」而言。○「公，公門」，謂應門也。《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鄭注云：「人，人應門也。」應門內治朝，爲卿、大夫治事之所。諸侯則爲雉門。襄七年《左傳》：「《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杜注云：「委蛇，順貌。衡，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折。」《傳》云「行可從迹」者，正用《左氏》釋《詩》之語。從，俗作「蹤」。《君子偕老》「委委佗佗」，《傳》：「委委者，行可委曲也。佗佗者，德平易也。」單言委，重言委委，單言蛇，重言蛇蛇，亦作「佗佗」，二《傳》訓同。《箋》云：「委蛇，委曲自得之兒。」委曲，猶順從也。《釋文》引《韓詩》：「逶迤，公正兒。」韓字異而義亦相近。

羔羊之革，素絲五緇。【傳】革，猶皮也。

緇，縫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疏】《載驅》、

《韓奕》傳以「革」釋「鞞」。革，去毛之稱。此言革，與上章言皮同意，則非去毛，故云：「革，猶皮也。」《爾雅·釋訓》云：「緇，羔裘之縫也。」《傳》詁「緇」爲「縫」，正本《爾雅》作

訓。「五緇」既爲縫，則「五紵」、「五總」亦爲縫也。《爾雅》獨解「緇」者，蓋舉中言之耳。《說文·黑部》云：「黻，羔裘之縫也。」《繫傳》引《詩》作「羔羊之黻」。許所據《詩》、《爾雅》皆作「黻」。羔裘，黑羔裘也。所以縫黑羔裘，是謂之黻。其字從黑會意，不從糸會意，則知今本作「緇」，非古也。《玉篇》：「黻，亦作「鞞」。從革，即從皮，皆於裘得義。《詩》以素絲爲織成之組，它、黻、總皆爲縫裘之名。毛《傳》於「黻」訓「縫」，而於「它」、於「總」訓「數」。數之爲言蒺藜也，皆即密縫之意也。王引之《詩述聞》云：「紵、緇、總，皆數也。五絲爲紵，四紵爲緇，四緇爲總。五紵二十五絲，五緇一百絲，五總四百絲。故《詩》先言「五紵」，次言「五緇」，次言「五總」也。《西京雜記》載鄒長倩《遺公孫弘書》曰：「五絲爲緇，倍緇爲升，倍升爲緇，倍緇爲紀，倍紀爲緇，倍緇爲縶。」緇，字又作「總」。緇者，二十絲。總者，八十絲。紵之數今失其傳。紵，又作「佗」，春秋時，陳公子佗字五父，則知「五絲爲紵」，即《西京雜記》之「緇」矣。」案此說與《韓詩》合。今細繹經義，上句言裘，下句言縫，若但言絲數，而於縫殺之制，其義不明。蓋三家泥於「五」字爲數名，故有此解。然同是羔裘也，首章止用二十五絲，二、三章又多至一百絲、四百絲，以用絲之多寡爲羔裘之制度，其說迂

迴難通，總不如《爾雅》、毛《傳》之得經旨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傳】縫，言縫殺之

大小得其制。總，數也。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疏】上言皮、革，此言縫，則所縫者，皮、革也。《周禮·天

官》有「縫人」。《考工記》攻皮之工有「裘氏」。《玉藻》注

云：「縫，紕也。」《爾雅·釋言》云：「紕，紕也。」縫，紕同事。

《儀禮·喪服·記》：「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袂，

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袷，尺二寸。」鄭注：「衣帶下尺

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衽，所以掩裳際也。二

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屬，猶連也。連幅，謂不削。衣二

尺有二寸，此謂袂中也。衣自領至要二尺二寸，倍之，四尺

四寸，加闊中八寸，而又倍之，凡衣用布一丈四寸。袷，袷

口也，尺二寸。」武進張惠言《儀禮圖》云：「衣之長二尺二

寸，而用布得前後通為五尺二寸。是古之衣當肩為殺縫，

中屈其八寸為曲袷。袷之左右皆殺，去其八寸之布而為

縫。如是則袷方，而衣身止二尺二寸也。」案此端衣。冕服

之衣不連裳言也。唯深衣、長衣、中衣衣連裳。衣二幅，裳

四幅，通前後十二幅。《儀禮圖》云：「深衣宜連帶下之長，

以布七尺二寸，中屈之闊中八寸，前後各三尺二寸。曲袷，

去布八寸，當肩縫也。袂中二尺二寸，屬於幅，袂中，縫也。

左衽前後縫合之，續衽縫也。要中三尺六寸，要縫也。下

齊倍要，七尺二寸，齊縫也。《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

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案

此深衣、長衣、中衣皆連衣裳言也。裘無明文，端冕、深衣

皆有。裘衣有紕純，裳亦當然。《傳》云「縫殺大小得其

制」，亦舉衣以明裘也。裳幅廣狹與衣幅大小略相似歟？

《說文》云：「制，裁也。二裁，制衣也。」○《小箋》云：「《東門

之粉》傳：「駸，數也。」《烈祖》傳：「駸，總也。」然則此《傳》

「數」字當讀「數罟」之「數」。五總，猶俗云「五簇」也。上文

「它，數也」，亦當如此讀。」

###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

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

義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傳】殷，雷聲也。

山南曰陽。雷出地奮，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

天下。何斯違斯，莫敢或遑。【傳】何此君子也。

斯，此；違，去；遑，暇也。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傳】振振，信厚也。【疏】雷，古「雷」字。經言雷，

故《傳》云「殷，雷聲」。殷，猶殷殷也。殷殷，猶隱隱也。南

山，周南山也。僖二十八年《穀梁傳》：「山南爲陽。」范甯注

云：「日之所照曰陽。」《周禮·柞氏》疏引《爾雅》：「山南曰

陽。」今《爾雅》無此文。「雷出地奮，震驚百里」，《易·豫》、

《震》兩卦象、彖辭文，《傳》引之以釋經「雷」之義。雷有雲

雨以喻政澤，故申之云「山出雲雨，以潤天下」，所以釋經雷

在山陽之義，而又補明其設喻意也。百里，就南山至近者

說。天下，又推廣之。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王道成也。

○《傳》云「何此君子」以釋經「何斯之」斯。「斯，此」，《釋

詁》文，釋經「違斯」之「斯」。違，讀如《論語》「棄而違之」之

「違」。《節南山》「惡怒是違」，《傳》亦云：「違，去也。」違

斯，猶言此去也。故《傳》先釋「斯」，後釋「違」，逆其辭以釋

其義，詁訓中多有此例。「遑，暇」，《四牡》同。《爾雅》：

「惶，暇也。」古祇作「皇」。遑，惶皆非也。今本唯《漸漸之

石》不誤。《邶·谷風》、《小弁》之「違恤我後」，《四牡》、《采

薇》之「不遑啓處」，《殷武》之「不敢怠遑」，《左傳》引《詩》皆

作「皇」，其明證矣。「莫敢或皇」，莫，不也；或，有也，言不

敢有暇也。二章「莫敢皇息」，言不敢暇止也。三章「莫或皇處」，言不有暇居也。首章但言不暇，下乃言不暇止居耳。此篇例也。「振振，信厚」，《麟之止》同。《箋》云：「歸哉歸哉，勸以爲臣之義，未得歸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傳】亦在其陰與左

右也。何斯違斯，莫敢遑息。【傳】息，止也。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疏】上章山陽謂山南也。此

章山側，《傳》以「陰與左右」釋經「側」字之義。《周禮疏》引

《爾雅》：「山北曰陰。」今亦無此文。桓十六年《公羊傳》注

云：「山北曰陰。」則陰在山北也。「北」與「背」同，北亦側

也。《卷阿》傳：「山東曰朝陽。」左謂東，山東則左側也。

《公劉》傳：「山西曰夕陽。」右謂西，山西則右側也。是陰

與左右皆側矣。《說文》：「側，旁也。」○「息，止」，《葛生》、

《浮游》、《民勞》傳竝同。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傳】或在其下。何

斯違斯，莫或遑處。【傳】處，居也。振振君

子，歸哉歸哉。【疏】「或在其下」，或，有也。雷聲有在

南山之下，所謂「雷出地奮」也。○「處，居」，《四牡》、《黃

鳥》同。《既夕·記》：「今文「處」爲「居」。」是處、居疊韻通



用也。處、居，古字作「処」、「尻」。

###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疏】時，謂男三十、女二十。及，猶汲汲也。襄八年《左傳》：「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案此雖斷章，亦取標梅及時爲喻。《序》與《左氏》說合。

標有梅，其實七兮。【傳】興也。標，落也。

盛極則隋落者，梅也。尚在樹者七。求我庶士，

迨其吉兮。【傳】吉，善也。【疏】梅由盛而衰，猶男女

之年齒也。梅、媒聲同，故詩人見梅以起興。「標，落」，《爾

雅·釋詁》文。梅，《釋文》引《韓詩》作「媒」。《說文》「媒」

或「梅」字，其本字當作「某」，「某，酸果也。」又《說文》：

「受，讀若《詩》《標有梅》。」許宗毛氏，引作「標」。標，受讀

同，又於音箸義也。《孟子·梁惠王》篇注引《詩》「莘有

梅」，丁公著《音義》云：「《韓詩》也。」鄭德注《漢書·食貨

志》：「苳，音「蓂有梅」之「蓂」。「蓂」爲「標」之誤，而「苳」、

「苳」皆即「受」之俗。《玉篇·艸部》：「苳，落也。正作

「受」。蓋本《韓詩》。隋，亦落也。《說文》：「陟，落也。」

「隋」與「陟」義相近。《管子·宙合》篇：「奮盛苓落也。盛

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此與《傳》盛極隋落之義合。○首章

云「其實七兮」，二章云「其實三兮」，《傳》以七、三爲在樹者

之實數，言梅實之隋落者多，而未隋落者有七、有三也。

七、三者，合十數也。詩人偶以之分章耳。《正義》申毛，首

章謂男年二十六、七，女年十六、七，二章謂男年二十八、

九，女年十八、九，卒章云「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爲蕃育法。

孔據篇內有「七」字而附會其說，失之鑿矣。《匏有苦葉》、

《鷓鴣》傳云：「迨，及也。」《韓詩》云：「迨，願也。」「吉，善」，

《天保》同。

標有梅，其實三兮。【傳】在者三也。求我

庶士，迨其今兮。【傳】今，急辭也。【疏】今者，急

之辭也。《說文》云：「今，是時也。从人，「」，古文及。」

「急，褊也。从心，及聲。」今與急皆從及諧聲會意。辭，當

作「詞」。

標有梅，頃筐墜之。【傳】墜，取也。求我

庶士，迨其謂之。【傳】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

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民人也。  
【疏】《卷耳》傳云：「頃筐，畚屬。」堅，《玉篇》引《詩》作「概」，《廣雅》：「概，取也。」或本三家《詩》，與《毛詩》字異而訓同。○古「謂」與「曰」同。謂之，謂之行親迎之禮。莊二十二年《穀梁傳》：「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請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不待備禮，言不待四者禮備便行親迎。唯凶荒然也。《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鄭司農注云：「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與此《傳》訓同。《傳》又本《周禮》會男女法以申明「不待備禮」之義，乃統釋全章，非專釋末章。凡《傳》總釋有發見於章首者，又有發見於章末者，此其例矣。《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鄭注云：「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案「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禮記·曲禮》、《內則》、《大戴禮·本命》、《穀梁·文十二年傳》、《尚書大傳》、《白虎通義》並有其文。《五經異義》：「古《春秋左氏》說：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禮也。」《管子·人國》篇云：「五曰合獨。所謂「合獨」

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之謂「合獨」。《管子》「合獨」，亦即行《周禮》會男女法。古者未三十男亦行娶，未二十女亦行嫁。三十、二十為年盡，若踰時無夫家，則為鰥寡矣。嫁娶以秋冬為正時，冰泮而殺止。仲春之月，為期盡。《周禮》於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以年盡之男女於期盡之月行之。此雖禮不備，而亦會而行之者也。若遇凶荒，亦得行此，乃為蕃育民人之法。《有狐》序云：「古者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蕃育民人也。」《傳》義正本彼《序》為說。《逸周書·羅匡》篇：「大荒，嫁娶不以時。」孔晁注云：「不以時，秋冬也。」《媒氏》「會男女合之」，亦此義也。

### 《小星》二章，章五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傳】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噉，四時更見。肅肅宵

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傳】肅肅，疾貌。宵，夜；征，行；寔，是也。命不得同於列位也。【疏】經言小星，故《傳》以「嘒」爲「微兒」。云「小星，衆無名」者，小星對心、嘒、伐、留爲大星者言之也。小星喻賤妾；心、嘒、伐、留皆列宿，喻貴妾。衆無名，即《傳》所謂「命不得同於列位」也。此賤妾進御而歸時，歷道其所見。《女曰雞鳴》篇「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傳》云：「言小星已不見也。」則見小星尚在昧旦之前，可以證下文「宵夜」非「昏夜」之「夜」矣。○「心」者，襄九年《左傳》：「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是故心爲大火。」《爾雅》：「大火謂之大辰。」孫、郭注並云：「大火，心也。其中最明。」①是心，三星中央色最明也。《史記·律書》云：「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天官書》云：「心爲明堂。」周初心星旦中在十二月。「五，嘒」者，《爾雅》：「昧謂之柳。柳，鶉火也。」《左傳》作「昧」。《詩》釋文引《爾雅》作「嘒」。《爾雅》釋文：「昧，本作「啄」，或又作「注」。」古嘒、昧、啄、注竝同聲而通用。司馬貞《史記索隱》云：「注，昧也。」張守節《正義》以爲「柳八星」，鄭注《考工記》：「鶉火，朱鳥宿之柳，其屬有星，星七星。」唯《詩正義》引《春秋元命苞》：

「柳五星。」與毛《傳》「五，嘒」合。《書·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中春。」馬融注云：「春分之昏七星中。」吳江氏聲《集疏》云：「《禮記·月令》：「季春之月，昏七星中。」《月令》，周公所作，距堯時千九百餘年，則恒星移二十餘度。故遲二十餘日，至季春而昏七星中。」案《月令》：「季夏，日在柳。季秋，日柳中。」僖五年《左傳》：「丙子旦，鶉火中。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周十二月，夏十月，其去周公作《月令》時又遠，故鶉火中在十月朔。《詩》在周初，則鶉火晨見南方，當亦在季秋之月。《傳》云「四時更見」者，合下章「維參與昂」而總釋之也。○《爾雅·釋詁》：「肅，疾也。」重言之爲肅肅。肅肅，猶數數，數亦疾也。「宵，夜」，《釋言》文。《七月》「宵」與「晝」對文，《傳》亦訓「宵」爲夜。「征，行」，《釋言》文。在，猶自也。「夙夜在公」，猶云「退食自公」耳。夙，早也。日未出，夜未盡曰早夜，說見《采芣》篇。「寔，是」，《釋詁》文。此《傳》爲全《詩》「寔」字通訓。《禮記·大學》：「寔能容之。寔不能容。」《書·秦誓》「寔作」是。《春秋》「桓六年春正月。寔來」，《公羊》、《穀梁傳》並以「寔來」爲「是來」。寔，是聲義皆同。《釋文》引《韓

①「其」，宋監本《爾雅》與阮刻《爾雅注疏》並作「在」。

詩作「實」，云：「有也。」與《毛詩》作「寔」訓「是」，聲義皆異。《燕燕》釋文：「實，是也。本亦作「寔」。」《類弁》箋：「實，猶是也。」《韓奕》箋：「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無羊》、《召旻》、《閟宮》箋以「是」字代「實」字，或鄭所據皆作「寔」也。漢時《毛詩》「實」、「寔」錯出。今全《詩》「寔」字俱改作「實」，總由「寔」、「實」同讀，遂通假矣。云「命不得同於列位也」者，釋經，命不同「之義。命，命數也。列位，行列之位也。天子、諸侯皆一取九女，后、夫人位尊，不列九女之數。九女，《周禮》謂之「九嬪」。《天官》：「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敘，次序也。次序于王所，是有位於王宮也。《匠人職》：「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天子內九嬪當外九卿也。《喪大記》：「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是諸侯內命婦當外命婦也。天子九嬪下有世婦、女御，即諸侯之有貴妾又有賤妾也。賤妾與貴妾禮命不同班也。文六年《左傳》：「辰嬴賤，班在九人。杜祁以君故，讓偪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杜注云：「班，位也。」劉向《新序》：「齊宣王召無鹽女而見之，謂曰：『昔先王爲寡人取妃

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列位，指貴妾。若以列位爲夫人之位，其說自誤。《禮記》「月喻夫人」，不聞以星喻夫人。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傳】參，伐也。昴，

留也。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傳】

衾，被也。裯，裯被也。猶，若也。【疏】「參，伐」者，

《考工記》：「熊旗六旂，以象伐也。」鄭注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史記·天官書》云：「參爲白虎。

三星直是也，①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

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案「罰」亦作「伐」。《漢書·天文

志》同。《傳》以「伐」釋「參」者，亦因參、伐連體而渾言之

耳。何注昭十七年《公羊傳》云：「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

北辰以別心伐所在。心，東方宿。伐，西方宿。」《詩》蓋以

東西列宿分章也。《夏小正》云：「八月參中則旦。」「昴

留」者，《正義》引《元命苞》云：「昴六星。昴之爲言留，言

物成就繫留是也。」《史記·律書》云：「昴者，言陽氣之稽

留也。」竝以「昴」爲「留」，與毛《傳》合。《爾雅》：「大梁，昴

①「是也」，徐子靜本、《清經解續編》本同。武英殿本、百衲本《史記》作「者是」。

也。西陸，昴也。《小正》：「四月昴則見。」昭四年《左傳疏》引鄭荅孫皓問云：「西陸朝覲，謂四月立夏之時。」本《爾雅》、《小正》爲說。昴，俗作「昂」。○《說文》：「衾，大被。」被，寢衣，長一身有半。《論語·鄉黨》篇：「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鄭玄注云：「今小臥被。」許、鄭同意。《傳》釋「衾」爲「被」、「裯」爲「裯被」者，渾言衾、裯皆被名，析言，則裯爲裯被，而衾爲不裯之被。凡人人寢，必衣寢衣而加衾也。《詩》之「裯」即《論語》之「寢衣」也。《方言》：「汗襦，自關而西或謂之祗裯。」《說文》：「祗裯，短衣也。」祗，裯連文，與單言「裯」者不同。而其爲帖身之物，義實不異。《箋》云：「裯，牀帳也。」《爾雅》：「幬謂之帳。」幬，本或作「幬」。此鄭所本也。《釋言》：「猷，若也。」「猷」與「猶」同。《鼓鐘》傳亦云：「猶，若也。」

###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適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適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適亦自悔也。【疏】江沱之媵，妾也。其適，女君也。媵有賢行，能絕適嫉妬之原，

故美之。《詩》錄《江有汜》，其猶《春秋》美紀叔姬與？適，今俗作「嫡」。

江有汜，【傳】興也。決復入爲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傳】適能自悔也。【疏】興者，江喻適，汜、渚、沱喻媵。「決復入爲汜」，此《爾雅·釋水》文也。決者，適、媵不相得。復入者，適自悔而媵備數也。《說文》「汜」下引「江有汜」本《毛詩》，「汜」下引「江有渚」本三家《詩》。《爾雅》：「窮瀆，汜。」無水之汜，與此異。○之子，謂適也。我，媵自我也。《載芣》傳：「以，用也。」不我以，不用我；不我與，不與我也。以、與二字渾言義同，析言則義別。云「適能自悔也」者，《傳》用《序》「適亦自悔」之語，以釋經「悔」之義。是詩似美適之能悔，而《序》以爲美媵者，適之悔由於媵之勞而無怨，故詩爲推本之詞。

江有渚，【傳】渚，小洲也。水岐成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傳】處，止也。【疏】渚有有水、無水兩義。《鶴鳴》「魚在于渚」，謂有水也。「鴻飛遵渚」、「鳬鷖在渚」，《傳》：「渚，沚也。」謂無水也。《爾雅》：「小洲曰渚。」謂無水而可居者爲渚也。此

篇三章皆以江水別流爲喻，江汜、江渚、江沱，皆江水也。《傳》於「汜」下，「沱」下舉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而不言無水之「汜」、「沱」，則「渚」下自不應用《爾雅》小洲爲渚之義。《釋文》云：「本或無此注。」則陸氏所見，或本《傳》無「渚小洲也」四字，當據之以刪正。云「水岐成渚」者，岐，岳本作「枝」，《釋文》亦作「枝」。案岐、枝皆非其正字，當作「汶」。或《傳》借「枝」爲「汶」也。《說文》：「汶，水都也。从水，支聲。」都，猶聚也。水所都聚處是曰汶。水都，即所謂水汶也。《穆天子傳》：「八駿之乘，以飲于枝汶之中。」枝，正字亦當作「汶」。《說文》：「汶，水暫益且止未減也。」益，同「溢」，亦謂水之溢出而未減者曰汶。渚、詩義同。《兼葭》「沚」或作「詩」，沚亦渚也。枝、詩即汶。渚、枝、詩之中可以飲馬，其爲有水可知也。學者罕見「汶」字，遂依「枝」字爲訓，解作水之枝出者成渚。郭璞《江賦》云：「因岐成渚。」又注《穆天子傳》云：「水岐成詩。詩，小渚也。」其義皆謂無水之渚，失古義矣。水汶成渚，《傳》申經義，謂江水別流，其所都聚以成渚。見江水之大，別流成渚，以喻適能悔過，容膝備數也。《釋文》引《韓詩》：「一溢一否曰渚。」薛綜注《文選·西京賦》引《韓詩章句》：「水一溢而爲渚。溢，讀如《禹貢》『溢爲災』之『溢』。」韓、毛訓不同，而不

指此經之「渚」爲無水之渚者，又無不同。《箋》謂江水流而渚留，以喻膝留不行，意與《傳》異。然渚澤停留，鄭亦不謂小洲可居也。○「處，止」，《說文》：「處，止也。或作「處」。其後也止，言適能悔過，終自止其嫉妬之行。

江有沱，【傳】沱，江之別者。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疏】書·禹貢梁、荆皆有沱。《爾雅》：「水自江出爲沱。禹所名也。」《漢書·地理志》：「蜀郡郫，《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鄭康成不從《漢志》，梁沱注云：「郫縣江沱首不於此出。江原有鄰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德清胡渭《禹貢錐指》云：「鄰水即大阜江，實岷江之正流也。沱水自灌縣西南首受大江，東逕郫縣、新繁、成都、新都、金堂，又東南逕簡州、資陽、資縣、富順、瀘州，與江水會。」是胡從《漢志》，郫江爲梁沱矣。又《地理志》：「蜀郡汶江，江沱在西南，東入江。」《水經注》云：「汶出玉輪坂下，東別爲沱，開明之所鑿也。」此在大江之西別流，與《禹貢》梁沱無涉。《地理志》：「南郡枝江，江沱出其西，東入江。」鄭「荆沱」注云：「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水

經注：「江水東逕上明城北，江沱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稱。」又《沮水注》云：「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沱也。」鄭注言江沱有二，一從班，一同鄭矣。《禹貢錐指》云：「枝江沱水爲江州所隔而成，何言不於江出？華容夏水本沱水枝，分而爲夏，非出於大江。鄭以爲沱者，蓋北江久已盛大，世目爲岷江之經流，因以其所出者爲沱耳。禹時無此沱也。」又云：「夷水本首受奉節縣之大江，今建始縣北，其故道皆已墜塞，唯從縣南受施。州衛開蠻界，水東逕巴東長陽，至宜都縣北，又東入于江。」胡意奉節之東有三峽七百里之險，夏水故爲入沔之水，而枝江又爲出峽之經流，故以《漢志》南郡巫縣夷水東至夷道入江者爲荆沱矣。《漢志》以郫之江沱爲《禹貢》之沱，而汶江、枝江皆不言《禹貢》。《禹貢》道江條：「岷山道江，東別爲沱。」沱爲江水發源之別流，當指梁沱說。《說文》：「沱，江別流也。出嶧山，東別爲沱。」《箋》亦引「道江條」之「沱」爲《詩》「江沱」作證。胡朏明以《詩》沱爲荆沱，意以南國在江、漢間也。程瑶田《通藝錄》又以《詩》沱爲梁沱。免竊謂荆、梁皆周之南國，梁沱在周之西南，荆沱在周之東南。《詩》繫於召南之國，宜以梁沱爲近是。蓋周於《禹貢》雍州之北，地不踰涇洛，而岐周之南同

於殷商。以漢水爲界，漢東之梁併入於豫、荆，漢西之梁併入於雍。故漢之西、江之東，皆《禹貢》梁州之域，而爲召公西陝之掌。江沱爲梁沱，書闕有間，姑準之地理，以備參攷。○《說文·口部》：「嘯，吹聲也。」《欠部》：「歎，吟也。」「歎，吟也。」是「歎」與「歎」同訓「吟」，與「嘯」訓「吹聲」義別，故分入欠、口兩部。今本《說文》「嘯」字下有「籀文作歎」四字，疑係後人誤衍。《毛詩》作「歎」。《中谷有蓷》「條其歎矣」、「白華」「歎歌傷懷」，字皆作「歎」。《說文》「歎」字下引《詩》「其歎也謌」，本《毛詩》也。謌，或「歌」字。《箋》云：「嘯，蹙口而出聲。」《玉篇·口部》同。或鄭用三家《詩》作「嘯」，與《說文》「嘯，吹聲」合。今本《毛詩》乃依《箋》而改，誤。「其歎也歌」，謂賡備數，能與君子歎歌也。《東門之池》云：「彼美叔姬，可與晤歌。」

###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疏】亂世，謂紂之世。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傳】郊外曰野。

包，裹也。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麕，群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潔清也。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傳】懷，思也。春，不暇待秋也。誘，

道也。【疏】案此《傳》文錯誤。「包，裹也；凶荒則殺禮，猶

有以將之」十三字，當在「白茅，取潔清也」之下。《傳》云：

「郊外曰野。野有死麕，群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潔清也。包，裹也。」此依經作解也。又云：「凶荒則殺禮，猶

有以將之。」此統釋經義也。曰「包之」、「將之」，經、《傳》

兩「之」字皆指死麕言，故首章《傳》必先釋「野有死麕」，再

釋「包之」，其義乃明。猶下章《傳》必先釋「野有死鹿」，再

釋「純束」，其文自順。首章《箋》：「貞女之情，欲令人以白

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麕肉，為禮而來。」下章《箋》：「樸樸

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裹束以為禮。」毛依經作

《傳》，鄭依《傳》作《箋》，可以證今本《傳》文之誤。凡《傳》

例，先依經文次第作解，後乃統釋經義，以發作詩者之旨。

即如《召南》之篇《采芣》、《草蟲》、《甘棠》、《羔羊》、《殷其

雷》，皆其例也。○「郊外曰野」，《燕燕》、《干旄》、《駟》傳並

文》引《義疏》：「麕，麕也。青州人謂之麕。」《考工記》注：

「齊人謂麕為獐。麕、獐皆字之異體。《傳》云：「群田之，獲而分其肉」，群，衆也。古者大田獵，天子取三十焉，其餘以

與士衆習射。經言野麕，《傳》知為田獲分肉者，此化本文王之義也。云「白茅，取潔清也」者，《易·繫辭傳》：「初

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

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蓋取諸此也。《釋文》：

「苞，通荂反。《木瓜》正義引此詩作「白茅苞之」。①是陸、

孔本皆作「苞」。《說文》：「勺，裹也。」勺，本字。古假作

「苞」，今俗作「包」。云「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者，《士

昏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鄭注云：「儷，兩也。執束

帛以致命，兩皮為庭實。皮，鹿皮。《記》：「用物，皮帛必可

制」，注云：「皮帛，儷皮、束帛也。」《記》：「庭實，納徵，執

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

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束出于後，

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案昏禮有幣，必有皮。

①「瓜」，原作「爪」，據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愛日軒本、徐子靜本、阮刻《毛詩正義》改。



玄纁束帛，幣也。儻皮，皮也。納徵重幣，故《春秋經》變言納徵爲納幣。唯凶荒之歲得以減殺其禮。《詩》詠苞苴麋肉，但爲庭實執皮之用，是用皮不用幣，爲禮之殺矣。麋，亦鹿之屬。○《傳》訓「懷」爲「思」，又釋經「春」字之義云「不暇待秋也」者，言女感春田之候，思得禮則行，所以惡非禮相陵，不暇待秋而欲嫁男也。「誘」訓「道」者，道之，猶「謂之」也。《標有梅》「求我庶士，迨其謂之」，《傳》云：「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民人也。」不待備禮，所謂殺禮也，唯凶荒則然。彼言男女之年，此言凶荒之禮，詳略當互參。《楚辭·離騷賦》：「及少康之末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道言之不固。」與此《傳》「道」字義同。

### 林有樸檉，野有死鹿。白茅純束，【傳】

樸檉，小木也。野有死鹿，廣物也。純束，猶苞之也。有女如玉。【傳】德如玉也。【疏】王引之《爾雅述聞》云：「《釋木》：『樸檉，心。』樸檉與心皆小貌也，因以爲木名耳。古者謂小爲僕遫。《漢書·息夫躬傳》：『僕遫不足數。』顏注曰：『僕遫，凡短之貌也。』心之言纖。纖，小也。《釋名》曰：『心，纖也。』則二字聲義相近。《邶風·凱

風》首章「吹彼棘心」，《傳》曰：「棘心，難長養者。」一章「吹彼棘薪」，《傳》曰：「棘薪，其成就者。」小棘謂之棘心，與樸檉小木謂之心，其義一也。故《召南》傳及《說文》皆云：「樸檉，小木也。」而樊注乃云：「樸檉，斛檉也。有心能溼，江、河間以作柱。則是以心爲「松柏有心」之「心」矣。夫木皆有心，何獨於樸檉而謂之心乎？段氏《說文注》引《廣韻》：「杅，木名。其心黃。」以爲即《爾雅》之「心」字。又謂毛《傳》、《說文》「小木」爲「心木」之譌，皆非也。」案王說是也。樸檉爲小木，猶扶蘇爲大木，皆疊韻連縣字。小木以喻殺禮。凡《漢廣》、《齊·南山》及《小雅·車輦》等篇，言婚姻之事每以「薪」作喻，《唐風·綢繆》篇「綢繆束薪」，《傳》：「綢繆，猶纏縣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彼詩以束薪爲喻，此詩之意亦猶是也。「林有樸檉」，謂薪也。「野有死鹿，白茅純束」，猶上章云「野有死麋，白茅苞之」，謂禮也。昏禮用鹿，殺禮可用麋，故《傳》於此章言「野有死鹿」，以爲廣物也。純，亦束也。束，裏同義。《傳》亦即承上章「苞之」爲訓。○經言如玉，《傳》乃申明之云「德如玉」，言女德如玉德也。《禮記·祭統》篇：「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

也。」鄭注云：「言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

舒而脫脫兮，【傳】舒，徐也。脫脫，舒遲也。

無感我帨兮，無使虺也吠。【傳】感，動也。帨，

佩巾也。虺，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疏】，舒「訓

「徐」，與《常武》同。而者，狀物之詞。舒而，猶舒如也。

《君子偕老》「而天」、「而帝」，《傳》云「如天」、「如帝」，是

「而」與「如」同義也。舒如，即舒然也。《旄丘》「衰如」，

《傳》云：「衰然。」又「如」與「然」同義也。而、如、然一語之

轉。《傳》「舒遲也」，《釋文》：「定本作「舒兒」。」《箋》：「脫

脫然舒。」亦無「遲」字可證。《集韻·十四泰》：「婉婉，舒

遲兒。一曰喜也。」此三家《詩》義也。《玉篇》：「婉，好

兒。」「婉婉」為本字，「脫脫」為假借字。《禮記·儒行》注

云：「又必舒而脫脫焉。」鄭蓋用《毛詩》也。○「感，動」，

《釋詁》文。感，古「撼」字。《釋文》「胡坎反」，即「撼」也。

《士昏禮》「送女，施衿結帨」，鄭注云：「帨，佩巾也。」說詳

《東山》篇。《說文》：「虺，犬之多毛者。从犬，彡。《詩》

曰：「無使虺也吠。」許引《詩》釋「虺」之本義，毛《傳》釋

「虺」為「狗」，用《爾雅·釋畜》文。李注云：「虺，一名狗。」

渾言之，則虺亦狗之通稱。案上句「我」字，女子自我也。

狗有守禦之義，虺吠亦女子自喻也。《傳》云「非禮相陵」，所以申明虺吠之故，承感帨為說。言有感我帨者，則狗吠也。昭元年《左傳》：「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虺也可使無吠。」」杜注云：「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杜以狗吠謂趙孟自喻，與毛訓合。如謂虺喻非禮之人，則上下文義有不可通，失毛氏訓經之旨。

### 《何彼禮矣》三章，章四句。

《何彼禮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何彼禮矣，唐棣之華。【傳】興也。禮，猶

戎戎也。唐棣，移也。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傳】肅，敬；雝，和。【疏】興者，首二章言華之禮，喻王姬車服之盛，末章言以絲綉作釣，喻王姬能執婦道，以成其肅雝之德。云「禮，猶戎戎也」者，《說文·艸部》：「茸，艸茸茸兒。从艸，聰省聲。」戎戎，即茸茸也。《旄丘》「蒙

戎，《左傳》「龍茸」，此「戎」即「茸」之證。《釋文》：「禮，《韓詩》作「莧」。《說文》無「莧」字。疑「莧」即「茸」之異體。「唐棣，移」，當作「唐棣，棣」。《晨風》「山有苞棣」，《傳》：「棣，唐棣也。」是唐棣一名棣，作「移」者，誤也。《論語·子罕》篇：「唐棣之華，偏其反而。」皇侃疏云：「唐棣，棣樹也。」《玉篇》云：「糖棣，棣也。」糖，俗字。皆可訂今本毛《傳》及《爾雅·釋木》之誤。《說文》：「移，棠棣也。」「棣，白棣也。」棠，當作「常」。《爾雅·邢疏》引陸機《義疏》云：「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案元恪謂白棣以實白而得名，赤棣如郁李，其實正赤。郁李，一名奧李，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為棣之屬。乃《論語·邢疏》引《義疏》云：「唐棣，奧李也。一名雀李，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此與《齊民要術》引《豳風·七月》篇《義疏》「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赤色，食之恬」正同，則《論語疏》引「唐棣」必是「常棣」之誤。《小雅》之「常棣」、《七月》之「鬱」，皆即赤棣歟，而非此唐棣也。○《清廟》「肅肅顯相」，《傳》：「肅，敬也。雝，和也。」《思齊》「雝雝在宮，肅肅

在廟」，《傳》：「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義竝同。《序》箋云：「下王后一等，車乘厭翟。」則此車乃厭翟也。《士昏禮》注云：「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則此「王姬之車」乃王姬自乘其車也。賈公彥《儀禮疏》引鄭《箴膏肓》：「齊侯嫁女，乘其母王姬始嫁時車送之。」鄭志《荅張逸以爲《魯詩》》。是魯以此爲齊侯嫁女之詩。然詩何以得編於《召南》歟？曷不，曷也。曷，何也。「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言何戎戎者，唐棣華也。何肅肅雝雝者，王姬車也。何謂之曷不，又何不謂之曷。《唐風·有杕之杜》篇：「中心好之，曷飲食之。」言中心好之，何不飲食之也。是「曷」爲「何不」也。說者皆失之。

###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

之子。【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疏】華，即承上章而言。「華如桃李」，言唐棣之華如桃李也。○「平」訓「正」，《那》傳同。《傳》意「王姬」之「王」謂武王，「王孫」之「王」謂文王，故又申之云「武王女，文王孫」也。「《南》皆文王詩，《雅》、《頌》之始，亦皆文王詩。故《四牡》傳云：「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是

其義也。《春秋》「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春秋》法文王，與《詩》相表裏。《箋》云：「正王者，德能正天下之王。」亦與公羊說《春秋》合。經言「齊侯之子」，《傳》云「適齊侯之子」者，適，謂下嫁也。案此亦承上章而言。「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言肅離之王姬是文王之孫，今乃乘車適齊侯之子，謂初嫁時也。下章「齊侯之子，平王之孫」，言今下嫁適齊侯之子者，是文王之孫，故能成其肅離之德如此，謂已嫁時也。三章文義本自一貫。文王稱王，事固在追王後，則此詩當作於武王之世。然而詩之「王」謂文王也，采風者故得附於《召南》之篇。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傳】伊，維；緡，

綸也。齊侯之子，平王之孫。【疏】維，語詞。維

何，何也。「伊，維」，《爾雅·釋詁》文。《雄雉》、《蒹葭》同。

「緡，綸」，《釋言》文。「維絲維緡」，上「維」語詞，下「維」與

「是」同義。言以絲是綸也。《六韜》云：「緡隆餌重，則嘉

魚食之。緡調餌芳，則庸魚食之。」《說苑·政理》篇云：

「投綸錯餌。」《淮南子·俶真》篇云：「以道爲竿，以德爲

綸，禮樂爲釣，仁義爲餌。《采芣》箋亦云：「綸，釣繳。」案釣繳爲緡，亦爲綸。然《采芣》之「綸」有「糾合」之義，則此《傳》以「綸」詁「緡」，亦必謂以絲而糾合之，作爲釣魚之繳，非即以緡爲釣魚繳矣。《說文·网部》：「罨，釣也。」釣魚繁應以「罨」爲正字。《傳》於《竹竿》之「釣」以喻婦人之成其室家，此詩之「釣」與義當同也。

### 《騶虞》二章，章三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疏】純，大也。

彼茁者葭，【傳】茁，出也。葭，蘆也。壹發

五豝，【傳】豝，牝豝也。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

于嗟乎騶虞。【傳】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

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疏】《傳》「茁，出也」，《小

箋》云：「也，當作「兒」。今攷《正義》本作「兒」字，故謂「茁

茁」爲形容其出，非訓爲「出」。《正義》作「也」字者，是以已

誤之《傳》改之也。《說文》：「茁，艸初生出地兒。」《玉篇》：「茁，草出兒。」皆作「兒」可證。「葭，蘆」，《爾雅·釋草》文。《碩人》、《蒹葭》傳並云：「葭，蘆也。」《七月》傳：「葭爲葦。」《說文》：「葦，大葭也。」葭，葦之未秀者。高注《淮南·脩務》云：「未秀曰蘆，已秀曰葦。」是葭、蘆皆葦未秀者之稱。《箋》云：「記蘆始出者，箸春田之早晚。」○《爾雅·釋獸》：「牝豕。」《傳》所本也。鄭司農《周禮·大司馬》注云：「二歲曰豕。」《說文》：「豕，牝豕也。一曰：二歲能相牝豕者也。」《詩》曰：「一發五豕。」一，當作「壹」。《說文》前說本《爾雅》、毛《傳》，後說本鄭仲師《周禮》說。兩說實一義。《吉日》篇言「發彼小豕」，則豕爲小豕矣。《廣雅》亦云：「二歲爲豕。」發者，公之發，豈發而得五豕。《傳》云「虞人翼之」者，所以補明經義之未備。《吉日》傳：「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翼與「驅」義正相近也。案此與《禮記·射義》《騶虞》樂官備之說本無不合。賈誼《新書·禮》篇云：「虞人翼五豕，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賈用《魯詩》，與《毛詩》合。然《魯詩》以「騶虞」之「虞」當即虞人之官，究非達詁。○《序》言「仁如騶虞」，《傳》則云「騶虞，義獸，不食生物」，仁、義相兼也。云「有至信之德則應之」者，言文王有信德而騶虞以應，故詩人于嗟乎美歎之。

也。《周禮·鍾師》疏引《異義》古《毛詩》說與《傳》同。《異義》又引古《山海經》、《鄒子書》云：「騶虞，獸。」《御覽·獸部二》引《尚書大傳》：「散宜生之於陵氏取怪獸，尾倍其身，名曰騶虞。」《正義》引《鄭志》荅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何謂？」荅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今《逸周書·王會》篇佚此文。然亦可證騶虞爲獸，古無異說。服虔注《左傳》云：「思睿信立，白虎擾。白虎，即騶虞。」此從左氏「修母致子」，與古《毛詩》說同。唯《周禮疏》云：「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文選》劉逵注《魏都賦》引《魯詩傳》：「古有梁騶。梁騶者，天子之田也。」李善注《東都賦》「騶」作「鄒」。《新書·禮》篇引《詩》而釋之云：「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當亦《魯詩傳》，皆不以「騶虞」爲獸名。鈔本《御覽·樂部三》引《墨子·三辯》篇：「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鄒吾』。」「吾」與「虞」通。《詩》蓋作於成王，故古有是說也。

彼茁者蓬，【傳】蓬，草名也。壹發五豕，

【傳】一歲曰豕。于嗟乎騶虞。【疏】《爾雅》：「鰒，彫蓬。薦，黍蓬。」郭注云：「別蓬種類。」《說文》云：「蓬，蒿

也。」蓬春生，至秋則老而爲飛蓬，《衛風》所謂「首如飛蓬」是也。蓬，易識之草，故《傳》但云「草」也。「草」下「名」字，《小箋》以爲俗增。全《詩》傳「蒲，草」、「苕，草」、「菁，草」、「萋，草」、「芩，草」、「萊，草」、「芑，草」、「芄，草」、「龍，紅草」、「鵲，綬草」、「勺，樂，香草」、「鬯，香草」、「蓼，水草」、「苴，水中浮草」，「草」下皆無「名」字可證。○猊蒙上犯言，亦謂豕也。《傳》於犯言牝，而於猊言歲，互文可見也。《七月》「言私其猊，獻豸于公」，《傳》：「豕一歲曰猊，三歲曰豸。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以豸爲大，則猊爲小，故兩《傳》訓同。鄭司農《周禮注》云：「一歲爲猊。」《說文》：「猊，生六月豚。一曰：一歲猊，尚叢聚也。」《廣雅》亦云：「一歲爲猊。」竝與毛《傳》同。毛《傳》不本《爾雅》，當別有師承也。《箋》乃本《爾雅》「豕生三，猊」之說。余友歸安姚學塽說。《爾雅·釋詁》六豕少彘，《釋獸》之「豕」當有《釋詁》錯簡耳。然則此是家畜，非田豕，故毛不用《爾雅》，《詩》之犯、猊皆田豕也。《郊特牲》云：「迎虎，爲其食田豕也。」春蒐亟驅犯猊，其即《禮記》「迎虎」之意與？

## 卷二終

# 詩毛氏傳疏卷三

長洲陳奐學

## 邶柏舟詁訓傳第三 毛詩國風

邶國十九篇，七十一章，三百六十三

句。【疏】邶，商邑名，在商都之北。武王封武庚爲商後，其國不襲紂之故都，而徙封於國北之邶邑。朝歌，紂故都也。《續漢書·郡國志》云：「朝歌北有邶國，」《說文》云：「邶，故商邑，河內朝歌以北是矣。」武王時，武庚以邶爲國都，稱邶國，而庸與衛皆其下邑。成王時，封康叔於紂之故都，更名曰衛，稱衛國，而邶與庸又皆其下邑。衛即朝歌。邶在朝歌北，庸在朝歌東。所以邶、庸、衛三國之《詩》皆《衛詩》也。《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工爲之歌《邶》、《庸》、《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

《衛風》乎！」又衛北宮文子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邶詩》也，而稱《衛詩》。蓋周大師舊次本三國不分，編《詩》者見其篇什繇多，較異他國，乃分之爲三，猶《雅》之有什焉爾。古國、邑通稱也。然則一衛也，兼有故殷邶、庸，則謂之邶、庸、衛。衛取相土東都，曰商衛。衛遷帝丘，居夏伯昆吾之虛，曰昆吾衛。皆以「衛」爲國都而繫以舊號。遂連而稱之，與之同例。邶、庸、衛俱在漢河內郡朝歌縣內。《漢書·地理志》云：「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庸、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庸之民于雒邑。故邶、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

### 《柏舟》五章，章六句。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

仁人不遇，小人在側。【疏】《史記·衛世家》：「康叔七世至頃侯。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爲衛侯。」頃公，

即頃侯也。邶、庸、衛三國皆《衛詩》。《庸》首《柏舟》，《衛》首《淇奥》，皆武公時詩。頃在武前，故《邶》遂以《柏舟》爲首。《正義》云：「三國如此次者，以君世之首在前者爲先。」是矣。《列女傳·貞順》篇以此詩爲衛寡夫人所作。《潛夫論·斷訟》篇亦云：「貞女不二心以數變，故有『匪石』之詩。」用《列女傳》。然與《漢書》本傳、《說苑》、《新序》所引《詩》義皆不合。此劉子政習《魯》說，兼用《韓詩》故歟？凡韓同毛者多，魯異毛者多，其師承源流蓋如此。

###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傳】興也。汎汎，

流貌。柏，木，所以宜爲舟也。亦汎汎其流，不以濟渡也。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傳】耿耿，猶微微也。隱，痛也。微我無酒，以敖以遊。【傳】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疏】《釋文》云：「汎，流兒。本或作『汎汎，流兒』者，此從王肅注加。」《正義》云：「汎然而流。」是唐時毛《傳》作「汎，流兒」，不重「汎」字，王肅依下文經作「汎其流」，《傳》作「汎汎其流」，乃於上句重一「汎」字，不知汎猶汎汎也。《書·禹貢》孔穎達《疏》引《傳》作「汎汎，流也」。依王肅本，又「兒」誤爲「也」字耳。柏，木名。柏木爲舟曰柏舟，故《傳》云：「柏，木，所以宜爲舟。」

也。「亦汎其流」，亦，語詞也。《傳》以「汎汎其流」釋經「汎其流」三字，則《傳》中「亦」字當衍矣。興者，柏舟興仁人，不以濟渡，興仁人不遇時。○「耿耿，猶微微」，此以今語通古語之例。《楚辭·遠遊》「夜耿耿而不寐兮」，王逸注云：「耿，一作炯。」《哀時命》作「炯炯」。《說文》：「耿，炯省聲。」故「耿耿」或作「炯炯」也。《廣雅》：「耿耿，警警，不安也。」「微」與「警」通。隱，讀爲慙。《說文》云：「慙，痛也。」慙，亦作「殷」，《文選》陸機《歎逝賦》、阮籍《詠懷詩》、謝瞻《荅靈運詩》、劉琨《勸進表》、稽康《養生論》注引《韓詩》竝作「如有殷憂」。案「殷」即「慙」之省。如，猶而也。《詩》合二句爲一句。「耿耿不寐，如有隱憂」，言耿耿然不得寐，而有思痛之憂也。「如」與「而」一聲之轉，故如、而皆爲轉下之詞。《傳》釋「微」爲「非」。非，本字，微，假借字。遊，當作「游」。「微我無酒，以敖以游」，言非無酒敖游，以忘此痛憂耳。亦合二句爲一句。《鹿鳴》傳云：「敖，游也。」敖，游連文同義，則下「以」字爲語助足句。此全《詩》通例如此。《易林·屯》、《咸》云：「汎汎柏舟，流行不休。耿耿寤寐，心懷大憂。仁不逢時，退隱窮居。」焦說正用毛《序》。「隱憂」爲「大憂」，王引之云：「本三家義。」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傳】鑒，所以察形



也。茹，度也。亦有兄弟，不可以據。【傳】據，依也。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傳】彼，彼兄弟。【疏】鑒，《釋文》作「監」。《周禮·司烜氏》注：「監，鏡屬。」「茹，度」，《爾雅·釋言》文。鑒，所以察形之物。我心非如鑒，人不可以測度於我。意承上章而言我心之隱憂，人無有能明其志者耳。「匪鑒」、「不可茹」與下文「匪石」「不可轉」、「匪席」「不可卷」句法一例。《箋》謂鑒之察形，不能度其真偽，我心度知衆人之善惡外內。但經明言鑒可度，我心不可度，依鄭說，則爲鑒不可度，而我心可度矣。《韓詩外傳》云：「莫能以己之瞬瞬，容人之混汙然。」下即引此詩。韓訓「茹」爲容納，與毛訓各通。○據，依同義。僖五年《左傳》：「虞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宮之奇對曰：「鬼神非人實親，唯德是依。」是據爲依也。「往愬」「逢怒」，即是不可依之事，故《傳》蒙上文而釋之云：「彼，彼兄弟。」《箋》云：「責之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傳】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傳】君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棣棣，富而閑習也。物有其

容，不可數也。【疏】石堅席平，《傳》但就「石」「席」作釋。《箋》乃云：「言己心志堅平過於石席。」此申成《傳》義也。《說苑·立節》篇言比干、尾生、夷齊之事，其下引此詩而釋之云：「言不失己也。能不失己，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又《新序·節士上》篇言：「原憲居魯，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故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亦引此詩。說見《韓詩外傳》。其言君子之不遇時，竝與《毛詩序》合。○《傳》「君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此文多有誤奪。《正義》云：「君子望之儼然可畏」，釋經之「威」也。「禮容俯仰，各有宜耳」，釋經之「儀」也。《正義》本《傳》中「威儀」二字作「宜」字。案「君子」下尚有奪字。古本毛《傳》當作「君子有威儀，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宜耳」十九字。《傳》順經先出「威儀」二字，下復分解。以「畏」釋「威」，以「宜」釋「儀」。言「可畏」必曰「望之儼然」，言「各有宜」必曰「禮容俯仰」，又於分解中見其互義。自各本「君子」下奪去「有威儀」三字，解者因改「宜」爲「威儀」，幸《正義》本作「宜」不誤。尋繹《傳》文，訂正之如是。襄三十一年《左傳》衛北宮文子引《詩》釋之云：「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文子又云：「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

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毛《傳》言「君子有威儀」，正用《左傳》文。唯《左傳》釋《詩》「言君臣、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皆者，統同之詞。毛《傳》之「君子」即《詩序》之謂「仁人」，不當爲統同之詞。蓋言各有當也。《傳》「棟棟，富而閑習也」，閑，當作「閒」。閒，古「嫻」字。「閒」下「習」字宜衍。《車鄰》傳：「閒，習也。」訓「閒」爲「習」，則不必於「閒」下增「習」矣。杜預《左傳注》作「富而閒也」四字可證。富而閒，猶之「美且都」。《有女同車》傳云：「都，閒也。」相如賦所謂「雍容嫺雅」是也。《新書·容經》篇云：「棟棟，富也。」義與毛同。棟棟，《禮記·孔子閒居》篇引《詩》作「逮逮」，鄭注云：「安和之貌。」義相近。《傳》云「物有其容，不可數也」，此上當奪「選數也」三字。先釋經字，再釋經義，全《詩》通例如此。《左傳注》及《釋文》皆云：「選，數也。」疑杜、陸所見《傳》文有此三字。《正義》云：「又解「不可選」者，物各有其容，遭時制，宜不可數。昭九年《左傳》曰「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是也。」《左傳注》云：「物類也，容貌也，不可數者，言己之儀容美備，不可說數也。」《容經》篇云：「不可選，衆也。」

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傳】愠，怒也。悄悄，憂貌。觀閔既多，受侮不少。【傳】閔，病也。靜言思之，寤辟有標。【傳】靜，安也。辟，拊心也。擗，拊心貌。【疏】《傳》先釋「愠」後釋「悄悄」，文疑誤倒。顏師古注《漢書》、楊倞注《荀子》及魏徵《群書治要》竝云：「悄悄，憂貌。愠，怒也。」《正義》亦順經爲釋，其所據毛《傳》皆當不誤。怒，當作「怨」。《正義》云：「言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怨此群小人在君側者也。」《文選·思玄賦》注引《傳》「愠，怨也」，不誤。《孟子·盡心》篇：「《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趙注云：「憂心悄悄，憂在心也。愠于群小，怨小人聚而非議賢者也。」《孟子》引《詩》正與此《序》文「仁人不遇，小人在側」合。《傳》義正同《孟子》。又《荀子·宥坐篇》釋《詩》云：「小人成群，斯足憂矣。」《家語·始誅》篇同。此釋「憂心悄悄」句。《漢書·楚元王傳》劉向釋《詩》云：「小人成群，誠足愠也。」蓋探下「愠于群小」句立訓。《韓詩外傳》云：「小人成群，何足禮哉？」不足禮，亦是「怨」之意。○「閔，病」，《釋詁》文。《鴟鴞》、《閔予小子》同。《女曰雞鳴》傳亦訓「靜」爲「安」。《說文》：「靜，亭安也。」「靜」與「靜」通。「辟，拊心」，《釋

訓《文》。《說文·日部》引《詩》作「晤辟」，《玉篇·手部》引《詩》作「寤辟」，「晤辟」即「寤辟」也。《楚辭》王褒《九懷》「寤辟標兮永思」，王逸注與《爾雅》、毛《傳》同。「辟」皆「辯」古文假借字。《說文》云：「標，擊也。」故《傳》為形容拊心之兒。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傳】如衣之不澣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傳】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疏】《正義》云：

「居、諸，語助。故《日月》傳曰「日乎月乎」，不言居、諸也。居、諸皆不為義。」案孔說是也。《釋文》「迭」引《韓詩》作「或」，云：「常也。」疑「或」乃「戢」之誤。《假樂》傳「秩秩訓有常」。《巧言》「秩秩大猷」，《說文》作「戢戢」。是迭、秩、戢聲同而義通。日月喻君臣。胡，何也。何常而微，言日月常微耳。《箋》云：「君道常明如日。」此「常」字用韓義。又云：「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鄭泥經中「居」字作釋，毛意不然也。○匪，不也。澣，當作「澣」。匪澣衣，不澣之衣。《傳》乃釋心憂之狀，故云如衣之不澣。《箋》云：「衣之不澣，則憤辱無照察。」凡全《詩》中「匪」字或為非，或為不，古匪、非通用，故匪謂之非，非又

謂之不，匪亦為之不。《出其東門》之「匪我思存」、《雨無正》之「匪舌是出」、《常武》之「匪紹匪游」，《傳》竝以「不」字釋「匪」字。《巧言》、《車輦》、《公劉》、《抑》、《桑柔》、《江漢》、《思文》箋皆以「不」字代「匪」字，與訓「匪」為「非」者不同。○《說文·奮部》：「奮，輦也。从奮在田上。《詩》曰：「不能奮飛。」《羽部》：「翬，大飛也。」《淮南子·原道》篇「羽翼奮」，高注云：「奮，壯也。」經言奮飛，借鳥為喻，故《傳》言鳥。《正義》云：「鳥能擇木，故取譬焉。」是矣。宣十七年《穀梁傳》：「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范注云：「泰」曰：「兄弟無絕道。」故雖非而不去。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足以厲不軌。《正義》引《箴膏肓》云：「楚、鬻、拳同姓，有不去之恩。」鄭注《論語》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竝與《傳》意同。

### 《綠衣》四章，章四句。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疏】妾，賤妾，州吁之母也。賤妾不得列姪娣之數，今以寵驕而上僭，賤妨貴矣。《逸周

書·祭公篇云：「女無以壁御固莊后。」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傳】興也。綠，閒

色。黃，正色。心之憂矣，曷維其已。【傳】憂雖

欲自止，何時能止也。【疏】「綠，閒色」，喻妾。「黃，正

色」，喻夫人。綠衣喻妾上僭，黃裳，黃裳喻夫人失位。「綠

兮衣兮」，言綠衣兮也，謂以閒色爲上衣也。上「兮」字爲語

助。如全《詩》中「瑣兮尾兮」、「挑兮達兮」、「薈兮蔚兮」、

「萋兮斐兮」，皆合二字成義，上「兮」字爲語助。又有疊其

義者，如「絺兮綌兮」、「父兮母兮」、「叔兮伯兮」是也。又有

重其文者，如「簡兮簡兮」、「玼兮玼兮」、「擯兮擯兮」是也。

此皆句例。《檀弓》「練衣黃裳」，注：「練，中衣。以黃爲

內。」是喪或用黃裳，而吉則不用黃裳可知。《易林·觀》：

「黃裳綠衣，君服不宜。淫湎毀常，失其寵光。」君，謂小君

也。○《傳》云「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者，以釋「心憂」

「曷已」之義。以「何」釋「曷」，以「止」釋「已」，爲全《詩》通

訓。「心之憂矣，曷維其已」，言何時止憂也。「心之憂矣，

曷維其亡」，言何時亡憂也。維其，句中語助。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傳】上曰衣，下曰

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疏】「上曰衣，下曰

裳」，《東方未明》傳同。下曰裳，所以配衣也。《斯干》傳

云：「裳，下之飾也。」上章釋「綠」、「黃」，此章釋「衣」、

「裳」，互文也。《正義》云：「前以表裏興幽顯，則此以上下

喻尊卑。」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傳】綠，末也。絲，

本也。我思古人，俾無訛兮。【傳】俾，使；訛，

過也。【疏】綠爲所染之色，故綠爲末而絲爲本。本末猶

先後。絲，所以爲衣也。「綠兮絲兮」，猶云「綠兮衣兮」也。

絲，閒色，正色皆可以爲染，今女所治者，但爲閒色之絲，不

爲正色之絲，以喻嬖妾上僭之非禮。○「俾，使」，《爾雅·

釋詁》文。《天保》、《蕩》傳竝訓「俾」爲「使」。依《節南山》、

《苑柳》、《騷》、《蕩》、《載見》、《閟宮》釋文，皆當作「卑」。

《載馳》傳：「尤，過也。」訛，尤義同。「我思古人，俾無訛

兮」，言我思古之君子，使無過於禮也。《魯語》：「公父文

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爲賦《綠衣》之三章。師亥

曰：「謀而不犯，微而昭矣。」案「不犯」即《詩》「無訛」之

義。韋昭注誤引四章。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傳】淒，寒風也。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傳】古之君子，實得我之

心也。【疏】《葛覃》傳：「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精曰絺，麤曰綌。」此承上文言絲，更言絺綌也。淒，寒意。依經言風，故云：「淒，寒風也。」絺綌以禦寒風，喻夫人失位。○實，當作「寔」。①《燕燕》「實勞我心」，「實，本亦作「寔」。獲，得也。衛莊姜以齊女嫁衛，而不見荅於莊公，以致失位。《傳》云「古之君子，是得我心也」者，②思古之人，傷今之已也。成九年《左傳》：「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蓋古者嫁女，必有大夫致女之禮。三月廟見，又有大夫反馬之禮。此伯姬嫁于宋，故文子復命賦《韓奕》，以言宋土如韓樂。穆姜遂荅賦此詩者，正取「寔獲我心」之義。所謂「斷章取義」也。

### 《燕燕》四章，章六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疏】妾，戴嬀也。衛莊公夫人莊姜無子，以厲嬀娣戴嬀生子完爲己子，是謂桓公。桓公立在春秋前。魯隱四年，州吁弑之，已在

位十六年。完弑而戴嬀歸陳，莊姜送之，而作是詩也。其不稱戴嬀而直稱妾何？此正名也。莊姜爲適夫人，戴嬀雖子貴猶稱妾。以視州吁之母，身爲賤妾而上僭夫人，逆禮甚矣。《詩》之義，《春秋》之義也。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傳】燕燕，駢也。

燕之于飛，必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

【傳】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傳】瞻，

視也。【疏】《爾雅》：「鸛周，燕。燕，駢。」舍人注云：「鸛周名燕，燕又名駢。」《說文》：「鸛周，燕也。从隹，中象其冠也。向聲。」「燕，玄鳥也。籥口，布翅，枝尾。象形。」

「乙，玄鳥也。齊、魯謂之乙，取其鳴自譟。象形也。字或從駢。」③《夏小正傳》：「燕，乙也。」《玄鳥》傳：「玄鳥，駢

從駢。」④

①「寔」，原作「是」，《清經解續編》本同。據本書卷二《小星》傳疏及上下文改。

②「是」，原作「寔」，《清經解續編》本同。據本書卷二《小星》傳疏及本篇上下文改。

③「字或從駢」，《清經解續編》本同，經韻樓本《說文解字注》及陳昌治刻《說文解字》作「乙或從鳥」。

④

也。」然則鸛周也、燕也、鵲也、玄鳥也，一物四名。舊讀《爾雅》「燕燕」屬上下，是「鵲」不名「燕燕」矣。《詩》重言「燕燕」者，此猶「鴝鵒鴝鵒」、「黃鳥黃鳥」疊評成義之例。《傳》乃依經作訓，云「燕燕，鵲」者，此猶「罩罩，簠」、「汕汕，櫟」重字連文之例。《呂覽·音初》篇：「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漢書·五行志》童謠：「燕燕尾涎涎。」皆與《詩》義同也。自郭景純不明《詩》義，致誤《爾雅》「燕燕」連讀，而孔仲達《左傳疏》以爲「重名燕燕，異方語」，其誤實始於郭矣。云「燕之于飛，必差池其羽」，以釋經「于飛」、「差池其羽」六字。是《傳》意本指一「燕」，而言「差池」者，即《說文》說燕之形「布翅，枝尾」是也。《箋》云：「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翼。與戴鳩將歸，顧視其衣服。」二章《箋》：「頡頏，與戴鳩將歸，出入前卻。」三章《箋》：「下上其音，與戴鳩將歸，言語感激，聲有大小。」此《箋》言興而《傳》不言興。《螽斯》正義引《鄭志》荅張逸云：「若此無人事，實興也。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耳，衆篇皆然。」凡實興而《傳》不言興者，放此。○之子，席戴鳩也。《傳》云「去」者，蓋緣上下文作訓。《桃夭》「之子于歸」，歸謂嫁也。自母家之夫家曰歸，自夫家之母家亦曰歸。《傳》釋「歸」爲「歸宗」者，《草蟲》傳：「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黃鳥》

傳：「婦人有歸宗之義。」與此言「歸宗」者凡三。但《草蟲》、《黃鳥》言大夫以下婦人歸宗，此言諸侯之女亦有歸宗之義，《左氏傳》所謂「大歸」也。戴鳩歸于陳，猶之紀叔姬歸于鄭矣。遠送至於野，故《傳》云「過禮」。《箋》云：「婦人之禮，送迎不出門。今我送是子乃至野者，舒已憤，盡己情。」案此申《傳》「過禮」之說也。「于」訓「於」者，釋「于野」之「于」，與「于歸」之「于」不同義。于歸，往歸；于野，於野也，於猶之也。《采芣》傳「于，於」，於猶在也。二《傳》訓同意別。云「郊外曰野」，郊，遠郊也。遠送遠郊之外，雖過禮，猶不越衛境也。「瞻，視」，《爾雅·釋詁》文，《雄雉》、《節南山》同。

燕燕于飛，頡之頡之。【傳】飛而上曰頡，

飛而下曰頡。之子于歸，遠于將之。【傳】將，行也。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傳】佇立，久立也。

【疏】「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小箋》云：「上，下，字當互易。頡同頁，頁，頭也。飛而下則頭搶地。頡同亢，亢者，頸也。飛而上則亢向天。」《說文注》又引：「楊雄《甘泉賦》：『柴虎參差，魚頡而鳥頡。』」李注云：「頡，頡，猶頡頡也。」顏注云：「頡，頡，上下也。」皆本《毛詩》「頡頡」爲訓。

免謂《傳》文當是「頡頏」二字之互譌。凡鳥飛，必印上而後注下，故《傳》先釋「頡」之「飛而上曰頡」，再釋「頏」之「飛而下曰頏」，以盡其翱翔回顧之狀，猶下章「下上其音」，《傳》必先釋「上音」，再釋「下音」，以寫其鳴號遠近之態，同一意例。今本順經改《傳》，恐失毛氏之旨。○「將，行」，《簡兮》、《丰》、《楚茨》、《文王》、《既醉》、《烝民》、《敬之》傳竝同。將，古「蹕」字。《說文》云：「蹕，行兒。」上言遠送，此言遠行，下又言其所歸之地，立言之次第然也。佇，當作「宁」。宁者，「箸」之假借，如「朝宁」即「朝箸」之例。箸，直略切，與「久」義相近。《傳》以「久」詁「宁」，《釋文》本「久」下無「立」字可證。「宁，久」，《釋詁》文。今《爾雅》亦作「佇」。《墨子·經上》篇云：「久，彌，異時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傳】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傳】

陳在衛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疏】「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下上，猶頡頏也。《傳》先釋「上音」，再釋「下音」，此逆意以解之也。《箋》云：「聲有小大。」《雄雉》箋亦云「小大其聲」。小謂上，大謂下。凡飛鳥之音遠乃小，近始大也。上章《箋》「頡頏」猶「出入」，頡，猶

出也，頡，猶入也。《箋》亦逆意以解之。○「南」以言鄉南行也。戴嬀歸于陳，故《傳》以「陳在衛南」釋之。衛，今之淇縣。陳，今之陳州府。衛至陳五百里而遙也。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傳】仲，戴嬀字也。

任，大，塞，瘞，淵，深也。終溫且惠，淑慎其身。

【傳】惠，順也。先君之思，以勸寡人。【傳】勸，

勉也。【疏】《傳》以仲為戴嬀字，女子以伯仲為字，十五笄而字，則十五以後稱伯仲，異乎男子之五十以伯仲也。《大明》傳云：「仲，中女也。」又云：「大任，仲任也。」彼詩言大任來嫁于周，故稱婦之姓而言任。此莊姜評戴嬀不必繫乎姓，故但言仲，而不言仲嬀。《玉篇·人部》引：「《詩》云：『仲氏任只』，仲，中也。」又《衆經音義》卷九引《韓詩》云：「仲，中也。言位在中也。」是韓不以「仲」為字矣。諸侯一取九女，皆有列位。《小星》「寔命不同」，《傳》：「命不得同於列位也。」同列位者，稱貴妾。戴嬀之位在中，故稱仲。

韓與毛不同，其義甚古，必有師承。○《賓之初筵》傳：「壬，大也。」「任」與「壬」同。大者，《正義》云「言仲氏有大德行」是也。「塞」訓「瘞」，「瘞」乃「實」之誤。崔《集注》本作「實」。《書·堯典》孔《疏》及《文選·舞賦》李注引作

「實」。《漢書·敘傳》：「安世溫良，塞淵其德。」顏注引亦作「實」。《定之方中》、《常武》箋竝訓「塞」爲「實」。鄭正本此《傳》訓，皆其證。《說文》：「塞，實也。」《書》曰：「剛而塞。」今《皋陶謨》作「剛而塞」，《夏本紀》作「剛而實」。此古塞、實同訓之理也。《定之方中》箋云：「淵，深也。」義與《傳》同。「惠，順」，《釋言》文。溫惠，猶和順也。終，猶既也。「終溫且惠」，言既溫且惠也。與「既安且寧」、「既明且哲」同詞。《既醉》傳：「既者，盡其禮，終其事。」此「終」與「既」同也。其義又見《葛藟》篇。淑，善也。慎，誠也。《禮記·中庸》云：「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勛，勉」，《釋詁》文。《書·牧誓》「勛」字，《史記》多以訓詁代之，作「勉」字。此勛、勉義通之證。先君，莊公也。《思齊》傳：「寡妻，適妻。」則莊姜適夫人，故得自稱曰寡人也。思，憂思也。莊姜不見荅於先君，致遭州吁之難，憂思不已。於戴嬀之歸，猶望其以先君之故勉已。《禮記·坊記》篇：「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惰。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引《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案勛、畜古聲同。此引《詩》念昔先君以爲先死亡者，斷章取義。鄭注以此爲衛夫人定姜之詩，云：「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釋文》

云：「此是《魯詩》。」然邶、庸、衛於文公以後無詩，不應獻公時有定姜之詩。又《列女傳·母儀》篇又謂衛定姜子死，其婦無子而歸，定姜送婦而作。《列女傳》出於劉向，劉習《魯詩》，而與《禮記》注不合。唯《毛詩序》稱衛莊姜詩，《傳》釋「南」爲「陳在衛南」、「仲」爲「戴嬀字」，與《序》發明，悉本《左傳》爲說。《鄭志》荅吳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sup>①</sup>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既古書，義又宜。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是鄭注《禮》信從三家，其後稍稍見《毛詩》源流真古，故箋《詩》亦從毛義。

#### 《日月》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荅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傳】日乎月乎，照臨之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傳】逝，逮，古，故也。胡能有定，寧不我顧。【傳】胡，

①「就」，原脫，徐子靜本、《清經解續編》本同，據阮刻《毛詩正義·燕燕》補。



何；定，止也。【疏】《傳》云「日乎月乎，照臨之也」者，言日月照臨也。經中「居」字當讀爲「其」，語助詞。《傳》以「諸」代「乎」，不釋「居」字。《釋詞》云：「《小爾雅》曰：『諸，乎也。』故《祭義》『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禮器》『諸作乎』。《樂記》『禮發諸外』，《祭義》『諸作乎』。是皆「諸」、「乎」聲通之證。《箋》云：「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也。當同德齊意以治國者，常道也。」○《箋》云：「之人，是人也，謂莊公也。」《爾雅》：「遯，逮也。逮，及也。」「逝」與「遯」通。逝謂之逮，逮又謂之及，故下章《傳》直以「及」字代「逝」字。逝不，不及也。「逝不占處」，言不及古處也。「逝不相好」，言不及相好也。亦作「噬」。《有杕之杜》「噬冒適我」，言可及時適我也，「噬冒來游」，言可及早來游也。句義相同。「古，故」，《烝民》同。古處，猶言舊所耳。「胡，何」，《傳》爲全《詩》通訓。胡不，即何不；胡然，即何然；胡爲乎，即何爲乎。是胡、何同義。「定，止」，《釋詁》文。《節南山》「亂靡有定」，《箋》：「定，止也。」義與此同。寧，亦胡也。凡《詩》或言「胡」，或言「寧」。《桑柔》「寧爲荼毒」，《正月》「胡爲虺蜴」，「寧爲」即「胡爲」也，《雲漢》「寧俾我遯」，《正月》「胡俾我瘡」，「寧俾」即「胡俾」也。連言之，如「胡寧忍予」、「胡寧瘖我以早」皆是也。故上言胡而

下言寧，連言之曰胡寧，猶上言維而下言其，連言之曰維其，上言既而下言亦，連言之曰亦既，皆其句例。「寧不我顧」，言胡不顧我也，「寧不我報」，言胡不我報也。《子衿》「子寧不嗣音」、「子寧不來」，《伐木》「寧適不來」，「寧不」皆「胡不」也。《葛覃》傳：「寧，安也。」寧、「胡」、「安」三字竝與「何」同義。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傳】冒，覆也。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傳】不及我以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傳】盡婦道而不得報。【疏】《君子偕老》傳：「蒙，覆也。」冒，蒙聲轉義通。「下土是冒」，猶云「照臨下土」也。《箋》云：「覆，猶照臨也。」○《唐風》釋文引《韓詩》：「逝，及也。」及「與」速同義。「逝不」爲「不及」，此倒句法。不報，即不答也。案此詩四章，皆莊姜自敘其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之事。《傳》云「盡婦道而不得報」，「盡婦道」三字補明經義，而以益著其傷己之情。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傳】日始，月盛，皆出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傳】音，聲；良，善也。胡能有定，俾也可忘。【疏】《天保》「如日之升」，《傳》：「升，出也。」是日始出於東方也。

《東方之日》傳亦云：「月盛於東方。」《禮器》：「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注：「大明，日也。」《禮記》言日東月西以喻夫婦之位。此《傳》言月盛與日始，亦皆出東方者，《箋》云：「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是也。○《傳》訓「音」爲「聲」，德音，猶善聞令名也，二字連讀得義，德之聞於聲者爲德音。「德音無良」，言有德我之聲，而實無善我之意，故云然。若《谷風》：《有女同車》：《小戎》：《狼跋》：《鹿鳴》：《南山有臺》：《車螯》：《皇矣》：《假樂》：「德音」連縣者，可以類推。「良，善」，《鵲之奔奔》：《秦·黃鳥》同。《說文》：《廣雅》竝云：「良，善也。」忘，忘憂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傳】述，循也。

【疏】案此經，《傳》疑皆有誤。《爾雅·釋訓》：「不適，不蹟，不徹，不道也。」「不適」，「不蹟」，「不徹」統爲釋《詩》之詞。「不蹟」，「不徹」見於《小雅》：「不適」即此篇「報我不述」之異文。孫炎云：「適，古「述」字。」《毛詩》多古字，當同《爾雅》作「適」。適，即「述」古文假借字。《釋文》：「述，本又作「術」。」李善注《廣絕交論》引：「《韓詩》：「報我不術」，薛君云：「術，法也。」」是《韓詩》作「術」。術，述一字

也。今《詩》或因韓改毛耳。傳《河水》：「念彼不蹟」，「不蹟，不道也。」《十月之交》：「天命不徹」，「徹，道也。」不蹟、不徹，皆用《釋訓》文，則此詩「不適」爲「不道」，亦當用《釋訓》無疑。或云：《釋詁》「適，循也」，毛氏傳《詩》所本也。不知《爾雅》一書原不專釋《詩》辭。《釋詁》「適，循」可釋《尚書·康誥》「適」字，而《釋訓》「適，道」正釋此詩「適」字。報我不道，不道猶言無道也。故釋「適」爲「道」，文義已明。若釋「適」爲「循」，文義未盡。古人屬辭最平直也。《箋》云：「不道，不循禮也。」《箋》蓋以「循禮」申《傳》之「道」，今本「不道」作「不循」，亦誤。

#### 《終風》四章，章四句。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疏】《箋》云：「正，猶止也。」

終風且暴，【傳】與也。終日風爲終風。暴，疾也。顧我則笑。【傳】笑，侮之也。謔浪笑敖，

【傳】言戲謔不敬。中心是悼。【疏】終風且暴，且霾，且暄，其陰、其霾，皆所以興州吁之暴也。《御覽·天部九》引《傳》：「終日而風爲終風。」有「而」字，「終日而風爲終

風」，則下二章「終風且霾」、「終風且曠」皆是「終日而風」也。《釋文》引《韓詩》云：「西風也。」《爾雅》：「西風謂之泰風。」泰，當作「大」。《桑柔》箋作「大風」。毛、韓意同。《爾雅·釋天》：「日出而風爲暴。」《傳》與《雅》訓異意同。「終日而風」總釋三「終風」之義，「日出而風」則專釋詩首章「暴」字之義，言日出以別於霾、曠也。孫炎云：「陰雲不興，而大風暴起。」《傳》訓「暴」爲「疾」者，亦謂風之暴起。《何人斯》傳「飄風，暴起之風」是也。《玉篇》：「瀑，疾風也。」此《毛詩》義，而作「瀑」字，誤。《說文》：「瀑，疾雨也。从水，暴聲。」《詩》曰：「終風且瀑。」此三家《詩》，與《雅》、《傳》不合。或謂《傳》「暴，疾也」，「疾」下奪「雨」字，據三家改毛，大誤。○笑，即笑敖，《序》謂之「侮慢」，故《傳》云：「笑，侮之也。」《爾雅》：「謔，浪笑敖，戲謔也。」《說文》：「謔，戲也。」謔爲戲，連言之爲戲謔。笑敖者，謔之狀也。《傳》云「言戲謔不敬」，即所以釋經「謔」字之義。《韓詩》云：「浪，起也。」韓以「謔」字逗，謔則起笑敖，則亦以笑敖爲謔，可因韓讀而明毛訓矣。中心，心中也。《氓》傳：「悼，傷也。」「悼」與末章「懷」同義。

終風且霾，【傳】霾，雨土也。惠然冒來。

【傳】言時有順心也。莫往莫來，【傳】人無子道以

來事己，己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悠悠我思。

【疏】「霾」與「埋」同聲。《爾雅》：「風而雨土爲霾。」雨土者，風起土下如雨，《小雅》序：「雨，自上下者也。」《穀梁傳》：「箸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言雨土則風箸矣，故《傳》不更言風也。孫炎云：「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燕燕》傳：「惠，順也。」然，猶若也。《氓》傳「若」、「然」同義。《北風》「惠而好我」，「而」猶如也。《君子偕老》傳「而」、「如」同義。惠然，惠而，其義一也。「然」字不當作「然後」解。《爾雅》：「冒，可也。」《說文》：「可，冒也。」此凡語，全《詩》放此。「順心」釋「惠然」，「時有順心」釋「冒來」。「時有順心」，即承上章「顧我」之意也。「人無子道以來事己」釋「莫來」，「己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釋「莫往」，莫來故莫往，《傳》乃逆其辭以釋之。「無子道事己」，即承上章「笑侮」之意也。「莫」訓「無」，又訓「不」。「莫來」爲「無來」，「莫往」爲「不往」也。凡全《詩》「莫」字有此二義。《閟雎》傳：「悠，思也。」重言曰悠悠。此及《雄雉》、《泉水》、《子衿》、《渭陽》、《十月之交》皆曰「悠悠」。

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傳】陰而風曰曠。

寤言不寐，願言則嚏。【傳】嚏，哈也。【疏】陰而

風曰噎」，《爾雅·釋天》文。噎，亦陰也。《釋名》：「噎，翳也。《小爾雅》：「噎，冥也。《雅》、《傳》緣《詩》立訓，乃兼風言耳。終風且噎，謂風也。不日有噎，謂陰也，言不日噎也。有爲句中語助。《箋》云：「喻州吁闇亂甚也。」○「寤言不寐」，猶云「獨寐寤言」也。願，思也。言，我也。「願言」爲「思我」。思我，我思也。「願言則寤」，謂我思之而志倦欠故也。「願言則懷」，謂我思之而憂傷也，猶上文云「莫往莫來，悠悠我思」也。「願言」之「言」訓爲「我」，與「寤言」之「言」不同義。《葛覃》「言告言歸」，「言告」之「言」訓爲「我」，與「言歸」之「言」不同義。皆兩「言」字連文而異解。○「噎，跲」，經、《傳》皆從誤本。《釋文》：「寤，本又作「噎」，又作「寤」。鄭作「噎」。劫，本又作「跲」，孫毓同。崔云：「毛訓「寤」爲「故」，今俗人云「欠欠故故」是也。」不作「劫」字。《正義》引王肅作「寤，劫」，定本、《集注》同。然則唐初舊本經皆作「寤」。今作「噎」者，其誤始於唐開成石經。陸所見崔本作「寤」，「寤」即「寤」之誤。孔引《集注》作「寤」不誤。又引王肅本毛《傳》作「寤，劫」。「劫」與「跲」音同，故又改作「跲」。唯陸所見崔本作「故」。孔引《集注》作「劫」，是又誤踵王肅矣。崔靈恩《集注》所據《毛詩》經作「寤」，《傳》作「寤，故也」，當是古本如是。《通俗文》：「張

口運氣謂之欠故。《玉篇》：「故，欠，張口也。《廣韻·九御》：「故，欠故。《集韻》：「故，張口兒。或作「𠵽」。《說文》：「欠，張口氣悟也。象氣从儿上出之形。一吹，出氣也。从欠，从口。《傳》訓「寤」爲「故」，「寤」即古文「噎」。《毛詩》作「寤」，三家《詩》作「噎」。「噎」有口氣、鼻氣兩解。《說文·口部》：「噎，悟解氣也。从口，寤聲。《詩》曰：「願言則噎。」「悟解氣」與「故」訓合。許以「噎」字从口，故主謂口氣，宗毛，故說解同毛。而引《詩》作「噎」者，此許氏據三家《詩》字以申《毛詩》之義，謂「寤」即「噎」之古文假借。此《說文》例也。《玉篇》：「噎，噴鼻也。《詩》曰：「願言則噎。」「鄭《箋》：「寤，讀爲「不敢噎咳」之「噎」。今俗人噎，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鄭於毛《傳》、《說文》異，而與《玉篇》「噴鼻」之說同，此亦本三家《詩》義也。但此詩四章皆是衛莊姜傷己之詞，願言則故，謂我思之不已則志倦而欠故也。若依「噴鼻」解「噎」字，謂州吁思莊姜，莊姜爲之噴鼻，於《序》言「傷己」不合。至王肅云「願以母道往加之，則寤劫而不行」，不知上章《傳》云「不以母道往加」釋「莫往」句，不釋「我思」句。今肅以解此「願」字，而於句義有不妥。又據《狼跋》傳改「故」爲「劫」，以「寤劫不行」解「寤」字，則於篇義更難通。《正義》依王申毛，誤矣。

噎噎其陰，虺虺其雷。【傳】如常陰噎噎

然。暴若震雷之聲也。寤言不寐，願言則懷。【傳】懷，傷也。【疏】噎爲陰，故《傳》以「噎噎」爲

「常陰」。噎噎，猶晦晦也。《說文》引《詩》作「噎噎」，噎，噎聲義皆近。經言「雷」，《傳》云「震雷」。《大雅》兩言「如雷」，「震雷」即「雷雷」也。暴，疾也。虞世南《北堂書

鈔·天部四》引《爾雅》：「疾雷謂之雷。」郭注云：「雷之急擊者謂霹靂。」《說文》：「雷，陰陽薄動雷雨，生物者也。从

雨，晶象回轉形。雷，籀文雷，間有回，回，雷聲也。」「雷，雷餘聲也鈴鈴，所以挺出萬物。」「震，劈歷，振物者。」案雷、

雷、震三者自微而著，凡雷必回轉餘聲而振物者也。「虺虺與「回回」聲同意別，回回者，象雷回轉之聲；虺虺者，振物聲也。○「懷」訓「思」，此云「傷」者，思亦傷也。「願言

則懷」，言我思之則憂傷也，《序》所謂「傷已」也。

### 《擊鼓》五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

禮也。【疏】《箋》云：「將者，將兵以伐鄭也。平，成也。

將伐鄭，先告陳與宋，以成其伐事。《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

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是也。伐鄭，在魯隱四年。」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傳】鏜然，擊鼓聲

也，使衆皆踴躍用兵也。土國城漕，【傳】漕，衛邑

也。我獨南行。【疏】《傳》云「鏜然，擊鼓聲」，鏜然者，

言形容其擊鼓之聲，與「零雨其濛」、「兕觥其觶」句同，皆先言事而後言狀也。有先言其狀而後言其事者，《宛丘》「坎其擊鼓」、「坎其擊缶」是也。此句例也。《說文》：「釐，鼓

聲也。」引《詩》作「釐」。「鏜，鐘鼓之聲也。」引《詩》作「鏜」。依毛訓，則《詩》之「鏜」當爲「釐」也。《司馬法》云：「鼓聲

不過聞。」「閭」爲「釐」之假借字。《管子·輕重甲》篇云：「渾然擊鼓，士忿怒。」渾與「鏜」一聲之轉。詩上句言「擊鼓」，下句言「用兵」，鼓以動衆，故云：「使衆皆踴躍用兵

也。」踴躍，連縣字。《說文》云：「兵，械也。」○「漕，衛邑」，

《泉水》同。衛都朝歌，漕邑乃在河東。城，築都城也。後狄滅河西之衛，而立戴公於漕，即此邑矣。今河南衛輝府滑縣，春秋時衛之漕邑。漕，古作「曹」。「思須與漕」，《水經注》作「曹」。「言至于漕」，《列女傳》作「曹」。《詩序》「野處漕邑」，「露于漕邑」，《左傳》及《管子》作「曹」。《左傳》釋文云：「曹，《詩》作「漕」。」《定之方中》傳云：「虛，曹虛。」曹以虛得名，不以水得名。我，軍士自我也。南行，南行伐鄭也。

###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傳】孫子仲，謂公

孫文仲也。平陳於宋。不我以歸，憂心有仲。

【傳】憂心忡忡然。【疏】從，從南行也。孫子仲，衛大夫。

《序》作「公孫文仲」，故《傳》以爲一人。孫，公孫，子仲，其字，文仲，其謚也。云「平陳於宋」者，「於」字釋經「與」字平，成也。「陳與宋」，與者，及也，爲從同之詞。今用兵伐鄭，宋爲盟主，陳屬於宋，不從同也。讀「與」爲「於」，其義懍矣。《箋》云：「平陳於宋，謂使告宋曰：『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正義》云：「成伐事，先告陳，使從於宋，與之俱行也。」鄭、孔皆申明毛義。○有，狀物之詞，憂心忡忡然。《傳》以「忡忡」釋經之「忡」，此疊字釋單字也。《草

蟲》、《出車》篇云：「憂心忡忡。」

###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傳】有不還者，有

亡其馬者。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傳】山木曰

林。【疏】爰，於也。於，於是也。於是有居處而不還者，

以釋「爰居爰處」句。「不還」承上章「不歸」而言也。《箋》

云：「謂死也，傷也，病也。」於是有喪馬而死亡者，以釋「爰

喪其馬」句，起下文求于林下而言也。《皇矣》傳亦云：

「喪，亡也。」○于，於也。於，猶在也。「于林之下」，言在林

之下也。篇中或言「爰」，或言「于」，「爰」、「于」竝與「於」

同。凡林必兼言麓。麓，山足，故《傳》云「山木曰林」也。

宣十二年《左傳》：「趙旃弃車走林。逢大夫謂其二子使

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綬，以免。明日，以表尸

之，皆重獲在木下。」此即《詩》言求林之義。《箋》：「軍行

必依山林。」《正義》引《周禮·肆師》「祭兵於山川」，注：

「軍之所依止。」又以申明《傳》言山林之義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傳】契闊，勤苦也。

說，數也。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傳】偕，俱也。

【疏】《說文》：「契，大約也。」「契」乃「挈」之假借。《釋

挈」；《縣》「愛契我龜」，本作「挈」。挈，闊疊韻，蓋古語「勤苦」、「憂苦」也。《釋文》引《韓詩》云：「契闊，約束也。」《箋》：「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鄭用《韓詩》義。毛義則憂用兵之苦，因追述其室家，有不忍遠離耳。《傳》云「說，數」者，《說文》：「數，計也。」○《君子偕老》、《陟岵》傳並訓「偕」爲「俱」。《說文》：「偕，一曰：俱也。」皆、俱，詞也。「皆」爲語詞之「俱」。偕從皆聲，義亦同。《正義》引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至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成男女之數，相扶持俱老。」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傳】不與我生活

也。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傳】洵，遠；信，極

也。【疏】于嗟，嘆詞，悲歎之詞也。《爾雅》：「闊，遠也。」

「洵」訓爲「遠」，則「闊」之爲「遠」不訓，此《傳》例也。《載

芟》箋：「活，生也。」連言之曰生活。《孟子·盡心》篇云：

「民非水火不生活。」是「生」、「活」連文得義。洵，讀爲寬，

聲轉通也。《釋文》引《韓詩》作「寬」云：「寬，亦遠也。」高

注《呂覽·盡數》篇引《詩》「于嗟寬兮」，本《韓詩》也。《管

子·宙合》篇「護充，言心也」，①劉績《補注》云：「護，遠

也。」「護」與「寬」通。遠者，言遠行從軍也。《正義》云：「信，古「伸」字。《易》曰：「引而信之。」「伸」即終極之義，故云：「信，極也。」案《傳》以「極」詁「信」，而「信」、「極」連讀，猶以「生」詁「活」，而「生」、「活」連讀。不與我信極者，言不與我終古也。○案魯隱公四年春，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即於是秋九月被殺於陳，一時之頃伐鄭者再。此詩正是國人怨其用兵暴亂，爲「未能和衆」張本。《左傳》：「衆仲曰：『州吁阻兵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蓋此爲衆仲逆料之詞，詩人口內不應豫及。《箋》以四章用《韓詩》義，契闊爲軍中約束。末章謂軍士棄約，歎其離散相遠，非毛義也。歐陽修《詩本義》引王肅云：「「愛居」而下三章，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

### 《凱風》四章，章四句。

①「言」，原作「之」，據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愛日軒本、徐子靜本、《百子全書》本《管子》、《諸子集成》本《管子》校正《改》。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疏】《孟子·告子》篇：「公孫丑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不怨，言不怨親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傳】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棘心，難長養者。夭夭，盛貌。母氏劬勞。【傳】劬勞，病苦也。

【疏】興者，前二章以凱風之吹棘，喻母養其七子，後二章以寒泉之益於浚、黃鳥之好其音，喻七子不能事悅其母，泉、鳥之不如也。「南風謂之凱風」，《爾雅·釋天》文。《傳》又申釋「凱風」云「樂夏之長養」，所以明其興義也。南風主乎夏，萬物茂盛，《夏小正傳》所謂「生必于南風，為離氣所生者」也。凱，當作「豈」。《傳》以「樂」字釋「豈」字。《載驅》、《蓼蕭》、《旱麓》、《洞酌》竝以「樂易」釋「豈弟」，此作「豈」之證。豈，古文「愷」字。《爾雅》：「愷，樂也。」《說文》兩收「愷」字。《心部》：「愷，樂也。」《豈部》：「愷，康也。」康，亦樂也。○《傳》文「棘」下當有「心」字，《小箋》云：「「心」字各本奪，今補。」「棘心」對下「棘薪」言，謂棘之

初生萌蘖，故云「難長養者」。棘心至於夭夭然盛，則母氏之劬勞可知矣。「案段說是也。《野有死麕》傳：「樸橄，小木也。」「《爾雅》：「樸橄，心。」是「心」有「小」義。《園有桃》傳：「棘，棗也。」棗叢生，故叢生之木皆得稱棘。《桃夭》傳云：「夭夭，其少壯也。」「盛」與「少壯」義相近。○《爾雅》：「劬勞，病也。」「《傳》云「病苦」者，兼三章言「勞苦」作訓。《鴻雁》同。《說文》：「勞，勦也。」「疑「劬」即「勦」之異體。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傳】棘薪，其成就者。母氏聖善，【傳】聖，叡也。我無令人。【疏】

棘長成薪，故《傳》云：「棘薪，其成就者。」○《逸周書·謚法》篇云：「叡，聖也。」「《楚語》云：「子實不叡聖。」又云：「其聖之叡廣也。」此皆聖、叡同訓之理，《傳》所本也。《箋》云：「叡作聖。」鄭用古文《尚書》以證《傳》訓，非也。《洪範五行傳》：「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漢書·五行志》：「五曰思，思心曰容，容作聖。」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及《說苑·君道》篇皆從今文《尚書》說。《毛詩傳》與伏《書大傳》合，故詁訓與今文《尚書》合，不當據古文《尚書》為證。鄭玄注《大傳》云：「容，當為



「睿」。睿，通也。」亦古文改今文，與箋《詩》意同。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傳】浚，衛邑也。

在浚之下，言有益於浚。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疏】鄭注《水經·瓠子水》云：「濮水枝津，水上承濮渠，東逕鉏邱城南。京相璠曰：『今濮陽城西南十五里有沮邱城。六國時，沮、楚同音。』以爲楚邱，非也。又東逕浚城南，西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即《詩》所謂『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世謂之高平渠，非也。京相璠曰：

「濮水故道在濮陽南者也。」案《漢書·地理志》濮陽縣在東郡，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即古濮陽地。鄭善長以浚城在濮陽。浚城在沮邱東，沮邱即楚邱。而善長復以京說爲非，誤矣。辨見《定之方中》篇。攷衛未渡河，濮陽乃其下邑，故此《傳》云：「浚，衛邑也。」《干旄》：「在浚之郊」，《傳》：「浚，衛邑。郊外曰野。」在浚之都，《傳》：「下邑曰都。」是浚邑與楚丘地相近，當有可據。寒泉在浚下，溉浸之所資。《傳》云：「在浚之下，言有益於浚」者，亦以明其興義也。○勞苦，猶劬勞也。

睨睨黃鳥，載好其音。【傳】睨睨，好貌。

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傳】慰，安也。【疏】《小

箋》云：「《說文》無『睨』字，疑此本作『睨睨黃鳥』，故《韓詩》作『簡簡黃鳥』也。」案《韓詩》見《詩考》引《御覽·羽族部十》。毛蓋緣下句作訓，疑《傳》文當作「睨睨，好也」四字。好，謂聲音之好。今本「也」誤作「兒」。《禮記·檀弓》疏引亦作「睨睨，好貌」，是以「睨睨」爲形容黃鳥顏色之好矣。《葛覃》詠黃鳥「其鳴喈喈」，《傳》：「黃鳥，搏黍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睨睨，喈喈語轉雙聲。《古樂府·長歌行》：「凱風吹長棘，夭夭枝葉傾。黃鳥鳴相追，咬咬弄好音。」咬咬亦雙聲。○《傳》訓「慰」爲「安」，《車鞀》、《縣》同。《大戴禮·曾子立孝》篇：「子曰：『不可人也，吾任其過，可人也，吾辭其罪。』」《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此據戴氏震校本，盧辯注云：「七子自責任過之辭。」

### 《雄雉》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疏】《春秋》衛宣公於魯隱四年即位。明年，衛人邾，又與宋人鄭伐戴。又與陳、蔡從王伐鄭。又與齊、鄭

伐魯，戰于郎。皆其軍旅事也。

###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傳】興也。雄雉見

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我之懷矣，自詒伊

阻，【傳】詒，遺；伊，維；阻，難也。【疏】經言雄雉，

《傳》則兼及雌雉，以明興義也。隱元年《左傳》「其樂也洩洩」，杜注云：「洩洩，舒散也。」與《詩》「泄泄」同，「洩」即

「泄」字。《箋》云：「興者，喻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訊其形貌，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終風》傳：「懷，傷也。」詒，遺，《爾雅·釋言》文，《靜女》、《丘中有麻》、《天保》同。「伊，維」，《何彼禮矣》、《蒹葭》同。《箋》於此篇

「伊」字，及《蒹葭》、《東山》、《正月》之「伊」竝云：「伊，當作

「繫」。繫，猶是也。」或三家《詩》有作「繫」也。凡《毛詩》皆

作「伊」，內、外《傳》皆作「繫」。《左傳》「繫我獨無」、「惟德繫物」、「繫伯舅是賴」，《國語》「豈繫多寵」、「繫起先人」，又

宣二年《左傳》云「我之懷矣，自詒伊慙」，此詩《正義》引作「自詒繫戚」。此伊、繫相通之證。「阻，難」，《釋詁》文，《谷風》同。難，軍旅之難也。

###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

我心。【傳】展，誠也。【疏】《箋》云：「下上其音，興宣

公小大其聲怡悅婦人。」○「展，誠」，《釋詁》文，《君子偕老》同。「展」與「慎」雙聲，慎謂之誠，展亦謂之誠矣。「展」與「亶」疊韻，亶謂之誠，展亦謂之誠矣。實，當作「寔」。寔，是也。此女望君子之詞。言誠以君子久役之故，我心是勞也。

###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傳】瞻，視也。道

之云遠，曷云能來。【疏】瞻，視，《燕燕》、《節南山》

同。《韓詩外傳》引此而釋之云：「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說苑·辯物》篇略同。《君子于役》篇：「不日不月，曷其有佸。」義與此同。

###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忤不求，何用

不臧。【傳】忤，害；臧，善也。【疏】「百爾君子」，庠

在位者也。○「忤，害」，《瞻卬》同。《韓詩外傳》云：

「《傳》曰：『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又《傳》曰：「故智者不爲非其事，

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兩引《詩》「不忤不求，何用不臧」。韓亦詁「忤」爲「害」。馬融注《論語》

子罕篇云：「忤，害也。不疾害，不貪求，言有德行者如此也。」「臧，善」，《釋詁》文，《定之方中》、《野有蔓草》、

《還》、《頍弁》皆同。

###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泣

為淫亂。【疏】夫人，謂宣姜也。此與《新臺》刺意同。

匏有苦葉，【傳】興也。匏謂之瓠。瓠葉苦，

不可食也。濟有深涉。【傳】濟，渡也。由膝以上

為涉。深則厲，淺則揭。【傳】以衣涉水為厲，謂

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

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

濟也。【疏】匏與瓠渾言不別，析言之則有異。《豳風》「斷

瓠」，《小雅》「瓠葉」，瓠皆可食，《公劉》「酌之用匏」，匏不

可食。《箋》云：「瓠葉苦，謂八月之時。」《正義》引《義疏》

云：「匏葉少時可為羹，又可淹煮，極美。故《詩》曰：「幡幡

瓠葉，采之亨之。」今河南及揚州人恒食之，八月中，堅強不

可食。故云「苦葉」。是匏、瓠一物異名。匏，瓠之堅強者

也；瓠，匏之始生者也。瓠，其大名也。《傳》以「瓠」釋

「匏」，「匏有苦葉」，猶云「瓠有苦葉」耳。瓠葉未苦，可食。

瓠葉至于苦，則不可食矣。「苦」與「枯」通。《魯語》「苦匏

不材」，《易林·震》作「枯瓠不朽」，其證也。案此句詩意以

匏葉之苦不可食，興男女必以及時，即第三章云「士如歸

妻，迨冰未泮」也。下三句以水之深淺，渡有常法，興男女

之際必守禮義而行，即第四章云「人涉卬不，卬須我友」也。

首一句為一興，以下三句又一興，如《伐木》篇首一句「伐木

丁丁」為一興，「鳥鳴嚶嚶」以下又一興，同其篇例。二章以

濟盈、雉鳴，興夫人之犯禮義。三章又因雉而思鴈，四章復

因濟渡而思舟子，興昏姻之成必由禮義。三章、四章與首

章兩興正同意。○「濟，渡」，《爾雅·釋言》文。連言之曰

「濟渡」，末章《傳》云「主濟渡者」是也。「由膝以上為涉」，《釋

水》文。《爾雅》釋文：「字又作「𨋖」。」案今作「膝」者，俗

也。水在𨋖以下可褰裳而過，謂之揭。水至𨋖以上，則必

濡褲而過，是謂之涉。《載馳》傳：「水行曰涉。」《管子·小

問》篇：「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

從右方涉，其深至膝。』」是其義也。《傳》以「衣涉水為厲，

謂由帶以上也」，《正義》云：「今定本如此。」然則各本當作

「以衣涉水為厲，由帶以上為厲」，與《爾雅·釋水》篇同矣。

《小箋》謂「定本出於小顏，恐屬臆改」是也。厲，當讀為

「瀦」。《爾雅》釋文：「本或作「瀦」。」王逸注《九歎》引《爾

雅》正作「瀦」，云：「瀦，渡也。」渡水，則其字當作水旁「瀦」。今單作「厲」者，謂「厲」即「瀦」之古文假借字也。《傳》云：「以衣涉水爲厲」者，此本《雅》訓弟一說也。李巡注：「不解衣而渡水曰厲。」孫炎注：「以衣涉水濡褲也。」郭璞注：「衣，謂褲也。」不解衣則且濡褲矣，濡褲則在由郤以上矣。此「以衣涉水」即「由郤以上」，「厲」即「涉」也。深厲，即深涉也。《說文》云：「涉，徒行厲水也。」「由郤以上爲涉」，鄭注《論語》及服注《左傳》皆作「由郤以上爲厲」。此可證「厲」、「涉」同義，「以衣涉水」、「由郤以上」同義矣。《傳》云「由帶以上爲厲」者，此本《雅》訓弟二說也。「由帶以上」與「以衣涉水」絕然不同，蓋《爾雅》釋《詩》之例，每存兩說。如「翦，齊也」、「翦，勤也」，皆釋《詩》「實始翦商」之「翦」。「流，求也」、「流，擇也」，皆釋《詩》「左右流之」之「流」。毛《傳》中亦用此例。如《天保》傳：「單，信也。或曰厚也。」皆傳聞異辭，備存古訓也。故此詩「厲」字，《雅》、《傳》皆備存兩說。陸德明《釋文》云：「厲，以衣涉水也。」此言「厲」之弟一說也。又引《韓詩》云：「至心曰厲。」至心，即由帶以上，此明「厲」之弟二說也。是陸氏所言，畫然二事，則其據《傳》文尚不誤。較諸定本牽合兩說爲一說，<sup>①</sup>其義長矣。又《說文》云：「砵，履石渡水也。」引：

「《詩》曰：『深則砵。』砵，或作『瀦』。」此許或存齊、魯異說也。深水無定名，故說《詩》者多不同。云「揭，褰衣也」者，褰，當作「揭」。《釋文》：「揭，揭衣」，一本作「揭，褰衣」。《正義》云：「揭，褰衣」，今定本如此。」是定本同《釋文》之一本作「褰衣」，非古本也。《褰裳》箋：「揭衣渡湊水。」鄭正本此《傳》之語。《爾雅》：「揭者，揭衣也。」《玉篇·手部》：「《詩》曰：『淺則揭。』謂揭衣也。」竝作「揭衣」可證。言遇淺則揭褰而過，其水尚不至郤以下，不若遇深必以衣涉水至郤以上也。《正義》云：「《傳》不引《爾雅》『由郤以下爲揭』者，略耳。」王引之《詩述聞》謂古本《爾雅》無此句，故《傳》不引，非略。案王說是也。《爾雅·釋水》：「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郤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毛《傳》依經之次第爲訓，《爾雅》則以水之由淺而深爲說。故首釋「淺則揭」句，下皆釋「深則厲」句。「以衣涉水爲厲，繇郤以上爲涉」二句互文足義。下句正以申解上句「涉」字之義，厲即涉也。言深水不言淺水，不應中間廁「繇郤以下爲揭」六字，使上下文辭不

①「牽」，原作「牽」，據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愛日軒刻本、徐子靜本改。

貫，而經義亦致晦矣。《傳》以深厲淺揭喻遭時制宜，此釋經之興義也。《後漢書·張衡傳》「深厲淺揭，隨時爲義」，與《傳》訓同。言「男女之際，安可無禮義」，亦必遭時制宜而後行，此釋經之正義也。《傳》文當重「無禮義」三字，今奪。云「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者，將，猶且也。末章《傳》云：「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是其義也。「濟」字即承上文「濟有深涉」，亦即起下文「有瀾濟盈」而言。

有瀾濟盈，有鷺雉鳴。【傳】瀾，深水也。

盈，滿也。深水，人之所難也。鷺，雌雉聲也。衛夫人有淫佚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不顧禮義之難，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傳】濡，漬也。由軌以上爲軌。達禮義，不由其道，猶雉鳴而求其牡矣。飛曰雌雄，走曰牝牡。【疏】《新臺》「河水瀾瀾」，《傳》：「瀾瀾，盛兒。」此云「深水」者，蒙深涉、深厲言也。瀾，當作「瀾」。《新臺》釋文引《說文》云：「瀾，水滿也。」「盈，滿」，《鵲巢》同。深水，人之所難，猶無禮義亦人之所難。《傳》兼正、喻而言也。下言求牡，故知鷺爲雌雉聲。《傳》云「衛夫人有淫佚之志，授人以

色，假人以辭」者，以釋「有鷺雉鳴」句。《傳》又云「不顧禮義之難，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兼以釋「有瀾濟盈」句。經言興義，《傳》則明言正義也。《新臺》傳：「水所以絜污穢，反于河上而爲淫昏之行。」「淫昏之行」，皆指宣公納伋妻事。○《傳》訓「濡」爲「漬」，不濡軌，言漬軌也。《釋詞》以「不」爲語詞，是也。「由軌以上爲軌」，《詩述聞》云：「《傳》「軌」本作「軸」。古軌、軸同聲，故「軸」誤爲「軌」。「軌」上當有「濡」字，寫者脫去耳。上章《傳》曰「由郤以上爲涉」、「厲，謂由帶以上」，凡言「由」者，皆水之所濡高下之度。此言「由軸以上」，亦謂水之所至也。軌者，軸之兩端。水由軸以上，則其深減軌，故經曰「濡軌」，而《傳》釋之曰「由軸以上爲濡軌」。與上「由郤以上爲涉」、「厲，謂由帶以上」文義正同。知非「由軌以上」者，軌承衡者最高，承軫者最下。但曰「由軌以上」，則其爲上曲而承衡之處，與下曲而承軫之處，皆未可知，不可以定水濡之高下，故不得言「由軌以上」也。知非「由軸以上爲軌」者，由軸以上乃水濡之度，上言「水由軸以上」，則下必言「爲濡軌」，始與上文相應。若無「濡」字，則義不可通。且上《傳》「由郤以上爲涉」、「厲，謂由帶以上」，涉與厲皆濟水之名也。此云「爲濡軌」，濡軌亦謂濟水之名。若去「濡」字而但云「爲軌」，則「軌」之一字

不可以爲濟水之名，與「由郤以上爲涉」、「由帶以上爲厲」之義參差不一矣。故不得言「由軸以上爲軌」也。《釋文》曰：「軌，舊龜美反。謂車轆頭也。」蓋徐邈、阮侃、王肅、江惇、干寶、李軌諸人所見本竝作「由軸以上爲濡軌」。軌爲軸之轆頭，故有「車轆頭」之訓。陸德明、孔穎達所見本

「軸」字始誤作「軌」。「軌」上又脫「濡」字。於是讀者不復知《傳》文所言爲水所濡之度，而誤以爲釋「軌」之名物。又以軌非輶上之物，而疑爲軾前之軌。唐石經因之遂改「軌」爲「輶」，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案王說是也。《氓》

「淇水湯湯，漸車帷裳」，《箋》云：「帷裳，童容也。我乃濟深水，至漸車童容，猶冒此難而行。」凡帷裳蒙車必過於軸。漸水至於車帷裳，與濟盈濡軌其度相等。二詩取興雖殊，而其爲濟渡深水則一也。《箋》云「渡水者必濡其軌」，兩解意同。云「違禮義，不由其道」，以釋「濟盈濡軌」句。雉指夫人，牡指宣公。蓋雌雉而求雄雉，已違禮義。今飛雌求走牡，尤爲違禮義之甚者。以比宣姜本伋妻而求配宣公，得非所求也。「魚網而得鴻離，雌飛而求走牡，其事同也。《傳》嫌牡、雄可以通稱，故又申釋之云「飛曰雌雄，走曰牝牡」者，雌雄從佳，爲飛鳥，牝牡從牛，爲走獸。刺夫人

兼刺宣公也。上《傳》云「衛夫人有淫佚之志，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順就經辭作訓。然《序》云「公與夫人竝爲淫亂」，仍以刺宣公淫於新昏作主。故《傳》乃合併以刺之，此即所謂雙雙俱至，似鳥獸然者與？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傳】雝雝，鴈聲和

也。納采用鴈。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士如歸

妻，迨冰未泮。【傳】迨，及；泮，散也。【疏】《爾

雅》：「雁雁，和也。」《傳》依鳴鴈言，故云「鴈聲和」。「雁

與「雝」通。《說文》：「雁，讀若「鴈」。」今經典字多作「鴈」。

《鹽鐵論·結和》篇引《詩》作「雍雍鳴鴈」。鴈，干聲，鴈，

厂聲，聲相近。「納采用鴈」，《儀禮·士昏禮》文。王引之

《儀禮述聞》云：「《士昏禮·記》曰：『摯不用死。』鄭注曰：

「摯，鴈也。」是鴈乃生者。鴻鴈野鳥，不可生服，得之則死。

若以鴻鴈爲摯，則是死物也。而《記》曰「摯不用死」，則非

鴻鴈可知。又《士相見禮》曰：「贊，冬用雉，夏用鴈。」是四

時皆有執摯之禮。鴻鴈孟春北去，仲冬始來。夏月無鴈之

①「雄」，原作「雉」，據本篇傳文及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愛

日軒刻本、徐子靜本改。下一「雄」同。

時，下大夫將何以爲摯乎？由是言之，所用必非鴻鴈矣。鴈蓋鵠也。鵠乃常畜之禽，故四時用之。古者謂鵠爲鴈。」案秋行嫁娶，納采在前，當無鴈之時，則鴈爲家畜之鵠。王說是也。《士昏禮》唯納徵用幣不用鴈，此外自納采爲始，以及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鴈。《傳》乃不言親迎而言納采者，嫌昏禮用昏不用昕。經下句「旭日始旦」，則非親迎可知。故言納采，著昏禮之始采事也。納采者，納昏禮之始有事也。《傳》「旭」字逗，「日始出」三字詁經之「旭」字。《新書·脩政語下》篇：「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義正同。《說文》云：「旭，日旦出兒。」又云：「昕，日將出也。」《士昏禮·記》：「凡行事，必用昏昕。」鄭《目錄》云：「日入三商爲昏。」案三商，三刻也。昏，昕對文，日入三刻謂之昏，則先日出三刻謂之昕。大昕，過三刻矣。姚信《易·豫卦》「吁」字注云「日始出」，引《詩》「吁日始旦」。吁，旭一聲之轉。吁，大也。三家《詩》亦爲大昕之時也。○婦人謂嫁曰歸。歸妻猶取妻，謂親迎也。「迨，及」，《鴟鴞》同。及者，言男女得以及時也。泮，讀爲判。《訪落》傳：「判，分也。」散，分同義。《大戴禮·誥志》篇：「孟春，冰泮發蟄。」《月令》謂之「解凍」。冰未泮，猶在解凍前也。《荀子·大略篇》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言霜降始逆女，冰泮而

殺止也。毛氏親業荀門，故其說嫁娶時與荀說同。詳《東門之楊》篇。案衛宣公爲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作新臺于河上以要之。是宣公于河上親迎夫人矣。故詩人即以昏禮發端，正告之以室家之道必當用禮義成昏姻也。此章就公說。

###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傳】招招，號召之

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傳】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疏】《釋文》引《韓詩》：「招招，聲也。」聲，亦謂號召之聲。《北山》傳：「號，召也。」連言之則曰號召。舟子爲舟人，猶之榜人、涉人耳。此章仍從濟渡說下，故《傳》又申之云「主濟渡者」。《箋》云：「舟人之子號召當渡者，猶媒人之會男女無夫家者，使之爲妃匹。」鄭以舟人喻媒人，是也。○「卬，我」，《釋詁》文，《白華》、《生民》同。《傳》云「人皆涉」，釋經「人涉」二字。云「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釋經「卬否，卬須我友」六字。《爾雅》：「頤，待也。」「須」與「頤」通。此釋經之喻義也。《傳》又云「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

姻不成」，此釋經之正義也。《行露》篇「雖速我獄，室家不足」，所謂「非得禮義，婚姻不成」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所謂「非得所適，貞女不行」也。彼《序》云「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即其義也。今夫人不能守貞女之教，違禮義而成昏姻，室家之道亡矣。此章又就夫人說。

### 《谷風》六章，章八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疏】左傳稱衛宣公納子伋之妻，是爲宣姜，而夷姜縊。此「淫新昏，棄舊室」也。國人化之，遂成爲風俗。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傳】興也。習習，

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則室家成，室家成而繼嗣生。黽勉同心，不宜有怒。【傳】言黽勉者，思與君子同心也。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傳】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德音莫違，及爾同死。【疏】群書治要《及文選》束皙《補亡詩》注引毛《傳》：「習習，和舒之兒」，有

「之」字。「東風謂之谷風」，《爾雅·釋天》文。孫炎注云：「谷之言穀。穀，生也。」是谷風爲生長之風也。陰雨膏潤百物，「以陰以雨」，爲陰爲雨也。陰陽之道致和而育，以興夫婦之道積和而生。室家成，繼嗣生，皆和之驗也。黽勉，雙聲連縣字，《文選》傅亮《劉將軍表》注引《韓詩》作「密勿」。《十月之交》、《雲漢》「黽勉」，三家《詩》皆作「密勿」也。密，通作「蜜」。《爾雅》：「蠱沒，勉也。」《說文》：「蠱，古「蜜」字。」黽、蜜、蠱同義，勉、勿、沒同義。黽勉即勉勉，猶蜜勿即勿勿，亦蠱沒即沒沒矣。此「黽勉」與四章「黽勉」同。婦人自言所以黽勉者，思與君子同心，以成其室家也。○《爾雅》：「須，葑從。」孫注云：「須，一名葑從。」《說文》：「葑，須從也。」據許所見《爾雅》不同。而今本毛《傳》「須」下疑脫「從」字。從，俗作「菰」。《正義》引《義疏》云：「葑，蕒菁。幽州人或謂之芥。」葑，通作「蕒」。《方言》云：「蕒，蕒，蕒菁也。陳、楚之間謂之蕒，魯、齊之間謂之蕒，關之東西謂之蕒菁。」陳藏器《本草拾遺》云：「蕒菁，北人名蔓菁。」《桑中》箋及《禮記·坊記》注：「葑，蔓菁。」此《箋》又云：「蔓菁之類。」「菲，芴」，《釋草》文。《爾雅》又云：「菲，息菜。」俗作「萑」。《義疏》云：「菲似萑，莖羸，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鬱爲茹，滑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



《爾雅》謂之息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案元恪則合芴與息菜，皆非之異名矣。《箋》及《坊記》注：「非，菑類。」元恪言「似菑」同。云「下體，根莖也」者，根莖不可食。「無以下體」，言不用其根莖也。僖三十三年《左傳》引此詩而釋之云：「君取節焉，可也。」取節，猶節取。《繁露·竹林》篇：「取其一美，不盡其失。」亦引此詩。《坊記》注：「言人之交，當取一善。」義竝同。《左傳》，毛意亦然也。葑，非之菜，不以其下惡而棄其善，以喻夫婦之好，不以其後衰而喪其初。及，與；爾，女。「及爾同死」，猶云「與子偕老」耳。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傳】遲遲，舒行貌。

違，離也。不遠伊邇，薄送我畿。【傳】畿，門內

也。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

如弟。【傳】荼，苦菜也。宴，安也。【疏】《說文》引

《詩》「遲遲」訓「徐行」。「舒」與「徐」同義。《野有死麕》、

《常武》傳云：「舒，徐也。」「違」訓「離」，離，憂也。中心，心

中也。心中有離憂之思，故遲遲然舒行，《氓》傳所謂「有一心乎君子」也。《釋文》引《韓詩》：「違，很也。」義異。○

伊，猶是也。邇，近也。「不遠伊邇」，言不遠是近也。畿，讀爲機，假借字也。《呂覽·本生》篇：「出則以車，入則以

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麾之機」。」高誘注：「麾機，門內之位也。《詩》曰：「不遠伊爾，薄送我畿。」此不過麾機之謂。又蔡邕《司徒夫人靈表》：「不出其機，化道宣暢。」《說苑·政理》篇：「修近理內，正概機之禮，壹妃匹之際。」案「概」即「槩」，單言機，彙言槩機。作「麾」者，字之誤也。《廣雅》：「槩機，闌朱也。」「朱」與「闌」同。《傳》云「門內也」者，闌門在大門內，堂戶又在闌門內，闌爲闌門中央所豎短木，故闌闔或曰樞機。然則闌也、闔也、槩機也，一物已矣。《左傳》：「婦人送逆不出門。」《國語》：「夫人送王不出屏。」不出門屏，即是不出槩機也。今以男子送婦人而至於槩機，《箋》云：「送我裁於門內，無恩之甚。」裁，猶不過也。此鄭申毛也。《白虎通義·嫁娶》篇：「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君子絕，愈于小人之交。」《詩》云：「薄送我畿。」班引《詩》以證送婦之禮，用《魯詩》說。○「荼，苦菜」，《釋草》文，《縣》傳同。是苦菜一名荼也。又謂之苦，《采芣》傳：「苦，苦菜也。」苦菜味苦，可食。或謂茅秀，若「有女如荼」是也。或謂穢草，若「以薺茶蓼」是也。凡《詩》言「荼」有此三種。《家訓·書證》篇云：「苦菜，葉似苦苣而細，摘斷有白汁，華黃似菊。」《采芣》正義引《義疏》云：「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淮南子·墜形》

篇「薺冬生夏死」，高注云：「薺，水也。水王而生，土王而死也。」《繁露·天地之行》篇云：「薺以冬美。冬，水氣也。薺，甘味也。乘於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誰謂茶苦，其甘如薺，言君子於己之薄比茶之苦，不復如薺之甘耳。全《詩》「宴安」字皆假作「燕」，唯此「宴爾新昏」作「宴」；「宴饗」字亦皆假作「燕」，唯《類弁》「君子維宴」作「宴」。《說文》：「宴，安也。」

涇以渭濁，湜湜其止。【傳】涇渭相入而清濁異。宴爾新昏，不我屑以。【傳】屑，絜也。

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傳】逝，之也。梁，魚梁。笱，所以捕魚也。閱，容也。【疏】《書·禹貢》：「雍州，涇屬渭汭。」又「道渭，東會于涇。」《詩正義》引鄭注云：「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

然而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于河。」又引：《地理志》云：

「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升頭山，東南至京兆陽陵，行千六百里入渭。」即涇水入渭也。案陽陵，《漢志》在左馮翊。此云「京兆陽陵」者，鄭從《東漢志》也。《郡國志》陽陵，故屬馮翊。云「行千六百里」，《漢志》作「千六十里」。攷涇源出今甘肅平涼府，西北至陝西高陵縣，西南入渭，計行不及千

里，則「六百」當是「六十」之誤。鄭從《漢志》而云「幾行二千里」者，兼連渭水言耳。涇入渭與渭入河，《傳》所謂「涇渭相入」也。《漢書·溝洫志》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是涇濁而渭清，《傳》所謂「清濁異」也。「湜湜，水清兒。」《釋文》引《說文》云：「湜，水清見底也。」止，今本誤作「止」。《說文》、《玉篇》、《白帖》、《集韻》、《類篇》引《詩》皆作「止」。以，猶與也。涇與渭相入，涇自濁耳，渭則湜湜然清也。興者，以喻君子雖有新昏之惡，而已仍持正自守，不納汙垢。以渭之清形己之絜也。涇濁喻新昏，渭清喻舊室。解者皆以涇濁喻舊室，渭清喻新昏，失之。○屑，絜疊韻，《君子偕老》同。趙注《孟子·公孫丑》篇引《詩》「不我屑已」，「已」與「以」通。《列女傳·賢明》篇：「趙姬曰：『夫得寵而忘舊，舍義，好新而嬖故，無恩，與人勤於隘厄，富貴而不顧，無禮。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詩》不云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去。況於安新忘舊乎？又曰：「謙爾新昏，不我屑以。」蓋傷之也。」此三家義，與《毛詩》同。○毋，依《釋文》當作「無」，《小弁》作「無」。《爾雅》：「之，逝，往也。」三義相近而微有別。逝，往也，往猶去也。逝，之也，之猶至也。《庸·柏舟》傳：「之，至也。」

梁爲魚梁。《周禮》「敝人掌以時敝爲梁」，鄭司農注云：「梁，水偃也。偃水爲闢空，以筍承其空。」賈《疏》云：「謂偃水兩畔，中央通水爲闢孔。」《候人》傳：「梁，水中之梁。」亦謂魚梁也。《禮記·王制》、《孟子·梁惠王》篇皆曰「澤梁」，趙岐注以「澤梁」爲「魚梁」，是也。云「筍」，所以捕魚也者，賈《疏》云：「筍者，葦薄。以薄承其闢孔，魚過者以薄承取之。」《說文》：「筍，曲竹捕魚筍也。」《淮南子·兵略》篇「魚筍門」，高注云：「竹筍，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是其制也。」然則筍用竹，或用葦薄。又謂之「罾」，《魚麗》及《荇之華》傳皆云：「罾，曲梁也，寡婦之筍也。」寡婦之筍，即所謂「敝筍」，與凡爲筍者不同。《釋文》引《韓詩》：「發，亂也。」韓讀「發」爲「撥」。《長發》傳：「撥，治也。」撥之爲亂，猶治之爲亂。逝梁發筍，喻新昏者入我家而亂我室，我欲禁其無然，而不可得也。○鄭注《禮記·表記》篇云：「閱，猶容也。」與《傳》訓同。單言閱，象言容閱。《浮游》傳：「堀閱，容閱也。」《孟子》作「容悅」。襄二十五年《左傳》引《詩》作「說」。杜注云：「言今我不能自容說。」「說」與「閱」通。遑，古祇作「皇」。《禮記》、《左傳》皆作「皇」。皇，暇也。「皇恤我後」，言不暇憂我後人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

游之。【傳】舟，船也。何有何亡，毚勉求之。【傳】有，謂富也。亡，謂貧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疏】《漢廣》傳：「方，汭也。」方，舟之類。舟，船，古今名。《方言》：「自關而西謂之船，自關而東或謂之舟。」《說文》、《廣雅》皆云：「舟，船也。」《漢廣》傳：「潛行爲泳。」游，亦泳之類。言就深則方舟，就淺則泳游也。《箋》云：「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爲之。」○「亡」與「無」同，有爲富，則無爲貧矣。《箋》云：「有求多，亡求有。」歛汪龍《毛詩異義》謂《箋》正申說《傳》「貧」、「富」之義，富益求多，貧則求有也。匍匐，猶毚勉也。《禮記·檀弓》篇及《漢書·谷永傳》作「扶服」。

能不我惱，反以我爲讎。【傳】惱，養也。既阻我德，賈用不售。【傳】阻，難也。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傳】育，長；鞫，窮也。既生既育，比予于毒。【疏】「能」字各本在「不我」下，轉寫誤耳。「能不我惱」與「寧不我顧」、「既不我嘉」、「則不我遺」，能、寧、既、則，皆爲語詞之轉。《說文》引《詩》作「能不我惱」，段注云：「與『能不我知』、『能不我甲』句法同也。」

能，讀爲「而」。「懣，養」，《釋文》以爲王肅義。毛《傳》作「興」，孫毓引《傳》亦作「興」。《玉篇》：「懣，興也。」案興，古「嫺」字。《廣雅》：「嫺，喜也。」《說文》：「嫺，說也。」說亦喜也。此《傳》「興」字當亦訓爲「喜」。「懣」與「好」亦同義。或曰，《說文》：「懣，起也。」《蓼莪》箋：「畜，起也。」「畜」與「懣」同，疑古毛《傳》本作「起」。起，讀「起家而居有之」之「起」。《箋》：「懣，驕也。」本三家《詩》。○「阻，難」，《雄雉》同。難，猶害也。售，俗「讎」字。上「讎」與「仇」同，此「讎」當訓爲「用」。《抑》傳云：「讎，用也。」不讎，不用也。《箋》：「如賣物之不讎。」《御覽·資產部十五》引《韓詩》：「既詐我德，賈用不讎。一錢之物舉賣百，何時當讎乎？」《抑》箋：「物善則其讎賈貴，物惡則其讎賈惡。」鄭本韓義，而意實同。○《傳》意兩「育」字皆訓爲「長」。長，猶常也。「鞠，窮」，《釋言》文，《齊·南山》、《小弁》同。《說文》：「窮，①窮也。」「窮，窮治罪人也。」今字俗作「鞠」，又作「鞠」。「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言昔者長恐此後日之長窮，故雖顛覆之事，願與女共之也。顛覆，謂窮也。《生民》「載生載育」，《傳》亦云：「育，長也。」此「育」字與上兩「育」字訓同義異。育，亦生也。毒，猶讎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

御窮。【傳】旨，美；御，禦也。有洸有潰，既詒我肄。【傳】洸，武也。潰，潰，怒也。肄，勞也。不念昔者，伊余來暨。【傳】暨，息也。【疏】旨，美疊韻。《說文》：「旨，美也。从甘，匕聲。」「蓄」無《傳》。《箋》云：「蓄聚美菜。」高注《呂覽·仲秋紀》云：「蓄菜，乾苴之屬也。」即引此詩。御，禦古今字。《秦·黃鳥》傳：「禦，當也。」○經言「洸」，《傳》云「洸洸」。經言「潰」，《傳》云「潰潰」。凡經文一字，《傳》文用疊字者，一言不足，則重言之，以盡其形容者，例準此。《釋文》引《韓詩》：「潰潰，不善之兒。」則「洸洸」亦不善也。《箋》云：「君子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竝與《傳》「武」、「怒」義相近。肄，讀爲勩。《雨無正》「莫知我勩」，《傳》：「勩，勞也。」勩，本字，肄，假借字。「暨，息」，《嘉樂》同。暨，猶偈也。王引之《釋詞》云：「來，詞之『是』也。全《詩》『來』字多與『是』同義。解者皆以『來』爲『往來』之『來』，遂詰鞠爲病矣。」案王說是也。《谷風》曰「伊余來暨」，《嘉樂》曰「民之攸暨」，來猶攸也。《采芑》曰「荆蠻來威」，《角弓》曰「兄弟孔

①「窮」，經韻樓本《說文解字注》作「窳」。

威」，來猶孔也。《車牽》曰：「德音來括」，《南山有臺》曰：「德音是茂」，來猶是也。《下武》曰：「四方來賀」，《常武》曰：「四方既平」，來猶既也。「來」皆爲語詞。「不念昔者，伊余來暨」，言君子不思昔日之情，與我共此休息，《序》所謂「棄其舊室」也。

### 《式微》二章，章四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疏】黎，古作「𡗗」。《說文》：「𡗗，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應劭注《漢書》、杜預注《左傳》竝云：「在上黨壺關。」今山西潞安府治，漢、晉壺關縣地。李泰《括地志》云：「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十八里。」案此黎侯本國也。《漢書·地理志》：東郡黎，孟康以爲《詩》黎侯國，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地。魏郡黎陽，晉灼以爲黎山得名，今河南衛輝府濬縣地。濬縣之西，即開州之東。案此黎侯所寓之地也。《水經·瓠子水》注以黎縣爲黎侯寓，而《河水》注又以黎陽爲黎侯國，則誤矣。衛宣公之世，黎遭狄人迫逐，出寓於衛，衛即置諸東地爲寓公。中露、泥中，是即所寓二邑也。其後，魯宣公十五年，赤狄潞氏奪黎氏地。晉滅潞，立黎侯。《詩序》之

「狄人」，即赤狄也。狄人自迫逐黎侯，遂據奪其地。晉立黎侯，或是繼絕興亡之一舉耳。其寓侯之復歸與否，不見經傳。或其臣勸歸，或別立他公爲後，無明文可攷。衛與黎唇齒相依，黎遭狄患，衛不能救。越後四十餘年，衛亦尋滅，卒罹狄禍。於此可以覘國勢。《列女傳·貞順》篇以詩爲黎莊夫人及傳母作，此三家義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傳】式，用也。微，

無也。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傳】中露，衛

邑也。【疏】「式，用」，《爾雅·釋言》文。《說文》云：「試，

用也。」試謂之用，式亦謂之用矣。《節南山》：「皇矣」傳竝

訓「式」爲「用」。「微，無」，《伐木》同。《傳》釋「式」爲「用」，

釋「微」爲「無」，《正義》引：「《左傳》榮成伯賦《式微》，服虔

注：「君用中國之道微。」案道微，猶云「無道」。言衛不能

修方伯連率之職，救患恤同也。《箋》據《爾雅·釋訓》解

「式微」，而「微君」爲「無君」，與《傳》迥別。今本《傳》、《箋》

不分，強截「微無也」三字作下「微」字正解，則《傳》訓久晦

矣。○微，非也。「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言非君之故，

胡爲乎在中露也。「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言非君之躬，

胡爲乎在泥中也。《邶·柏舟》傳以「非」字釋「微」字，此其

義。中露，《列女傳》引作「中路」。衛邑，未聞。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傳】泥中，衛邑也。【疏】「泥中，衛邑」，亦未聞。二邑皆當在衛之東。

### 《旄丘》四章，章四句。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疏】案「責衛伯」，「伯」疑誤衍。《序》云「責衛」，下又云「責於衛」。若《螽斯》、《采芣》、《殷其雷》、《標有梅》、《野有死麕》，文法與之同，則「責衛」下不當有「伯」字矣。衛康叔封於成王之世，未聞爲方伯。然非必昔任此職，而今不修，以爲刺也。《春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凡襄內諸侯均有連屬。憂患相及，皆當修之。魯桓公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寔來。《左傳》云：「不復其國也。」蓋其時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州公來魯，亡而不復。《春秋》書「寔來」，所以責魯也。《詩》錄《旄丘》，所以責衛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傳】興也。

前高後下曰旄丘。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闊也。叔兮伯兮，何多日也？【傳】日月以逝而不我憂。【疏】《爾雅·釋丘》：「前高，旄丘。前高者，後必下。故《傳》必增益其義云「前高後下」也。高下，喻尊卑也。余友棲霞郝懿行《爾雅義疏》云：「旄丘，《詩》釋文引《字林》作「塋」云：「塋，丘也。亡周反。又音毛。又亡付反。」《爾雅》釋文引《字林》作「塋」，又作「塋」。《玉篇》云：「塋，丘也。或作「塋」。《顏氏家訓·書證》篇：「柏人城東北有一孤山，世俗或呼爲宣務山。余讀碑銘，知此嶠塋山也。」「塋」字依諸字書，即「旄丘」之「旄」也。」是呂忱、顧野王、顏之推並以「旄丘」爲「塋丘」。《文選·荅賓戲》注：「應劭引《爾雅》文作「前高，塋丘」。又《內則》注：「牟，讀曰塋。」即此「塋」字。鄭、應同時，蓋必所見《爾雅》本「旄丘」作「塋丘」，故讀一引，字俱作「塋」。可知今本作「旄」，假借字耳。《寰宇記》云：「旄丘，在澶州臨河縣東。」今在大名府開州也。」案旄丘之葛，蔓延連及，以興侯國連屬，憂患相及。《生民》傳「誕」訓「大」，闊、大義相近，闊者，遠也。「何誕之節兮」，言何今葛

之遠闊也。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故云然。○《傳》於下章「狐裘充耳」爲大夫尊盛之服飾，則叔伯席大夫也。此黎之臣子，控告援救，若飢若渴。評衛大夫者，不敢直席衛君也。多日，寓衛之日多也。云「日月以逝，而不我憂」者，此申明經義，爲相責之詞。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傳】言與仁義

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傳】必有以有功

德。【疏】「何其處也」，《韓詩外傳》作「兮」，古也、兮通。

經言「與」，《傳》云「與仁義」。《荀子·議兵篇》：「陳轅問

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循

理。」孫卿子曰：「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

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

也。」《繁露·仁義法》篇：「《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

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

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言名以別矣。仁之於人，義之於

我者，不可不察也。」○經言「以」，《傳》云「以有功德」。《周

禮·大宗伯》「八命作牧」，鄭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

命得專征伐於諸侯。」《九命作伯》，注云：「上公有功德者，

加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傳】大夫狐蒼裘。

蒙戎，以言亂也。不東，言不來東也。叔兮伯兮，

靡所與同。【傳】無救患恤同也。【疏】《禮記·玉

藻》：「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緇衣以楊之。」鄭注云：「君子，

大夫、士也。緇，綺屬也。染之以玄，於狐青裘相宜。狐青

裘，蓋玄衣之裘。」孔《疏》云：「熊氏曰：六冕皆有裘，此云

玄，謂六冕及爵弁也，則天子、諸侯皆然。君用純狐青，大

夫、士襍以豹裘。」案《傳》云「大夫狐蒼裘」，即「君子狐青

裘」。蒼，青也，《白虎通義·衣裳》篇「大夫狐蒼」是也。僖

五年《左傳》士蔦賦曰：「狐裘羆茸，一國三公，吾誰適

從？」公，事也。三公，謂有事之臣，則「狐裘」亦狐青裘也。

玄緇衣，冕弁之楊衣也。玄緇衣爲狐青裘之楊，則此狐裘

爲大夫冕弁之裘。凡諸侯會同，皆冕弁服也。唯大夫狐青

裘，以豹皮爲褰飾。此不言豹褰者，文略耳。《正義》以爲

「玄端裘」，誤矣。蒙戎，猶羆茸。杜預注云：「羆茸，亂

貌。」義與《傳》同。匪，彼也。彼車不東者，言彼大夫之車

不來東也。襄八年《左傳》引《詩》「如匪行邁謀」，杜注：

「匪，彼也。」是「匪」爲「彼」也。《箋》云：「黎國在衛西，今

所寓在東。」○靡，無也。《庸·柏舟》、《皇皇者華》、《文

「王」、《皇矣》、《烈祖》竝以「無」釋「靡」。同，讀如「同盟」之「同」。僖元年《左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案此即救患恤同之事。侯伯，即方伯也。今狄人迫逐黎侯，衛不能逐狄而復黎，故責之。

###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傳】瑣尾，少好之

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

叔兮伯兮，褰如充耳。【傳】褰，盛服也。充耳，

盛飾也。大夫褻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疏】

《傳》以「少好」詁「瑣尾」，猶《甫田》、《候人》以「少好」詁「婉孌」。婉、孌疊韻，瑣、尾雙聲，皆合二字連文成義。《韓

詩·防有鵠巢》云：「媿，美也。」則「尾」即「媿」之古文假借字。《爾雅》：「鳥少美長醜為鵠鵠。」《釋文》：「鵠，本亦作

「栗」。郭注云：「鵠鵠，猶留離。」《詩》所謂「留離之子」。

《說文》：「鵠，鳥少美長醜為鵠鵠。」許宗毛。疑其所據本作「鵠離」，或古文假借作「流離」也。《傳》云「少好」，即少美。醜，惡也。鵠離少美而長惡，《詩》言「之子」，蓋言其少，故瑣尾以形容其少好，喻叔伯服飾之尊盛。至鳥長而

毛羽醜惡，與叔伯服飾之不能稱，俱在詞外也。故《傳》又申明經義，總釋之云「始而愉樂，終以微弱」者，以言衛之大夫，始而樂與仁義，終以微弱，無功德於諸侯。○《傳》云「褰，盛服」，即承上章「狐裘」而言。狐裘為大夫狐蒼裘，則褻正指豹裘。《傳》又訓「充耳，盛飾」，大夫玄冕服，以充耳為飾。盛飾者，謂盛服之飾也。《淇奥》言充耳，皮弁服也。

《著》首章及《都人士》言充耳，爵弁服也。《著》二、三章及此篇言充耳，裨冕服、玄冕服也。男子唯緇布冠，無笄無瑱，其餘冕、弁皆有笄。有笄則皆有瑱。瑱謂之充耳，亦謂之塞耳。懸瑱之組謂之紉。云「大夫褻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者，所以申明經義。褻如，即褻然，是以「然」釋「如」也。《漢書·董仲舒傳》「今子大夫褻然為舉首」，顏注云：「褻然，盛服貌也。」義與《傳》同。此言「大夫有此服，而不能救患恤同」，是徒有其服，而不能稱其德矣。《候人》云：「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 《簡兮》三章，章六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疏】《釋文》作「冷官」，唐



開成石經同。張參《五經文字》云：「冷，樂官。或作『伶』，謬。」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傳】簡，大也。方，

四方也。將，行也。以干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於四方。日之方中，在前上處。【傳】教國

子弟，以日中爲期。碩人俟俟，公庭萬舞。【傳】

碩人，大德也。俟俟，容貌大也。萬舞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疏】「簡，大」，《爾雅·釋詁》文。「簡

簡」與下文「俟俟」同意。《正義》謂大爲大德之人，是也。

《箋》：「簡，擇也。」《爾雅》：「束，擇也。」郭注云：「見

《詩》。」此本三家說。釋「方」爲「四方」，與下文「公庭」作對文。「將」訓「行」，「行」讀如「行列」之「行」。《樂記》云：

「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是其義也。《詩》言「萬舞」凡三：《那》「萬舞有奕」，爲商祀成

湯之樂；《閟宮》「萬舞洋洋」，爲魯祀周公用天子之樂，皆用萬舞。是「萬舞」爲天子宗廟舞名也。衛爲侯國，不得用

萬舞。《簡兮》兩言之者，何也？蓋此詩刺賢者仕冷官而作，篇中言「執籥秉翟」，其職事也，《序》云「衛之賢者仕於冷官」是也。就賢者居冷官，乃推其德可承事王朝，故於首

章兩言「萬舞」，皆在於王所也，《序》云「皆可以承事王者」是也。此經義也。《傳》因篇中言冷官承事祭祀，故以「公庭萬舞」爲用於宗廟，而以「方將萬舞」爲用於山川者，又以廣大碩人之德。末章《傳》云「乃宜在王室」，則首章「萬舞」正指在王室之事。此《傳》釋經之義，而與《序》亦無不脗合也。若謂衛用萬舞，則經、《傳》之旨味矣。云「以干羽爲萬舞」者，《禮記·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樂記》：「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又「干戚旄狄以舞之」。案戚猶戈，狄即翟。干舞有干與戚，羽舞有羽與旄。曰干曰羽者，舉一器以立言也。干舞，武舞；羽舞，文舞。曰「萬」者，又兼二舞以爲名也。干舞以舞《大武》，羽舞以舞《大夏》。而《郊特牲》「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爲「諸侯之僭禮」，則侯國無干舞可知。《逸周書·世俘》篇：「籥人奏《武》。王入，進萬。」孔晁注云：「《武》以干羽爲萬舞也。」孔注正本毛義。《初學記·樂部上》引《韓詩》：「萬，大舞也。」以干羽舞，故萬舞爲大舞。韓《傳》亦同毛義。又案宣八年《春秋經》：「萬人，去籥。」此萬之有籥者也。《公羊傳》：「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公羊》萬、籥對文，故以萬爲干舞，籥爲籥舞，其實萬則未有不籥也。孔仲達引《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

一舉千里。」此乃西京嚴彭祖、顏安樂兩家舊說。以「萬」爲「羽」，與《公羊傳》以「萬」爲「干」互相發明，最爲得旨。又引《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則萬舞有羽，古無異說。萬舞兼干羽，或省言「干」，謂「干」爲萬，其說本自可通。武功者，必有武舞。非有武舞者，即去文舞也。自何邵公注《公羊》言「萬爲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之樂」，不從嚴、顏舊說，後儒遂以萬舞爲干舞之專稱，而不爲羽舞之兼號。《夏小正》某氏傳：「萬也者，干戚舞也。」鄭《箋》亦謂「萬舞，干舞也」，皆同《公羊》何說。孫毓從鄭駁毛，於占未審矣。《傳》文「用之」下誤衍「宗廟」二字。云「用之山川」，故言「於四方」，釋「方將萬舞」句。下云「萬舞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釋「公庭萬舞」句。上言「萬舞用之四方」，下言「萬舞用之公庭」，《傳》又申明經義，四方爲山川，公庭爲宗廟也。玩《傳》中「故」字、「非但」字，則知此「宗廟」爲衍文。《正義》云：「祭山川之時，乃使之於四方，行在萬舞之位。」是孔所據本不誤也。《周禮》：「樂師掌教國子六舞。有干舞，有羽舞。」而「舞師掌四舞，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舞師》四舞，主爲祈禳，不與《樂師》六舞教國子者混而一也。《樂師》干、羽二舞以分教國子，《詩》言萬舞用之山川，則兼有干、羽，不得

據《樂師》干、羽分教爲兩事者釋《詩》，亦不可據《舞師》山川、四方爲兩處者釋《詩》矣。天子於巡狩四岳，有祭山爲升、祭川爲沈之禮。《傳》云「山川用萬舞」者，殆謂是與？○《傳》以「日中爲期」釋經，「日中」之義。王肅述毛，以爲欲其偏至，而要於經義無明證也。《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鄭司農注以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則國子當兼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正義》謂子爲適子，弟爲庶子，引《王制》以證，是也。《傳》云「教國子弟」者，是大司樂、樂師所司，非大胥也。《樂師》不言弟者，省文也。《周禮》大司樂，中大夫爲之。樂師，下大夫爲之。《小正》：「二月，萬用入學。」此天子入學用萬舞，故《傳》引入學教舞之儀，亦以箸碩人之德也。《箋》云：「在前上處者，在前列上頭也。」《正義》云：「使此碩人居前列上頭，所以教國子、諸子學舞者，令法於己也。」○《狼跋》傳：「碩，大也。」碩人，大德，謂有大德之人也。侯侯，《釋文》引《韓詩》作「扈扈」云：「美兒。」「大」與「美」同意。經言「公庭」，《傳》云「宗廟公庭」。是以「公庭」爲「宗廟」也。親，猶近也。鄭司農云：「宗廟以羽。」免謂大祭祀則兼以干，故《傳》謂宗廟用萬舞。山川也、教國子弟也、宗廟也，三者皆

以備箸碩人之德。下章即承祭宗廟而言。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傳】組，織組也。

武力比於虎，可以御亂。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也。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傳】

籥，六孔。翟，翟羽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傳】赫，赤貌。渥，厚漬也。祭有昇輝、胞、翟、鬯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疏】「組」訓「織組」，

謂如織組之有經緯也。《傳》先釋經訓，再釋經義。御，治

也。武力足以治亂，故比於虎，以釋「有力如虎」句。衆，謂

轡。文章，謂組。執轡如織組，喻治衆能動近而成遠，以釋

「執轡如組」句。《干旄》篇「素絲紕之」，《傳》：「紕，所以織

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

也。」「素絲組之」，《傳》：「總以素絲而成組也。」「素絲祝

之」，《傳》：「祝，織也。」「兩詩《傳》義同。《呂覽·先己》

篇：「《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

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

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

矣。」「《淮南子·繆稱》篇：「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大上

曰：「我其性與？」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故《詩》曰：

「執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王

肅《家語·好生》篇及王逸注《楚辭·九歎》皆有此文，竝與

毛《傳》同。案此言碩人之德有武有文，亟宜授以治民之

政，不當仕以冷官之職。二句爲承上起下之詞。○籥，《說

文》、《玉篇》引《詩》作「龠」，今通作「籥」。鄭注《周禮》、《禮

記》、趙注《孟子》、郭注《爾雅》竝云「三孔」，《說文》亦云「三

孔」。《廣雅》云「七孔」。此《傳》云「六孔」。說各不同，籥

有大小故也。《爾雅·釋樂》：「大籥謂之產，其中謂之仲，

小者謂之箛。」《釋文》云：「籥，以竹爲之，長三尺，執之以

舞。」是舞者所執之籥，或較長於凡籥矣。《釋鳥》：「翟，山

雉。」《傳》云「翟羽」即「雉羽」。執籥秉翟，謂吹籥持羽以爲

舞。羽、籥一事也，執以籥則謂之籥舞，以羽則謂之羽舞。

凡侯國祭宗廟，用羽舞而不用干舞。○赭爲赤，故云：

「赫，赤兒。」赫如，猶亦然也。厚赤曰渥赭，則訓「渥」爲

「厚」，其義已足，不必於「厚」下增「漬」字矣。《正義》本

《傳》作「厚漬」，非也。《釋文》及定本「厚」下無「漬」字。

《文選》顏延年《赭白馬賦》、潘安仁《寡婦賦》、顏延年《觀北

湖詩》、陸士衡《塘上行》注，引毛《傳》竝云：「渥，厚也。」今

本有「漬」字者，後人乃依《終南》箋增改之耳。此《傳》「渥，

厚也」，《終南》箋「渥，厚漬」與《燕燕》傳「塞，實也」，《定之

方中《箋》塞，充實，《扶杜》傳「扶，特兒」，《有扶之杜》箋

「杜，特生」，皆是鄭《箋》增字之例。公，席衛君也。錫，賜也。《傳》引《禮記·祭統》篇文，以證經「錫爵」之義。《祭

統》：「夫祭有畀燂、胞、翟、闔者，惠下之道也。燂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

闔者，守門之賤者也。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祭

統》但言闔，毛《傳》則兼言闔寺，古闔、寺竝稱。《正義》引依毛《傳》，非與今本《祭統》異也。翟即狄人。《喪大記》

注：「狄人，樂吏之賤者。」續溪胡匡衷《侯國官制考》云：「《周禮》無狄人，唯有籥師中士四人，其職云：『掌教國子舞羽獻籥。』《祭統》注：『翟謂教羽舞者也。』然則諸侯之狄

人，豈即籥師與？」案胡說是也。《序》謂泠官即狄人，「狄」亦作「翟」，在天子為籥師，在諸侯則為翟人。天子籥師中

士，則諸侯翟人是下士。祭祀獻籥又舞翟，即《籥師》所謂「祭祀，則鼓羽籥之舞」也。《傳》引之者，以明翟為樂吏至

賤之官，其燂、胞、闔寺連而相及耳。云「見惠不過一散」者，《箋》：「散，受五升。」《正義》云：「《禮器》：『禮有以小

為貴者，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祭統》：『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士猶以散獻爵，賤無過散，故知不過一散。散

謂之爵，爵，總名也。」

山有榛，隰有苓。【傳】榛，木名。下溼曰

隰。苓，大苦。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

人兮，西方之人兮。【傳】乃宜在王室。【疏】《說

文》：「榛，木也。」「苓，果實如小栗。」引《春秋傳》：「女摯不過棠栗。」是女摯與邊實之「榛」，其字古皆作「棠」，木名作

「榛」。《說文》於「榛」下又云「一曰：菼也」，《廣雅》作「菼」。榛木為菼生之木，疑「一曰」四字後人所沾也。《傳》

釋此詩之「榛」為木名者，當是叢生之榛。《尸鳩》、《青蠅》「棘榛」，《早鹿》「榛栝」，①皆是木。唯《定之方中》「榛」與

「栗」類舉，其字當作果實之「棠」。《齊民要術》、《太平御覽》引《義疏》云「榛有兩種，其一種子如杼子，味似栗者，字

當作「棠」。其一種形如木蓼，生高丈餘者，字當作「榛」。今榛、棠莫別矣。《釋文》：「榛，本又作「菼」。《齊民要術》

引《詩》作「山有菼」。菼，假借字。「下溼曰隰」，《車鄰》、《皇皇者華》同。「苓，大苦」，《采苓》同。《爾雅》作「藎」。

①「栝」，原作「枯」，據本書卷二十三《早麓》傳疏、中國書

店影印武林愛日軒刻本、徐子靜本改。

郭注云：「今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藹似地黃。』」沈括《筆談》云：「此乃黃藥也。其味極苦，謂之大苦。郭云甘草，非也。甘草枝，葉全不同。」山有榛，隰有苓，以喻賢者之處得其宜也。

○美人，碩人也。《匪風》傳云「周道在乎西」，周在衛西，故《傳》以西方爲王室也。《禮記·射義》篇：「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書大傳》亦言：「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案大國舉三人者，即《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也。次國舉二人者，即「次國二卿，命於天子」也。小國舉一人者，即「小國一卿，命於天子」也。此皆古者貢士之制。莊元年《公羊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是列國大夫命於天子也。成二年《左傳》：「晉鞏朔以上軍大夫獻捷于周王，曰：『鞏伯未有職司於王室。』」是諸侯命卿職司王室也。衛在周爲大國，其三卿皆得命於天子，故《傳》云「宜在

王室」，謂大德之人，宜列命卿之位焉。《序》言「可以承事王者」，亦即《大傳》所謂「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通賢共治」之義也。此章承上二章言樂舞、廟祭、泠翟之人皆有大德，有王者起，天子必有聘賢之典，諸侯亦修貢士之職，得與祭以爲慶，不得與祭以有讓，則衛賢者決不窮處樂吏矣。慨今不然，是以爲刺。

### 《泉水》四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疏】

《春秋》歸寧始見於莊二十七年《左傳》，而襄十二年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傳》以此大夫寧爲禮，則必不以歸寧爲禮。《穀梁傳》：「婦人既嫁，踰竟爲非禮。」《傳》凡八見，亦力主不歸寧。蓋古者有大夫寧，無夫人歸寧。歸寧乃春秋時制。《泉水》詩作於衛宣公時，在隱、桓之間，已非西周舊禮。父母在，則歸寧。今衛女嫁於諸侯，因父母既歿，思而不得，遂作此詩。作《序》者即因之爲言耳。鄭《箋》據時制爲舊禮，乃於《葛覃》「歸寧父母」解作《左傳》「歸寧」之義。此則據《序》「父母終，思歸寧而不

得」，故云：「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又篇中有「遠父母兄弟」句，故云：「歿則使大夫寧於兄弟。」而要非周初舊禮本然也。《大戴禮·本命》：「女及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奔喪。」《禮記·檀弓》亦言「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而《樛記》又云：「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此奔喪父母而歸，又非歿不歸寧。《繁露·玉英》篇云：「婦人無出竟之事，經禮也。奔喪父母，變禮也。」

### 瑟彼泉水，亦流于淇。【傳】興也。泉水始

出，瑟然流也。淇，水名也。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與之謀。【傳】變，好貌。諸

姬，同姓之女。聊，願也。【疏】瑟，讀爲泌。《衡門》

傳：「泌，泉水也。」《說文》「泌」下引《詩》作「泌彼泉水」。

泌，本字。今《詩》作「瑟」，假借字。《釋文》引《韓詩》作

「泌」，亦假借字。泉水不必定指淇水，《竹竿》傳：「泉源，

小水之源。」淇水大水，則此「泉水」即泉源。酈道元以泉源

爲肥泉，蓋肥泉上承諸水而流於淇者也。其說或有足據。

「淇，水名」，《桑中》同。《漢書·地理志》：「河內郡共北

山，淇水所出。」《說文》又引：「或曰：出隆慮西山。」《水

經》：「淇水出河內隆慮縣西大號山。」《淮南子·墜形》「淇

出大號」，高注云：「或曰：在臨慮西。」案隆、臨聲通，隆慮

亦在河內，蓋淇有二源矣。《地理志》：「淇至黎陽入河。

黎陽屬魏郡。」今濬縣有黎陽廢縣。《北山經》及《說文》皆

云「入河」，唯《水經》以爲東北入海。今淇水從河南衛輝府

濬縣入衛以入海，非故淇道也。淇，衛水。泉水流淇，以興

嫁女之歸衛也。衛女思歸不得，是泉水之不如。○懷，亦

思也。「變，好兒」，《候人》同。衛，姬姓。衛女嫁諸侯，有

姪娣從，故以「諸姬」爲同姓之女。聊者，願之詞也。《爾

雅》：「願，思也。」《方言》：「願，欲思也。」願與之謀，猶言思

與之謀也。《出其東門》「聊樂我員」，「願室家得相樂也」，

猶言思室家相樂也。《素冠》「聊與子同歸兮」，「願見有禮

之人，與之同歸」，猶言思見有禮之人也。《傳》皆訓「聊」爲

「願」，「願」與《方言》「欲思」語氣正合。此篇及《園有桃》箋

「聊，且略之詞」，《素冠》箋「聊，猶且也」，此今義。

### 出宿于泚，飲餞于禰。【傳】泚，地名。祖

而舍輶，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禰，地

名。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

及伯姊。【傳】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疏】泚與

濟水別。「泚，地名」，未聞。《聘禮·記》：「出祖，釋輶，祭

酒脯，乃飲酒于其側。」此《傳》所本也。《生民》「取羝以軋」，《傳》：「軋，道祭也。」軋，即《周禮》之「犯軋」。出祖必犯軋。古舍，釋通。釋，釋奠也。以始往祭道神曰祖。委土爲山，依神而祭曰軋。取土爲軋，謂之犯軋。釋奠於軋，謂之舍軋。釋奠有祭酒脯，《傳》不言者，以經中不及出祖舍軋，乃文得略耳。祭軋畢，而即於道神之側，送之者設飲酒焉，是曰餞。《聘禮》不言餞，然飲酒即飲餞。鄭注云：「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鄭亦本《詩》義而言也。《嵩高》「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箋》：「餞，送行飲酒也。」《韓奕》「顯父餞之，清酒百壺」，《箋》：「餞送之，故有酒。」《文選》謝靈運、顏延年詩注引《薛君章句》云：「送行飲酒曰餞。」案《碩人》篇「庶士有暵」，《傳》云：「庶士，齊大夫送女者。」凡諸侯之女嫁於異國，必有送女之大夫。大夫出使，其處者設飲餞禮。及大夫歸，所嫁之女又有寧父母兄弟姑姊之禮。此衛女思歸，而追念及來嫁時耳。《傳》云「重始有事於道也」者，《昏義》：「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是以君子重之。」此「重」之義也。侯伯之國，近郊十五里，遠郊三十里。出宿在近郊，飲餞則在遠郊。說見《韓奕》篇。「禰，地名」，亦未聞。二地皆當在衛之河西，《釋文》引《韓詩》「禰」作「坭」。《士虞

禮》注引《詩》「飲餞于禰」，劉昌宗本作「泥」。余友桐城徐璈《詩經廣詁》云：「《爾雅》：「水潦所止，泥丘」，《釋文》「泥」亦作「坭」。此所引即《韓詩》「泥」，蓋衛之泥中邑也。」段氏《詩經小學》亦有是說。○「父之姊妹稱姑」，《爾雅·釋親》文也。《釋親》：「父之姊妹爲姑。王父之姊妹爲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爲曾祖王姑。高祖王父之姊妹爲高祖王姑。父之從父姊妹爲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族祖姑。」案王父以上之姊妹，由父之姊妹而推之，皆得稱姑。此衛女念親親之詞，故知諸姑爲父之姊妹，不及王父以上之姊妹也。古人稱父之姊有爲姑姊者，稱父之妹有爲姑妹者，襄二十一年《左傳》云：「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是父之姊爲姑姊也。《左傳》釋文引《列女傳》云：「梁有節姑妹。」是父之妹爲姑妹也。「先生曰姊」，亦《釋親》文也。《列女傳·貞順》篇云：「禮，婦人既嫁，歸問女昆弟，不問男昆弟，所以遠別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傳】干、言，所適國郊也。載脂載牽，還車言邁。【傳】脂牽其車，以還我行也。遄臻于衛，不瑕有害。【傳】遄，疾；臻，至；瑕，遠也。【疏】《傳》云「干、言，所適國郊也」者，

郊有近遠，故兼釋一地，謂爲衛女所適國之郊，而非衛郊也。其地名俱未聞。上章泚、欄爲始嫁所逕之地，就已國言之。此章干、言爲送女者歸國所逕之地，就所適之國言之。上章言始嫁，故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章即承上章末二句問寧之後而言，蓋大夫反馬，還車臻衛，則所嫁之國，亦必有出宿飲餞之事也。遁解之者誤以干、言爲

衛郊，豈既宿餞於泚、欄，而又宿餞於干、言乎？《漢書·地理志》：「東郡發干。」《郡國志》云：「東郡衛國有干城。」

又《御覽·地部十》引李公緒《記》曰：「柏人縣有千山、言山。」即引《衛詩》，一在衛東，一爲衛北，要皆後人增會，不足證信。○《說文》：「鋼，車軸鐵也。」「釭，車轂中鐵也。」

「輦，車軸耑鍵也。兩穿相背。」「鍵，一曰車轄。」「轄，一曰鍵也。」「軹，車轂小穿也。」「耑，車軸耑也。或作「轄」。」漢人軹、轄通用，軹爲耑末，轄爲軸末。軸、耑皆有鐵以鍤之。盛膏於釭中，則鐵與鐵相摩，使之滑利，是曰脂。又於軸末以木鍵之，是曰輦。《車輦》傳：「閒闢，設輦也。」《文選》潘尼《四言詩》「星陳夙駕，載脂載轄」，李注云：「《毛詩》：『案「轄」與「輦」同。』《傳》釋「言」爲「我」，《葛覃》：『彤弓』，《文王》同。釋「邁」爲「行」，《爾雅·釋言》文，《黍離》：『悉蟀』，《東門之枌》：『時邁』同。『邁，疾』，《釋詁》文，《巧言》：『悉

民』同。『臻，至』，亦《釋詁》文，《雲漢》同。瑕，讀爲遐，此假借字也。《二子乘舟》「不瑕有害」，《傳》：「言二子之不遠害。」亦假「瑕」爲「遐」，訓同而義異。凡婦人始適異國，尚未成婦，送嫁之者留車。至三月廟見成婦，則有寧問之禮，又有反馬之禮。此衛女追念大夫還反故國時欲與同歸，亦不遠害於禮也。亦是設想之詞。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傳】所出同、所歸

異，爲肥泉。思須與漕，我心悠悠。【傳】須、漕，衛邑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傳】寫，除也。

【疏】南海曾釗《詩毛鄭異同辨》云：「《釋水》：『歸異，出同流，肥』，《水經注·淇水》篇引《爾雅》：『歸異出同曰肥』，無「流」字。《河水》篇又引呂忱云：「《爾雅》：『一異出同流爲濮水。』」疑《爾雅》本文當云「歸異出同，肥」，「異出同流，濮」，後人轉寫錯誤，遂潤沾「流」字，入「歸異出同」下，而脫「異出同流濮」句耳。但鍵爲舍人注已云「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則其誤在漢以前矣。惟劉熙《釋名》云：「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郭注《爾雅》引《毛詩傳》不爲「流」字作解，蓋郭本實無「流」字。」案曾說是也。《水經·淇水》篇引毛《傳》「同出異歸爲肥泉」，與今本文異而義同。又云：「朝



歌東南有馬溝，水出朝歌城北，東流與美溝合。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東南流與馬溝水合。又東南注淇水，爲肥泉。《詩》所謂「我思肥泉」也。然則肥泉爲朝歌城北之水。會合諸水即爲同出，至入東南枝散而分派矣。肥泉同出，喻衛女未嫁。異歸，喻適異國。《爾雅》、毛《傳》釋《詩》如是。「茲之永歎」，與「兄也永歎」同義。《常棣》傳：「兄，茲也。」茲即滋也。彼言良朋之道不能救難，此言衛女之思不得歸寧，徒滋長歎，語意正同。○《水經·濟水》注：「濮渠東逕須城北，《衛詩》云「思須與曹」也。」須城，今在滑縣東南。曹、漕，古今字。漕邑已見《擊鼓》篇，在須之東。「我心悠悠」，猶云「悠悠我思」也。遊，當作「游」。言，我也。駕我，我駕也。出游，猶敖游也。《蓼蕭》傳：「寫，輪寫其心也。」寫，除「與」輪寫「同」。《爾雅》：「寫，憂也。」「寫」本不訓「憂」，而依「憂」言，故謂「寫」爲「憂」。《爾雅》釋經義，毛《傳》則兼釋字義。《裳裳者華》、《車羣》箋「寫」爲「憂除」，合《爾雅》、毛《傳》作訓。

###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

得其志爾。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傳】興也。北門，背明鄉陰。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傳】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疏】興者，北門喻閭君，出北門喻仕閭君。北門，衛城北門也。云「背明鄉陰」者，人君南面而立，鄉明而治。今衛不然，所以庠時君行閭冥也。《箋》云：「喻已仕於閭君，猶行而出北門，心爲之憂殷殷然。」《正月》、《桑柔》皆云：「憂心慙慙。《爾雅》：「慙慙，憂也。」本又作「殷殷」。王逸注《九歎》云：「隱隱，憂也。」《詩》云：「憂心殷殷。」亦作「隱隱」。○終，猶既也。「終窶且貧」，既窶且貧也。《爾雅》：「窶，貧也。」是窶亦貧也。《傳》釋「窶」爲「無禮」者，言無以爲禮也。無禮由於困財，故《傳》又釋「貧」爲「困於財」。語雖分釋，而義自互明也。《荀子·大略篇》云：「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窶其手。」「困財」義本《荀子》。《說文》云：「窶，無禮冗也。」《倉頡篇》云：「無財曰貧，無財備禮曰窶。」窶從宀，俗從穴。艱，難也。莫知我窶貧之難，言不得其志也。○已焉，猶云既然。詁訓然，焉通用，既、已通用。既然，既如是。此承上轉下之詞。解者皆誤讀

「已」爲「已止」之「已」。《韓詩外傳》兩引《詩》作「亦已焉哉」，與《氓》篇句同。「謂之何哉」，與「云如之何」同。謂之何，即「如之何」也。哉，云，皆語詞。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傳】適，之；

埤，厚也。我人自外，室人交徧適我。【傳】適，責也。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疏】「適」

之，《緇衣》、《四月》傳同而意別。《緇衣》、《四月》訓「適」爲「之」，之猶往也。此「適」爲「之」，之猶至也。《庸·柏舟》傳：「之，至也。」高誘注《呂覽·知節》篇云：「一，猶乃也。」

「埤，厚」，《釋詁》文。《說文》：「埤，增也。」「厚」與「增」義相近。○適，俗「適」字。《說文》、《玉篇》皆有「適」無「適」。

《廣韻·二十一麥》云：「適，責也。適，上同。」至唐韻始見「適」字，疑《毛詩》祇作「適」，爲「適」之假借。《殷武》「勿予禍適」，《傳》：「適，過也。」「適」亦「適」之假借。後人以此詩「適」字兩見異訓，遂加「言」旁作「適」耳。《孟子·離婁》注引《詩》作「適」可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傳】敦，厚；

遺，加也。我人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傳】摧，沮也。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疏】

《爾雅》：「惇，厚也。」古敦、惇通用。厚，猶加也。《箋》云：「敦，猶投擲也。」《韓詩》云：「敦，迫也。」義並相近。埤遺，猶埤益也。上章訓「埤」爲「厚」，不爲「益」作訓。此訓「遺」爲「加」，不爲「埤」作訓。《傳》訓可互見也。《爾雅》：「加，重也。」○《釋文》：「摧，或作『催』。」《說文》：「催，相擣也。」引《詩》正作「催」，是所據《詩》作「催」也。段注云：「相擣，猶相迫也。」《傳》取「沮壞」之義，與「摧訓『擠』訓『折』義同。又《釋文》引《韓詩》作「謹」，云：「謹，就也。」《廣雅》：「謹，就也。」本《韓詩》。就，亦相迫之義。《潛夫論·交際》篇云：「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內見謫於妻子，外蒙譏於士夫。」此與《箋》以「摧」爲「刺譏之言」者合。說雖異，而意則同。

### 《北風》三章，章六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竝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傳】興也。北風，寒涼之風。雱，盛貌。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傳】惠，愛；行，道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傳】虛，虛也。亟，急也。【疏】興者，前二章以風雪喻政之威虐，末章赤狐黑鳥喻衛國君臣竝為無道也。《爾雅》：「北風謂之涼風。」《說文》作「飗」。《傳》但就詩本句為釋，故云「北風，寒涼之風」，不用《爾雅》作訓。與《豈風》、《谷風》異也。《說文》：「旁，溥也。籀文作「旁」。」「盛」與「溥」義相近。《御覽·天十二》、《時序十九》引《詩》作「滂」，「滂」與「旁」通。《穆天子傳》：「庚寅，北風雨雪。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屬休。」郭璞注引作「霧」，霧，俗字。○「惠，愛」，《爾雅·釋詁》文。《騫裳》「子惠思我」，《傳》亦云：「惠，愛也。」《傳》以「同行」為「同道」。《箋》云：「性仁愛而又好我者，與我相攜持同道而去，疾時政也。」「虛，虛也」，《釋文》：「一本作「虛，徐也」。」《正義》：「一本亦作「虛，徐」。」案「一本」非也。《傳》以「虛」釋「虛」，謂此「丘虛」字讀作「謙虛」字。「虛」、「邪」二字連文成義，虛邪，猶委蛇也。《莊子·應帝王》篇：「吾與之虛而委蛇。」《羔羊》箋：「委蛇，委曲自得之兒。」《韓詩》作「逶迤」，《說文》：「逶迤，袞去兒。」《廣雅·釋訓》：「委蛇，逶袞也。」《衆經音義》引《廣雅》作「委佗，窳邪也」。「邪，即古「袞」字。「窳邪」與「虛邪」聲義又相近。《管子·弟子職》篇：「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楊雄《大玄·庚》：「初一，虛既邪，心有傾。《測》曰：

虛邪心傾，懷不正也。」《義》：「次六，大虛既邪，或直之，或翼之，得矢夫。《測》曰：虛邪矢夫，得賢臣也。」然則袞曲謂之虛邪，委曲亦謂之虛邪。詩言「虛邪」者，是委隨順從之義也。《爾雅》作「虛徐」，《釋訓》：「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孫炎注：「虛徐，威儀謙退也。」班固《幽通賦》：「承靈訓其虛徐兮，竚盤桓而且俟。」曹大家注引《詩》「其虛其徐」。班從《魯詩》。《毛詩》「虛邪」，或《魯詩》作「虛徐」，皆以二字連讀。《箋》云：「邪，讀如徐。言今在位之人，其故威儀虛徐寬仁者，今皆以為急刻之行矣。」《傳》為「虛」字作訓，不為「邪」字作訓。《箋》乃申補《傳》訓，依三家《詩》易「邪」為「徐」。虛邪、虛徐，一語之轉，毛、鄭義無不合。《爾雅》：「慄，急也。」《釋文》：「慄，本或作「慄」，又作「亟」。」《傳》云「亟，急」者，《箋》所謂「急刻之行」也。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傳】喈，疾貌。霏，甚貌。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傳】歸有德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疏】「喈」訓「疾」，義未詳。《玉篇》：「飄，疾風也。」或本三家《詩》。「霏，甚兒」，「甚」與「盛」同。《小箋》云：「霏，《說文》無此字。古當作「非」，非猶飛也。」○云「歸有德也」者，以釋經之「歸」字。《碩鼠》

云：「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亦此意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傳】狐赤烏黑，莫

能別也。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傳】攜手就車。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疏】莫，無也。匪，非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無有赤者非狐乎？無有黑者非烏

乎？狐赤，烏黑，人所易曉，今莫能別，言衛之君臣昏惡之

甚也。《傳》中「莫」字非經義。《正義》云：「人莫能分別亦

以爲非狐者，人莫能分別黑以爲非烏者。」恐非詩旨矣。

○《傳》云「攜手就車」者，以釋經「同車」之義，言將就車而

同去也。

### 《靜女》三章，章四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傳】靜，貞靜也。

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俟，待

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愛而不見，搔首踟

躕。【傳】言志往而行正。【疏】《邶·柏舟》、《女曰雞

鳴》傳訓「靜」爲「安」。此云「貞靜」，亦「安」義也。《文選》張衡《思立賦》、宋玉《神女賦》注引《韓詩》：「靜，貞也。」韓與毛同。又申說「貞靜」云「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者，法度指彤管，此總釋全章之義。《方言》：「趙、魏、燕、代之間謂好曰姝。」《說文》：「姝，好也。」又「姁，好也。」引《詩》作「姁」。又《衣部》：「姝，好佳也。」引《詩》作「姝」。《詩》作「姁」。又《衣部》：「姝，好佳也。」引《詩》作「姝」。姝，姁，姝同。《傳》云「美色」，義亦同。○《爾雅》：「俟，待也。」字又作「俟」。莊八年《穀梁傳》：「俟，待也。」《相鼠》、《箬》傳竝同。於，疑當作「乎」。《文選》向秀《思舊賦》注引《毛詩》作「俟我乎城隅」。《考工記·匠人》：「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賈疏引《異義》：「古《周禮》說，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然則雉高一丈，城隅加高於城二丈矣。鄭注云：「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又《考工記》「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鄭注云：「諸侯，畿以外也。其城隅制高七丈，宮隅門阿皆五丈。《禮器》曰：「天子、諸侯臺門。」案鄭引《禮器》臺門以證宮隅、城隅之制，其說必有所據。但臺門，天子、諸侯制異。天子四面城，其臺當在中央。諸侯城缺南方，東、西有門，門上有臺，謂之臺門，亦謂之城臺。《鄭風·出其東門》傳：「闔，城曲也。闔，城臺

也。城隅即城曲。漢人謂之「角浮思」，角亦隅也，字亦作「罩」。《周禮疏》據漢時罩思災，以城隅爲小樓者，亦城臺之遺意也。諸侯城高五丈，城隅高七丈，其宮隅之高與城高同。是城隅爲最高之處。《傳》云「以言高而不可踰」者，蓋借城隅喻靜女之守禮法。《箋》言「待禮而動，自防如城隅」，此申成《傳》也。俟乎城隅，言親迎者俟女於城門之外。《丰》「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傳》：「巷，門外。」即其義也。言俟之者，兼以反刺人君也。《韓詩外傳》云：「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亂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闐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韓詩》引此詩爲歌道義。道義者，《韓奕》傳所謂「曲顧道義」也。毛、韓說解不同，而義得互明。《說苑·辯物》篇同《韓詩》說。○《說文》：「優，仿佛也。」引《詩》作「優」。《方言》：「掩，翳，蔓也。」郭注引《詩》作「蔓」。《說文·竹部》：「簾，蔽不見也。」「蔓」與「簾」同。今《詩》作「愛」者，古文假借字。《烝民》傳云：「愛，隱也。」案此承上文城隅立言。愛而者，隱蔽不見之謂。襄二十三年《左傳》：「宣子出斐豹

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蓋斐豹既出，閉在門外，見督戎來，而先踰避不見，處以待之。督戎踰入，乃從後擊殺之也。《詩》言「愛而」，《左傳》言「隱而」，蓋古有此語也。《傳》文「行正」之「正」當依岳本作「止」。「志往行止」，釋「搔首踟躕」句，亦是狀親迎之女，其德貞靜，而與《韓詩》道義之說又合也。《文選·琴賦》注引《韓詩章句》云：「躊躇，猶躑躅也。」《洞簫賦》、《思玄賦》、《思舊賦》、何劭《贈張華詩》、左思《招隱詩》注引作「躊躇」，皆本《韓詩》。今《外傳》作「踟躕」，乃後人用毛改韓耳。《易林·師》：「季姬踟躕，結衿待時。終日至暮，百兩不來。」又《同人》、《謙》、《渙》：「季姬踟躕，望孟城隅。終日至暮，不見齊侯。」此或本齊、魯《詩》。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傳】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群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箸于左手。既御，箸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彤管有煒，說懌女美。【傳】煒，

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也。【疏】《傳》釋「靜」爲「靜德」，「變」爲「美色」。是「變」與「姝」同義也。《車輦》傳云：「變，美兒。」《釋文》：「貽，本又作「詒」。」案「詒」是也。《傳》以「遺」釋「詒」，與《雄雉》、《天保》同。《丘中有麻》傳亦以「詒」爲「遺」。《箋》云：「彤管，筆赤管也。」彤管者，女史所執之管。是即古人之法也。管雖女史所執，然必后夫人有貞靜之德，乃能授以女史之法，故《傳》以爲靜德之女能遺我以古人之法，然後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傳》引成文，今無可攷。《正義》云：「《周禮》『女史八人』，注：『女史，女奴曉書者。』其職云：『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夫人女史亦如之。女史若有不記妃妾之過，其罪則殺之，謂殺此女史。」案《傳》文「史不記過」，「史」上奪「女」字，今據《正義》訂正。《御覽·皇親部一》引劉向《五經要義》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群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日，授其環，以示進退之法。生子月娠，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箸于左手。既御，箸于右手。」左手，陽也，以當就男，故箸左手。右手，陰也，既御而復。故此亦西京舊說，與毛《傳》互有詳略。○彤，赤色，故《傳》云：「煒，赤兒。」《說文》：

「煒，盛明兒。」盛明者，言赤色之盛明也。《傳》又申明取赤之義，云「以赤心正人也」者，謂女史以赤心而正妃妾之次序也。陳啓源《稽古編》云：「牛亨問：『彤管何也？』董仲舒答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彤管赤心記事也。』張華《博物記》、崔豹《古今注》皆載其語。仲舒去古未遠，所聞必有據。又武帝時《毛詩》未行，而仲舒之論彤管與《詁訓傳》相合。」《箋》云：「說懌，當作「說釋」。」《說文》：「說，說釋也。」《類弁》：「庶幾說懌」，依鄭、許，「懌」亦當作「釋」，今《詩》作「說懌」，《爾雅》作「悅懌」，并「說」字誤從心旁矣。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傳】牧，田官也。

荑，茅之始生也。本之於荑，取其有始有終。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傳】非爲其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遠我法則。【疏】田官爲牧，未聞。此必「田」誤作「官」，轉寫併入耳。《傳》文當作「牧，牧田也」四字。《箋》：「自牧田歸荑。」鄭所據作「牧田」。《正義》不爲「田官」作解，孔本亦不誤。《周禮》：「牧田，任遠郊之地。」隱五年《左傳》：「鄭人侵衛牧。」衛牧，猶言晉郊耳。《管子·度地篇》：「草木荑，生可食。」是「荑」本爲草木初生之

稱，因之則爲茅之始生矣。《碩人》：「手如柔荑」，《傳》云：「如荑之新生。」案彼詩之「荑」亦茅也。茅，萑之類。初生色白，而蘆葦初生色赤，故彼以茅之柔白狀碩人之手，而此亦以茅之潔白喻靜女之德。茅生後於蘆葦，正月之末，其始萌芽。藉茅可以供祭祀，故《傳》又申之云「本之於荑，取其有始有終」也。經中「歸」字當讀如「言告言歸」之「歸」。

○異，無《傳》。異者，「瘧」之假借字。李善注《神女賦》引《韓詩》云：「瘧，悅也。」當是此詩章句。異，瘧一聲之轉。《韓詩》：「瘧，悅也。」承上文「說釋女美」而言。又《說文》：「瘧，靜也。」承上文「靜女其姝」、「靜女其變」而言，皆是釋此詩之詞。「瘧」作「瘧」者，誤。《箋》云：「其信美而異者，可以供祭祀，猶貞女在窈窕之處。」鄭言「窈窕」，亦貞靜之謂。此本三家《詩》以申《毛詩》。或《毛詩》本作「洵美且瘧」，瘧，靜也。爲許、鄭所本。女，如字。貽，當作「詒」。匪，非同聲。非，本字，匪，假借字。《定之方中》、《匪風》竝以「匪」釋「非」，與此《傳》同也。《傳》云「說美色」者，即承「說釋女美」而言。云「遺我以法則」者，詒，遺也，法則，古女史彤管之法也。此與「詒我彤管」句相應。言非徒說美色，而說美德也。定九年《左傳》：「《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注云：「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取彤

管。」故毛公作《傳》，於三章皆取彤管爲說，實本《左氏》也。

### 《新臺》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疏】新臺，當在鄆東大河之旁，齊、衛之所經也。鄆注《水經·河水》篇：「河水逕濮陽縣北，爲濮陽津。又東逕鄆城縣北，北岸有新臺，鴻基層廣高數丈，衛宣公所築新臺矣，《詩》齊姜所賦也。爲盧關津。臺東有小城，崎嶇積側，臺址枕河。」案鄆安道注《水經》往往廣採樸說，以示炫博。然古今河道不同，衛宣公所作新臺河上，決非魏晉鄆城縣北臨河之新臺。攷《史記·衛世家》：「成王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虛。」《孟子·告子》篇：「昔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趙注云：「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是衛故在淇東、河西也。《漢書·地理志》：「魏郡淇水至黎陽入河，鄆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水經注》：「河水東逕遮害亭南，又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處也。」然則禹大河故瀆當在今濟、滑二縣之西矣。《漢書·溝洫志》王橫言：「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定王五年，當魯宣公之七年

也。衛宣公時，禹故河道未改。河在鄆東，不逕濮陽。《碩人》詩：「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此言送女之大夫反馬歸齊。齊在衛北，衛適齊必遡河上流五百餘里。從聊城陸路至齊臨淄，若河水已徙，則當云「東流」，不云「北流」矣。又《定之方中》序：「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漕邑，今之滑縣，漢之白馬縣。文公渡河而東，河在楚丘之西。若河水已徙，則從楚丘之北直東鄆城之北，二百餘里，皆有大河之所經，亦不得謂東徙渡河矣。以《詩》證《詩》，知新臺斷不在鄆城北也。

### 新臺有泚，河水瀾瀾。【傳】泚，鮮明貌。

瀾瀾，盛貌。水，所以潔汙穢，反于河上而爲淫昏之行。燕婉之求，簾篠不鮮。【傳】燕，安；婉，順也。簾篠，不能俯者。【疏】《說文》：「泚，新色鮮也。」引

《詩》「新臺有玼」。今《詩》作「泚」，《釋文》引《韓詩》作「淮」，云：「鮮兒。」瀾瀾，《釋文》引《說文》：「水滿也。」攷《說文》作「瀾，滿也。从水，爾聲。」是陸所據《詩》本作「瀾」。《玉篇》：「瀾，水流兒。」《文選》沈約《安陸昭王碑文》注引《毛詩》作「河水瀾瀾」。今字通作「瀾」。《釋文》引《韓詩》作「混混」，云：「盛兒。」《詩小學》云：「《韓詩》「新臺有

淮，河水混混」，蓋一章「新臺有泚，河水瀾瀾」之異文。「淮」、「混」字與「泚」、「瀾」同部，與「洒」、「浼」不同部。而陸德明誤屬之二章也。」又盧召弓曰：「《漢·地理志》引《邶詩》「河水洋洋」，師古以今《邶詩》無此句爲疑。攷《玉篇》曰：「泚，亦「瀾」字。」然則「洋洋」必「泚泚」之誤。《集韻》亦曰：「瀾，或作泚。」案泚泚，亦即「瀾瀾」之異文，當出齊、魯《詩》。《管子·水地》篇：「水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惡仁也。」《荀子·宥坐篇》：「水以出以入，以就鮮潔，似善化。」竝與《傳》云「水，所以潔汙穢」合。潔，當作「絮」。水絮汙穢，衛宣公反於河上作新臺，要納伋妻，是爲淫昏之行。○《谷風》傳：「宴，安也。」宴，本字，燕，假借字。「燕，安，婉，順」，言人有安順之德者。《箋》以燕婉之人謂伋，此毛義也。《文選·西京賦》注引《韓詩》「燕婉之求」，云：「燕婉，好兒。」燕，嬌，古今字。《說文》：「睪，目相戲也。」引《詩》「睪婉之求」，當出齊、魯《詩》，與毛異。《晉語》：「簾篠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又「戚施，直縛。簾篠，蒙瑇。」韋注云：「簾篠，直者。戚施，瘁者。直，直擊也。縛，縛鍾也。蒙，戴也。瑇，玉磬。不能俯，故使戴磬。」案毛《傳》正用《國語》文。《國語》簾篠、戚施爲八疾之二，毛兼引之以刺衛宣公。《柏舟》傳：「君子有威儀，望之嚴然可



畏，禮容俯仰，各有其宜。」今宣公於一俯一仰有佞媚容悅之狀，以是爲病，故即以是爲刺，此毛義也。《爾雅》：「簾，口柔也。戚施，面柔也。」亦是釋此詩之詞。《箋》云：「簾，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也。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鄭乃合《爾雅》、《國語》爲一義矣。《大玄·閑》：「次七，跂跂，閑于簾除，或寢之廬。」《測》曰：「跂跂之閑，惡在舍也。」范望注：「跂跂，惡貌也。簾除之人，不能俯者也。」簾除即簾除，蓋凡物之粗惡者曰簾除。《說文》：「簾，粗竹席也。」《方言》：「簾，自關而西，其羸者謂之簾除。」亦人名，《春秋》文十三年：「邾子貜卒。」又地名，定十五年：「次于渠蔭。」此或取於病惡者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傳】洒，高峻也。

浼浼，平地也。燕婉之求，簾除不殄。【傳】殄，

絕也。【疏】《小箋》云：「釋丘」望厓洒而高岸。夷上洒

下，澗。高謂其頂，洒謂其身。峭直夷上者，其頂平不高出

也。洒下亦謂身斗峭也。《說文》曰：「陵，陷也。」「陷，陵

也。」「峻」同「陵」。洒，即「陵」之假借字。凡言陵陷，皆謂

斗直不可上。」又云：「《吳都賦》：「清流臺臺。」李善注引

《韓詩》：「臺臺，水流進兒。」不言何經之注。今按，必此章「浼浼」之異文也。古音洒讀如洗，浼、臺皆如門，殄如珍。《傳》云「平地」，義不可通。矣疑「地」字乃「池」字之誤。平池，猶滂池，謂河水平滿，蓄納爲池則浼浼然也。《說文》云：「浼，汚也。」引《詩》「河水浼浼」。「汚」下云：「一曰：小池爲汚。」是許以「汚」釋「浼」，與此《傳》「平池」釋「浼浼」義正相同。《說文》又云：「潤，水流浼浼兒。」亦謂平流爲潤也。《沔水》傳：「沔，水流滿也。」浼、潤、沔一聲之轉。○「殄，絕」，《釋詁》文。《思齊》傳「殄」亦訓「絕」。《思齊》、《思齊》、《桑柔》、《雲漢》皆云：「不殄，不絕也。」不絕，猶不鮮，鮮，少也。鄭《箋》：「殄，當作「腴」。腴，善也。」上章《箋》：「鮮，善也。」義異。《燕禮》「不腴之酒」，「古文「腴」作「殄」。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傳】言所得非所求

也。燕婉之求，得此戚施。【傳】戚施，不能仰

者。【疏】離，讀爲麗。《士冠禮》注云：「古文「麗」爲

「離」。《易·離卦》云：「離，麗也。」凡《詩》「離羅」、「離

罩」、「離置」、「離畢」，「離」皆「麗」也。魚網，所以求魚，今

反得鴻，此謂所得非所求也。求，即經「燕婉之求」，以喻齊

女求伋而得宣公也。桓十六年《左傳》：「衛宣公蒸于夷姜，生急子。爲之取于齊而美，公取之。」是其事也。急，《詩序》作「伋」。○《御覽·蟲豸部》：「薛君章句云：『戚施，蟾蜍，喻醜惡。』」韓謂戚施即蟾蜍，以喻醜惡，則上章籛條爲粗竹席，亦喻醜惡。高注《淮南子·脩務篇》云：「籛條偃，戚施僂，皆醜貌也。」此本《韓詩》說也。韓與毛訓異而意同。《說文》：「醜，詹諸也。」引《詩》作「得此醜」。許亦用《韓詩》義。《爾雅》釋文：「戚施，字書作『規覲』，同。」《玉篇》、《廣韻》皆云：「規覲，面柔也。」《廣雅》云：「規覲，八疾也。」竝與「戚施」同。《鄭語》云：「侏儒戚施，寔御在側。」

###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疏】

《新序·節士篇》云：「伋方乘舟時，伋傳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此與《列女傳·孽嬖篇》不同。劉子政習《魯詩》，兼習《韓詩》也。《韓詩》多同《毛詩》。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傳】二子，伋、壽也。宣公爲伋取於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

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願言思子，中心養養。【傳】願，每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疏】《序》「思伋、壽」，故《傳》云「二子，伋、壽也」。「宣公爲伋取於齊女而美」以下，桓十六年《左傳》文，詳略字句微有不同。伋，《左傳》作「急」。云「使賊先待於隘」，《左傳》作「使盜待諸莘」，服注云：「莘，衛東地。」《水經注·河水篇》：「莘道城西北有莘亭，衛宣公使伋諸齊，令盜待于莘。伋、壽繼隕于此亭。道阨限蹊要，自衛適齊之道也。」《史記·衛世家》作「界」，《列女傳》同。云「竊其節」，《左傳》「節」作「旌」，《史記》、《列女傳》作「白旄」。雖辭有小異，而旨則大同也。伋、壽涉危，爭相爲死，詩人以如乘舟無薄爲喻，《廣雅》云：「薄，至也。」《詩述聞》云：「景，讀如憬。《魯頌·泮水》篇「憬彼淮夷」，毛《傳》曰：「憬，遠行貌。」下章言「汎汎其逝」，正與此同意也。《士昏禮》「姆加景」，今文「景」作「憬」。是憬、景古字通。」免案

《說文》：「礙，止也。」《傳》意以「迅疾不止」釋經中「景」字，與「遠行」之義正合。汎汎，流兒。○《傳》訓「願」爲「每」，

《皇皇者華》傳訓「每」爲「雖」。「願言思子，中心養養」，雖

曰思子，徒憂其心養養然也。「願言思子，不瑕有害」，雖曰

思子，不能遠於害也。猶《常棣》云「每有良朋，兄也永歎」，

言雖有善朋，徒滋長歎而已。《伯兮》「願言思伯，甘心首

疾」，「願言思伯，使我心痠」，文義皆同，故《終風》「願言」不

傳。此「願言」作傳，用意攸別。《終風》「願」訓「思」，此

「願」訓「思」，則「思」言「思子」，不成辭矣。中心，心中也。

《爾雅·釋詁》：「恙，憂也。」憂謂之恙，重言恙恙，猶憂爲

忡，重言忡忡，憂爲悄，重言悄悄矣。《釋訓》：「洋洋，思

也。」郭注云：「憂思。」邢《疏》引此詩「中心養養」，云：「洋、

養音義同。」《穆天子傳》「中心翔翔」，郭注云：「憂無薄

也。」養養、洋洋、翔翔，皆恙恙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傳】逝，往也。願

言思子，不瑕有害。【傳】言二子之不遠害。【疏】

「逝，往」，《釋詁》文，《東門之枌》、《小雅·杕杜》同。上章

《傳》云「涉危遂往」，兼釋此「汎汎其逝」也。○瑕，讀爲遐。

「有」爲句中語助，「不遐有害」，言不遠害也。二子之不遠

害，即是涉危也。「有」又爲句首、句末語助者，義見《文王》篇。

卷三終

## 詩毛氏傳疏卷四

長洲陳奐學

### 鄘柏舟詁訓傳第四 毛詩國風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疏】鄘，邑名。古作「庸」。《逸周書·作雒》篇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漢書·地理志》云：「庸，管叔尹之。」是庸在朝歌東矣。又《逸周書》言「中旄父字于東」，孔晁注云：「中旄父代管叔。」此與《地理志》「盡以邶、庸封康叔」不合。鄭作《詩譜》依據《逸書》，故有「後世子孫稍併邶、庸」之說，且以管、蔡、霍爲三監，俱與群經不合。或又謂《左傳》稱康叔取於有閭之士，以供王職。「閭」與「庸」聲相近，如《左傳》「閭職」，《史記》作「庸職」。以爲康叔身取庸邑之證，抑又不然。杜預云：「有閭，衛

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攷昭九年《左傳》「周甘人與晉閭嘉爭閭田」，即此也。不得以庸爲閭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疏】《史記·衛世家》：「釐侯卒，

太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而立和爲衛侯，是爲武公。五十五年卒。」攷衛武公元年，周宣王之十六年，至平王十三年卒，計在位五十五年，與《世家》合。《國語》稱「武公九十有五，猶作《懿》自儆」，則其即位年已四十矣。共伯又爲武公兄，與《序》云「蚤死」乖戾。《索隱》云「大史公採襍說而爲之記」，是矣。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傳】興也。中河，

河中。髧彼兩髦，實維我儀。【傳】髧，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儀，匹也。之死矢靡它！【傳】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己之死，信無它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傳】

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天，謂父也。【疏】  
《邶·柏舟》傳：「汎，流兒。」汎猶汎汎也。「中河，河中」，此倒句之例也。舟汎汎然，興婦人夫不在，無所適從。河中、河側，言其守義之所自處。○詩言「兩髦」，故《傳》謂「髦」爲「兩髦之兒」，《釋文》無「之」字，云：「髦，本又作「攸」。」《玉篇·髟部》：「髦，髮垂兒。」又《人部》引《詩》：「髦，或作「攸」。」《說文》：「髦，髮至眉也。从髟，攸聲。《詩》曰：「攸攸兩髦。」或省作「髦」。」髦，攸，統同。髦，本字，髦，假借字。許云「髮至眉」，本《傳》義也。髮至眉爲子事父母之飾者，《禮記·玉藻》篇：「親沒不髦。」《喪大記》及《儀禮·既夕·記》皆有說髦之文。鄭注云：「兒生三月，髻髮爲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髦之形象未聞。」《內則》「總拂髦」，注亦云：「髦，用髮爲之，象幼時髻。其制未聞也。」案子事父母有總有髦，總以收髮結之。髦即髮之所結，以垂爲飾。髦，收取他髮爲之。兩角，故兩髦。垂飾至眉，其形象也。鄭未治《毛詩》，故云「未聞」耳。《齊·甫田》傳云：「總角，聚兩髦也。」兩髦在角，故以角爲兩髦，其義同也。實，當作「寔」。寔，是也。「寔維」亦曰「時維」。寔，時皆「是」也。維，猶爲也。「儀，

匹」，《爾雅·釋詁》文。《文王有聲》傳：「匹，配也。」《皇矣》傳：「配，嬀也。」○「矢，誓」，「靡，無」，皆《釋言》文。靡，無，聲之舛侈耳。《旄丘》、《皇皇者華》、《文王》、《皇矣》、《烈祖》傳竝以「無」字釋「靡」字。①之，至一聲之轉。「之死矢靡它」，此共姜自誓之詞。《傳》乃先釋「矢靡」，後釋「之」，逆經作訓。云「至己之死」以釋「之死」二字，「信無它心」以釋「靡它」二字，以申明其自誓如此也。「諒，信」，《爾雅》作「亮」，與「諒」同。《傳》云「母也天也，尚不信我」，言不信我之無它心也。只與「也」同義。母、天連言，故《傳》又申明之云「天，謂父也」。《儀禮·喪服傳》：「婦人有二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貳尊也。」《列女傳·母儀》篇：「禮，婦人未嫁，則以父母爲天。既嫁，則以夫爲天。其喪父母，則降服一等，無二天之義也。」杜預桓十五年《左傳注》亦云：「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案此天父謂婦人之未嫁者也。共姜未嫁天父，既嫁則天夫。共伯死，共姜無子，

①「烈」，原作「列」，據本書卷三十《烈祖》傳疏與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愛日軒刻本、徐子靜本改。

義歸宗，故又天父。《喪服》：「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是女子既適人而出，則爲父服三年，與女子子在室爲父服三年者同。故婦人既嫁而反，從天父之義，乃得評父爲天也。經先母後父者，先親親而後尊尊。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髣彼兩髦，實維

我特。【傳】特，匹也。之死矢靡慝！【傳】慝，

邪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疏】特爲奇，又爲

耦，匹爲耦，又爲奇，二者義相因。《釋文》引《韓詩》作「實

維我直」，云：「相當值也。」毛、韓字異義同。○《民勞》傳

訓「慝」爲「惡」，此訓「慝」爲「邪」者，各隨文解說也。靡慝，

即無邪。上章《傳》所謂「信無它心」也。

###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

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疏】公子頑，宣公

庶長子昭伯也。君母，惠公母宣姜也。閔二年《左傳》云：

「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生齊子、戴

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牆有茨，不可埽也。【傳】興也。牆，所以防

非常。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中葍之

言，不可道也。【傳】中葍，內葍也。所可道也，

言之醜也。【傳】於君醜也。【疏】《將仲子》傳：「牆，

垣也。」云「所以防非常」者，兼明興義也。「茨，蒺藜」，《爾

雅·釋草》文。郭注云：「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

人。《說文》：「薺，疾藜也。」引《詩》作「牆有薺」。薺，本

字；茨，假借字。蓋「疾藜」合評之曰「薺」也，後人加「艸」

耳。薺從艸，虞翻注《易》以蒺藜爲木。云「欲埽去之，反傷

牆也」者，此合下二章以釋經「不可」之義。《正義》云：「言

人以牆防禁一家之非常，今上有蒺藜之草，不可埽而去

之；欲埽去之，反傷牆而毀家，以興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之

非法，今宮中有淫昏之行，不可滅而除之；欲除而滅之，反

違禮而害國。」○「中葍，內葍」，義未詳。中葍與牆對稱，牆

爲宮牆，則中葍當爲宮中之室。《說文》：「葍，交積材也。」

「構，蓋也。」應劭注《漢書》云：「中葍，材構在堂之中也。」

「構」與「葍」同，「堂」當作「室」。凡室必積材蓋屋，故室內

謂之內葍。毛意或當如是。《箋》云：「內葍之言，謂宮中

所葍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鄭以「葍」爲「構成」，恐非此詩

毛意。《周禮·媒氏》注云：「陰訟，爭中葍之事以觸法者。」引此詩爲證，亦不以「葍」爲「構成」也。《釋文》引《韓詩》云：「中葍，中夜，謂淫僻之言也。」《玉篇》：「葍，夜也。《詩》曰：『中葍之言。』中夜之言也。本亦作「葍」。《漢書·文三王傳》：「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葍之言。」晉灼注云：「《魯詩》以爲夜也。」韓、魯義同。《傳》文「於君醜也」上奪「醜」字，《十月之交》傳：「醜，惡也。」此「醜」亦爲「惡」，下章《傳》云：「長，惡長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傳】襄，除也。中葍之言，不可詳也。【傳】詳，審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傳】長，惡長也。【疏】襄，除，《釋言》文，《出車》同。《說文》云：「《漢令》：解衣而耕謂之襄。」「除」與「解衣」義相近。《悉蟀》傳：「除，去也。」「不可除」，言不可去也。「詳」訓「審」。「詳」與「讀」義相近。讀者，抽繹之，詳者，審悉之也。《釋文》引《韓詩》：「揚，猶道也。」《韓詩》作「揚」，與上章「道」同義。云「長，惡長也」者，言君之惡甚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傳】束而去之。中葍之言，不可讀也。【傳】讀，抽也。所可讀也，

言之辱也。【傳】辱，辱君也。【疏】《傳》文「束而去之」上奪「束」字。經言「埽」，《傳》云「欲埽去之」；經言「束」，《傳》乃云「束而去之」，皆是申明經義。二章言除，即去也。《方言》云：「抽，讀也。」讀，抽互訓。辱爲辱君，猶醜言君醜，長言惡長，亦是申明經義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疏】《箋》云：「夫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或者『小』字誤作『人』耳。」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傳】能與君子俱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委委佗佗，如山如河，【傳】委委者，行可委曲縱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山無不容，河無不潤。象服是宜。【傳】象服，尊者所以爲飾。子

之不淑，云如之何？【傳】有子若是，可謂不善

乎？【疏】詩三章以「君子偕老」發端，此即《禮記》「壹與之醮，終身不改」之義。偕，俱也；偕老，俱老。《傳》言「后夫人能與君子俱老，宜居尊位，服盛服」，所以總釋三章，而又與《序》相發明也。云「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者，《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爲，作也。「爲副編次」，謂作副必以編髮次第爲之也。編，讀爲辮次，讀爲髮。《說文》：「髮，用梳比也。」用梳比，謂之次，以他人髮而梳比之，是謂之編次。《傳》言「編髮」，即本《周禮》「編次」爲訓。鄭司農注云：「副者，婦人之首服。」仲師不爲「編次」作解，則與毛意合矣。唯鄭注以「副編次」爲婦人三等之禮服，與毛不同。云「笄，衡笄也」者，《追師》：「追衡笄。」此《傳》所本也。鄭司農注云：「追，冠名。衡，維持冠者。《春秋傳》曰：『衡紘紃紃。』」案男子冠無笄，而冕、弁有笄。冕笄用衡笄，以玉爲之，所以維持冕也。婦人有副笄，有纁笄。維持纁者，謂之纁笄；維持副者，謂之副笄。副笄用衡笄，纁笄不用衡笄。衡笄亦以玉爲之。笄下縣瑱，笄上爲珈飾。《說文》：「笄，簪也。」「先，首笄也。俗作「簪」。云「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箋》云：

「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儀禮·喪服傳》：「吉笄，尺二寸。」又「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鄭注云：「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摘頭矣。」《檀弓》：「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然則喪笄長尺，吉笄長尺二寸。折去笄首，當折去二寸。吉笄有首，首有飾。珈即飾也。「珈」與「副」同義。衡笄有珈，乃得爲副。副者，以飾珈而名之，所謂「別尊卑」也。夫人六珈，王后制未聞。《說文》無「珈」字。《大玄·蓍》：「上九，男子折笄，婦人易髻。」王涯以「髻」爲「珈」，音加。○《傳》文「行可委曲」下「蹤迹」二字當衍。《正義》云：「其行委委然，行可委曲。佗佗然，其德平易。」又云：「委委者，行可委曲。佗佗者，德平易。由德平易，故行可委曲。」是《正義》本無「蹤迹」二字。《釋文》云：「委委，行可委曲蹤迹也。」然陸不爲「蹤迹」音釋，則《釋文》舊本亦無「蹤迹」二字。行可委曲謂之委委，德平易謂之佗佗。《傳》與《羔羊》傳文變而意實同。《羔羊》傳云：「委蛇，行可從迹也。」「蛇」與「佗」通。《羔羊》「從」字與此「委曲」字是釋經之「委」字、「委委」字。《羔羊》「迹」字與此「平易」字是釋經之「蛇」字、「佗佗」字。《羔羊》箋：「委蛇，委曲自得之兒。」「委曲」二字即本此《傳》訓。今各本此《傳》「委曲」下依《羔羊》傳增入「蹤迹」



二字，則與「平易」義複，爲不可通矣。幸《正義》本未誤，可據以訂正。《爾雅》：「委委佗佗，美也。」《韓詩》：「委委佗佗，德之美兒。」韓渾言之，毛析言之。《傳》言「無不容潤」者，釋經「德如山河」之義。○象服，未聞。疑此即禕衣也。象，古「橡」字。《說文》：「橡，飾也。」象服，猶橡飾，服之以畫繪爲飾者。《周禮·內司服》王后六服有禕衣。鄭司農注：「禕衣，畫衣。」《說文》引：「《周禮》曰：『王后之服禕衣。』」謂畫袍。《禮記·玉藻》篇亦云：「王后禕衣，夫人揄狄。」其夫人而服禕衣，猶《雜記》謂之「褒衣」歟？《明堂位》《祭統》：「君卷冕，夫人副禕。」又《祭義》：「君皮弁素積，夫人副禕。」案此皆夫人有禕衣之證。《葛覃》傳：「婦人有副禕盛飾。」則毛亦謂盛飾有禕矣。上文《傳》云「副者，后夫人之首飾」，則象服亦后夫人之飾，故云：「尊者所以爲飾。」后夫人有副，必有禕。副有珈飾，禕亦有畫飾，其尊卑之數，未聞也。詩首章言禕，二章言翟，三章言展。鄭注《禮》以禕衣唯王后、魯及二王後有之。衛爲侯國夫人，不得有禕，故《箋》謂「象服」爲即二章之「翟」、三章之「展」，又不數在象服內。僖九年《穀梁》楊士勛《疏》解《詩》「象服」爲「象笄」。《正義》云「象骨飾服」，與之同誤。則以象服爲首飾，與上文「副笄六珈」辭義重複。《箋》、《疏》說恐

未是。○《傳》云「有子若是」，釋經「子之」二字，之猶是也。云「可謂不善乎」，釋經「不淑，如之何」五字。①云，語詞也。「不淑，如之何」，如之何不淑也。《正義》云「可謂不善」，言其善也，是也。《禮記·雜記》篇「如何不淑」，鄭注云：「如何不善？」如何者，若何也，如之何者，若之何也。莊十一年《左傳》「若之何不弔」，猶云「如之何不淑」也。弔，淑皆善也。「如」與「若」竝與「奈」字同義。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傳】玼，鮮盛貌。

揄翟，闕翟，羽飾衣也。鬢髮如雲，不屑髢也。

【傳】鬢，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屑，絜也。玉

之瑱也，象之瑳也。【傳】瑱，塞耳也。瑳，所以撻

髮也。揚且之皙也。【傳】揚，眉上廣。皙，白皙。

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傳】尊之如天，

審諦如帝。【疏】《說文》：「玼，玉色鮮也。」因之爲凡色鮮

之稱。《追師》疏引《傳》「玼，鮮明貌」，與今本作「鮮盛」異。

《內司服》揄狄，闕狄爲王后六服之二。夫人與王后服同，

①「五」，原作「六」據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愛日軒刻本、徐子靜本、《清經解續編》本改。

故《傳》以榆翟、闕翟二者釋經之「翟」也。《玉藻》、《禕記》皆云：「夫人榆狄。」《詩》釋文：「榆，字又作「榆」。狄，本亦作「翟」。《說文》作「榆翟」，與今本毛《傳》同。榆，正字，榆，假借字。翟，正字，狄，假借字。《喪大記》：「夫人以屈狄。」《玉藻》：「君命屈狄」，注：「君，女君也。屈，《周禮》作「闕」。毛《傳》亦作「闕」。云「羽飾衣」者，「羽」字即承上兩「翟」字，則「羽」即「翟」也。飾，猶畫也；飾衣，畫衣也。《說文》「榆」字下云：「羽飾衣。」正本《毛詩》說。鄭司農注云：「榆狄、闕狄，畫羽飾。」司農治《毛詩》，言畫翟羽以爲飾，亦與毛不異也。翟，雉名。榆、闕皆衣名。其畫飾尊卑之次，未聞也。榆之爲言榆也，榆猶揚也。「闕」與「屈」竝有「短」義。或闕翟畫短羽，而榆翟則畫長羽歟？鄭注《周禮》、《禮記》皆以榆爲搖雉，榆翟刻繒而畫，闕翟刻繒不畫，與毛不合。而其以畫羽爲飾，則與毛、許、先鄭皆同。孫毓以毛《傳》「羽飾衣」謂真以翟羽飾衣，剥毛申鄭，《正義》本之，則誤解《傳》義矣。「之」爲句中語助，「其之翟」，其翟也，「其之展」，其展也，「揚且之皙」，揚且皙也，「揚且之顏」，揚且顏也。「之」皆語助，無實義。○《傳》「鬢，黑髮」下，《追師》疏引無「也」字。昭二十八年《左傳》：「昔有仍氏生女，黠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服、杜注皆云：「美髮

爲黠。」《詩》作「鬢」，《傳》以「黑髮」釋「鬢」，正本《左傳》。黑髮必美長，故云：「如雲，言美長也。」《說文·彡部》：「彡，稠髮也。」引《詩》作「彡」，或作「鬢」。「屑，繫」，《邶·谷風》同。鬢，《追師》注引《詩》作「鬢」。《說文》：「鬢，髮也。或作「鬢」。「髮，鬢也。」《正義》引《說文》作「髮，益髮也」。《箋》：「鬢，髮也。」不繫者，不用髮爲善。《禮記》：「斂髮毋鬢。」《左傳》：「以爲呂姜鬢。」《莊子》：「禿而施鬢。」鬢，假他人髮爲之。副，亦假他人髮，故鄭以「髮鬢」爲首飾。其實首飾謂之副，又謂之被，不得謂之髮鬢也。○《淇奥》傳：「充耳謂之瑱。」充者，塞也，故瑱又謂之塞耳也。《大戴禮·子張問人官》篇：「黠統塞耳，所以聿聰也。」盧注引《禮緯·含文嘉》，以縣統垂旒爲閉姦聲、聿亂色。《傳》謂瑱爲塞耳者，義取諸此也。《周禮·弁師》：「諸侯纁旒，皆就玉瑱、玉笋。」鄭注：「玉瑱，塞耳者。」《說文》：「瑱，以玉充耳也。」《詩》曰：「玉之瑱兮。」或作「瑱」。案婦人亦有笋，故亦有瑱。笋爲玉笋，故瑱亦玉瑱。張惠言《儀禮圖》云：「瑱制無文。《春秋傳》曰：「幣，錦二兩，縛一如瑱。」則其形必圓而長。」《釋文》：「瑱，勑帝反。瑱，他狄反。本亦作「瑱」，又作「瑱」。疑「瑱」即「瑱」之省。《傳》作「瑱」，謂「瑱」即「瑱」之假借。「瑱，所以瑩髮」，《淇奥》傳「會，所以

會髮，二者同事。會，亦作「體」。《說文》云：「體，骨體之可會髮者。」又云：「擿，搔也。」會髮，本《淇奥》傳，而「擿」即本此篇《傳》。許說正可申明毛訓也。擿髮，以象骨爲之。男女將冠笄者，先擿髮，而後以組束髮，是謂之體，亦謂之擿。男子象擿爲會髮之用，女子象擿爲擿髮之用，而又佩之以爲飾。《葛屨》傳云：「象擿，所以爲飾。」○《傳》云「揚，眉上廣」，揚，廣疊韻，眉上近類，與下章《傳》「廣揚而顏角豐滿」同義。《猗嗟》「抑若揚兮」，《傳》：「揚，廣揚。」兩詩「揚」字同也。襄十七年《左傳》：「澤門之皙，邑中之黔。」黔爲黑，則皙爲白。又昭二十六年《左傳》：「白皙鬢須眉。」《傳》云「皙，白皙」，義本《左傳》。皙從白，與皙從日者別。「胡然」皆問詞也。古而，如通用。《常武》「而震而怒」，今本作「如」。《都人士》「垂帶而厲」，《內則》注作「如」。《傳》釋「而天」，尊之如天，「而帝」，審諦如帝，正爲全《詩》「而」、「如」通訓。鄭注《內司服》引《詩》云：「言其德當神明。」

嗟兮嗟兮，其之展也。蒙彼縹緇，是繼祥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縹爲衣。蒙，覆也。緇之靡者爲縹，是當暑祥延之服也。子之清揚，

揚且之顏也。【傳】清揚，視清明也。揚且之顏，

廣揚而顏角豐滿。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傳】展，誠也。美女爲媛。【疏】《詩小學》云：「按第三章、第三章古本皆作「玼兮」。三章《傳》、《箋》皆不釋「玼」字。又《周禮注》引《詩》「玼兮玼兮，其之展也」可證也。玼，嗟異部而音近，如《賓之初筵》「嗟嗟」或爲「嗟嗟」。此篇二、三章「玼」字皆一本作「嗟」。《釋文》二章「玼兮」引沈氏云：「本或作「嗟」。取後乃分別以「玼」屬二章，「嗟」屬三章，而德明據之。」○《說文》：「袞，丹縹衣。从衣，衤聲。」《玉篇》同。今字通俗作「展」。《釋文》引馬融《毛詩注》亦云「展，色赤」，竝與毛同。唯鄭司農注《周禮》「展衣」爲「白衣」，仲師治毛，義多同毛。此「白衣」疑有誤。《箋》云：「展衣宜白。展衣，字誤。《禮記》作「檀衣」。鄭依《玉藻》、《禋記》、《喪大記》作「檀」。《釋名》云：「檀衣，檀，坦也。坦然正白，無文采也。」與鄭同。案《內司服》：「王后六服：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禮記·明堂位》、《祭義》、《祭統》言夫人褕、《玉藻》、《禋記》言夫人揄狄、《喪大記》言夫人屈狄。是外命婦亦有此三服。《內司服》於辨外內命婦服不

數之者，略也。蓋褱衣、揄狄、屈狄三者有畫文，爲婦人加上之服，猶男子之冕服也。鞠衣、展衣、緣衣三者無畫文，猶男子之朝服也。故鄭注《書大傳》云：「展衣，朝服也。」夫人日視內朝，纁笄而不加副，展衣而不加上服。故夏時展衣即覆於纁絺之上，不更復有中衣矣。《箋》：「展衣，夏則褱衣纁絺。」《正義》謂「覆彼纁絺之上」是也。《說文》：「冢，覆也。」「蒙」與「冢」通。《葛覃》傳：「葛，所以爲絺綌。」精曰絺，麤曰綌。此《傳》云「絺之靡者爲纁」，靡，古「靡」字。絺於綌較細，而纁尤絺之極細者也。云「是當暑褱延之服也」者，以釋經「是繼褱也」句。《說文》：「褱，私服。」引三家詩作「褱」。「褱，衣無色」，引《毛詩》作「繼」。《繼》即「褱」之假借字。褱延，當時語。延，古「涎」字。《論語·鄉黨》篇：「當暑褱絺綌，必表而出之。」孔注云：「必表而出，加上衣也。」皇《疏》云：「若在家，則褱葛之上亦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客，皆加上衣。當暑絺綌可單。若出，不可單，則必加上衣也。嫌暑熱不加，故特明之。」案《詩》之「纁絺」是當暑之褱衣，其上覆以展衣。覆，猶表也。展衣亦婦人之上衣，對纁絺褱衣言也。○《傳》「清」下奪「揚」字，依《後箋》補。《後箋》云：「兩「揚」字當有二義。「清揚」之「揚」必非亦謂眉上，《傳》文當作「清揚，視清明也」。

《猗嗟》「美目揚兮」，揚即明也。又「猗嗟名兮」，「名」與「明」通，亦謂目也。說詳《猗嗟》篇。《猗嗟》傳云：「目下爲清。」即此詩「清」之義。《玉藻》云：「視容清明。」《郊特牲》云：「目者，氣之清明者也。」即此《傳》「視清明」之義。《傳》文「揚」下，各本奪「且之顏」三字，依《小箋》本補正。云「廣揚而顏角豐滿」，七字作一句讀。揚，謂廣揚，與上「揚」字不同。上「揚」字指目，此「揚」指顏廣。揚即《碩人》傳所謂「頰廣而方」也。《說文注》云：「顏角，蓋指全頰而言。中謂之顏，旁謂之角。由兩眉閒以直上，皆得謂之顏。《醫經》：「頰曰顏曰庭」是也。《國語》：「角犀豐盈。」亦角謂旁，犀謂中。」案《傳》蓋以「廣揚」釋「揚」，以「顏角豐滿」釋「顏」，以「而」字代「且」字。「揚且之顏」，言揚而顏也；「揚且之皙」，言揚而皙也，「之」爲語助。「美且仁」、「美且好」，猶言美而仁、美而好也；「昌而熾」、「昌而大」，猶言昌且熾、昌且大也。凡全《詩》中且、而同義者，可依此《傳》類推。○「展，誠」，《雄雉》同。「美女爲媛」，《爾雅·釋訓》文。《說文》：「媛，美女也。人所援也。」引《詩》「邦之媛兮」。《釋文》引《韓詩》作「援」，云：「助也。」《箋》：「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也。」許、鄭並兼用《韓詩》義。《詩小學》云：「按此篇「也」字，疑古皆作「兮」。《說文》引「玉之

瑱兮，邦之媛兮」，《箋》正義引孫毓：「故曰：玉之瑱兮。」皆古本之存於今，改之未盡者也。」

### 《桑中》三章，章七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疏】成二年《左傳》：「楚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禮記·樂記》篇：「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此竝與《序》說合。《漢書·地理志》亦云：「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傳】爰，於也。唐，蒙，菜名。沫，衛邑。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傳】姜，姓也。言世族在位，有是惡行。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傳】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疏】「爰，於」，《爾

雅·釋詁》文。《釋詁》又云：「爰，于也。爰，曰也。」《擊鼓》、《烝民》詩或言「爰」，或言「于」。《縣》詩或言「爰」，或言「曰」。爰、于、曰、於四字皆語詞。「爰采唐矣」，「矣」爲起下之詞。「爰」與下文「云誰之思」之「云」竝爲發語之詞。此《傳》爲全《詩》「爰」字發凡也。《縣》傳：「爰，於也。」於是也。二《傳》訓同意別。「唐，蒙，菜名」，「唐」一句，「蒙」一句，《傳》釋「唐」爲「蒙」，說本《爾雅·釋草》，而又申釋「蒙」爲「菜也」，「名」字疑「也」字之誤。《爾雅》：「蒙，王女。」郭注云：「蒙，即唐也。」是蒙又一名王女矣。毛《傳》不言唐蒙爲女蘿，則與女蘿爲別物。疑今本《爾雅》「唐蒙」下衍「女蘿」字。《說文》：「蒙，王女也。」段注云：「王，或作『玉』，誤。」○「沫，衛邑」，沫者，衛之下邑。衛之世族有食采於沫者，《周禮》所謂「都家鄉邑」也。沫北、沫東，沫鄉之北與東也。《書·酒誥》：「明大命于妹邦。」馬融說謂妹邦即牧野。《說文》云：「姆，朝歌南七十里地。」衛都朝歌，沫爲衛南郊邑名，去朝歌七十里，在遠郊外矣。沫、妹、牧、姆字竝通用。《正義》謂沫即朝歌，失之。姜姓，大嶽之苗裔。孟姜、孟弋、孟庸，皆世族之妻。期、要、送，是惡行也。《傳》云「言世族在位，有是惡行」者，此總釋全章之義。○桑中地，即衛之桑間。《禮記注》云：「桑間在濮陽南。」

《郡國志》「濮陽縣」下劉昭注引《博物記》：「桑中在其中。」案濮陽在今開州南。又《穆天子傳》：「天子飲于桑中。」郭注：「桑林之中。」此非地名也。上宮地，未聞。「淇，水名」，《泉水》同。《水經·淇水》注云：「淇水南歷枋堰，舊淇水口，東流逕黎陽縣界，南入河。《地理志》曰：「淇水出共，東至黎陽入河。《溝洫志》曰：「在遮害亭西，一十八里至淇水口」是也。」又《河水》注云：「河水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南，《漢書·溝洫志》曰：「在淇水口東十八里，有金隄，隄高一丈。自淇口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又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處也。」案今濬縣即黎陽地，遮害亭在縣西十里。淇之上，即淇水口也。衛之世族居於沫，在淇口之西。取姜氏、弋氏、庸氏之女，皆在淇口之東。此思女之愛厚於我，從濮陽之南送至黎陽淇口也。《氓》：「送子涉淇，至于頓丘。」亦女送男之詞。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傳】弋，姓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疏】弋，讀爲姒。《春秋》「定姒」，《穀梁傳》作「定弋」。「姒，姓」，夏之後。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

孟庸矣。【傳】庸，姓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疏】庸，姓，未聞。

###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鶉之不若也。【疏】襄二十七年《左傳》：「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則此爲刺詩明矣。

鶉之奔奔，鶉之彊彊。【傳】鶉則奔奔，鶉則彊彊然。人之無良，我以爲兄。【傳】良，善也。兄，謂君之兄。【疏】鶉，《說文》作「雛」，云：「雛屬也。」此詩之「鶉」與《伐檀》之「鶉」宜爲一物，匹鳥也。故《釋鳥》：「鶉，鶉。其雄鶉，牝鶉。」亦以雌雄乘匹言之。鶉鳥有班文，其色不純。若《四月》之「鶉」乃「雛」之省。雛爲鶉鳥，鶉鳥不雙，則此「鶉」之非「雛」明矣。鶉，今謂之乾鶉，即季冬架巢之鳥。《傳》云「鶉則奔奔，鶉則彊彊然」，不言「奔奔」，「彊彊」之義。《箋》：「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兒。」《韓詩》：「奔奔，彊彊，乘匹之兒。」鄭

鶉之奔奔，鶉之彊彊。【傳】鶉則奔奔，鶉則彊彊然。人之無良，我以爲兄。【傳】良，善也。兄，謂君之兄。【疏】鶉，《說文》作「雛」，云：「雛屬也。」此詩之「鶉」與《伐檀》之「鶉」宜爲一物，匹鳥也。故《釋鳥》：「鶉，鶉。其雄鶉，牝鶉。」亦以雌雄乘匹言之。鶉鳥有班文，其色不純。若《四月》之「鶉」乃「雛」之省。雛爲鶉鳥，鶉鳥不雙，則此「鶉」之非「雛」明矣。鶉，今謂之乾鶉，即季冬架巢之鳥。《傳》云「鶉則奔奔，鶉則彊彊然」，不言「奔奔」，「彊彊」之義。《箋》：「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兒。」《韓詩》：「奔奔，彊彊，乘匹之兒。」鄭

以言小君也。」

###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疏】衛滅在魯閔公二年，封楚丘在僖公二年。《春秋》之義，書人不書滅，不與夷狄滅中國也。書城不書封，不與諸侯封諸侯也。詩美文公中興，《序》乃據實事而言之。

定之方中，【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傳】楚宮，楚丘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室，猶宮也。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傳】椅，梓屬。【疏】《爾雅·釋天》：「營室謂之定。」《傳》所本也。孫、郭注竝云：「定，正也。」營室又謂之水，莊二十九年《左傳》：「水昏正而栽。」昭十七年

本韓以申毛也。奔奔，《左傳》及《禮記·表記》、《呂覽·壹行》注俱作「賁賁」。彊彊，《禮記》作「姜姜」。鄭注：「姜姜，賁賁，爭鬪惡兒。」高誘注以「賁賁」爲「其色不純」。《玉篇》：「翽，飛兒。」此或兼取齊、魯家《詩》說。○「良，善」，《日月》、《秦·黃鳥》同。「人之無良」，言人則無善耳。上文兩「之」字，《傳》以「則」字代之，此「之」字當亦訓爲「則」。全《詩》之，則同義者，放此。「之」與「則」同義，「之」又與「是」同義，見《蝦蟇》篇。我，我國人也。《傳》云「兄，謂君之兄」，公子頑，惠公庶兄也。言人不善我國人，猶謂君之兄也。《韓詩外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夫子曰：「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此最得詩人忠厚之旨。毛、韓同。

###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傳】君，國小君。【疏】《君子偕老》序：「陳人君之德。」《箋》以爲小君。又《碩人》「無使君勞」，《列女傳》以爲女君。此《傳》釋「君」小君，而必云「國小君」者，爲國人衆口之詞。小君，謂宣姜也。莊二十二年《穀梁傳》云：「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爲公配，可

《傳》：「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杜注云：「衛星營室。營室，水也。」又謂之天廟，《周語》「日月底于天廟」，韋注云：「天廟，營室也。」又謂之豕韋，《廣雅·釋天》云：「營室謂之豕韋也。」云「方中，昏正四方」者，言定星昏見，正居四方之中。《傳》義本《左傳》爲訓。《箋》云：「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辟連正四方。」《傳》言得制，《箋》兼言得時。《周語》：「營室之中，土功其始。」韋注云：「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於午，土功可以始也。」宏嗣言「正於午」，即下文《傳》「南視定」之說。夏十月，周十二月，此蓋魯僖公元年之十二月也。說見《載馳》篇。○于，一本作「爲」。《文選·魏都賦》注，《魯靈光殿賦》、謝朓《和伏武昌詩》、江淹《擬顏特進詩》、王中《頭陀寺碑文》、①王融《曲水詩序》注引《毛詩》皆作「作爲」。《正義》：「作爲楚丘之宮，作爲楚丘之室。」是孔所據亦作「作爲」。《傳》以楚爲楚丘，楚宮爲楚丘之宮，又引仲梁子說「初立楚宮也」者，言文公始造楚丘之宮也。仲梁子，見《禮記·檀弓》篇，與曾子、子游同時。鄭注云：「仲梁子，魯人。」揆，度，《爾雅·釋言》文。日，日景也。《公劉》傳：「考於日景。」「度」與「考」義相近。云「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釋「揆之以日」句。

「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補釋「定之方中」句。「北準極」對「南視定」，而推言之，極即極星。極星不移，建國必以極星爲準。《晏子·楹下》篇：「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樞星即樞星也。又上《傳》云「昏正四方」，則視定不獨正南北，且可以知東西。《周禮·大司徒》「正日景」，測日之東西，亦兼測日之南北，俱可互文見義也。《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注云：「立王國若邦國者，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槷，古文「臬」假借字。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眡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爲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日中之景，最短者也。

①「中」，原作「巾」，據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愛日軒刻本、徐子靜本、胡克家刻《文選》後附《文選考異》卷十改。

②「眡」，原作「眡」，據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愛日軒刻本、徐子靜本、阮刻《周禮注疏》改。



極星，謂北辰。」案毛《傳》本《匠人》，而鄭注亦足以申明《傳》義矣。《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是宮、室同也。《傳》楚宮、楚室無二義。《箋》：「楚宮，謂宗廟也。楚室，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箋》雖分解，亦《傳》義之所得該。○樹，當讀如「列樹表道」之「樹」。上言「營宮室」，下言「建城市」也。《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鄭司農說樹，以《國語》曰：「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鄭注云：「樹之林，作藩落也。」竝與《詩》「樹」字義合。榛，當作「栗」。《東門之壇》傳：「栗，行上栗。」栗，栗不中琴瑟，乃連而及之耳。《傳》文「椅，梓屬」，依《正義》本當作「椅、桐，梓屬」。《正義》云：「《釋木》：「椅，梓。」《湛露》：「其桐其椅。」桐、椅既爲類，而梓一名椅，故以椅、桐爲梓屬。言梓屬，則椅、梓別，而《釋木》椅、梓爲一者，陸機云：「梓者，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則大類同而小別也。」案《傳》以椅、桐、梓三木爲一類。漆，古字作「漆」。漆木亦中琴瑟材，故《巧言》篇「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傳》：「柔木，椅、桐、梓、漆也。」謂此四木中琴瑟之材也。《桑中》傳云：「爰，於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傳】虛，漕虛也。楚丘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丘也。降觀于桑。【傳】地勢宜蠶，可以居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傳】龜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疏】《管子·大匡》篇：「狄人伐衛，衛君出，致于虛。」尹知章注云：「虛，地名。」《小匡》篇：「衛人出，旅于曹。」虛與曹同地，當時或有評曹爲虛者，故《管子》與《詩》皆曰「虛」。《傳》云「虛，漕虛也」，漕，衛邑名，字當作「曹」，詳《擊鼓》篇。戴公初廬於曹，戴公卒，立文公。詩言文公自曹虛而徙居楚丘也。○楚，楚丘也。《春秋》有兩楚丘，一爲曹國邑，一爲衛國邑。常熟顧祖禹《方輿紀要》云：「曹州曹縣東南四十里有楚丘城，春秋時戎州己氏之邑。《左傳》：「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又《襄公十年，宋享晉侯于楚丘。》蓋在曹、宋間。漢置己氏縣，屬梁國，今山東兗州府成武縣即其地。」此楚丘之在宋、魯間者也。樂史《太平寰宇記》「澶州衛南縣」下云：

「衛文公自曹邑遷楚丘，即此城也。漢爲濮陽縣地，隋開皇十六年于此置楚丘縣。後以曹州有楚丘縣，改名衛南。此在衛之南垂，故以名縣。」又云：「楚丘城在縣西北四里。」《方輿紀要》云：「北直大名府滑縣，縣東六十里衛南廢縣，春秋時楚丘地。」此楚丘之在衛者也。《穀梁傳》「以戎伐」之「戎」爲衛，故楚丘爲衛楚丘。《左》、《公羊》不以戎爲衛，而杜預、何休注仍誤以楚丘屬衛。酈道元《濟水》注「濟水北逕楚丘城西」，以成武之楚丘爲衛文公遷邑。又《瓠子水》注：「京相璠曰：『濮陽城西南十五里有沮丘城。六國時，沮、楚同音，以爲楚丘。』」道元以京說爲非。要之，先儒之誤始於《穀梁》異解，而以成武楚丘當之，其說實踵於班固。《漢書·地理志》云：「山陽郡成武有楚丘亭，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於此，子成公徙濮陽。東郡濮陽，衛成公自楚丘徙此，故帝丘，顓頊虛。」今開州，漢濮陽地。滑縣，漢白馬地，春秋之曹邑也，則楚丘自當在開州、滑縣之間。京相璠以沮丘當楚丘，其說良是。不當遠在兗州界內。《地理志》又云：「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河南曹楚丘。」其誤以戴公所廬之曹即曹國，遂以戎伐之楚丘即文公所徙之楚丘。且文公時大河在滑縣之東北入海，至西漢以後，則濮陽、成武皆在河南矣。鄭《箋》云：「楚丘，自河

以東夾於濟水。」又《鄭志》荅張逸問：「楚丘在河、濟間，疑在今東郡界中。」然則鄭意近在濮陽，不從《漢志》成武之說矣。仁和趙一清辨甚明晰。《傳》云「楚丘有堂邑者」，堂，邑名也，其地未聞。景山，楚丘旁邑之山也。「景」訓「大」，故《傳》云「大山」，則不以「景」爲山名矣。《水經·濟水》注：「黃溝枝流北逕景山東。」即引《衛詩》「景山與京」作證，其說恐不得實。「京，高丘」，《小雅·甫田》同。《爾雅》：「絕高爲之京。非人爲之丘。」其訓有二解。郭注云：「京，人力所作。丘，地自然生。」應劭《風俗通義·山澤》篇云：「《爾雅》：『丘之絕高大者爲京。』謂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應讀與郭異。案丘非人力所作。京非人力作，有人力作者，故《說文》云：「京，人所爲絕高丘也。」京爲丘之高，故毛《傳》以京爲高丘。所謂爲高，必因丘陵也。○《草蟲》傳：「降，下也。」《書·禹貢》：「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傳》云「地勢宜蠶，可以居民」者，即本《書》義作《詩》訓也。「龜曰卜」，《氓》同。「允，信」，《臧》，善」，皆《釋詁》文。終，猶既也。然，猶是也。「卜云其吉，終然允臧」，言龜卜其吉矣，於是徙居楚丘，則信乎善也。信，當讀如《論語》「信乎夫子」之「信」。允謂之信，猶洵謂之信、實謂之信，「信」皆作虛字解，不作實義解。故全《詩》

「允」字多爲語詞。云「建國必卜之」者，《周禮·大卜》：「國大遷，貞龜。」鄭注云：「正龜於卜位也。」《左傳》稱邾文公卜遷于繹，衛成公遷帝丘，卜曰：「三百年。」《蘇》稱大王徙岐，亦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皆其事也。「建邦能命龜」以下，皆用成文，未知所出。《傳》蓋因徙都命卜，連而及之耳。《韓詩外傳》：「孔子游於景山之上。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漢書·藝文志》：「《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或班引出《魯詩傳》，餘義未聞。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

桑田。【傳】零，落也。倌人，主駕者。匪直也

人，秉心塞淵，【傳】非徒庸君。秉，操也。駉牝

三千。【傳】馬七尺以上曰駉。駉馬與牝馬也。

【疏】零，古字作「霽」。《爾雅》：「霽，落也。」郭注云：「見

《詩》。」今《爾雅》又俗加艸頭耳。《廣韻》引《說文》云：

「霽，雨零也。」「零」與「落」同。「靈雨」之「靈」當亦訓爲

「零」，言零雨，又言既零，如「汎彼」，「亦汎」，「且噎」，「有

噎」之比。靈雨，《石鼓文》作「霽雨」。《東山》「零雨其濛」，

《說文》作「霽雨」，皆謂零雨也。靈者，假借字。《箋》於《鄭

風》「靈露」訓「靈」爲「落」，而此篇訓「靈」爲「善」，非《傳》意。○《傳》探下「夙駕」句，故云：「倌人，主駕者。」《正義》云：「諸侯之禮亡，未聞倌人爲何官也。」《說文》：「倌，小臣也。」《詩》曰：「命彼倌人。」小臣，其義亦未聞。《後箋》以「小臣」即《周禮》之「小臣」，爲大僕之佐。《箋》云：「星，雨止星見。」《說文》：「姓，雨而夜除星見也。」「姓」與「星」同。《釋文》引《韓詩》：「星，精也。」精，猶清也，故清明亦曰精明，今俗作「晴」。《釋文》：「說，毛始銳反，舍也。」《說》訓「舍」，見《甘棠》傳。《箋》：「爲辭說於桑田，教民稼穡，務農急也。」鄭讀「說」如字，或本三家義。○匪，讀爲非。直，猶特也。「特」與「徒」同義。《傳》嫌經文「人」字與「駉牝」作對文，故以「庸君」解釋「人」字。庸君，庸國之君，謂文公也。文公雖東徙渡河，而繫諸以故國，蓋作詩者，河西舊臣也。文公爲庸君，猶趙岐注《孟子》《鳴鴉》詩以成王爲幽君。《正義》以爲庸庸之人，恐失之矣。「秉」訓「操」，秉心，操心也。《燕燕》傳云：「塞，實也；淵，深也。」案此兼臣下而言。「匪直也人，秉心塞淵」，言非徒爲君如此，爲臣亦當然。《相鼠》序：「衛文公能正其群臣。」《干旄》序：「衛文公臣子多好善。」即其義也。上章言文公徙卜之事，而《傳》亦兼說大夫命龜者，意可見矣。○「馬七尺以上曰駉」，

《傳》本《周禮·廋人》文爲說。《釋文》本及定本作「六尺」，誤。《說文》亦云：「馬七尺爲駉。」引《詩》曰：「駉牝駉牝。」段注云：「《釋詁》曰：「駉牝，駉牝。」今《爾雅》譌作「駉牝」，而《音義》不誤，可攷。《音義》曰：「駉牝，頻忍反。下同。」下同者，即謂「駉牝」也。此以「駉牝」釋《詩》之「駉牝」，駉與駉以雙聲爲訓，謂駉馬駉色，亦兼牝馬也。」免案《爾雅》以「駉」爲「駉」，不解「牝」字，非謂駉牝爲駉色之牝。《傳》云「駉馬與牝馬」，釋「駉牝」爲二馬，不用《爾雅》義也。諸侯乘駉，駉爲文公所自乘之馬。牝馬，母馬也。駉牝非駉之牝，三千亦非駉與牝合三千。馬有三千者，統通國言。若「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皆是也。此即《序》云「國家殷富」之意。閔二年《左傳》：「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此十倍也。《齊語》：「齊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與之繫馬三百。」《詩》言「駉牝三千」，此亦十倍也。

### 《蝮蝮》三章，章四句。

《蝮蝮》，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蝮蝮在東，莫之敢指。【傳】蝮蝮，虹也。

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疏】蝮蝮，《爾雅》

作「蝮蝮」，《說文》「帶」字下，高誘注《淮南》、《呂覽》、歐陽詢《藝文類聚》、天部下、蔡邕《月令章句》引《詩》皆作「蝮蝮」。《爾雅·釋天》云：「蝮蝮謂之雩。蝮蝮，虹也。霓爲挈貳。霓，本或作「蜺」。郭注云：「俗名爲美人虹。江東呼雩，雙出，色鮮盛者爲雄，曰虹。闇者爲雌，曰蜺。」《後漢書》注引郭注如是。《傳》云「夫婦過禮，則虹氣盛」者，以釋經「蝮蝮在東」句。云「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者，所以釋經「莫之敢指」之義也。《後漢書·楊賜傳》：「賜曰：「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蝮蝮」者也。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案此與毛義合。李賢注引《韓詩序》云：「《蝮蝮》，刺奔女也。」蝮蝮在東，

①「牡」，原作「牝」，《清經解續編》本同，據經韻樓本《說文解字注》與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愛日軒刻本、徐子靜本改。

莫之敢指」，詩人言「蝓蝓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泆之徵，臣子爲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韓《序》、《傳》與毛義異。○行，謂嫁也。女子必待命而行，以爲禮也。

朝躋于西，崇朝其雨。【傳】躋，升；崇，終

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女子有行，遠兄弟父

母。【疏】躋，當作「躋」，《爾雅》：「躋，升也。」《蒹葭》、《斯

干》、《長發》傳並云：「躋，升也。」《周禮》「眡侵掌十輝之

法，九曰躋」，鄭司農云：「輝爲日光氣也。躋者，升氣

也。」玄謂：躋，虹也。《詩》云：「朝躋于西。」字亦當作

「躋」。案上章《傳》言虹氣盛，則此言升即是升氣，升氣即

是虹。先、後鄭說不同，而意無異也。《釋名》：「蝓蝓，其見

每於日在西而見於東，啜飲東方之水氣也。見於西方曰升，

朝日始升而出見也。」劉亦謂升爲虹。唯荀爽注《易·需卦》

引《詩》解作「升雲」，與《詩》義不合。《候人》、《南山》「朝

躋」，《傳》：「躋，升雲也。」兩「朝躋」不同。崇者，「終」之假

借字。《采芣》「終朝采芣」，《傳》：「自旦及食時爲終朝。」

與此「崇朝」同。趙岐注《孟子》云：「雨則虹見。」郭璞《爾

雅音義》云：「虹者，陰陽交會之氣。雲薄漏日，日照雨滴，

則虹生也。」蓋本是因雨而虹，《詩》則言見虹而雨，二者實

相因。夕見在東，朝見於西則雨，君子尤當見之而思戒焉。《傳》意當如是也。

乃如之人也，【傳】乃如是淫奔之人也。懷

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傳】不待命也。

【疏】《傳》云「如是淫奔之人」，釋經「如之人」三字。《爾

雅》：「之子，是子。」《日月》箋：「之人，是人。」《蓼莪》箋：

「之，猶是也。」凡「之」與「是」同義者，放此。「乃如之人

也」，也，《日月》篇作「兮」，《韓詩外傳》、《列女傳》皆作

「兮」，古也、兮通用。懷，讀如「有女懷春」之「懷」，《箋》

云：「懷，思也。」又云：「淫奔之女，大無貞潔之信，又不知

婚姻當待父母之命。」此申《傳》「不待命」之說也。《韓詩外

傳》：「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

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亂化，是以年壽亟大，而性不長

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

也。」《說苑·辯物》同。《列女傳·孽嬖》篇引此詩，而釋

之云：「言嬖色殞命也。」三家解「命」竝與毛異。

《相鼠》三章，章四句。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群

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疏】襄二十七年《左傳》：「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然則此爲刺詩矣。此與《野有死麕》序意略同。被文王化，知惡無禮。衛文公正群臣，能刺無禮，皆《序》推本言之耳。《白虎通義·諫諍》篇云：「妻諫夫之詩。」當本《魯詩》，與《左氏傳》不合。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傳】相，視也。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爲闇昧之行。人而無儀，不死何爲！【疏】「相，視」，《爾雅·釋詁》文。《說文》

「相，省視也。」即引此詩。儀，當作「義」，《周禮·肆師》「治其禮儀」，「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說文》：「義，己之威義也。」「儀，度也。」「誼，人所宜也。」古「仁義」字，「禮義」字，皆作「誼」。「威儀」字作「義」。今《毛詩》用字之例，「威儀」作「儀」，「仁義」、「禮義」皆作「義」，爲通用假借也。《關雎》、《大車》、《氓》、《甫田》、《載驅》序，《匏有苦葉》、《氓》、《蟋蟀》、《破斧》、《伐柯》、《皇皇者華》傳，皆作「禮義」，不作「禮儀」，則此篇經、《序》與《傳》亦皆作「義」可證矣。作「儀」者，疑因《箋》而誤。《傳》云「雖居尊位」，以

釋經「人」字。云「猶爲闇昧之行」，以釋經「無義」字，蓋以鼠喻人也。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傳】止，所止息也。

人而無止，不死何俟！【傳】俟，待也。【疏】《傳》云「止，所止息」，則「無止」爲「無所止息」矣。《禮記·仲尼燕居》篇：「孔子曰：『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所謂無所止息也。』」《箋》云：「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釋文》引《韓詩》云：「止節，無禮節也。」鄭用《韓詩》。「俟，待」，《靜女》、《箬》同。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傳】體，支體也。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傳】遄，速也。【疏】上二章皮、齒俱指鼠身一端而言，體爲支體，亦此意也。「遄速」，《釋詁》文。《傳》於《泉水》、《巧言》、《烝民》並訓「遄」爲「疾」，此乃訓「遄」爲「速」，隨文解說也。定十年《左傳》：「晉人討衛之叛，故遂殺涉佗。君子曰：『此之謂弃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杜注云：「遄，速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傳】子子，干旄之

貌。注旄於干首，大夫之旂也。浚，衛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郊外曰野。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傳】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傳】姝，順貌。畀，予也。【疏】子子，猶桀桀，特立之意，故《傳》云：「干旄之兒。」干，讀如「籊籊竹竿」之「竿」。《說文》：「竿，竹挺也。」於，旌旗杠兒。「竿」與「杠」一聲之轉。云「注旄於干首」者，「旄」與「桀」同。《說文》：「桀，犛牛尾也。」注犛牛尾於竿之首，謂之干旄。下章「干旄」、「干旌」，「干」皆「干旄」也。《出車》傳：「旄，干旄也。」《傳》又云「大夫之旂也」者，旂，亦作「旌」。《周禮·司常》：「通帛為旌，襍帛為物。」《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于末，「今文」末為「旆」。案《禮》言無物則幅用半緇半經易之。緇，黑也。經，赤也。《說文》云：「勿，襍帛，幅半異。

或作「物」。①今隸變作「物」。物本半幅白，半幅赤。此《士喪》易半幅黑耳，其下半幅則仍用赤也。襍帛之幅半赤，則知通帛之旂充幅皆赤矣，鄭注《周禮》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是也。通帛正幅，旗之縵也。《爾雅》：「因章曰旂。」郭注云：「因其文章，不復畫之。其游數，禮未聞。」免謂《說文》「物三游」，則旂其五游歟？特有游，而不畫耳。《司常》：「孤卿建旌。」諸侯之上大夫，卿。此大夫為卿也。《聘禮》「使者載旌」，注：「聘使卿。」此大夫得建旂也。凡旗皆有旂有旌。《詩》二章言旗，則一章之旌，三章之旌，似皆屬旗。《傳》乃於「干旄」下著明為「大夫之旂」，實據《左傳》、《孟子》並有旂以招大夫之禮。蘇林注《漢書·田蚡傳》引古禮：「大夫立曲旂。」此皆大夫用旂之證。旂常建，旗不常建，猶之駕四常乘，駕三非常乘耳。《傳》言「旂」，以明一章之「旌」與三章之「旌」，皆指旂為大夫之所常建，不得以不常建之旗亦有旂有旌。以一旗該旌、旂，為說泥於文而害其意，不可以說《詩》也。○「浚，衛邑」，《豳風》同。衛邑，衛下邑也。隱八年《左傳》云：「官

①「物」，《清經解續編》本作「物」。經韻樓本《說文解字注》及陳昌治刻《說文解字》並作「旂」。

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此言爲官者有世功，則官邑亦世其子孫。或以官爲族，或以邑爲族。《傳》引之者，以言諸侯之大夫有大功者，皆得世其官邑。於「干旄」知世其官，而於「在浚」知世其邑也。經言「野」，《傳》必云「郊外曰野」者，以下章「在浚之都」知之也。大夫采地在都，都在郊外。○二章言「組」，三章言「織」，故《傳》云：「紕，所以織組也。」紕，讀如「次比」之「比」，謂以素絲次比織組，是爲紕。「紕」與「緝」聲相近。比絲爲紕，猶并絲爲緝矣。云「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者，總，亦紕也。成文者，成其織組之文也。《爾雅》：「紕，飾也。」文與「飾」義相近。云「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者，《簡兮》「執轡如組」，《傳》：「組，織組也。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也。」

執轡如織組，織組似御馬，兩詩意實同。素絲，謂轡也。素絲紕合組織，以爲御馬之法，其法可通於治民。《大戴禮·盛德》篇：「六官以爲轡，司會均人以爲軛。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晏子·諫下篇：「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韓詩外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此皆以御馬譬治民也。《傳》意言大夫願聞其法，即《序》「好善」之義。四之，謂四馬。五之、

六之，謂轡。意以一章、三章皆謂大夫乘四馬也。《正義》謂「四之，服馬之四轡」，失《傳》之旨。○彼，彼大夫也。姝，順兒。《六書故》九引《傳》作「順也」。疑唐人作「也」字，不誤。詁「姝」爲「順」，「順」讀如《易》「君子以順德」之「順」。《中論·虛道》篇：「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群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引《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與《傳》「順」訓合。「畀，予」，《釋詁》文。訓「畀」爲「予」，與二章同義，又互文以見也。予之，予之以法也。

子子干旌，在浚之都。【傳】鳥隼曰旌。下邑曰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傳】總，以素絲而成組也。驂馬五轡。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疏】周禮·司常：「鳥隼爲旌。」《傳》所本也。《司常》又云：「州里建旗。」《箋》：「謂州長之屬。」天子之州長中大夫建旗，則諸侯之上大夫卿有旗宜也。旗與帥都旗、縣鄙旗共建，以殊於諸侯建旂也。《大司馬》：「百官載旗。」旗與軍吏旗、郊野旗同載，以別於諸侯載旂也。諸侯之旂，未嘗無旗。《考工記》「鳥旗七游」，與《周禮》「侯伯七游」之制合。則州里百官所建載之旗，不得與侯伯同七游矣。不獨



此也，《爾雅》：「錯革鳥曰旗。」錯革鳥與止畫鳥隼者，又復不同。鳥隼畫於旒，孫炎注云「畫急疾之鳥於旒」，《周官》所謂「鳥隼爲旗」者矣。是也。鄭注《司常》云：「鳥隼，象其勇捷也。」此與《出車》、《桑柔》傳同，與《六月》傳異。《出車》、《桑柔》之旗，皆戎車之所建，則大夫之旗，其非常建可知。《無羊》傳：「旗，所以聚衆也。」○古者城郭之中謂之國中，亦謂之邑中。其餘鄉遂之地，公有公邑，家有家邑，縣都有縣邑，都邑，皆謂之下邑。浚在衛都，故《傳》云「下邑曰都」也。《地官·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鄭注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案周制，鄉遂之外置都鄙，都爲畿疆之竟名，其實則縣皆有封邑。侯國封邑亦在四郊之外，亦有縣都之號。衛之有浚都，猶晉之有原縣也。《方士》「掌都家」，鄭司農注云：「魯季氏食於都。」○《傳》釋「素絲」爲「總」，以素絲即上章《傳》云「總紕於此」也。釋「組」爲「成組」，即上章《傳》云「成文於彼」也。《說文》：「總，聚束也。」「驂馬五轡」，以釋經「五之」之義。《正義》云：「王肅云：『古者一轡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轡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驂，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驂，謂之駟。本從一驂而來，亦謂

之驂。經言驂，則三馬之名。』又孔晁云：『作者歷言三王之法，此似述《傳》，非毛旨也。何則？馬以引重，左右當均一。轡車以兩馬爲服，傍以一馬驂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株林》曰「乘我乘駒」，《傳》曰：「大夫乘駒。」則毛以大夫亦駕四也。且殷之制亦駕四，故王基云：『《商頌》曰：「約軼錯衡，八鸞鏘鏘。」是則殷駕四，不駕三也。』又《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驪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騤騤，周道倬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玄之聞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人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案》《異義》「大夫駕三」本《逸禮·王度記》，鄭駁不從其說。王肅同《異義》，而孔晁、王基皆不從其說。《異義》引《毛詩》說「大夫同駕四」，相傳古《毛詩》家說。然此《傳》云

「驂馬五轡」，則古又不廢是說矣。大夫乘四，其常乘也。驂，非常乘。《禮記》：「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說驂而賻之。」或孔子在路，偶亦用驂歟？服馬四轡，驂馬二轡。驂外轡納於服之靳環，其驂內轡與服四轡，總持在御者之手，所謂「驂馬五轡」也。《說文》：「驂，駕三馬也。」駕三馬爲驂，又益一驂爲兩驂。《小戎》箋：「驂，兩駢也。」《大叔于田》、《車攻》皆曰「兩驂」。

子子干旌，在浚之城。【傳】析羽爲旌。

城，都城也。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傳】祝，織也。四馬六轡。彼姝者子，何以告之？【疏】

「析羽爲旌」，《周禮·司常》文。《司常》又云：「旂車載旌。」司常掌九旗，而大司馬辨七旗者，蓋以大常、旂、旗、壇、物、旐、旗皆有旌也。旂與旗皆有旌。《傳》於首章之「旌」即本《爾雅》「注旌首」之義，而於「旌」下引《周禮》「析羽」之義，其文可互見也。《爾雅》「注旌首曰旌」，李巡云：「旌牛尾簪于首。」郭璞云：「載旌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李、郭但釋《爾雅》之「旌」，不涉《周禮》之「析羽」。鄭注《周禮》云：「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旒旌之上，所謂注旒於干首也。」鄭直以羽爲旌，舉一端以爲言，其實凡旌皆

有旌、有羽。《鄉射·記》「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以鴻脰韜上」，注：「旌，總名也。不命者無物，此翻旌也。」是翻旌無旌，乃以鴻脰易之。而糅以白羽、朱羽，則旌之有羽，此其明證也。襄十四年《左傳》：「范宣子假羽毛於齊。」定四年《傳》：「晉人假羽旌於鄭。」孔疏云：「羽旌者，有五色鳥羽，又有旌牛尾也。」孫炎注《爾雅》亦云：「析五采羽注旌上也。」《說文》：「旌，游車載旌，析羽注旌首，所以精進士卒也。」許說旌兼羽旌，合《周禮》、《爾雅》以立言耳。○上章言「都」，故《傳》釋「城」爲「都城」。隱元年《左傳》：「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又閔元年《傳》：「晉獻公使大子曲沃，士蔣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是諸侯封邑大者，皆謂之都城也。《考工記·匠人》：「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傳》讀「祝」爲「織」，《小箋》云：「此謂假借。祝與織雙聲而合音最近。」云「四馬六轡」者，以釋經「六之」之義，兩服在中，兩驂在旁。兩服四轡，兩驂各有內外轡。靳環在服馬背上，兩驂馬之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與服馬四轡同人轡上大環，便於總持。其內轡則先箸服馬之外轡，止驂之人，《秦風》謂之脅驅。而後人軾前之環，謂之轡，繫於軾前，謂之軻。是兩

驂內轡不在手。在手者，止六轡也。《四驥》、《小戎》、《皇者華》、《裳裳者華》、《閼宮》皆曰「六轡」。《四驥》、《閼宮》箋竝云：「四馬六轡。」定九年《左傳》：「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杜注云：「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韓詩外傳》亦引《詩》而釋之云：「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此皆與《序》「賢者樂告以善道」義合。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一章八句，

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疏】今訂正，辨

見下。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疏】閔二年《左傳》云：「許穆夫人賦《載馳》。」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傳】載，辭也。弔失國曰唁。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傳】悠悠，遠

貌。漕，衛東邑。大夫跋涉，我心則憂。【傳】草行曰跋，水行曰涉。【疏】乘車曰載，假借之爲語詞。

《傳》爲全《詩》「載」字發凡也。《豈風》、《泉水》不傳者，例不限於首見也。辭，當爲「詞」。載者，發語詞也。《載驅》「載驅薄薄」，言驅薄薄也，《傳》不釋「載」字。凡句首「載」字無意義者，放此。載者，語助詞也。《賓之初筵》「賓載手仇」，言賓取匹也。《傳》亦不釋「載」字。凡句中「載」字無意義者，放此。又載者，詞之「乃」也。《小戎》曰「載寢載興」，《斯干》曰「乃寢乃興」，是「載」與「乃」同義。又載者，詞之「則」也。《江漢》曰「王心載寧」，《黍苗》曰「王心則寧」，是「載」與「則」同義。此《箋》及《七月》、《湛露》、《河水》、《小宛》、《楚茨》、《江漢》、《時邁》、《有駜》箋竝云：「載之言則也。」凡《詩》中或言「載」而或言「則」，或言「載」而或言「乃」者，放此。而《傳》則渾言之云「詞也」，學者可隨文以別解之。《廣雅》：「翻，詞也。」《說文》云：「翻，讀若載。」「弔失國曰唁」，昭二十五年《穀梁傳》文。《衆經音義》卷十三引《韓詩傳》：「弔生曰唁。弔失國曰唁。」悠悠爲遠，《黍離》傳訓同。「言至于漕」，猶「日至渭陽」也。言、曰，皆語詞。《列女傳·仁智》篇引《詩》作「曹」，曹、漕古今字。《擊

鼓》、《泉水》傳皆云「衛邑」，此云「衛東邑」者，時衛已在河東也。馳驅歸唁、驅馬至漕，皆是設想之詞。《泉水》云：「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游，以寫我憂。」即此首四句之意也。「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意在言外。○《儀禮·聘禮》疏引《詩》作「大夫駮涉」，鄭注：「駮，山行之名。」「跋」與「駮」通。《傳》云「草行」者，山與草皆對水行而言也。云「水行曰涉」者，《說文》：「櫟，徒行厲水也。篆文作「涉」。《釋文》引《韓詩》：「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不由蹊遂」解「跋」字，與《毛詩》義異。大夫，許大夫也。我，許穆夫人自我也。言許大夫雖有跋涉之勞，而終不能救衛之亡，我心用是深長憂也。下章云「視爾不臧，我思不遠」，「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末章云「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皆本此二句意而申說之。蓋許與衛本昏姻國，衛為狄滅，許豈無一介弔唁之人？特不如夫人之所思，要在乞師於大邦耳。《序》云「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此夫人賦詩之故，實由乎此。《箋》意許人既以歸唁，尤夫人不應更有跋涉之事，遂席首章大夫為衛大夫，與下大夫、君子分屬衛、許兩國。先後異解，恐非經旨。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傳】不能旋反我思

也。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傳】不能遠衛也。既不我嘉，不能旋濟。【傳】濟，止也。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傳】閔，閉也。【疏】《正月》傳：「智，可也。」「嘉」與「智」聲同。經言「不能旋反」，《傳》乃探下「我思不遠」句以足經義，故云：「不能旋反我思也。」爾，爾大夫也。臧，善也。云「不能遠衛」者，亦言我思之不能遠於衛也。○《說文》：「霽，雨止也。」濟讀同霽，故訓「止」。止者，止我思也。「閔，閉」，《閔宮》同。閔，閉雙聲，閉猶止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蓫。【傳】偏高曰阿丘。蓫，貝母也。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蓫者，將以療疾。女子善懷，亦各有行。【傳】行，道也。許人尤之，衆釋且狂。【傳】尤，過也。是乃衆幼稚且狂，進取一概之義。【疏】「偏高曰阿丘」，《爾雅·釋丘》文。《釋名》云：「阿，何也。如人僮何物，一邊偏高也。」阿丘所在未聞，疑衛丘名。「陟彼阿丘」與「至漕」、「行野」一意。《說文繫傳》、《淮南·汜論》注引《詩》作「言采其苗」，《毛詩》作「蓫」，假借字。《爾雅·釋草》：「苗，貝母。」郭注

云：「根如小貝，圓而白，華、葉似韭。」《正義》引《義疏》云：「蟲，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連累相箸有分解。」《傳》云：「將以療疾」者，言欲一至衛國，我思始可釋然，故取升丘采蟲以設喻也。《傳》不為「言」字作訓，言亦語詞。○懷，亦思也。《傳》訓「行」為「道」，各有道者，自言其所思之有道，與他人各異也。尤，讀為訖。《綠衣》傳：「訖，過也。」《書·呂刑》「報以庶尤」，《說文》作「庶訖」。此尤，訖通用之證。《文選》盧諶《贈劉琨詩》注引《薛君章句》：「尤，非也。」毛、韓義同。穉，幼穉。衆穉，謂衆人皆幼穉也。幼穉，孱弱無知之謂。《論語·子路》篇：「狂者進取。」又《孟子·盡心》篇：「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上狂簡進取。』」案「狂簡進取」即下文所謂「狂者進取」也。趙注云：「簡，大也。」《傳》「進取」即本此義。云「進取一概」者，言狂之狀。《韓子·解老》篇：「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此「狂」字之義也。《騫裳》「狂童之狂也且」，①《傳》：「狂行童昏所化也。」穉狂，猶云「狂童」也。《抑》「彼童而角，實虹小子」，《傳》：「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衆穉且狂」，猶云「彼童而角」也。古且、而同也。昭二十三年《左傳》：「胡沈之君幼而狂。」亦與《詩》句旨相同。

我行其野，芄芃其麥。【傳】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控于大邦，誰因誰極？

【傳】控，引，極，至也。【疏】《傳》云「願行衛之野」，願，思也。芃芃，盛長之兒。云「麥芃芃然方盛長」，言思行衛野，麥方盛長之時也。胡承珙《後箋》云：「狄滅衛在閔公二年冬，非麥、蟲之候。考《定之方中》，營室詩也。在夏之十月，為周之十二月。此蓋魯僖公元年之十二月。至僖二年，諸侯乃城楚丘而封衛焉，則當僖元年春夏之間，戴公已卒，文公雖立，而尚無寧居。許穆夫人所為賦《載馳》以弔失國歟？揆之情事，衛侯似指文公為近。蟲丘、麥野，雖皆繫設辭，亦不宜取非時之物而漫為託興也。」案胡說是也。《春秋》書閔公二年冬十有二月狄入衛，《左傳》載宋桓公立戴公，杜注：「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左傳》又載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注：「衛文公以此年冬立，季年在僖二十五年。」《史記·衛世家》：

① 下「狂」字，原作「童」，據本書卷七《騫裳》傳疏、阮刻《毛詩正義》與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愛日軒刻本、徐子靜本改。

「文公二十五年卒。」與杜注合。是戴之卒，文之立，皆在魯閔公二年十二月。魯僖公之元年，即衛文公之元年也。二年春，諸侯城楚丘封衛，則文廬漕之日已一年有餘。《定之方中》爲文徙居楚丘之詩，《序》云：「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木瓜》、《思齊》，封楚丘之詩，《序》云：「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是則處漕者，謂文公也。此《序》亦云：「國人分散，露於漕邑。」亦當指文公而言。《鄭志》荅趙商以廬漕專屬諸戴，於《定之方中》箋云：「戴立一年而卒。」故此詩首章衛侯爲戴公。皆泥讀《左傳》「戴公廬漕」之句，不知《左傳》宋桓公逆河宵濟，與齊桓公歸公乘馬，皆謂文公也。胡墨莊以蘓丘、麥野在魯僖元年春夏之間，準諸於《詩》，可審定其年月。○《衆經音義》卷九引《韓詩》云：「控，赴也。」赴謂赴告。《傳》訓「控」爲「引」，《爾雅》：「引，陳也。」《陳告》與「赴告」義同。《說文》及襄八年《左傳》注並同毛訓。因，《讀論語》「因不失其親」之「因」。「極，至」，《爾雅·釋詁》文，《齊·南山》、《菀柳》、《嵩高》同。至者，當讀如「申包胥以秦師至」。控引大邦，思其救至，此夫人之志也。《左傳》稱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繫在賦《載馳》之下，意者《詩》有以感發乎？《列女傳》載許穆夫人初欲嫁齊，衛侯不聽，而

嫁之許。其言馳驅弔唁衛侯爲衛懿公，又夫人爲懿公女，皆與《左傳》異，或因詩辭而附會其說。《韓詩外傳》亦載其事，其下即引詩二章，似此詩爲衛女欲嫁於齊而作，尤不足憑信。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思。【傳】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疏】尤，過也。「大夫君子，無我有尤」，承「許人尤之」句。爾，與上文兩言「視爾不臧」「爾」字相應。所之，即所思。與上文兩言「我思不遠」「我思不閼」「思」字相應。「控于大邦」，是我所思之篤厚也。○案古分章與今本異。文十三年《左傳》：「鄭伯與公宴于棗，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襄十九年《傳》：「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凡《左傳》引《詩》例，如《野有死麕》、《綠衣》、《揚之水》、《七月》、《常棣》、《魚麗》、《鴻雁》、《節》、《小旻》、《巧言》、《隰桑》、《絲》、末章皆稱「卒章」。此明言「四章」，則篇末當以「我行其野」四句爲一章，「大夫君子」四句爲一章矣。服虔云：「《載馳》五章，屬《鄘風》。」許夫人閔衛滅，戴公失國，欲馳驅而唁之，故作以自痛國小，力不能救。在禮，婦人父母既沒，不得寧兄弟。於是許人不嘉，故賦二章

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章。以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然則服子慎以「既不我嘉」爲一章，「許人尤之」爲三章，卒章指五章，「我遂往」即是「我行其野」之義，爲四章。「非許人不聽」，即是「不如我思」之義，爲五章。四章、五章雖錯綜言之，而分章固自不誤。杜預注於文十三年云：「《載馳》，《詩·鄘風》。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疑「以下」二字係後人誤衍。故杜於襄十九年云：「四章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控，引也。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其稱四章可證也。《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今各本都數一章八句與二章章四句，譌易倒置，以致篇章錯亂。孔仲達作《正義》時已從誤本，亟宜釐正。

## 卷四終

## 詩毛氏傳疏卷五

長洲陳奐學

### 衛淇奥詁訓傳第五 毛詩國風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疏】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朝歌，紂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衛。」

#### 《淇奥》三章，章九句。

《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疏】徐幹《中論·虛道》篇：「衛武公年過九十，又作《抑》詩以自儆也。衛人誦其德，爲賦《淇奥》。」是作於《抑》詩後矣。武公入相在周平王世。詳見《抑》篇。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傳】興也。奥，隈

也。綠，王芻也。竹，篇竹也。猗猗，美盛貌。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傳】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傳】瑟，矜莊貌。僩，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傳】諼，忘也。【疏】《爾雅·釋厓岸》：「隩，隈。厓內爲隩，外爲隈。」《爾雅》既釋隩一名隈，又釋厓以別內隩、外隈之異名，渾言、析言皆得互稱。此郭讀本也。《說文》：「隩，水隈厓也。」隩，隈厓也。其內曰隩，其外曰隈。《大學》注：「隩，隈厓也。」許、鄭讀以「隈」、「厓」連文成義。《傳》訓「奥」爲「隈」，與郭讀同。淇隈，謂淇水深曲處也。昭二年《左傳》及《禮記·大學》引《詩》作「澳」。「澳」與「隩」同。今《詩》作「奥」者，古文假借耳。陸機謂「淇、澳，二水名」，或本三家《詩》義。「綠，王芻」，《釋草》文。《爾雅》作「菴」。《大學》引《詩》作「菴」。《小雅》「終朝采綠」，《楚辭注》引《詩》作「菴」。菴，本字；綠，假借字。郭璞注云：「菴，蓐也。今呼鷓鴣腳莎。」《詩正義》引某氏注作「菴」。



鹿蓐」。《唐本草》舊注云：「蓋草，俗名葇蓐草。《爾雅》所謂「王芻」者也。」此吳普輩因葇草可染黃綠，故云然爾。竹，《爾雅》亦作「竹」。《傳》云「篇竹」，《爾雅》作「篇蓄」。《釋文》引：「《韓詩》：『薄，篇苳也。』」石經同。《說文》：「薄，水篇苳也。讀若督。」竹者，「薄」之假借字。《水經·淇水》注：「今通望淇川，唯王芻，編草不異毛興。」案編草即篇蓄。郭璞注云：「似小藜，赤莖節。」蘇頌《本草圖經》云：「苗似瞿麥，葉細，綠如竹，赤根，如釵股，節閒花出甚細，微青黃色，根如蒿根。」是綠、竹二草名。唯陸機以爲一草，《正義》席之矣。《傳》云「猗猗，美盛兒」，兒，《釋文》作「也」。「有康叔之餘烈」，《釋文》本無「餘」字。《詩》以綠竹之美盛，喻武公之質美德盛。言淇奧者，康叔所封之地，武公能承康叔之烈，故因於衛地而起興焉。《泉水》、《竹竿》、《有狐》竝以淇水爲興。○「匪，文章兒」，《傳》本《序》「有文章」作訓。匪，即「斐」之假借。《禮記》、《爾雅》、《玉篇》、《列女傳》引《詩》正作「有斐君子」。《釋文》引《韓詩》作「邠，美兒」。《廣韻·六至》：「邠，好兒。」用《韓詩》也。《爾雅·釋器》：「骨謂之切，象謂之瑳，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切、瑳、琢、磨，皆治器之名，故《傳》引《爾雅》而著其義以爲治也。《釋文》：「切，本或作「𪔐」。」《玉篇》：「𪔐，治骨

也。」「《說文》：「𪔐，齒差也。讀若切。」瑳，俗作「磋」。琢，《御覽·器物九》引《韓詩》作「錯」。束皙《補亡詩》：「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用《韓詩》也。《說文》：「𪔐，𪔐也。」①古作「摩」，俗作「磨」。云「道其學而成也」者，釋經「如切如瑳」句。云「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者，釋經「如琢如磨」句。《禮記·大學》篇引《詩》而釋之云：「如切如瑳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爾雅·釋訓》文同。此《傳》所本也。《楚語》：「在興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案此皆紀武公自修之實。《序》云「聽其規諫，以禮自防」，自防即自修，亦學問中事耳。故《荀子·大略篇》云：「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謂學問也。《說苑·建本》篇云：「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亦引此詩。○《澤陂》傳：「儼，矜莊兒。」瑟，儼訓

①「𪔐，𪔐也」，《清經解續編》本同。《說文解字注》及陳昌治刻《說文解字》竝作「𪔐，𪔐也」。𪔐，石磴也。𪔐，𪔐也」。

同。「矜莊」爲「瑟」，義未聞。《傳》云：「儻，寬大也。」也，《釋文》作「兒」。《荀子·榮辱篇》：「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儻也。愚者，俄且知也。」皆反對成文。陋者陋陋，則儻者寬大。《傳》訓本《荀子》。又《新書·道術》篇：「容志審道謂之儻，反儻爲野。」亦與《傳》「寬大」義近。《大學》、《釋訓》皆云：「瑟兮儻兮者，恂栗也。」《大學》注：「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栗也。」案「恂栗」但解「瑟兮」，猶下「威儀」但解「喧兮」。《禮記》、《爾雅》渾舉其義，毛《傳》則各箸其義，文異意同也。《韓詩》：「儻，美兒。」與毛合。《說文》：「儻，武兒。」與毛異。赫赫也。《大明》篇「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傳》：「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是赫赫爲德之明也。「威儀容止」四字同義。《傳》以「威儀容止之宣箸」詁「喧」，《釋文》引《韓詩》正作「宣」，云：「宣，顯也。」《禮記》作「喧」，《爾雅》釋文作「烜」，並與「宣」同。《說文·心部》：「惓，寬閒心腹兒。」引《詩》作「惓」，本三家《詩》也。「惓，忘」，《爾雅·釋訓》文，引《詩》作「惓」。《考槃》、《伯兮》皆作「惓」。《禮記》引《詩》作「惓」。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傳】青青，茂盛貌。

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傳】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會，所以會髮。瑟兮儻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疏】青青，《釋文》云：「本或作「菁菁」。《唐風》、《小雅》作「菁菁」。茂盛，猶美盛也。○「充耳謂之瑱」，《荀子·禮論篇》「充耳而設瑱」是也。《說文》：「琇，石之次玉者。从玉，莠聲。」引《詩》「充耳琇瑩」。許據《詩》作「琇」，今《詩》作「琇」，非是。《都人士》「充耳琇瑩」，《傳》：「琇，美石。」此《傳》云「琇瑩，美石也」者，「瑩」乃連「琇」而言，與《箋》篇之「瑩」不同義。瑩，即琇之光明。《說文》：「瑩，玉色也。」《傳》釋「瑩」言「天子玉，諸侯石」，而《箋》傳言「卿大夫青玉，人君黃玉」，則人君及卿大夫皆用玉，其說似異。免案《考工記》：「玉人之事，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注：「全，純玉也。龍、瓚、將，皆櫟名也。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將，《說文》作「埒」。《說文》：「瓚，三玉二石也。《禮》：「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龍，四玉一石。侯用瓚，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鄭、許皆謂「天子用全」爲用純玉，公、侯、伯玉石櫟。唯鄭司農注《周禮》云：「全，純色

也。龍，當爲「虬」。虬，謂裸色。」然則天子用全爲用純色之玉，虬爲裸色之玉。侯、伯裸色，可以例推。仲師說與毛《傳》合。玉以白者爲貴，裸色者爲次。《傳》云「天子玉璜」，謂用白玉，純色之玉也。云「諸侯以石」，謂用石之次玉者，裸色之玉也。青玉、黃玉，皆裸色玉之次者，故於《箬》言「玉」，而於《淇奥》言「石」。蓋與石對稱，則青色、黃色皆可謂之玉。與玉對稱，則青色、黃色皆但謂之石也。《夏官·弁師》「諸侯之纁旒九就，璫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纁旒皆就，玉璜、玉笋」，「故書璫作璫」。鄭司農注云：「璫，惡玉名。」先師吳江氏沉云：「惡玉者，亞次之玉也。古「惡」、「亞」字通。」是則諸侯用亞次之玉。《周禮》言諸侯玉璜，毛《傳》言諸侯石璜，說似異而實同矣。《檀弓》「練角璜」，注：「璜，充耳也。吉時以玉。人君有璜。」鄭謂人君吉時以玉璜，本《周禮》。其實吉時所用亦非白玉。練冠則用角。○《尸鳩》、《頍弁》傳竝以「弁」爲「皮弁」。皮，白鹿皮也。《春官·司服》：「眡朝則皮弁服。」《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箋》：「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正義》云：「在朝君臣同服，故言天子之朝也。」《傳》文「所以會髮」之上奪「會」字，今補。「會，所以會髮」，與《君子偕老》傳「掃，所以撝髮」句義正同。經言「會弁」，《傳》先言

「弁」，後言「會」者，依《周禮》「皮弁會五采」之文，不先言「弁」，則所會者不著也。《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璜，象邸，玉笋」，「故書會作會」。鄭司農注云：「會，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會用組，乃筭。」會，讀與「會」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筭，謂之會。沛國人謂反紒爲會。」案此《儀禮》舊說也。仲師說《周禮》「會五采」，謂以五采組束髮。束髮，即用骨撝髮，是曰會。今《士喪禮》作「髻」，古文皆作「括」，括亦會也。《士喪禮》：「髻筭用桑，長四寸，纁中。」注：「筭長四寸，不冠故也。纁，筭之中央，以安髮。」《荀子·禮論篇》：「始卒，沐浴髻。髻而不冠筭。」此始卒之人髻髮而不加冠筭，與生人異也。王之皮弁，先以五采組束髮若露紒然，撝髮而加弁，弁而貫之以玉筭。諸侯皮弁，當與天子同。《詩》之「會弁」言會髮而加弁。會髮作「會」，以會會髮作「會」。《說文》：「會，骨撝之可會髮者。《詩》曰：「會弁如星。」《玉篇》引《詩》同。《傳》釋經「會」字，不云「會髮」，而必云「所以會髮」者，會亦讀爲會，謂「會」即「會」之假借字，會即象撝也。如星者，其象撝玉筭首飾光輝星星然也。鄭箋《詩》及注《周禮》「會」爲弁縫飾以玉，與毛、許、先鄭解「會」字皆不合。僖二十八年《左傳》釋文：「會，亦作

「璫」。《魏徵·隋書·禮儀志》引《詩》作「璫」，依鄭說以改經字也。又《呂覽·上農》篇：「庶人不冠弁。」高注引《詩》「冠弁如星」。冠弁委貌，爲玄冠不爲皮弁。皮弁爲諸侯在天子朝之服，玄冠爲諸侯視朝之服。蓋本三家異說。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傳】簣，積也。有

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傳】金，錫鍊而

精，圭，璧性有質。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傳】

寬能容衆。綽，緩也。重較，卿士之車。善戲謔

兮，不爲虐兮。【傳】寬緩弘大，雖則戲謔，不爲虐

矣。【疏】張衡《西京賦》「芳草如積」，《文選》注引：「韓

詩》：「綠蕒如簣。」簣，積也。薛君云：「簣，綠蕒盛如積

也。」毛、韓皆作「簣」，謂「簣」即「積」之假借字。或齊、魯

《詩》作「積」，爲平子所據也。如，猶而也。積，鬱積，謂綠

竹鬱然其茂積也。《玉篇》：「蕒，同薄。」○《傳》於金、錫言

「鍊而精」，以喻道學自修之功效，而於圭、璧言「性有質」，

謂其性質本美。與首章《傳》云「武公質美德盛」同義。

《箋》云：「圭、璧亦琢磨。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也。」鄭申毛

意。寬，猶容也。《論語》云：「寬則得衆。」綽「訓」緩」，謂

其治衆有不迫也。○猗，當作「倚」，《禮記·曲禮》孔疏、

《論語·鄉黨》皇疏、《荀子·非相篇》楊注、《文選·西京

賦》李注，引《詩》皆作「倚」。《正義》云：「人相爲卿士，倚

此重較之車。」孔所據本尚不誤也。《考工記·輿人》：「以

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鄭注云：「較，

兩輪上出式者。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案乘車與兵

車同制。《說文》：「較，車輪上曲銅也。」段氏據《文選》注

引「曲銅」作「曲鉤」。輪上曲鉤謂之較，「較」與「較」通。

較、輪共五尺五寸。較高於軾二尺二寸。較崇即輪崇，倚

較猶倚輪也。《釋名》云：「較在箱上爲辜較也。重較，其

較重，卿所乘也。」劉說與毛《傳》同，而未詳其制。《續漢

書·輿服志》：「金薄繆龍爲輿倚較。」劉昭注引徐廣云：

「繆，交錯之形也。較，在箱上。」《西京賦》「倚金較」，薛綜

注云：「金較，黃金以飾較也。」然則重較其金有重飾歟？

云「卿士之車」者，謂武公人相平王，爲周卿士也。○《傳》

釋末二句即承上文「寬綽」而言，寬綽爲寬緩，寬緩亦弘大，

皆所以狀其有容衆之德也。戲謔不爲虐，所以成戲謔之

善。《箋》云：「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

謔。」此申《傳》義也。

## 《考槃》三章，章四句。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疏】《御覽·逸民部一》引「處」下有「也」字，唐石經同。

考槃在澗，【傳】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

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疏】

「考，成」，《爾雅·釋詁》文，《江漢》、《載芟》、《絲衣》同。《爾雅》：「般，樂也。」《周頌》序：「般，樂也。」《漢書·敘傳》注引《詩》作「盤」。《爾雅》釋文：「考槃，本又作「盤」。」

疑古本作「般」，後人加「木」加「皿」耳。成樂者，謂成德樂道也。「山夾水曰澗」，《采蘋》同。《釋文》引《韓詩》作「干」，云：「境埆之處也。」劉逵注《吳都賦》引：「《韓詩》：「考槃在干。」地下而黃曰干。」《後箋》云：「黃，疑「潢」字之誤。潢，汙者，停水之處。《小雅》正義引鄭注《漸卦》云：「干者，大水之傍，故停水處。」即其義也。至《韓詩》「干」有兩訓，則或由《韓故》、《韓說》與《薛君章句》之不同。」○碩人，大德之人。寬，寬大也。言賢者雖在山澗陵阿之地，而有寬大之休。「永矢弗諼」，永，長；矢，誓；諼，忘也。王肅云：「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美君子執德弘，信

道篤。」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傳】曲陵曰阿。

邁，寬大貌。獨寐寤歌，永矢弗過。【疏】《說

文》：「阿，曲阜也。」《傳》云「曲陵」者，陵亦阜也。《菁菁者莪》傳：「大陵曰阿。」《文選·西都賦》注及《衆經音義》卷

一引《韓詩》：「曲京曰阿。」《皇矣》傳：「京，大阜也。」大阜謂之京，猶大阜謂之陵，曲陵謂之阿，猶曲京謂之阿，其義一也。《傳》文「兒」當作「也」字。《玉篇》云：「邁，寬大也。」「碩人之邁」與上章「碩人之寬」同意。《釋文》引：「《韓詩》作「邁」。邁，美兒。」毛、韓同也。王肅云：「歌所以詠志，長以道自誓不敢過差。」《正義》於「弗諼」、「弗過」皆本王子雝述毛說。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傳】軸，進也。獨

寐寤宿，永矢弗告。【傳】無所告語也。【疏】在

陸，猶在阿也。《天保》傳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桑柔》傳：「迪，進也。」軸，即「迪」之假借字。

《正義》云：「《傳》訓「軸」爲「進」。則是大德之人進於道義也。「弗」、「無」義同。《傳》云「無所告語」，以釋經之「弗告」，亦是「窮處」之意。

《碩人》四章，章七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姜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荅，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疏】詩中皆追念莊姜初嫁盛時，《序》則就其不荅於終而言之，以見閔爾。荅，猶對也。隱三年《左傳》云：「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案「美」與「賢」同義。《列女傳·母儀篇》稱莊姜傳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乃作詩。此是《魯詩》，與《左氏傳》不合。

碩人其碩，衣錦褰衣。【傳】碩，長貌。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傳】東宮，齊大子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疏】《猗嗟》「碩而長兮」，《傳》亦云：「碩，長兒。」《玉篇》引《詩》作「碩人碩碩」，《傳》：「碩碩，具長兒。」希馮所據經，《傳》與今本異也。《傳》云「錦文衣也」四字連讀，以釋經「衣錦」二字。《巷伯》傳：「貝錦，錦文也。」《終南》傳：「錦衣，采衣也。」男子皮弁

服，錦衣爲中衣，以見錦爲美。女子錦衣之上復加褰衣，以惡文爲義。《禮記·中庸》篇：「《詩》曰『衣錦尚絺』，惡其文之著也。」是褰衣乃爲加上之衣矣。《說文·衣部》：「褰，綌也。《詩》曰：『衣錦褰衣。』示反古。从衣，耿聲。」《林部》：「綌，臬屬。从林，炎省聲。《詩》曰：『衣錦綌衣。』」《毛詩》作「褰」，三家《詩》作「綌」。《說文》引三家《詩》，又引《毛詩》，以「綌」詁「褰」，則「褰」與「綌」同也。《玉藻》注及《列女傳》引《詩》作「絺」。絺者，「褰」之假借字。絺，亦綌也。褰衣，衣兼下裳之名。《傳》云「褰褰」者，猶衣裳也，《說文》「直裾謂之褰」是也。《丰》篇「衣錦褰衣」，「裳錦褰裳」，「錦衣裳褰」，衣、裳、錦在中，褰在外。婦人中、外服皆連衣裳也。錦衣爲中衣，加褰褰爲上衣，夫人嫁時之所服。《丰》傳云：「嫁者之服。」兩《傳》義同也。《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衾，立于房中，南面。婦乘以几，姆加景。」景，亦「褰」之假借字。「加景」與「加褰」是一事。諸侯夫人中衣用錦，與士妻中衣用純不同，而其上衣用褰，用景不異也。鄭此《箋》云：「褰，褌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尚之以褌衣，爲其文之大著。」《丰》箋云：「褰，褌也。蓋以褌縠爲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褌縠焉，爲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

士妻純衣，纁紳。」案鄭氏兩《箋》，其誤有四：《葛覃》傳：「婦人有副褱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是副褱以下，掄翟、屈翟皆既之夫家之服。《箋》謂嫁服翟衣，誤一也。士妻純衣加景，諸侯夫人錦衣加褰，士妻就塗始加景，則諸侯夫人褰衣，亦就塗時所加可知。士妻純衣，立于房中之服，則諸侯夫人錦衣，亦非在塗之上服可知。《箋》謂在塗衣錦，誤二也。《中庸》之「絢」即褰，褰以續繹所成，故尚絢惡其文簪。《箋》據《玉藻》「絢為褱」，「絢」從系，訓為「縠」。《說文》：「縠，細絹也。」加細絹之衣，不得為惡其文簪矣。鄭意據《玉藻》「以帛裹布，非禮」之文，故謂中衣用錦，上衣用縠。不知「以帛裹布，非禮」者，文承朝玄端、夕深衣言之，非泛言衣制也。誤三也。諸侯夫人嫁服攝盛，故錦衣而加褰。士妻嫁服攝盛，故純衣而加景。士妻且不敢服錦，豈庶人妻反上僭侯國夫人乎？《箋》以錦褰為庶人妻嫁服，誤四也。○東宮，大子宮，故《傳》直以東宮為齊大子矣。「女子後生曰妹」，《爾雅·釋親》文。《爾雅》：「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詩言「東宮之妹」，是男子稱女子之後生者為妹也。《泉水》：「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傳》云：「先生曰姊。」又女子稱女子之先生者為姊也，散文無專稱。○《漢書·地理志》：「趙國襄國，故

邢國。《說文》：「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內懷。」案班、許不同。漢襄國縣即今直隸順德府附郭邢臺縣，漢懷縣即今河南懷慶府武陟縣。襄國為邢始封國，懷即《春秋》之「夷儀」，為邢徙封國也。《爾雅》：「妻之姊妹同出為姨。」《傳》不言同出，略也。莊十年《左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呂覽·長攻》篇：「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高注云：「妻之女弟為姨。」《說文》亦云：「妻之女弟同出為姨。」女弟，即姊妹也。○譚，《說文》作「鄆」。《白虎通義·號》篇、《宗族》篇及朱子《儀禮經傳通解》、郭璞《爾雅注》引《詩》皆作「覃」。《郡國志》：「濟南郡東平陵有譚城。」《水經·濟水》注：「武原水北逕東平陵縣，故城西，譚國也。」今山東濟南府附郭歷城縣東南有故譚城，《春秋》譚子爵此。稱公，未聞。《爾雅》：「女子謂姊妹之夫為私。」《傳》所本也。《釋名》云：「姊妹互相謂夫曰私，言於其夫兄弟之中，此人與己姊妹有恩私也。」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傳】如荑之新生，如脂之凝。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傳】領，頸也。蝤蛴，蜃蟲也。瓠犀，瓠瓣。螭首，類廣而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傳】倩，好口

輔。盼，白黑分。【疏】《靜女》傳：「萋，茅之始生。」此云「萋之新生」，則萋亦謂茅，其義可互見也。《御覽·百卉部三》引《風俗通義》：「《詩》曰：『手如柔萋』者，茅始孰中穰也，既白且滑。」應說正與《傳》訓同。《說文》：「凝，俗『冰』字。」《爾雅》：「冰，脂也。」孫炎本作「凝」。鄭注《內則》云：「脂，肥凝者。釋者曰膏。」案不釋之脂，其色滑白。《莊子·逍遙游》篇：「肌膚若冰雪。」冰雪以言潔白，冰脂以言滑白，故皆取爲喻。郭璞云「脂膏」，誤矣。○《傳》詰「頤」爲「頤」，古今異名也。《釋文》及定本傳文「蝸」下無「蟲」字。《草蟲》傳：「阜螽，蟻。」俗本作「蟻蟲」。《正義》以「蟲」爲衍，則此「蟲」亦誤衍矣。「蝸蝓，蝸」，《爾雅·釋蟲》文。郭注云：「在木中。」《爾雅》又云：「蝓，蝓蝓，蝓。蝓蝓，蝓，桑蠹。」《方言》云：「蝓蝓謂之蝓。自關而東謂之蝓蝓，或謂之蝓蝓，或謂之蝓蝓。梁、益之間謂之蝓，或謂之蝓，或謂之蝓蝓。秦、晉之間謂之蝓，或謂之天蝓。」案此皆蝓之異名也。《說文》：「蝓，蝓蝓也。」「蝓」與「蝓」同。蓋蝓之爲言酋也。酋者，長也。《正義》云：「蝓蝓白而長，故以比頤。」○《正義》引《釋草》云：「瓠棲，瓣也。今定本亦然。」是定本毛《傳》同《爾雅》，無下「瓠」字。疑古本《爾雅》當作「瓠棲，瓠瓣」，有下「瓠」字，爲毛《傳》所本。定本

依已誤之《爾雅》改不誤之毛《傳》矣。《爾雅》注引《詩》作「瓠棲」。《釋文》云：「《詩》作『犀』。《廣韻》作『瓠犀』，與今《詩》同。《說文》云：『瓣，瓜中實也。』」①「瓜中實」謂之瓣，瓠中瓣謂之犀，字亦作「棲」。此齒白整齊之兒。《說文》：「齲，齒相值也。」引《春秋傳》曰：「皙齲。」○《說文·虫部》無「螻」。《頁部》：「頤，好兒。《詩》所謂『頤首』。」許不全引《詩》句，故謂此「頤」字即《詩》之「頤首」字，是其據。毛《詩》本作「頤首」矣。《傳》云「頤廣而方」，即《君子偕老》傳：「廣揚而頤角豐滿。」《說文》云「好兒」，與《傳》訓同。《箋》或從三家《詩》字，讀「頤」爲「螻」，謂螻蝓。《爾雅》：「蝓，螻蝓。」《方言》云：「蟬有文者謂之螻蝓。」螻即「螻」之異體。自鄭以螻爲螻蝓，後人又以蛾爲蠶蛾，要皆非古字義。○《詩小序》云：「蛾眉，古作『娥眉』。」王逸注《離騷賦》云：「娥眉，好兒。」顏師古注《漢書》，始有形若蠶蛾之說。夫蠶蛾之眉與首異物，類乎鳥之有毛角者，不得謂之眉也。且人眉似蠶角，其醜甚矣，安得云美哉？此千

①「瓜」，原作「爪」，據經韻樓本《說文解字注》、陳昌治刻《說文解字》與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愛日軒刻本、徐子靜本改。下「瓜」字同。



年之誤也。娥者，美好輕揚之意。《方言》：「娥，好也。秦、晉之間，好而輕者謂之娥。」《大招》：「娥眉曼只。」枚乘《七發》：「皓齒娥眉。」張衡《思立賦》：「嫋眼娥眉。」又云：「按毛《傳》蓋奪「娥眉好兒」四字。」「娥」字一句，「眉好兒」三字一句。○《論語·八佾》篇引《詩》「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馬融注：「倩，笑貌。」《楚辭·大招》「麗輔奇牙，宜笑嚙只」，王逸注：「嚙，笑貌。輔，一作「輔」。」「倩」與「嚙」一聲之轉。《傳》云「好口輔」，口輔即麗輔也。《釋文》：「倩，本亦作「倩」。引《韓詩》云：「蒼白色。」是《韓詩》作「巧笑倩兮」。倩，草初生蒼白色。《韓詩》依字作訓，與毛訓異。盼從目，分聲。以「分」詁「盼」，此同聲爲訓之例。《玉篇》：「盼，謂黑白分。」本毛訓。《釋文》引《韓詩》云：「盼，黑色也。」馬注《論語》云：「盼，動目貌。」竝與毛訓異。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傳】敖敖，長貌。農郊，近郊。四牡有驕，朱幘鑣鑣，【傳】驕，壯貌。幘，飾也。人君以朱纁鑣扇汗，且以爲飾。鑣鑣，盛貌。翟茀以朝。【傳】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傳】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

大夫退，然後罷。【疏】敖敖與碩碩，《傳》竝訓爲「長兒」，故《箋》云：「敖敖，猶碩碩也。」農郊，當衛之東郊。高注《呂覽·孟春紀》云：「東郊，農郊也。」齊在衛東，故夫夫人竟舍於東郊，何注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云「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是也。東郊在近郊之外，故《傳》以「近郊」釋之。侯國遠郊三十里，近郊半之，十五里。《月令》注引《王居明堂禮》：「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案周制侯國多從殷禮與？○驕，猶蹻蹻也。《嵩高》「四牡蹻蹻」，《傳》云：「壯兒。」訓同。幘者，所以爲馬飾，故謂幘爲飾。《說文》：「幘，馬纁鑣扇汗也。」鑣，馬銜也。《釋文》：「鑣，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沫。」是似鑣、扇汗一物。又《輿服志》云：「乘輿象鑣、赤扇汗，王公列侯朱鑣、絳扇汗，卿以下有駢者緹扇汗。」此漢人鑣與扇汗爲二。其制未聞也。《爾雅》：「鑣謂之鑣。」郭注云：「馬勒旁鐵。」鑣古用鐵，以朱絲飾鑣，是爲朱幘。《巾車》「重翟，錫面朱總」，鄭司農注云：「總箸馬勒，直兩耳與兩鑣。」朱總，即朱幘也。兩鑣之端繫諸以鑣，《秦風》所謂「鑣鑣」也。《廣雅》：「鑣鑣，盛也。」《說文》引《詩》作「鑣鑣」，義與《傳》同。《玉篇》：「鑣，盛兒。」或本三家《詩》。案上下文皆就夫人說，此二句就公說，故《傳》以朱幘爲人君之馬飾，此就公親迎夫人而

言之也。《穀梁傳》云：「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周禮·春官·巾車》：「王后之五路，重翟，厭翟，安車，翟車，連車。」王后重翟，上公夫人厭翟。以是爲差，侯、伯夫人當用安車，攝盛用厭翟，其燕出人則當用翟車。《傳》不言「攝盛」，故釋經之「翟」爲「翟車」，即本《周禮》「翟車」爲訓。凡朝之常禮，夫人纁笄，不用盛飾，皆其例耳。重翟者，車前後皆飾翟羽也。厭翟者，車前一面比次翟羽以爲飾也。翟車者，車前之兩旁但飾翟羽，不比次也。弗，三家《詩》作「蔽」。故《傳》云：「弗，蔽也。」弗即車笄交結木於車前之兩旁其覆笄之幣。幣緣翟羽，是謂之翟弗。曰「朝」者，亦即引起下二句之意。鄭注《巾車》云：「《詩·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此「翟蔽」蓋厭翟也。」鄭本《詩》「翟蔽」爲厭翟，就始來攝盛言。又解「朝」爲「夫人朝君」，非毛義。○《禮記·玉藻》篇：「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此《傳》所本也。《釋文》引《韓詩》：「退，罷也。」義與《傳》同。《傳》既本《玉藻》文以證經大夫退之義，又言「夫人聽內事」，以明經「君」爲「小君」之義。君、夫人並有聽政之朝，大夫退，則君退適小寢，小寢即燕寢，而夫人之退適小寢可

知也。君路寢有堂，爲聽政之處。天子、諸侯皆二朝，大夫朝君在路門外之治朝，亦爲外朝。大夫朝君於此，君視大夫朝亦於此。其聽朝，在路門內之內朝，亦爲燕朝。宗人圖嘉事於此，諸臣復逆亦於此。《玉藻》言聽政於路寢，而《傳》變言聽朝者，謂聽大夫朝政之事也。《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燕朝亦有視朝之政也。《傳》於君言聽朝，於夫人言聽內事，於君言路寢，於夫人言正寢，皆互文以明義也。《雞鳴》傳：「東方明，則夫人纁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君聽朝，即此云「君聽朝於路寢」也。「夫人纁笄而朝」，即此云「夫人聽內事於正寢」也。兩《傳》正是一義。是君、夫人各自有朝矣。胡培塈云：「古者天子、諸侯有公、卿、大夫以襄外治，后夫人有世婦、九嬪之屬以襄內治，故君每日朝群臣於外以聽政，后夫人每日朝群妾於內以治事。正寢，夫人之寢。后夫人皆別有正寢、燕寢。下至大夫妻皆然。其制，前爲君路寢，次君燕寢，次夫人正寢，次夫人燕寢。天子路寢一，燕寢五。后亦正寢一，燕寢五。諸侯路寢一，燕寢三。孔、賈《疏》謂「燕寢二」，非也。夫人亦正寢一，燕寢三。夫人常居在燕寢，每日聽事在正寢。正寢即夫人朝處，《左傳》所謂「內宮之朝」是也。《考工記》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

注疏謂外九室，九卿治事之處，內九室，九嬪治事之處，外九室，在正朝左右，內九室，當在后朝左右。此王后禮。其諸侯夫人正寢之前，亦當有世婦、群妾治事處。毛《傳》言夫人正寢，足補《禮經》之未備。案胡說是也。經中「朝」字，「君」字皆就夫人說。《列女傳·賢明》篇引：「《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君也。」此又可援魯以證毛矣。詩上下文義皆就夫人初嫁盛時說，而唯此「翟弗以朝」三句就常朝之禮言之。蓋莊公之不荅莊姜，在感璧州吁之母之後，其初昏原未見其不荅也，故詩人殆於此著明之。

###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罝濊濊，鱣鮪

發發，葭莢揭揭。【傳】洋洋，盛大也。活活，流

也。罝，魚罟。濊濊，施之水中。鱣，鯉也。鮪，鮪也。發發，盛貌。葭，蘆；莢，荻也。揭揭，長也。

庶姜孽孽，庶士有暵。【傳】孽孽，盛飾。庶士，

齊大夫送女者。暵，武壯貌。【疏】《衡門》傳：「洋洋，

廣大也。」盛大義相近。北流，河水北流也。凡夫人三月廟見，然後成婦禮，後遂有大夫反馬告寧之禮。詩上章《傳》言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已當在廟見成婦後。此章《傳》

又釋庶士為「齊大夫送女者」，則當指大夫反馬告寧而言之。由衡返齊，必溯河上流，故云「北流」也。活活為流，《說文》：「活，流聲也。」隸變作「活」。○《爾雅·釋器》：「魚罟謂之罝。」《傳》所本也。濊濊，《說文》兩引《詩》作「濊濊」。又作「濊」，作「濊」，皆俗字。《傳》云「施之水中」，《釋文》下有「也」字。《說文》云：「礙流也。」施罝於水中，必礙於水流，許說正申成毛訓。《淮南子·齊俗》篇：「河水欲清，沙石濊之。」此即「礙流」之謂也。《韓詩》云「流兒」，《玉篇》云「水聲」，又云「多水兒」，皆就水流而言。馬融云：「大魚罔目大豁豁也。」則又就魚罟而言之矣。《傳》云「鱣鮪，鯉」，《爾雅·釋魚》「鯉，鱣」，舍人注及《說文》皆為一魚。唯陸機、郭璞皆為二魚：「鱣即鱣。鯉，今之赤鯉。」與古說異。《本草圖經》云：「鯉魚，即赤鯉魚也。其脊中鱗一道，每鱗上皆有小黑點，從頭數至尾，無大小皆三十六鱗。」案《詩》「鱣鮪」凡三見，毛以鮪為叔鮪，鱣即三十六鱗之鯉。此渾言之也。析言之，三十六鱗之鯉為鯉，其大者則為鱣，崔豹《古今注》「鯉之大者為鱣」是也。《四月》「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傳》：「大魚能逃處淵。」《潛》：「有鱣有鮪，鯨鱣鯉。」既有鱣又有鯉，故鄭《箋》別言之：「鱣，大魚也。」蓋大魚即大鯉矣。然不聞以鱣為鯉也。《傳》云「鮪，鮪」，

《爾雅》：「鮪，叔鮪。」《說文》：「鮪，鮪也。」鮪，叔鮪也。」陸機、郭璞皆謂「鮪似鱣，大者名王鮪，小者名叔鮪」。高誘注《呂覽》：「鮪似鯉而大。」言「似鯉」，則鮪亦鯉屬矣。云「發發，盛兒」者，《釋文》引《韓詩》作「鰕鰕」，《說文》作「鰕鰕」，《淮南·說山》、《呂覽·季春》注作「潑潑」，竝字異而義同。鰕一名蘆，葦之初生者也，詳《騶虞》篇。「莢，蘆」，《爾雅·釋言》、《釋草》竝有其文。郭注云：「似葦而小，實中。江東呼爲烏區。」邢疏引《義疏》云：「蘆，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蘆。」《說文》云：「荻，蘆之初生。一曰蘆。或作『莢』。『蘆，刻也。』是莢，蘆皆蘆初生之名。」《七月》篇「八月萑葦」，《傳》：「蘆爲萑，葦爲葦。」萑與葦皆已秀之名也。葦、莢二草，孔仲達以爲一草，誤矣。《說文》：「揭，高舉也。」重言曰「揭揭」。《衆經音義》卷七引《傳》作「揭揭」，非也。案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澌澌、發發則非冰泮前矣，葦莢揭揭則又非霜降後矣。此追敘齊大夫所見，以箸還反之候，故云然。○庶姜，謂媵。諸侯一取九女，皆媵也。此因庶士之歸，而先及庶姜居者言之也。《傳》云「萼萼，盛飾」，《釋文》下有「也」字，《玉篇》作「兒」字。盛飾兒，謂首飾之盛兒。《爾雅》：「萼萼，戴也。」郭注云：「頭戴物。」《廣韻》：「櫛，頭戴物也。」亦即盛飾之義。《說文》

「櫛」、「萼」同字。「萼」之或作「萼」，猶「櫛」之或作「櫛」。《釋文》引《韓詩》作「櫛櫛」，云「長兒」，謂庶姜形體之高長。《呂覽·過理》篇注引《詩》「庶姜櫛櫛，高長兒」，本《韓詩》，與《雅》、《傳》異。桓三年《左傳》：「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今齊嫁女於衛，爲敵國，則未知其姊妹與？公子與？送之者爲上卿與？下卿與？《傳》云「庶士，齊大夫送女者」，統釋之詞。又隱八年《傳》：「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陳鍼子送女。」此即大夫送女之一證。《伯兮》傳：「揭，武兒。」此云「武壯」，義同。《文選·魏都賦》注引《毛詩》作「揭」。《釋文》引《韓詩》作「桀」，云：「健也。」韓與毛亦字異而義同。

### 《氓》六章，章十句。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傳】氓，民也。蚩

蚩，敦厚之貌。布，幣也。匪來貿絲，來即我謀。

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傳】丘一成為頓丘。匪

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傳】愆，過也。將，願也。【疏】《傳》詁「氓」為「民」，民

庠男子也。《方言》、《說文》竝云：「氓，民也。」蚩蚩，敦厚

之兒，《釋文》、《正義》本無「之」字。敦，亦厚也，言男子始

來，意甚敦厚則蚩蚩然。《釋文》引《韓詩》：「氓，美兒。」美

兒謂之氓，則蚩蚩為美。毛、韓訓異意同。鄭司農《周

禮·載師》注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一尺，以

為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案仲師治

《毛詩》，此相傳古《毛詩》說。注又云：「或曰：布，泉也。」

《易林·夬》：「以緡易絲，抱布自媒。」如淳注《史記·平準

書》：「《詩》云「抱布貿絲」，故謂之緡也。」又《鹽鐵論·錯

幣》篇：「古者市朝而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貿

絲」而已。」此皆以布為錢幣，或本三家《詩》。我，女子自我

也。○《爾雅·釋丘》：「丘一成為敦丘。」《傳》所本也。

敦，郭音頓，注云：「成，猶重也。」《周禮》曰：「為壇三成。」

今江東呼地高堆者為敦。《釋名》作「頓丘」，與《詩》同。

《水經·淇水》注云：「淇水又東，屈而西轉，逕頓丘北，故

闕駟云：「頓丘在淇水南。」又屈逕頓丘西，《詩》所謂「送子

涉淇，至于頓丘」者也。」是頓丘之西、北皆淇水之所逕流，

故女子送男子，必涉淇而後至頓丘也。《水經注》又云：

「淇水北逕頓丘縣，故城西，古文《尚書》以為觀地矣。」案頓

丘縣漢屬東郡，今為直隸大名府清豐縣，在大河故瀆之東，

與《詩》「頓丘」無涉。○「愆，過」，《傳》為全《詩》通訓。《爾

雅》：「讐，過也。」《說文》：「愆，籀文作「讐」。期，會期也。

良，善也。此女子雖與男子會期，而仍望善媒至也。秋行

昏禮，必待媒妁之言。若仲春之月，奔者不禁，則不待媒妁

之言，媒氏為主。《傳》於此「將」訓「願」，「將仲子兮」，「將

伯助予」，兩「將」字訓「請」。請者，語氣直，願者，語氣曲，

故隨文以別言之。《孟子·滕文公》篇：「丈夫生而願為之

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荀子·非相篇》：「婦人莫

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士。弃其親家而欲奔之

者，比肩竝起。」案此即《傳》「願」字之義。期，請期也。《士

昏禮》納徵在許嫁三月之前，請期即在教女三月之中。請

期，則與親迎時近矣。《野有死麕》傳：「春，不暇待秋也。」

《東門之楊》傳：「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毛《傳》以秋冬為

昏嫁正時，《詩》云「秋以為期」，其明證也。

乘彼坵垣，以望復關。【傳】坵，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也。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傳】言其有一心乎君子，故能自悔。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傳】龜曰卜，著曰筮。體，兆卦之體。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傳】賄，財；遷，徙也。【疏】坵訓「毀」，毀猶缺也。《說文》引《詩》作「坵」，或作「隄」。垣，牆也。復，反也，猶來也。關，衛之郊關也。襄十四年、二十六年《左傳》：「蘧伯玉遂行，從近關出。」又二十六年《傳》：「大叔儀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蓋衛之境有遠有近，詩之「關」即衛之近關。《傳》云「復關，君子所近也」者，言望君子之來，宜自近關也。《傳》意正本《左傳》為訓。云「言其有一心乎君子」者，以釋經「泣涕漣漣」句。《楚辭·九歎》「涕流交集兮，泣下漣漣」，王注云：「漣漣，流貌也。」云「故能自悔」者，探下第四章「靜言思之，躬自悼兮」而總釋之，即《序》所謂「困而自悔」之意。「不見復關，泣涕漣漣」，猶云「未見君子」也。「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猶云「既見君子」也。玩詩語意，「復關」非關名。○爾，爾男子也。《左傳》稱懿氏卜妻敬仲，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是嫁、娶皆有龜卜、蓍筮之事。

龜以開兆，蓍以揲卦。《傳》承卜筮言，故釋「體」為「兆卦之體」。《周禮·大卜》：「三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三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是謂也。《禮記·坊記》引《詩》作「履無咎言」，鄭注云：「履，禮也。言女鄉卜筮，然後與我為禮，則無咎惡之言矣。」《釋文》引《韓詩》作「履」，云：「履，幸也。」訓異意同。「賄，財」，《爾雅·釋言》文。「遷，徙」，《釋詁》文，《賓之初筵》、《殷武》同。《皇矣》傳亦詁「遷」為「徙」。「以爾車來，以我賄遷」，謂男子來以車徙財也。此亦「一心乎君子」之詞。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傳】桑，女功之所起。沃若，猶沃沃然。鳩，鵲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耽，樂也。女與士耽，則傷禮義。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疏】桑，女功之所起，猶葛為女功之所事，因桑生興，與《葛覃》篇以葛生興同。《隰桑》傳：「沃，柔也。」沃，《說文》作「沃」，重言之，則謂之沃沃。《傳》以「然」字代「若」字，《旄丘》傳又以「然」字代「如」字。如，若同聲，如謂之然，若謂之然，其義一也。《正義》云：「女取桑落，未落，興已色

之盛，衰。」○「鳩，鵲鳩」，鵲鳩爲五鳩之一，春來冬去之鳥，亦曰鳴鳩。《小宛》傳：「鳴鳩，鵲鳩也。鵲鳩與鵲鳩實一物也。」《泮水》傳：「黠，桑實也。」「甚」與「黠」同。《傳》云鳩食桑甚，醉傷其性，義未聞。《說文》：「酖，樂酒也。」「堪，樂也。」今字「堪」通假作「湛」，「酖」又通假作「耽」。《爾雅》：「妣，樂也。」邢疏引《詩》作「妣」，「妣」乃「酖」，「堪」之俗字。凡樂過其節，謂之酖。鳩於甚過食，醉傷其性，以興女與士過樂，則傷禮義之節，《韓詩外傳》所謂「防邪禁佚，調和心志」也。此婦人自明持正以禮，即下章「女也不爽」之意。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傳】隕，隋也。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傳】爽，差也。極，中也。【疏】《傳》於《七月》、《小弁》、《蟋》皆訓「隕」爲「隊」。隋、隊義相近。「隋」之俗作「墮」，猶「隊」之俗作「墜」。《爾雅》：「隕，隊，落也。」隋亦落也。而，猶且也。「其黃而隕」，言黃且隕也。《君子偕老》傳「且」訓「而」，故「而」亦可訓「且」。它放此。桑落黃隕，喻顏色憔悴。

悴。下文又因色衰而追念初來辛苦，不宜終棄爾。《淮南子·說山》篇云：「桑葉落而長年悲。」《易林·履》云：「桑方將落，隕其黃葉。失勢傾側，而無所立。」竝與《詩》義同。○徂，往；爾，猶矣。「自我徂爾」，猶云「昔我往矣」也。《噫嘻》箋以「矣」字解「爾」字。《載驅》傳：「湯湯，大兒。」水盛，以言淇水滿盛也。凡車不帷裳，故《傳》云：「帷裳，婦人之車。」《箋》：「帷裳，童容也。」鄭司農注《巾車》作「潼容」。《士昏禮》：「婦車亦如之，有褱。」注：「褱，車裳帷。」「褱」與「檐」通。《列女傳·貞順》篇：「齊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壹意，自斂制也。今立車無駢，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君子謂孟姬好禮。禮，婦人出，必輜駟。是帷裳又名輜駟也。漸者，漬也。漬車至於帷裳，以喻家道之難，猶不敢失其故常。下章「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即承此意而申言之。○「爽，差」，《釋言》文，《蓼蕭》同。《詩述聞》云：「貳，當爲「貳」之譌。貳，音他得切，即「忒」之借字也。《爾雅》：「爽，差也。爽，忒也。」鄭注《豫卦》彖傳曰：「忒，差也。」是「爽」與「忒」同訓爲「差」。「女也不爽，士貳其行」，言女也不差，上則差其行耳。《爾雅》

說此詩曰：「晏晏旦旦，悔爽忒也。」郭注曰：「傷見絕棄，恨士失也。」然則悔爽忒者，正謂恨士之爽忒其行。據《爾雅》所釋，《詩》之作「貳」明矣。《箋》解「女」字爲「汝」，「貳」字爲「二」，皆失之。案成八年《左傳》引《詩》作「貳」，蓋依《箋》改也。「極，中」，《園有桃》、《思文》同。罔，無也。無中，即是「二三」之謂。《左傳》釋《詩》云：「士之二三，猶喪妃耦。」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傳】咥，傷也。【疏】《雨無正》傳云：「遂，安也。」此「遂」字亦可訓爲「安」。「既遂」句承上四句說下，此謂「女也不爽」也。「至于暴矣」句以起下文，此謂「士貳其行」也。○經言咥，《傳》重言之，則云咥咥。《說文》：「咥，大笑也。」「悼，傷」者，《方言》云：「悼，傷也。秦謂之悼。」又云：「陳、楚之間曰悼。秦、晉之間或曰矜，或曰悼。」《終風》、《檜》、《羔裘》、《箋》皆以「悼」爲「傷」，言見暴而自傷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傳】泮，陂也。總角之宴，言笑晏晏。

信誓旦旦，【傳】總角，結髮也。晏晏，和柔也。信誓旦旦然。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疏】《傳》訓「泮」爲「陂」者，謂「泮」乃「阪」之假借字。杜子春注《賸人》讀「胖」爲「版」，此「半」、「反」聲同之例也。《車鄰》傳：「陂者曰阪。下溼曰隰。」《說文》：「隰，阪下濕也。」「阪」與「隰」對文。隰者下溼，其邊高之處謂之阪，亦謂之陂。阪亦厓、岸之異名。下溼之有阪，猶淇水之有岸也。《箋》云：「泮，讀爲畔。畔，涯也。言淇與隰皆有厓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繁露·隨本消息》篇云：「拱揖指撝，諸侯莫敢不出，此猶隰之有泮也。」鄭所本三家義，而與毛意實同。○《禮記·內則》：「子事父母，總，拂髦。婦事舅姑，總。男女未冠笄者，拂髦，總角。」鄭注云：「總，束髮也，垂後爲飾。總角，收髮結之。」案總與總角別。男子拂髦，而女子總角。其實總角，男子亦稱之，故《甫田》傳總角爲聚兩髦。此就女子自說，故《傳》以總角爲結髮。結髮但聚髮而無髦。髦爲子事父母之飾，總爲婦事舅姑之飾。《傳》意《詩》之「總角」即《內則》之「總」，不必就女子未笄時言也。又《禮記下》：「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髻首。」注：



「既笄之後去之，猶若女有髻紒也。」孔疏云：「燕居則去其笄而髻首，謂分髮爲髻紒也。」然則此詩言總角，猶即髻首之謂歟？宴，當讀如「宴爾新昏」之「宴」，宴謂宴安也。○古宴，晏通用。《爾雅·釋訓》：「晏晏，柔也。」郭注云「和柔」，與《傳》訓同。定本：「旦旦，猶怛怛。」《說文》：「怛，或作『忌』。」引三家《詩》作「信誓忌忌」。《毛詩》「旦旦」爲假借字。《箋》云「言其懇惻款誠」，此申成毛義也。《釋訓》：「晏晏，旦旦，悔爽忒也。」《爾雅》釋《詩》，謂初嫁之年，其言笑則晏晏然，以信相誓，則忌忌然。今士差貳其行，故有此悔恨。《雅》與《傳》訓異而義實同。反，讀如「反以我爲讎」之「反」。「不思其反」，誓詞也。已，既也。焉，猶然也。言今反覆不常，不思其前日信誓，亦既然哉，此皆棄背悔恨之詞。

### 《竹竿》四章，章四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荅，思而能以禮者也。【疏】此詩與《泉水》文略同，而事實異。《泉水》之衛女，因念父母而思歸，歸寧也。《竹竿》之衛女，以不見荅而思歸，歸宗也。歸宗，義也。歸寧，非禮也。故《序》於《泉水》思歸不云禮，而於《竹竿》之思歸

爲「能以禮者」。

簞簞竹竿，以釣于淇。【傳】興也。簞簞，長而殺也。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豈不爾思？遠莫致之。【疏】《傳》云「簞簞，長而殺也」者，殺者，纖小之稱。《爾雅》：「梢，梢擢。」郭注云：「謂木無枝柯，梢擢，長而殺者。」《釋文》：「梢，郭音朔。擢，直角反。」《集韻》：「梢，色角切。梢擢，木無枝柯，長而殺者。或作『荊』。」《考工記·輪人》：「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鄭注云：「掣，纖，殺小貌。」鄭司農云：「掣，讀爲『紛容掣參』之『掣』。」《漢書·司馬相如傳》：「紛溶荊蓼。」郭彼注云：「支竦擢也。」案梢、荊、掣同。《說文》無「簞」。疑《毛詩》本作「翟」，「翟」爲「擢」古文假借字。長而殺謂之擢擢，猶長而殺謂之梢擢也。興者，竹竿爲釣，與末章檜爲楫，松爲舟，以興得夫婦之禮。中間二章言由泉源而達淇水，即淇水而思泉源，左右之得其宜，以興由母家而適夫家，本夫家而思母家，始終之得其道，皆所以傷今也。○豈不，言有是也。莫，無也。言婦人樂成爲室家，雖有是思而無由致，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傳】泉源，小水之

源。淇水，大水也。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疏】鄭注《水經·淇水》篇：「泉源水，水有二源，一水出朝歌城西北，一出東南。其水南流，東屈，逕朝歌城南。又東與左水合，謂之馬溝水。又東與美溝合，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東逕朝歌城北，東南注淇水爲肥泉。《博物志》謂之澳水。斯水即《詩》所謂泉源之水也。」案源，古作「原」，今通作「源」。水以北爲左，南爲右。泉源在朝歌北，故曰在左。淇水則屈轉於朝歌之南，故曰在右。泉源一爲馬溝，一爲美溝。雖不是淇水之發源，而要之泉源在上流，下注於淇水，故《傳》以泉源爲小水，淇水爲大水。水由小以達大，興女子由幼以至成人。泉有原，猶教有本也。《晉語》：「胥臣曰：『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印浦而後大。」《傳》語似本此義爲訓。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

之儺。【傳】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疏】胡承

珙《後箋》云：「瑳，疑「𪗇」之假借。「瑳」字本亦作「𪗇」。

《一切經音義》云：「𪗇，古文「𪗇」同。」《說文》：「𪗇，齒參差也。」《詩》但爲笑而見齒之貌耳。」案胡說讀「瑳」爲「𪗇」，是也。《楚辭·大招》：「𪗇輔奇牙，宜笑嫣只。」王注：「言美

女頰有𪗇輔，口有奇牙，噤然而笑，尤媚好也。輔，一作「𪗇」。《淮南子·脩務》篇：「奇牙出，𪗇輔搖。」高注：「𪗇輔，頰邊文，婦人之媚也。」《碩人》「巧笑倩兮」，彼《傳》云：「倩，好口輔。」謂𪗇輔也。此《傳》云：「瑳，巧笑兒。」謂奇牙也。《說文》：「儺，行有節也。从人，難聲。」《詩》曰：「佩玉之儺。」疑許所據毛《傳》祇作「行有節」，無「度」字。《庭燎》傳：「噦噦，徐行有節。」亦無「度」字。或後人以「節」字義未盡，乃加「度」字耳。《有女同車》「佩玉將將」，《傳》云：「將將，鳴玉而後行。」所謂「行有節」也。

淇水漉漉，檜楫松舟。【傳】漉漉，流貌。

檜，柏葉松身。楫，所以櫂舟也。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傳】出遊，思鄉衛之道。【疏】《說文》：「攸，行水

也。从攴，从人，水省。」《六書故》云：「唐本作「水行攸攸」也，其中從水。《釋文》作「漉漉」。《玉篇》：「漉，水流兒。」《五經文字》：「漉，見《詩·風》，亦作「攸」。案攸從水爲

①「珙」，原作「洪」，據求是堂本《毛詩後箋》與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愛日軒刻本、徐子靜本改。

正字，隸變作「洩」，俗又誤作「悠」。攸、悠聲同義近。《黍苗》：「悠悠，行兒。」又《載馳》：「悠悠，遠兒。」《黍離》：「悠悠，遠意。」其字皆當作「攸攸」，通假作「悠悠」。「檜，柏葉松身」，《爾雅·釋木》文。《禹貢》作「栝」。檜，栝聲同，古舌、會聲通也。《爾雅翼》云：「檜，今人謂之圓柏。」《方言》：「楫謂之橈，或謂之櫂。所以隱櫂謂之策，所以縣櫂謂之楫。」《釋名》：「在旁撥水曰櫂。櫂，濯也，濯於水中也，且言使舟櫂進也。又謂之楫，楫，捷也。撥水使舟捷疾也。」《說文》：「楫，舟櫂也。」是櫂本楫之異名，舟櫂即舟楫。《械櫂》傳亦云：「楫，櫂也。」《說文注》云：「許無「櫂」字。《手部》：「擢，引也。」楫所以引舟而行，故亦謂之擢。」案《傳》以舟楫之得水喻男女之得禮，此亦待禮以成其室家也。《箋》云：「此傷已今不得夫婦之禮。」○遊，當作「游」。「駕言出游，以寫我憂」，《泉水》句義皆同。彼《傳》云：「寫，除也。」此《傳》云：「出游，思鄉衛之道。」《傳》互訓而見義也。此詩俱以淇水設喻，正是「思鄉衛之道」之意。

### 《芄蘭》二章，章六句。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

刺之。

芄蘭之支，【傳】興也。芄蘭，草也。君子以德，當柔潤溫良。童子佩觿。【傳】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早成其德。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傳】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傳】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疏】芄蘭，草屬，故《傳》直以芄蘭爲草。《爾雅·釋草》：「藿，芄蘭。」郭注云：「芄蘭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說文》：「芄蘭，莢也。」「莢」乃「藿」之誤。陵機《義疏》云：「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唐本草》：「蘇恭云：「雀瓢，是女青別名也。」《名醫增補》云：「女青，葉嫩時似蘿摩，圓端大莖。」是雀瓢一名女青。蘿摩葉似之。芄蘭亦以相似通稱，非芄蘭即蘿摩矣。《說文》引《詩》作「枝」，《說苑》亦作「枝」。芄蘭之柔枝弱葉，與君子之德，當有柔潤溫良，以反刺惠公之驕慢無禮也。○《禮記·內則》：「子婦事父母舅姑，皆左佩小觿，右佩大觿。」注：「小觿，解小結也。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鄭謂小觿解小結，則大觿解大結歟？《說文》：「觿，佩角，銳端可以解結。《詩》曰：「童子佩

「鰮」。《管子·白心》篇：「鰮解不可解而后解。」《說苑·禘言》篇：「百人操鰮，不可爲固結。」又《修文》篇：「能治煩決亂者佩鰮。」《傳》云：「鰮，所以解結，釋經「鰮」字。」成人之佩」以下，總釋兩章「佩」字。童子，辟惠公也。《正義》引閔二年《左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云：「蓋年十五六。」以明惠公稱童子之義。《五經異義》：《春秋左氏傳》說：歲星爲年，紀十二而一周於天。天道備，故人君可以冠。」然則人君十二而行冠禮，爲成人。人君治成人之事，故惠公得佩鰮且佩鞶也。云「早成其德」者，即《傳》所謂「君子以德，當柔潤溫良」也。《說苑》云：「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鰮。」說行能者也。」○古「能」與「而」通，皆語詞之轉。則，猶是也。「雖則佩鰮，能不我知」，言雖是佩鰮，而不我知也。「雖則佩鞶，能不我甲」，言雖是佩鞶，而不我狎也。猶《民勞》篇云：「戎雖小子，而式弘大。」上言「雖」而下言「能」，與上言「雖」而下言「而」句法正同。經言「佩鰮」、「佩鞶」，雖是成人，亦當謙退，而不自謂我知，而不自謂我狎。《傳》乃申明經義，寔刺惠公，故云「不自謂無知」、「不自謂不狎」，以見其驕慢人。經反言之，《傳》正言之也。○《左傳》、《孝經》皆云「容止可觀」，容儀

即容止。《詩》之「容」與《儀禮·士冠禮》之「容」義同，謂成人而有容儀也。鄭注《士冠禮》云：「容者，再加彌成，其儀益繁。」遂，猶遂遂也。「遂遂」與《大東》「鞶鞶」同。《爾雅·釋器》「遂」有「瑞」、「綬」兩義。《傳》於《大東》之「遂」訓「瑞」，而於此篇之「遂」爲「綬」。佩玉有綬，行則動綬以成聲，容儀遂遂，《玉藻》所謂「習容觀玉聲」，鄭注《祭義》云「遂遂，相隨行之貌」是也。帶，大帶也。古者有大帶，又有革帶。革帶服於要，大帶用組系結於紐。革帶，所以繫佩。大帶，所以束衣。先服革帶，然後加之以大帶。革帶不垂，其垂者乃大帶也。其廣四寸，垂長三尺。天子、諸侯、大夫皆合素爲紳，士則練紳，皆謂之大帶。惠公垂帶，爲諸侯之帶，即《玉藻》所謂「素帶終裊」。彼疏云：「諸侯以素爲帶，亦用朱、綠終裊，上以朱，下以綠。」《傳》云「垂其紳帶」，釋經之「垂帶」，紳亦帶也。《內則》「裊紳」鄭注、《論語》「拖紳」苞注、《書》「紳」孔注竝云：「紳，大帶也。」鄭司農注《典瑞》云：「晉，讀如「薦紳」之「薦」，謂垂於紳帶之間若帶劍也。」又《白虎通義·衣裳》篇云：「所以必有紳帶者，示敬謹，自約整也。」皆紳、帶連文同義。詩言「佩玉遂遂然」，舉佩玉則有革帶可知。而紳帶倬倬，自屬大帶。此及《有狐》、《尸鳩》、《都人士》之「帶」皆大帶也。倬，猶倬倬也。

「悸悸然有節度」，《傳》所以形容其垂帶之狀。《釋文》引《韓詩》「垂帶萃兮」，云：「萃，垂兒。」「悸」與「萃」古聲相近。哀十三年《左傳》「佩玉紫兮」，《說文》：「紫，垂也。」「悸」與「紫」聲亦相近。

芄蘭之葉，童子佩鞶。【傳】鞶，袂也。能射御則佩鞶。雖則佩鞶，能不我甲。【傳】甲，狎也。容兮遂兮，垂帶悸兮。【疏】《傳》云「鞶，袂」，

「袂」字誤。《釋文》：「袂，又作「決」。」《玉篇》：「鞶，決也。」佩鞶，《內則》曰「佩決」。《車攻》傳：「決，鉤弦也。」《說文》：「鞶，射決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韋系箸右巨指。从韋，桼聲。《詩》曰：「童子佩鞶。」或从弓作「鞶」。此與《傳》訓同。《箋》云：「鞶之言沓，所以彊沓手指。」此以「極」釋「鞶」也。《大射儀》「朱極三」，注云：「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案決箸右巨指，極冒右中三指。決以鉤弦，極以放弦。兩事相須。《士喪》、《大射禮》言極必兼言決，但經典言決拾，無言極拾，故《傳》以「決」釋「鞶」者，舉「決」以該「極」也。《箋》以「極」釋「鞶」者，亦是足成《傳》義。鄭司農注《周禮·繕人》云：「決者，所以縱弦。」

此古人「決」、「極」不分矣。《說苑·修文》篇亦云：「能射御者佩鞶。」○「甲，狎」，《爾雅·釋言》文。《毛詩》用古文假借作「甲」，《釋文》引《韓詩》正作「狎」。《多方》「因甲于內亂」，鄭、王本皆以「甲」爲「狎」，此甲、狎字通之證。《爾雅》：「狎，習也。」習，習禮也。知，知禮也。

### 《河廣》二章，章四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疏】案此詩宋襄公母所作也。《序》云「宋襄公母」者，宋桓公夫人也。何以不言宋桓夫人？以夫人終襄公世不返宋，故不繫諸宋桓，而繫諸宋襄也。《序》云「歸于衛」者，歸，歸宗也。女既歸宗，義當廟絕。《春秋》：

「成五年春，杞叔姬來歸。」《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九年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傳》：「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蓋婦人既出不歸葬，猶婦人既嫁不歸寧。杞叔姬歸於魯，其義與杞當絕，故《春秋》書「逆喪」以見譏。「宋襄公母歸于衛」，其義與宋當絕，故《詩》錄《河廣》以存禮。《序》與《穀梁傳》皆正論也。《序》云「思而不止」者，思，憂思，不止，猶不已也。當時衛有狄

人之難，宋襄公母歸在衛，見其宗國顛覆，君滅國破，憂思不已，故篇內皆敘其望宋渡河救衛，辭甚急也。未幾而宋桓公逆諸河，立戴公以處曹，則此詩之作，自在逆河之前。《河廣》作，而宋立戴公矣。《載馳》賦，而齊立文公矣。《載馳》，許詩。《河廣》，宋詩。而繫列於庸、衛之風，以二夫人於其宗國皆有存亡繼絕之思，故錄之。若僅謂思子而作，孔子奚取焉？《鹽鐵論·執務》篇：「好德如《河廣》。」此三家《詩》義。或云：「河」當作「漢」。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傳】杭，渡也。

誰謂宋遠？跂予望之。【疏】《說文》：「抗，舉也。或作「杭」。」《後箋》云：「《廣雅·釋詁》：「抗，渡也。」疑《詩》「杭」本亦有作「抗」者。次章「曾不容刀」，《釋文》、《正義》皆引《說文》「跂」字，而於「一葦杭之」，竝不及《方部》之「杭」，是陸、孔皆知「杭」非即「跂」字也。」案《初學記·地部》及白居易《六帖》六兩引《詩》作「杭」。杭，乃俗字。《楚辭·九歎》注引《詩》作「企」。跂，企古通用。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

曾不崇朝。【疏】《箋》云：「小船曰刀。」《正義》云：「上一葦，桴棹之小，此刀宜爲舟船之小。」引《說文》作

「𦨇」。𦨇，小船也。《釋文》同。今《說文》無「𦨇」。《廣雅·釋地》云：「𦨇，舟也。」《蝮蝮》傳以「崇朝」爲「終朝」，《箋》云：「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近。」

《伯兮》四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疏】《箋》云：「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爲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案事在魯桓公五年，衛宣公之十三年也。王，周桓王也。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傳】伯，州伯也。

朅，武貌。桀，特立也。伯也執殳，爲王前驅。【傳】殳，長丈二而無刃。【疏】《傳》釋「伯」爲「州伯」者，《禮記·內則》：「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正義》引解「州伯」謂「州里之伯」，是矣。《管子·問篇》：「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此亦謂州里之伯。州伯即州長。《周禮》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天子州長中大夫，則諸侯當下大夫。《州長職》云：「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鄭注云：「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爲師帥。」「朅，武兒」，《碩人》同。《玉

篇·人部》引《詩》作「偈」。宋玉《高唐賦》：「偈兮若駕駟馬，建羽旗。」《文選》注引《韓詩》云：「偈，桀倜也，疾驅貌。」倜，疑「健」之誤。《韓詩》「庶士有桀」，訓「健」。連言之爲「桀健」。《說文》無「偈」字。桀者，「傑」之假借。《正月》、《載芟》傳竝以「傑」、「特」同訓，與此同。《箋》云：「桀，英桀」，《正義》作「英傑」。《衆經音義》卷五引此經，《傳》俱作「傑」。《說文》：「傑，執也。材過萬人也。」○《考工記·廬人》：「①「段長尋有四尺。」是段長丈二也。《說文》云：「《禮》：段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鄭注亦云：「凡矜八觚，段首有鑄而無刃。」故《正義》云：「《冶氏》爲戈戟之刃，不言段刃，是無刃也。」《說文》又云：「段，段也。《詩》曰：『何戈與段。』」段，軍中士所持段也。《司馬法》曰：「執羽從段。」段，段亦皆段也。《釋名》云：「段，殊也。有所撞挫於車上，使殊離也。」《周禮·司戈盾》：「祭祀，授旅賁段。」《說文》「段」下亦云：「旅賁以先驅。」《詩》之伯其以州長而攝旅賁歟？《後箋》云：「執段之旅賁則爲士。《曲禮》：『列國之大夫，人天子之國，曰某士。』注：『三命以下，於天子爲士。』衛之君子爲王前驅者，自是諸侯大夫，於王朝則爲士耳。」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傳】婦人夫不在，

無容飾。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傳】適，主也。

【疏】《正義》云：「此時從王伐鄭。鄭在衛之西南，而言東者，時蔡、衛、陳三國從王伐鄭，則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也。上云『爲王前驅』，即云『自伯之東』，明從王爲前驅而東行，故據以言之，非謂鄭在衛東。」○飛蓬，猶蒙戎。《旄丘》傳：「蒙戎，以言亂也。」《管子·形勢》篇：「飛蓬之間，不在所賓。」尹知章注云：「蓬飛因風，動搖不定。」《淮南子》：「見飛蓬轉而知爲車。」《商子》：「飛蓬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竝與《詩》「飛蓬」同。《傳》云「婦人夫不在，無容飾」，「容」字即探下句爲訓。適，當讀爲敵，《說文》：「敵，仇也。」《爾雅》：「仇，匹也。」竝與「主義相近。容，謂容飾也。」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傳】杲杲，然日復出

矣。願言思伯，甘心首疾。【傳】甘，厭也。【疏】

古其，維通。「其雨其雨」，猶云維雨維雨也。杲杲，日出之貌，故《玉篇》云：「杲，日出也。」《管子·內業》篇：「杲乎如登於天。」尹注云：「杲，明貌。」《楚辭·遠遊》：「陽杲杲其

①「廬」，原作「盧」，據阮刻《周禮注疏》與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愛日軒刻本、徐子靜本改。

未光兮。」與此「杲杲」同。《傳》云「日復出」，《箋》申之以爲伯復不來。○願言，每日也。義見《二子乘舟》篇。《說文·甘部》：「𦏧，飽也。」今字通作「厭」。莊九年《左傳》：「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杜注云：「甘心，言欲快意戮殺之。」案《左傳》「甘心」與《詩》「甘心」不同。快意謂之甘心，憂念之思滿足於心亦謂之甘心。《傳》以「厭」詁「甘」，憂思滿足之意也。《小弁》云：「疚如疾首。」趙注《孟子·梁惠王》篇云：「疾首，頭痛也。」「甘心」、「疾首」平列，言「首疾」者，蓋倒句以協韻耳。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傳】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願言思伯，使我心瘳。【傳】

瘳，病也。【疏】釋文：「諼，本又作「萱」。《文選》稽康《養生論》注引《詩》作「萱」。《說文》作「安得蕙艸」，或作「蕙」，或作「萱」。《爾雅》釋文引《詩》作「蕙」。「蕙」即「蕙」之省。《傳》云「令人忘憂」，儀徵阮元《校勘記》云：「此當作「令人善忘」。《箋》：「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傳》不言「憂」，《箋》以「憂」申之也。《釋文》：「令人，力呈反。善忘，亡向反。」《爾雅》釋文引毛《傳》作「令人善忘」爲證。《正義》云「令人善忘憂」，「憂」字以鄭說爲毛說耳。」案

《說文》云：「令人忘憂之艸。」《文選》謝惠連《西陵遇風詩》注引《韓詩》「焉得諼草」，薛君云：「諼草，忘憂也。」諼，當作「萱」。《傳》文當作「諼草令人善忘」六字。《韓詩》言「忘憂」，《說文》言「忘憂之艸」，皆足以補明《傳》義，非有異也。古不言諼草爲何草，唯蘇頌《圖經》云：「萱草，俗謂之鹿蔥，味甘而無毒，主五藏利心志，令人好歡樂無憂。」李時珍《本草綱目》云：「今東人採其花附，乾而食之，名爲黃花菜。」案今俗謂針金菜即此。然古無此說也。○「背，北堂」，北堂，燕寢之北堂也。古人居室之制爲五架之屋，前有堂，後有房有室。室西，房東。人處在於室，治事在於房。中房在堂北，謂之北堂，《詩》謂之背。背者，《北門》傳所謂「背明鄉陰」也。《士昏禮》鄭注：「北堂，房中半以北。」《特性》、《有司徹》注：「北堂，中房而北。」則以房之近北者爲北堂矣。《淮南子·原道》篇：「上漏下溼，潤浸北房。」高注云：「北房，陰堂。」亦此義也。室之北有北牖，房之北有北階。北階下有餘地可以樹草，故婦人於房中偶見生傷，欲得善忘之草以樹之者，謂此也。北堂正指北堂階下，《正義》謂「婦人欲樹草於堂上」，誤矣。○「瘳，病」，《爾雅·釋詁》文。《十月之交》「亦孔之瘳」，《傳》與此同。《說文》無「瘳」字。



##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句。

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疏】《釋文》云：「所以育民人也」，本或作「蕃育」者，非。「案作「蕃育」者，是也。《正義》本有「蕃」字，《標有梅》傳有「蕃」字，蕃育，故「多昏」。若無「蕃」字，則不辭矣。《箋》但訓「育」爲「生長」者，以蕃之爲多，易曉耳。人民，當依《釋文》作「民人」。《標有梅》傳亦作「民人」可證。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傳】興也。綏綏，

匹行貌。石絕水曰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傳】之子，無室家者。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疏】興者，以狐爲興。《傳》云「綏綏，匹行兒」者，匹者，妃耦也。狐妃耦而行綏綏然，以興無室家者狐之不若也。綏綏，讀爲文文，與《齊·南山》同。「石絕水曰梁」，絕者，渡也。以石渡水爲梁，與《說文》「履石渡水爲砵」。或作「瀕」義同也。《爾雅》：「隄謂之梁。」郭注云：「即橋也。或曰：石絕水者爲梁，見《詩傳》。」又「石杠謂之倚」，郭注云：「聚石水中，以爲步渡杓也。《孟子》曰：『歲十月徒杠成。』或曰：今

之石橋。」段注《說文》云：「石杠者，謂兩頭聚石，以木橫架之可行，非石橋也。」然則毛《傳》「石絕水曰梁」即是《爾雅》之「石杠」，石杠亦梁也，故得通稱。○之子，無室家者。之子，兼男女言。桓十八年《左傳》云：「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鄭注《周禮·媒氏》云：「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是室家猶夫家也。云「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者，《綠衣》：《東方未明》傳：「上衣，下曰裳。」是裳在下也。無裳，謂無衣裳。無帶，謂無衣帶。不言「衣」者，文不備耳。故《傳》於首章云「配衣」，次章云「申束衣」，皆以足成經義。衣裳，就上下言，上下猶尊卑。衣帶，就表裏言，表裏猶內外。末章「之子無服」，《傳》云「言無室家，若人無衣服」，兼男女說。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傳】厲，深可厲之

旁。心之憂矣，之子無帶。【傳】帶，所以申束

衣。【疏】厲，與《匏有苦葉》「深則厲」訓異，而義實相通。厲者，涉也。深厲，即深涉。《傳》云「深可厲」者，即本《匏有苦葉》謂水深可涉也。此與《爾雅》「以衣涉水」、「由帶以上」兩解「厲」字之義未嘗不合。然《傳》必申之云「深可厲之旁」以釋《詩》「厲」字，則又與《說文》「履石渡水」義相近。

屬本涉水之名，因之水旁可涉亦謂之厲。《廣雅》：「厲，方也。」「方」與「旁」同。《水經注·河水》篇：「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梁謂之河厲。」此方俗之命名。《詩》之「河厲」、「河梁」皆爲水旁可涉，非若後世之橋梁矣。○云「帶，所以申束衣」者，《廣雅》：「紳，束也。」《韓子·外儲說左上》篇：「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鄭注《內則》云：「紳，大帶，所以自紳約也。」案紳約即紳束，古字當作「申束」。申言帶之垂，束言帶之結。紐約用組，廣三寸，其結之下垂者長三尺。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傳】言無室家，若人無衣服。【疏】《伐檀》傳：「側，猶厓也。」

### 《木瓜》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疏】魯閔公二年《左傳》云：「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

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齊語》云：「狄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是其事也。案其年冬，戴公立未踰月卒，而文公立。戍曹、廬曹皆謂文公矣。《春秋》：「魯僖公十九年，陳、蔡、楚、鄭盟于齊。」《左傳》以爲修桓公之好，況桓於文曾有存亡繼絕之功。衛人思厚報其德，作《木瓜》之詩。其猶《春秋》盟齊之志歟？齊桓盛而王業初衰，齊桓歿而王迹終熄，故孔子刪《詩》，繫《木瓜》於衛國之末篇，而下繼以王國之變風。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傳】木瓜，楸木也，可食之木。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匪報也，永以爲好也。【疏】《爾雅》：「楸，木瓜。」木瓜一名楸，本木名，故《傳》云「木」。《考工記·弓人》取楸之道七，木瓜次之。是木瓜中弓榦材矣。《詩》之「木瓜」謂實，故《傳》又云「可食之木」。郭注《爾雅》云：「實如小瓜，酢可食。」《齊民要術》引《義疏》云：「楸葉似柰葉，實如小瓜，上黃。」《水經·江水》注云：「江水逕魚復縣之故陵，地多木瓜樹，有子大如甔，白黃，實甚芬香，《爾雅》之所謂楸也。」○《小箋》云：「瓊爲玉之美者，故引伸凡石之美皆謂

瓊，如瓊琚、瓊瑤、瓊華、瓊瑩、瓊玖、瓊英、瓊瑰皆是也。應劭曰：「瓊，玉之華也。」「琚，佩玉名」，《小箋》云：「『名』乃『石』之誤。佩玉石者，謂佩玉納閒之石也。」《後箋》云：「此說非也。裸佩謂之佩玉，亦謂之玉佩，故《鄭風》言「佩玉瓊琚」，《秦風》言「瓊瑰玉佩」，一也。佩玉名者，裸佩非一，其中有名琚者耳。段以琚乃佩玉之一物，不得爲佩玉名，誤矣。」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傳】瓊瑤，美

玉。匪報也，永以爲好也。【疏】瓊瑤，美玉」，《小

箋》云：「《正義》作『美石』，不誤。《釋文》作『美玉』，誤也。

《說文》琕、珉、瑤皆石之美者。《周禮》：「王獻玉爵，后獻瑤爵。」《禮記》：「玉爵獻卿，瑤爵獻大夫。」是其等差。」《後箋》

云：「《呂記》引《傳》尚作『美石』。《正義》云「瑤亦佩玉名」

者，賈誼《新書》言「佩玉捍珠以納其閒」，《大戴》作「蚬珠」，

《韓詩外傳》作「蟻珠」。然「珠」字從玉，其初蓋以玉爲者，後

乃用蚌珠代之。荀卿賦曰：「旋玉瑤珠，不知佩也。」古人殆

以瑤爲珠，以充佩玉，故知瑤亦佩玉名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傳】瓊玖，玉

名。匪報也，永以爲好也。【傳】孔子曰：「吾於

《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疏】「瓊玖，玉名」，《小箋》云：「《王風》傳曰：「玖，石次玉者。」《說文》：「玖，石之次玉黑色者。」今此《傳》作「玉名」，乃「玉石」之誤耳。玉石，見楊雄《蜀都賦》、《漢書·西域傳》，師古曰：「玉石，石之似玉者也。」《後箋》云：「首章《正義》云：「此言「琚，佩玉名」，下《傳》云「瓊瑤，美石」，「瓊玖，玉名」。三者互也。」此「瓊玖，玉名」，「名」當作「石」。蓋謂《傳》訓瓊玖爲玉石與琚爲佩玉名、瑤爲美石，三者互文見義。若作「瓊玖，玉名」，則與「琚，佩玉名」同，不得云三者互矣。《正義》又云：「琚言佩玉名，瑤，玖亦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裸也。」此玖言「玉名」，亦當作「玉石」，蓋以瑤之美石、玖之玉石證琚雖佩玉名，而亦爲玉石裸也。今本《正義》「瓊玖，玉名」、「玖言玉名」二「名」字皆「石」之誤。若此《傳》本以玖爲玉名，則《正義》不當引《丘中有麻》傳以明玖非全玉矣。」○《傳》於章末引孔子語以總釋全章，蓋木瓜、桃、李皆苞苴之果實也。《箋》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苞橘柚。」《禮記·曲禮》篇：「苞苴問人。」《新書·禮》篇：「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群臣附。」其下引：「《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

報，願長以爲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昭二年《左傳》：「衛侯享韓宣子，宣子賦《木瓜》。」杜注云：「義取於欲厚報以爲好。」竝與《毛詩》義合。

### 卷五終

# 詩毛氏傳疏卷六

長洲陳奐學

## 王黍離詁訓傳第六 毛詩國風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疏】王，王城也。《漢書·地理志》云：「河南郡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河南，故郊鄴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大平，營以爲都，是爲王城，至平王居之。」又云：「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案雒邑即王城也。鎬京至王城千里而近，所謂東西長也。周西東都本通畿，王城居灋水之西、灋水之東，而成周又在灋水之東，爲東都下邑。召公相雒邑，周公兼營成周。幽王既滅宗周，而平王遂徙都於此，不復及天下之事，故謂之曰王國之風焉。《關雎》序云：「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黍離》三章，章十句。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疏】案《黍離》之詩，《太平御覽·人事一百一十》、《百穀六》兩引《韓詩》以爲伯封作。《羽族十》載《令禽惡鳥論》：「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陳思王本《韓詩》也。劉向《說苑·奉使》篇云：「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趙倉唐見文侯，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韓詩外傳》亦有其文。倉唐以《詩》諷動其父文侯，是自指伯封作。而《新序·節士》篇又以爲衛宣公子壽閱其兄見害而作，所傳聞異。此皆三家《詩》說，與《毛詩序》列《黍離》於《王風》之首者不同。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傳】彼，彼宗廟宮室。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傳】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憂無所愬。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

人哉！【傳】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疏】詩言「彼黍」、「彼稷」即是宗周之地，故《傳》依《序》釋「彼」爲「彼宗廟宮室」也。《箋》云：「宗廟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爲禾黍。我以黍離離時至，稷則尚苗。」此《箋》申成《傳》意也。程瑶田《九穀考》云：「諸書言種黍皆云大火中，是以夏至而種也。《說文》獨言以大暑而種，蓋言種黍之極時，其正時實夏至也。汜勝之《種殖書》：「黍，暑也，種者必待暑。」說與《說文》同，亦以極時言之矣。《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種不入。」鄭注：「舊說首種謂稷。」今以北方諸穀播種先後考之，高粱最先，粟次之，黍糜又次之。然則首種者，高粱也。」又云：「瑶田六月過天津，見黍糜正秀，而高粱竟畝無一秀者。因問之農民，則曰：高粱種在黍糜前，秀在黍糜後，在地時日久，其秀反遲。若不早種，斷不能收。向疑高粱首種，而《詩》乃云黍離離稷猶苗者，至此始信《詩》言不謬矣。」案程說辨黍、稷詳盡。此以目驗證經義，尤見確實。《御覽》引《薛君章句》云：「彼黍離離，彼稷之苗。」離離，黍貌也。詩人求己兄

不得，憂慙不識於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爲稷之苗，乃自知憂之甚也。」此韓與毛異。《湛露》傳：「離離，垂也。」下一「章言稷穗、稷實亦是離離之狀。憂慙不識，故黍、稷莫辨。若首章視黍離離，不得目爲稷之苗，苗狀不相似。韓不若毛之優。」○《傳》訓「邁」爲「行」，邁亦行也。「行邁靡靡」，猶云「行道遲遲」耳。《雨無正》、《小旻》皆「行邁」連文。靡，遲一語之轉。《邶·谷風》傳云：「遲遲，舒行兒。」《玉篇·彳部》：「徧徧，猶遲遲也。今作「靡」。」《爾雅》：「惓惓，憂無告也。」本又作「搖」。郭注云：「賢者憂懼，無所諱也。」義與《傳》同。《說文》有「搖」無「惓」，於「惓」下引《爾雅》作「惓惓」爲誤字。《大戴禮·武王踐阼》篇：「若風將至，必先搖搖。」《楚策》：「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漢書·五行志中》上引《左傳》：「遠哉搖搖。」顏注云：「搖搖，不安之貌。」《說文》：「搖，動也。」《廣雅》：「搖，亂也。」○《訪落》傳：「悠，遠也。」重言之爲悠悠。《傳》云「悠悠，遠意」者，探詩人之志必得，故訓之「意」。如「爰爰，緩意」、「惓惓，憂意」、「蛇蛇，淺意」、「施施，難進之意」、「沖沖，鑿冰之意」，皆其例。蒼，古作「倉」，《釋文》「本又作「倉」是也。《爾雅·釋天》：「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異義》：「天號，今《尚書》歐陽說：

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爲皇天。《爾雅》亦然。」是許叔重所據《爾雅》作「春昊」、「夏蒼」，與今本作「春蒼」、「夏昊」者不同。福州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云：「考《白虎通義·四時》篇曰：『四時天異名何？天尊，各據其盛者爲名也。春，秋物變盛，冬，夏氣變盛。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爾雅》曰：『一說春爲昊天』是也。」《白虎通義》竝載《爾雅》兩說，是《爾雅》舊本有作「春昊」、「夏蒼」者。許君《異義》及鄭駁所據《爾雅》皆然。《說文·第七上·日》篇：「旻，秋天也。从日，文聲。」《虞書》曰：「仁閔覆下，則稱旻天。」此用《爾雅》與今《尚書》說也。所引《虞書》即《異義》之古《尚書》說也。《第十下·齊》篇：「昇，春爲昇天，元氣昇昇。从日，齊，亦聲。」此亦兼採《爾雅》、今《尚書》、古《尚書》說也。其曰「春爲昊天」與《異義》同。「免案《桑柔》篇：『以念穹蒼』，云：『穹蒼，蒼天也。』《傳》本《爾雅》。此因詩言「蒼天」，《傳》總釋五天名號之義，當亦本《爾雅》。黍離離在夏時，則蒼天指夏天。《爾雅》春昊、夏蒼、秋閔、冬上爲四時名號，而《傳》更釋其名義也。《周禮·大宗伯》賈疏引古《尚書》說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

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說與毛《傳》同。鄭康成從古《尚書》說云：「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與毛《傳》云「遠意」亦同。又案四時名號，各施所宜。泛稱自不專泥於四時，故全《詩》中若《秦·黃鳥》、《巷伯》之「蒼天」，《抑》、《離》之「皇天」，《節南山》、《雨無正》、《巧言》、《蓼莪》、《抑》、《桑柔》、《雲漢》、《瞻印》、《昊天有成命》、《時邁》之「昊天」，《雨無正》、《小旻》、《召旻》之「旻天」，《小明》、《信南山》、《文王》之「上天」，皆不取四時之名號。「此何人哉」，《箋》云：「此亡國之君，何等人哉？疾之甚。」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傳】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行邁靡靡，中心如醉。【傳】醉於憂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疏】《說文》：「采，禾成秀也。俗作「穗」。是「穗」、「采」同字。禾秀曰采，稷秀亦曰采。《生民》「實發實秀」，《傳》：「不榮而實曰秀。」是實亦秀也。黍離離爲行役始至之時，三章無變文。稷則有苗、穗、實之異，皆是詩人之自見如此。《傳》云「故歷道其所更見」者，以總釋全章之義。道，言也。下篇《序》云「君子行役無期度」，即此意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傳】自黍離離見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傳】噎，憂不能息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疏】傳以「憂不能息」釋「噎」字，《正義》云「噎者，咽喉蔽塞之名，而言中心如噎，故知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是也。《玉篇》：「謂噎，憂不能息也。」謂噎二字讀逗，與「噎」下「謂噎噎，無節度也」句法正同。「憂無所愬」、「醉於憂」、「憂不能息」，《傳》三「憂」字一例。

###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

塹，【傳】鑿牆而棲曰塹。日之夕矣，羊牛下來。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疏】《說文》：「西，鳥在巢上。或作「棲」。《衡門》「可以棲遲」，漢碑作「西遲」。此

漢人作「西」字矣。《爾雅·釋宮》：「鑿垣而棲爲塹。」郭注

云：「今寒鄉穿牆棲雞。」《說文》云：「雞棲垣爲塹。」許本《爾雅》，承上句「雞棲」爲言，不言「鑿垣」者，略也。毛《傳》作「牆」。牆者，垣也。《釋文》作「時」。賈昌朝《群經音辨》引《詩》作「時」，爲「塹」古文假借字。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傳】

佸，會也。雞棲于桀，【傳】雞棲于杙爲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傳】括，至也。君子于役，苟無饑渴？【疏】佸、會疊韻聲通，如「話」或作「譌」、「檜」亦作「栝」之例。《說文》：「佸，會也。」《玉篇》同。本

《毛詩》。《釋文》引《韓詩》：「佸，至也。」《會》與「至」義相近。○「雞棲于杙爲桀」，《釋宮》文。「于杙」當作「於弋」。桀，《爾雅》作「櫟」。「杙」、「櫟」皆後出字。《說文》：「弋，槩也。」《兔置》「柵之丁丁」，《傳》云：「丁丁，柵弋聲也。」《地官·牛人》：「以授職人而芻之。」鄭注云：「職，讀爲櫟。櫟謂之弋，可以繫牛。」是置兔、繫牛與棲雞皆用弋也。《伯兮》傳：「桀，特立也。」雞棲弋有特立之狀，故謂之桀。桀之爲言特也，猶塹之爲言止也。下括，猶下來。《采薇》傳：「來，至也。」括與佸義相近。《箋》云：「言畜產出人，尚使有期節。至于行役者，乃反不也。」



##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疏】箋云：「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

君子陽陽，左執簧，【傳】陽陽，無所用其心也。簧，笙也。右招我由房。【傳】由，用也。國

君有房中之樂。其樂只且！【疏】正義引《史記》

稱「晏子御，擁大蓋，策四馬，意氣陽陽，甚自得」。今《史記》列傳作「揚揚」，《晏子·楮上》篇亦作「揚揚」。《荀子·儒效篇》「則揚揚如也」，楊注云：「得意之貌。」竝與《傳》「無所用其心」義合。陽，即「揚」之假借。《玉藻》注：「揚，讀爲陽。」此陽、揚聲通之例。○《傳》釋「簧」爲「笙」者，謂簧即笙也，《車鄰》、《鹿鳴》同。《爾雅·釋樂》：「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郭注云：「列管瓠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和，十三簧者。《鄉射·記》曰：『三笙一和而成聲。』」《周禮》：「笙師掌教飲竽、笙。」鄭司農注云：「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說文》、《廣雅》皆本此說。疑「巢」即竽，其笙之大者歟？故諸家竝以十三簧者爲笙之管。高注《呂覽·仲夏紀》云：「竽，三十六簧。笙，十七簧。」武

進莊達吉以「七」爲「三」之誤，是已。簧爲笙中之管，其底貫之以匏，故《白虎通義》云：「笙曰匏。」○「由」訓「用」，《蕩》「人尚乎由行」，《傳》亦訓「由」爲「用」。《小弁》箋云：「由，用也。」《燕禮》：「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又《燕禮·記》曰：「有房中之樂。」此《記》文正釋經「鄉樂」之義。《禮》言鄉樂在笙人閒歌已後，則此詩上言「執簧」即笙人閒歌也，下言「由房」即燕合鄉樂也。毛《傳》以「房中之樂」釋之，正本《燕禮》爲訓。「右招我由房」，我，我僚友也。王燕用房中之樂，而君子位在樂官，故得相招評其僚友也。所謂「房中」者，路寢之房中也。《書·顧命》：「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兗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案上言狄設黼宸、綴衣，下言東房、西房。天子設黼宸在路寢明堂，則房爲路寢之房。高注《淮南子·本經》篇云：「明堂，王者布政之堂。上闔下方，堂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凡十二所。」此一證也。《禮記·明堂位》：「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房中。」案上文言祀周公于大廟。又曰：「大廟，天子明堂。」則此云「房中」自在大廟中可知。《月令》：

「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大廟各有左右个。」此一證也。  
《儀禮·覲禮·記》：「几俟于東箱。」鄭注：「王即席，乃設之也。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案天子覲諸侯在廟中，故《覲禮》「右肉袒于廟門之東」，鄭注以爲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則《記》云「東箱」在文王廟中。文王廟，即路寢之大廟大室也。有東箱，必有西箱。《爾雅·釋宮》：「室有東、西箱曰廟。」東西箱即東西个、東西房也。此一證也。又《燕禮·記》：「燕朝服於寢。」鄭注：「燕於路寢，相親昵也。今辟雍十月行此燕禮。」案鄭以寢爲路寢，統天子、諸侯而言之。諸侯燕寢東房，西室其路寢，有左右房。天子路寢即明堂，爲九室。其燕寢左右房，與諸侯之路寢同制。諸侯燕群臣在路寢，燕同姓之臣在燕寢。天子與諸侯同。燕合鄉樂，非專爲燕同姓設也，則天子之燕亦在路寢，不在燕寢可知。燕樂行於路寢之房中，故《記》「有房中之樂」。此又一證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築王宮於東都，王城其路寢，當從天子明堂之制。《傳》云「國君」，雖天子亦國君也。《正義》云：「天子路寢有五室，無左右房。」又云：「此路寢之樂，謂路寢之下、小寢之內作之。非於正寢作樂。」又《玉藻》疏引熊安生云：「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其說皆謬亂，不可從。○只、且，皆語詞也，

《北風》篇同。《詩》有言「且」者，《椒聊》「椒聊且，遠條且」是也。有言「只」者，《柏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是也。連言之曰「只且」。只且，猶「也且」。《騫裳》曰「也且」，皆爲語末助詞。

君子陶陶，左執翺，【傳】陶陶，和樂貌。翺，翥也，翳也。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疏】

《禮記·檀弓》：「人喜則思陶。」鄭注云：「陶，鬱陶也。」《爾雅》：「鬱陶，繇，喜也。」《文選》枚乘《七發》注及《後漢書·杜篤傳》注引《薛君章句》：「陶，暢也。」「暢」與《傳》云「和樂」同義。《說文》：「傖，喜也。」「傖，喜也。」「陶」與「傖」、「嘒」聲俱相近。○案翺、翥、翳三字兩訓，《爾雅》、毛《傳》皆錯亂不可讀。《爾雅》：「翺，翥也。」《釋文》：「翺，徒刀反。又徒報反。翥，字又作「翥」。徒報反。鄭衆云：「羽葆幢也。」《爾雅》釋文不爲「翳」字作音。《周禮·鄉師之職》：「及葬，執翥，以與匠師御匱而治役。」鄭注引：「《櫟記》：「諸侯匠人執翺以御柩。」鄭司農云：「翺，羽葆幢也。」《爾雅》曰：「翺，翥也。」以指搗輓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釋文》：「翥，桃報反。翺，劉音桃，戚徒報反。」《周禮注》引《爾雅》，而《釋文》亦不爲「翳」字作音。是陸所見之《爾

「雅」無「翬翬」也。二字。《詩正義》云：「《釋言》：『翬，翬也。』」李巡曰：「翬，舞者所持翬。」孫炎曰：「翬，舞者所持羽。」此李、孫但爲「翬，翬也」作訓。郭璞云：「今之羽葆幢，舞者所持以自蔽翬。」此郭依「翬」有「翬訓」，故以「蔽翬」解之，乃轉寫者遂誤合「翬也」於「翬」字之下，失《爾雅》之舊本矣。《爾雅》：「翬，翬也。」毛《傳》：「翬，翬也。」此解經義各有師承，兩訓不必相同，而意義實合一轍。《釋文》於《詩·君子陽陽》：「宛丘」兩篇竝云：「翬，於計反。」又云：「翬，徒報反，沈徒老反。俗作『翬』。」陸所見《爾雅》不誤，其所見《詩傳》已衍「翬也」二字。《五經文字》云：「翬，見《詩》。」作「翬」，譌。張乃踵陸之誤耳。《爾雅》「翬」，宋本作「翬」，葉林宗鈔本《釋文》亦作「翬」。《玉篇》：「翬，翬也。」此《爾雅·釋言》文也。又「翬，翬也。翬同。」此毛《傳》文也。希馮猶在元朗之前，則其所見毛《傳》猶不誤。蓋翻者，「翬」之隸變。《說文》：「翬，翬也。所以舞也。从羽，設聲。」《詩》曰：「左執翬。」許引《詩》作「翬」，訓「翬」，正本《毛詩傳》文。「翬」但見《周禮》，許不錄「翬」字，猶不錄《周禮》之「翬」字，皆從毛氏古文說。此《傳》「翬，翬也」，《箋》：「翬，舞者所持，謂羽舞也。」《宛丘》傳：「鷩鳥之羽，可以爲翬。翬，翬也。」《箋》：「翬，舞者所持以指麾。」《箋》承「翬」字作

訓，則《傳》中無「翬」字，又足證也。今本《爾雅》依已誤之毛《傳》衍「翬翬也」三字，毛《傳》又依已誤之《爾雅》衍「翬也」二字。不有《釋文》，何由識《爾雅》之誤？不有鄭《箋》、《說文》、《玉篇》，又何由正毛《傳》之誤？兩釋之，斯兩得之矣。凡舞有羽有旄，羽用翟羽，旄即漢之羽葆幢，以犛牛尾爲之。《說文》：「旄，幢也。」《廣雅》：「翬謂之幢。」《方言》：「翬，幢翬也。」是「翬」、「翬」皆舞者之名。《傳》兩訓「翬」爲「翬」，義同，而所施各異。《宛丘》「值翬」即《周禮》之「皇舞」也。翬者，謂以翬覆頭也。此「執翬」即《周禮》之「旄舞」也。翬者，但以翬指搗也。《周禮》：「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鄭司農注《樂師》云：「辟雍以旄。」天子路寢行明堂、辟雍之禮，執翬即秉旄也。仲師之說與《詩》義亦合。○《鹿鳴》「嘉賓式燕以敖」，《傳》：「敖，游也。」此「敖」字與《鹿鳴》「敖」字同。由，用也。用敖，猶「以敖」也，不與上章同義。凡詩二章，下章不與上章同義者，此篇及《二子乘舟》、《君子于役》、《遵大路》、《鸛裳》、《東門之壇》、《揚之水》、《野有蔓草》、《溱洧》、《葛屨》、《園有桃》、《終南》、《權輿》、《墓門》、《株林》、《伐柯》、《狼跋》皆是。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揚之水，不流束薪。【傳】興也。揚，激揚

也。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傳】戍，守也。

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懷哉懷哉，曷月予還

歸哉？【疏】《傳》以「激揚」釋「揚」，《淮南子·本經》

篇：「抑減怒瀨，以揚激波。」高注云：「抑，止也。減，怒水

也。瀨，急流也。而抑止之，故激揚之波起也。」「激揚」蓋

古語。《鄭風·揚之水》傳云：「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

謂不能流漂束楚乎？」言能流漂也。二《傳》義同。則經中

「不」字爲發語詞矣。激揚之水，流漂草木，興平王用頻急

之政，疾趨遠戍，視民如草芥然。○「彼其之子」，彼是子

也。其，語助。《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

似。」《嵩高》箋：「迓，聲如「彼」記之子之「記」。」《大叔于田》

箋：「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蓋「記」、「己」本三家

《詩》，《毛詩》皆作「其」。此及《鄭·羔裘》、《汾沮洳》、《椒

聲。與，猶用也，以也。《采芣》傳「與」、「用」同義，《九罭》

傳「以」、「與」同義。是「與」、「用」、「以」三字同也。戍，古

音讀如獸。戍，守疊韻。《采芣》箋亦云：「戍，守也。」《釋

文》引《韓詩》云：「戍，舍也。」戍，舍雙聲。此謂遠戍，故下文

文言思念征夫，從行不能還歸耳。○云「申，姜姓之國」者，

《嵩高》傳以申爲四嶽之後，是姜姓之國也。漢南陽郡宛縣

爲申故都，自宣王徙諸謝邑，申乃在宛縣之南作爲侯伯，其

國始大。云「平王之舅」者，《嵩高》傳又云：「申伯，宣王之

舅也。」周與申國亦世爲昏姻矣。《鄭語》：「史伯曰：

「申、繒、西戎方彊，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

殺大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

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後幽王九年，王室始騷，

十一年而斃。」韋注云：「申，姜姓，幽王前后大子宜咎之舅

也。大子將奔申，幽王伐申。申、繒召西戎以伐周，殺幽王

於驪山戲下。」然則幽王之末，申方彊盛。平王奔申，而幽

王伐之。申殺幽王，立宜咎於申，是謂平王。平王遂以東

徙雒邑，而申亦漸弱。《序》箋云：「申國在陳、鄭之南，迫

近疆楚。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

揚之水，不流束楚。【傳】楚，木也。彼其

之子，不與我戍甫。【傳】甫，諸姜也。懷哉懷哉，曷月子還歸哉？【疏】上章言「束薪」，此言「束

楚」，《鄭·揚之水》亦以「束楚」、「束薪」分章。楚亦薪材，《漢廣》「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是也。楚木爲棘之類，《葛生》「蒙楚」、「蒙棘」，《黃鳥》「止棘」、「止楚」，《楚茨》傳「楚楚，茨棘兒」皆是也。《學記》注云：「楚，荆也。」《說文》云：「楚，叢木。一名荆也。」荆，楚木也。○甫，即呂國。《詩》及《孝經》、《禮記》皆作「甫」，《尚書》、《左傳》、《國語》皆作「呂」。甫，呂古同聲。甫，四獄之後，申同姓，故《傳》云：「諸姜也。」《鄭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又曰：「申、呂方彊，其隕愛大子，亦必可知也。」案呂在幽王之末稱彊國，且呂與申共隕愛大子，則平王東遷，呂有力焉，戍甫在所必也。《潛夫論·志氏姓》篇：「宛西三十里有呂城。」《漢書·地理志》：「南陽郡宛，故申伯國，有屈申城。縣南有北筮山。育陽，有南筮聚，在東北。」《水經·涑水》：「東過宛縣南，又屈南過涑陽縣東。」酈注云：「涑水南逕宛城東，其地，故申伯之都。又南，梅谿水注之，水逕宛西呂城東，四嶽佐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際受封於呂。涑水之南，又有南就聚。聚在涑陽之東北。」攷北筮山，《潛

夫論》謂之「北序山」。南筮聚，《續漢志》謂之「南就聚」。《毛詩》之「謝」，三家《詩》作「序」，或作「徐」，漢人或爲「筮」，或爲「就」，此古今聲同音轉之變徙也。漢宛縣，故申伯國。縣南有北筮山，涑水所逕，宣王徙封於謝，即其地。南筮聚在謝之南，呂侯城在宛西，不在謝西也。西周之末，申在宛南，呂在宛西，故史伯荅鄭桓公云申國方彊，而又兼及呂國也。楚伐申在春秋魯莊公之六年，呂未聞。成七年《左傳》楚圍宋之役，子重請取申、呂以爲賞田，蓋呂亦楚所滅。

揚之水，不流束蒲。【傳】蒲，草也。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傳】許，諸姜也。懷哉懷哉，曷月子還歸哉？【疏】蒲爲草，《澤陂》、《韓奕》

之「蒲」同。《說文》：「蒲，水艸也。」草亦薪也。《箋》易《傳》：「蒲，蒲柳。」鄭蓋以上章「束楚」爲木一類耳。《正義》依《箋》爲說，謂薪是木名，不宜爲草，失之。○許國，古作「羆」，隸變作「鄆」。《說文》：「羆，炎帝大嶽之胤，甫侯所封，在潁川。讀若許。」《敘目》云：「呂叔作藩，俾侯于許。」段注云：「甫侯即呂叔，呂叔即文叔也。」《地理志》：「潁川郡，許故國。姜姓，四岳後。大叔所封，二十四世爲

楚所滅。」案隱十一年《左傳》疏引《漢書》作「文叔」，今河南許州即春秋時許國。許、申同姓，故《傳》亦云「諸姜也」。甫、申同壤，而許去申遠。昭二十六年《左傳》疏劉炫引汲冢《紀年》：「平王奔申，申侯、魯侯、許文公立平王於申。」據此，許有立平王之大功。時有侵伐，故兼戍之與？

###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中谷有蓷，嘆其乾矣。【傳】興也。蓷，離

也。嘆，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有女

離，嘅其嘆矣。【傳】訛，別也。嘅其嘆矣，遇

人之艱難矣。【傳】艱，亦難也。【疏】《爾雅·釋

草》：「蓷，蓷。」疑上一字作「蓷」，下一字作「佳」。《爾雅》

以「佳」釋「蓷」，毛《傳》以「離」釋「蓷」，離從佳聲也。《釋

文》引《爾雅》作「蓷，離」，或本與毛《傳》同。《釋文》引《韓

詩》：「蓷，荒蔚也。」「正義」引：「《韓詩》及《二蒼》說悉云：

「益母。」「《本草》：「益母，荒蔚也。」「劉歆曰：「蓷，臭穢。」「又

引《義疏》云：「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間」。案《神農本草》「荒蔚」與「菴間」爲二草。蓷一名離，一名荒蔚。臭穢即荒蔚之轉聲，今俗通謂之「益母草」，華有白、紅二種。《說文·水部》：「離，水濡而乾也。」引《詩》作「離其乾矣」。或許所據《毛詩》作「離」，今本誤作「嘆」。或三家《詩》作「離」，《毛詩》作「嘆」，謂「嘆」即「離」之假借字，不能臆定也。「菸」與「蓷」一語之轉。《說文》：「蓷，菸也。」「菸，鬱也。一曰：菸也。」「《廣雅》：「蓷，菸、菸、菸也。」「《廣韻》：「菸，枯死也。萎，蓷也。」「《傳》云「菸兒」者，以釋三章「嘆」字，兼括「乾」、「脩」、「溼」三義，而又上承「中谷」，明蓷傷水之所由。云「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此總釋全章也。蓷傷於水，興夫婦衰薄實由凶年。○《說文》：「訛，別也。」即引此詩，本《傳》訓也。別離，言相棄也。艱難，謂饑饉也。「艱難」合二字一義。古人屬辭，一字未盡，重一字以足之。《七月序》正義亦云：「艱，亦難也。但古人之語字重耳。」凡全《詩》中疊字平列者，放此。

中谷有蓷，嘆其脩矣。【傳】脩，且乾也。

有女離，條其歎矣。【傳】條條然歎也。條其

歎矣，遇人之不淑矣。【疏】《說文》：「脩，脯也。」

「脯，乾肉也。」乾肉謂之脯，亦謂之脩，因之凡乾皆曰「脩」矣。凡全《詩》通例，詩三章，第二章與第一章同意，《傳》於第二章即承第一章立訓，如《羔羊》「革，猶皮也」，《緇衣》「好，猶宜也」，此通例也。此詩第二章言「脩」，與第一章言「乾」同意，《傳》不云「脩，猶乾也」，而云「脩，且乾也」者，且乾，不盡乾也。「脩」訓「且乾」，則第一章言「乾」亦且乾，不盡乾之義，與「乾燥」之「乾」不同。《傳》變文立訓，互相足也。《箋》云：「離之傷於水，始則溼，中而脩，久而乾。」分乾、脩爲兩候，似非《傳》旨。○《椒聊》傳：「條，長也。」重言曰條條。條條然者，歎聲也。《釋文》：「歎，本又作『嘯』。」《江有汜》箋：「嘯，蹙口而出聲。」淑，善也。

中谷有蓷，暵其溼矣。【傳】離遇水則溼。

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傳】啜，泣貌。啜其泣矣，何嗟及矣。【疏】「離遇水則溼」，即首章《傳》所云

「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也。《說文》「灇」下言「水濡而乾」，「濡」字即指此章之「溼」字爲解。溼，猶濡也。《匏有苦葉》傳：「濡，漬也。」離漬於水則於然矣。《方言》：「溼，憂也。」憂猶病，與此「溼」字義相近。《玉篇》：「嘔，欲乾也。」或本三家《詩》。○啜，猶歎也。依經言，故云「泣兒」。

《後箋》云：「《箋》云：『及，與也。泣者，傷其君子棄己。嗟乎，將復何與爲室家乎？』詳玩《箋》語，經文當作『嗟何及矣』，傳寫者誤倒之。今各本皆然，從來無人是正。《序》下《正義》云：『何嗟及矣』，是決絕之語。」可知孔所見本已誤倒矣。《韓詩外傳》二、《說苑·建本》篇引《詩》皆作「何嗟及矣」。然《外傳》引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是正以「何及」二字相連爲義，而所引《詩》仍作「何嗟」，亦皆傳寫誤倒。」

### 《兔爰》三章，章七句。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疏】桓五年《左傳》云：「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是其事也。魯桓公五年，周桓王之十四年。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傳】興也。爰爰，

緩意。鳥網爲羅，言爲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我生之初，尚無爲。【傳】尚無成人爲也。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吽。【傳】罹，憂，吽，

動也。【疏】爰爰，讀與「緩」同。《易林·未濟》：「狡兔趨趨，良犬逐咋。雄雌爰爰，爲鷹所獲。」與《詩》「爰爰」同。《爾雅·釋訓》：「爰爰，緩也。」《釋器》：「鳥罟謂之羅。」皆《傳》所本也。鄭注《月令》、高注《呂覽》竝謂羅爲鳥網。云「言爲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者，以明興義也。免爰喻有緩也，雉離喻有急也。《箋》云：「有緩者，有所聽縱也。有急者，有所操蹙也。」《衆經音義》卷二十三：「《韓詩》：「爰爰，發蹤之兒。」蹤，當作「縱」。發縱，即聽縱。鄭用韓申毛也。《管子·正世》篇云：「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傳》以「人爲」釋「爲」字。爲，即僞也。凡成於人爲，謂之僞。《荀子·性惡篇》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又《正名篇》云：「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心慮而能爲之動，謂之僞。慮精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此謂成於人爲者皆僞也。《爾雅》：「詐，僞也。」詐尤成於人爲之甚者也。「成人爲」，語本《荀子》。「我生之初，尚無爲」，尚，猶也。言我幼稚之時，王朝出政，猶不成於僞。不成於僞，則諸侯

無背叛之心，所以閔今桓王之失信也。○「罹，憂」，《釋詁》文。《說文》無「罹」字。疑古《毛詩》作「離」，《釋文》：「罹，本又作「離」。《文選》盧諶《贈劉琨詩》注引《毛詩》作「逢此百離」。《斯干》「無父母詒罹」，《傳》：「罹，憂也。」「罹，本又作「離」。離爲憂，則「逢此百離」，猶下章「逢此百憂」耳。傷已逢之，《序》所謂「不樂生」也。《說文》：「吡，動也。《詩》曰：「尚寐無吡。」《正義》云：「吡，動」，《釋詁》文。」今《釋詁》作「訛」。《破斧》正義云：「吡，化」，《釋言》文。」今《釋言》作「訛」。《釋文》：「吡，本亦作「訛」。《無羊》篇作「訛」，《玉篇》引作「吡」。動，謂動作也。

有免爰爰，雉離于罟。【傳】罟，覆車也。我生之初，尚無造。【傳】造，爲也。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疏】罟，覆車，《釋器》文。郭注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轆，中施胃，以捕鳥。」《說文》引《詩》作「雉離于罟」。○「造，爲」，《釋言》文。爲即僞。此與《思齊》、《閔予小子》、《酌》傳訓同而義異。《傳》訓「造」爲「僞」，以與上章《傳》「成人爲」實一義也。《爾雅·釋言》云：「作，造，爲也。」「造爲」之爲「造僞」，猶「作爲」之爲「作僞」，是「爲」即「僞」也。又《釋詁》云：「載、



謨、食、詐，僞也。「載、謨、食」爲「作僞」之「爲」，「詐」爲「詐僞」之「爲」，是「僞」亦「爲」也。古爲、僞通用。《關雎》傳：「寤，覺也。」覺、寤可互訓。《荀子·王霸篇》：「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罝。【傳】罝，罟也。我生之初，尚無庸。【傳】庸，用也。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傳】聰，聞也。【疏】「罝」，亦《釋器》文。《爾雅》：「繫謂之罝。罝，罟也。罟謂之罝。罝，覆車也。」《說文·网部》：「罝，覆車也。或作「罝」。「罝，罟也。罟，捕鳥覆車也。」又《糸部》：「繫謂之罝。罝謂之罟。罟謂之罝。捕鳥覆車也。」蓋一物五名，《說文》正本《爾雅》爲說。《釋文》引《韓詩》云：「施羅於車上曰罝。」《御覽·資產部十二》引《薛君章句》作「張羅車上曰罝」。《韓詩》謂罝爲覆車，與上章之「罝」一物矣。○「庸，用」，《齊·南山》同。庸從用，「庸，用」，猶「飲，次」，「試，式」矣。無用者，謂無用師之苦。聰、聞皆從耳，《傳》訓「聰」爲「聞」，無聰，無聞也。尚，猶也。言時值凶亂，猶能寐而無聞乎？「尚寐無聰」、「尚寐無覺」，「尚」字竝與「猶」同義。

### 《葛藟》三章，章六句。

《葛藟》，王族刺桓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疏】《兔爰》刺桓，《葛藟》不應刺平。玩詩

辭，於桓爲有徵矣。《釋文》、定本、崔靈恩、皇甫謐皆以爲桓王詩。《詩譜》左方中作「平王」者，疑徑轉寫者之誤。《群書治要》亦作「刺桓王」。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傳】興也。緜緜，

長不絕之貌。水厓曰滸。終遠兄弟，【傳】兄弟之道已相遠矣。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疏】興者，言王之恩澤不及親戚，故其族以葛藟長大河厓反刺。蓋王城北逾大河，在東都畿內，王子弟所封采邑在焉故也。文七年《左傳》：「宋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陰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案此詩因葛藟而興，又以葛藟爲比，故毛《傳》以爲興，《左傳》則以爲比。凡全《詩》通例，《關雎》「若雉鳩之有別」，《旄丘》「如葛之蔓延相連及」，《竹竿》「如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齊·南山》「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山有樞》「如山隰不能自用其

財」，《綱繆》：「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葛生》：「喻婦人外成

于他家」，《晨風》：「如晨風之飛入北林」，《菁菁者莪》：「如阿之長莪菁菁然」，《卷阿》：「猶飄風之人曲阿」，曰若，曰如，曰喻，曰猶，皆比也。《傳》則皆曰興。比者，比方於物。興者，託事於物。作詩者之意，先以託事於物，繼乃比方於物。蓋言興，而比已寓焉矣。《正義》云：「縣縣然枝葉長而不絕」者，據《傳》文「長」下有「而」字。《文選·南都賦》注引毛《傳》與《正義》同。《爾雅·釋水》：「澚，水厓。」《傳》所本也。《縣》同。《說文》作「汧」，徐鉉云：「今作「澚」，非是。」○《傳》云「兄弟之道已相遠矣」者，以「已」釋「終」，爲全《詩》「終」字通訓。《既醉》傳又以「終」字釋「既」字。終，既，已三字同義。遠，猶棄也。兄弟，九族之親也。謂他人父者，是即遠棄也。隱十一年《左傳》：「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緄、樊、隰郕、欒茅、向、盟、州、陘、隤、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案此十二邑皆在河厓，桓王不能親撫之，以與鄭人，所謂「謂他人父」也。鄭終不能有此十二邑，其後襄王以田賜晉文公。《左傳》：「倉葛曰：『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又《晉語》：「陽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焉。其非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放？」可知河厓

左右，皆王族之世官邑矣。

縣縣葛藟，在河之涘。【傳】涘，厓也。終

遠兄弟，謂他人母。【傳】王又無母恩。謂他人

母，亦莫我有。【疏】《釋丘·厓岸》：「涘爲厓。」《傳》

所本也。《兼葭》、《大明》同。《說文》：「涘，水厓也。」《周

書》曰：「王出涘。」《思文》正義引鄭注《大誓》云：「涘，涯

也。」僖元年《公羊傳》「自南涘」，何注云：「涘，水涯。」涯

者，「厓」之俗。○《傳》云「王又無母恩」，《釋文》「恩」下有

「也」字。《正義》以爲《箋》，則誤也。王於兄弟有父之尊，

又有母之親。已相遠棄，故云「又無母恩」也。《廣雅疏證》

云：「古者謂相親曰有。『謂他人母，亦莫我有』，謂相親有

也。有，猶友也。故《釋名》云：「友，有也。相保有也。」

案《荀子·大略篇》云：「友者，所以相有也。」亦謂相親有

也。毛《傳》多本《荀子》，則此詩「有」自當作「相親有」解。

無《傳》者，易曉耳。

縣縣葛藟，在河之澚。【傳】澚，水隈也。

終遠兄弟，謂他人昆。【傳】昆，兄也。謂他人

昆，亦莫我聞。【疏】《釋丘》：「夷上洒下，不澚。」郭注

聲。」李注云：「夷上，平上；洒下，隋下，故名漚。」孫注云：「平上隋下，故名曰漚。」義竝同。案漚本依水厓爲名。《伐檀》傳：「漚，厓也。」此云「漚，水漚也」者，正謂水厓之上平洒下。《廣雅》：「漚，漚，厓也。」是漚與漚皆得爲厓也。○《釋親》：「舅，兄也。」《傳》所本也。郭注云：「今江東人通言舅。」《說文·弟部》云：「周人謂兄曰舅。从眾，弟。」舅，本字，昆，借字，舅，譌字。《詩述聞》云：「聞，猶問也。謂相恤問也。古字「聞」與「問」通。上文曰「亦莫我顧」，「亦莫我有」，此曰「亦莫我聞」，顧也、有也、聞也，皆親愛之意也。解者多失之。」

### 《采葛》三章，章三句。

《采葛》，懼讒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傳】興也。葛，所以爲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疏】興者，采之爲言事也。采葛、采蕭、采艾，皆事之小者，讒之進而事每始於細小，故以爲喻。《采苓》傳：「采苓，細事也。」細事，喻小行也。《采苓》聽讒，《采葛》懼讒，義正同。「葛，所以爲絺綌」，《葛覃》同。《傳》云

「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者，此總釋全章之義，言其事雖甚細小，然君子之於君，一日不見，已爲讒人所毀，故憂懼及之。葛爲絺綌、蕭供祭祀、艾以療疾，此唯解物，不言興意。《箋》誤會《傳》，以小事專釋首章，蕭喻大事，艾喻急事，因又申說之，非是。

彼采蕭兮，【傳】蕭，所以共祭祀。一日不

見，如三秋兮。【疏】《爾雅》：「蕭，萩。」郭注云：「即

蒿。」故《下泉》、《蓼蕭》傳竝云：「蕭，蒿也。」《正義》引《義疏》云：「今人所謂萩蒿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羸，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熬之爲香。許慎以爲艾蒿，非也。」《說文》：「蕭，艾蒿也。」「萩，蕭也。」段注云：「此物蒿類而似艾，一名艾蒿。許非謂艾爲蕭也。齊高帝云：「蕭即艾也。」乃爲誤耳。」案《白虎通義》引《王度記》云：「士以蕭，庶人以艾。」是蕭、艾二物矣。《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杜子春云：「蕭，香蒿也。」玄謂：《詩》所云「取蕭祭脂」。《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薦，然後炳蕭合馨香。」合馨香者，是蕭之謂也。」又《郊特牲》注云：「蕭，薺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薺「與「香」通。蕭有香氣，故采之以供祭祀。

彼采艾兮，【傳】艾，所以療疾。一日不見，

如三歲兮。【疏】《爾雅》：「艾，冰臺。」郭注云：「今艾

蒿。」《孟子·離婁》篇：「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趙注云：「艾可以爲灸人病。乾久益善。」是艾療疾也。

### 《大車》三章，章四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疏】三章皆陳古之詞。

大車檻檻，毳衣如茨。【傳】大車，大夫之

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茨，薺也，

蘆之初生者也。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豈不

爾思？畏子不敢。【傳】畏子大夫之政，終不

敢。【疏】「大車，大夫之車」，何注昭二十五年《公羊傳》

云：「禮，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是大夫之車曰大車，古禮有明文矣。此大車即墨車。《巾車》：「大夫乘墨車」，鄭注云：「墨車，不畫也。」《覲禮》「侯氏裊冕，

乘墨車」，注云：「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人天子之國，車

服不可盡同也。」案侯氏人天子之國，裊冕如其命數之冕

服，所乘之車則皆墨車，故此詩言子男入爲天子大夫，仍服

毳冕，而其所乘之大車爲墨車無疑也。《正義》以大車爲革

路，失之。《六帖》十一引《詩》作「大車轡轡」，《五經文字》

云：「轡，音檻，大車聲。《詩》風亦借「檻」字爲之。」○《周

禮·司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冕謂

冠，毳謂衣，是唯子男服毳衣也。天子三公衮，卿鷩，大夫

毳，是天子大夫亦與子男同服毳衣，故《傳》云「毳衣，大夫

之服」也。周制，子男五命，冕服五章，一曰宗彝，二曰藻，

會二章也。三曰粉米，四曰黼，五曰黻，刺三章也。天子大

夫四命，冕服四章，當去黼而有黻，會二章、刺二章也。蓋

天子大夫與公之孤共四命，《左傳》以黻冕命晉士會爲大

傅，此即公之孤。《禮器》云：「諸侯黼，大夫黻。」其義證

矣。鄭司農注《周禮》云：「毳，屬衣也。」《說文》：「縹，西胡

毳布也。」毳，獸細毛也。獸細毛謂之毳，以毳爲布謂之

縹。縹，古「縹」字也。《考工記》：「畫績之事，鳥、獸、蛇。」

畫毳，即畫獸也。鄭注《周禮》意據「裸有虎彝、雉彝」，故

云：「毳，畫虎、雉，謂宗彝也。」特舉「毳」者，以宗彝爲章首

故也。衣者，連下裳也。畫、刺皆在裳。說詳《九罭》篇。

「莢，騅」，騅，當作「騅」。《爾雅》：「莢，騅也。」郭注云：「莢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間。」《傳》：「蘆」字乃「莢」字之誤。《箋》：「莢，蘆也。」莢，蘆皆莢之類，蘆則莢之類。《說文·艸部》：「莢，莢之初生。一曰蘆，一曰騅。或从炎作「莢」。《系部》：「縹，帛騅色也。」引《詩》作「毳衣如縹」。案草色如騅曰莢，帛色如騅曰縹。毛作「莢」，三家作「縹」。狀衣之色，則當以「縹」爲本字，「莢」爲假借字。《說文》又云：「縹，白繭衣兒。」「縹」與「縹」同，猶「莢」與「莢」同矣。《書大傳》云：「宗彝，白也。」義正合。云「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者，既釋經「大車」、「毳衣」爲大夫之車服，而又申明天子大夫命數之節也。汪龍《詩異義》云：「出封指封爲諸侯。其曰『如子男之服』者，即《典命》『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之『如』，正謂王朝大夫出封爲子男，乃得服毳冕也。大夫出封始得服毳冕，則此大夫而言毳冕，其爲子男人爲大夫可知，故略而不言。而《箋》則申之曰『則是子男人爲大夫』者，義相承接也。《疏》申《傳》義乃曰『毛意以周禮出封謂出於封畿，非封爲諸侯』，誤矣。」案汪說是也。《大宗伯》「四命受器」，鄭注：「王之下大夫亦四命。」「五命賜則」，注：「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典命》：『王之大夫四命。及

其出封，加一等。」注：「四命，中下大夫也。出封，出畿內，封於八州之中。加一等，褒有德也。大夫爲子、男，卿爲侯、伯，其在朝廷，則亦如命數耳。」「《唐·無衣》傳：『一章侯伯之禮七命，二章天子之卿六命』，毛於彼《傳》言天子之卿六命，侯伯則七命。於此《傳》言天子之大夫四命，子男則五命。正謂出封爲諸侯加一等，非謂出封畿便加一等，有明文矣。鄭仲師治《毛詩》，亦以五命出爲子男，同康成說。檻檻爲車行聲，故云「乘其大車檻檻然」。毳衣即毳冕，故云「服毳冕以決訟」也。《序》云：「聽男女之訟。」○經中不涉「決訟」一語，《傳》云「畏子大夫之政」，釋「畏子」二字，所以補明經義也。此章「不敢」，下章「不奔」，奔，即《序》所謂「淫奔」也，不敢，不敢淫奔也。《傳》云「終不敢」，《行露》傳「不女從，終不棄禮而隨此彊暴之男」，兩「終」字義正同。但彼專指女，此兼說男女耳。《箋》云：「此二句者，古之欲淫奔者之辭。我豈不思與女以爲無禮與？畏子大夫來聽訟，將罪我，故不敢也。子者，稱所尊敬之辭。」

大車嘽嘽，毳衣如璫。【傳】嘽嘽，重遲之貌。璫，璫也。豈不爾思？畏子不奔。【疏】「嘽

「重遲之兒」，《六書故》引《傳》「重遲兒」，無「之」字。《說文》：「諄，告曉之孰也。讀若庀。」「諄，語諄諄也。讀若「行道遲遲」。」段注云：「諄諄，蓋猶鈍遲也。」許書「諄」、「諄」連篆，是「諄」有「重遲」意。「諄」與「諄」同。○《說文》：「璫，玉經色也。禾之赤苗謂之璫，言璫玉色如之。」「璫，以璫爲縹，色如璫，故謂之璫。璫，禾之赤苗也。」引《詩》曰：「璫衣如璫。」「經」與「璫」通。玉色如璫曰璫，衣色如璫曰璫，猶上章之以莢色作喻也。璫爲獸，故「璫」字從毛會意。璫衣有赤色，故「璫」聲讀如赤苗之「璫」，毛作「璫」爲假借字，三家作「璫」爲本字。《汝墳》傳云：「璫，赤也。」《喪大記》：「大夫以玄纁」鄭注云：「璫，赤也。玄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玄冕而下之服也。」案諸侯大夫三命，玄衣而纁裳。此謂天子大夫，其冕服上衣玄下裳璫。璫者，裳之一章耳。《傳》以「璫」詁「璫」，正與《喪大記》合。《書大傳》云：「璫，火，赤也。」天子大夫有璫無火，則璫者爲畫璫文以爲裳飾。兩章「如」字皆作「而」字解。《玉篇》：「璫，數也。」或亦本三家《詩》義。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傳】穀，生，皦，白也。生在於室則外內

異，死則神合同爲一也。【疏】凡「穀」皆訓「善」，唯此「穀」字與下句「死」字作對文，故又訓「生」也。《正義》云：「穀，生」，《釋言》文。《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不入，女不出。」案此即《傳》生在於室外內異之說也。《箋》云：「穴，謂冢壙中也。」《秦·黃鳥》同。《正義》云：「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然則周法始合葬也。案此即《傳》死神合同爲一之說也。《後箋》云：「《漢書》：「哀帝太后丁氏崩，上曰：「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附葬之禮，自周興焉。」此西京詔書將以太后合葬定陶恭王而引此詩，足知詩所陳者，必夫婦之正禮。又《晏子·諫下》篇：「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欲葬其母於臺下，願請命合骨。晏子言之景公，許之。」引《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此亦謂是夫婦之正禮也。」○《釋文》：「皦，本又作「皎」。」《列女·梁寡高行傳》引《詩》，及《文選》潘岳《寡婦賦》注引《韓詩》皆作「皎」。皦，皎皆白也。《傳》文「皦白」二字，今本疑誤衍在「穀生」之下。「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此盟誓之詞。《左傳》「有如白水」、「有如上帝」、「有如日」、「有如河」、「有如大川」、「有如先君」，《覲禮》注：「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爲者，尚著明也。」○案末章言夫婦有別，終身不敢改適之意。

《禮記·大學》篇：「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是其義也。《箋》云：「此章言古之大夫聽訟之政，非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以解「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二句，是矣。又云：「今之大夫不能然，反謂我言不信。我言之信，如白日也。刺其闇於古禮。」鄭以末二句正刺今而非陳古，恐非也。《列女傳·貞順》篇：「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此雖三家義，而末二句即承上二句直下，毛義當同也。

###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疏】莊王，平王孫，

桓王子也。魯莊公十一年，周莊王之末年。《春秋》不書崩葬，《穀梁傳》以為志「失天下」。是年齊桓公始霸，蓋君子於東遷之後，平、桓之世，尚冀復興西周盛業。至莊王而降，無復瞻顧矣。賢人皆放逐，一姓不再興。《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傳】留，大夫氏。

子嗟，字也。丘中境埆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傳】施

施，難進之意。【疏】留，即《春秋》「劉子邑」。《漢書·地理志》：「河南郡緱氏劉聚，周大夫劉子邑。」《水經·洛水》

注云：「合水北與劉水合，水出半石東山，西北流注于劉聚。三面臨澗，在緱氏西南，周畿內劉子國，故謂之劉澗。」

蓋其地也。攷桓十一年《公羊傳》「古者鄭國處於留」，鄭滅鄆在春秋前。隱十一年《左傳》：「王取鄆、劉、蔿、邾之田于鄭。」杜注云：「河南緱氏縣西北有劉亭。」「劉」與「留」

通。王，桓王也。春秋之前為鄭邑，至桓王時為周邑。定

王時劉康公始食采於劉，其後子孫世有其采地，劉夏、劉卷皆是矣。詩言「留子嗟」、「留子國」是在桓、莊之際，留乃子國、子嗟之采邑。《傳》云「留，大夫氏」者，是其為周之大

夫。以邑爲氏，猶劉夏、劉卷之比也。云「子嗟，字也」者，子，男子之美稱。「子」有冠於字之上者，如此篇「子嗟」、「子國」及《株林》箋「夏徵舒，字子南」是也。「子」有繫於字之下者，如《十月之交》箋「聚子」字是也。<sup>①</sup>○丘中高而不平，故《傳》云：「丘中塊塊之處。」《韓詩外傳》：「豐膏不獨樂，塊塊不獨苦。」「塊塊」與「塊塊」同。云「盡有麻麥草木」者，合下二章作訓。而又云「乃彼子嗟之所治」，蓋此詩本爲子嗟而作也。《正義》云：「子國是子嗟之父，俱是賢人，不應同時見逐。若同時見逐，當先思子國，不應先思其子。今首章先言子嗟，二章乃言子國，然則賢人放逐，止謂子嗟耳。但作者既思子嗟，又美其奕世有德，遂言及子國耳。故首章《傳》曰：「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是言麥亦子嗟所治，非子國之功也。二章《箋》：「言子國使丘中有麥，著其世賢」，言著其世賢，則是引父以顯子，其意非思子國也。卒章言「彼留之子」，亦謂子嗟耳。」○「將其來施施」，舊本當作「其將來施」四字。《正義》：「其將來之時，施施然甚難進而易退。」是孔所據經文本作「其將」也。《家訓·書證》篇：「《詩》云：『將其來施施。』《韓詩》亦重爲「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俗遂是之，恐爲少誤。」是顏所見江南舊本皆單作「施」。經言

「施」，《傳》則重言之云「施施，難進之意」，此猶《桑柔》「旃旌有翩」，「翩翩，在路不息也」；《那》「庸鼓有數」，「數數然盛也」；「萬舞有奕」，「奕奕然閑也」同其句例。詩三章，章四句，每句四字，不應此句獨五字。「來施」不作「來施施」，而顏之推反爲江南舊本誤，則非也。《說文》：「晞，日行晞晞也。」《傳》：「施施」與「晞晞」同。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傳】子國，子嗟父。

彼留子國，將其來食。【傳】子國復來，我乃得

食。【疏】「子國，子嗟父」，留氏之子，父子共食采於留，世

爲周大夫。《干旄》傳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

○「將其」亦誤倒。《箋》：「其將來食。」《正義》：「故言子國

其將來，我乃得有食耳。」是舊本作「其將」也。「子國復來，

我乃得食」，以釋經「來食」之義。「來」字逗，謂賢者之來

食，謂思賢者之得食，所謂饑渴待之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

佩玖。【傳】玖，石次玉者。言能遺我美寶。【疏】

①「聚子字」，徐子靜本、《清經解續編》本同。案阮刻《毛詩正義·十月之交》箋云：「番、聚、蹶、橘，皆氏。」



貽，當依《釋文》作「詒」。詒，遺也。《說文》：「玖，石之次玉黑色者。从玉，久聲。《詩》曰：『詒我佩玖。』讀若芑，或曰『若人句脊』之『句』。」案「石之次玉」，本《傳》訓。「黑色」則又申《傳》說也。《木瓜》李、玖爲韻，此子、玖爲韻，故玖同芑爲正讀。或玖讀若句者，佩有琚、瑀所以納閒，謂玖與琚、瑀同類，故同聲讀。《木瓜》傳：「瓊玖，玉石。」亦是琚、瑀同類也。玖是佩玉之名，以比況留大夫之賢。《傳》云「言能遺我美寶」，《靜女》傳「能遺我以古人之法」、「能遺我法則」，句義相同。

卷六終

## 詩毛氏傳疏卷七

長洲陳奐學

### 鄭緇衣詁訓傳第七 毛詩國風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

三句。【疏】《漢書·地理志》：「鄭國，今河南之新

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及成皋、滎陽、潁川之

崇高、陽城，皆鄭分也。本周宣王母弟友爲周司徒，食

采於宗周畿內，是爲鄭。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

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

間乎？子男之國，號、會爲大，恃執與險，密修貪冒。

君若寄帑與賄，周亂而敝，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

奉辭伐罪，亡不克矣。」桓公從其言，乃東寄帑與賄，

號、會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

王東遷，卒定號、會之地，右雒左洧，食溱、洧焉。」案桓

公友，字多父，周厲王子，宣王弟也。初受封邑於鄭，京兆尹漢縣，今陝西同州府華州城北有故鄭城是也。其子武公掘突，徙封國於新鄭，河南郡漢縣，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西有故鄭城是也。

#### 《緇衣》三章，章四句。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竝爲周司徒，

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

善之功焉。【疏】鄭武公以父桓公死犬戎之難，繼爲周

司徒，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立功稱職，故國人以爲

宜，賦《緇衣》焉。《禮記·緇衣》篇云：「好賢如《緇衣》。」

《箋》云：「司徒之職，掌十二教。善善者，治之有功也。」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傳】緇，黑

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改，更也。有德君子，宜世

居卿士之位焉。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

兮。【傳】適，之；館，舍；粢，餐也。諸侯入爲天子

卿士，受采祿。【疏】《周禮·考工記·鍾氏》：「五人爲

緇，七人爲緇。」鄭注云：「緇，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

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是緇爲黑色也。《司服》：「凡甸，冠弁服。」注云：「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諸侯以爲視朝之服。《詩·國風》曰：『緇衣之宜兮。』」案委貌，玄冠也。玄冠朝服，爲諸侯視朝之服。朝服以緇布爲衣，故謂之緇衣。《詩》言「緇衣」，本諸侯朝服。《傳》以武公入爲周卿士，故云「卿士聽朝之正服」也。《箋》云「緇衣者，居私朝之服。天子之朝服，皮弁服」，謂私朝即卿士聽政之朝，此申《傳》說也。《論語·鄉黨》注、《鄭·羔裘》、《檜·羔裘》箋竝以「緇衣」、「羔裘」爲諸侯之朝服。《玉藻》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是緇衣爲裼衣。裼衣者，對加上衣而言也。若諸侯視朝，即以緇衣爲聽朝正服，故《玉藻》：「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言朝服不襲也。《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玄裳，玄裳，黃裳，裸裳可也。緇帶，爵鞶。《特性·記》：『特性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爵鞶。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裸裳可也，皆爵鞶。』案玄冠朝服有鞶無裳，玄端則士裳有玄、黃、裸之異。鄭司農注《司服》云：「衣有襦裳者，爲端。」故《樂記》之「端冕」，《司服》之「素端」，《左傳》、《國語》之「端委」，《穀梁傳》之「委端」，「冠端」，《儀禮》之「冠端玄」，《論語》之「端」，皆

不連裳之稱也。朝服連衣裳，則不與玄端同矣。朝服如深衣袍制，唯朝服有鞶，深衣無鞶爲異耳。任大椿《弁服釋例》云：「漢以後天子朝服皆本深衣制度。《通典》載漢明帝永平中議乘輿冠、通天冠、服衣、深衣制，有袍隨五時色。梁劉昭《續漢志》注：『今下至賤吏、小史，皆通制袍。單衣、皂緣、領袖、中衣爲朝服。』袍制即深衣之連衣裳者也。《後漢·馬援傳》：『故孝文皇帝綈袍革舄。』《明帝紀》注、《續漢表》：『三老五更皆服絺紵大袍，單衣、皂緣。』《鍾離意傳》：『賜尚以下帷被、皂袍。』則漢時已以袍爲朝服矣。袍色以皂，則猶襲古緇衣之制。」○改、更雙聲。《大東》傳：「庚，續也。」占庚、更通用。《傳》意於緇衣知居卿士之位，於敝又改爲知世居其位，而又釋經「宜」字之義，謂必有德君子宜如是也。《王制》云：「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傳》訓「適」爲「之」，《爾雅》：「之，往也。」訓「館」爲「舍」，《公劉》同。《說文》云：「館，客舍也。」《箋》：「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官，如今之諸廬也。」《正義》云：「《考工記》說王宮之制，『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內，路寢之裏。外，路寢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也。六卿三孤爲九卿。」彼言諸曹治事處，此言諸廬，正謂天子宫內，卿士各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

「粢，餐」，《爾雅·釋言》文。「粢」爲「餐」之假借字。餐，食也。《狡童》「不能餐」，猶言不能食矣。《伐檀》「不素餐」，猶言不素食矣。郭璞云：「今河北人呼食爲餐。」《釋文》據

《傳》作「飧」，非是。餐、飧音義皆殊。《書大傳》：「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臯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韓詩外傳》八亦有其文。案此采地當即湯沐邑。采地與采祿不同。諸侯本有采地在王朝，若諸侯人爲天子卿士，則又受卿士之采祿。采地世，采祿不世。《白虎通義·京師》篇：「諸侯人爲公卿大夫，得食兩家采。」此則兼采地、采祿言也。《周禮》：「小都任縣地，去王城四百里。大都任疆地，去王城五百里。」鄭以卿之采地在小都，公之采地在大都。攷新鄭距王城三百餘里，本在小都縣地之內，故《穀梁傳》謂實內諸侯。武公人爲卿士，兼司徒三公之職，更受采地之祿，當在大都疆地之內。《傳》以「授粢」爲受采祿。《箋》云：「自館還在采地之都。」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傳】好，猶宜也。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疏】

宜，一國之人盡以爲宜也；好，一國之人皆以爲好也，故云：「好，猶宜也。」《箋》云：「造，爲也。」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傳】蓆，大也。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疏】蓆，大，【釋詁】文。朝服侈袂，大者，言衣之大稱其德之大。與一章「宜」、二章「好」不同義也。《正義》謂服緇衣大得其宜，失之。《釋文》引《韓詩》：「蓆，儲也。」儲「訓具」，與毛異。《說文》云：「蓆，廣多。」兼毛、韓說。

###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疏】隱元年《左傳》：

「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即位，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

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案此即《序》所云「祭仲諫，公弗聽」也。詩人皆言公距諫之詞，與《左氏傳》合。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

【傳】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

二十五家爲里。杞，木名也。折，言傷害也。豈敢

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

可畏也。【疏】將，請雙聲，《正月》同。《爾雅》：「請，告

也。」是請猶告也。時祭仲諫除段，而莊公弗能聽，呼祭仲

而告：勿傷害我兄弟。此莊公距諫之詞也。《序》言祭仲，

故《傳》知「仲子」爲祭仲也。《左傳》或稱祭足，或稱祭仲

足，或稱祭封人仲足。祭，氏；仲，字；足，其名也。《春

秋》：「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云：「祭仲者

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祭仲不名仲，杜元凱以

爲名仲字足，誤矣。杜注云：「祭，鄭地。陳留長垣縣東北

有祭城。」《水經》：「潁水出河南密縣大隗山。」鄭注云：「東

逕陘山北，山上有鄭祭仲冢。」案長垣，鄭東境；密，西境。

封邑於東，而卒葬於西，其爲公墓之地與？○《說文》：

「踰，遠也。」「越」與「遠」通。「里，居」，古作「尻」，今皆作

「居」。《地官·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是里二十

五家也。又《大司徒》：「五家爲比，五比爲閭。」是郊內稱閭，而郊外則稱里也。家授五畝宅，一里積百二十五畝。

周制蓋以一夫及餘夫之田數定邑居之里數也。《說文》：

「斲，斷也。从斤斷艸。」今字通作「折」。《孟子》曰：「無寓

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傳》云「傷害」，猶「毀傷」也。《正

義》引《義疏》云：「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粗而白

色，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今共北淇水傍，魯國泰山

汶水邊，純杞也。」《易·姤》：「九五，以杞包瓜。」馬融注

云：「杞，大木也。」虞、鄭注竝云：「杞柳。」趙注《孟子·告

子》篇云：「杞柳，柎柳也。一曰：杞，木名也。」《詩》云：

「北山有杞。」案此引《詩》「北山」疑是「南山」之誤。「南山

有杞」，見《南山有臺》篇。或因《杕杜》、《北山》兩篇有「陟

彼北山，言采其杞」之文，而記憶之誤也。然趙邠卿以南

山、北山之杞爲木名，則非也。《後箋》云：「《詩》言杞者凡

七。惟此言木名。及《小雅·四牡》之「集于苞杞」，《四月》

之「隰有杞櫟」，《傳》皆以爲枸櫞。其他如《小雅·杕杜》之

「言采其杞」，《南山有臺》之「南山有杞」，《湛露》之「在彼杞

棘」，《北山》之「言采其杞」，皆無《傳》。毛意蓋以「將仲子

之杞」首見於經，而《爾雅》無明文，故特言木名，以別《四

牡》之枸櫞。至《四牡》訓以枸櫞，則其後《杕杜》、《南山有

臺》、《北山》之單言「杞」者，當皆冢此《傳》而爲枸櫞。《四月》又傳者，以「杞」、「榑」連文，榑爲赤棟，叢生，與杞爲枸櫞之叢生者相配。《湛露》與「棘」連文而不傳者，以棘之叢生爲人所共知，由棘可以知杞，故無庸傳歟。然則自《四牡》以後言杞者六，當皆爲枸櫞，惟《將仲子》爲別木。」○「畏我父母」，畏我父母之言也；「畏我諸兄」，畏我諸兄之言也。故下接句云「父母之言」、「諸兄之言」，猶末章「畏人之多言」下接句云「人之多言」，是其句例。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

【傳】牆，垣也。桑，木之衆也。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傳】諸兄，公族。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疏】牆、垣同義。《鴛羽》「苞桑」，傳：

「苞，積也。」此云「木之衆」，即「積」之意也。《載師》注：「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謂宅不樹桑者也。《七月》傳云：「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云「諸兄，公族」者，鄭至莊公，得國僅三世，同父昆，武族也。同祖昆，桓族也。《葛藟》傳：「昆，兄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

【傳】園，所以樹木也。檀，彊忍之木。豈敢愛

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疏】傳文「樹木」，《正義》本作「種木」。《說文》：「園，所以樹果也。在木曰果。」義同。「檀，彊忍之木」，《正義》本作「彊韌」，忍、韌古今字。《釋文》：「忍，本亦作「刃」，同。」《正義》引《義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繫迷相似，又似駁馬。駁馬，梓榆。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可得駁馬。」繫迷一名繫櫨，故齊人諺曰：「上山斫檀，繫櫨先殫。」」《後箋》云：「《傳》於木必兼言其形、性者，自以取興所在，故《箋》申之云：「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害我兄弟也。」然則所謂桑與檀者，蓋皆以喻段。可知桑以喻段之得衆，所謂「厚將得衆」也。檀以喻段之恃彊，所謂「多行不義」也。」

###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疏】繕甲治兵，厚且得衆。弟叔失教，實由莊公，故以爲刺莊公詩。下篇《大叔于田》同。

叔于田，巷無居人。【傳】叔，大叔段也。

田，取禽也。巷，里塗也。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疏】《傳》云「叔，大叔段」者，叔，字，

段，名也。封之京城，謂之大叔段。其後出奔於共，又謂之共叔段。云「田，取禽也」者，何注桓四年《公羊傳》云：「田者，蒐狩之總名也。古者肉食，衣服，捕禽獸，故謂之田。」義與《傳》同。云「巷，里塗也」者，二十五家爲里。塗，道也，字當作「涂」。《說文·邑部》：「𡵚，里中道。篆文作「巷」。《門部》：「閭，巷門也。」閭，間也。汝南平輿里門曰閭。「閭，里門也。《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侶也。二十五家相群侶也。」《爾雅》：「街門謂之閭。」郭注云：「閭，街頭門。」昭二十年《左傳》：「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閭中。」杜注云：「蓋獲，衛郭門。閭，曲門中。」蓋郭門外有離邑，每邑必有巷，巷頭有門。公孟歸入巷及門，則此閭即里中巷門也。襄三十一年：「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曰：「完客所館，高其閭閥，厚其牆垣。」子產曰：「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是閭，里中，閭爲里門。「高其閭閥」，謂即高其巷門。《史記·孫叔敖傳》：「楚民俗好庫車，王欲下令使高之。相曰：「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柵。居半歲，

民悉自高其車。」蓋閭里門之下有柵，柵即櫬。車入里門，櫬高則門亦高。客館在巷，子產壞館之垣，當壞其巷門以納車馬也。此皆里巷之制有可攷者。

叔于狩，巷無飲酒。【傳】冬獵曰狩。豈無

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疏】「冬獵曰狩」，

《四職》同。《車攻》傳云：「夏獵曰苗。」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爾雅·釋天》、《周禮·大司馬》、《隱五年》《左傳》並同，《傳》所本也。桓四年《穀梁傳》：「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其云春田秋蒐，取名各異。又《公羊傳》：「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注云：「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說苑·修文》篇：「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擾，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鄭注云：「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案說雖有異聞，而狩爲冬獵，諸家悉同。《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春秋》：「桓四年春正月，公狩。」周正月，夏十一月也。《車攻》箋云：「狩，田獵搏獸也。」《春秋疏》引《月令章句》云：「獵者，捷取之名也。」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

叔也，洵美且武。【疏】《箋》云：「郊外曰野。」《公羊傳》注云：「禮，諸侯田狩不過郊。」蓋諸侯苑囿當在近郊。叔適野者，大叔居京，是以都城之郊爲野也。

###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疏】《釋文》云：「好，衍字。」

叔于田，乘乘馬。【傳】叔之從公田也。執

轡如組，兩驂如舞。【傳】驂之與服，和諧中節。

叔在藪，火烈具舉。【傳】藪，澤，禽之府也。烈，

列，具，俱也。檀楊暴虎，獻于公所。【傳】檀

楊，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將叔無狃，戒其

傷女。【傳】狃，習也。【疏】《釋文》云：「叔于田」，本

或作「大叔于田」者，誤。是也。《序》言「大」以別上篇，後

人或於首章誤加之耳。上篇「于田」無「傳」，此云「叔之從

公田也」者，《正義》云：「下云「檀楊暴虎，獻于公所」，明公

亦與之俱田，故知從公田也。」《嵩高》傳云：「乘馬，四馬

也。」《簡兮》正義：「《大叔于田》云「執轡如組」，謂段之能

御車。以御車似織組，說段之田獵之伎，故知爲實御。」案此《正義》是也。本篇《正義》謂「執轡如組」非叔親自御，之下言「又良御忌」乃叔身善御，《正義》固不出一手矣。《箋》云：「如組者，如織組之爲也。在旁曰驂。」《小戎》箋：「驂，兩驂也。」《文選》曹子建《應詔詩》注引《薛君章句》：「兩驂，左右驂驂。」《正義》云：「此經止云「兩驂」，不言「兩服」，知「驂與服和諧中節」者，以下二章於此二句皆說兩服、兩驂，則知此經所云亦總驂、服。但馬之中節，亦由御善。以其篇之首先云御者之良。既言「執轡如組」，不可更言兩服。理則有之，故知「如舞」之言兼言服，亦中節也。」○《釋文》、《正義》本《傳》「澤」下皆有「也」字。《風俗通義·山澤》篇：「藪者，澤也。」《傳》既釋「藪」爲「澤」，而又申之云「禽之府也」者，言禽以該獸也。《正義》云：「藪澤，亦禽獸之所藏，故云「禽之府」。」《釋文》及宋庠《國語補音》引《韓詩》：「禽獸居之曰藪。」慧苑《華嚴經音義·淨行品》引《韓詩傳》云：「澤中可禽獸居之曰藪。」文義與毛《傳》同。《周禮·職方氏》：「河南豫州，其澤藪曰圃田。」《車攻》箋：「鄭有圃田。」即此地也。圃田在大叔京城之西，今河南開封府中牟縣西北七里有圃田澤。《傳》讀「烈」與「列」同。火列，列火也。列，古「迺」字，《周禮》作「厲」。鄭



司農注《山虞》、《典祀》竝訓「厲」爲「遮」。列即遮迺也。《詩》假作「烈」。《孟子·滕文公》篇：「益烈山澤而焚之。」言遮迺山澤而以火焚之也，字亦假作「烈」。具舉，俱舉也。《節南山》、《正月》傳竝訓「具」爲「俱」。《楚茨》箋：「具，皆也。」《說文》：「皆，俱詞也。」俱，皆義相近。《詩》作「具」者，古文以爲「俱」字。○「檀楊，肉袒」，《爾雅·釋訓》文。《說文》：「檀，肉袒也。」引《詩》作「檀」。《玉篇》同。「檀」即「檀」之異體，今字通作「袒」。李、郭注《爾雅》云：「脫衣見體曰肉袒。」《小旻》傳：「徒搏曰暴虎。」徒搏即空手以搏之也。《孟子·盡心》篇：「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穆天子傳》：「七萃之士高奔戎，請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獻之。」暴、搏、捕一語之轉。公，謂莊公也。「暴虎獻公」，言叔之勇也。《漢書·匡衡傳》：「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匡學《齊詩》，與《毛詩》異。將，願也。《傳》訓「狙」爲「習」，《箋》：「狙，復也。」習、復義相近。「將叔無狙」，戒其傷女。此衆戒叔之詞，言叔之不義而得衆也。顏師古《漢書注》：「狙，伏也。國人愛叔，故請之曰：勿伏爲之，恐傷女也。」案顏說是也。孔仲達以爲公謂叔之辭，恐非詩旨。

叔于田，乘乘黃。【傳】四馬皆黃。兩服上

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傳】揚，揚光也。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傳】忌，辭也。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疏】《傳》以「四」釋「乘」，以「馬皆黃」釋「黃」。黃爲馬色，遂以馬色爲馬名。凡「四驪」、「四鐵」、「四駱」、「四騏」、「四驪」，皆其義也。《禮記·裸記》篇：「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轡。」鄭注：「《觀禮》曰：『路下四，亞之。』」《觀禮》注：「路下四，謂乘馬也。」亦謂乘黃爲四馬矣。《渭陽》傳云：「乘黃，四馬也。」上，猶前也。襄，除也。除，猶去也。兩服在前，故云「上襄」；兩驂在後，故云「鴈行」，文義正相對。《傳》云「揚，揚光」，《正義》云：「言舉火而揚其光耳。非訓『揚』爲『光』也。」據《正義》本，《傳》文衍「揚」字。揚，猶舉也。上章舉謂舉火，此章揚謂揚火。光，火光也。《管子·輕重甲》篇：「齊之北澤燒，火光照堂下。」尹知章注云：「獵而行火曰燒。」○「忌」訓「辭」，辭，當爲「詞」。《箋》：「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忌、己讀聲相似，故竝爲語詞。《傳》云「騁馬曰磬」者，磬，讀爲磬。《蓼莪》傳：「磬，盡也。」《節南山》傳：「騁，極也。」極者，至也。是騁馬爲馬所至也。云「止馬曰控」

者，《載馳》傳：「控，引也。」《說文》：「引，開弓也。」開弓不發謂之引，止馬不奔謂之控，控之爲言扣也。《夏官·田僕》：「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注：「提，猶舉也。晉，猶抑也。使人扣而舉之、抑之，皆止奔也。馳，放不扣。」控與「晉」義相近。《正義》云：「縱，謂放縱，故知發矢。送，謂逐後，故知從禽。」

叔于田，乘乘鵠。【傳】驪白禼毛曰鵠。兩服齊首，【傳】馬首齊也。兩驂如手。【傳】進止如御者之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傳】阜，盛也。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搢忌，抑鬯弓忌。【傳】慢，遲；罕，希也。搢，所以覆矢。鬯弓，發弓。【疏】《駟》傳：「純黑曰驪。驪白禼毛謂黑。馬發白色而閒有禼毛者是曰鵠。馬色如鵠，故以烏命馬也。《正義》云：「驪白禼毛，鵠」，《釋畜》文。郭璞曰：「今呼之爲烏驪。」孔所據《爾雅》作「鵠」。《五經文字》云：「鵠，音保。見《爾雅》。」則張參所見《爾雅》本從馬作「鵠」矣。《爾雅》釋文引《說文》：「鵠，黑馬驪白禼毛。」今《說文·馬部》無「鵠」，疑出《字林》。《傳》以首爲馬首，齊首爲馬首齊，手爲御者之手，如手爲進止如御者之手。驂馬有內外轡，

最難調習。今如執轡者之手，進止皆齊。文與首章「執轡如組」句相應。《四鐵》傳「阜，大」，此云「阜，盛」，各隨文訓。盛者，謂持火者盛也。○慢，《釋文》作「嫚」。古侮嫚作「嫚」，嫚慢作「慢」，其義皆不訓「遲」。「慢」、「嫚」皆「趨」之假借字。《說文》：「趨，行遲也。」因之凡遲皆可謂之趨。「希，罕」，《釋詁》文。「搢，所以覆矢」，《釋文》下有「也」字，今《傳》奪。《說文》亦云：「搢，所以覆矢也。」引《詩》「抑釋搢忌」。《左傳》作「冰」，昭十三年：「飲冰以蒲伏焉。」杜注：「冰，箭筈蓋，可以取飲。」又二十五年：「公徒釋甲，執冰而踞。」杜注：「冰，櫝丸蓋。或云：櫝丸是箭筈。」《傳》以「發弓」釋「鬯弓」者，鬯，讀爲輶，此假借也。《小戎》傳：「輶，弓室也。」弓室謂之輶，亦謂之弋，又謂之鞬，《左傳》：「右屬囊鞬。」又謂之鞬，《禮記》：「帶以弓鞬。」皆是物也。蓋輶、弋本藏弓之器，因之受藏於輶曰輶，猶受藏於弋曰弋。弋與弋聲相近。《箋》云：「田事且畢，馬行遲，發矢希，射者蓋矢弋弓。」

### 《清人》三章，章四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

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疏】《春秋》：「閔二年冬十有二月，狄人衛。鄭弃

其師。」《左傳》云：「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案魯閔公二年，鄭文公之十三年也。鄭、衛連境，其時狄人人衛，鄭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救患恤同。此一役也，鄭可以霸。乃徒尋君臣之小忿，外爲救衛之師，內遂逐臣之怨，《春秋》譏其弃師不啻自弃其國矣。此詩爲公子素所作，《漢書·古今人表》有「公孫素」，與鄭文公、高克列下上，當是一人。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傳】清，邑也。彭，

衛之河上，鄭之郊也。介，甲也。二矛重英，【傳】

重英，矛有英飾也。河上乎翱翔。【疏】清，邑，清

人，清邑之人，高克所將兵衆也。鄭注《水經·渠水》篇：

「清池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逕清陽亭南，東流即故清人城也。《詩》所謂「清人在彭」。彭爲高克邑也，故杜預

《春秋釋地》云「中牟縣西有清陽亭」是也。」案今中牟縣屬河南開封府，《春秋》隱四年及哀十一年之「清」即漢東郡清縣地，與此「清」爲鄭邑無涉。彭，河上地名。昭二十年《左傳》：「衛侯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又「哀二十五年，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瑕食采於彭，爲彭封人。疑此即《詩》之「彭」。彭爲衛邑，與鄭連境，故《傳》云：「衛之河上，鄭之郊也。」《正義》云：「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狄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箋》云：「駟，四馬也。」「介，甲」，《小戎》箋同。僖二十八年《左傳》「駟介百乘」，服、杜注竝云：「駟介，四馬被甲也。」《釋文》：「旁，補彭反。王云：彊也。」《說文》：「騁，馬盛也。《詩》曰：「四牡騁騁。」」段注云：「鄭風·清人」：「駟介旁旁。」蓋許偶此。而「駟介」轉寫譌「四牡」耳。許所據「旁」作「騁」，毛《傳》本有「騁騁，盛兒」之語，後逸之。二章曰「庶庶，武兒」，三章曰「陶陶，驅馳兒」，則知首章當有「騁騁，盛兒」矣。○二矛，無《傳》。《箋》云「酋矛、夷矛」，本《廬人》「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爲說。《正義》又本《廬人》「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謂此禦狄于境，是守國之兵，用長，宜有夷矛。與《魯頌·閟宮》箋「二矛備折壞，兵車之法」，不數夷矛，以申鄭說。案《考工記》：「酋矛

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鄭司農注：「酋，發聲。直謂矛。」《考工記》言兵車六等，但有矛，而并無酋、夷之別。與《廬人》言六建者用有不同。然《詩》言高克將兵，正將兵車，不當數夷矛。二矛者，亦是備折壞之意。此與《閼宮》皆有「二矛」之文，《傳》意不應分守國、攻國致生異解也。此言英，《閼宮》言朱英，兩「英」字亦無異解。《傳》云：「矛有英飾」者，即《箋》所謂「縣毛羽，其色朱」也。重英，英飾有重，言二矛皆有重飾也。《載驅》傳云：「翱翔，猶彷徨也。」

清人在消，駟介庶廐。【傳】消，河上也也。

庶廐，武貌。二矛重喬，【傳】重喬，累荷也。河

上乎逍遙。【疏】消，河上地，未聞。《酌》傳：「躡躡，

武兒。」廐，躡聲轉義通。○「重喬，累荷」，累，當作「象」，

荷，當作「何」。《玄鳥》傳：「何，任也。」象何，猶負何。《釋

文》云：「沈胡可反。謂兩矛之飾相負何也。」《正義》云：

「如重象相負何然，故謂之象何也。」案上章「重英，矛有英

飾」但釋經「英」字之義，不釋「重」字。此「重喬，象何」但釋

經「重」字之義，不釋「喬」字。蓋喬亦飾也。《箋》「喬，矛矜

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釋文》云：「喬，鄭居橋反，雉

名，《韓詩》作「鵠」。題，頭也。室，劍削名也。《方言》云：

「劍削，自河而北，燕、趙之間謂之室。」此言室，謂矛頭受刃處也。」然則《毛詩》作「喬」爲借字，《韓詩》作「鵠」爲本字，謂以鵠羽飾矛也。《箋》言縣毛羽，從韓說以申補毛義，非與毛或異也。陸、孔皆謂毛讀「喬」爲「橋」，訓「高」，非是。《釋文》：「逍，本又作「消」。遙，本又作「搖」。《說文》新附「逍遙」，徐鉉等云：「《詩》只用「消搖」。此二字《字林》所加，今字「消搖」通作「逍遙」。《檜·羔裘》、《白駒》同。《文選·南都賦》注引《韓詩》：「逍遙，遊也。」《廣雅》：「逍遙，儻佯也。」逍遙謂之儻佯，猶翱翔謂之彷徨。《檜·羔裘》箋：「翱翔，猶逍遙也。」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傳】軸，河上也也。

陶陶，驅馳之貌。左旋右抽，中軍作好。【傳】左

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爲容好。【疏】

「軸，河上地」，未聞。彭、消、軸三地皆相近。陶，即「駟」之

假借。《說文》：「駟，馬行兒。」馬行謂之駟，重言駟駟。古

聲句，呂同，駟駟之爲陶陶，猶「江漢滔滔」，《風俗通義》作

「江漢陶陶」之例。《祭義》「陶陶遂遂」，鄭注云：「相隨行

之貌。」與《傳》「驅馳」之訓合。○《禮記·少儀》：「軍尚

左，卒尚右。」鄭注云：「左，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勝之

策，左將軍爲上，貴不敗績。右，陰也，陰主殺。卒之行伍以右爲上，示有死志。《少儀》言左右與《詩》左右同。軍尚左，故《傳》以左旋爲講習兵事；卒尚右，故《傳》以右抽爲抽矢以習射。抽矢以射，即是講兵中事也。《正義》引《少儀》「軍尚左」爲《詩》「左旋」之義，是已。其解「右抽」爲「右手抽射」，恐未是。《釋文》：「抽，《說文》作「摺」，云：「抽刃以習擊刺也。」案《說文》引《周書》曰：「師乃摺。」又引《詩》曰：「左旋右摺。」摺，引也。或作「抽」。古「抽」與「摺」聲同。《箋》云：「抽刃。」鄭與許合，與《毛詩》云「抽矢以射」字、義皆不同。而其爲講習兵事，則又大同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鄭爲次國，不當有中軍。且高克出師，非全師以出者比，故《傳》釋經「中軍」爲「軍中」，作倒句法。容，儀容也。《周禮·保氏》：「六儀，五曰軍旅之容」，鄭司農注云：「軍旅之容，闕闕仰仰。」玄謂：「軍旅之容，暨暨路路。」《爾雅》：「作，爲也。」《傳》釋經「作好」爲「爲容好」，唯是講習兵事而已。與上兩章「翱翔」、「消搖」同意。

### 《羔裘》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疏】昭十六年《左傳》：「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此詩皆言古君子立朝之義，故韓起辭不堪，陳古刺今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傳】如濡，潤澤也。

洵，均；侯，君也。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傳】

渝，變也。【疏】《傳》文「如」字當衍。「濡，潤澤也」，《無

衣》傳：「澤，潤澤也。」句法正同。定本無「如」字可證。

《傳》以「潤澤」釋經之「濡」字，言羔裘光色潤澤然也。如，

猶而也。如濡，而濡也。凡《傳》云「如雲」，言盛；「如雨」，

言多；「如水」，言衆；「如雪」，言鮮潔；「如絲」，言調忍，皆

借他物作比方之詞。如猶若也，與此「如」字不同義。「洵，

均」，《爾雅·釋言》文。《皇皇者華》傳：「均，調也。」《韓詩

外傳》「洵」作「恂」。「侯，君」，《釋詁》文。有君國長民之

責，皆得稱君。《左傳》「吾君在壑谷」，是大夫稱君之義也。

《釋文》引《韓詩》云：「侯，美也。」義亦相近。○《韓詩外

傳》二、《新序·節士》、《義勇》篇及襄二十七年《左傳》引此

詩作「彼己之子」，其、己聲同。《韓詩外傳》云：「崔杼弑莊

公，合士大夫盟。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子。晏子曰：

「直兵推之，曲兵鉤之，嬰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起而出，援綏而乘。其僕馳，晏子撫其手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廚。命有所縣，安在疾驅？」安行成節，然後去之。《詩》曰：「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晏子·襍上》、《新序·義勇》「偷」作「渝」。《箋》云：「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此鄭用韓以申毛也。《管子·小問》篇：「語曰：澤命不渝，信也。」澤者，「釋」之假借字。舍，釋古字通用。「渝，變」，《釋言》文。「隱六年，鄭人來渝平」，杜注《左傳》云：「渝，變也。」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傳】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甚也。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傳】

司，主也。【疏】《禮記·玉藻》：「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鄭注云：「飾，猶裘也。」《唐·羔裘》：「羔裘豹祛。」《羔裘豹褱》。《傳》：「祛，袂末也。」《褱，猶祛也。」《箋》：「在位卿大夫之服也。」此《傳》云「豹飾，緣以豹皮也」者，謂袂末緣以豹皮爲飾也。《弁服釋例》云：「大夫羔裘豹袖，固以不純用羔，下於諸侯，而豹亦飾之最盛者。」《管子·大匡》：「諸侯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

往，小侯以犬報。」注：「往重報輕。」蓋幣以鹿皮爲重，而豹皮又重於鹿皮，故《揆度》篇：「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檐。」注：「卿大夫，上大夫也。列大夫，中大夫也。」然則非上大夫及中大夫且不得以豹爲飾矣。「孔，甚」，《汝墳》、《小戎》同。○司，職，疊韻，職謂之主，故司亦謂之主。主直者，猶《論語》云：「主忠信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傳】晏，鮮盛貌。

三英，三德也。彼其之子，邦之彥兮。【傳】彥，士

之美稱。【疏】晏，鮮雙聲。云「鮮盛」者，謂飾也。晏兮，猶「如濡」也。英，猶美也。三英，謂有三美德者，三德之義，當即具在本經。《荀子·富國篇》：「古人爲之不然，使民夏不宛暵，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故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景嚮，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楊倞注云：「三德，謂調和解累，忠信均辨，

正己而後責人也。或曰：三德，即忠信、調和、均辨也。」免謂楊氏二說俱非。忠信，一德也。調和均辨，一德也。先脩正己，又一德也。夫是之謂三德。《傳》意詩言「三德」，當即是首章「洵直且侯」之義：洵，一德也；直，一德也；且侯，又一德也。夫是之謂三德。釋「洵」為「均」，即調和均辨之謂也。釋「侯」為「君」，即脩正在我之指也。直之為忠信，易曉耳。蓋大毛公曾親炙荀子，詰訓多從師說。其云三德，當於本經求其義。正與《荀子》言三德意略相同。《說文》：「攷，美也。」「繁」與「攷」同。賈逵注《國語》云：「繁，美貌。」○《爾雅·釋訓》：「美士為彥。」故《傳》釋經之「彥」云「士之美稱」也。

###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摯執子之袂兮。【傳】遵，循；路，道；摯，擊；袂，袂也。無我惡兮，不逮故也。【傳】逮，逮也。【疏】遵，循聲近，故同訓。《洪範》：「遵王之道。」又云：「遵王之路。」是路亦道也。《正

義》引《說文》有「摯」字，參聲，訓「斂」。今本《手部》佚「摯」篆。《傳》詁「摯」為「擊」者，《說文》「擊」下云：「撮持也。从手，臨聲。盧敢切。」《文選》宋玉賦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袂。」攬，俗「擊」字。凡袂，布一幅四尺四寸，中屈之，為徑二尺二寸而屬於衣，是謂之袂。中肘以前，尺漸殺之，則為之袂。徑尺二寸，是謂之袂末。袂末，詳《唐·羔裘》篇。深衣之袂末，又續緣廣寸半也。長衣、中衣之袂，《玉藻》注云：「繼袂揜一尺，若今褻矣。」冕服衣侈袂，《司服》注云：「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袂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袂尺八寸。」袂，袂異材，袂為袂之口。《傳》云「袂，袂」，渾言不別也。○「逮，速」，《爾雅·釋詁》文。《說文》：「逮，尻之速也。」「逮，疾也。」逮，逮同聲，逮、疾同義。「速」訓「疾」，又訓「召」。《行露》傳：「速，召也。」此《傳》「速」義自當訓為「召」。「不逮故」，故，故舊也，謂吾君不召故舊之人也。「不逮好」，好，愛好也，謂吾君不召而愛好之也。《唐·羔裘》「維子之故」、「維子之好」，彼《箋》「故」為「故舊」、「好」為「愛好」，其義當同。此所以刺莊公失道，不能用君子，君子去之而不可留。《釋文》云：「故也」，一本作「故兮」。後「好也」亦爾。」

遵大路兮，摯執子之手兮。無我魏兮，

【傳】魏，棄也。不逮好也。【疏】魏，當作「敵」，《釋文》本亦作「敵」。《說文·支部》云：「敵，棄也。」引《詩》作「無我敵兮」。敵即敵也。「敵訓棄」，棄讀如「棄予如遺」之「棄」。《箋》讀「敵」爲「醜」，與上章同訓。醜，俗字。

###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士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疏】《正義》本「義」上有「士」字，「陳古士義」爲句。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

有爛。【傳】言小星已不見也。將翱將翔，弋鳬與鴈。【傳】閒於政事，則翱翔習射。【疏】曰，語詞。

女雞鳴而起，士昧旦而興。旦，明也。昧，明未全明也。昧旦，後於雞鳴時。《箋》云：「此夫婦相警覺以夙興，言不留色也。」子，謂君子也，士之美稱。此承「士曰昧旦」而言。明星，大星也。爛，猶爛爛也。大星爛爛，故小星已不見矣。《箋》云：「明星尚爛爛然，早於別色時。」《東門之楊》

箋以明星爲大星也。○翱翔以弋鳬鴈，言君子之翱翔習射也。《傳》必補明經義云「閒於政事」者，君子夙興，先行政事，政事之閒，然後習射，習射以爲燕賓客，皆所謂說德也。下章即本此意而申言之。《箋》云：「弋，繳射也。言無事則往弋射鳬鴈，以待賓客爲燕具。」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

偕老。【傳】宜，肴也。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傳】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賓主和樂，無不安好。

【疏】「弋言加之」，「弋」字承上文「弋鳬與鴈」而言。言，曰也，亦語詞。加，加豆也。《周禮·醢人》：「加豆之實，菹、醢、醢。」《既醉》傳：「加豆，陸產也。」鳬、鴈皆陸產，故弋之以爲加豆之實。「宜，肴」，《爾雅·釋言》文。宜之爲言嘉也，古宜、嘉同聲，若《鳬鴈》「來宜」與「既嘉」爲韻。此其例矣。上句言「加」既爲「加豆」之「加」，則下句言「宜」當讀爲「嘉肴」之「嘉」，故《雅》、《傳》直詁「宜」爲「肴」，釋經義，非釋字義也。《賓之初筵》傳：「肴，豆實也。」「宜言飲酒」，「宜」字亦即承上文「與子宜之」而言。《正義》引李巡注《爾雅》云：「宜，飲酒之肴也。」凡言酒，必兼言肴。《正月》：「彼有旨酒，又有嘉肴。」《賓之初筵》：「籩豆有楚，肴核維



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鳧鷖》：「爾酒既多，爾肴既嘉。」皆肴、酒竝舉矣。加肴飲酒，所以燕賓客，故下《傳》云「賓主和樂，無不安好」也。子，君子，謂主人。言「與子」者，賓與主人也。偕，俱也。老，言久也。案此篇詩意皆蟬聯直下，首章之「子」與二章兩「與子」、三章三「知子」，皆女謂士之詞。《箋》以「子」爲賓客，則與首章之「子」不同義矣。○《禮記·曲禮》篇：「士無故不徹琴瑟。」《傳》引之以釋經「琴瑟在御」句也。鄭注云：「故，謂災患喪病。」《儀禮·既夕禮》有燕樂器，注云：「與賓客燕飲用樂之器。」是琴瑟者，即燕飲之樂器也。又《既夕·記》有「徹琴瑟」之文，注云：「去樂。」是有故徹。無故，則不徹也。「賓主和樂，無不安好」，以釋經「莫不靜好」句。賓主和樂，豈「燕飲」而言之也。莫不，無不也。《抑》傳亦云：「莫，無也。」《邶·柏舟》傳亦云：「靜，安也。」《白虎通義·禮樂》篇引《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隱五年《公羊傳》注引《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武進臧輔堂云：「此當屬《鄭風》琴瑟在御之《傳》也。」

知子之來之，襍佩以贈之。【傳】襍佩者，

珩、璜、琚、瑀、衝牙之類。知子之順之，襍佩以

問之。【傳】問，遺也。知子之好之，襍佩以報之。【疏】知，讀爲「相知」之「知」。知子，與君子相知者也。《詩述聞》云：「來，讀爲『勞來』之『來』。《爾雅》曰：『勞，來，勤也。』《大東》篇『東人之子，職勞不來』，毛《傳》曰：『來，勤也。』《正義》曰：『以『不被勞來』爲不見勤，故《采芣》序云：『《杕杜》以勤歸。』即是『勞來』也。是古者謂相恩勤爲來，此言『來之』，下言『順之』、『好之』，義相因也。《箋》讀『來』爲『往來』之『來』，疏矣。」○《子衿》傳：「佩，佩玉也。」佩所繫之玉，謂之佩玉。集諸玉石以爲佩，謂之襍佩。襍之爲言集也，合也。諸玉石，《傳》所謂「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是也。珩者，《說文》：「珩，佩上玉也。所以節行止也。从玉，行聲。」《晉語》：「白玉之珩六雙。」韋注云：「珩，佩上飾也。珩形似磬而小。」《楚語》：「楚之白珩。」韋注云：「珩，佩上之橫者。」《大戴禮·保傳》篇：「上有雙衡。」盧注云：「衡，平也。」顏師古注《漢書·五行志中》、杜佑《通典》、王應麟《玉海》引《月令章句》、李注《文選·思立賦》引《大戴禮》竝作「雙衡」，《新書·禮》篇亦作「雙衡」。《初學記·器物部》引《三禮舊圖》云：「凡玉佩上有雙衡。衡長五寸，博一寸。」又引魚豢《魏略》有雙衡。

案「衡」與「珩」通。珩爲佩玉最上之名，上有環，環三組，旁兩組各繫一珩。據《舊圖》，珩五寸。雙珩與下雙璜相準。行步，下則雙璜與衡牙成聲，上則珩與珩成聲。《采芑》篇「有璜蔥珩」，《傳》：「璜，珩聲。」謂即雙珩之聲也。《周禮·玉府》「共王之佩玉」，鄭注引《詩傳》：「佩玉，上有蔥珩。」韋注《晉語》引《詩傳》：「上有蔥珩」，則所謂《詩傳》者，三家釋《采芑》之「蔥珩」。後儒因改《大戴》「雙」字爲「蔥」字。三命則蔥珩也。天子白珩，諸侯有之，僭也。《大戴》言天子之珩，不得爲蔥珩明矣。璜者，《說文》：「璜，半璧也。」《大戴禮》「下有雙璜」，盧注云：「半璧曰璜。」《周禮注》及《國語注》引《詩傳》曰：「下有雙璜。」賈疏云：「謂以組懸於衡之兩頭。兩組之末皆有半璧曰璜，故曰雙璜。」《三禮舊圖》云：「下有雙璜。璜徑三寸。」《典瑞》：「駟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鄭注云：「璜，在足。」是斂尸之璜在人足，亦猶佩玉之璜在組末也。《正義》引《列女傳》：「阿谷之女佩璜而漱下。」《韓詩外傳》亦有其文。琕，琕者，《說文》：「琕，佩玉石也。」琕，石之次玉者。《木瓜》「報之以琕琕」，《傳》：「琕，佩玉石。」《有女同車》「佩玉琕琕」，《傳》：「佩有琕、琕，所以納閒。」《木瓜》既言琕琕，又言琕琕、琕琕，《丘中有麻》「詒我佩玖」，《公劉》「何以舟之，維玉

及琕」，《渭陽》又言琕琕。琕、琕、琕、玖、琕，皆美石，無言珠者。蔡邕《月令章句》：「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琕、琕以裸之，衡牙、璜珠以納其閒。」顏注《五行志》云：「玉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琕、琕以裸之，衡牙、琕珠以納其閒。」案此即《大戴·保傳》篇文也。唯字稍有異耳。琕、琕裸於上，衡下璜，故言衡璜即言琕、琕。衡牙居雙璜之中央，璜珠又在衡牙之上，則衡牙、璜珠在中組，故《周禮注》引《詩傳》、《三禮舊圖》皆云「衡牙、璜珠以納其閒」，每連而言之，是矣。《毛詩傳》但言琕、琕而不及璜珠，三家《詩》傳但言璜珠而不及琕、琕，唯《大戴禮》備有之。今本《大戴》作「衡牙、琕珠以納其閒，琕、琕以裸之」。一本又脫「衡牙」二字，皆督亂不可讀。琕，或作「璜」，盧注云：「總曰琕珠，而赤者曰琕，白者曰璜。」則以琕、琕爲璜珠。《續漢志》引《纂要》：「琕琕，所以納閒，今白珠也。」《舊圖》亦以蒼珠爲琕，皆踵盧氏之誤。《荀子·賦篇》云：「琕玉琕珠，不知佩也。」琕謂琕琕，珠爲璜珠。《釋名》亦云：「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貳也。」有珠有玉，或珠亦玉類，唯形之圓好者爾。衡牙者，《禮記·玉藻》「佩玉有衡牙」，鄭注云：「居中，以前後觸也。」孔疏云：「中央下端縣以衡牙。動則衡牙前後觸璜而爲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衡牙。皇

氏謂衝居中央，牙是外畔兩邊之璜，以衝牙爲二物。」案皇說與鄭注同意。衝以居中之玉而名，牙以兩旁之玉而名，非謂衝牙二物也。盧注《大戴禮》云：「衝在中，牙在傍。」此皇侃所本也。《大戴禮》、《月令章句》、《五行志》注、《周禮·玉府》注引《詩傳》、《三禮舊圖》竝以衝牙爲納間。《三禮舊圖》又云：「璜中橫以衝牙。」《穆天子傳》「天子夾佩」，郭璞注云：「左右兩佩。」《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注：「君子，士已上。」是天子至士皆左右佩玉矣。佩玉有珩有璜，又有琚、瑀、衝牙。《傳》云「之類」，其外尚有螭珠也。全《詩》兩言琚、瑀、玖，一言琕，或舉中以咳上下，或解一佩以贈，或繫一玉以佩。此詩乃舉佩玉之全者，故云「裸佩以贈之」也。○《箋》云：「贈，送也。」《正義》云：「《曲禮》：『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哀二十六年《左傳》：「衛侯使以弓問子貢」，皆遣人物謂之問，故云：「問，遺也。」」

###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天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

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疏】桓六年《左傳》：「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遂辭諸鄭伯。」又十一年《傳》：「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夏，鄭莊公卒。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是忽之見逐，在魯桓公十一年矣。忽既爲莊公大子，莊公歿，立未踰年，即爲祭仲所逐，故鄭人刺忽微弱，由失援於大國之助。前日不昏於齊，致啓後日爭鬭，作追刺之詞。齊女非文姜，《鄭志·荅張逸問》誤。《正義》駁之，是矣。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傳】親迎同車也。

舜，木槿也。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傳】佩有琚

琚，所以納閒。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傳】孟

姜，齊之長女。都，閑也。【疏】經言「同車」，《傳》云「親

迎同車」以申明經義。《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旒，

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亦如之，

有棨。」亦如之者，謂《士禮》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壻婦皆同

也。此即親迎同車之禮也。《鵲巢》篇第一章：「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御，迎也。二章：「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傳》：「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案此詩乃設言鄭大子忽親迎齊女，當是諸侯親迎之禮。女從者之車與壻從者之車，其送迎百兩，儀從亦皆相同。《正義》引「壻御婦車，授綬，爲與婦同車」，直指同一車者說。不知壻御婦車，不過御輪三周，壻即先驅，士婦乘壻家之從車。若大夫以上，婦自乘其母家之車，不同一車也。或據下句言女之顏，謂壻同車同行時所見云然，尤違《詩》旨。《內則》云：「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又《儀禮》：「婦車有綵。」綵，即《氓》詩之「帷裳」也。○《說文》：「薜，木莖。朝華莫落者。《詩》曰：『顏如薜華。』」《詩》作「薜」，今隸變作「薜」，而又奪去「頭耳」。高注《淮南》、《呂覽》、李注《文選》、神女賦、《齊民要術》十、《御覽》、百卉部六引《詩》皆作「薜」。莖，俗作「謹」。《淮南·時則》注云：「木莖，朝榮莫落，樹高五六尺，其葉與安石榴相似也。是月榮華可用作蒸也。棟家謂之朝生，一名薜。」《正義》引《義疏》云：「薜，一名木莖，一名櫟，一名椶。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今朝生暮落者是也。五月始華，故《月令》：『仲夏，木莖榮。』」《月令》注云：「木莖，王蒸也。」○《木瓜》傳：「瓊，玉之美者。」瓊，

佩玉名。經言瓊，《傳》言琚瑀。上篇《傳》云：「襍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琚、瑀爲石，珩、璜爲玉。《大戴禮·保傳》篇：「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琚、瑀以襍之，衝牙、玼珠以納其間。」玼，一作「璜」。案上篇舉珩、璜、琚、瑀、衝牙以釋「襍佩」，此以琚、瑀爲佩玉之納間。《大戴禮》於琚、瑀言「襍」，於衝牙言納間，而納間又有璜珠。以石集合玉謂之襍，以石納玉間謂之納間，其義本同也。此家上篇而義互相足。上篇《正義》引此《傳》「琚瑀」作「琚玖」者，非善本也。《爾雅·釋器》：「佩衿謂之褻。」郭注：「佩玉之帶上屬。」衿，當作「衿」。《方言》、《廣雅》皆云：「佩衿謂之褻。」《說文》：「衿，衣系也。」「緹，系綬也。」「緹」與「衿」同。《禮記·經解》：「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又《玉藻》：「孔子去魯，佩象環，五寸。」《列女傳·貞順》篇：「鳴玉環佩。」曹大家注云：「玉環佩，佩玉有環。」此皆佩玉有環之證也。《釋器》：「環謂之捐。」佩玉之有環，如車軾之有環。《大東》詩：「鞞鞞佩璲。」捐即鞞。鞞，繫佩之組也。凡佩玉繫於革帶，其繫於帶之組謂之褻，褻之言環也。環，猶環也。繫褻之組則有環，環下垂爲三組，其中組之末曰衝牙，其左右組皆上珩下璜。衝牙在前後兩璜之間，琚瑀在上珩下璜之間，璜珠又在中組之間，故衝牙、琚瑀、璜珠皆爲納間也。

雙璜之下有綬，綬有玄、朱、純、綦、緇、青之等差。綬組爲左右組，當較大於中組，以中組貫蟻珠故也。此佩玉納間之說也。舊說納間之玉，《玉藻》孔疏云：「凡佩玉必上繫於衡，下垂三道，穿以蟻珠。下端前後以縣於璜中央，下端縣以衝牙。」①《玉府》賈疏云：「《毛詩傳》衡璜之外別有瑀琚，②其瑀琚所置，當於縣衝牙組之中央。」③又以二組穿於瑀琚之內角，斜繫於衝牙之兩頭，於組末繫於璜。云「蟻珠以納其間」者，組繩有五，皆穿珠於其間，故云「以納其間」。據孔，但有蟻珠，無瑀琚，其說固不足信。賈以瑀琚在中組之中央，又用五組邪繫衡璜，皆有蟻珠。陳祥道《禮書》亦從《周禮疏》以繪圖，其說亦非是。近儒或謂蟻珠居中，瑀琚又貫於蟻珠之上下。或又謂瑀琚居中，蟻珠又納於瑀琚之上下，則中組一組但末縣一衝牙，衝牙之上更無納間之玉，所謂「衝牙、蟻珠納間」者，義不可通也。《大戴禮》云「衝牙、蟻珠以納其間」者，就中組言之也。毛《傳》云「瑀琚以納間」者，就左右組言之也。其誤總以雙珩爲一珩，遂滋異說。○孟姜，齊之長女。姜，齊姓。孟，長也。美都，德音，謂其賢也。《正義》云：「齊女未必實賢，實長，假言其賢長以美之。不可執文以害意也。」《傳》訓「都」爲「閑」，閑，當作「間」，古「嫺」字。《楚辭·大招》：「比德好

間，習以都只。」司馬相如《上林賦》：「妖冶間都。」又《楚語》：「使富都那暨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富都，即美都也。韋注云：「都，閑也。」義與《傳》同。「都」乃「釋」之假借字。《說文·奢部》：「釋，富釋釋兒。从奢，單。」釋合二字會意，奢，張也。單，大也。富釋釋，言容貌之美大也。《玉篇》：「釋，寬大也。丁可、昌者二切。」丁可，「釋」之轉，猶「都」轉音讀如「多」也。昌者，「釋」之正，猶「都」正音讀如「者」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傳】行，行道也。

英，猶華也。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傳】將將，

鳴玉而後行。彼美孟姜，德音不忘。【疏】《傳》文

衍「行」字。《行露》、《北風》、《載馳》、《鹿鳴》、《行葦》傳皆云：「行，道也。」道者，讀如「道路」之「道」。同道者，謂同此道路以至焉爾。莊二十四年《穀梁傳》云：「迎者，行

①「衡」，原作「衡」，據阮刻《禮記正義》、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愛日軒刻本、徐子靜本改。

②「瑀琚」，阮刻《周禮注疏》作「瑀琚」。下二「瑀琚」同。

③「衝」，原作「衡」，據阮刻《周禮注疏》、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日軒刻本、徐子靜本改。

見諸，舍見諸。」此即「同行」之義也。○《爾雅·釋言》：「華，皇也。」《釋草》：「葍、葍、華，榮。華，葍也。華，葍，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郭注云：「今俗呼草木華初生者爲葍，音獮豬。江東呼華爲葍，音敷。」案葍、葍、榮、葍並與華同義。木爲華，草爲榮。木葍，《月令》言榮，而《詩》言華。詩上章言華，而下章言英。《傳》云「英，猶華」者，草亦曰華，渾言無別耳。《出其東門》傳云：「茶，英茶。」茶亦榮而不實者，故得評爲英。《說文》：「英，艸榮而不實者。」是英爲艸，不爲木也。○《采芣》傳：「瑱，珩聲也。」《說文》：「瑱，玉聲也。」凡言玉聲，其字當作「瑱」。瑱，今《詩》作「將」。將，借字也。《楚辭注》引《詩》作「鏘」。鏘，俗字。《終南》句同。《大戴禮》云：「上車以和鸞爲節，下車以佩玉爲度。」詩言親迎同車，正謂下車而行，鳴其佩玉將然，故《傳》云「鳴玉而後行」也。《竹竿》「佩玉之儺」，《傳》：「儺，行有節度。」是婦人佩玉，亦行有節度矣。

###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疏】美，讀如「彼美孟姜」之「美」。上篇言應取不取，此言不應取而取，皆所以追刺忽之失援也。何以言之？隱七年《左傳》：「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洧盟。壬申，及鄭伯盟，敵如忘。洧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洧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八年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甲寅，人于鄭。」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六年秋八月，蔡人殺陳佗。」《傳》云：「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案忽妻陳媯之時，陳亂已萌。至蔡人殺佗之歲，即忽救齊之年。鄭、陳雖外親姻，而陳不足恃，昭昭共見。而忽又辭昏於齊，鄭之爭端，實始於此。《山有扶蘇》，猶《有女同車》也。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傳】興也。扶蘇，

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傳】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疏】《釋文》本《傳》文「木」上無「小」字。《小箋》云：「無「小」字爲

長。《呂覽》及《漢書》司馬相如、劉向、楊雄傳，枚乘《七發》，許氏《說文》，皆謂扶疏爲大木。許氏「扶」作「扶」。古疏、胥、蘇通用。《傳》云「荷華，扶渠」者，以「扶渠」釋「荷」字，「華」則連經文而言之。故訓中多有此例。又恐人誤以扶渠當華，故申釋之云「其華菡萏也」。《澤陂》一章「有蒲與荷」，《傳》：「荷，夫渠也。」三章「有蒲菡萏」，《傳》：「菡萏，荷華也。」彼《傳》以夫渠爲荷，義與此同。「夫」與「扶」同，俗作「芙蕖」。《爾雅·釋草》：「荷，夫渠。其莖茄，其葉蓮，其本密，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慈。」《說文》：「菡，菡萏也。」萏，菡萏，扶渠華。未發爲菡萏，已發爲夫容。「蓮，扶渠之實也。」茄，扶渠莖。「荷，扶渠葉。」密，扶渠本。「藕，扶渠根。」段注云：「今《爾雅》曰：「其葉蓮。」《音義》云：「衆家無此句，惟郭有。就郭本中或復無此句，亦竝闕讀。」按無者是也。高注《淮南》云：「荷，夫渠也。其莖曰茄，其本曰密，其根曰藕，其華曰夫容，其秀曰菡萏，其實蓮。蓮之藏者葍，葍之中心曰慈。」大致與《爾雅》同，亦無「其葉蓮」三字。蓋大葉駭人，故謂之荷。大葉扶搖而起，渠央寬大，故曰夫渠。《爾雅》假葉名其通體，故分別莖、華、實、根各名而冠以「荷夫渠」三字，則不必更言其葉也。荷夫渠之華爲菡萏，菡萏之葉爲荷夫

渠，省文互見之法也。」段注又云：「《爾雅》以「其本密」系於「荷扶渠，其莖茄」之下者，謂此乃全荷之本。今俗所謂藕者是也。密之言滅沒於泥中也。以「其根藕」系於「其華菡萏，其實蓮」之下者，謂此乃華、實之根。凡華、實之莖必偕葉一莖同出，似有藕然，故下近密，上近華莖之根曰藕。本言其全，根言其偏。本在下，根上於本。下文的，慈仍蒙華，實言之，此作《爾雅》之精意也。叔重列字次第未得其解矣。」《傳》云「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者，以總下章釋義。扶蘇、橋松宜於山，荷華、游龍宜於隰。宜以言不宜，興所美之人實非美人。《小箋》云：「高，下謂山、隰。大謂扶蘇、松，小謂荷、龍。」○「子都，世之美好者也」，孫奭《孟子疏》據《傳》文無「也」字。《孟子·告子》篇：「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趙注云：「子都，占之姣好者也。」引《詩》曰：「不見子都。」姣與「美」義同。《荀子·賦篇》：「問嬈子奢，莫之媒也。」子奢即子都，都古讀如奢。楊注云「都」誤爲「奢」，非。《傳》以「狂人」釋「狂」。狂人，謂狂行之人也。「且」訓「辭」，辭，當爲「詞」。「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不見子都，乃見狂人。猶下章云「不見子充，乃見狡童」也。且，爲語已之詞，無實義。此《傳》爲全《詩》「且」字發凡也。單言曰

「且」，連言之曰「只且」，亦曰「也且」。只且、也且，皆以二字爲語已之詞。《箋》於《出其東門》訓「且」爲「徂」，《韓奕》訓「且」爲「多」，《北風》、《君子陽陽》、《騫裳》訓「且」爲「此」，俱非《傳》義。「且」有在句首者，爲發語詞。《山有樞》「且以喜樂」、「且以永日」之屬是也。「且猶云「姑且」也。「且」有在句中者，爲語助詞。《終風》「終風且暴」、「終風且霾」之屬是也。「且猶云「而且」也。故《卷耳》傳以「且」詁「姑」，《君子偕老》傳以「而」詁「且」也。此《傳》統釋之云：「且，詞也。」且與「徂」同聲，故《詩》又以「徂」爲語詞。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傳】松，木也。龍，

紅，草也。不見子充，乃見狡童。【傳】子充，良

人也。狡童，昭公也。【疏】《釋文》據《詩》作「橋」，王肅

讀「橋」爲「喬」，故云：「高也。」鄭易「橋」爲「槁」。《呂覽·先

己》篇：「百仞之松，本傷於下，而未槁於上。」鄭與呂合。

松，易識之木，《傳》因下龍草而連釋之也。「龍，紅，草」，龍

一名紅，草名也。此與「莕，藟，蒿也」作三句讀一例。《箋》

言「放縱」以釋經「游」字之義也。《管子·地員》篇：「五位

之土，其山之淺有龍與卉。」《爾雅》亦作「龍」，云：「龍，天

藟。」又云：「紅，龍古。其大者歸。」龍古，亦作「龍鼓」。郭

注：「俗呼紅草爲龍鼓，語轉耳。」《正義》引《義疏》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名醫別錄》：「莕草，一名鴻蒿。如馬蓼而大，生水傍。」陶注云：「此類甚多，今生下溼地，極似馬蓼，甚長大。《詩》稱「隰有游龍」。《本草圖經》云：「莕草，即水紅也。今所在下溼地皆有之，似蓼而葉大。」竝謂紅草狀似馬蓼，非即馬蓼也。與陸說異。○子充，猶子都，故《傳》云：「良人也。」汪龍《詩異義》云：「孫毓謂《傳》以狡童爲昭公，於義雖通，不若《箋》指小人爲長，其言亦是。然以《傳》義求之，疑《傳》文有誤也。《傳》以章首二句爲反興，則下二句義當接成。且屈伸理對，言伸必有屈。《傳》釋子都爲美好，子充爲良人，正指君子，則狂且、狡童當指小人。用舍失當，反正對言，合敘「所美非美」之義，無由以狂且、狡童目昭公也。《傳》如以目昭公，亦必於釋「狂且」下箸之，不應於下章始言。又上章解「狂且」之義，而「狡童」之義於《狡童》篇釋之，似此《傳》「狡童，昭公也」，係彼《傳》之文。後脫，誤移於此耳。彼敘「刺忽不與賢人圖事」，爲賢人指昭公之言，故曰：「狡童，昭公也。」昭公有壯狡之志，《傳》以狡童之義在後總釋，此因略而不言。不然，於此言其人，於彼言其義，《傳》文何襍碎乃爾。彼此參校，知不如是也。」案汪起潛以



此《傳》文「狡童，昭公也」五字，爲《狡童》篇之義誤移於此，①汪說極是。但以子都、子充爲君子，狂且、狡童爲小人，尚是《箋》義，非《傳》義。此與上篇同意，刺忽之不取齊姜，既失彊齊之援，以結亂陳之親，故一章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傳》：「狂，狂人也。」狂人當指陳侯鮑。《公羊傳》：「曷爲以二日卒之？愾也。」何注：「愾者，狂也。齊人語。」二章云「不見子充，乃見狡童」，毛無《傳》。狡童，猶狂人也。狡童當指陳佗。《公羊傳》：「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絕也。曷爲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乎蔡，蔡人殺之。」蓋陳桓公既爲病狂之人，不能足恃。陳佗弑立，亦淫亂之輩，不能援救。而忽反辭昏於齊，以失大國之助，是爲刺爾。

### 《摯兮》二章，章四句。

《摯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疏】詩二章皆言君臣倡和，而刺在言外，故昭十六年

《左傳》「鄭六卿餞宣子，子柳賦《摯兮》」也。

摯兮摯兮，風其吹女。【傳】興也。摯，稿也。人臣待君倡而後和。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傳】叔、伯，言群臣長幼也。君倡臣和也。【疏】《七月》、《鶴鳴》傳並詁「摯」爲「落」，此云「稿」者，稿謂未落，各隨文訓。云「人臣待君倡而後和」者，所以明興義也。《箋》云：「稿，謂木葉也。木葉稿，待風乃落。興者，風喻號令也。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不然。」○叔、伯爲群臣長幼之稱。經中「倡」字即蒙上文「吹」字。倡予，予倡。予，我；我，君也。故《傳》以「君倡」釋「倡予」。和女，女和。女，爾；爾，叔伯群臣也。故《傳》以「臣和」釋「和女」。風吹摯稿，君令臣行之義也。《箋》謂倡和俱屬叔伯，指群臣言，與上下文義不通。

摯兮摯兮，風其漂女。【傳】漂，猶吹也。

叔兮伯兮，倡予要女。【傳】要，成也。【疏】《摯有梅》傳：「摯，落也。」摯謂已落，漂謂未落，故云：「漂，猶吹也。」要，亦和也。要，讀如《樂記》「要其節奏」之「要」。凡樂節一終，謂之一成，故要爲成也。

①「狡」，原作「校」，據本卷《狡童》傳疏、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愛日軒刻本、徐子靜本改。

《狡童》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疏】《箋》云：「權臣擅命，祭仲專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傳】昭公有壯狡之志。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傳】憂懼不遑餐也。【疏】詩異義以《山有扶蘇》傳「狡童昭公也」五字爲此篇文，是也。詳《山有扶蘇》篇。蓋《傳》既釋「狡童」爲「昭公」，又申說其義，乃云「昭公有壯狡之志」也。《隰有萇楚》傳：「淇淇，壯狡也。」彼「壯狡」謂少好，此「壯狡」謂剛愎。狡，佼字通而義異。《禮記·月令》「養壯佼」，《呂覽·仲夏紀》「佼作狡」。高注云：「壯狡，多力之士。」又《呂覽·禁塞》云：「壯佼老幼。」《大戴禮·千乘》云：「老疾用財，壯狡用力。」竝與此「壯狡」義相近。孔仲達以爲幼壯狡好，非也。○維，爲也。「維子之故」，言爲子之故也。《唐·羔裘》句同。《玉篇》：「唯，爲也。」它家《詩》作「唯」，《毛詩》皆作「維」。「維」與「爲」古聲相同，故義得相通。凡「維」與「爲」同義者，放此。餐，猶食也。遑，暇也。不能餐，謂不暇能食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傳】不與賢人共

食祿。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傳】憂不能息也。【疏】我，我賢人也。《傳》云：「不與賢人共食祿」者，《孟子·萬章》篇「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趙注云：「位、職、祿皆天之所以授賢者，而平公不與亥唐共之。」即其義也。息，止也。《傳》於不能息曰憂，上章不能餐曰憂懼，皆述賢人憂患之詞。

《褰裳》二章，章五句。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疏】《箋》云：「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傳】惠，愛也。溱，水名也。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傳】狂行童昏所化也。【疏】《箋》云：「子者，席大國之正卿。」「惠，愛」，《北風》同。愛，相親愛也。《釋文》：「褰，本或作「褻」。」褻者，假借字。溱，《說文》：「水經」：「潛水出鄭縣西北平地，東過其縣北，又東南過其縣東，又南入於洧」，皆作「潛」。《說文》：「潛，水出鄭國。」《水經》：「潛水出鄭縣西北平地，東過其縣北，又東南過其縣東，又南入於洧」

水。『鄆注』云：「潛水出鄆城西北雞絡陽下，東南流歷下田川，逕鄆城，西南注於洧。世亦謂之爲鄆水也。」又云：「自鄆、潛東南更無別瀆，不得逕新鄭而會洧也。鄆城東入洧者，黃崖水也。蓋經誤證耳。」案善長以潛水從新鄭西南入洧，而在鄆城東入洧者爲黃崖水，故《水經·洧水》篇：「東過鄆縣南，潛水從西北來注之。」鄆注亦云：「洧水東與黃水合。經所謂潛水，非也。」《方輿紀要》云：「溱水出密縣境，一名鄆水。東北流至新鄭縣界，與洧水合。」《孟子·離婁》稱子產以乘輿濟人溱洧者，溱洧水淺處爲人可濟涉之一證。○不我思，言不思我也。《箋》云：「言他人者，先鄉齊、晉，後之荆楚。」《玉篇》引經，《傳》皆作「僮」，古童、僮通。《傳》釋「狂童」爲「狂行童昏」。化，爲也。所化，所爲也。《箋》：「狂童之人日爲狂行。」此《箋》申《傳》也。《晉語》：「童昏不可使謀。童昏、瞽瘡、僂僂，官師之所不材也。」韋注云：「童，無智。昏，闇亂。」鄭注《周禮·司刺》云：「憊愚，生而癡騃童昏者。」《廣雅·釋詁》：「僮，昏，狂癡也。」《釋訓》：「僮昏，八疾也。」是「童」、「昏」二字連文得義。《傳》：「狂行童昏」又四字連文得義。童，即狂也。童昏，即狂行之狀。故《詩》有單言「狂」者，如「衆穉且狂」、「乃見狂且」，狂即此詩「狂童」之「狂」。單言狂，彙言狂童，

無一義也。《玉篇》：「僮，幼迷荒者。」此依《說文》「僮，未冠」之稱，故以僮爲幼僮解之者，皆沿其誤。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傳】洧，水名也。

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傳】士，事也。狂童

之狂也且！【疏】《地理志》：「潁川郡陽城陽城山，洧

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潁。」《說文》及杜氏《釋例》皆謂洧水出陽城山，入潁。《水經》：「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鄆注云：「陽城山，馬領之統目。」惟《郡國志》「陽城縣有嵩高山，洧水出」，則異源矣。《方輿紀要》云：「洧水出河南府登封縣北陽城山，逕禹州密縣，又東流至新鄭縣，合溱水爲雙泊河。又經長葛洧川鄆陵扶溝西華縣境而入於潁。成十七年《左傳》：「諸侯伐鄭，至於曲洧。」曲洧，今開封府洧川縣地。」○古士，事聲同。其字作「士」，其意爲「事」，此謂假借也。《東山》、《祈父》、《北山》、《敬之》、《桓》傳同。昭十六年《左傳》云：「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此釋上章「豈無他人」也。又云：「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此言終事晉國，釋下章「豈無他士」也。《傳》以「事」詁「士」，正用《左氏》說。《呂覽·求人》篇云：「晉

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引《詩》以爲將適秦、荆，則「他士」亦當爲「他事」，與上章《箋》義相合。

#### 《丰》四章，一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疏】《白虎通義·嫁娶》篇：「禮，男娶女嫁何？陰卑，不得自專，就陽而成之，故《傳》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傳】丰，豐滿也。巷，門外也。悔予不送兮。【傳】時有違而不至者。【疏】《傳》「丰，豐滿也」，「也」當作「兒」。《箋》云：「面貌丰丰然豐滿。」此謂形容其面貌也。字或作「姪」。《方言》：「好或曰姪。」《玉篇》：「姪，容好兒。」子，謂婿也。我，我嫁者也。《士昏禮》：「婿乘其車，先俟于門外。」鄭注云：「俟，待也。門外，婿家大門外。謂御者代婿，婿自乘

其車，先至於已家大門外，以俟女之至也。」案詩言「俟巷」即「俟於門外」，【傳】「正本《禮經》爲訓。《正義》以「門外」爲婦家之門外，其誤與《笱》篇同。《檀弓下》：「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此門外爲巷之證也。《說文》：「蹕，里中道。篆文作「巷」。」段注云：「巷，今作「巷」。」○《雲漢》傳：「悔，恨也。」《上昏禮》：「婦至，主人揖婦以入。」主人，謂婿也。《禮記·昏義》作「婿」。是婿親迎，而婦即隨至也。今婿俟門外，而女乃違禮不至，故刺之。《坊記》：「子云：『昏禮，婿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東門之楊》序云：「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竝與此《傳》同。《傳》蓋兼下章發義。不送，不行，皆所謂違而不至也。送，讀如「送子涉淇」之「送」。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傳】昌，盛壯貌。悔予不將兮。【傳】將，行也。【疏】《還》、《猗嗟》傳：「昌，盛也。」此云，盛壯。盛壯，謂容體，各隨文訓。《士昏禮》：「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是婿入寢門以俟。寢門，即閨門也。俟堂，則堂在閨門以內。宣六年《公羊

傳：「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焉門者。入其閭，則無人焉閭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此堂在閭門內之證。王肅云：「升於堂以俟。」○「將」訓「行」，讀如「有女同行」之「行」。《箋》：「將，亦送也。」與上章同訓。

衣錦褻衣，裳錦褻裳。【傳】衣錦褻裳，嫁

者之服。叔兮伯兮，駕予與行。【傳】叔、伯，迎

己者。【疏】《正義》云：「婦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

者，以其衣裳別名，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

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褻。下章例其文，故《傳》「衣錦褻

裳」互言之。」案孔說是也。《傳》「衣錦褻裳」乃總括詩辭，

如《說文》「東方昌矣」、「大夷咿矣」、「風雨潛潛」并二句為

一句，其例正同。《碩人》傳云：「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

加褻檐。」錦褻為夫人嫁服。此云「嫁者之服」，宜謂夫人尊

服矣。《鹽鐵論·散不足》篇：「古者男女之際，尚矣。嫁

娶之服，未之以記。及虞夏之後，蓋表布、內絲、骨笄、象

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褻而已。」與毛《傳》合。說詳《碩人》

篇。蓋此篇之意，言亂始於夫婦之不謹。上二章所以刺今

時違禮者多，然下之違禮，由於上之失道，故下二章所以陳

古人君昏姻之道焉。○《傳》云「叔、伯，迎己者」，謂壻之從者也。迎己者，當不止一人，故或評叔評伯。《旄丘》叔伯為大夫，《摯兮》叔伯為群臣，則此叔伯義與之同。

裳錦褻裳，衣錦褻衣。叔兮伯兮，駕予

與歸。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墀》，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東門之墀，茹蘆在阪。【傳】東門，城東門

也。墀，除地町町者。茹蘆，茅蒐也。男女之際近

而易，則如東門之墀；遠而難，則如茹蘆在阪。其

室則邇，其人甚遠。【傳】邇，近也。得禮則近，

不得禮則遠。【疏】《傳》云「東門，城東門也」者，鄭城西

南，溱洧之所經流，唯城東門無水耳。故城東門皆民人所

居，有墀有栗。下篇又云「出其東門」也。墀，《釋文》：《正

義》本作「壇」。《正義》云：「除地者謂之墀。壇，墀字異，

而作此「壇」字，讀音曰「墀」。蓋古字得通用也。」《釋

名·州國篇：「鄭町也，其地多平町町然也。」與此《傳》云「町町者」同。《華嚴經音義·世界品》引《韓詩傳》云：「埤，猶坦也。」義同。「茹蘆，茅蒐」，《爾雅·釋草》文。郭注云：「今之蒨也，可以染絳。」《說文》：「蒐，茅蒐，茹蘆。人血所生，可以染絳。」蒨，茅蒐也。《正義》引《義疏》云：「名地血，齊人謂之蒨，徐州人謂之牛蔓。」《瞻彼洛矣》正義引鄭《駁異義》：「蒨，草名。齊魯之間言蒨，聲如「茅蒐」，字當作「蒨」。陳留人謂之蒨。」《士冠禮》注：「今齊人名蒨爲蒨。」案「蒨」下「蒨」字衍。蓋蒨即茅蒐之合聲也。蒨，蒨同。《正義》云：「阪云「遠而難」，則壇當云「近而易」，不言「而易」，可知「而易」省文也。」孔所據《傳》文「近下無「而易」二字。又《傳》文「如茹蘆在阪」，如，宋本作「以」，誤。《傳》言近遠即探下二句作訓。云「近則如東門之壇」，其室則邇也。云「遠而難」，則如茹蘆在阪」，其人甚遠也。○「邇訓「近」。室人，席女。上句言室，下句言人，互詞。《傳》云「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者，所以釋經「邇」「甚遠」之意。「得禮」「不得禮」，本《序》說以申明經義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傳】栗，行上栗也。

踐，淺也。豈不爾思？子不我即。【傳】即，就

也。【疏】「東門之栗」，與上章「東門之埤」正是一處。占者家室必有場圃，春、夏爲圃，秋、冬則爲場。埤即場也。《周禮·序官》「場人」注云：「場，築地爲埤，季秋除圃中爲之。」蓋秋、冬乃嫁娶之候，故詩人及時而生感也。場圃側樹以木，《周禮》謂之園圃。《將仲子》傳云：「園，所以樹木也。」栗，栗木也。此民居近於城郭，往來道路所通，故《傳》云：「栗，行上栗也。」行道也。襄九年《左傳》：「諸侯伐鄭，杞人、郕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即謂此也。栗者，婦人之贊，故以取興。「踐，淺」，《釋言》文。踐，讀與「淺」同。行栗易取，比淺室易窺。《衡門》傳：「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淺即淺陋之意。有淺家室，言淺矣家室也。有者，乃狀其淺之之詞。承上文「其室則邇」而言。《御覽·果部一》引《韓詩》云：「東門之栗，有靖家室。栗，木名。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爲室家也。」《藝文類聚·果部下》「靖」作「靜」。韓字、義皆異。○「即，就」，《傳》爲全《詩》通訓。《氓》、《東方之日》、《版》箋竝云：「即，就也。」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①「方」，原作「門」，據本書卷八《東方之日》傳疏與阮刻《毛詩正義》改。下一「方」字同。

二句承上文「其人甚遠」而言。我，室人自我也。不我即，言不能成禮以迎我也。《東方之日》篇「在我室兮，履我即兮」，《傳》：「履，禮也。言我必待禮而相就也。」句義相同。以刺當時男女不待禮而相奔之亂。

### 《風雨》三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傳】興也。風且雨

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傳】胡，何；夷，說也。【疏】淒淒，寒涼之意。

《說文》：「喈，鳥鳴聲也。」重言喈喈。又云：「淒淒，寒也。」

引《詩》「風雨淒淒」，許并二句爲一句。淒淒爲寒聲，本一

家《詩》說。《傳》云「風且雨淒淒然」，風雨興亂世也。云

「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雞鳴興君子不改其度也。○「胡」

訓「何」，已見《日月》矣，此可不傳，定本無「胡何」二字。

「夷，說」，《那》同。王逸注《楚辭·九懷》云：「夷，喜也。」

或三家《詩》「夷」與末章「喜」同訓也。昭十六年《左傳》：

「子游賦《風雨》。」杜注云：「取其「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傳】瀟瀟，暴疾也。

膠膠，猶喈喈也。既見君子，云胡不瘳？【傳】

瘳，愈也。【疏】《詩小學》云：「考《說文》無「瀟」字。《廣

韻》屋、蕭韻皆有「瀟」字無「瀟」字。《毛詩》《風雨瀟瀟》，入

聲音肅，平聲音修，在第二部。轉入第二部音宵，俗誤爲

「瀟」。見明時《詩經》舊本作「瀟」。「瀟」爲是。《羽獵

賦》：「飛廉雲師，吸鼻瀟率。」《西京賦》：「飛罕瀟飈，流鏑

攬擗。」《思玄賦》：「迅森瀟其騰我。」舊注：「瀟，疾兒。」與

毛《傳》「瀟瀟，暴疾也」意正相合。」案段說是也。瀟瀟，猶

肅肅也。《小星》傳：「肅肅，疾兒。」暴，亦疾也。《終風》

傳：「暴，疾也。」《玉篇》：「瀨，先篤切。瀨瀨，雨聲。」古夙

聲、肅聲相通。瀨瀨即瀟瀟也。《詩小學》云：「《廣韻》引

《詩》「雞鳴嚶嚶」。《玉篇》亦曰：「嚶，雞鳴也。」案此三家

《詩》有作「嚶嚶」者，《毛詩》作「膠膠」，假借字。膠膠爲雞

鳴聲，故云：「猶喈喈也。」○「瘳，愈」，《瞻卬》同。愈，古

「瘳」字。《說文》云：「瘳，病瘳也。」瘳，疾瘳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傳】晦，昏也。既見

君子，云胡不喜？【疏】如，猶而也。僖十五年《公羊

傳》：「晦，晝冥也。」云「昏者，晝冥」之意，《爾雅》所謂霽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

焉。【疏】定本作「刺學廢」，無「校」字。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傳】青衿，青領也，

學子之所服。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傳】

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

【疏】衿，古字當作「衿」。漢石經作「青青子衿」。《爾雅》：

「衣皆謂之襟。」孫、郭注竝云：「襟，交領也。」「襟」亦「衿」

之異體。《說文》云：「衿，交衽也。」衽掩裳際而亦曰衿者，

蓋自領及衽皆統稱爲衿。《家訓·書證》篇：「古者斜領下

連於衿，故謂領爲衿。」與《說文》合。但斜領與方領不同。

《禮記·深衣》：「曲袷如矩，以應方。」鄭注云：「袷，交領

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案士常服服深衣，應用方

領，故此《傳》釋「衿」爲「領」。就《深衣》曲袷之制言之，不

必如斜領連及於交衽者矣。衿爲領，青衿爲青領。重言

「青青」者，非一詞也。《箋》云：「禮，父母在，衣純以青。」

此引《深衣》文。《深衣》謂衣緣或領緣亦青耳。云「學子之

所服」者，《後漢書·儒林傳》：「建武五年，迺脩起太學，服

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馬援傳》注引《前書音義》

云：「頸下施衿領正方，學者之服也。」衿、「領」連言，正

與《傳》訓合。子爲學子，則我者，詩人自我也。上不興學，

若州長、黨正之官，徒糜虛設。責學子者，風上之意也。

○「嗣」與「事」聲義相同，故「嗣」訓爲「習」。《傳》云「古者

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者，以釋經「音」字之義。

絃，當作「弦」。音，謂詩樂也。《周禮》：「瞽矇諷誦詩。」

《禮記·樂記》：「弦歌詩頌。」是誦、歌、弦三者皆播之以詩

也。《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內則》：「十

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舞亦與歌、詩相應

矣。《墨子·公孟》篇云：「或以不喪之間誦詩三百，弦詩

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案百，讀爲「陌」。陌，猶通也。

《墨子》言不居喪，則禮樂不廢。其誦、弦、歌、舞皆爲詩樂。

竝與《傳》同。知毛義甚古也。寧，猶何也。寧不，何不也。

《釋文》引《韓詩》「子寧不詒音」，云：「詒，寄也。曾不寄問

也。」鄭《箋》用韓說。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傳】佩，佩玉也。

士佩璫珉而青組綬。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傳】不來者，言不一來也。【疏】凡佩有事佩、德佩。經

言佩，《傳》申之云「佩玉」，知非佩繡、佩鞶也。經言「青



青」，當爲組綬及紵之色，故《傳》引《禮記·玉藻》文「士佩璚珉而青組綬」，知非佩大夫水蒼玉也。《玉藻》：「一命黼珩。」一命，謂士也。此引「士佩璚珉」者，不命之士，就學子而言。璚，當依《釋文》作「璚」，如充反。作「璚」者，依《禮記》改之也。《說文》：「璚，石次玉者。从石，更聲。」珉，《禮記》作「玼」。《說文》：「玼，石之美者。从玉，民聲。」玼，一曰：石之美者。从玉，文聲。」玼，玼字異義同也。《禮記》「緼組綬」，鄭注云：「緼，赤黃。」《傳》引作「青組綬」者，或上緼、青皆可用，依經言「青青」，故云「青組綬」耳。鄭注云：「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爾雅》：「璲，瑞也。璲，綬也。」郭注云：「即佩玉之組，所以連繫瑞玉者，因通謂之璲。」「佩紵謂之綬」，郭注云：「佩玉之帶上屬。」案紵，當作「紵」。《方言》、《廣雅》皆云：「佩紵謂之綬。」《說文》：「紵，衣系也。」「綬，韍維也。」「組，綬屬也。」「緼，綬維也。」「緼，系綬也。」「緼」與「綵」同。蓋佩玉必有組，其系帶之組曰綬，亦曰綵。貫玉石之組曰綬，秦曰緼。○經言「不來」，《傳》言「不一來」。《正義》云：「準上《傳》，則毛意以爲責其不一來習業。」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傳】挑達，往來相

見貌。乘城而見闕。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傳】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疏】胡承珙云：「上經方云「不來」，此《傳》不當言「相見」。觀《正義》云，故知挑達爲往來兒，可識《傳》本無「相見」二字。《釋文》：「挑達，往來見兒。」無「相」字。此必陸氏本作「往來兒」，傳寫誤「兒」爲「見」，淺人復於「見」下加「兒」字耳。挑兮，《初學記》引作「挑」。《大東》「挑挑公子」，《傳》訓「獨行」。此「挑達」訓「往來」者，亦謂獨往獨來，與《韓詩·大東》傳「嬋嬋，往來兒」同。案胡說是也。「挑達」雙聲連縣，字又作「挑達」。《說文》：「挑，滑也。」「達，行不相遇也。」「滑」與「行不相遇」兩義，皆即《正義》所謂「乍往乍來」之意。○《爾雅》：「觀謂之闕。」《說文》云：「闕，門觀也。」《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新作雉門及兩觀。」何注昭二十五年《公羊傳》：「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是觀亦臺也。天子於門設臺，於應門設兩觀。諸侯於雉門設門觀。魯用天子制，故亦設兩觀。他國但設門觀。門觀，即門臺，於此縣象魏焉，所謂闕也。桓九年《公羊》注云：「周城千雉。」又定十二年注云：「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說文·章部》：「缺，缺也。古者城

缺其南方，謂之缺。」案缺其南方，所謂軒城也。鄭司農注《周禮·小胥》云：「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缺南面之城謂之軒城，猶缺南面之縣謂之軒縣。是諸侯之城缺南面也。「缺」與「闕」不同義。「缺」即「缺」字，以城缺南面，故其字從章作「缺」。與《詩》之「闕」爲縣象魏者不同。《詩》「城闕」二字不連讀，《傳》以「乘城」釋「在城」，以「見闕」釋「闕」。鄭侯國，三門庫、雉、路，其宮南面即以宮垣爲城牆，不象天子宮室四面有牆之制。庫門之內爲雉門，雉門有闕。庫門爲宮之外門，亦即以宮之外門爲南城門。城外謂之鄉，有鄉學在焉。襄二十一年《左傳》：「鄭人游鄉校，論執政之然否」者，以此也。乘，登也。學子登宮外門之城上以內望，見雉門之闕。闕縣象魏，治教攸闕，亦學校中之事。「見闕」，猶見禮樂也。城制詳《縣》篇。○「不見」，不見禮樂也。不見禮樂一日如三月之久，是禮樂不可一日而廢者矣。《傳》言此，即是上兩章厚望學子來習之意。

###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傳】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傳】廷，誑也。【疏】「揚，激揚」，《王風·揚之水》傳同。「不」爲語詞。不流，流也。此「不警，警也」、「不盈，盈也」之例。正言之，「不」爲語詞；反言之，則下加一「乎」字以足之，其義實同也。若此篇「不流束楚」，《傳》云：「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候人》「不濡其翼」，「鵲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文王》「不顯亦世」，「不世顯德乎？」《執競》「不顯成康」，「不顯乎其成功而安之也？」《傳》皆下加一「乎」字以足其義。詰訓中又有此例。此詩人以水之激揚流漂束楚，喻忽政之亂促殘泯其忠良，故下文嘆寡兄弟也。下章喻意同。○終，猶既也。既，已也。「終鮮兄弟，維予與女」，言忽於兄弟之道已寡恩信，同心者維我與女而已。女，謂忽。予，作詩者自謂。所以閔忽之無臣，卒以死亡。《十月之交》傳云：「親戚之臣，心不能已。」是其義也。廷，讀與「誑」同。《左傳》昭二十一年，子無我廷，言子無我誑也。「定十

年，是我迂吾兄」，言我誑吾兄也。亦以「迂」爲「誑」。《詩》、《左傳》多古文假借字。《說文》：「誑，欺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

【傳】二人，同心也。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疏】

「予二人」，猶云「予女二人」耳。不言「女」，文不備也。《傳》云「同心」以申明經義，謂予女二人有同心也。不信，猶誑也。

###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

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疏】《箋》

云：「公子五爭者，謂突再也，忽、子亶、子儀各一也。」《正義》

云：「桓十一年《左傳》曰：『祭仲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

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鄭莊公生厲公，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

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

月，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是「爭也。十五年《傳》曰：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

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鄭世子忽復歸于

鄭。」是「二爭也。十七年《傳》曰：『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

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弑昭公而立公

子亶。」是「三爭也。十八年《傳》曰：『齊侯師于首止，子亶會之。高渠彌相。七月，齊人殺子亶，而轅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服虔云：『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四爭也。莊十四年《傳》曰：『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舍之。六月，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是五爭也。忽亦再爲鄭君，前以大子嗣立，不爲爭篡，故唯數後爲五爭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傳】如雲，衆多也。

雖則如雲，匪我思存。【傳】思不存乎相救急。

縞衣綦巾，聊樂我員。【傳】縞衣，白色男服也。

綦巾，蒼艾色女服也。願室家得相樂也。【疏】女，未

嫁者之稱。《傳》云「如雲，衆多也」者，「衆多」上當奪「言」

字。此釋經義，非釋字訓也。《君子偕老》：「如雲，言美長

也。《敝笱》：「如雲，言盛也。」《韓奕》：「如雲，言衆多也。」

《傳》皆有「言」字可證。女子遭亂而出，則男子散棄之衆多

可知矣。匪，不也。我，民人也。「匪我思」，不我思也。

存，讀「推亡固存」之「存」。云「思不存乎相救急」者，男女

遭亂世失時，配耦自相棄遺，無有人焉。思固存之不能相

救於急難，爲是可閔爾。○《正義》引《廣雅》云：「縞，細繒

也。《王制》：「殷人縞衣而養老。」鄭注云：「殷尚白而縞衣裳。」是縞衣，白色也。縞衣謂上衣，綦巾爲下衣，故《傳》以縞衣爲男服，而綦巾爲女服。云「蒼艾色」者，蒼，青也。青如艾色，是曰綦。女子所服綦色之巾，是曰綦巾。《說文》：「縹，帛蒼艾色也。《詩》曰：『縞衣縹巾。』未嫁女所服。或字作『綦』。」段注云：「許用毛說，而以『未嫁』二字申毛意。」又謂《夏小正》：「八月，玄校。」《傳》：「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也。」《玉藻》注：「絞，蒼黃之色。」則校即絞也。《說文》與《小正傳》同。許所據《毛詩》作「縹」，今經典皆通作「綦」。《箋》：「綦，綦文。」鄭謂巾上之文遂遣爲蒼艾色也。綦文見《小戎》、《尸鳩》傳。聊，願也。《傳》與《泉水》、《素冠》訓竝同。云「願室家得相樂也」者，丈夫生願有室，女子生願有家。「室家」二字即冢「縞衣綦巾」句，言我民人願室家相保，得以相樂，《序》所謂「民人思保其室家」也。員，讀爲云。《正義》云：「云，員古今字，助語詞也。」《玄鳥》箋：「員，古文『云』字。」《釋文》及《文選·舞鶴賦》、《東武吟》注引《韓詩》作「聊樂我魂」，《薛君章句》：「魂，神也。」《韓詩》義異。

出其闔閭，有女如荼。【傳】闔，曲城也。

闔，城臺也。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蘆，聊可與娛。【傳】茹，薦，茅蒐之染，女服也。娛，樂也。【疏】闔，曲城，李注《文選》鮑昭《行樂詩》引《毛詩傳》：「闔，城曲。」是唐初本作「城曲」。《正義》引《說文》：「闔闔，城曲重門。」城曲二字正用《傳》訓。蓋曲之言隈也。城之隈處謂之闔，闔即城門也。《爾雅·釋言》：「闔，臺也。」又《釋宮》：「闔謂之臺。」《傳》云「城臺」，謂城門之臺。《玉篇》：「闔，城門臺。」是也。闔爲城曲，其上有臺謂之闔，連言之則曰闔闔。宣十五年《公羊傳》：「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何注：「堙，距堙上城具。」案何解非也。「堙」與「闔」同，以門作「闔」，以土作「堙」，堙即包城臺而言。《韓詩外傳》云：「於是司馬子反乘闔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闔而應之。」《說文》：「闔，樓上戶也。」段注云：「許書無「闔」，闔即今「闔」字。《西京賦》說神明臺曰：「上飛闔而仰眺。」《西都賦》說井幹樓曰：「排飛闔而出。」此「闔」皆樓上戶，在高處，故名之曰「飛」。然則闔在高處，可以眺望。乘闔與乘堙一也。天子南城門有臺，故《新序·雜事五》云：「天子居闔闔之中。」是矣。鄭爲侯

國，無南城門，其三面皆有城，城皆有臺。「出其闔閭」，猶云「出其東門」耳。《箋》泥城臺不得言出，轉「闔」爲「都」，非是。○「茶，英茶」，《有女同車》傳：「英，猶華也。」《鴟鴞》傳：「茶，萑苕也。」彼言其皮可用，此則言其華可比也。今驗荻華色白，用以楮齒。若蘆華，色不如荻之白。此詩之「茶」謂萑華，非葦華矣。《箋》：「茶，茅秀。」秀亦華也。《考工記》：「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茶白也。」《吳語》：「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韋注與鄭《箋》同。云「言皆喪服也」者，「皆」字即冢上章「衆多」之意。衆多喪服，以喻相棄者衆多也。《邶·谷風》篇：「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此章《傳》言喪服，與上章《傳》言救急，實本民喪相救作訓。「雖則如荼，匪我思且」，言雖則衆多喪服如英荼然，而無有思相救急我民人也。「且」爲語已之詞。○茹蘆，一名茅蒐，今之菹草。詳《東門之壇》篇。茹蘆，染草，因之以爲所染之服名，猶靺爲茅蒐所染之韋矣。《傳》云「女服」，未詳。《箋》：「茅蒐，染巾也。」鄭意謂女子之巾，猶如男子之靺鞨歟？《釋文》：「娛，本亦作「虞」。」娛，虞皆樂也。

###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疏】曾釗《詩異同辨》云：「按《詩譜》，此爲厲公時詩。厲公爭國，兵革不息，故詩人思遇時。遇者，諸侯未及期而相見也。攷《春秋》：「莊公四年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穀梁傳》范甯集解云：「《傳》例：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然則子儀君鄭時，嘗與大國會遇矣。但不能藉其力以定亂。厲公又自櫟入，兵革紛起，故思邂逅有美之人，以慰安厭亂之願，而相偕於善道。《詩》所詠者是也。《序》云：「君之澤不下流。」君即所美之人，蓋席當時牧伯。又云：「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則原所以思遇時之故也。鄭乃以爲思得男女會合之時，失之。《左傳》：「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大叔賦《野有蔓草》。昭公十六年夏，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子蠡賦《野有蔓草》。」則是詩非言男女會合審矣。」案曾說是也。《春秋》書「遇清」、「遇垂」、「遇穀」、「遇魯濟」、「遇梁丘」，皆是不期而會，有務德安民之遺，故《春秋》善之，無譏辭。厲公之復歸於鄭，在魯莊公十四年。連年被兵不解，興革不休，故國人怨刺而作是詩。《序》云「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與上章

《序》所云「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室家」同意。息兵革，所以保室家也。《左傳》鄭伯之享趙孟也，爲弭兵還享，故子大叔賦此以美趙孟，趙孟以爲惠。鄭六卿之餞韓宣也，在郊次設餞，故子蠡賦此以美韓宣，韓宣以爲善。兩引此詩並與《序》相合。《韓詩外傳》：「《傳》曰：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郊之間，傾蓋而語。顧子路，取束帛以贈。子路曰：『昔者由也聞之夫子，上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引此詩，亦取「不期而會」之義，又與《序》正同也。《序》爲刺詩，而篇中無刺意，故享餞皆賦之，非以刺詩賦於盟會也。他賦詩放此。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傳】興也。野，四

郊之外。蔓，延也。漙漙然盛多也。有美一人，

清揚婉兮。【傳】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

相遇，適我願兮。【傳】邂逅，不期而會適其時願。

【疏】野有死麋，《燕燕》、《干旄》、《垆》傳並云：「郊外曰野。」此云「野，四郊之外」者，謂國竟之通道，期遇之草次也。蔓，占作「曼」。「曼」訓「長」，延，長義相近。《正義》云：「『靈』作『零』字，故爲『落』也。」嫌「靈」無「落」義，故云然。孔所據《詩》本作「靈」字。《箋》訓「靈」爲「落」。靈者，

古文假借字。《釋文》：「漙，本亦作『團』。」《文選》謝靈運《初發都詩》、謝玄暉《京路夜發詩》、陸士衡《苦寒行》、謝惠連《詠牛女詩》、《古襍體詩》注引《詩》作「團」。《御覽·地部二十》作「團」。顏師古《匡謬正俗》：「漙，呂氏《字林》作『靈』。」案疑古本《毛詩》作「專」。「專」爲「團」之假借字。《周禮·大司徒》注：「專，團也。」《說文》：「團，團也。」露上草成團如珠，是曰團。重言之曰團團，故《傳》訓「盛多」也。蓋蔓草，興諸侯之相連屬。《旄丘》傳：「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是其義也。靈露，喻澤也。蔓草之靈露，喻諸侯有澤及於四郊，猶《蓼蕭》之「靈露」，喻天子有澤及於四海，皆是興義。○《傳》文「清揚」下奪「婉兮」二字，武進臧琳《經義襍記》云：「此《傳》當云：『清揚婉兮，眉目之間婉然美也。』」下八字作一句讀，以「清」爲目之美，以「揚」爲眉上之美，以「婉兮」爲清揚之美婉婉然。今《傳》中無「婉」字，是嫌於清揚爲眉目之間矣。此以經合《傳》時所刪。《玉篇·面部》云：「眇，於遠切。眉目之間美兒。」《韓詩》云：「清揚婉兮。」是《韓詩傳》亦當云「清揚婉兮，眉目之間美兒」，與毛《傳》例同。案臧說是也，但解「揚」爲「眉上」未盡善。眉之上爲額，額之際，則不得云「眉目之間」也。《君子偕老》「子之清揚」，《傳》：「視清明也。」

《猗嗟》、清揚婉兮，《傳》：「好眉目也。」又「美目揚兮」，《傳》：「好目揚眉。」《後箋》云：「毛《傳》每於『清揚』之『揚』兼眉言之者，《說文》：『盱，張目也。』張載注《魏都賦》：『盱衡』曰：『眉上曰衡。盱，舉眉大視也。』李善引《漢書音義》曰：『盱衡，謂舉眉揚目也。』此即毛《傳》『好目揚眉』之義。因揚眉見目之美，故經以美目爲揚。《傳》欲見揚爲舉目之美，故統言眉目之間與好眉目耳。《說苑·尊賢》篇引《詩》作『清陽婉兮』，《說文》：『陽，高明也。』《禮記》注：『明者曰陽。』○案《傳》文，「邂逅」下奪「相遇適我願兮」六字。「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此《傳》複經句也，一句作一氣讀。「不期而會適其時願」，此《傳》釋經義也，八字亦作一氣讀。《序》云「思遇時」、「思不期而會」，隱八年《穀梁傳》云：「不期而會曰遇。」是不期而會謂之「遇」，非不期而會謂之「邂逅」也。「邂逅」有「適願」之義。《穀梁傳》又云：「遇者，志相得也。」志相得，即詩所謂「適我願也」。《綢繆》傳云：「邂逅，解說也。」解說，猶說懌，亦是「適我願」之意。義箸於《綢繆》，於此則不爲「邂逅」發《傳》矣。此徑轉寫者刪去複句未盡，遂誤以《傳》文「不期而會」四字專釋「邂逅」二字，沿訛至今，直以「邂逅」爲「塗遇」之通稱，學者失其義久矣。邂逅，當依《綢繆》釋文作「解觀」。《淮南子·俶真》

篇：「孰有解構人間之事。」高注云：「解構，猶合會也。」「構」與「觀」通。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傳】漙漙，盛貌。

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傳】臧，善也。【疏】《夢蕭》傳：「漙漙，露蕃兒。」「盛」與「蕃」義相近。《執競》、《烈祖》作「穰穰」。《廣雅》：「霏霏，露也。」《說文》水、雨一部無「漙」、「霏」、「霏」字。○《左傳》：「韓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傳》訓「臧」爲「善」，正用《左氏》釋《詩》之義。

###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疏】箋云：「救，猶止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傳】溱、洧，鄭兩水名。

渙渙，春水盛也。士與女，方秉蘭兮。【傳】蘭，

蘭也。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

之外，洵訏且樂。【傳】訏，大也。維士與女，

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傳】勺藥，香草。【疏】

溱，《說文》引《詩》作「漚」。《騫裳》一章，騫裳涉溱，《傳》：「溱，水名也。」二章「騫裳涉漚」，《傳》：「漚，水名也。」是溱、漚爲鄭兩水名矣。《水經》：「漚水東過鄭縣南，漚水從西北來注之。」酈注云：「漚水東逕新鄭縣故城中，《左傳》襄公元年，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漚上」是也。又東爲漚淵水，《春秋傳》曰：「龍鬬於時門之外漚淵。」則此潭也。今漚水自鄭城西北入，而東南流逕鄭城南。」又《漚水》注云：「漚水又南，懸流奔壑，崩注丈餘，其下積水成潭，廣四十許步，淵深難測。又南，注于漚。《詩》所謂「漚與漚」者也。」然則漚入漚逕鄭城之西，城南爲溱、漚合流，今謂之雙泊河。鄭城西、南皆溱、漚所經。溱小，漚大，故下文但言「漚之外」，舉漚以該溱也。《釋文》：「渙渙，《韓詩》作「洹洹」，音丸。《說文》作「汎汎」，音父弓反。」《說文》「漚」篆注云：「汎」蓋「汎」之誤。「汎汎」與「洹洹」同。《地理志》作「灌灌」，亦當讀「汎汎」，皆水盛汙旋之兒。」《傳》云：「渙渙，春水盛也」者，《御覽·時序部十五》引《韓詩章句》云：「洹洹，盛兒也。謂三月桃李華水下之時至盛也。」案此篇毛義可據《韓詩》以明之。○《衆經音義》卷二引《字書》云：「菰與「蘭」同。菰，蘭也。」引《說文》云：「菰，香草也。」今本《說文》：「菰，草。出吳林山。」

「草」上奪「香」字。《說文》有「菰」無「蘭」，則詩之「蘭」當即「菰」之或字。《地理志》引《詩》「方秉菅兮」，疑《魯詩》作「菅」，故郭璞注《中山經》云：「菰，亦「菅」字。」本《漢志》也。《傳》云「蘭」者，陸《義疏》云：「蘭即蘭，香草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箸粉中藏衣，箸書中辟白魚。」《本草綱目》以爲即今省頭草，是也。《炮炙論》云：「大澤蘭即蘭草，小澤蘭即澤蘭。」案澤蘭有此兩種，與今之山蘭不同物。蘭生於澤畔，《澤陂》云「彼澤之陂，有蒲與蘭」，《傳》訓「蘭」爲蘭。此詩之「蘭」亦當生於溱、漚之旁，故兩《傳》訓同。《釋文》引《韓詩》云：「蘭，蓮也。」「蘭」之通作「蓮」，如「漚漚」字之例。韓不謂「荷，蓮也」。《管子·地員》篇：「五粟之土，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蘼蕪椒蓮。五沃之上，五臭疇生，蓮與蘼蕪，葉本白芷。」此皆以「蓮」作「蘭」之證，可以識毛、韓蘭蓮同物矣。《御覽》引《韓詩章句》云：「秉，執也。蘭，蘭也。當此盛流之時，士與女衆方執蘭拂除邪惡。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於此兩水之上招魂續魄，除拂不祥。」案此兩「蘭」字皆當作「蓮」。《御覽·地二十四》、《妖異二》、《香三》、《北堂書鈔·歲時三》、《初學記·歲時下》、《藝文類聚·歲時中》、《六帖》四、《通典·禮十五》、《漢



書·溝洫志》注、《後漢書·袁紹傳》注、《續漢書·禮儀志》注並引《韓詩》，而詳略微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注云：「歲時祓除，如今二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鄭亦本《韓詩》義。○「既且」之「且」與「且往」之「且」不同義。「士曰既且」，言士曰既觀也。《山有扶蘇》傳：「且，詞也。」「且往觀乎」，言姑往觀也。《卷耳》傳：「姑，且也。」《御覽》引《韓詩章句》云：「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觀之。」「訝，大」，《爾雅·釋詁》文。《方言》：「訝，大也。中齊、西楚之間曰訝。」《生民》、《抑》、《韓奕》並同。「洵訝且樂」，言洵水之外，其地信廣大且以喜樂。《衡門》「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傳》云：「洋洋，廣大也。」文義相近。《釋文》引《韓詩》作「恂訝且樂」，云：「恂訝，樂兒也。」訓異而意同。伊，維也。譔，戲譔也。○勺藥，香草。勺藥不載於《爾雅》。《釋文》引《韓詩》云：「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韓詩》釋經義，不言勺藥爲何草。《正義》引《義疏》云：「今藥草勺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御覽·藥部七》引《義疏》云：「司馬相如賦云：『勺藥之和。』揚雄賦曰：『甘晧之和，勺藥之羹。』勺藥，人人食之也。」《廣雅》：「擘夷，芍藥也。」王念孫疏證云：「擘夷，即留夷。留、擘，聲之轉也。張揖注《上林

賦》云：「留夷，新夷也。」「新」與「辛」同。王逸注《楚辭·九歌》云：「辛夷，香草也。」郭璞注《西山經》云：「芍藥，一名辛夷，亦香草屬。」然則《鄭風》之「勺藥」、《離騷》之「留夷」、《九歌》之「辛夷」一物耳。《西山經》云：「繡山，其草多芍藥。」《中山經》句欄之山、條谷之山、洞庭之山並云「其草多芍藥」，則芍藥山草。《名醫別錄》云：「芍藥生中岳川谷及邱陵。」陶注云：「出白山、蔣山、茅山最好，白而長大。餘處多赤。」與《山經》合。則古之芍藥，即醫家之藥草芍藥也。今人畦種之，《離騷》所謂「畦留夷」者矣。其根莖及葉無香氣，而花則香，故《毛詩》謂之香草，猶蘭爲香草，亦是花香，莖葉不香也。至司馬相如《子虛賦》「勺藥之和」，揚雄《蜀都賦》「甘晧之和，勺藥之羹」，皆是調和之名，陸氏引以證勺藥之草，誤也。案王說是也。唯上章之蘭爲澤蘭，其香在莖、葉，不必在華耳。

溱與洧，瀏其清矣。【傳】瀏，深貌。士與女，殷其盈矣。【傳】殷，衆也。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訝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譔，贈之以勺藥。【疏】傳「瀏，深兒」，「兒」當作「也」。瀏，訓爲「深」，非形容之詞。《釋

文》「瀏，深也」，不誤。《文選·南都賦》注引《韓詩》：「漻，清貌。」是韓緣詩言清，故形容爲清貌。瀏、漻聲同。《說文》：「瀏，深清也。」兼毛、韓兩義，如《緇衣》之「蓆」訓「廣多」，亦兼毛、韓兩義之例。《夏小正傳》亦云：「殷，衆也。」《吳語》：「其民殷衆。」《齊策》：「殷衆富樂。」皆「殷衆」連文。○《箋》云：「將，大也。」

### 卷七終

# 詩毛氏傳疏卷八

長洲陳奐學

## 齊雞鳴詁訓傳弟八 毛詩國風

###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

句。【疏】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師尚父所封。」又云：「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荊，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爲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爲大公。《詩》風齊國是也。」是齊初都臨淄，其後兼有薄姑爲大國。臨淄在今山東青州府治，薄姑在今府北博興縣。僖四年《左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案東海，萊夷之地，《齊語》：「通齊國

之魚鹽于東萊。」韋注云：「東萊，齊東萊夷也。」齊有東海，爲有海邦諸夷之國，猶《魯頌》所謂「遂荒大東，至于海邦」也。《晏子》：「對景公曰：『姑尤以西。』」姑尤，在今登、萊兩府之地。《地理志》：「東有甌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此就春秋已後言之矣。至大河故瀆，春秋初未改禹迹。《晏子》曰：「聊攝以東。」杜注云：「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今聊城屬山東東昌府，聊城之去大河故瀆幾四百里。《齊語》：「桓公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攷四邑皆在大河左右，築之以禦戎狄，非齊西境有此四邑也。蓋穆陵南接魯無棣，北接燕、齊。與魯、燕爲周三公，其封國皆連壤，故管仲於南、北舉齊境言之，而東有東夷，西有戎狄，但舉海與河言之。非建國之初即至東海、西河也。又《齊語》：「桓公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鉤陰，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鄆。」案杜預注《春秋·莊三十年》：「濟水歷齊、魯界。」此云「西至濟」，則在濟西，所謂「大朝諸侯於陽穀」，是其西境。云「北至河」者，無棣之上、下，皆大河故瀆之所經也。然則齊封域在《周禮·職方》幽州之域，而西南及於兗焉。

《雞鳴》三章，章四句。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

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疏】《史

記·齊世家》：「大公五世至哀公，紀侯譖之，周享哀公。」

徐廣以爲周夷王時，而鄭《譜》以爲周懿王時。《釋文》云：

「警，本又作『敬』。」詩陳古賢妃警戒之詞也。《御覽·蟲豸

部》一引《韓詩》云：「《雞鳴》，讒人也。」韓與毛異。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傳】雞鳴而夫人

作，朝盈而君作。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傳】蒼

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疏】《書大傳》云：「雞鳴，大

師奏《雞鳴》于階下，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也。」李奇注

《漢書·杜欽傳》引《魯詩》：「后夫人雞鳴佩玉，告去君

所。《列女傳·賢明》篇：「雞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

鳴佩而去。」亦此意也。此《傳》所謂「雞鳴而夫人作」也。

《書大傳》云：「然後應門擊柝，告辟也。然後少師奏《質

明》于階下。」鄭注：「應門，朝門也。辟，啓也。」此《傳》所

謂「朝盈而君作」也。先夫人者，思賢妃之意。○蒼，青也。

蒼蠅，即青蠅也。非實雞鳴，故云「似」。蠅聲細小，故云

「似遠雞鳴」。《御覽》引《薛君章句》：「雞遠鳴，蠅聲相似

也。」毛、韓訓同。《後箋》云：「蠅雖不夜飛，或人起驚觸，或火光所照，宿蠅亦有時群飛作聲。北方多蠅，夜起每逢此景。」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傳】東方明，則夫

人纔筭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匪東方則

明，月出之光。【傳】見月出之光，以爲東方明。

【疏】《傳》云「夫人纔筭而朝」，朝，夫人之朝也。云「君聽

朝」，朝，君之朝也。此即《易·家人》「男正位乎外，女正位

乎內」之義也。《碩人》傳：「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

正寢。」君路寢，君之內朝也。夫人正寢，夫人所以聽內事，

即《左傳》「內宮之朝」是也。君與夫人各自有朝，文義與此

正同。《正義》引《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

「平旦，纔筭而朝，則有君臣之嚴。」何休注莊二十四年《公

羊傳》：「雞鳴，纔筭而朝，君臣之禮也。」又《白虎通義·嫁

娶》篇：「雞初鳴，咸盥漱，櫛、緹、笄、總而朝，君臣之道

也。」是以妻朝夫見於漢人傳、注。當時外戚彊盛，扶陽抑

陰，故以夫婦比君臣，然非古也。古人首重夫婦，有男先乎

女之義，不聞有以妻朝夫之禮。《書大傳》云：「然後夫人

入庭立，君出朝。」案夫人正寢在君燕寢之內。庭，即夫人

正寢之庭。「夫人入庭立」，此《傳》所謂「東方明，夫人纁笄而朝」也。「君出朝」，此《傳》所謂「朝已昌盛，君聽朝」也。《書傳》與《詩傳》皆合。又案《特牲饋食禮》：「主婦纁笄。」注：「纁笄，首服。」《士昏禮》：「姆纁笄，女從者纁笄。」注：「纁，髮髮。笄，今時簪也。纁亦廣充幅，長六尺。」此鄭本《士冠禮》男子之纁說婦人之纁也。《內則》：「子事父母，櫛、緋、笄、總。婦事舅姑如事父母，櫛、緋、笄、總。男女未冠笄者，櫛、緋。」緋與「纁」同。纁，所以髮髮。而又飾之以笄，是謂之纁笄。婦人與男子其笄或異，而其髮髮之纁制同。士妻始嫁及助祭皆用纁笄。《追師》注云：「王后之燕居，亦纁、笄、總而已。」據毛《傳》，則夫人日視朝之服亦纁、笄。凡后夫人常服纁、笄，其盛飾副、笄。副不用纁，而以編髮爲之。見《君子偕老》篇。○「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承「東方明矣」句，猶上章「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承「雞既鳴矣」句。皆就夫人言也。《傳》云「見月出之光，以爲東方明」，見者，夫人之所見。此即《序》云「賢妃貞女夙夜敬戒相成之道」也。夙，早也。早夜，謂東方未明時。

###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傳】古之夫人配

其君子，亦不忘其敬。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傳】會，會於朝也。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歸

治其家事。無庶予子憎，無見惡於夫人。【疏】《蠡斯》傳：「薨薨，衆多也。」彼言蠡之衆多，此乃言蟲飛之衆多耳。《伯兮》傳：「甘，猷也。」猷，猷足。言將早起也。子，謂君子也。《傳》以「古之夫人配其君子」釋「與子同夢」義，「亦不忘其敬」釋「甘」義。《箋》云：「我猶樂與子臥而同夢，言親愛之無已。」《箋》訓「甘」爲「樂」，非《傳》之旨。○經言「會」，《傳》云「會於朝」，承上章「朝盈」、「朝昌」而言也。云「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此申釋「會於朝」之義也。云「夕歸治其家事」，此正釋經「歸」字之義也。《正義》云：「成十二年《左傳》曰：『世之治也，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是於夕而不治公事，故歸治家事也。」案《魯語》云：「公父文伯之母曰：『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韋注：「外朝，君之公朝也。內朝，家朝也。」又云：「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韋注：「職，在公之官職也。」竝與《傳》義同。○經文「予子」連文，辭句不順，免疑「子」乃「于」之誤。①

①「于」，原作「予」，據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愛日軒刻本、徐子靜本改。

定本作「與子憎」，亦誤也。占本當作「無庶子于憎」，與「比

子于毒」、「實子于懷」、「胡轉子于恤」，皆上一字作「予」，下一字作「于」句法正同。此句「予」字與上句「子」字對文立言，予，我也，我夫人自謂也。庶，衆也，衆卿大夫也。言無使衆卿大夫見憎於我，此夙夜敬戒之詞。《傳》云「無見惡於夫人」者，無使卿大夫見惡於夫人也。惡，即經之「憎」字。於，即經之「于」字。夫人，即經之「予」字。是《傳》本作「予于憎」，其義甚明。《箋》：「庶，衆也。無使衆臣以我故憎惡於子。」鄭家上「與子同夢」作說，非所據經作「予子憎」也。但解「憎」謂憎君，而與《傳》謂憎夫人文義不同。《釋文》云：「於夫人，音符。或依字讀者，非。」《正義》云：「夫人謂卿大夫。憎惡君，是見惡於卿大夫也。」陸、孔依《箋》申《傳》，實非《傳》義。《傳》上文三言夫人，不應於此言夫人音符異讀。

### 《還》三章，章四句。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疏】《孟子·梁惠王》篇

云：「從獸無厭謂之荒。」閑，當作「閒」，閒亦習也。

子之還兮，遭我乎狺之間兮。【傳】還，便捷之貌。狺，山名。竝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傳】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

【疏】《傳》「還，便捷之兒」，當作「便捷也」三字。《釋文》作「便捷兒」，「兒」正「也」之誤。便之言疾也。軍得曰捷。便捷者，疾得之謂也。《淮南子·兵略》篇：「虎豹便捷，熊羆多力。」與此「便捷」同。《釋文》引：「《韓詩》作『嫺』。嫺，好兒。」《說文》、《玉篇》、《廣雅》竝云：「嫺，好也。」本《韓詩》。好，謂容好也。《漢書·地理志》引《詩》作「營」，《水經·淄水》注亦作「營」。狺，《地理志》作「嶠」，字亦作「獫」，《御覽·獸部二十一》作「獫」，竝字異義同。《說文》：「狺，山。在齊地。」本《毛詩》也。《方輿紀要》云：「狺山在臨淄縣南十五里。」顏師古注《漢書》云：「《齊詩》作『營』。之，往也。言往適營丘，而相逢於嶠山也。」案唐初《齊詩》早亡。班固《魯詩》，以「營」爲營丘，或是相傳《魯詩》舊說。顏云「《齊詩》」，不足據也。又攷《齊世家》：「周亨哀公，立其弟靜，是爲胡公。胡公徙都薄姑。」是胡公都薄姑，而營丘舊都遂爲田獵之地。依顏說，則詩當作在胡

公以後矣，與《毛詩序》言哀公不合。崔靈恩《集注》并以下章「茂」、「昌」爲地名，疑皆出《魯詩》。○竝，即「拼」、「井」字。《爾雅》：「拼，使也。」《桑柔》傳：「井，使也。」從、逐雙聲爲訓。「驅從」爲「驅逐」，二字連文，猶《序》「馳逐」連文也。言子之習於田獵，遭我於狝，使我驅逐，復揖我以譽我也。凡田獵，必卑者馳逐，尊者乃發射。《說文》：「狝，三歲豕，肩相及也。《詩》曰：『竝驅從兩狝兮。』」後漢書·馬融傳注引《韓詩章句》與毛同。而許所據作「狝」，或出諸齊、魯也。《七月》「獻豸于公」，《傳》：「豸，三歲曰豸。」《周禮注》引《詩》亦作「肩」。彼言豕，此言獸。豕，田豕也，田豕亦是獸。鄭司農《庖人》注：「野豕爲六獸之一。」故《爾雅》、《廣雅》皆入《釋獸》歟。《廣雅》亦云：「獸三歲爲肩。」《晏子·諫下》篇：「公孫接一搏狝而再搏乳虎。」《呂覽·知化》篇「猶懼虎而刺狝」，高注云：「獸三歲曰狝。」「狝」、「狝」皆俗字。《傳》訓「儼」爲「利」者，利猶閒也，閒於馳逐也。《釋文》引：「《韓詩》作「嬌」。嬌，好兒。」《廣雅》：「嬌，好也。」本《韓詩》。

子之茂兮，遭我乎狝之道兮。【傳】茂，美也。竝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疏】茂，

美，《生民》同。美者，謂習於田獵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狝之陽兮。【傳】昌，盛也。竝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傳】狼，獸名。臧，善也。【疏】「昌，盛」，《猗嗟》同。盛者，田獵之盛也。《大叔于田》「叔在藪，火烈具阜」，《傳》云：「阜，盛也。」兩「盛」字義同。《箋》：「昌，佼好兒。」還、儼、茂、好、昌、臧六句一律，與《韓詩》同，而與《毛詩》異。○《爾雅》：「狼：牡獾，牝狼，其子，獾，絕有力，迅。」《爾雅》言狼之牝者獨得狼名，《傳》但云獸名，不言牝者，略也。《管子·兵法》篇：「八曰：舉狼章，則行山。」是狼爲山獸，與詩「遭狝」、「驅狼」亦合。《說文》：「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正義》引《義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嘯聲以誘人。去數十步止，其敏捷者，人不能制。雖善用兵者，不能及也。」臧訓「善」，善亦好也。

### 《箬》三章，章三句。

《箬》，刺時也。時不親迎也。【疏】古者親迎，天子以下達士皆行之。《大明》「親迎于渭」，天子親迎也。《韓奕》「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諸侯親迎也。周自文

王及宣王時，其禮不廢。《春秋》：「隱二年九月，紀裂繻來逆女，譏不親迎。」厥後，桓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紀。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天子不親迎矣。」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諸侯不親迎矣。」《春秋》正夫婦之始，天子、諸侯皆在所譏。《正義》以《著》三詩皆刺哀公，則春秋之前，哀公之世，親迎之禮已廢矣。詩人陳古義以刺今時，亦《春秋》之譏也。

俟我於簪乎而，【傳】俟，待也。門屏之間曰

簪。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傳】

素，象瑱。瓊華，美石。士之服也。【疏】「俟，待」，《靜

女》、《相鼠》同。於，當作「于」，下二章同。簪，今俗作

「著」，《爾雅》作「宁」。《釋宮》：「門屏之間謂之宁。」《傳》

所本也。李注云：「正門內兩塾間名宁。」正門，應門也。

應門內之兩塾間，即路門外之兩塾間。《荀子·大略篇》：

「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宁在路門外兩塾間，內

屏宁在路門內兩塾間。天子、諸侯兩塾在路門左右。此即

人君宁立之處也。士有二門，外門謂之大門，寢門在大門

以內。《士喪禮》：「陳一鼎于寢門外，當東塾。」寢門外有

東塾，則有西塾可知。《釋宮》：「屏謂之樹。」郭注云：「小牆當門中。」士家於寢門之內設屏，屏間可以宁立，故亦謂之宁。《東方之日》韓詩傳云：「門屏之間謂之闔。」蓋闔亦在寢門內也。寢門一曰閨門。《說文》：「閨，特立之戶。」故《毛詩》之「簪」，三家《詩》作「戶」也。《鄭風·丰》篇「俟我乎巷兮」，《傳》：「巷，門外。」門者，大門也。《士昏禮》：「婿乘其車，先俟于門外。」此「俟巷」之說也。「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此「俟簪」之說也。《箋》云：「待我於簪，謂從君子而出至於簪，君子揖之時。」《箋》亦言：「婿出，婦從至於簪，婿揖婦以入。」則簪為婿家之簪也。下庭、堂同。《正義》誤。又案《繁露·質文》篇：「昏禮，逆于庭，逆于堂，逆于戶。」隱二年《公羊傳》注：「夏后氏逆于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戶即簪。此或齊、魯、韓《詩》義，以三代親迎禮分屬三章。毛《傳》以為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于簪、于庭、于堂，歷陳其卑尊之次。○「素，象瑱」，《淇奥》傳云：「充耳謂之瑱。天子玉瑱，諸侯以石。」然則士以象矣。士親迎，爵弁、纁裳、緇袍，其瑱以象為飾。《楚語》：「子張驟諫靈王，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愁寢之於耳。』」對曰：「賴君用之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



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韋注云：「瑱，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爲瑱。」案子張以牙、角皆可爲瑱，瑱以塞耳，故泛言以爲拒人規諫之喻，與《旄丘》箋「如見塞耳，無聞知」同意。或謂諸侯盛飾亦用牙、角之瑱，誤矣。《蕩》傳「上」訓「尚」，「尚」與「上」通。《廣雅》：「尚，加也。」《傳》以「瓊華」爲美石，瓊爲美，華爲石。《周禮·形方氏》：「無有華離之地。」杜子春注云：「離，當爲「裸」。《書》亦或爲「裸」。案華，亦裸也。華石，裸色之石。《木瓜》之「瓊琚」、「瓊瑤」、「瓊玖」，《有女同車》之「瓊琚」，《渭陽》之「瓊瑰」，毛《傳》皆謂之佩玉，則此詩之「瓊華」與「瓊瑩」、「瓊英」亦爲佩玉。《傳》云「士之服也」者，《禮記·玉藻》云：「士佩璫玼而青組紱。」璫玼，石也。是士佩玉用石矣。鄭《箋》以詩三章素、青、黃爲縣瑱之統，而以瓊華、瓊瑩、瓊英爲瑱，與《傳》異。王肅申《傳》，造「以美石飾象瑱」之說，《正義》駁之，是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傳】青，青玉。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疏】庭，讀爲「廷內」之「廷」。○《傳》以「青」爲「青玉」，謂卿大夫青玉爲瑱也。瑩與《淇奥》不同。《淇

奥》「充耳琇瑩」，謂以琇爲充耳，「琇」下之「瑩」當作虛義解。彼《傳》云：「琇瑩，美石也。」美石，謂琇不謂瑩。此《傳》云：「瓊瑩，石似玉。」石似玉，謂瑩不謂瓊。此其義例也。《說文》：「瑩，玉色也。一曰：石之次玉者。」許兩說正足以發明兩詩《傳》義矣。《玉藻》云：「大夫佩水蒼玉。」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傳】黃，黃玉。瓊英，美石似玉者。人君之服也。【疏】堂，爲人君路寢之堂，與《丰》篇異。○《傳》以「黃」爲「黃玉」，謂人君黃玉爲瑱也。《淇奥》篇說諸侯以石爲瑱，則此黃玉爲黃色之玉。上章青爲青色之玉，皆石之似玉者。唯天子用白玉瑱。英者，「瑛」之假借字。《說文》：「瑛，玉光也。」瑛本爲玉光，引申爲石之似玉，猶瑩爲玉色，引申爲石之次玉。其義同也。《玉藻》云：「公侯佩山玄玉。」

###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東方之日兮，【傳】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

盛，無不照察也。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傳】姝者，初昏之貌。履，禮也。【疏】經以日月爲興，《傳》云「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者，所以明經之興義。日喻人君之明照，而「盛察」二字又與下章《傳》「盛察」義通，爲互詞總釋也。《序》云「君臣失道，男女淫奔」，《傳》正本《序》言，君臣有道，則下之人自無淫奔之男女。此陳古刺今也。《文選》宋玉《神女賦》、顏延之《秋胡詩》、陸機《日出東南隅行》、曹子建《美女篇》注引《韓詩章句》：「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也。」韓以日月喻女子，與《毛詩》義異。○《靜女》傳：「姝，美色也。」此云「初昏之兒」者，《傳》探下「在我室兮」句以立訓也。子，女子。我室，婿室也。履者，「禮」之假借字。《長發》傳亦云：「履，禮也。」《東門之壇》傳云：「即，就也。」就，猶成也。禮我，猶我禮，言我以禮，而姝者始能成就此昏禮。刺今之不能，以禮化見衰。

東方之月兮，【傳】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傳】闥，門內也。發，行

也。【疏】《傳》云「月盛於東方」，以釋「東方之月兮」句。「君明於上若日，臣察於下若月」，又冢上章「日明於東方」爲訓，亦互詞總釋也。全《詩》中有上章合下章發《傳》者，又有下章合上章發《傳》者，此其例也。《十月之交》傳云：「日，君道。月，臣道。」亦以日月喻君臣。明察者，謂能以禮化之也。○闥，古字當作「達」。《說文·門部》無「闥」字。《內則》：「天子之闥，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鄭注云：「達，夾室也。」江永《釋宮增注》謂此爲燕寢之制。案達即闥也。天子燕寢，有左右房，有左右夾室，是謂之闥。士燕寢，東房西室。其正寢亦左右房，無左右夾室。士二門，大門與寢門也。寢門之左右有塾，其內設簾帷之制。簾帷，亦屏也。是亦謂之闥。《傳》云「闥，門內也」，《釋文》引《韓詩傳》云：「門屏之間謂之闥。」是毛意以寢門左右塾爲闥，韓以寢門內屏爲闥。毛、韓自指一處。闥者，本非門內之名。闥在門內，故《傳》即門內釋之。《谷風》「畿」，在門中之臬。《楚茨》「枌」爲門旁之祭。《傳》皆以「門內」釋之，是其義矣。「發」訓「行」者，言姝者必待禮而行也。《匏有苦葉》傳云：「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禮不成。」

##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疏】《周禮》：「挈壺氏，下士六人。」於諸侯未聞。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傳】上曰衣，下曰裳。

顛之倒之，自公召之。【疏】《綠衣》：「綠衣黃裳」，《傳》云：「上曰衣，下曰裳。」彼以箸綠黃之義，此以明顛倒之義，故再釋之也。《荀子·大略篇》：「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說苑·奉使篇》：「魏文侯遣倉唐賜大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雞鳴時至，大子迎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大子曰：「趣具駕，君侯召擊也。」引《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案此兩引《詩》以爲君召臣之節，斷章取義耳。其實詩之本意，以未明見召爲失之太早，《序》所謂「興居無節，號令不時」也。○召，古「詔」字。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傳】晞，明之始升。

倒之顛之，自公令之。【傳】令，告也。【疏】晞者，

「昕」之假借字。「明之始升」，日始出也。《天保》：「如日之升」，《傳》云：「升，出也。」未昕，猶未明也。○「令，告」，《爾雅·釋詁》文。「告」與「誥」通。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傳】柳，柔脆之木。

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爲藩園，無益於禁

矣。瞿瞿，無守之貌。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

夜，以告時於朝。不能辰夜，不夙則莫。【傳】

辰，時；夙，早；莫，晚也。【疏】《說文》：「柳，少楊也。」

段注云：「楊之細莖小葉者曰柳。」《采薇》箋云：「柔，謂脆

脆之時。」「柔脆」與「脆脆」義同。「樊，藩」，《爾雅·釋言》

文，《青蠅》同。《版》：「藩，屏也。」《桑扈》：「屏，蔽也。」藩

屏，蔽爲一義之申。《傳》釋「圃」爲「菜園」者，園亦藩也。

《周禮·大宰》：「園圃毓草木。」鄭注云：「樹果蔬曰圃。

園，其樊也。」《載師》注云：「樊圃謂之園。」是也。藩園爲

禁，以柔脆之木爲之，是無益於禁也。《傳》言此以爲無守

之者喻。○狂夫，謂無守之人。《檀弓》：「瞿瞿如有求而

弗得。」《玉藻》「視容瞿瞿」，鄭注云：「不審貌。」與詩「瞿

瞿」同。《傳》云「無守之兒」者，《序》所謂「不能掌其職」也。

《周禮·挈壺氏》：「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櫜。凡喪，縣壺以

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注云：「以水守壺

者，爲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火視刻數也。分以日夜

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

焉。大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賈疏云：「馬氏云：『漏凡

百刻，春、秋分晝夜各五十刻。冬至晝四十刻，夜六十刻。

夏至晝六十刻，夜四十刻。』鄭注《堯典》云：『日中者，日見

之漏與不見者齊。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於四時最

長也。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者齊。日短者，日見之漏

四十五刻，於四時最短也。』此與馬義異。云「大史立成法，

有四十八箭」者，此據漢法而言，則以器盛四十八箭，箭各

百刻。以壺盛水，縣於箭上，節而下之水，水淹一刻則爲一

刻。四十八箭者，蓋取倍二十四氣也。」案馬稱古制，鄭從

東漢曆法，與司馬彪《續漢書·律曆志》所紀二十四氣刻漏

合。王肅則異鄭同馬，從古制也。《周禮》言軍喪縣壺，

《詩》言居朝廷之事，故《傳》引「古者挈壺氏所掌之職」，又

申之云「以告時於朝」者，以刺今朝廷之不然。《爾雅》：

「不辰，不時也。」此與《四鐵》、《小弁》、《車鞶》、《抑》傳竝訓

「辰」爲「時」。不能時，失時也。「夙，早」，《采芣》、《生民》

同。「莫，晚」，《抑》同。不早則晚，承「夜」字而言。夜，謂

未明、未晞也。通章皆言太早，章末始言晚，蓋有失之早

者，即有失之晚者，所以窮其無節之弊。

### 《南山》四章，章六句。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

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疏】桓十八年《左

傳》云：「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

之。以告。」《管子·大匡》篇亦云：「會濼，文姜通於齊

侯。」案此即「淫妹」之事，則詩作在會濼之後矣。前二章刺

襄，後二章并刺魯桓。刺魯桓，亦所以刺襄也。《敝笱》刺

文姜，《猗嗟》刺魯莊公，《序》意皆同。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傳】興也。南山，

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

然，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魯道有

蕩，齊子由歸。【傳】蕩，平易也。齊子，文姜也。

既曰歸止，曷又懷止？【傳】懷，思也。【疏】《南

山》屬《齊風》，故《傳》云：「齊南山也。」齊南山，即《孟子》

之「牛山」。《晏子·諫上》篇云：「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

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于國南，請齊

而後登之。」又云：「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皆其義證。崔，高大兒。重言崔崔。南山，喻國君。崔崔以喻尊嚴之體。《玉篇》云：「父，行遲兒。思佳切。」引《詩》作「雄狐父父」。案《毛詩》用假借作「綏綏」。《有狐》篇「有狐綏綏」，亦「父父」也。彼《傳》云「匹行」，即此《傳》所云「相隨」之義。「隨」與「綏」古聲相近。綏綏然，相隨之兒，以喻襄公之隨文姜無別，失陰陽之匹。南山崔崔，一興也。雄狐綏綏，一興也。下三章各自爲興。○魯道，自齊適魯之道。「蕩」訓「平易」，蕩猶蕩蕩也。《小弁》「踧踧周道」，《傳》：「踧踧，平易也。」蕩、踧聲轉而義同。文姜稱齊子者，猶云「齊侯之子爲魯侯之妻」也。歸，謂嫁也，嫁於魯侯也。「懷」訓「思」者，言襄公之思文姜也。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傳】葛屨，服之賤者。冠綏，服之尊者。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傳】庸，用也。【疏】兩，占「綱」字。《說文》：「綱，絞也。」《方言》：「綱，縷，絞也。」闕之東西或謂之綱，或謂之縷。絞，通語也。郭注云：「謂履中絞也。」五，疑讀爲「午」。五兩，猶午絞，謂屨綦也，《魏風·葛屨》之「糾糾」是也。五兩爲屨飾，猶雙爲冠飾歟？

《說苑·修文》篇言：「親迎禮，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是古者親迎，有納屨二兩，以一兩履女之儀，故詩人以葛屨爲喻。五兩非十枚，於親迎禮無聞。冠綏，尊飾。《內則》「冠綏纓」，鄭注云：「綏，纓之飾也。」孔疏云：「結纓領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綏。」據此孔說，則纓、綏一物。張惠言《儀禮圖》云：「疑綏者別爲絲組，既結纓，乃箸於纓之兩端。《玉藻》疏云：「惟纓綏爲異，其青組纓與士同。」是孔亦以綏、纓爲二物矣。又「玄冠紫綏」，注云：「綏當用纓，諸侯玄冠丹組纓。」而綏當用纓，則鄭亦以纓、綏爲二。」免案《檀弓》：「喪冠不綏。」《玉藻》：「大帛不綏。」注皆謂「凶服去飾」，此亦纓、綏異材之證。《昏禮》：「主人玄端迎于門外。」鄭注云：「主人，女父也。」文姜嫁時，齊僖公尚在，則僖公爲主人服玄端歟。玄端，玄冠，冠有二組屬於冠卷，結於領下，垂綏以爲飾。詩言「雙止」，雙之爲言絞也。「雙」與「縷」同。止，語詞也。此謂文姜始嫁時，昏禮之備，服飾之盛，何等鄭重。《傳》云「服之賤者」、「服之尊者」，亦但就葛屨冠綏賤與尊各有其耦以設喻爾。○庸，即上章之「由」，由亦用也。《孟子·盡心》篇：「山徑

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正與此《傳》「用」字義合。從，猶隨也。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傳】蓺，樹

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取妻如之

何？必告父母。【傳】必告父母廟。既曰告

止，曷又鞠止？【傳】鞠，窮也。【疏】說文：「鞠，

種也。从丩，尹。持種之。」引《詩》「我粃黍稷」，今通俗作

「藝」，作「藝」。《傳》訓「蓺」爲「樹」，又云「種之，然後得

麻」，則蓺、樹皆種也。種，當作「種」。「衡獵之，從獵之」，

以釋經「衡從其畝」句。「獵」與「躡」通。衡者，「橫」之假借

字。《禮記·坊記》引《詩》作「橫」。衡從，《釋文》引《韓詩》

作「橫由」，云：「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衆經音義》卷

三引《韓詩》作「從橫其畝」，《傳》曰：「南北曰從，東西曰

橫。」又卷二十四作「東西曰廣」。武進臧鏞堂云：「廣，即

「橫」之譌。」此皆所見本異也。毛、韓意同。《小箋》云：

「賈思勰《齊民要術》曰：『凡種麻，耕不厭熟，縱橫七徧以

上，則麻無葉也。』此正合毛說。」案「衡從其畝」，然後蓺麻，

以興告父母廟乃可取妻。○經言「告父母」，《傳》必云「告

父母廟」者，據下句「亦既告止」爲取文姜而言之也。《春

秋》：「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  
謹。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  
來聘。」是魯桓取文姜，父母既歿，所告當是父母廟，非告父  
母也。《正義》引《曲禮》「齊戒以告鬼神」、昭元年《左傳》  
「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以明取妻自有告廟之  
法。又《文王世子》：「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  
娶妻必告。」此亦取妻告廟之義證，與《傳》義相發明也。  
「鞠」訓「窮」，言夫道窮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傳】克，能

也。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

曷又極止？【傳】極，至也。【疏】「克，能」，《爾雅·釋

言》文。隱元年《穀梁傳》亦云：「克者何？能也。」析薪待

斧，以興取妻待媒。○《伐柯》傳云：「媒，所以用禮也。」

「極」訓「至」，言至于齊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  
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

其道也。【疏】襄公於魯桓公十五年即位，會艾，定許，始有主盟之志。於後殺鄭子驪，納衛惠公，遷紀，圍郕，見於《春秋》經傳者，皆其求諸侯之事也。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傳】興也。甫，大也。大田過度而無人功，終不能獲。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傳】忉忉，憂勞也。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忉忉耳。【疏】上「田」字讀如甸。《信南山》傳云：「甸，治也。」甫，大，《爾雅·釋詁》文。《車攻》傳亦云：「甫，大也。」《大田》傳：「莠，似苗也。」《說文》：「莠，禾粟下揚生莠也。」莠草挺出直上，非若禾粟向根下垂，故曰揚。驕驕者，揚之意。《法言·脩身》篇作「維莠喬喬」，本三家《詩》傳。云「大田過度而無人功」，以釋「田甫田」句。無，發聲。《正義》云「《周禮》：『授民田，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謂其人力堪治，故《禮》以此爲度。過度，謂過此數而廣治田」是也。云「終不能獲」，以釋「維莠驕驕」句。田大田而有莠，以興無德而求諸侯，終無得也。《鹽鐵論·地廣》篇：「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其斯之謂與？」三家《詩》與

《毛詩》合。○遠人，謂諸侯也。《爾雅》：「忉忉，憂也。」詩言「勞心」，故《傳》云「憂勞」，《防有鵲巢》、《檜·羔裘》「忉忉」同。《說文》無「忉」字。《傳》云「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忉忉耳」，求諸侯，釋經「思遠人」之義，則《傳》以「無」爲發聲。宋本此十四字闕入《箋》語，今據《正義》本訂正。《箋》意不以「無」爲發聲。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傳】桀桀，猶驕驕也。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傳】怛怛，猶忉忉也。【疏】桀桀與「驕驕」同意，故云：「猶驕驕也。」桀桀者，即「揭揭」之假借。《碩人》傳：「揭揭，長也。」怛怛，亦憂勞之意，故云：「猶忉忉也。」《匪風》傳：「怛，傷也。」

婉兮變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傳】婉變，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穉也。弁，冠也。【疏】《傳》云「婉變，少好兒者，少好即是幼穉也」。《說文》引《詩》「婉兮孌兮」。變，猶文「孌」。

「婉」、「孌」並訓爲「順」，本三家《詩》。云「總角，聚兩髦」者，總爲聚，角爲兩髦，與《氓》「總角」不同。蓋男子未冠拂髦，女子未笄總角，其制略相似。此「總角」乃男子未冠之服，故《傳》以爲聚兩髦。親未沒，又以兩髦爲飾也。丱，當

依唐石經作「卂」。《五經文字》云：「卂，古患反，見《詩·風》。《說文》以爲古「卯」字。昭十九年《穀梁傳》：「羈貫成童，貫亦卂也。」與《傳》「幼釋」之訓合。○突而，《正義》作「突若」。突而，猶突然也。突若，猶突如也。《箋》云「突爾」，義竝同。古弁，冠通稱弁，與總角對文。言總角幼穉之人突而加冠，所以刺襄公志大之意。哀十三年《穀梁傳》：「黃池之會，吳子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案吳子會晉、魯，不脩德而求諸侯，故孔子謂其未能言冠而欲冠，與詩言事相同。《傳》於《淇奥》、《尸鳩》「弁」爲「皮弁」，此云「冠」者，意本孔子語而釋之歟？

### 《盧令》三章，章二句。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疏】《齊語》及《管子·小匡》篇竝云：「襄公田獵畢弋，不聽國政。」攷魯莊公之八年，齊襄公之十二年也。《左傳》稱田貝丘而亂作，爲襄公因荒亡身之實據。皆與《序》合。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傳】盧，田犬。令

令，纓環聲。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疏】盧爲田犬，《正義》引《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秦策》又云：「譬若馳韓盧而逐蹇兔也。」是韓之田犬稱盧，義實本於《詩》之「盧」也。《四鐵》傳：「獫、歌驕，田犬也。」皆異名也。令令者，「鈴鈴」之古文假借字。《正義》云：「此言鈴鈴，下言環、鉤。鈴鈴即是環、鉤聲之狀，環在犬之領下，如人之冠纓然，故云「纓環聲」也。」《廣雅》云：「鈴鈴，聲也。」字皆作「鈴鈴」。《說文》：「盧獫獫，健也。」本三家《詩》。○其人，謂古人君也。云「能有美德，盡其仁愛」，以釋經「美且仁」，言人君美仁若此，故百姓樂聞其令令之聲。此《傳》總釋全章之旨，陳古義以風今時也。《孟子·梁惠王》篇：「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正義》引《孟子》以申述《傳》義，得其指矣。

盧重環，【傳】重環，子母環也。其人美且



髻。【傳】髻，好貌。【疏】《正義》云：「重環，謂環相重。」

子母環，謂大環貫一小環也。」○「髻」訓「好兒」，好謂容好也。《箋》：「髻，讀當爲「權」。權，勇壯也。」《詩小學》云：

「張參《五經文字》「權」字注云：「從手作「權」者，古拳握字。」鄭《箋》「權」字从手，非从木。與捲勇、拳勇字同。」案《箋》本三家。「勇壯」與下章《箋》「多材」一律。《說文》引《詩》作「髻」，而《手部》不錄「權」，從毛不從三家也。

盧重鋤，【傳】鋤，一環貫二也。其人美且

佶。【傳】佶，才也。【疏】《正義》云：「「重鋤」與「重環」

別，「二環貫二」，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說文》亦云：

「鋤，環也，一環貫二。」今本《說文》作「鋤，大環」，段注

云：「《玉篇》、《廣韻》皆云「大環」，《詩正義》刪此「大」字。」

免案《正義》引《說文》亦以證鋤爲大環，由轉寫者奪「大」字耳，非刪「大」字也。子母環爲重環，一環貫二爲鋤，故《傳》於環言重環，而於鋤不言重鋤。○佶、才疊韻爲訓。才，讀如「思馬斯才」之「才」。《駟》傳云：「才，多才也。」《釋文》引《說文》：「佶，彊也。」《廣雅》：「佶，佞也。」義竝相近。案此篇詩辭與《鄭風·叔于田》同：一章「其人美且仁」，猶言「洵美且仁」也；二章「其人美且髻」，猶言「洵美且好」也；

三章「其人美且佶」，猶言「洵美且武」也。彼《序》云：「叔多才而好勇。」

### 《敝笱》三章，章四句。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傳】興也。鰈，大

魚。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傳】如雲，言盛也。

【疏】《邶·谷風》傳：「笱，所以捕魚也。」敝笱，興魯桓公微弱。《傳》云「鰈，大魚」，王引之《詩述聞》云：「下章《傳》曰：「魴鰈，大魚。」此亦當云「魴鰈，大魚」。寫者脫去「魴」字耳。或曰：《傳》當作「鰈，魚」，無「大」字。按經云「其魚魴鰈」，則鰈之爲魚已明，何須又言「鰈，魚」乎？或說非。魴也，鰈也，魚之形體差大者，故曰大魚，非必盈車之魚而後謂之大也。」案王說是也。魴鰈、魴鰈，皆以喻文姜，故《傳》言「大」以明經之興義也。魴，鰈之類。鰈，未審何魚。《述聞》云：「鰈，即《爾雅》之「鮐」也。陳藏器《本草拾遺》曰：「鮐魚似鯉，生江湖間。今楊州人謂之鰈子魚。聲如「混」，或如「衰」。」字又作「鰈」，潘岳《西征賦》：「弛青鰈於

網鉅，解頰鯉於黏微。「鯉」與「鰓」占正同音。○《南山》、《載驅》皆以「齊子」爲文姜。婦人謂嫁曰歸。《出其東門》、《韓奕》傳立云：「如雲，言衆多也。」盛，亦衆多。下章「如雨，言多」、「如水，言衆」，皆盛也。孫毓云：「齊爲大國，初嫁寵妹，庶姜、庶士盛如雲雨，故妹來自由，桓公不能禁制。」《正義》引孫說申《傳》，謂其從者多強盛而難制。唯文姜歸魯之日，襄公未爲君，言寵妹則非也。攷桓三年《春秋》書「齊侯送姜氏于讙」，齊侯，僖公也。桓以弑兄篡國求昏于齊，而文姜又爲僖公寵女，親送之讙，嫁從之盛，驕伉難制。魯爲齊弱，由來者漸。及至桓十八年，文姜如齊，與襄公通，桓即斃於彭生之手。《序》云「不能防閑，使至淫亂」，則詩乃作於十八年後，而追刺其嫁時之盛爲淫亂之由，實始於微弱。陳啓源《稽古編》云：「笱之敝也，不敝於彭生乘公之日，而敝於子輩逆女之年。詩人推見禍本，故不於如齊刺之，而於歸魯刺之。指深哉！」陳說得之矣。

敝笱在梁，其魚魴魴。【傳】魴魴，大魚。

齊子歸止，其從如雨。【傳】如雨，言多也。【疏】

「魴魴，大魚」，《韓奕》、《魴魴甫甫》，《傳》云「甫甫然大」，亦謂魴魴之大也。《箋》云：「魴似魴而弱鱗。」《正義》引《義

疏》云：「魴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好看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魴，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魴，或謂之魴。幽州人謂之鴉鴉，或謂之胡魴。」○「雨」訓「多」，「雨無正」序云：「衆多如雨。」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傳】唯唯，出入不

制。齊子歸止，其從如水。【傳】水，喻衆也。

【疏】《釋文》云：「《韓詩》『其魚遺遺』，言不能制也。」遺，亡也。不能制，即遺亡之意。《毛詩》「唯唯」即「遺遺」之假借。《玉篇》：「遺遺，魚行相隨。」《箋》：「唯唯，行相隨順之兒。」與《玉篇》同。此必齊、魯義，而於毛、韓亦未有異也。案詩三章皆言魚，魚陰，性淫。《傳》云「出入不制」者，興文姜之驕伉，以總釋全章之旨。《淮南子·兵略》篇「魚笱門」，高注云：「竹笱，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然則出人者，《傳》亦就笱以設喻也。○舊本《北堂書鈔·禮儀部五》引《傳》：「如水，言衆者也。」者，衍字。此與「如雲，言盛也」、「如雨，言多也」一例，當據以訂正。今陳禹謨作「水喻衆」，改從誤本矣。《晉語》：「坎，水也，衆也。」韋注云：「《易》以坤爲衆，坎爲水，水亦衆之類。」案文姜之歸也，從之者有媵、娣、姪，《周語》云：「人三爲衆。」

## 《載驅》四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句。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載驅薄薄，簟茀朱轡。【傳】薄薄，疾驅聲

也。簟，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傳】

發夕，自夕發至旦。【疏】薄之言迫也。薄薄，車簟地輕

易之聲。《考工記》：「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鄭

司農注云：「樸，讀如『子南僕』之『僕』。微至，謂輪至地者

少，言其圜甚簟地者微耳。簟地者微則易轉。」案薄、樸聲

相近。《傳》云「薄薄，疾驅聲」，「疾」與「迫」義亦相近，《序》

所謂「疾驅於通道大都」也。詩刺襄公，故《傳》於下句「簟

茀朱轡」著明為諸侯之路車。○簟為方文席，《正義》云：

「簟字從竹，用竹為席，其文必方，故云『方文席』也。」《斯

干》箋云：「竹葦曰簟。」《爾雅·釋器》：「與革前謂之輶，後

謂之茀。竹前謂之輶，後謂之蔽。」輶、茀、輶、蔽皆前後闌

車，其用革、用竹各有異名，此析言之也。渾言之，則茀、蔽

不專稱輶後。《碩人》「翟茀」，《傳》云：「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茀即翟，翟羽即覆翟之輶之飾，當指輶前者言。此「簟茀」，《傳》云：「車之蔽曰茀。」無飾，當指輶後者言。《說文》云：「翟，翟也。」「輶，輶也。」「輶，車零也。」「輶，一曰零也。」此異名同物。闌車有蔽，前後皆有，而制不同耳。云「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者，《傳》雖釋經「朱轡」，而義可互見。簟茀，亦諸侯之路車。《采芣》「路車有夷，簟茀魚服」，其義證也。朱轡亦茀也，在輶前蔽，李巡云「輶前以革為車飾」是也。《傳》以朱轡為朱革，又言朱革為質而飾之以羽，為諸侯路車之制如此。《藝文類聚·舟車部》引《白虎通義》云：「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軒車，士飾車。」案《說文》：「軒，曲輶藩車也。」軒車闕南方，前面無蔽，蔽在車兩旁，故又謂之藩車。唯路車前後皆有蔽，其後蔽以竹為之，無飾，詩謂之簟茀，其前蔽亦以竹為之，覆之以染朱革，而又飾之以羽，此即路車覆翟之輶也。《巾車》：「王之喪車五乘，皆有蔽輶飾。」蔽在後，輶即輶也。在前飾即輶之飾，其制略相似也。路車有覆翟之輶，而無覆軾之文皮，《玉藻》云「乘路車不式」是也。覆式，見韓奕《傳》。○《南山》傳云：「蕩，平易也。」《傳》於下章「齊子」為文姜，則此「齊子」與《南山》同。發夕，夕發也。

《東方之日》傳：「發，行也。」經言夕，不言旦，《傳》云「自夕發至旦」，以言終夕在道也。《釋文》引《韓詩》：「發，旦也。」發「訓明」，發夕爲旦夕。《易林·屯》、《蹇》、《升》、《中孚》云：「齊子旦夕，留連久處。」本《韓詩》也。

#### 四驪濟濟，垂轡瀾瀾。【傳】四驪，言物色

盛也。濟濟，美貌。垂轡，轡之垂者。瀾瀾，衆也。

魯道有蕩，齊子豈弟。【傳】言文姜子是樂易然。

【疏】四驪，四馬皆驪。物色盛，謂馬物之色盛也。濟濟，猶齊齊也。《車攻》「我馬既同」，《傳》：「同，齊也。」「美」與「齊」義亦相近。《蓼蕭》傳：「鑒革，轡首垂也。沖沖，垂飾兒。」此《傳》云「垂轡，轡之垂者」，正謂鑒也。《釋文》：「爾爾，本亦作『瀾瀾』。」猶《新臺》「瀾瀾」今作「瀾瀾」，皆爲後人增益偏旁耳。《說文》「爾」下云：「其孔竝竝。」禽禽猶竝竝，「衆」之意。《干旄》傳云：「四馬六轡，所謂衆也。」《玉篇》：「轡，乃米切。轡垂兒。」疑出三家《詩》。○《傳》釋「豈弟」爲「樂易」，《蓼蕭》、《旱麓》、《洞酌》同。上章就文姜行會襄公而言，此章就文姜與襄公會遇而言，下文翱翔、游敖皆樂易也。《爾雅·釋言》：「豈弟，發也。」正釋此章「豈弟」，與上章同義。郭注云：「發，發行也。」《玉篇》：「發，駕

車也。」「發」亦「樂易」之意也。《箋》：「豈弟，讀爲闔闔。闔，明也。」與《韓詩》同義。

####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傳】湯湯，大貌。

彭彭，多貌。魯道有蕩，齊子翱翔。【傳】翱翔，

猶彷徨也。【疏】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朱虛東泰山，

汶水所出。東至安丘人澗。泰山郡萊蕪原山，《禹貢》汶水

出，西南入沛。桑欽所言。」案沛即濟，東泰山即沂山，其水

今亦謂之東汶水，班以出萊蕪者爲《禹貢》之汶水，蓋即

《詩》之汶水也。《水經·汶水》注云：「汶水南逕鉅平縣故

城東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齊子由

歸』者也。今汶上夾水有文姜臺。汶水又西南流，《詩》云

「汶水滔滔」矣。」攷鉅平在今山東兗州府寧陽縣東北，春秋

時魯之成邑，此齊人魯境之處。當時相傳或有依據。《正

義》云：「魯在汶側，齊在魯北，水北曰陽。僖元年《左傳》

稱公賜季友汶陽之田，當齊襄公之時，汶水之北尚是魯

地。」又云：「襄公入於魯境往會文姜，此篇所陳，蓋是莊公

時事。」○《堯典》「湯湯洪水」，洪亦大也。彭，讀如旁。此

雙聲，彷彿疊韻。哀十七年《左傳》：「橫流而方羊。」《漢書·司馬相如傳》：「消搖乎襄羊。」《禮樂志》：「郊祀歌周流，常羊思所并。」《後漢書》：「張衡《思玄賦》：「恨相伴而延佇。」《文選》宋玉《風賦》：「倘佯乎中庭。」竝與「彷彿」同。《廣雅》云：「翱翔，浮游也。」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傳】滔滔，流貌。

儻儻，衆貌。魯道有蕩，齊子遊敖。【疏】湯湯言大，滔滔言流，《傳》互文也。《四月》：「滔滔，大水兒。」《江漢》：「滔滔，廣大兒。」是滔滔亦大也。《說文》：「儻儻，行兒。」《傳》云「衆」者，謂行人衆也。遊敖，猶敖遊也。《釋名》云：「翱，敖也。言敖遊也。翔，佯也。言彷彿也。」是「遊敖」與「翱翔」同義。

### 《猗嗟》三章，章六句。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疏】吳惠士奇《春秋說》云：「莊四年春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其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齊有《猗嗟》之詩，爲莊公狩而作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傳】猗嗟，歎辭。

昌，盛也。頎，長貌。抑若揚兮，【傳】抑，美色。

揚，廣揚。美目揚兮。【傳】好目揚眉。巧趨踰兮，【傳】踰，巧趨貌。射則臧兮。【疏】猗，猶噫也。

單言猗，象言猗嗟，故《傳》於《那》之「猗」與此猗嗟「竝云「歎辭」也。辭，當爲「詞」。「昌」訓「盛」，謂容貌盛也。

「頎，長兒」，《碩人》同。頎而，《正義》本作「頎若」，云：「若，猶然也。」引《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頎然而長」，是

之爲長兒也。若者，狀事之詞。頎若，頎然也；抑若，抑然也。《氓》傳：「沃若，猶沃沃然也。」是「若」與「然」同義矣。

《玉篇》：「抑，美也。」《烝民》傳：「懿，美也。」抑，懿古同聲。

《傳》云：「抑，美色。」「色」疑「兒」之誤。《釋文》作「美色兒」，「色」字衍也。云「揚，廣揚」者，謂廣闊揚起顙額之際也。蓋揚之爲言上也。於目曰揚目，於眉曰揚眉，又引申之，則眉以上皆得稱揚矣。《君子偕老》傳云：「揚，眉上廣。」又云：「揚且之顏，廣揚而顏角豐滿。」皆其義也。《君子偕老》正義引此《傳》作「揚，揚廣」，誤。案此三句皆歎美莊公之容貌。下文言美目，乃爲善射張本。○《後箋》云：

「《方言》：「盱、揚，雙也。驢瞳子，燕、代、朝鮮、洌水之間

曰盱，或謂之揚。」郭注：「盱，舉眼也。揚，《詩》曰：『美目揚兮。』是也。毛《傳》云：『好目揚眉』者，揚眉，猶言盱衡。《漢書·王莽傳》：『盱衡，厲色。』李善注《文選》引《漢書音義》曰：『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然則毛《傳》正以揚眉形目美，謂好目於揚眉見之，故美目謂之揚，揚屬目不屬眉。」免案《玉篇》：「眇，美目。」疑出三家《詩》，亦但屬目說。《說文》：「蹠，動也。」蹠，猶蹠蹠。《楚茨》傳：「蹠蹠，言有容也。」經言「巧趨」，故云：「蹠，巧趨兒。」美目，巧趨，皆謂莊公出射時也。○射，鄉射也。臧，善也。《春秋》：「狩糕」，《公》、《穀》皆作「郤」。范甯注云：「郤，齊地。」是時魯莊公忘父之讎，人齊之竟，乃與齊侯狩，故齊人得熟觀審悉如此其備。《儀禮·鄉射·記》：「於竟，則虎中龍旟。」鄭注云：「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此即君與君行鄉射之義證。狩而射者，若《小雅·車攻》先言「狩」而後言「射」之例。但《車攻》篇「射」為大射。或者天子與諸侯行大射，君與君行鄉射歟？《詩》可以補《禮》之闕。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傳】目上為名，目下為清。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傳】二尺曰正。展我甥兮。【傳】外孫曰甥。【疏】

《爾雅·釋訓》：「猗嗟名兮，目上為名。」《傳》所本也。上章《傳》云：「好目揚眉」，所謂「目上」也，則「名兮」即上文之「揚兮」矣。《爾雅》但釋《詩》之「名」，《傳》又增成其義，云「目下為清」。案經中「美目」二字通上下句，承上「名兮」，又生下「清兮」，名與清皆美目也。下章云「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射」字亦通上下句，舞與貫皆射也。《詩》辭中多有此例。《後箋》云：「目上目下，當讀為『視不上於衿』之「上」，「不下於帶」之「下」，謂目之仰視俯視也。為名為清，即所謂視容清明也。下文「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故先言目之名兮、清兮，蓋形容其射時審固之狀。」「名」與「明」通。《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注云：「明，目精。」《冀州從事郭君碑》：「卜商號咷，喪子失名。」何超《晉書音義》云：「名，目也。」此固不誤。又引《玉篇》云：「《詩》：『猗嗟顯兮。』顯，眉目閒也。本亦作「名」。此則非是。如云「喪子失名」，豈得謂失其眉目閒乎？《西京賦》：「眇眇流盼，一顧傾城。」眇與「名」同。眇眇雙聲，即《方言》「眇瞳子謂之眇」。郭注謂「眇眇」者，眇眇猶眇貌也。薛綜注《西京賦》云：「眇，眉睫之間。眇，好視容也。」「二字分釋，誤矣。至「目下為清」，即「清揚」之「清」。彼「清」與「揚」對，揚為舉目，則清為低目。此「清」與「名」

對，名爲上視，則清爲下視，其義一也。」○儀，容儀，射五善之一也。《韓詩外傳》云：「景公以爲儀而射之，穿七札。」是其義也。《傳》云「二尺曰正」者，《周禮·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二耦射豝侯，一正。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鄭司農注云：「三侯，虎、熊、豹也。正，所射也。《詩》云：『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鄭司農注云：「鵠，鵠毛也。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案司農以《射人》之「三侯」謂即《司裘》虎、熊、豹設鵠之侯，凡侯皆有鵠也。《考工記》：「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皮侯，虎、熊、豹三皮之侯也。五采之侯，五正之侯也。大射張皮侯，棲鵠，不設正；禮射設采侯，皆棲鵠，又設正，故司農以爲一侯之身設四尺之鵠，二尺之正四寸之鵠。是正、鵠皆在一侯也。《賓之初筵》正義引馬融注《周禮》及王肅引《小爾雅》，竝與司農同。後鄭據《司裘》言鵠，《射人》言正，遂以皮侯謂有鵠而無正，五采之侯謂有正而無鵠，其《射人》注云：「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

外。三正，損玄、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中二尺。」《梓人》注云：「正之方外如鵠，內二尺。五采者，內朱，白次之，蒼次之，黃次之，黑次之。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焉。」後鄭謂正外如鵠，正內二尺，則正方不止二尺，與毛《傳》「二尺曰正」之說不同。今細覈之，《司弓矢》「射楨質」，注：「質，正也。樹楨以爲射正。」《弓人》「利射革與質」，注：「質，木楨也。」正方二尺，二尺之邊當有木幹，其中設布，畫以五采、三采、二采不等。《車攻》傳云：「裘纒質以爲楸。」楸，門槩也，在門中央。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軹崇三尺一寸有半，其任正之與楸相去一尺一寸有半，其廣亦然。門楸高二尺，又有裘以纏之，其高僅二尺餘，田車之輪乃可過也。若謂正大如鵠，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則高於田車之軹，礙於任正，豈能通行？據彼《傳》云「以質爲楸」，正爲二尺，是其古制，儒家皆不能詳言之矣。又賈逵注《周禮》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爲鵠。」賈謂正、鵠俱在一侯，與鄭司農同。而云四尺曰正，正大於鵠，與古說乖戾。《射人》注：「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此說失之。」是也。賈景伯、鄭仲師竝治《毛詩》，而

其說不同若此。○《正義》云：「《傳》言『外孫曰甥』者，王肅云：『據外祖以言也。』」謂不指襄公之身，總舉齊國爲信。若《箋》云「姊妹之子爲甥」，則直指襄公之身言之，而其謂魯莊爲齊甥，無二義也。《箋》又云：「展，誠也。此誠我齊之甥。言誠者，距時人言『齊侯之子』。」案《春秋》：「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穀梁傳》：「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范注云：「時人僉曰：『齊侯之子，同於他人。』」莊元年《公羊傳》：「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徐疏云：「夫人加誣此言。」然則「齊侯之子」一語，實始於文姜之譖。於是人言藉藉，播惡萬民。此詩《序》亦云「人以爲齊侯之子」者，從時人之口，爲刺譏之詞。詩中皆齊人述敘莊公有「展我甥兮」之語。惠士奇云：「夫子刪《詩》存之，與書『子同生』一例。」

猗嗟變兮，【傳】變，壯好貌。清揚婉兮。

【傳】婉，好眉目也。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傳】

選，齊，貫，中也。四矢反兮，以禦亂兮。【傳】

四矢，乘矢。【疏】《泉水》：《侯人》傳：「變，好兒。」此云

「壯，好兒」者，莊公生於魯桓公六年。即位四年狩，年十七歲矣，身已逾冠故也。《經義集解》云：「《傳》本作『清揚

婉兮，好眉目也」。以婉爲好，以清揚爲眉目之間。《後箋》云：「清揚婉兮」乃總上二章「揚兮」、「清兮」而言。婉者，好也，皆謂目之好。毛云「婉，好眉目」者，渾言之。其實揚眉即揚目耳。《正義》云：「眉毛揚起，故名眉爲揚。」非毛意也。案《野有蔓草》傳義同。○舞，亦射也。《周禮》：「鄉大夫之職，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五者皆是鄉射之禮，古以此興民賢能。詩歌此以規魯莊技藝，下句言「貫」即主皮，則此句言「舞」爲興舞也。《論語·八佾》篇，射不主皮，馬融注云：「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武與舞同。」王引之《周禮述聞》云：《大司樂》：「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則射時有以弓矢舞之禮。以《大司樂》考之，舞當在歌樂之時。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也。鄉射歌《騶虞》以射，與王大射同，則射夫亦當以弓矢舞，故曰興舞。據王說，則興舞爲弓矢舞，爲射五善之一，與詩義正合。選者，「纂」之假借字。鄭注《樂記》云：「綴，謂鄼舞者之位也。」鄼與纂通。選者，正其舞位之謂。齊者，正也。舞位正，則與樂節相應。《文選》陸機《樂府》、



傳穀《舞賦》注引：「《韓詩》『舞則纂兮』，《薛君章句》云：『言其舞應雅樂也。』」毛、韓義正相成也。貫，今「串」字，古作「毌」、作「貫」者，假借字。「貫訓「中」，「中」與「得」同義，則中即獲也。《鄉射禮》：「釋獲，司射命曰：『不貫不釋。』」言不中則不釋算，即此詩「貫」字義也。貫是主皮，主皮亦爲射五善之。《鄉射·記》云：「禮，射不主皮」者，不貫革耳，非不中革之謂也。解者或失之。○《鄉射禮》言「乘矢」者共十有一，《傳》以「四矢」爲「乘矢」，本《鄉射禮》文也。鄭注云：「乘矢，四矢也。」《箋》云：「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後箋》云：「得其故處，當即五射所謂參連也。《釋文》引《韓詩》「反」作「變」，云：「變易。」《周禮·保氏》：「五射，五曰井儀。」賈疏云：「四矢貫侯，如井之儀。」此於《韓詩》「變易」之義爲近。然此義上章「不出正兮」已足該之，必如《箋》說，乃爲更進一義耳。」禦，《儀禮·大射》注及《鄉射》疏引《詩》作「御」。御，止也。「以御亂兮」，美莊公之善射，可以止亂也。

## 卷八終

## 詩毛氏傳疏卷九

長洲陳奐學

### 魏葛屨詁訓傳弟九 毛詩國風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疏】《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河北，《詩》魏國。」案魏在商爲芮國地，與虞爭田，質成於文王。至武王克商，封姬姓之國，改號曰魏。春秋魯閔公二年，周惠王之十七年也，晉獻公滅魏。今山西解州芮城縣是其地也。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葛屨》，刺褊也。魏地陝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傳】糾糾，猶繚繚也。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所以履霜。摻摻女

手，可以縫裳。【傳】摻摻，猶纖纖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要之褊之，好人服之。【傳】要，褊也。褊，領也。好人，好女手之人。【疏】糾糾，繚繚，古今語。凡屨皆有綦，經言糾糾，《傳》言繚繚，皆謂綦之狀也。云「夏葛屨，冬皮屨」者，《士冠禮》：「屨，夏用葛。冬，皮屨可也。」又《士喪禮》：「夏葛屨，冬白屨。」《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素屨、葛屨。」素者，白也。白屨、素屨，皆即皮屨。據此，則婦人亦用皮屨、葛屨耳。云「葛屨非所以履霜」者，今葛屨履霜，是褊也。○糾、繚同義。摻、纖不同義。「糾糾，猶繚繚」，以今語通古語。「摻摻，猶纖纖」，則以今義通古義也。《文選》古詩「纖纖出素手」李注引：「《韓詩》『纖纖女手』，薛君云：『纖纖，女手之貌。』」《說文》、《玉篇》引《詩》並作「纖纖」，疑「纖纖」皆即「纖纖」之誤。女者，未成婦之稱。《有狐》傳：「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今女手縫裳，是亦褊也。《禮記·曾子問》篇：「孔子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隱八年《左傳》：「鄭公子忽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孔疏云：「賈逵以配爲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鄭衆以配爲同牢食也。先食而後祭祖，

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也。《禮記》孔疏云：「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譏鄭公子忽先爲配匹乃見祖廟。」《列女傳》：「宋恭伯姬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齊孝孟姬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白虎通義·嫁娶》篇：「婦人三月，然後祭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何休注莊二十四年、成九年《公羊傳》與《通義》同。然則大夫以上三月廟見成昏，與士當夕成昏禮異。漢人傳注皆同，唯鄭說不同。鄭《駁異義》云：「昏禮之暮，枕席相連。」《曾子問》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沒者，三月廟見，故鄭成九年注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也。」又鄭隱八年注云：「祖，爲祖道之祭。」是皆當夕成昏也。」案毛《傳》雖無明文，然《草蟲》「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傳》云：「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謂未三月未成婦，有歸宗義。是大夫以上皆三月成婦也。此《傳》云「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亦謂未三月未成婦，不執婦功也。庶人深衣無裳，而首章言「縫裳」，下章「佩其象揄」，亦是大夫攝盛之禮，則此詩亦不指士庶以下也。《箋》云：「未三月，未成爲婦。」此鄭本古說。○《傳》訓「要」爲「褻」，

《小箋》云：「褻，當作『要』。謂此『要』乃人衣帶下之『要』，非人身『要領』之『要』。古人傳注有此義例。案《說文·臼部》：「窶，身中也。古文作『褻』。」今隸變作『要』。衣帶下掩裳上際。帶下適當身中，則裳上際爲身中矣。《詩》之『要』謂裳也。」《釋文》、《正義》據《傳》文「領」上有「衣」字。《說文》：「褻，衣領也。《詩》曰：『要之褻之。』」許說正本《傳》訓。《正義》云：「上云『女手』，此云『好人』，故云：『好人，女手之人。』今定本云『好人，好女手之人』者，義亦通。」《小箋》從《正義》本，不從定本，是也。案此即承上文之意，要冢裳而申言之，褻又因要而連言之。服，讀如「服之無數」之「服」。服之，猶縫之也。《葛覃》傳云：「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揄。【傳】提提，安諦也。宛，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象揄，所以爲飾。維是褊心，是爲刺。【疏】《爾雅》：「媿媿，安也。」《說文》：「媿，諦也。」媿媿，本字，提提，假借字。安，諦同義也。《淮南子·說林》篇「提提者射」，高注云：「提提，安也。」亦假「提」爲「媿」也。《爾雅》邢疏、《楚辭》東方朔《七諫》注引

《詩》作「媼媼」。○「宛」有「委曲順從」之義，故云「辟兒」。《禮記·昏義》：「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綬，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孔疏云：「婦至，壻揖婦以入者，謂婦至壻之寢門，壻揖以婦入，則稍西避之，故《魏詩》云：『宛然左辟。』謂此時也。」《士昏禮》：「壻乘其車，先俟于門外。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案門，壻家大門。此《傳》云「婦至門，夫揖而入」者，蓋自大門至寢門，每門皆揖也。云「不敢當尊」者，辟不敢當夫之揖。婦始至，未成婦，就客位，居西。升就西階則尚左手，故宛然而左辟。象摵，與《君子偕老》「象摵」同。象摵，所以撻髮，亦所以爲飾。本爲夫人所服，此或嫁時攝盛歟。佩，猶飾也。

###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子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疏】《釋文》及崔《集注》「君」下有「子」字。《正義》云：「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則王、孫據亦有「子」字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傳】汾，水也。沮洳，其漸洳者。莫，菜也。彼其之子，美無度。

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傳】路，車也。【疏】《傳》

以汾爲水名。《地理志》：「大原郡汾陽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說文》或說、《周禮·職方氏》注皆謂汾水出汾陽，郭璞注《山經》、高誘注《淮南》皆謂汾陰爲汾水入河處，竝與《志》合。汾陽，今山西忻州靜樂縣。汾陰，漢屬河東郡，今山西蒲州府榮河縣。朱右曾《詩地理徵》云：「蒲坂爲魏地，北接汾陰，《譜》言『魏境北涉汾水』，《正義》曰：『其境踰汾。』攷《水經注》：『汾水西逕耿鄉城北。』古耿城，在河津縣東南十二里，自河津縣西南至榮河縣九十里。河津爲耿地，則魏境不得踰汾矣。班固引《詩》但稱『汾曲』之句，此最精於地理：一曲者，汾水入河之處，稍折而西南，自南望之，爲汾曲也。」案朱說是也。《地理志》云：「魏在晉之南河曲，其詩曰：『彼汾一曲，實諸河之側。』」蓋汾，晉水也。魏北汾，西河。汾逕西南以入於河，則汾曲即河曲矣。西境，言河。北境，則言汾耳。魏都其蒲坂已爲魏之北境，蒲州至榮河縣百二十里，汾水尚在縣北。舉汾言者，《水經》：「河水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其自龍門以至華陰，皆汾水入河所會流，故詩舉晉水爲言，其實魏無汾也。云「沮洳，其漸洳者」，沮、漸一語之轉。《列女

傳·仁智篇：「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漢書·東方朔傳》：「塗者，漸洳徑也。」《廣雅·釋詁》：「漸洳，溼也。」洳，《說文》作「澤」。桓三年《左傳》：「曲沃武公伐翼，逐翼侯於汾隰。」杜注：「汾隰，汾水邊。」《史記·晉世家》作「汾旁」。汾沮洳，猶之汾隰、汾旁矣。莫爲菜名，《正義》引《義疏》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纔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爲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案彼汾采菜，箸能勤也。下文乃刺其儉不得禮。○之子，席在位之君子，乘公路者也。度，讀「予付度之」之「度」。《箋》云：「美無有度，言不可尺寸。」《傳》釋「路」爲「車」，公路，公車也。《周禮·巾車》：「掌公車之政，令天子之路有車右。諸侯亦然。」公車，公之車右也。天子戎右，中大夫二人。諸侯降於天子，其戎右當下大夫爲之。戎右，即車右也。《坊記》：「子曰：『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注：「僕右恒朝服。」孔疏云：「僕及車右身衣朝服，其朝服之內則有虎裘、狼裘。」《玉藻》：「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然則君之車右必衣顯服。詩言「殊異乎公路」，殊，亦異也。乎，猶於也。謂異於將公之車者，所以刺儉也。下「公行」、「公族」同。《韓詩外傳》

引《詩》「殊異乎公行」、「殊異乎公族」，殊異爲超尊，似與「刺儉」不合矣。《箋》據《左傳》晉有公族、公行之官與此詩文同，遂以首章「公路」謂若「晉趙盾爲軺車之族」。今宣三年《左傳》作「旄車」。毛《傳》不必據《左傳》晉官爲說。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傳】萬人爲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傳】公行，從公之行也。【疏】方，猶旁也。《箋》云：「采桑，親蠶事也。」○《正義》引《尹文子》「萬人爲英」、《繁露·爵國》、《淮南·泰俗》說「英」竝與《傳》同。《禮記·禮運》疏及宣十五年《左傳》疏引《辨名記》：「千人曰英。」《白虎通義》：「《別名記》：『千人曰英。』」《辨名記》即《別名記》，古文《記》二百十四篇之一也。此與《傳》異。行，讀如字。云「從公之行」者，《典路》：「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

彼汾一曲，言采其蕢。【傳】蕢，水鳥也。

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傳】公族，公屬。【疏】一曲，猶一方也。《爾雅》：「蕢，牛脣。」郭注云：「《毛詩傳》曰：『水鳥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又「箭蕢」注云：「今澤蕢。」郭引毛《傳》「水鳥」如續斷草，不謂澤蕢。《正義》引《義疏》云：「今澤蕢

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神農本草》：「澤瀉，一名水瀉。」《本草圖經》云：「春生，苗多在淺水中，葉似牛舌草，獨莖而長。秋時開白花作叢，似穀精草。《爾雅》謂之瀉。」是澤瀉與續斷異狀矣。《傳》釋「蕒」不云「牛脣」，而云「水鳥」。水鳥，或即《爾雅》之「葛」也。《說文》：「蕒，水鳥。」許從毛也。則是蕒也、牛脣也、瀉也、葛也、水鳥也、澤瀉也，六名一物也。水鳥，草生沮洳澤中，可作菜，《義疏》云，徐州廣陵人食之是也。俗作「葛」、作「瀉」。○《傳》云「公族，公屬」，屬謂屬車也。

###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傳】興也。園有桃，其實之食。國有民，得其力。心之憂矣，我歌且謠。【傳】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傳】夫人

謂我欲何爲乎。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疏】殽，古作「肴」，《賓之初筵》箋

云「凡非穀而食之曰肴」是也。《傳》意合下章以明經之興義。云「園有桃，其實之食。國有民，得其力」者，言桃不言棘，言食不言肴，皆互詞。園之有桃、棗，以興國之有民。桃、棗實可爲肴、食，以興下民之力得爲國用，所謂「能用其民也」，所以刺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之意。○「曲合樂曰歌」，釋「歌」字。《周語》：「瞽獻曲。」韋注云：「曲，樂曲。」此「曲」之義也。「徒歌曰謠」，釋「謠」字。《爾雅·釋樂》：「徒歌謂之謠。」此《傳》所本也。《說文》：「謠，徒歌。」名，古「謠」字，今字通作「謠」。《初學記·樂部上》引：「《韓詩章句》云：『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二章，樂章也。無章曲，所謂徒歌也。《正義》云：「此文『歌』、『謠』相對，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行葦》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案《行葦》傳作「比於琴瑟」，孔依此《傳》言合樂，意改之耳。《廣韻·四宵》：「繇，喜也。」引《詩》「我歌且繇」，或義本三家《詩》。不我知，不知我也。驕，驕慢也。云「夫人謂我欲何爲乎」者，「夫人」釋「彼人」，經言「子曰」，《傳》云「謂我」，即家上文兩「我」字說下。「何爲乎」釋「何其」，其，語助也。言

夫人自爲是，反謂我歌謠何爲也。「蓋」與「盍」同。盍，何也，亦語助之詞。「蓋亦勿思」，何勿思也，言勿思侵削之由。

園有棘，其實之食。【傳】棘，棗也。心之

憂矣，聊以行國。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

【傳】極，中也。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疏】

《說文》：「棘，酸棗。」棘，小棗叢生者。《傳》以「棗」釋

「棘」，則小棗而非酸棗矣。《孟子·告子》篇：「養其棘

棘。」趙注云：「棘棘，小棘，所謂酸棗也。」渾言無別爾。○

聊，願也。行，猶去也。願去其國，與「逝將去女，適彼樂國」同意。《氓》「士也罔極」，《傳》亦云：「極，中也。」

### 《陟岵》三章，章六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

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

詩也。【疏】「國迫而數侵削」，《釋文》、《正義》本及《御

覽·人事部五十二》並作「國小而迫，數見侵削」。《園有

桃》及《檜·羔裘》、《浮游》皆云：「國小而迫。」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傳】山無草木曰

岵。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

哉，猶來無止。【傳】旃，之，猶，可也。父尚義。

【疏】《爾雅·釋山》：「多草木，岵。無草木，峁。」《傳》與

《爾雅》正相反。《正義》以爲轉寫之誤。《說文》、《釋名》並

與《爾雅》同，與毛《傳》異。《說文注》云：「《毛詩》所據爲

長。岵之言瓠落也，岵之言菱滋也。岵有陽道，故以言父。

無父，何怙也？岵有陰道，故以言母。無母，何恃也？毛

又曰：「父尚義，母尚恩。」則屬辭之意可見矣。」案《唐語

林》：「施士丐說：『山無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言

無可怙也。』以岵之無草木，故以譬之。」此可爲毛《傳》

之確證。○「父曰嗟予子」、「母曰嗟予季」、「兄曰嗟予弟」，

皆五字句。《小箋》云：「子與已，止韻。季與寐、棄韻。弟

與偕、死韻。」案崑山顧炎武句讀已如此。夙夜，早夜也。

無，猶不也。已，止也。《北山》篇「或不已于行」，《箋》云：

「不已，猶不止。」義與此同。上，讀爲「尚」，《毛詩》作「上」，

①「怙」，原作「岵」，據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愛日軒刻本，徐

子靜本、《清經解續編》本改。

洪适《隸釋》引《魯詩》石經殘碑作「尚」。尚，庶幾也。慎，誠也。旃、之聲相轉，之即至也。「尚慎旃哉」，言庶幾乎其誠至也。「猶，可」，《白華》同。《爾雅》：「獸，可也。」「獸與」猶「同」。《說文》：「可，可也。」可爲可，可亦爲可，則猶來即可來矣。《相鼠》：「人而無止」，《傳》：「止，所止息也。」此「無止」亦是無所止息，有戒勉之意，故《傳》釋經云「父尚義」也。猶來，思歸也。無止，勿止也。思歸者，篤於性也。勿止者，勸以義也。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傳】山有草木曰

岵。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傳】季，少

子也。無寐，無者寐也。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傳】母尚恩也。【疏】岵，今《爾雅》作「岵」。己聲，亥聲

同在之哈部。《三蒼》、《字林》、《聲類》竝云：「岵，猶「岵」

字，音起。」○季爲少子，《候人》傳亦云：「季，人之少子

也。《周禮》：「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

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此用民起役之數也。

《韓詩說》云：「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此用兵

從役之制也。然則行役之人乃季弟耳。《傳》云「無寐，無

耆寐也」者，「耆」與「嗜」通。《說文·癢部》：「癢，執寐也。从癢省，水聲。讀若悸。」耆寐即執寐。癢讀若悸，則《傳》之「耆」即《說文》之「癢」也。夙，早也。早夜，天未明而早起，故無執寐，言行役不能偃息在牀也。「早」、「夜」連文成義。此言行役太早，欲寐不得寐。《箋》則謂「早無寐，夜無寐」，誤矣。「母尚恩」以釋經之「無棄」，言不棄母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

役夙夜必偕。【傳】偕，俱也。上慎旃哉，猶來

無死。【傳】兄尚親也。【疏】《秦·無衣》云：「王于興

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

行。與此篇「必偕」義同。「偕」訓「俱」。死，謂死事也。無

死者，亦是親親戒勉之詞，故云：「兄尚親也。」

《十畝之閒》二章，章三句。

《十畝之閒》，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

無所居焉。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傳】閑閑然，

男女無別往來之貌。行與子還兮。【傳】或行來



者，或來還者。【疏】古者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十畝之閒」，二宅之地也。此在城邑，不在田野。解者皆以田野之畝說詩，則下句言「桑者」有不可通矣。桑者，采桑者也。閒閑，當作「閒閒」。《釋文》作「閒閒」，《穆天子傳》注引作「閒閒」，《文選》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注引《毛詩》作「閒閒」。後人因與上文「閒」字異義，遂易「閒閒」為「閒閑」也。閒閑，猶寬閒，故《傳》云「男女無別往來之兒」也。「或行來者」，以釋經之「行」字。「或來還者」，以釋經之「還」字。所謂往來也。言其國削小，民居而無所也。男女無別為削小之由。《園有桃》序云：「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是為刺。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傳】泄泄，多人之貌。行與子逝兮。【疏】泄，猶咄、詎也。咄、詎皆謂多言，義相近。《論語·子路》篇：「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今魏國有泄泄之多人，而無德教以加之，是為刺也。逝，往也。

### 《伐檀》三章，章九句。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

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坎坎伐檀兮，真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傳】坎坎，伐檀聲。真，置也。干，厓也。風行水成文曰漣。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傳】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貍，獸名。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傳】素，空也。【疏】經言「伐檀」，故《傳》云「坎坎，伐檀聲」。《隸釋》引石經殘碑「飲飲伐輪兮」，則《毛詩》「坎坎」，《魯詩》作「飲飲」。《廣雅》：「飲飲，聲也。」字異義同。《將仲子》傳云：「檀，彊刃之木。」真，當作「寘」。寘，置，說見《卷耳》篇。寘之，《禮記·中庸》注，又《漢書·地理志》引下章俱作「諸」，「之」與「諸」通。《說文》：「尸，山石之厓巖，人可居。籀文从干作『尸』。」詩作「干」者，當從籀文「尸」假省。厓，謂厓岸也。《爾雅·釋水》：「河水清且漣漪。大波為瀾。」《釋文》引：「《說文》作『大波為瀾』，或作『漣』。」是「瀾」、「漣」同字也。「漣」與「淪」對文，《傳》以「淪」為「小風水成文」，則此云「風行水成文曰漣」者，與《爾雅》「大波」義合也。《釋名》云：「風吹水波成

文曰瀾。瀾，連也。波體轉流相及連也。」猗，石經殘碑作「兮」，同，語已詞也。《傳》云：「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以喻君子當爲世用而不得，故《箋》申之云：「是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仕也。」《正義》云：「伐檀爲車之輪、輻，非待河水之清方始用之。而經於『河干』之下即言『河水清』，故解其意此人不得進仕，伐檀隱居，以待可仕之世，若待河水清且漣猗然也。河水性濁，清則難待，猶似闇主常多，明君稀出。既云置檀河干，因即以河爲喻。襄八年《左傳》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易緯》云：『王者大平嘉瑞之將出，則河水先清。』是河水稀清，故以喻明君稀出也。」○《桑柔》箋云：「耕種曰稼，收斂曰穡。」與《傳》種稼斂穡訓同。《桑柔》、《閟宮》、《殷武》稼、穡皆渾言不別。云「一夫之居曰廛」者，廛有市廛、園廛兩義。《周禮·廛人》鄭司農說：「廛，謂市中之地，未有肆。」引《孟子》：「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此市廛也。《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鄭康成不從司農說，注云：「廛里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遂人》注云：「廛，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案《遂人》「夫一廛，田百

畝」正與《孟子》「五畝宅，百畝田」合，此「廛」爲園廛。廛爲居，園爲圃，在城邑。毛《傳》不言畝數，而以《七月》傳「五畝之宅」例之，則「廛」、「宅」義同。一夫之居，即五畝之宅也。《釋文》云：「古者一夫田百畝，別受都邑五畝之地居之，故《孟子》云『五畝之宅』是也。」陸說得《傳》指矣。三百廛，言三百夫耳。《箋》：「冬獵曰狩，宵田曰獵。」析言也。渾言狩、獵不別。《爾雅》：「獬，獬也。」郭注云：「其雌者名獬，今江東呼獬爲狻狻。」《釋文》引《字林》云：「獬，雌獬。狻謂之狻。」《廣雅》云：「狻，狻也。」《說文》：「獬，似狐，善睡獸。」「獬，貉之類。」段注云：「貉，當作『獬』。」免案獬爲獬子，許云「獬類」，恐亦有誤字。《箋》云：「貉子曰獬。」《釋文》云：「依字作『獬』。」鄭用《爾雅》獬爲獬子，則不以獬爲獬也。《傳》但云「獸名」，不言獬爲何獸，意亦同《爾雅》耳。《草人》：「鹹瀉用獬。」此「獬」乃「獬」之譌字，故鄭注以獬釋之。《六書故》引《說文》：「獬，豕屬也。獬从豕，原聲，讀若桓。」《逸周書》：「獬有爪而不敢以擻。」《廣雅》獬亦豕屬。獬、獬聲近易淆，鄭不言「獬」，當作「獬」，或所據《周禮》不誤也。《淮南子·齊俗》篇：「獬狴得埴防，弗去而緣。」高注云：「獬，獬豚也。」獬狴，當依《脩務》篇作「獬狴」。《爾雅》「獬子，獬」。郭注：「獬，豚也。一名獬。」

然則獬、獬、獬一也。《周禮疏》云：「《爾雅》：『獬子，獬。』或曰獬。」故以獬、獬爲一，是賈誤以《草人》之「獬」與獬子之「獬」爲同物，遂以已誤之《周禮》，欲改不誤之《爾雅》，而解《詩》者又或謂《詩》「獬」爲野豕矣。稼穡取禾，狩獵得獸，皆以喻有功受祿，以刺今之不然。《箋》云：「是謂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羔羊》傳：「素，白也。」空以盛實與白可受采同意，故素謂之白，又謂之空也。今俗以徒食爲白餐，餐猶食也。趙岐注《孟子·盡心》篇：「云：無功而食謂之素餐。」《文選》曹子建《求自試表》及潘岳《關中詩》、傅咸《贈何劭王濟詩》注引《韓詩》云：「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又《漢書·王吉傳》上疏云：「今使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弟之令。」案王吉學《韓詩》，說與《毛詩序》義合，所以刺在位不用君子也。《箋》云：「彼君子者，辟伐檀之人，仕有功，乃官受祿。」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傳】輻，檀輻也。側，猶厓也。直，直波也。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傳】萬萬曰億。獸三歲曰

特。彼君子兮，不素食兮。【疏】《傳》云「輻，檀輻也」者，「家上章「伐檀」而言。伐輻，猶伐檀也。《考工記·輪人》鄭注云：「今世輻以檀。」是輻用檀，古今皆然矣。凡輻三十。河側，與上章「河干」、下章「河澗」同義，故云：「猶厓也。」《說文》：「塹，遏遮也。」側與「塹」聲義略同。《爾雅》：「直波爲徑。」郭注云：「言徑狹。」《釋名》：「水直波曰涇。涇，徑也，言如道徑也。」《管子·度地》篇：「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亦謂水之直流者爲經也。徑、涇、經同。《傳》本《爾雅》以「直波」釋「直」，以見上章「漣」、下章「淪」皆是水波。漣、淪必言風，因風而成其大小之波文。若直波，則不必風矣。《說文》云：「波，水涌流也。」○《楚茨》「我庾維億」，《傳》亦云：「萬萬曰億。」《豐年》傳云：「數萬至萬曰億。」《正義》以爲此從今數。鄭《箋》：「十萬曰億。」從古數。《說文》云：「十萬曰億。」案意、億古今字。許與鄭合。然《說文》說「秭，數億至億」與《豐年》傳同，則說「億」不應與「毛異」。疑「十萬」乃「萬萬」之誤。《正義》引《九章算術》皆以萬萬爲億。又韋昭注《鄭語》云：「賈、唐說皆以萬萬爲億。」則賈景伯亦用今數作「萬萬」，不從古數作「十萬」。毛、賈、許一家之學。《楚茨》傳：「露積曰庾。」禾三百億者，露積之數也。云「獸三歲曰

「特」者，《爾雅》：「豕生二，豨。二，師。一，特。」此家畜，非田豕。《傳》於《騶虞》之「豨」不用《爾雅》，則知此詩之「特」亦不用《爾雅》。其上章言「豨」，此章言「特」，特亦獸名也。「獸三歲」，三，當作「四」。古積畫字「四」作「三」，故經傳中「三」、「三」字往往致譌。說見《七月》篇。《方言》：「物無耦曰特，獸無耦曰介。」特、介皆大也。

坎坎伐輪兮，真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傳】檀可以爲輪。漘，厓也。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鵲兮？【傳】圓者爲困。

鵲，鳥也。彼君子兮，不素飡兮。【傳】孰食曰飡。【疏】《傳》云「檀可以爲輪」者，亦冢上章「伐檀」而言。輪，謂牙也。《輪人》注云：「今世牙以榿。」《說文》：「榿，枋也。」枋，木。可作車。《爾雅》：「柎，櫪。」郭注：「似棗，細葉，材中車輞。關西呼柎子，一名土榿。」則中牙材者不獨檀矣。鄭司農云：「牙，讀如「跛者訝跛者」之「訝」，謂輪輶也。世間或謂之罔，書或作「輶」。」《葛藟》傳：「漘，水隄也。」厓即水隄。《釋文》：「漘，亦作「厓」。」鄭注《乾鑿度》引《詩》作「厓」。《說文》：「厓，口岸也。」「漘，水厓也。」

《詩》曰：「真河之漘。」口岸謂之厓，水厓謂之漘，其義一也。《爾雅》：「小波爲淪。」郭注云：「言蘊淪。」《釋名》：「淪，倫也。水文相次有倫理也。」《傳》以「轉如輪」釋「淪」。淪、輪、倫竝聲同。《釋文》引《韓詩》：「順流而風曰淪。淪，文兒。」案順流則波之小者，《韓詩》說初無二義。○「圓者爲困」，鄭注《匠人》、韋注《吳語》、《說文》竝與《傳》同。三百困，謂三百圓倉也。《月令》：「修困倉。」圓倉也。《正義》謂「方者爲倉」，失之矣。《傳》以鵲爲鳥名，「鵲」字當從佳。《四月》正義尚作「鵲」，知唐以前不誤也。《庸風》：「鵲之奔奔」，今字亦作「鵲」。《爾雅》：「鵲，鵲。」蓋鵲猶鵲鵲，故鄭注《表記》謂鵲爲小鳥也。《墨子·經說上》篇：「化若鵲爲鵲。」淮南子·齊俗篇云：「蝦蟇爲鵲。」○《祈父》傳：「孰食曰饗。饗，饗同義。《釋文》引《字林》云：「飡，水澆飯也。」水澆飯爲饗。饗，饗聲之轉，謂孰食也。《大東》傳云：「飡，孰食。謂黍稷也。」案孰食不專指黍稷。《箋》及《聘禮》注解《詩》「飡」爲「趙盾食魚飡」之「飡」。魚飡，亦孰食也。《正義》引《鄭志》·荅張逸問：「禮，飡饗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餐」相配，故易之也。」誤解《傳》意，謂飡爲禮牢之飡，故云然。

《碩鼠》三章，章八句。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疏】《鹽鐵論·取下》篇：「周末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潛夫論·班祿》篇亦云：「履畝稅而《碩鼠》作。」案三家義與《毛序》「刺重斂」合。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傳】貫，事也。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疏】碩鼠，《爾雅》作「鼯鼠」。

《易·晉》：「九四，晉如鼯鼠。」鄭注即引此詩，是碩、鼯同也。《郊特牲》云：「迎貓，爲其食田鼠也。」《逸周書·時訓》篇：

「田鼠不化，國多食殘。」與詩義合。碩鼠當即田鼠矣。

《采芑》傳云：「三歲曰畬。」貫，事，《爾雅·釋詁》文。《毛詩》作「貫」，《隸釋》引石經殘碑作「宦」。宦，本字；貫，假借字。女，謂君也。我，謂民也。三歲貫女，莫我肯顧，言三歲

所耕獲以事君，而君乃重斂不顧我也。○逝，逮也。適，之也。首章「樂土樂土」，《韓詩外傳》兩引作「適彼樂土」。又

二章「樂國樂國」作「適彼樂國」；三章「樂郊樂郊」，《新序·節士》篇作「適彼樂郊」，皆蒙上重句，與《毛詩》句異。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傳】直，得其直道。【疏】《傳》文「直」上奪「得我」二字，當依《小箋》補。「得其直道」，以釋經「得我直」之義，言樂國之人行直道，是以往耳。《論語·衛靈公》篇云：「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傳】苗，嘉穀也。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傳】號，呼也。【疏】《春秋》：「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左傳》云：「不害嘉穀也。」苗爲嘉穀，毛《傳》正本《左傳》爲訓。何注《公羊傳》云：「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倉頡篇》云：「苗者，禾之未秀者也。」禾未秀被水不爲災，故《左傳》以爲不害。

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則直謂之饑矣。詩首章言黍，二章言麥，三章言禾。○勞，讀如「勞來」之「勞」，《箋》云「不勞來我」是也。之，猶則也。《鶉之奔奔》傳以「則」字訓「之」字，古之，則聲通也。永，長也。《爾雅》：「號，諱也。」呼，諱通用。誰則永號，猶言樂郊之地，民無長嘆耳。

卷九終

## 詩毛氏傳疏卷十

長洲陳奐學

### 唐蟋蟀詁訓傳第十 毛詩國風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疏】漢書·地理志：「大原郡晉陽，故《詩》唐國。」案大原晉陽，故大夏地。本爲堯舊都。堯初稱亦曰「唐侯」，後即天子位，遷都平陽，因遷高辛氏之子實沈於此，世歷夏、商。至周祿父之叛，劉累之子孫與四國共亂，成王滅之，以封弟叔虞，是爲唐侯叔虞。子燮父改爲晉侯。鄭《譜》云：「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案晉陽今屬山西大原府，平陽屬平陽府。《詩地理徵》云：「成侯徙都，當穆王、共王之世，周道始衰，徐、戎侵洛，翟人侵畢。畿輔近地，猶有戎狄之轍，況大原乎？成侯之徙，有由然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疏】《史記·晉世家》：「唐叔至靖侯五世。靖侯十七年，周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釐與「僖」同。僖公，即釐侯。是僖公在共和宣王世矣。晉陽、平陽，皆堯舊都，故詩雖作於南徙曲沃之後，本堯之遺風，仍其舊號謂之唐。《呂覽·當賞》篇：「晉文公曰：『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爲首矣。』」是後世亦有謂晉爲唐者。《正義》云：「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案此《序》之所本也。今襄二十九年《左傳》作「遺民」，誤。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傳】蟋蟀，蛭也。九月在堂。聿，遂；除，去也。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傳】已，甚；康，

樂，職，主也。好樂無荒，良士瞿瞿。【傳】荒，大也。瞿瞿然顧禮義也。【疏】蟋，俗「悉」字。《說文》作「悉蜚」。率，帥古聲同。「蟋蟀，蜚」，《爾雅·釋蟲》文。郭注云：「今促織也。亦名青蜚。」《考工記》注作「精列」。《方言》：「蜻蛚，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蜚。」郭注云：「即趨織也。梁國呼蜚。」《正義》引：《義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蜚，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嬾婦驚。」是也。」《七月》篇說蟋蟀「九月在戶」。堂、戶地相連近，故知在堂亦為九月。毛探下句「歲聿其莫」為訓，聿者，遂之詞。為全《詩》「聿」字通訓也。「聿」與「曰」通，其義皆可訓「遂」。遂，亦詞也。《文選·江賦》注引《薛君章句》：「聿，詞也。」又張協、沈約、陸機詩、任昉《序》、袁宏《序贊》注引《詩》「蟋蟀在堂，歲聿其暮」，《章句》云：「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莫，暮古今字。韓解「歲聿其莫」句緣下文為訓。○《標有梅》傳：「今，急詞也。」我，我僖公也。不樂，言不自虞樂也。「除」與「舍」聲義相近。《泉水》之「寫」，《牆有茨》之「襄」，《楚茨》之「抽」，《傳》皆訓為「除」，除皆去也。「無」字與「毋」通，領下句連讀。「已」為「已

止，「已然」之「已」，又為「已甚」之「已」。已者，甚之詞也。「康，樂」，《釋詁》文，《臣工》同。「職，主」，亦《釋詁》文，《十月之交》、《抑》同。思居，猶云懷居，言不習禮樂也。《公劉》、《天作》傳竝訓「荒」為「大」。《廣雅》：「亢，大也。」「荒」與「亢」通。《說文·目部》：「眊，左右視也。讀若拘，又若「良士瞿瞿」。」如許讀，《瞿瞿》即「眊眊」也。「左右視」與《傳》云「顧禮義」正合。《東方未明》傳：「瞿瞿，無守之兒。」各隨文訓。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傳】邁，行也。無已大康，職思其外。

【傳】外，禮樂之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傳】蹶蹶，動而敏於事。【疏】逝，往也。「邁，行」猶「除，去」也。云「外，禮樂之外」者，言思在於禮樂之外。是亦不習禮樂也。《緜》、《版》傳皆云：「蹶，動也。」《爾雅·釋訓》云：「蹶蹶，敏也。」《大玄·錯》篇：「勤，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

①「聿」，原作「月」，據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愛日軒刻本，徐子靜本改。

其慍。【傳】慍，過也。無已大康，職思其憂。

【傳】憂，可憂也。好樂無荒，良士休休。【傳】休

休，樂道之心。【疏】休，息也。「慍」與「滔」聲，義皆相

近。過，猶去也。《傳》以「可憂」釋「憂」，言不以禮樂自虞

樂，是則可憂也。《箋》：「憂者，謂鄰國侵伐之憂。」與《列

女傳·仁智》篇引《詩》義合。鄭或用《魯詩》也。云「休休，

樂道之心」者，道即禮也。《書·秦誓》：「其心休休焉」，孔

《傳》云：「休休，樂善也。」與《詩》「休休」同。《爾雅》：「瞿

瞿，休休，儉也。」李注云：「皆良士顧禮義之儉也。」儉本美

德，《詩》言樂必以禮，乃為儉而不中禮者刺，《傳》與《雅》本

無兩意也。

###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

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

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

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疏】昭

公，僖公之玄孫。桓二年《左傳》：「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

政，①封桓叔于曲沃。」杜注云：「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封成師為曲沃伯。」案此《序》云「四鄰謀取其國家」，當指昭公元年始有亂政之事，在封桓叔前，不得以桓叔為「四鄰」也。《正義》說非。

山有樞，隰有榆。【傳】興也。樞，莖也。國

君有財貨而不能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財。子有

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傳】婁，亦曳也。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傳】

宛，死貌。愉，樂也。【疏】「樞，莖」，《爾雅·釋木》文。

《釋文》：「本或作「葦」。《隸釋》載《魯詩》石經殘碑亦作

「葦」。《管子·地員》篇云：「山之側，其木乃區榆。」區者，

古文假借字。今《爾雅》作「樞」，其俗字也。郭注以為「今

之刺榆」。邢《疏》引《義疏》云：「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

淪為茹，美滑於白榆。」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

異爾。《廣雅》：「揜，刺也。」「莖」與「揜」同。榆，易識之

①「政」，阮刻《春秋左傳正義》作「故」，《校勘記》云：「顧

炎武云：「石經「故」誤「政」。」案石經不誤。二下一篇即

《揚之水》同。



木。《管子》五粟、五沃、五位皆有榆。陳藏器《本草拾遺》云：「江東有刺榆，無大榆。」是則《詩》之「樞」即刺榆，《詩》之「榆」即大榆。白榆謂之粉，樞、粉皆榆之種類耳。《傳》云「國君有財貨而不能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財」，此總釋全章設興之意。山之有樞、桮、漆、隰之有榆、桮、栗，有，以言不有也。○《釋文》引馬融注云：「婁，牽也。」「曳」與「牽」義相近。婁者，「摟」之假借字。《玉篇》引《詩》正作「弗曳弗摟」。《傳》依經作訓，故云：「宛，死兒。」《淮南子·俶真》篇：「形傷於寒、暑、燥、溼之虐者，形苑而神壯。」高注云：「苑，枯病也。苑，讀「南陽宛」之「宛」。《本經》篇：「故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苑。」注云：「苑，病也。苑，讀「南陽之宛」也。」《繁露·五行順逆》篇：「民病心腹宛黃。」又《循天之道》篇：「鶴之所以壽者，無宛氣於中，是故道者亦不宛氣。」竝與《傳》訓相近。「愉，樂」，《釋詁》文。《方言》：「愉，悅也。」《廣雅》：「愉，喜也。」《箋》改「愉」爲「愉」。《說文》無「愉」字。

山有桮，隰有桮。【傳】桮，山桮。桮，櫬也。

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

【傳】洒，灑也。考，擊也。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傳】保，安也。【疏】「桮，山桮」，《釋木》文，《南山有臺》同。山桮與櫬不同。櫬即今臭椿，故《七月》、《我行其野》傳竝以「櫬」爲惡木。山桮，一名桮。《正義》引郭注《爾雅》云：「桮似櫬，色小而白，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漆樹，俗語曰：「櫬、桮、桮、漆，相似如一。」《義疏》云：「今所云爲桮者，葉如櫬木，皮厚數寸，可爲車輻。或謂之桮櫬。」則桮亦中材用矣。《說文》作「桮」。「桮，櫬」，《釋木》文，《南山有臺》同。郭注云：「似棣，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輻。關西呼桮子。一名土櫬。」《義疏》云：「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共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櫬。材可爲弓弩幹也。」案《考工記·弓人》取幹之道有櫬。是櫬共材用矣。《說文》無「桮」字，「櫬」作「桮」，云：「桮，梓屬。大者可爲棺槨，小者可爲弓材。」免謂櫬爲梓屬其大者也，小者，郭所謂「似棣」，材可中弓幹，亦中車輻。此言「隰桮」，當是櫬之小者。《南山有臺》篇「北山有桮」，是櫬之大者歟？○《詩述聞》云：「一章之衣裳、車馬，二章之廷內、鍾鼓，皆二字平列，字各爲義。」「廷」與「庭」通。廷內，謂庭與堂室，非謂庭之內也。《內則》曰：「灑埽室堂及庭。」《弟子職》曰：「凡拚之道，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是洒埽之事，尤重堂室，豈有言庭而

不及堂室者乎？《大雅·抑》篇：「洒埽廷內。」義與此同。「洒，灑」，《抑》傳同。《東山》、《伐木》箋竝以「洒」爲「灑」。《說文》：「洒，滌也。古文以爲「灑埽」字。」是「洒」爲古文假借也。古者以水灑地曰灑。先灑地而全除其穢，是曰灑埽。《正義》云：「今定本『弗鼓弗考』，注：『考，擊也。』無『亦』字。義竝通也。」然則《正義》本經作「弗擊弗考」，《傳》：「考，亦擊也。」與上章《傳》：「婁，亦曳也。」文義相同。《文選》潘岳《河陽縣作》注引《毛詩》「弗擊弗考」，《傳》：「考，亦擊也。」與《正義》本合。考，讀爲攷。《廣雅》：「攷，擊也。」「保，安」，《南山有臺》、《楚茨》、《思齊》、《常武》傳竝同。上章「樂」，此章「安」，同義。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傳】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傳】永，引也。宛其死矣，他人入室。【疏】《傳》云「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定本少「無故」二字。案此君子指國君，《傳》意原不必與《女曰雞鳴》傳同也。喜，亦樂也。《傳》於《卷耳》、《漢廣》、《常棣》、《文王》「永」訓「長」，唯此訓「引」者，引日猶引年，引亦長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疏】此與下篇《椒聊》刺昭公意略同。攷《左傳》云：「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政，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賁傳之。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案昭侯，文侯子昭公也。桓叔，穆侯子，文侯弟成師也。魯惠公二十四年，晉昭公之二年也。元年封桓叔，七年而昭公被弑。潘父，晉大夫也。黨桓叔，知時叛晉者衆。

揚之水，白石鑿鑿。【傳】興也。鑿鑿然，鮮明貌。素衣朱襮，從子于沃。【傳】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沃，曲沃也。既見君子，云何不樂。【疏】王、鄭風《揚之水》，《傳》竝云：「揚，激揚也。」《隸釋》載《魯詩》作「楊」。鑿，讀爲「鑿」。《說文》：「糲米一斛舂爲八斗曰鑿。」「爲米六斗大半斗曰鑿。」故鮮明謂之鑿，亦鮮明謂之鑿。重言之曰「鑿鑿」，亦曰「鑿鑿」，聲、義皆相近。興者，揚水喻昭公。《王》、《鄭風》竝以激揚之水

爲君政之煩急亂促，則此文義正同。上章《序》云「刺昭公不能脩道以正其國」，即其義也。白石喻桓叔。桓叔自分封於沃之後，能脩其德，日就盛彊，其大都耦國之形已昭然不疑。以白石之鮮明鑿然，爲喻白石之鑿鑿由於水之激揚。桓叔之盛彊，實由於昭公之不能脩道正國，故詩首句言亂本之所由成耳。解者皆揚水喻桓叔，與《序》「刺昭公」意不甚關切，失經之旨矣。下章「皓皓，絜白」、「鄰鄰，清澈」興義同。○素衣，謂中衣也。《傳》訓「爆」爲「領」。《玉篇》：「暴，領連也。亦作「爆」。是領名曰爆矣。《爾雅·釋器》：「黼領謂之爆。」此釋《詩》之「爆」也。《說文》及鄭注《禮記》並釋《詩》之「爆」爲「黼領」，與《爾雅》同。《傳》既釋「爆」爲「領」，而又引《禮記·郊特牲》文以明中衣領有繡黼，其意亦用《爾雅》「黼領」之義也。《郊特牲》：「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鄭注云：「繡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也。」孔疏云：「中衣，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以素爲之。繡黼爲領，丹朱爲緣。」案《傳》本《郊特牲》文，而必明明言諸侯者，亦謂禮唯諸侯中衣則然，大夫用之則爲僭。桓叔未爲諸侯，已服此諸侯中衣之制，其僭孰甚焉。《左傳》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若以假人，與人事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是謂矣。」古者裘、葛皆有楊衣。楊衣

又謂之中衣，其上有上衣，楊以見美爲敬。楊衣者，對免上衣而言也。冕服皆上衣下裳，其中衣以充美爲盛。中衣者，對不免上衣而言也。金榜《禮箋》云：「掩合上衣謂之中衣，袒而露見謂之楊衣。」是也。蓋冕服用素，中衣亦用素。《傳》謂「中衣」，則經之「素衣」即中衣。諸侯冕服，其中衣之衣領緣以丹朱，畫以繡黼。諸侯皮弁服，中衣用錦衣，或用素衣。說見《終南》篇。○子，席叛晉者也。于，往也。沃，《左傳》作「曲沃」，故《傳》云：「沃，曲沃也。」《漢書·地理志》：「河東郡聞喜，故曲沃。晉成侯自晉陽徙此。」劉昭《郡國志》補注云：「曲沃在聞喜縣東北數里，與晉相去六七百里。」案此謂去唐叔舊都耳。曲沃，晉南徙之故都。至昭公都翼，桓叔封於曲沃，在翼之南。今山西絳州聞喜縣東有左邑城，春秋時之曲沃也。君子，席桓叔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傳】皓皓，絜白也。

素衣朱繡，從子于鵠。【傳】繡，黼也。鵠，曲沃邑也。既見君子，云何其憂。【傳】言無憂也。

【疏】《楚辭·大招》：「天白顙顙。」《廣雅》：「皤皤，白也。」並與此「皓皓」同。絜白，謂白石絜白也。○《傳》訓「繡」爲「黼」者，亦本《爾雅》、《禮記》爲訓。朱即丹朱，繡即繡黼

也。繡與黼共爲刺文。繡、黼同義，猶丹、朱同義，皆二字平列。劉昭《輿服志》注云：「繡，繡領也。」繡領即黼領。孫、郭注《爾雅》以爲「繡刺黼文」者，非也。《禮記注》及《儀禮·士昏》、《特牲饋食》注並引：「《魯詩》云：『素衣朱綃。』綃，繡名也。」案上章「朱繡」爲朱領，下章「朱綃」爲朱繡，謂領以繡爲之。據《特牲》注，此衣染之以黑，《詩》有「素衣」，《記》有「玄宵衣」，「宵」與「綃」通。《玉藻》「玄綃衣」爲楊衣，《詩》「素衣」爲中衣，是中衣即楊衣可證。此《魯詩》義也。毛《傳》所見經文自作「朱繡」，引《禮記》「丹朱繡黼以爲中衣領緣」之文解經，義同而字異。鄭《箋》改「朱繡」爲「朱綃」，從《魯詩》也。併改《禮記》「繡黼」爲「綃黼」，文義有不可通。○「鵠，曲沃邑」，謂鵠爲曲沃之下邑也。其地無聞。《詩述聞》云：「《易林·否之師》曰：『揚水潛鑿，使石繫白。』衣素表朱，遊戲皋沃。其文皆出《唐風·揚之水》篇。『衣素表朱』，即『素衣朱繡』，繡之爲言表也。《易林》訓「繡」爲「表」，與《毛詩》異，殆本於三家與。其「遊戲皋沃」，即「從子于沃」、「從子于鵠」也。『鵠』與『皋』古同聲。『鵠』之作『皋』，蓋亦本三家也。《傳》以「無憂」釋「何憂」云、其、皆語助。『云何其憂』，猶「云何不樂」也。國人以歸沃爲無憂，此述將叛者之詞。

揚之水，白石粼粼。【傳】粼粼，清澈也。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傳】聞曲沃有善政

命，不敢以告人。【疏】《傳》云「粼粼，清澈也」者，謂白石

清澈粼粼然也。《說文·㒺部》：「粼，水生厓石間粼粼也。

从㒺，𣶒聲。」其字从㒺，故粼粼爲水。說稍異。《玉篇》：

「𣶒，水清兒。」𣶒與「粼」同。○我，詩人自我也。《聞曲

沃有善政命」者，釋經「聞有命」三字之義。下篇《序》云：

「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是即曲沃之善政命也。

《序》又云：「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此即「不敢以

告人」之故。蓋其人必身在桓叔，而心切昭公。憂昭公之

微弱，畏桓叔之盛彊。真有向隅仰屋，無所告語之嘆。君

子知晉之必爲沃并，已情見乎辭矣。定十年《左傳》：「侯

犯以郈叛。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叔孫氏之憂，杜

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

之四言矣。』案侯犯據郈叛魯，與桓叔據沃叛晉，其事相

似。駟赤畏侯犯，特詠此詩以明己意，則知作詩之人斷非

從叛之人。上二章就叛晉者說，末章即承此意以諷動昭公

耳。《荀子·臣道篇》：「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

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

其所短，以爲成俗。《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荀子》引《詩》與毛《傳》釋《詩》意正合。《詩小學》云：「所引即《揚之水》之三章也。前二章皆六句，此章四句，殊太短，恐漢初傳之者有脫誤。」

### 《椒聊》二章，章六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傳】興也。椒聊，

椒也。彼其之子，碩大無朋。【傳】朋，比也。

椒聊且，遠條且。【傳】條，長也。【疏】阮元《肇經

室集》云：「《椒聊》「聊」字舊訓爲語助，謬矣。毛《傳》：「椒

聊，<sup>①</sup>椒也。」「也」上必脫「株」字。鄭《箋》云：「一株之實。」

意實承《傳》而述言之，緣《傳》已專訓，不必再爲「聊，株也」

之訓矣。《爾雅》：「椒檍醜，菜。」菜即株也。又云：「枏者，

聊。枏亦即株也。」胡承珙《後箋》從阮說云：「今考《本草

經》：「蔓椒，一名家椒。」《名醫別錄》陶注云：「俗呼爲樛。」

樛，即「枏」字。枏，亦即「株」字。鄭《箋》之「株」自是釋經之「聊」，亦必毛《傳》已作「椒，株也」，故但云「今一株之實」。《楚辭·九歎》：「懷椒聊之葢葢兮」，王逸注云：「椒聊，香草也。《詩》曰：「椒聊且。」葢葢，香貌。」據此，益可見「聊」非語助。至王逸以爲香草者，猶《說文》以「茶」入

《艸部》。蓋草、木散文得通耳。《後箋》又云：「《文選·景福殿賦》、曹子建《求通親親表》李善注並引《詩》作「蔓延盈升」。此所引疑三家《詩》。」「蔓延」與「蕃衍」聲同字通。又

李注兩引《詩》下皆有「美其繁興」四字，疑亦三家《詩》傳之語。《免案》三家釋《詩》與《毛詩》義合。詩以椒實之蕃衍興桓叔子孫之蕃衍，又以椒氣之遠長興桓叔之政教。此皆興。唯中二句非興。篇內皆陳沃事，而昭公不知，是以爲刺。○之子，庶桓叔也。碩，亦大也。蕃衍，碩大竝兩字同義。「朋」訓「比」者，「比」爲「比方」之「比」，王肅、孫毓申毛

「必履反」是也。《秦·黃鳥》「百夫之防」，《傳》：「防，比也。」亦「比方」字。朋、防一聲之轉。《後箋》云：「無比者，即陳敬仲占辭「莫之與京」之意。」○《六月》、《韓奕》傳竝訓

①「聊」，原作「柳」，據本篇傳文、阮刻《毛詩正義》、中華書局點校本《肇經室集》、求是堂本《毛詩後箋》改。

「脩」爲「長」。「條」與「脩」皆從攸聲，故二字同訓。下章《傳》云「言聲之遠聞也」，案此六字當本在「條長也」之上，後人誤奪，乃附於篇末耳。「言」上當有「遠」字。「遠，言聲之遠聞也」，與「折，言傷害也」、「句，言陰均也」同一句法。今以全《詩》通例攷之，凡上下章同辭，則《傳》必總釋於上章，如《殷其雷》傳「振振，信厚也」、「《北風》傳「虛，虛也。亟，急也」。《殷其雷》、《北風》皆末二句同辭，以及《桑中》末三句同辭，《漢廣》末四句同辭，《黍離》、《園有桃》、《秦·黃鳥》末六句同辭，而其義皆總釋於上章，不分釋也。此詩「遠條」二字成義同辭，不應分屬上下章可證矣。「遠，言聲之遠聞也」，正釋經之「遠」字。「條，長也」，正釋經之「條」字。《箋》云：「椒之氣日益遠長，似桓叔之德彌廣博。」鄭《箋》正申毛《傳》。蓋詩以椒香遠長興桓叔德政有遠聞，子孫將有晉國也。《左傳》云：「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傳】兩手曰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傳】篤，厚也。椒聊且，遠條且。【傳】言聲之遠聞也。【疏】「兩手曰匊」，《采芣》同。宣十二年《左傳》：「舟中之指可匊矣。」杜注亦

云：「兩手曰匊。」《說文·勺部》：「在手曰匊。」「在」疑「兩」字之誤，而「手」字不誤。《考工記·陶人》疏引《小爾雅》云：「匊，二升。二匊爲豆，豆四升。」此別一義。匊，俗作「掬」。○「篤，厚」，《爾雅·釋詁》文，《大明》、《公劉》、《維天之命》同。《後箋》云：「篤，厚」，即鄭子封謂叔段「厚將得衆」之意。《左傳》：「晏子曰：『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情，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厚施」與《傳》「篤，厚」之訓亦合。《說苑·立節》篇：「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脩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韓詩外傳》亦有其文。此雖斷章，而與《毛詩》不同，當出三家義也。

### 《綢繆》三章，章六句。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傳】興也。綢繆，猶纏絲也。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三星在天，

可以嫁娶矣。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傳】良人，美室也。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傳】子兮者，嗟茲也。【疏】綢繆、纏縣皆疊韻字，古今語也。《史記·天官書》：「參爲白虎。三星直是也，爲衡石。」《漢書·天文志》同。孟康注云：「參三星者，白虎宿中，東西直似稱衡也。」《傳》釋「三星」爲「參」，又探下二章「在隅」、「在戶」，知在天爲始見東方者，此參星爲東西直之時。王肅云：「謂十月也。」纏縣新蜀，喻嫁娶之必待禮，以釋「綢繆」句。參星昏始見於東方，是可行嫁娶之候，以釋「三星」句。昭元年《左傳》云：「后帝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爲晉星。」蓋此詩人亦因晉星而起興爾。○良人，猶美人。男子乘三星在天之夕，至女家來親迎，覬見美人以成其家室，故《傳》云：「良人，美室也。」與《孟子》「將覲良人」指男子者不同。《正義》云：「以三章「見此粲者」，粲是三女，故知良人爲美室。」良訓爲「善」，故稱美也。」○王引之《詩述聞》云：「《傳》『嗟茲』即嗟嗟。《說文》：「嗟，嗟也。」《廣韻》：「嗟，憂聲也。」《秦策》曰：「嗟嗟乎！司空馬。」《管子·小稱》篇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說苑·貴德》篇曰：「嗟茲乎！我窮必矣。」楊

雄《青州牧箴》曰：「嗟茲天王，附命下土。」皆歎辭也。或作「嗟子」，《楚策》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儀禮經傳通解》引《尚書大傳》曰：「諸侯在廟中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是「嗟子」與「嗟嗟」同。經言「子兮」，猶曰「嗟子乎」、「嗟嗟乎」也，故《傳》以「子兮」爲「嗟嗟」。《箋》謂「子兮子兮，辟娶者」，殆失其義。案王說是也。《蕩》傳：「咨，嗟也。」「子」與「咨」皆「嗟」之假借字。咨、嗟雙聲，子、嗟疊韻。彼以「嗟」釋「咨」，此以「嗟茲」釋「子」，其義一也。《易·明夷》：「六五，箕子。」劉向說：「今作「蓼茲」。」《公羊》「負茲」，《白虎通義》作「負子」。皆子、茲聲通之證。《正義》云：「如何，猶奈何。」昭十二年《公羊傳》注云：「如何，猶奈也。」如此良人何，言見良人而不得見，奈此良人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東門之楊》「昏以爲期，明星煌煌」，《傳》云：「期而不至。」義正同。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傳】隅，東南隅也。

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傳】邂逅，解說之貌。

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疏】參星在天，則自東而南昏見於隅，故《傳》以爲「東南隅」。《正義》云：「在十

月之後，謂十一月、十二月。」是也。○《說文》無「邇」字。邇，近，當依《釋文》作「解觀」。《傳》文「解說之兒」四字，當依《釋文》作「解說也」三字。《韓詩》云：「不固之兒。」固，蔽也。不固，不蔽見也。韓以「解觀」為形容經之「見」字，故云「之兒」。毛直訓「解觀」為「解說」，不須云「之兒」。今本從韓而誤。解觀，古語。解說，今語。《江有汜》箋云：「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也。」《箋》正用此《傳》訓。《草蟲》傳：「觀，遇也。」《穀梁傳》：「遇者，志相得也。」志相得謂之遇，遇謂之觀。解說者，志相得也。《靜女》、《碩弁》「說懌」，鄭《箋》作「說釋」，義竝相同。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傳】參星正月中直戶也。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傳】三女為粲，大夫一妻二妾。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疏】「三星在戶」，參星昏見當於戶。《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夏小正》：「正月，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傳》：「言斗柄者，所以箸參之中也。」是參星昏中在正月矣。」「戶」，「直戶」，《夏小正》：「漢案戶。《傳》：「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蓋中星皆以南方之中，過中為下。正月參昏在南方，詩不云「在南」而云「在戶」者，古者為戶於

室東南隅，參星昏見當戶，則南北直而偏東也。《荀子·大略篇》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冰泮在正月之節，自霜降以至冰泮，皆為嫁娶之正時。○《廣韻·二十八翰》：「《詩傳》云：「三女為粲。」又美好兒。」《玉篇·女部》同。《說文·女部》：「三女為姁。姁，美也。从女，奴省聲。」古字作「姁」，又作「粲」。今通作「粲」。《周語》：「恭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為群，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案天子於后之外有媵、姪、娣三人，又有二國來媵，每國三人，共一取九女。諸侯亦然。密康公有一族三女私奔，故其母為何德以堪也。《傳》引此者，以證「粲」字之義。云「大夫一取二妾」者，又申明「三女」之義，則此詩昏取亦卿大夫之禮也。《白虎通義·嫁娶》篇亦云：「卿大夫一妻二妾。」又云：「士一妻一妾，下卿大夫禮也。」熊安生謂「士有一妻二妾」，非是。

### 《杕杜》二章，章九句。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



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傳】興也。杕，特

生貌。杜，赤棠也。湑湑，枝葉不相比也。獨行踽

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傳】踽踽，無所

親也。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

不飲焉？【傳】飲，助也。【疏】釋文《傳》「特」下

無「生」字。《有杕之杜》箋云：「特生之杜。」彼《箋》依經

「生于道左」言，此不當有「生」字也。《六書故》引《傳》作

「杕，特兒」，與《釋文》同。特，當讀若「有苑其特」之「特」。

《家訓·書證》篇：「江南本《傳》作「杕，獨兒」。」緣下文「獨

行」作訓，恐非毛義，當從《釋文》本作「特兒」爲長也。「杜，

赤棠」，《爾雅·釋木》文。說詳《甘棠》篇。《正義》云：

「《裳裳者華》亦云「其葉湑湑」，則湑湑與菁菁皆茂盛之貌。

《傳》於此云「湑湑，枝葉不相比」，下章言「菁菁，葉盛」，互

相明耳。言葉雖茂盛，而枝條稀疏，以喻宗族雖彊，不相親

暱也。」案此興體也。《釋文》據《傳》「不相比」下有「次」字。

比次，即比飲，亦當以《釋文》本爲長。○《說文》：「踽，疏

行兒。《詩》曰：「獨行踽踽。」踽，疏疊韻，疏即《傳》云「無

所親」之意。《廣雅》：「踽踽，行也。」本三家《詩》。《孟

子·盡心》篇：「行何爲踽踽涼涼？」與詩「踽踽」義同。

《爾雅》：「父爲考，父之考爲王父，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

曾祖王父之考爲高祖王父。」是祖、曾、高皆父也。今以旁

殺言之，曰昆弟，我之同於父者也；曰從父昆弟，我之同父

於祖者也；曰從祖昆弟，我之同父於曾祖者也；曰族昆弟，

我之同父於高祖者也。皆可謂之我同父。《伐木》傳云：

「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豈無他人，

不如我同父」，言他人不如我同父之親也。此起下文宗族

興嗟之意。○《箋》云：「比，輔也。」《傳》訓「飲」爲「助」者，

助亦輔也。《廣雅》：「比，飲，代也。」《方言》：「次，比，代

也。」昭十六年《左傳》云：「庸次比耦。」次，「比」連言，與

詩「比飲」連文同義。「飲」與「次」通。「嗟行之人，胡不比

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胡，何也。承上文獨行無所親

而言。獨行之人，何不比輔之？獨行之人，無兄弟之親，

何不飲助之？歎其無有輔助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傳】菁菁，葉盛也。

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傳】踽

踽，無所依也。同姓，同祖也。嗟行之人，胡不

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疏】經言「葉」，

故《傳》云「葉盛」。葉盛而枝弱，興義與上章同也。《茗之華》「其葉青青」，《傳》：「華落葉青青然。」文義略同。菁，《釋文》：「本亦作『青青』。」○霰，從衰聲。霰，霰之爲無所依，猶《版》篇寓意之爲無所依矣。《說文》引《詩》作「霰」。《釋文》云：「霰，本亦作『營營』。」王逸《九思》注、《文選》張衡《思玄賦》、陸雲《贈婦詩》注作「營營」。《思玄賦》舊注：「營營，獨也。」本三家《詩》傳。云「同姓，同祖也」者，程瑤田《宗法小記》云：「孫以祖之字爲姓，故同祖昆弟謂之同姓。是故自曾祖與族曾祖等而下之，旁及族昆弟，皆與我同姓於高祖者也。其宗子，所謂繼高祖之宗也。自祖父與從祖祖父等而下之，旁及於從祖昆弟，皆與我同姓於曾祖者也。其宗子，所謂繼曾祖之宗也。自父與世父、叔父等而下之，旁及於從父昆弟，皆與我同姓於祖父者也。其宗子，所謂繼祖父之宗也。」案此即同姓爲同祖之義。《麟之止》傳：「公姓，公同姓。」「公族，公同祖。」姓，族皆出於祖，故姓、族皆得謂之同祖。

### 《羔裘》二章，章四句。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

民也。【疏】《箋》云：「恤，憂也。」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傳】祛，袂末也。

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疏】《釋

文》：「定本據《傳》「袂」下有「末」字。」僖五年《左傳》疏引亦有「末」字。《遵大路》正義云：「《唐·羔裘》傳云：

「祛，袂末。」《唐風》取本末爲義，故言袂末。」然《正義》不出一手，故今《唐風》正義作「祛，袂也」，無「末」字。案有「末」

字是也。今補正。《遵大路》傳云：「祛，袂也。」謂執祛猶

執袂也。此《傳》云：「祛，袂末也。」袂屬衣幅，二尺二寸爲

袂中，袂口謂之祛，徑尺二寸。袂口之緣是爲袂末。深衣

袂末續緣，廣寸半。長衣中衣袂末揜餘一尺。裘制如長

中，袂末亦宜揜餘一尺。此餘一尺乃用豹皮歟？《傳》謂

祛爲末，與謂裘爲本作對文，非祛爲袂之末也。裘者本也，

祛者末也。裘用羔，祛用豹，所謂「本末不同」也。祛祛本

末，言在位與民。羔裘不同，言在位與民異心。襄十四年

《左傳》：「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裘袖不同物，言始

終不同。輒與此詩《傳》意略同。《箋》云：「羔裘豹祛，在

位卿大夫之服也。」《傳》訓「自」爲「用」，《縣》《執競》同，與

《皇矣》、《召旻》訓「自一爲從」義異。我人，我民人也。居居，究究，皆不恤其民之謂。《爾雅·釋訓》：「居居，究究，惡也。」《傳》云「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兒」者，義取《爾雅》爲訓。《箋》：「其役使我之民人，其意居居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困苦。」是也。「居居」與上篇「涓涓」、「踽踽」聲義相近。《晉語》：「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韋注：「吾，讀如魚。吾吾，不敢自親之貌也。」《御覽·人事部一百十》引《國語》舊注：「倍倍，疏遠之貌。」《淮南子·覽冥》篇「臥倨倨」，高注：「倨倨，臥無思慮也。倨，讀「虛田」之「虛」。」聲、義竝相近。○子，席在位者也。故，故舊也。

羔裘豹褰，自我人究究。【傳】褰，猶祛也。

究究，猶居居也。豈無他人？維子之好。【疏】《說文》：「褰，袂也。俗作「袖」。是褰亦袂矣。袂末謂之祛，亦袂末謂之褰，故云：「褰，猶祛也。」古究，宄聲同，《詩》之「究」當讀爲「宄」，亦懷惡不相親之兒，故云：「究究，猶居居也。」

《鵲羽》三章，章七句。

《鵲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

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疏】五世，謂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晉侯緡也。俱在昭公之後。

肅肅鵲羽，集于苞栩。【傳】興也。肅肅，

鵲羽聲也。集，止；苞，積；栩，杼也。鵲之性不樹止。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

【傳】盬，不攻致也。怙，恃也。悠悠蒼天，曷其有所？【疏】興者，鵲之集栩、棘、桑，以喻君子征役之勞苦。經言「鵲羽」，故云「肅肅，鵲羽聲」。「集，止」爲全《詩》

通訓。「集」始見於《葛覃》「集于灌木」，而無《傳》。此因欲言鵲不樹止而訓釋之也。「苞，積」，《爾雅·釋言》文。孫注云：「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積。」郭注云：「今人呼物叢致者爲積。」《箋》云：「積者，根相迫迫相致也。」「栩，杼」，《釋木》文，《東門之枌》同。杼，《說文》作「柔」。《木部》云：「栩，柔也。其阜，一曰樣。」樣，栩實也。「栩實一名櫟實。《艸部》云：「草，草斗，櫟實也。一曰象斗。」草，古「阜」字。象，當作「樣」，字之誤也。亦名柞實。《周禮·大司徒》一曰：「山林，宜阜物」，鄭司農注云：「阜物，柞栗之屬。今世間謂柞實爲阜斗。」栩實似栗，故柞栗又名橡栗。

《呂覽·恃君》篇「冬日則食橡栗」，高注云：「橡，阜斗也。其狀似栗。」案「橡」與「樣」同。栩一名柔，其實謂之樣。機實、柞實皆以形近通借耳。《正義》引《義疏》云：「今柞機也。徐州人謂機爲杼，或謂之爲栩。其子爲阜，或言阜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皂，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栩汁。謂機爲杼，五方通語也。」云「鵠之性不樹止」者，《釋文》：「鵠似鴈而大，無後趾。」趾，宋《毛詩》作「指」。《正義》引《義疏》云：「鵠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爲苦，故以喻君子從征役爲危苦也。」竝本《傳》爲說。《禮記·內則》有「鵠」。○《正義》云：「昭元年《左傳》：『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蟲害器敗穀，皆謂之蠱。『鹽』與『蠱』字異義同。」免謂《周禮·鹽人》「共其苦鹽」，杜子春讀「苦」爲「鹽」。《典婦》「功辨其苦良」，鄭司農：「苦，讀爲鹽。」鄭注《喪服》云：「沽，猶蠱也。」《檀弓》云：「沽，猶略也。」苦、「沽」亦與「鹽」字異義同。《四牡》「王事靡鹽」，《傳》：「鹽，不堅固也。」《采薇》、《杕杜》、《北山》「王事靡鹽」，《箋》竝云：「鹽，不堅固也。」不攻致，即不堅固。《車攻》傳：「攻，堅也。」致，即今之「緻」字。余友邵陽魏源云：「晉自曲沃構難，何暇更勤王事？」而《鵠羽》二言「王事靡鹽」者何？此與《衛風·伯兮》之言「王事」皆作於桓王之世。桓王二年，曲沃

莊伯以鄭、邢之師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是秋，曲沃叛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十六年，曲沃殺小子侯，王命虢仲立晉侯緡。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王師屬臨於晉，妨農失養，而作是詩。○《齊·南山》傳云：「蓺，樹也。」「怙，恃」，《釋言》文。「不能樹稷黍，父母何恃」者，言何所恃而得食，何所恃而得嘗。《正義》云：「下言『何食』、『何嘗』與此相接成。」是也。《殷其雷》、《隔有葭楚》篇例皆同。

肅肅鵠翼，集于苞棘。王事靡鹽，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疏】苞棘，猶叢棘。

肅肅鵠行，集于苞桑。【傳】行，翺也。王事靡鹽，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疏】《傳》以「翺」詁「行」。鵠翺，猶鵠羽，鵠翼也。義未詳。《易·否》：「六五，繫于苞桑。」鄭注云：「苞，積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疏】莊十六年《左傳》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史記·晉世家》云：「晉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曲沃武公稱立。哀侯九年虜。小子侯四年誘殺。晉侯緡二十六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并晉地而有之。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凡三十九年而卒。」攷「緡」，十六年，「六」誤作「八」，舊本《史記》不誤也。哀侯以魯隱五年立。七年，莊伯卒。武公踰年即位，自在魯隱八年。至魯莊十六年，王命爲侯，武公即位已三十八年，則并晉國當在前一年。《史記》敘命侯於并國之先。《正義》據以爲并國、命侯俱三十七年內，誤矣。《箋》云：「天子之使，是時使來者。」《正義》謂「其使名號，書傳無文」。免案：禮，爲人臣者無外交。雖容或有周使適晉，晉大夫不得與天子之使交通。且命出自天子，又不得私相干請。蓋《序》中「使」字必「吏」字之誤。天子之吏，謂三公也。列國大夫入天子之國稱士，士不得上通天子，故屬於天子之吏。若成二年《左傳》：「晉侯使羣朔獻齊捷于周，王使委於三

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杜注云：「委，屬也。三吏，三公也。」此其義證矣。晉武公克曲沃，以寶器賂僖王，必有大夫至周。其大夫亦但能屬乎天子之吏，爲君請命。僖王得賂，遂以武公爲晉侯。是請命在周，斷不在晉。由轉寫者「吏」誤作「使」，遂多謬說。此詩即其大夫所作，故爲美而不爲刺。至武公并晉，天子不正篡國之罪，而反許受命之請，編《詩》者隱喻刺意爾。

豈曰無衣七兮，【傳】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傳】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疏】《傳》釋經之「七」爲「七命」。七命，故冕服七章。《周禮·典命》云：「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大行人》云：「諸侯之禮，冕服七章。」是謂侯伯之禮也。○子，庶武公也。武公既得命服，故云「安且吉」、「安且奧」。《傳》云：「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者，總釋詩義，以見武公之服命於天子爲足美也。若《春秋》邾儀父、邾黎、來蕭、叔介、葛盧皆微國之君，未爵命，故不書爵，是則不命之諸侯。《春秋》不書爵，此不成爲君之義也。

豈曰無衣六兮，【傳】天子之卿六命，車旗、

衣服以六爲節。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傳】燠，煖也。【疏】《傳》釋經之「六」爲「六命」。六命，故車旗、衣服以六爲節。《周禮·典命》云：「王之卿六命，及其出封加一等。其國家、官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是謂天子之卿之禮也。天子之卿即侯伯也。天子之卿六命，出封侯伯加一等則七命。七命以七爲節，六命以六爲節。晉爲侯伯之國，實七命。其在王朝，則亦就六命之數。蓋詩人以七、六分章，實一意爾。○燠，當從《釋文》作「奧」。《小明》「日月方奧」，《傳》亦云：「奧，煖也。」《爾雅·釋言》：「燠，煖也。」字亦當作「奧」。

###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傳】興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彼君子兮，噬言適我。【傳】噬，逮也。中心好之，曷飲食之？【疏】杕，特兒。杜，赤棠也。義見上《杕杜》篇。道以右爲陰，左爲陽。杕

然之杜，其枝葉足以庇陰人。生於道左之陽，衆人得休息之。興者，喻人君有國，賢者宜歸往之，刺今之不然也。通章言武公初得晉國，寡特無助，宜求賢以自輔，不作反興之詞。上篇「有杕之杜，其葉湑湑」，「有杕之杜，其葉菁菁」，以葉盛不與枝相比飲爲喻。《小雅》「有杕之杜，有皖其實」，「有杕之杜，其葉萋萋」，以實、葉之蕃盛爲喻。皆取下句爲興，不以「有杕」爲興，此亦同也。《管子·輕重丁》篇云：「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古者道旁皆種樹，可作休息之義證。○君子，謂賢者也。《方言》云：「北燕曰噬。逮，通語也。」《爾雅》作「遼」，《日月》篇作「逝」。噬，假借字。《釋文》引《韓詩》正作「逝」，云：「逝，及也。」噬，逝同聲，逮，及同意。中心，心中也。《爾雅》：「曷，盍也。」郭注云：「盍，何不也。」《廣雅》：「曷，盍，何也。」曷，盍聲同，故何謂之曷，又何不謂之曷，猶何謂之盍，亦何不謂之盍，義竝同。《釋詞》云：「曷，何不也。說者訓爲「何」，失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傳】周，曲也。彼

君子兮，噬旨來遊。【傳】遊，觀也。中心好之，曷飲食之？【疏】周，讀如「漢盩厔縣」之「厔」，與「曲」同聲，義通。道曲，猶道左。《卷阿》篇，有卷者阿，《傳》：「卷，曲也。」道之曲與阿之曲同意，亦人所宜休息也。《釋文》引《韓詩》云：「周，右也。」韓以上章「道左」，則此當訓「道右」。然道樹宜在左，毛義優也。○來遊，《卷阿》作「來游」。游，遊古今字。云「觀」者，《孟子·梁惠王》篇：「齊景公曰：『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引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是遊、觀義同也。觀，讀如《易》「觀我」之「觀」。來觀，猶上章之云「適我」矣。

### 《葛生》五章，章四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疏】《正義》云：「獻公以魯莊十八年立，僖九年卒。《左傳》伐驪戎，滅耿，滅霍，滅魏，伐東山臯落氏，滅下陽，圍上陽，滅虢，執虞公，敗狄于采桑，是其好攻戰也。」

葛生蒙楚，薺蔓于野。【傳】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薺生蔓於野，喻婦人外成於他家。予美亡

此，誰與獨處？【疏】葛，絺綌草也。蒙，覆也。楚，木也。蔓，延也。《正義》引《義疏》云：「薺，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薺，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毛晉《廣要》云：「《本草》：『薺有赤、白、黑三種，疑此是黑薺也。』《說文》：『薺，白薺。或作『薺』。』則薺有白薺矣。」案葛、薺皆蔓延野草，故以喻婦人之外成於他家也。《白虎通義·嫁娶》篇云：「嫁娶者，何謂也？嫁者，家也。婦人外成，以出適人爲家。」○婦人稱夫謂美，猶稱夫謂良。《車鄰》傳云：「亡，喪棄也。」誰與，即獨處。與「不遠伊邇，莫怨具慶」，云徂何往，孔淑不逆」句法相同。

葛生蒙棘，薺蔓于域。【傳】域，塋域也。

予美亡此，誰與獨息？【傳】息，止也。【疏】蒙棘，猶蒙楚。《傳》釋「域」爲「塋域」者，《爾雅》：「域，兆也。」《廣雅》：「宅、兆、塋、域，葬地也。」古者葬地皆在外野。薺草蔓延於塋域，亦是婦人外成之義。若謂葬夫之

① 下「厔」，疑爲「盩」之誤。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盩」下云：「山曲曰盩，水曲曰厔。按即周旋、折旋字之段借也。」又於《六書音均表》「周」、「盩」、「曲」入三部，「厔」入十二部。是「周」、「盩」、「曲」同聲。

處，則失之。○獨息，猶獨處也。「息」訓「止」，處亦止也。

###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傳】齊則角枕、

「錦衾」。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褥而藏之。予

美亡此，誰與獨旦？【疏】經言「角枕」、「錦衾」，

《傳》則申明經義，以爲齊時之物。凡齊，必居於正寢，故爲

之別設此角枕錦衾也。《傳》又云「禮，夫不在，斂枕篋、衾、

席、褥而藏之」者，此引古禮文，以言夫從征役，既缺時祭，婦

人斂藏枕衾，乃特假夫在齊物以起興爾。枕篋，枕匣也。

《少儀》：「茵席、枕几、穎杖。」王引之《禮記述聞》：「穎」字

當在「枕」下，「枕」、「穎」相連。《釋文》「穎」作「穎」。《玉

篇》、《廣韻》竝曰：「穎，篋也。」是枕篋又謂之枕穎矣。席

褥，席輶也。鄭注《內則》云：「褥，輶也。」「褥」與「輶」同。

枕貯於篋謂之枕篋，席納於輶謂之席輶。枕篋也，衾也，席

輶也，夫不在，則斂此三者藏之。詩但言枕、衾耳，席輶乃

連而及之。《正義》引《內則》：「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輶

而藏之。」此《傳》引彼，變「簟」爲「衾」，順經「衾」文。案孔

所見《內則》文當有奪誤。《內則》云：「御者舉几，斂席與

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褥之。」又云：「父母舅姑之衣衾、簟

席、枕几不傳。」凡言席者必兼簟，言簟席者必兼衣衾矣。

毛《傳》但舉衾席以該衣簟耳。今本《內則》「輶」作「褥」，「褥」下又誤衍「一器」字，當從《詩正義》所引無「器」字爲善本。○旦，讀如「昧旦」之「旦」。祭昧旦而興質明而行事。夫不在，故自傷其獨旦也。獨旦，猶獨處、獨息也。

### 夏之日，冬之夜，【傳】言長也。百歲之

後，歸于其居。【疏】夏日長，冬夜長，故云：「言長

也。」《傳》統下章爲訓。○《後箋》據章懷注《後漢書·蔡邕

傳》引《箋》「居墳墓也」四字作《傳》文，矣竊以爲不然也。

凡全《詩》上下章同義，上章無《傳》，下章即承上章之字作

《傳》者，如《羔羊》「革，猶皮也」、《緇衣》「好，猶宜也」、《有

女同車》「英，猶華也」、《蓀兮》「漂，猶吹也」、《九罭》「宿，猶

處也」、《白駒》「夕，猶朝也」、《小明》「息，猶處也」、《鼓鐘》

「悲，猶傷也」，此通例也。「居」訓「墳墓」，此《箋》申補經、

《傳》之義，非《傳》文有此四字也。舊本《北堂書鈔·禮儀

十三·死三十》亦引作鄭《箋》，不作毛《傳》。

###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

室。【傳】室，猶居也。【疏】此詩「居」字、「室」字與

①「于」，原作「於」，據阮刻《毛詩正義》改。



「同穴」之「穴」字同義。《大車》：「死則同穴。」《傳》：「死則神合，同爲一也。」此即所謂歸於居室也。《大車》及《秦·黃鳥》箋云：「穴，謂冢壙中也。」此《箋》云：「室，猶冢壙。」皆以申明《傳》文。《荀子·禮論篇》：「壙壟其額，象室屋也。」

### 《采苓》三章，章八句。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疏】晉獻公嬖驪姬，殺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出奔，此其好聽讒也。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傳】興也。苓，大

苦也。首陽，山名也。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人之爲言，

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傳】苟，誠

也。人之爲言，胡得焉？【疏】苓，大苦，《簡兮》

同。說詳《簡兮》篇。舊說首陽在河東蒲阪，或謂首陽即雷首，在今山西蒲州府北。余友臨海金鶚《求古錄》云：「《曾子制言中》篇云：『夷、齊居河、濟之間。』《莊子·讓王》篇云：『夷、齊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言『北至於首

陽」，則首陽當在蒲阪之北。雷首南枕大河，不得言北也。況《論語》言「首陽之下」，是「首陽」二字名山，非言「首山之陽」也。蒲阪雷首山一名首山，不名首陽，則謂首陽在蒲阪者，非也。唐國即晉國，晉始封在晉陽，即夏禹都。至穆侯遷于翼，在今平陽。獻公居絳，亦屬平陽。《詩》所詠「首陽」，即夷、齊所隱之首陽也。平陽爲堯都，又黃帝所葬，二子所願居，其地近河、濟，又在蒲阪之北，與曾子、莊子所言皆合。但非在河、濟之間，意二子先居於河、濟，後乃隱於首陽。《史記》云：「武王東伐紂，夷、齊叩馬而諫，蓋在孟津之地。」孟津正當河、濟間，是夷、齊去周，尚未隱首陽，而居於河、濟之間也。又云：「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夷、齊恥之，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遂餓死。」是武王克商之後，乃隱於首陽山也。故曾子言「居河、濟之間」，而不言「隱首陽」。莊子言「北至於首陽」，明自河、濟間而北去也。首陽之在平陽，可無疑矣。案金說明辨。毛《傳》亦謂山名，首陽非首山之陽矣。晉都平陽，故詩人遂以晉山爲興。云「采苓細事，首陽幽辟」，又云「細事喻小行，幽辟喻無徵」，所以明經取興之義。小行、無徵皆指讒說。行道也。小行，小道也。無徵，無徵不信也。首二句是興體，下正言讒之無足信與人不聽讒而讒自止也。三章篇義同。巔，俗

「顛」字。○《正義》云：「王肅諸本作『爲言』，定本作『僞言』。」定本與《釋文》「或作」本同。《沔水》、《正月》「民之訛言」，《箋》：「訛，僞也。」《說文》作「譌言」，無「訛」字。占爲、僞、譌三字同。《毛詩》本作「爲」，讀作「僞」也。爲言，即譌言，所謂小行、無徵之言也。「苟，誠」者，苟與果一聲之轉，故苟謂之誠，猶果謂之誠也。「苟亦無信」，誠無信也。「亦」爲語助。《陟岵》傳云：「旃，之也。」無然，無是也。《皇矣》「無然畔援，無然歆羨」，《傳》：「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無是貪羨。」「無是釋」無然，或在句首，或在句末，其義一也。無是者，無一是者也。焉，猶然也。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傳】苦，苦菜也。

人之爲言，苟亦無與。【傳】無與，勿用也。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疏】「苦，苦菜」，《禮記·內則》：「濡豚包苦。」《儀禮·公食大夫》、《士虞》、《特牲饋食·記》：「鉶芼用苦。」苦皆苦菜也。《邶·谷風》及《大雅·綿》謂之「茶」，《傳》云：「茶，苦菜。」是苦與茶同物，故鄭注《禮》以爲苦茶矣。○《傳》釋「無與」爲「勿用」，「無」讀爲「毋」，「與」讀爲「以」。詰訓毋，勿同義，毋謂之勿，無亦謂之勿矣。以、與同義，以謂之用，

與亦謂之用矣。《易·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傳》云：「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與《傳》「勿用」義同。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傳】葑，菜名也。

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疏】《邶·谷風》「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傳》：「葑，須從也。下體，根莖也。」葑之根莖不可食，其葉有可食，故此《傳》又云「菜名也」。

卷十終

# 詩毛氏傳疏卷十一

長洲陳奐學

## 秦車鄰詁訓傳第十一 毛詩國風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疏】秦，嬴姓，皋陶之子伯益之後。歷夏、殷世，至周孝王封其苗裔非子於秦谷，爲附庸國。《漢書·地理志》云：「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括地志》云：「清水縣，本秦川，非子始封。」案今甘肅秦州清水縣即其地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句。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疏】《史記·秦本紀》：「秦

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徐廣注云：「宣王元年，秦仲之十八年也。」《國語》：「史伯曰：『秦仲，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史伯言嬴姓之大始於秦仲耳，非謂幽王之世秦仲尚在也。《序》與《國語》合。

有車鄰鄰，有馬白顙。【傳】鄰鄰，衆車聲也。白顙，昀顙也。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傳】

寺人，內小臣也。【疏】《釋文》：「鄰，又作『隣』。」《文選》潘岳《藉田賦》、王融《曲水詩序》注引《毛詩》作「隣隣」。《廣雅》：「隣隣，聲也。」今《詩》作「鄰鄰」者，古文假借字。《傳》以「昀顙」詁「白顙」，《爾雅》：「昀顙，白顙。」舍人注云：「昀，白也。顙，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易·說卦傳》：「震爲昀顙。」《說文·日部》：「昀，明也。」引《易》作「昀顙」。又《馬部》：「昀，馬白額也。《易》曰：『爲昀顙。』」段注云：「疑『昀』後出，非古。」○君子，席秦仲也。《周禮·序官》內小臣、閹人、寺人、內豎皆奄官。內小臣爲奄官之長，與寺人別官。《傳》云「內小臣」，則知此「寺人」非即《周禮》「寺人」矣。詩稱「寺人」，《序》稱「侍御」，服

虔注襄二十九年《左傳》云：「秦仲始有侍御之臣。」古寺、侍通用。《儀禮·燕禮》：「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案諸侯亦有內小臣，《公食大夫禮》謂之「內官之上」。此詩下章「鼓瑟鼓簧」正行君燕臣禮，《傳》以「內小臣」釋「寺人」，實本《燕禮》為說。秦仲為宣王大夫，與外諸侯同體，故亦得設內小臣之官。令，《釋文》引《韓詩》作「伶」，云：「使伶。」《箋》云：「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鄭用韓義也。

阪有漆，隰有栗。【傳】興也。阪者曰阪，下溼曰隰。既見君子，竝坐鼓瑟。【傳】又見其禮樂焉。今者不樂，逝者其耄。【傳】耄，老也。八十曰耄。【疏】阪有漆、桑，隰有栗、楊，與《終南》之有條、梅興義略同。言興者，合下章發《傳》，而又明首章之非興。此與《南有嘉魚》、《有駉》傳例又不同也。「阪者曰阪」，《爾雅·釋地》文。「阪」與「側」同意。邊為側，猶阪為阪。《東門之壇》傳：「遠而難，則如茹蘆在阪。」《蒹葭》箋：「升者，言其難至如升阪。」是也。「下溼曰隰」，亦《釋地》文。《釋地》又云：「下者曰隰。」《爾雅》「隰」有兩解。下溼謂平地

之隰。下者對阪者言，則謂不平之隰。《傳》不云「下者曰隰」而必云「下溼曰隰」者，於阪見其不平，而於隰著其高下，經義始備也。《簡兮》、《皇皇者華》傳竝云：「下溼曰隰。」○《爾雅·釋言》：「竝，併也。」郭注引《詩》「竝坐鼓瑟」。《燕禮》：「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此「竝坐」之義也。「竝坐」與「鼓瑟」不連讀。《燕禮》「鼓瑟在堂，上有工坐」之文，或據之以解詩「竝坐」為樂工竝坐。然鼓簧在堂下，詩亦言「竝坐」，將作何解乎？《傳》中「又」字冢上章，不冢上句。《燕禮》：「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升歌三終也。「笙人，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此笙人三終也。詩上章「寺人之令」言見其侍御之好，鼓瑟則又見其升歌矣，鼓簧則又見其笙人矣。《傳》云「又見其禮樂焉」者，乃承上合下以釋之。○樂，樂禮樂也。逝，讀如「日月逝矣」之「逝」。逝，往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耄」，言今者不樂禮樂，往者其老矣。《蟋蟀》篇：「今我不樂，日月其除。」「今我不樂，日月其邁。」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彼序》云：「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詩義正同。「耄，老」，《釋言》文。《傳》「八十曰耄」當作「七十曰耄」。《易·離·九三》釋文引馬注云：「七十曰耄。」鄭注謂「年踰七十」，經言「大耋」即為過

耄之年。踰七十爲大耄，則鄭亦以七十爲耄，與馬注同。杜注僖九年《左傳》云：「七十曰耄。」與服注同。何注宣十二年《公羊傳》：「七十稱老。」徐彥疏云：「七十稱老，《曲禮》文也。按今《曲禮》云：「七十曰耄。」與此異也。」徐彥見《曲禮》作「七十曰耄」。《禮記·射義》疏亦云「六十之耄，七十之耄」，與《公羊疏》同。「耄」即「耄」之省。今本《曲禮》作「七十曰老」。疑「老」即「耄」之誤奪去下「至」耳。《曲禮》「七十曰耄」正爲毛《傳》所本。是七十謂之耄，非八十謂之耄也。又《版》傳云：「八十曰耄。」即《曲禮》「八十、九十曰耄」也。是八十謂之耄，則七十謂之耄也。此皆足訂毛《傳》「七」誤爲「八」之證。《說文》：「年八十曰耄，年九十曰耄。」許以耄、耄年近，統稱其言耄，與《版》傳不同，則其言耄亦與此《傳》不同。而劉熙《釋名》、王肅注《易》、郭璞注《爾雅》皆主「八十曰耄」之說，後人遂以改易此《傳》「七十」爲「八十」，與《禮記·曲禮》馬、鄭、服、杜注不合，且與《版》傳耄、耄同稱八十，尤不可通。《正義》謂「耄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不能釐正《傳》文之誤，而作此游移之說。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竝坐鼓簧。

【傳】簧，笙也。今者不樂，逝者其亡。【傳】亡，喪棄也。【疏】詩之「簧」即《儀禮》之「笙」也，故《傳》以簧爲笙，《君子陽陽》同。○《傳》云「亡，喪棄也」者，喪、亡互訓，言無禮樂，則國政將喪棄矣。是時秦始大，而不忘喪棄，故國祚長久。《易·繫辭傳》云：「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 《駟驥》三章，章四句。

《駟驥》，美襄公也。始命，句。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疏】襄公，秦仲之孫也。《秦本紀》云：「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箋》云：「始命，命爲諸侯也。秦始皇附庸也。」

駟驥孔阜，六轡在手。【傳】驥，驪；阜，大也。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傳】能以道媚於上下者。冬獵曰狩。【疏】駟，當作「四」，四馬曰駟。若

下一字爲馬名，則上一字作「四」，不作「駟」。「四駟孔阜」，猶云「四牡孔阜」耳。凡《碩人》、《小戎》、《四牡》、《采芣》、《杕杜》、《六月》、《車攻》、《吉日》、《節南山》、《北山》、《車輦》、《桑柔》、《嵩高》、《烝民》、《韓奕》，皆曰「四牡」，此詩曰「四駟」，《載驅》、《六月》曰「四驪」，《四牡》、《裳裳者華》曰「四駟」，《采芣》曰「四騏」，《車攻》曰「四黃」，《大明》曰「四騏」，皆謂四馬也。《說文》引《詩》作「四駟」。《漢書·地理志》作「四駟」。「駟」乃「駟」之誤，而其字皆作「四」可證。「駟」訓「驪」，《駟》傳云：「純黑曰驪。」《周禮·庾人》：「以阜馬」，鄭注云：「阜，盛壯也。」大亦盛壯之意。《箋》云：「四馬六轡，六轡在手，言馬之良也。」○《傳》云：「能以道媚於上下者」，以釋經之「媚子」。《思齊》傳：「媚，愛也。」《卷阿》七章云：「謏謏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此言「媚於上者」也。八章云：「謏謏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此言「媚於下者」也。《傳》正本《卷阿》詩義。上下謂君民。昭七年《左傳》：「子產曰：『不媚不信，不信，民弗從也。』」媚民即媚下。《箋》申《傳》以上下爲君臣。《正義》謂「不是己身能上媚下媚，言能和合他人，使之相愛」，皆失《傳》旨。王肅云：「卿大夫稱子。」《冬獵》曰狩，《叔于田》同。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傳】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群獸。公曰左之，舍拔則獲。【傳】拔，矢末也。【疏】「時，是」，爾雅·釋詁文。《十月之交》、《文王》、《韓奕》、《訪落》傳竝訓「時」爲「是」。時，是同聲，古文以「時」爲「是」字也。「辰」訓「時」。時牡，謂冬獵之獸也。上章《傳》云「冬獵曰狩」，而此則又引《周禮·獸人》文以廣證「時牡」之義，實因冬獵連類稱之耳。《傳》中多有此例。且《傳》釋經之「辰牡」，不釋經之「奉」，故《箋》云：「奉是時牡者，謂虞人也。」《騶虞》傳：「虞人翼五狝，以待公之發。」即此義也。碩，大；孔碩，猶孔阜也。○《箋》云：「左之者，從禽之左射之也。」此即鄭司農《周禮·保氏》注所云「五馭逐禽左」也。賈疏云：「逐禽左者，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人君自左射，故毛《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隅爲上殺」是也。《箋》云：「拔，括也。」《釋名》云：「矢末曰栝。栝，會也，與弦會也。」《玉篇·木部》：「栝，矢末也。」豈希馮所據《詩傳》作「拔」歟？獲，言中禽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傳】閑，習也。輶車鸞鑣，載獫狁驕。【傳】輶，輕也。獫，獸驕，田

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疏】有林之杜傳：「遊，觀也。」《書·無逸》篇云：「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渾言之，遊亦田也。古者田在園囿中，北園當即所田之地。首章言狩，此章言北園，與《車攻》篇上言狩言苗，而下言于敖，文義正相同也。北園，未聞。秦有具圃，見《左傳》。四馬，即四驥也。《還》序云：「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是閑、習同義。《禮記·仲尼燕居》篇：「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書大傳》：「戰鬪不可不習，故于搜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案閑，古字皆當作「閒」。《箋》以《序》「田狩園囿」分屬一事，遂謂公遊北園為田獵以前，竝讀「閑」為「邦國六閑」，四馬「為」四種之馬，恐非《詩傳》之旨。○「輶，輕」，《釋言》文。《文選》張衡《西京賦》：「屬車之蒞，載獫獫狁狁。」薛綜注云：「蒞，副也。」案張以「屬車之蒞」解詩之「輶車」，此輶車為倍乘也，當即從公媚子之所乘。《車攻》傳：「諸侯發，則大夫、士發。」上言公射，此乃及大夫以下推廣言之耳。鸞，當作「鑾」。《說文》：「輶，輕車也。《詩》曰：『輶車鑾鑾。』」鑾在鑾，故曰「鑾鑾」。詳《蓼蕭》篇。載，載於車也。《傳》釋「獫」、「歇驕」為「田犬」，而又引《爾雅·釋畜》文以分釋之。《爾雅》：「長喙，獫；短喙，獨獫。」《說文》：「獫，長喙犬

也。」「獨，短喙犬也。《詩》曰：『載獫獨獫。』《爾雅》曰：『短喙犬謂之獨獫。』」「獫，獨獫也。」是許所據《詩》、《爾雅》作「獨獫」。郭注《爾雅》、李注《文選》引《詩》皆同。

### 《小戎》三章，章十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疏】《秦本紀》：「襄公二年，戎圍犬丘，世父擊之，為戎人所虜。七年，西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而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

小戎，伐收，五檠梁輶。【傳】小戎，兵車也。

伐，淺，收，軫也。五，五束也。檠，歷錄也。梁輶，輶上句衡也。一輶五束，束有歷錄。游環脅驅，陰鞿鋈續。【傳】游環，新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陰，揜軌也。鞿，所以引也。鋈，白金也。續，續鞿也。文茵暢轂，駕我騏驎。【傳】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

也。騏，騏文也。左足白曰鼻。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傳】西戎板屋。

【疏】「小戎，兵車」，《雨無正》傳：「戎，兵也。」凡兵車，建五兵，故謂之兵車，亦謂之戎車。《采薇》、《六月》、《采芣》、《泮水》篇皆曰「戎車」是也。《箋》云：「此群臣之兵車，故曰小戎。」《儀禮·釋言》文。《傳》詁「收」爲「軫」者，軫，後軾也。《考工記》言「車軾四尺」，以明軾崇之度；於《輿人》記軾圍，以明軾厚之度；於《輪人》記庇軾，於《輶人》記軾間，以明軾廣之度。《記》皆不及後軾。車廣六尺六寸，輿深四尺四寸，其四面束輿之木謂之軾。《詩》則謂之「收」，收，聚也，謂聚衆材而收束之也。凡乘車之體不方箱，故軾方非正方也。軾圍尺有一寸，其徑二寸七分半，其度準於牙圍。牙與軾任同，故度同也。升車皆從車後，故軾圍雖四面材，兩旁爲轡，前爲軾，其三面有揜輿之版，納於輿下者，不可得而見。輿後一面無揜輿之版，所可見者，唯此後軾而已。鄭注云：「軾，輿後橫木。」《說文》亦云：「軾，車後橫木也。」皆指可見之軾而言。後軾無揜輿，爲人上車之處，故毛《傳》謂之「淺軾」者，即此也。昭二十一年《左傳》：「張句擊之，折軾。」後軾，故可擊、可折。又

襄二十四年《傳》：「張骼、輔躒，皆踞轉而鼓琴。」轉，即「軾」也。後軾，故可踞、可鼓琴。此亦兵車淺軾之義證與。○經言「五」，《傳》云「五束」。束，約也。五束，五約也。五束之文是曰檠。《釋文》：「檠，本亦作『鞶』。」《說文》：「檠，車歷錄束文也。」與《傳》訓同。梁軾謂曲軾，五檠謂軾束。《傳》既以「軾上句衡」釋「梁軾」之義，「句」與「軾」同，又嫌五檠爲衡束，故申釋「五檠」之義云「一軾五束，束有歷錄」，謂一軾共五束，束文有歷歷錄然也。軾在輿下者謂之任正。任正如隧深，在輿下四尺四寸，合之軾前十尺，軾長丈四尺四寸。鄭司農云：「四馬之軾，率尺所一縛。」然則五束爲五尺，當在近衡之前五尺，不在近軾之後五尺矣。○游，猶流也。設環流於服馬背上，是謂之游環。《傳》：「靳環」各本作「鞶環」，今依《釋文》訂正。定九年《左傳》：「吾從子如驂之有靳。」《說文》：「靳，當膺也。」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胸，當胸之革爲靳。靳上有環，謂之靳環。游環就服馬得其義，而靳環兼驂馬得其義也。云「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者，《箋》云：「游環在背上無常處，實驂之外轡，以禁其出。」禁，即禦也。蓋環游於服馬之背上，而驂馬之外轡貫之，則驂馬不得外出，故曰「禁其出」也。云「脅驅慎駕具，所以止人也」者，《箋》云：「脅驅者，箝服馬之外脅，以



止驂之人。」是驂馬首與服馬脅適相埒，服馬之脅爲駕具處緊之處，驂馬之內轡倚箸於服馬之外脅，則服馬駕具亦得慎重，而驂馬亦不得退入於後，故曰「所以止驂之人」也。○「陰，揜軌」，陰、揜雙聲。軌，軾前也。軾前之版揜於軌上，是謂之揜軌。程瑶田《通藝錄》說：「前軾下軌俟起處，牙錯相嵌而函之，範圍此軌，故謂此處爲軌。」《箋》云：「揜軌在軾前，垂軌上。」是也。《傳》以「引」釋「軾」，《說文》、《玉篇》竝云：「軾，引軸。」案軸在輿下者謂之橫任。「軾」引軸，則當繫於橫任，在陰版之後，橫任兩頭有軾，故《左傳》稱「兩軾」。《正義》謂「軾繫於陰版之上」，非也。《爾雅》：「白金爲之銀，其美者謂之鐐。」《小箋》以爲古《毛詩》本皆作「沃」。「沃」即「鐐」字之假借也。續，猶系也。續軾者，系於軾之環，白金爲環之飾也。《箋》云：「鑿續，白金飾續軾之環。」《釋名》：「續，續軾端也。」蓋軾以皮爲之，軾環所以系軾，是曰續。設於軸上，不設於軾前也。○《傳》釋「文」爲「虎皮」，各本文下衍「茵」字，當刪。文者，覆軾之皮，即《韓奕》所謂「淺幘」也。茵薦軾中，或用席爲之，字從艸。或用革爲之，故字又從革，即《韓奕》所謂「鞞鞞」也。《急就篇》：「鞞、鞞、鞞、鞞、鞞、鞞。」《史記·酷吏傳》：「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徐廣《音義》云：「伏，軾也。」《漢

書·霍光傳》「加畫繡網馮」，《列女傳》作「網鞞」，馮即伏也。文茵、鞞鞞皆二事。《釋名》《詩》「文茵」用「虎文爲鞞」，解者皆從劉說，恐未是。《史記·禮書》「寢兕持虎」，《索隱》云：「寢兕，以兕牛皮爲席。持虎，以猛獸皮文飾倚較及伏軾，故云持虎。」徐廣《音義》引《續漢書·輿服志》：「文，虎伏軾。」案此文即伏之證也。《玉篇》：「暢，亦作「暢」。」《廣雅》：「暢，長也。」《考工記·輪人》：「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軾。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轂，長三尺二寸五分。其長一爲賢，當得六寸四分，即一在內也。內，在輿下者也。三爲軾，當得尺九寸二分，即二在外也。外，在輿外者也。於內外間留其一，當得六寸四分，所以置輻也。轂之在於輿外者較長於輿下者。長轂，指在輿外可見者言也。其用革鞞於長轂，是曰軾。《采芑》傳：「軾，長轂之軾也。」昭五年《左傳》：「長轂九百。」又文十四年《穀梁傳》：「長轂五百乘。」杜、范注：「長轂爲戎車。」○《傳》「騏文」，《正義》本作「綦文」。《文選》顏延之《赭白馬賦》注引《傳》「騏，綦文」。《尸鳩》傳同。《出其東門》箋作「綦文」，正本《傳》訓。《說文》：「騏，馬青驪，文如博棊也。」段注依《七發》注，玄應書所引《說文》作「青驪，文如棊」，謂「白馬而有青黑紋路相交

如綦者」是已。《尸鳩》正義云：「馬之青黑者謂之駟。」又《駟》正義云：「駟，黑色之名。」《顧命》「四人駟弁」，注：「青黑曰駟。」引《詩》云：「我馬維駟。」是駟爲青黑色。不知鄭注言「青黑」爲弁文，不謂「青黑弁」，猶《說文》言「青駟」爲馬文，不謂「青駟馬」，仲達誤會駟馬爲青黑馬，豈駟弁亦青黑弁乎？孔說非是。此及《皇皇者華》、《采芣》、《駟》「駟」凡四見。《爾雅·釋畜》：「馬後左足白，驥。」《傳》所本也。《易·說卦傳》：「震爲驥足。」虞翻注：「馬白後左足爲驥。」《說文》：「驥，馬後左足白也。讀若注。」竝同《爾雅》。唯毛《傳》不言「後」者，省文耳。○言念，一章云「我念」，故《箋》云：「言，我也。」君子，謂乘小戎者也。《野有死麕》傳云：「如玉，德如玉也。」板，古作「版」。下章《傳》「在邑」爲在敵邑，則知板屋爲西戎板屋矣。《漢書·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酈注《水經·渭水》篇：「秦武公十年，伐邽。漢武帝改爲天水郡。其鄉居悉以板蓋屋，《詩》所謂「西戎板屋」也。」《箋》云：「心曲，心之委曲也，憂則心亂也。此上四句者，婦人所用，閱其君子。」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駟騶是中，騶驪

是驪。【傳】黃馬黑喙曰騶。龍盾之合，鎡以鰲。【傳】龍盾，畫龍其盾也。合，合而載之。納，驂內轡也。言念君子，溫其在邑。【傳】在敵邑也。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疏】赤身黑鬣曰騶，疑《傳》文有此六字，今屬入《箋》語。《傳》凡言馬色必詳。「駟」義已見上章。「騶」義雖著於《駟》篇，而此「騶」實爲人經始見之馬。「駟」首見《四牡》，「騶」首見《皇皇者華》，而「駟」與「騶」又見於《駟》。尋《傳》之例，皆兩釋之，則知《小戎》、《駟》之「騶」亦或兩釋之矣。解見《駟》篇。《爾雅》：「白馬黑脣，駟。黑喙，騶。」白馬，當作「黃馬」。《釋文》：「駟，孫本作「驂」，云：「與牛同稱也。」孫炎所據《爾雅》作「黃馬黑脣，驂」，與《無羊》、《良耜》傳「黃牛黑脣曰驂」合。此謂馬、牛同矣。黃馬而黑脣者謂之驂，黃馬而黑喙者謂之駟。爲此《傳》所本。駟即冢上驂言。郭注云：「今以淺黃色爲駟馬。」疑郭景純所見《爾雅》本不誤。上章《傳》云：「驂，驪也。」驪，易識之馬，例不傳。《箋》云：「中，中服也。驂，兩驂也。」○《傳》云「龍盾，畫龍其盾也」者，其當作「於」，《正義》不誤。畫，刻畫也。畫龍於盾，刻畫龍文於盾也。《齊語》：「輕罪贖以贄盾一戟。」贄，

當讀「畫續」之「續」，與詩「龍盾」同。盾狀如蓋，故曰合。云「合而載之」者，謂覆合而載於車也。《大東》傳：「載，載乎車也。」與此《傳》「載」字同義。王肅云：「合而載之，以爲車蔽。」○《傳》釋「軛」爲「驂內轡」。轡者，所以貫驂內轡之環也。《箋》云：「蓋以轡軛，軛之轡以白金爲飾也。軛繫於軾前。」《說文》云：「轡，環之有舌者。或作『鑄』。」「軛，驂馬內轡繫軾前者。《詩》曰：『沃以轡軛。』」案鄭、許皆足以申明《傳》義。《爾雅·釋器》：「環謂之捐。」捐即「轡」之假借字。又《釋器》：「載轡謂之轡。」《說文》：「轡，車衡載轡者。或作『鑄』。」然則四馬八轡，兩驂馬各有內外轡，皆先貫於服馬之游環，其兩驂外轡從游環復入車軛大環，是謂之轡。其兩驂內轡從游環復貫軾前之大環，是謂之轡軛。軛之言納也，謂納於轡也。內轡納於轡，故在手者止有六轡耳。沃轡，以白金飾轡也。《荀子·正論篇》：「三公持納。」持納，謂軾前也。楊注云：「納與軛同。」○經言「在邑」，《傳》云「在敵邑」，敵謂西戎也。《鵲巢》傳訓「方」爲「有」，此「方」亦爲「有」也。何爲「胡然」，皆疑問之詞。言有歸期而不歸，使我念之不已也。《小雅·杜杜》篇「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傳》云：「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意與此同。

伐駟孔群，公矛鏐鏐，蒙伐有苑。【傳】伐駟，四介馬也。孔，甚也。公矛，三隅矛也。鏐，鏐也。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虎輶鏐膺，交輶二弓，竹閉緄縢。【傳】虎，虎皮也。輶，弓室也。膺，馬帶也。交輶，交二弓於輶中也。閉，緄；緄，繩；縢，約也。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傳】厭厭，安靜也。秩秩，有知也。【疏】《傳》以「四馬」釋「駟」，「介」釋「伐」。《箋》云：「伐，淺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此《箋》申《傳》也。《釋文》引《韓詩》：「駟馬不箸甲曰伐駟。」案「駟馬」之「駟」當作「四」，「不」字衍。韓亦以「四馬」解「駟」，「箸甲」解「伐」。《韓詩·六月》傳云：「馬被甲。」則戎車之馬皆箸甲矣。《清人》駟介旁旁，《傳》云：「介，甲也。」《箋》云：「駟，四馬也。」伐駟，猶言駟介。「孔」訓「甚」，甚群者，旁旁之意也。○《說文·口部》：「咄，高氣也。巨鳩切。」段注云：「《詩》『咄矛』是此『咄』字。」案《說文·金部》引《詩》正作「咄」。《傳》文「咄」下奪「矛」字。《正義》云：「咄矛，三隅矛，刃有三角。今據《正義》補正。鄭注顧命云：『戣、瞿，蓋今之三鋒矛。』咄與戣、瞿一聲。

之轉。鏹、鏹以疊韻爲訓。《禮記·曲禮》：「進戈者，前其鏹，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鏹。」鄭注云：「銳底曰鏹，平底曰鏹。」此析言之也。《說文》：「鏹，矛戟柲下銅鏹也。《詩》曰：『召矛鏹鏹。』」段注據玄應書《說文》作「鏹」。案《御覽·兵部八十四》引《詩》亦作「鏹」。《玉篇》：「鏹，鏹也。」字皆作「鏹」。《淮南子·原道篇》云：「猶鏹之與刃。刃犯難而鏹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高誘注：「鏹，讀曰頓。」是鏹狀固平底矣。白金爲召矛下飾，《詩》謂之沃鏹，漢人則謂之銅鏹。○《傳》云「蒙，討羽者，蒙，覆也。討，治也。謂治羽而覆於中干之上，是曰蒙伐。鄭司農《周禮·舞師》注：「聖舞，蒙羽舞。」又《樂師》注：「聖舞者，以羽冒覆頭上。」案仲師所云「蒙羽」即本此《傳》「蒙，討羽」之義。《箋》云：「蒙，厯也。討，襍也。畫襍羽之文於伐，故曰厯伐。」鄭說不同。《玉篇》引三家《詩》作「蔽」，《毛詩》用假借作「伐」。《傳》云「伐，中干」，《玉篇》誤爲《箋》語，非也。《說文》：「戟，盾也。」「干」與「戟」同。中戟即中盾也。大盾曰檣。「苑訓」文兒者，謂羽飾也。《禮》稱「朱干舞《大武》」，或舞干以染朱羽爲飾與？○虎韞，以虎皮爲弓韞，故《傳》云：「虎，虎皮。韞，弓室也。」弓室，猶弓衣也。膺，匈也。《傳》以「馬帶」釋「膺」，馬帶非馬大帶。

馬大帶在腹下，馬帶在匈前也。馬帶以革爲之，著於匈前，故曰膺；革有金飾，故曰鏤膺。《箋》云：「鏤膺，有刻金飾也。」鏤膺與鉤膺不同。鉤膺下垂，而鏤膺不下垂。此戎車與路車制異也。鉤膺，詳《采芑》篇。○《傳》文「交報」下當有「二弓」二字。《正義》云「交二弓於韞中，謂顛倒安置之」是也。二弓，《閼宮》謂之「重弓」。韞，即「虎韞」之「韞」。竹閉，以竹爲閉也。閉亦作「秘」。《既夕·記》「有秘」，注：「秘，弓繫。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以竹爲之。《詩》云：『竹秘緼縢。』」古文「秘」作「柴」。「閉」亦爲「緼」，《考工記》：「譬如終緼，引如終緼」，注：「緼，弓秘。弓有繫者，爲發弦時備損傷。《詩》云：『竹秘緼縢。』」《說文》云：「繫，榜也。」榜，所以輔弓弩也。「緼，繫也。」案繫繫曰緼，因之評繫曰緼。毛意蓋讀詩之「閉」爲《既夕·記》「有秘」之「秘」，而即以《考工記》「終緼」之「緼」釋之，實一物也。詩既言交弓於韞中，又用竹繫約之以繩，所以虞其翻反也。《角弓》傳：「不善緼繫巧用，則翻然而反。」是其義矣。《傳》文「緼，繩，縢，約」疑有互譌。《宋策》：「束組三百緼。」此「緼」有「約」義。《少儀》：「甲不組縢。」《周書》有「金縢」，此「縢」有「繩」義。《閼宮》「綠縢」，《傳》亦訓「縢」爲「繩」。緼縢，謂約之必以繩也。綠縢者，其繩色綠也。然

賈公彥疏已作「緹，繩；縵，約」矣。○《淇露》傳：「厭厭，安也。」此云「安靜」，各隨文訓也。厭，古「厭」字。厭厭，三家《詩》作「愔愔」。「愔」即「厭」之異體。「秩秩，有知」，《巧言》同。《爾雅》：「秩秩，智也。」古知，智通用。《列女傳·賢明》篇：「君子謂於陵妻謂有德行。」《詩》云：「愔愔良人，秩秩德音。」此之謂也。」案此三家釋《詩》「良人」指婦人，與《綢繆》毛傳「良人，美室」同義，未審毛於此詩「良人」然不也。

### 《蒹葭》三章，章八句。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傳】興也。蒹，廉；葭，蘆也。蒼蒼，盛也。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國家待禮，然後興。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傳】伊，維也。一方，難至矣。遡洄從之，道阻且長。【傳】逆流而上曰遡洄。逆禮則莫能以至也。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傳】順流而

涉曰遡游。順禮求濟道來迎之。【疏】「蒹，蘆」，《爾雅·釋草》文。郭注云：「似蘆而細，高數尺。江東呼爲蘆。」《說文》云：「蒹，葦之未秀者。」「蘆，蒹也。」《碩人》正義引《義疏》亦云：「蘆，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葦。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楊州人謂之馬尾。」「葭，蘆」，《騶虞》、《碩人》同。《夏小正》：「七月，秀葦葦。」蒹葭即葦葦之未秀者，七月始秀而成爲茶也。《廣雅》：「蒼蒼，茂也。」盛，茂義同。「蒹葭蒼蒼」在七月之前，而「白露爲霜」乃在九月已後，故《傳》又申之云「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也。案此詩多用興體也。先言蒹葭之盛，喻國家之興。此一興也。又言霜至物成，喻禮得國興。此一興也。下皆以水爲喻。遡洄，猶逆禮；遡游，猶順禮。此又一興也。首章爲霜，喻已得禮。下章未晞，未已就未爲霜言，喻未得禮。餘義三章盡同。○伊，維一聲之轉，伊其即維其，伊何即維何，伊人即維人。此篇及《伐木》、《白駒》曰「伊人」，《烈文》及《離》曰「維人」。維，是也，猶言是人也。《箋》云：「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此《箋》申《傳》也。《廣雅·釋詁》：「蒹，厓，厲，方也。邊，厓，旁，蒹，方也。」又《釋邱》：「蒹，厓也。」《疏證》云：「方，猶旁也。《秦風》傳：「湄，水蒹

也。洙，厓也。」即經所云「水一方」也。故蘇武詩云「各在天一方」，古詩云「各在天一涯」，「涯」與「厓」通。「免謂《常武》傳：「潰，厓也。」《汝墳》傳：「墳，大防也。」方與「防」義亦相通。隄防與厓岸一也。《箋》云：「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箋》正申成《傳》義。一方爲曲隈蔽隱之處，故云「難至」。《傳》合「在厓」、「在洙」而言。此亦其人甚遠之意。《東門之壇》傳云：「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爾雅·釋水》：「逆流而上曰湍洄。」《傳》所本也。《釋文》云：「湍，《詩》作「遡」。」《說文·水部》：「湍，逆流而上曰湍洄。湍，向也。水欲下，違之而上也。字或作「遡」。」「洄，湍洄也。」《公劉》、《桑柔》傳：「遡，鄉也。」遡，湍同字，鄉，向同字。云「逆禮則莫能以至也」者，此兼釋「道阻且長」句。《雄雉》、《谷風》傳竝云：「阻，難也。」《爾雅》：「順流而下曰湍游。」「下」字疑亦當作「上」字。逆流爲洄，順流爲游，逆流而上爲湍洄，順流而上爲湍游。是以逆、順分洄、游，渡水皆是鄉上也。《說文》：「汙，浮行水上也。」「游」與「汙」同。《傳》就濟渡言，故云「順流而涉」。其實逆流而上亦是涉也，不作「下」字。云「順禮求濟道來迎之」者，此兼釋「宛在水中中央」句。央，亦中也。中坻、中沚，就首章而申言之。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傳】淒淒，猶蒼蒼也。晞，乾也。所謂伊人，在水之湄。【傳】湄，水隈也。遡洄從之，道阻且躋。【傳】躋，升也。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傳】坻，小渚也。【疏】淒淒，讀爲「萋萋」，故《傳》與上章「蒼蒼」同訓爲「盛」。若本作「萋萋」訓「盛」，已見於《葛覃》傳，不當云「猶蒼蒼」矣。宋本作「淒淒」，不誤也。《釋文》：「淒淒，本亦作「萋萋」。」今《釋文》亦倒誤。《湛露》「匪陽不晞」，《傳》亦云：「晞，乾也。」《箋》云：「未晞，未爲霜。言未凝戾爲霜也。」○《葛覃》傳：「澣，水隈也。」「湄」與「澣」皆有「垂邊」之義，故《傳》訓相同。「躋，升」，《釋詁》文。《釋文》：「躋，本又作「躋」。」《正義》本當作「躋」字，與《蝥螋》同，而與《候人》、《斯干》、《長發》異，故不云《釋詁》文也。《爾雅》：「小州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傳》於「沚」用《爾雅》，而於「坻」乃易之云「小渚」者，沚、坻皆是絕小之稱，不復區別也。《說文》：「坻，小渚也。从土，氏聲。」《詩》曰：「宛在水中坻。」許同《傳》訓。《甫田》箋云：「坻，水中之高地也。」蒹葭采采，白露未已。【傳】采采，猶淒淒也。未已，猶未止也。所謂伊人，在水之洙。

【傳】涖，厓也。遡洄從之，道阻且右。【傳】右，出其右也。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傳】小渚曰沚。【疏】茱萸傳：「采采，非一詞也。《浮游》傳：「采采，衆多也。」是采采亦爲盛，故云「猶淒淒也」。蒼蒼，淒淒，采采一語之轉。已爲止，未已爲未止，《綠衣》傳同。「已止」之「已」與「已然」之「已」不同。「已然」之「已」，《詩》或言既，或言已。「已止」之「已」，《詩》或言止，或言已。此其義別。○「涖，厓」，詳見《葛藟》篇。《爾雅·釋丘》：「水出其前，洧丘。水出其後，沮丘。水出其右，正丘。水出其左，營丘。」《釋名》：「水出其右曰沚丘。沚，止也。西方義氣有所制止也。」據劉熙所見《爾雅》，「正」乃「止」之誤。《傳》云「出其右」者，謂水出道右也，正本《爾雅》「出其右」之義。上章《傳》云「躋，升也」，升，猶前也，即本《爾雅》「出其前」之義。「小渚曰沚」，《釋水》文。《文選》潘岳《河陽縣作》注引《韓詩》「宛在水中沚」，《薛君章句》：「大渚曰沚。」案「大」字誤。《說文》亦云：「小渚曰沚。」《爾雅》釋文：「本或作『沚』。」郭注《穆天子傳》云：「沚，小渚也。」

### 《終南》二章，章六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疏】周地，岐以西之地。《鄭語》云：「平王之末，秦取周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傳】興也。終南，周之南山中南也。條，楸；梅，栴也。宜以戒不宜也。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傳】錦衣，采色也。狐裘，朝廷之服。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疏】《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武功大一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敦物。皆在縣東。」案《禹貢》終南、惇物皆在雍州渭南。惇物，漢扶風武功縣之南山，而終南爲漢京兆長安縣之南山，今陝西西安府南五十里終南山即此。鄭在長安西，鎬在長安東，則終南爲周鄭、鎬之南山矣。古文《尚書》終南、惇物皆在武功界內，而以大一當終南，未是也。《史記·秦本紀》言：「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其子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漢書·匈奴傳》亦云：「秦襄公伐戎，至郿，始列爲諸侯。」據此，知襄公賜封僅有岐西，尚無岐東。至豐、鎬之南山，必非秦履。《傳》云「終南，周之南山中南也」者，

昭四年《左傳》：「司馬侯曰：『中南，九州之險。』」終南，即中南，「中」與「終」通。終南爲周之名山，毛《傳》既有明文，《序》云「能取周地」者，亦謂取周岐西地耳，非以周山爲周地也。《地理志》：「襄公將兵救周，有功，賜受郊、鄠之地，列爲諸侯。」此班孟堅括《史記》襄公至德公以後而言，下文「故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亦統穆、孝以後而言。自鄭康成誤讀班《志》，《詩譜》云：「襄公遂橫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高誘注《呂覽·疑似》篇亦云：「受周故地鄠、鎬。」其誤與《詩譜》同。而說者因以西起秦隴，東徹藍田，橫亘八百里皆屬之終南，則謬之謬者也。然則詩何以詠終南也？終南爲周西都地，其時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而襄公來朝受命東都，終南道所由徑，故秦大夫偶以終南起興。秦無終南，而《終南》名篇，魏無汾，而《汾沮洳》名篇，正是一例。○《爾雅·釋木》：「栢，山榎。」孫炎注引《詩》「有條有梅」，云：「條，栢也。」孫用毛義，謂「條」即「栢」之假借字也。《正義》引《義疏》云：「栢，今山楸也。」郭璞注同。「梅，栢」，《釋木》文，《墓門》同。《衆經音義》引樊光注云：「荊州曰梅，楊州曰栢，益州曰赤梗。葉似豫樟，無子也。」《義疏》云：「梅樹皮葉似豫樟。豫樟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

食。栢葉大，可三四葉一纂，木理細緻於豫樟，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江南及新城、上庸、蜀皆多樟栢。終南山與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栢也。」《傳》云「宜以戒不宜也」者，此合下章而總釋大義。終南之有條、梅，又有基、堂，皆山之所宜有也，以興襄公始爲諸侯，宜乎長受此顯服。《小箋》云：「宜，謂言山所宜，以戒不宜，此說起興戒勸之意。」○《傳》以「采色」詁「錦衣」，疑「色」乃「衣」之誤。《正義》云：「錦者，襍采爲文，故云采衣。」是孔據《傳》作「采衣」也。《逸周書·大匡》篇：「及期日質明，王麻衣以朝，朝中無采衣。」案麻衣，朝服也。天子皮弁，日視朝。此因荒變，故服諸侯朝服視朝，以示貶。諸侯朝服無采衣，唯天子皮弁服有采衣。采衣，即錦衣矣。《傳》云「狐裘，朝廷之服」者，狐裘，狐白裘也。《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謁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鄭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謁也。袒而有衣曰謁，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綉衣，裳錦綉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謁衣，象裘色也。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爲謁。」案鄭言「謁衣象裘色」，「謁衣」當作「上衣」，字之誤。天子皮弁服上衣，以白布爲之，是象狐白裘色也。若諸侯之皮弁服，《論語》所謂「素衣麤裘」也。



《聘禮》注云：「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是也。《聘禮》：「賓皮弁聘，至于朝，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及廟門，公揖人。公楊，降立。賓楊，奉束帛加璧享。」是侯國朝聘于朝，于廟，皆皮弁服有楊衣，若王朝于朝則皮弁服，而于廟則冕服。天子諸侯君臣同服。《觀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注云：「皮弁者，天子之朝朝服也。」此侯氏初來皮弁服也。「侯氏裊冕，釋幣于櫺」，注云：「裊冕者，衣裊衣而冠冕也。」此侯氏入廟冕服也。秦襄公人覲，以錦衣爲狐裘之楊，此正同天子皮弁服之制，明在朝廷不在廟中也。皮弁服爲諸侯視朔與天子日視朝之正服，故諸侯在己國行廟受之禮皮弁服，楊衣者，素衣也。其裘，則麕青也。諸侯在天子朝廷皮弁服，楊衣者，錦衣也。其裘，則狐白也。楊衣，即中衣也。是錦衣狐裘，唯諸侯在天子朝廷君臣同服之衣。《書大傳》云：「命於其君，得命衣文駢錦。未有命者，不得衣。」是錦衣爲貴顯之服矣。《夏小正》：「九月，王始裘。」亦與秋覲禮合。○「渥丹」，「丹」字疑誤，當同《簡兮》作「渥赭」。《釋文》引《韓詩》作「渥」，云：「渥，赭也。」赭，渥聲通。若作「丹」，則聲不通矣。今《韓詩外傳》引《詩》「顏如渥赭」，或後人依《毛詩》改之也。《簡兮》傳云：「渥，厚也。」《箋》

云：「渥，厚漬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其君也哉，儀貌尊嚴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傳】紀，基也。

堂，畢道平如堂也。君子至止，黻衣繡裳。【傳】

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佩玉將將，壽考

不忘。【疏】紀，讀與「基」同，古己，其聲通也。《傳》釋

「堂」謂「畢道平如堂」，「平」字當衍。《小箋》云：「定本作

「平如堂」，非也。此自兩厓壁立言之。平如堂，則自道言

之矣。」案段說是也。《爾雅·釋厓岸》：「畢，堂牆。」此

《傳》所本。畢者，道名，謂終南山之道有厓岸如堂牆者也。

《傳》釋「紀」爲「基」，基爲山厓之下，堂爲山厓之邊。《箋》

云：「基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

名，邊如堂之牆然。」此鄭申《傳》說。今本《箋》「基也」誤作

「畢也」二字，孔仲達所據已不能諱正矣。《詩述聞》云：

「考《白帖·終南山類》引《詩》作「有杞有棠」，所引蓋《韓

詩》。柳宗元《終南山祠堂碑》曰：「其物產之厚，器用之

出，則璆琳琅玕，《夏書》載焉。紀堂條梅，《秦風》詠焉。」宗

元以「紀堂」爲終南之物產，則是讀「紀」爲「杞」，讀「堂」爲

「棠」，蓋亦本《韓詩》也。」○「黑與青謂之黻」，《考工記》「畫

續之事」文。宣十六年《左傳》：「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此公之孤四命有黻也。《禮器》云：「諸侯黼，大夫黻，天子大夫與列國大夫同。黻如赤韋、蔥珩之例。天子卿六命，出封爲侯伯七命。天子大夫四命，出封爲子男五命。」《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則是襄公始封諸侯，當始就子男之命，應用黼，不應用黻。而詩詠黻衣，仍從天子大夫四命之節者，何也？此與《唐·無衣》篇晉武公始封侯伯，二章仍就天子之卿六命言之，其例正同。又《曾子問》：「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案冕，裨冕也。弁，爵弁，即玄冕也。天子所賜冕弁必歸奠而後服，在天子朝廷不得服所賜之服。此亦詩詠黻之義歟？《考工記》：「五采備謂之繡。」五色即五采也。古者黼刺與畫績皆有五色，山、龍、青、華、蟲、黃、作繪黑、宗彝、白、藻、火、赤、畫績之五色也。黼、繡、黻亦備五色，黼刺之五色也。子男自毳冕以下，不得備畫績五色。子男未出封四命，又不得備黼刺五色。《傳》云「五色備」者，所以釋經「繡」字之訓，蓋唯冕服之裳有繡文也。故《終南》之「繡裳」與《九罇》之「繡裳畫刺」自有等差。將將，猶瑋瑋也。

###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疏】文六年《左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謂穆公收良以死。」《詩序》與《左傳》合。《漢書·匡衡傳》云：「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匡

學《齊詩》，說異。

交交黃鳥，止于棘。【傳】興也。交交，小

貌。黃鳥以時往來得其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

誰從穆公？子車奄息。【傳】子車，氏。奄息，

名。維此奄息，百夫之特。【傳】乃特百夫之德。

臨其穴，惴惴其慄。【傳】惴惴，懼也。彼蒼者

天，殲我良人。【傳】殲，盡；良，善也。如可贖

兮，人百其身。【疏】黃鳥，小鳥。故交交爲小兒。《小

宛》「交交桑扈」，《傳》亦云「交交，小兒」也。《傳》以黃鳥得

所止喻人得死，所以見三良不得壽命終，小鳥之不如，所以

明經興義，總釋全章也。詩本賦三良耳，而因黃鳥生興，故

《左傳》爲之「賦」，毛《傳》爲之「興」，此因興以賦，猶《葛藟》

因興以比。興該賦、比矣。○從，從死也。子車，《左傳》云：「子車氏。」《傳》所本也。子車爲氏，奄息其名。《庸·柏舟》傳：「特，匹也。」云「乃特百夫之德」者，言奄息之德，乃足以匹百夫耳。穴，讀「死則同穴」之「穴」。「惓惓，懼」，《爾雅·釋訓》文。慄，當作「栗」。《孟子·公孫丑》注引《詩》作「惓惓其栗」。《淮南·說山》注：「慄，讀《詩》『惓惓其栗』之『惓』也。」皆作「栗」可證。《爾雅》：「慄，懼也。」慄，誤俗字。殲，盡，《釋詁》文。《春秋》：「莊十七年，齊人殲于遂。」《穀梁傳》：「殲者，盡也。」《公羊傳》：「殲者何？殲積也。」何注云：「殲者，死文。殲之爲死，積死非一之辭，故曰殲積，衆多也。」案「殲」與「殲」通。積死非，盡之意也。「良」訓「善」，良人，善人也。《左傳》：「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違世，猶治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此《傳》訓「良」爲「善」之義也。「人百其身」，言百人身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傳】防，比也。臨其穴，惓惓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疏】仲，《左傳》釋文作「中」。仲，字也。行，名也。子車仲行，若鄭之祭仲足，祭，氏，仲，字，足，名矣。《傳》以奄息爲名，則仲行、鍼虎皆名。仲行爲子車氏之第二子，單名行，故詩人以此分章，不當兩稱名而一稱字。《箋》謂「仲行，字」，恐非是。《傳》讀「防」爲「比方」之「方」。徐邈云：「毛音「方」。是也。《箋》：「防，猶當也。」防如字，義亦通。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傳】禦，當也。臨其穴，惓惓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疏】禦，當「者」，禦亂，當亂，禦敵，當敵，是「禦」有「當」義。百夫之當，言可當百夫耳。

### 《晨風》三章，章六句。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疏】與《權輿》刺意同。

𪔐彼晨風，鬱彼北林。【傳】興也。𪔐，疾飛

貌。晨風，鷦也。鬱，積也。北林，林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駸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傳】思望之，心中欽欽然。如何？忘我實多。【傳】今則忘之矣。【疏】欽，疾飛兒者，「疾」與「欽」疊韻也。《韓詩外傳》八作「鷦」。《晨風，鷦》，《爾雅·釋鳥》文。《說文》：「鷦，鷦風。」而於「欽」下引《詩》作「晨風」。晨，古文假借字。《正義》引《義疏》云：「鷦似鷦，青黃色。燕頤，句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鷦、鷦、燕、雀食之。」《孟子·離婁》篇：「爲叢鵲爵者，鷦也。」趙注云：「鷦，土鷦也。」鬱，《正月》、《小弁》、《菀柳》、《桑柔》皆作「菀」，訓「茂」。鬱、菀一語之轉。《傳》訓「鬱」爲「積」者，與《棧》訓「標」爲「積以薪」之「積」喻賢人之衆多者同意。「北林，林名」，其地未詳。晨風飛入北林，猶賢人之歸先君。《傳》合二句爲興也。下二章以山、隰所有興國家有賢人。○君子，謂賢人也。《傳》云「思望之」，釋「未見君子」句。云「心中欽欽然」，釋「憂心欽欽」句。《爾雅》：「欽欽，憂也。」如，猶奈也。我，我君子也。云「今則忘之矣」者，今與先君相應，先君謂穆公，今謂康公也。文十三年《左傳》：「繞朝贈晉士會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此即康

公忘棄舊臣之事矣。《後箋》云：「《傳》文兩『之』字相承，明指賢者而言。思，謂穆公思之。忘，謂康公忘之。《箋》以憂心爲思賢，與《傳》同。至『忘我實多』，則謂『假穆公之意，責康公之忘已』，此泥於《序》文『忘』字之故，其實《序》言『忘穆公之業』乃作詩大旨，非即指詩中『忘』字也。《箋》釋經『忘』字本與《傳》異，《正義》強以鄭說述毛，殊失毛旨。《韓詩外傳》云：『魏文侯封大子擊於中山，三年莫往來。趙倉唐爲大子使於文侯，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鷦彼晨風』云云至『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悅。」據此，必此詩爲君忘其臣，故倉唐引以爲諷。若如《箋》說以爲子之忘父，而乃誦之以諷文侯之忘其子，雖曰斷章，亦言之不順矣。」

山有苞櫟，隰有六駸。【傳】櫟，木也。駸，如馬，倨牙，食虎豹。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忘我實多。【疏】《正義》云：「《釋木》：『櫟，其實櫟。』孫炎云：『櫟實，橡也。有櫟彙自裏也。』陸機《疏》云：『秦人謂柞櫟爲櫟，河內人謂木蓼爲櫟，椒櫟之

屬也。其子房生爲棣。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柞櫟，或曰木蓼。櫟以爲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說文》：「櫟，櫟木也。」棣，櫟實。《段注》云：「陸謂《秦詩》當是柞櫟。觀許「櫟」、「棣」二篆連屬，與陸云「木蓼子房生爲棣」者合，許意謂「木蓼」也。《艸部》云：「草斗，櫟實也。一曰樣斗。」《木部》：「栩」下云：「柔也。其草一曰樣。」《草》下「櫟實」字是名柞櫟，非子棣生之櫟也。」免案《說文》「草」下「櫟實」亦是借稱，櫟實爲棣，不爲樣。此詩之「櫟」與《鴛羽》、《東門之枌》「栩」不同。《爾雅》注引《詩》作「枌櫟」。○「駁，如馬，倨牙，食虎豹」，《爾雅·釋畜》文。郭注引《西山經》云：「駁如白馬，黑尾，倨牙，音如鼓，食虎豹。」蓋兼《海外北經》而爲說也。《管子·小問》篇：「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管仲對桓公曰：「此駁象也。駁食虎豹，故虎疑焉。」」《說苑·辯物》篇言魯平公出畋之事同。駁一名茲白，見《王會》篇。《正義》引陸機《義疏》以駁爲梓榆，與下章「山有苞棣，隰有樹檉」皆木相配，不宜云「獸」，而與《傳》不合。駁言六者，王肅說據所見而言。胡承珙《後箋》云：「六」字當爲「犖」之聲借。六駁，即犖駁。據《吳都賦》「驪六駁」，劉注即引此詩。《衆經音義》九「魏黃初三年，六駁再見於野」，亦引此詩爲證。」據胡說，則《傳》

「駁」上當奪「六」字。

山有苞棣，隰有樹檉。【傳】棣，唐棣也。檉，赤羅也。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疏】《正義》云：「《釋木》有唐棣，常棣，《傳》必以爲唐棣，未詳聞也。」案《正義》非也。《爾雅》舊本當作「唐棣，棣。常棣，移」，爲《傳》所本。棣謂之唐棣，則唐棣謂之棣。《召南》「唐棣之華」，《傳》：「唐棣，棣。是也。唐棣謂之棣，則常棣謂之移。《小雅》「常棣之華」，《傳》：「常棣，移。是也。今本《爾雅》及《召南》《小雅》二傳皆互誤，可據此《傳》文以訂正。○《釋文》云：「檉，或作「遂」。《說文》：「檉，羅也。」引《詩》「隰有樹檉」。是許所據《詩》、《爾雅》皆作「檉」。《爾雅》作「檉，羅」。「羅」加「頭」，俗字。《詩正義》引作「檉，赤羅」者，疑依毛《傳》增「赤」字耳。郭注云：「今楊檉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御覽·果部九》引《義疏》云：「檉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今人謂之楊檉。樹及實如梨，但實甘小異，一名鹿梨，一名鼠梨。」

### 《無衣》三章，章五句。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

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疏】此亦刺康公詩也。《正義》云：「康公以文七年立，十八年卒。《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是其好攻戰也。」定四年《左傳》：「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爲之賦《無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傳】興也。袍，襦也。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傳】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仇，匹也。【疏】「袍，襦」，《爾雅·釋言》文。字亦作「繭」。《禮記·玉藻》：「繭爲繭，繭爲袍。」鄭注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繭謂今之新綿也，繭謂今繭及舊絮也。」案「著」與「褚」同。《傳》不以袍爲繭，而以袍爲繭，義本《爾雅》。繭則可該繭也。同繭，即同繭。宣十二年《左傳》：「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繭。」杜注云：「繭，綿也。言說以忘寒。」與詩義正合。《傳》云「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者，所以明即事起興，以總釋全章也。六「子」字指百姓，六「同」字謂同欲。詩中但言上與百姓同欲，至

百姓之樂致其死，是《傳》申說經義，以爲今用兵者刺。○《考工記》及《廬人》「戈秘六尺有六寸」，鄭注云：「秘，猶柄也。」《傳》云「戈長」者，謂戈柄之長也。《考工記》「酋矛常有四尺」，注：「此兵車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鄭司農云：「酋，發聲。直謂矛。」《廬人》「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注：「酋，夷，長短名。酋之言適也。酋近夷長矣。」案《考工記》言兵車六等，戈、軫、人、殳、戟、酋矛也。《廬人》「六建既備」，注：「六建，五兵與人也。」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也。夷矛不常用，故凡矛皆酋矛。《說文》：「矛，酋矛也。建於兵車，長二丈。」然則叔重亦但指酋矛矣。《傳》云「矛長二丈」，謂酋矛也。《清人》、《閼宮》之「二矛」，二酋矛也，不數夷矛。○「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論語·季氏》篇文。《傳》引之者，亦以總釋全章旨也。征伐出自天子，則下國之兵禍自息。秦本周地，故詩人追念古明王用師之道，以慨今之不然。此猶《匪風》之思周道也。「仇」與「疇」通。匹者，匹讀「秦晉匹也」之「匹」。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傳】澤，潤澤也。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傳】作，起

也。【疏】傳以「潤澤」釋「澤」，雙字釋單字之例。潤澤，古語。「與子同澤」，謂與百姓同此潤澤之衣也。此章泛言衣。《箋》：「澤，褻衣，近汙垢。」《釋文》云：「《說文》作「澤」。是鄭或本三家《詩》讀「澤」爲「澤」，故云「褻衣」，與上下章袍、裳同爲衣名。《傳》、《箋》義別。或謂毛、鄭同義，非也。《正義》以甘雨潤物申毛，亦非。○《考工記》兵車有鞞，《廬人》云「車鞞常」，謂鞞長丈有六尺也。「作」訓「起」者，「起」讀「以起軍旅」之「起」。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傳】行，往也。【疏】行，往同義。偕往者，言奉王命而偕往征之也。《漢書·趙充國傳》贊引《詩》作「與子皆行」。

### 《渭陽》二章，章四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大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

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疏】《列女傳·賢明》篇：「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爲晉文公。大子罃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遂作此詩。」此三家《詩》，與《毛詩》同。晉文公即位，在魯僖公二十四年。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傳】母之昆弟曰舅。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傳】贈，送也。

乘黃，四馬也。【疏】《爾雅·釋親》：「母之昆弟爲舅。」《傳》所本也。舅，俗「翼」字，今通假作「昆」。舅氏，謂晉文公也。渭，水名。水北曰陽。渭陽，在渭水北。送舅氏至渭陽，不渡渭也。《箋》云：「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攷咸陽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雍在今鳳翔府鳳翔縣西北。《正義》謂「雍在渭南，曾在秦東，行必渡渭」者，誤也。○「贈」訓「送」，《雞鳴》、《溱洧》不傳者，義不限於首見也。《說文》：「贈，玩好相送也。」凡平人以物相與曰贈，其義爲送。自上與下曰畀，曰賚，其義爲賜，爲予。《大叔于田》「乘乘黃」，《傳》云：「乘黃，四馬皆黃。」此直謂乘爲四，黃爲馬者，路車乘馬爲諸侯之車馬也。《嵩高》「王遣申伯，路車乘馬」，彼《傳》云：「乘馬，四馬也。」案康公作詩時，穆公尚在。《坊記》：「父母在，饋

獻不及車馬。「此贈車馬，何也？」《逸周書·大子晉》篇：「師曠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孔注云：「禮，爲人子，二賜不及車馬。此賜則白王，然後行可知也。」然則康公亦白穆公而行歟？

###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

瑰玉佩。【傳】瓊瑰，石而次玉。【疏】悠悠，思也，思念母也。○《竹竿》、《有女同車》、《終南》篇及《芄蘭》、《木瓜》、①《子衿》傳皆云「佩玉」，②此「玉佩」猶佩玉。「瓊瑰玉佩」，猶「佩玉瓊琚」耳。《有女同車》傳：「佩有琚瑀，③所以納閒。」則瑰亦納閒之玉也。納閒有琚瑀，④又有螭珠，⑤《說文》：「玳，火齊珠。一曰：石之美者。」瑰，玫瑰也。一曰：圓好。「玳，珠不圓者。」琅玕，似珠者。許以瑰列珠類。《傳》云「石而次玉」，或瑰爲圓好之石似珠者歟？成十七年《左傳》：「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杜注云：「瓊，玉，瑰，珠也。食珠玉，含象。」案杜說誤。瓊非玉名，瑰亦非珠名。大夫不得含珠，大夫含玉亦非白玉。聲伯夢食瑰，則瑰爲石之次玉者。瓊瑰，美石也。古玉、石通稱也。《左傳》「贈我以瓊瑰」，郭注《穆天子傳》引作「贈我以璿瑰」，「璿」與「瓊」通。

### 《權輿》二章，章五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於我乎，夏屋渠渠，【傳】夏，大也。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傳】承，繼也。權輿，始也。【疏】「夏，大」，《爾雅·釋詁》文。《皇矣》、《時邁》同。《禮記·樂記》篇：「夏，大也。」襄二十九年《左傳》：「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物之壯大者而愛偉之謂之夏。」是夏爲大也。夏屋，大屋也。《檀

雅·釋詁》文。《皇矣》、《時邁》同。《禮記·樂記》篇：「夏，大也。」襄二十九年《左傳》：「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物之壯大者而愛偉之謂之夏。」是夏爲大也。夏屋，大屋也。《檀

雅·釋詁》文。《皇矣》、《時邁》同。《禮記·樂記》篇：「夏，大也。」襄二十九年《左傳》：「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物之壯大者而愛偉之謂之夏。」是夏爲大也。夏屋，大屋也。《檀

①「瓜」，原作「爪」，據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愛日軒刻本、徐子靜本改。

②「衿」，原作「衿」，據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愛日軒刻本、徐子靜本改。

③「琚」，原作「踞」，據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愛日軒刻本、徐子靜本改。

④「琚瑀」，原作「踞瑀」，據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愛日軒刻本、徐子靜本改。

⑤「螭」，原作「璿」，據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愛日軒刻本、徐子靜本改。



弓「見若覆夏屋者矣」，鄭注云：「夏屋，今之門廡也。」《上冠禮》注：「周制，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濟陽張爾岐《句讀》云：「夏屋，兩下爲之，有東西翼。天子諸侯則四阿。」渠渠，無《傳》。詁「夏」爲「大」，則渠渠爲大兒。《文選》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揭蓬蓬而騰湊」，李注引崔駰《七依》曰：「夏屋蓬蓬，高也。音渠。」案「蓬」與「渠」通。《廣雅》：「渠渠，盛也。」義蓋本三家《詩》。○《傳》訓「承」爲「繼」。《文選》盧諶《贈劉琨詩》注引《韓詩章句》云：「承，受也。謂受恩。」疑是此詩章句。《說文·手部》：「承，奉也，受也。」「奉」與《毛詩》「繼」相近。「受」本《韓詩》也。「權輿，始」，《釋詁》文。《大戴禮·誥志》篇：「百草權輿。」《逸周書·周月》篇：「日月權輿。」皆謂始也。「不承權輿」，《爾雅》注引《詩》作「胡不承權輿」。郭以乎、胡同聲，偶爾憶誤。「于嗟乎」是悲嘆之詞，不必更益「胡」字也。《漢書·楚元王傳》：「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遂謝病去。」此

與《詩》「不承權輿」之意合。

於我乎，每食四簋，【傳】四簋，黍、稷、稻、粱。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疏】《公食大夫禮》：「宰夫設黍、稷六簋。宰夫授公飯粱，膳稻于粱西，賓北面自閒坐，左擁簋粱。」此諸侯食大夫正饌設黍、稷，加饌設稻、粱。黍、稷盛於簋，稻、粱盛於簠，簠、簋異用也。散文則簠、簋可通稱耳。每食減於食。禮，大夫以上食粱，四簋有粱可知。《玉藻》：「諸侯朔月四簋」，鄭注云：「朔月四簋，則日食粱、稻各一簋而已。」然則諸侯食，每食粱、稻一簋。朔月加黍、稷，共四簋。秦先君以諸侯朔月之禮待賢者，每食之食也。四簋有稻、粱，鄭注與毛訓同。

### 卷十一終

## 詩毛氏傳疏卷十二

長洲陳奐學

### 陳宛丘詁訓傳第十二 毛詩國風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疏】《左傳》：「子產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案恪，《說文》作「憲」。《樂記》：「武王克殷，封黃帝之後於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古《春秋》左氏說以此爲三恪矣。《漢書·地理志》：「淮陽國，陳故國。」今河南陳州府治附郭淮寧縣，陳故都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

度焉。【疏】《史記·陳世家》：「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于蕢。」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傳】子，大夫也。

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洵有情兮，而

無望兮。【傳】洵，信也。【疏】《序》刺幽公，《傳》以子

席大夫者，以下篇子仲爲陳大夫，與此相類。風化之所行，

由於幽公之淫荒昏亂，席大夫即以刺幽公，兩詩一意也。

《地理志》云：「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

《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

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

風也。案班引兩《詩》以證陳之風俗如此，與《毛詩序》、

《傳》意同也。又《韓詩外傳》云：「子路與巫馬期新於韞丘

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觸於韞丘之上。」此

「韞丘」即宛丘。陳有宛丘，猶之鄭有洧淵，皆是國人游觀

之所。處師氏脂車觸此，則陳大夫之游蕩無度，習成風俗，

由來久矣。湯，讀與「蕩」同。湯，古文假借字。《傳》云

「蕩」者，即游蕩也。《楚辭·離騷》注：《六帖》六、《御

覽·地部十八》引《詩》皆作「蕩」。○《爾雅·釋丘》：「陳

有宛丘。」餘姚邵晉涵《正義》云：「《水經·渠水》注：「宛丘

在陳城南道東。王隱云：「漸欲平，今不知所在矣。」《元和郡縣志》：「宛丘在陳州宛丘縣南三里。」《太平寰宇記》：「在宛丘縣南三里，高二丈。」宛丘在元魏時，酈道元已云「不知所在」，而李吉甫能按其道里，樂史且計其崇卑，疑後人別指一丘以當之，非王隱所云「漸欲平」者矣。案邵說是也。《爾雅》又云：「宛中，宛丘。丘上有丘曰宛丘。」《釋名》云：「中央下曰宛丘，有丘宛宛如偃器也。」李巡、孫炎竝云：「中央下。」竝與毛《傳》同。唯郭璞謂「中央隆高」為異說。○洵，讀為恂。《說文》：「恂，信心也。」是恂為信也。《爾雅》：「洵，信也。」古恂、洵、洵通用。釋「洵」為「信」者，「信」作虛義解，不作實義解。「洵有情兮，而無望兮」，言信有淫情而無德望也。《傳》為全《詩》「洵」字通訓。《靜女》、《叔于田》、《有女同車》、《溱洧》箋竝云：「洵，信也。」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傳】坎坎，擊鼓聲。

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傳】值，持也。鷺鳥之

羽，可以為翳。【疏】坎之為言考也。《山有樞》傳：「考，亦擊也。」坎與「考」一語之轉。擊鼓謂之考，擊鼓聲謂之坎坎，亦擊缶聲謂之坎坎，皆考擊之義也。值，持疊韻。

持，執持也。《小宛》：「負，持也。」攜持也。《抑》：「捫，持也。」止持也。訓同義別。○《簡兮》「右手秉翟」，《傳》：「翟，翟羽也。」舞用翟羽，亦用鷺羽，故云：「鷺鳥之羽，可以為翳。」顏師古《漢書注》云：「值，立也。鷺鳥之羽以為翳，立之而舞以事神也。」其釋下篇詩云：「婆娑，舞貌也。亦言於粉綰之下歌舞以娛神也。」案顏說或本三家義。擊鼓、值羽，自其風俗。至無冬夏，則游蕩而無度矣。《振鷺》、《有駜》傳竝云：「鷺，白鳥也。」《爾雅》：「鷺，春鉏。」郭注云：「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為毬毬，名之曰白鷺。」《正義》引《義疏》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春鉏，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青腳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毵毵然與衆毛異好。」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傳】盞謂之缶。無

冬無夏，值其鷺羽。【傳】翺，翺也。【疏】盞謂之

缶，《爾雅·釋器》文。郭注云：「盆也。」孫注云：「瓦器。」《說文》：「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詞。」案《史記·藺相如傳》：「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又《李斯傳》：「擊甕叩缶，真秦之聲也。」甕，俗「缶」字。《呂覽·古

樂篇：「帝堯命質爲樂，置缶而鼓之。」高注云：「鼓，擊也。」呂不韋秦人，此正秦擊缶之說也。然《詩》言「擊缶」在《陳風》，《易·離卦》：「九三，不鼓缶而歌。」則又不專說秦人矣。○《御覽·時序部十一》引《傳》作「翽，亦翽也」，與今本不同。《周禮·樂師》：「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故書「帔」作「翽」，「皇」作「翌」。鄭司農注云：「翽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翌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社稷以翌，宗廟以羽，四方以翌。」又《舞師》注云：「翌舞，蒙羽舞。書或爲「皇」，或爲「義」。蓋翌、羽、翌三舞皆用羽，而翌則專用諸四方，與《舞師》言「翌舞舞旱暵」者不同。翌舞用於四方，而旱暵舞亦用之。樂師、舞師所掌各異，不得合爲一說也。案此詩言陳大夫持翽於宛丘之上，則於四方而不於社稷、宗廟矣。翽，古字作「翽」。《說文》云：「翽，翽也。所以舞也。」翌，樂舞。以羽擢自翽其首，以祀星辰也。从羽，王聲。讀若皇。」叔重言翌舞爲「自翽其首」，與仲師「蒙覆頭上」義同。仲師言四方，而叔重則言祀星辰。《詩譜》言：「陳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其祀星辰，於宛丘上下持翽以舞，亦或有然耳。然則《詩》之「翽」即《周禮·樂師》之「翌舞」。

其仲師、叔重之說，皆足申明此《傳》「翽」訓爲「翽」之義，

《傳》已見於《君子陽陽》矣，此又承上章而申言之。宋本誤併此三字於《釋文》。

###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傳】枌，白榆也。

栩，杼也。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傳】子仲，陳大夫氏。婆娑，舞也。【疏】

枌者，榆之一種，其皮色白，故云白榆。《爾雅》：「榆白，枌。」郭注云：「枌，榆先生葉，卻箸莢，皮色白。」孫注《爾雅》

及鄭注《內則》竝云：「榆白者枌。」漢有枌榆社，枌榆即白榆。《玉篇》亦云：「枌，白榆也。」「栩，杼」，《鴛羽》同。說

詳《鴛羽》篇。宛丘，疑地近東門。枌、栩，人所宜休息者，故《傳》云「國之交會」，釋首二句。云「男女之所聚」，以總

釋全章也。○子仲，陳大夫。子仲氏，猶《秦·黃鳥》「子車氏」矣。《箋》云：「之子，男子也。」「婆娑，舞」，《爾雅·釋

氏」矣。《箋》云：「之子，男子也。」「婆娑，舞」，《爾雅·釋

訓《文》。李巡注云：「嬖娣，盤辟舞也。」李所據《爾雅》作「嬖娣」。《說文·女部》引《詩》「市也嬖娣」，徐鉉云：「今俗作『婆』，非是。」然則「婆」字古本作「嬖」字矣。盤辟而舞，是曰嬖娣。上篇云「值其鸛羽」、「值其鸛翽」，是其舞也。其下，即宛丘之下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傳】穀，善也。原，

大夫氏。不續其麻，市也婆娣。【疏】「穀，善」，《爾

雅·釋詁》文，《小雅·黃鳥》、《甫田》同。善旦，猶言詰朝

耳。差，無《傳》。于差，《釋文》引：「《韓詩》作『于嗟』，王

肅音嗟。」用《韓詩》并改經「旦」爲「且」，實非毛意也。《古

日》傳：「差，擇也。」擇，讀「擇不處仁」之「擇」。《箋》訓

「差」爲「擇」，毛意當然也。《春秋》：「莊二十七年，公子友

如陳葬原仲。」《公羊傳》：「原仲者何？陳大夫也。」何注

云：「稱字者，葬從主人。」《左》杜注，《穀梁》范注皆云：「原

仲，陳大夫。原，氏。仲，字。」《丘中有麻》傳：「留，大夫

氏。」是原氏、留氏皆以邑爲氏者也。《箋》云：「以南方原

氏之女可以爲上處。」上處，即舞位之前頭。此申明經、

《傳》義也。○《潛夫論·浮侈》篇云：「《詩》刺『不續其麻，

女也婆娣』，今多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

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案此三家《詩》。婆娣爲鼓舞事神，與《地理志》合，則兩詩一意也。市，《潛夫論》作「女」，字之誤。《後漢書·王符傳》作「市」。

穀旦于逝，越以毳邁。【傳】逝，往；毳，

數；邁，行也。視爾如荻，貽我握椒。【傳】荻，

芘芘也。椒，芳香也。【疏】「逝，往」，《二子乘舟》、《小

雅·杕杜》同。越，讀同粵。《爾雅》：「粵，于也。」《采蘋》、

《采蘋》、《擊鼓》皆云「于以」，此云「越以」，皆合二字爲發語

之詞。毳，讀爲總。《羔羊》傳云：「總，數也。」「邁，行」，

《泉水》、《黍離》、《蟋蟀》、《時邁》同。「數」有「急聚」之義，

數行者，言急數行會也。《序》云「亟會」，亟，急也，急亦數

也。《玉篇·彳部》：「𨔵，數也。」引《詩》「越以復邁」，三家

《詩》字異義同。○《爾雅》：「荻，蚍𧈧。」《說文》：「荻，蚍𧈧

也。」竝與「芘芘」同。《正義》引《義疏》云：「芘芘，一名荻

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毛晉《廣要》云：「《爾

雅翼》：「荻，荻葵也。比戎葵葉俱小，花似五銖錢大，色粉

紅，有紫紋縷之。」崔豹《古今注》以荻葵、芘芘與戎葵、蜀葵

四者爲一物異名者，非。貽，當作「詒」。詒，遺也。《傳》云

「椒，芳香也」，定本作「椒，芳物」。《小箋》從定本。《內則》

「佩容臭」，鄭注云：「容臭，香物。」芳物其即容臭之類與？《箋》云：「遺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案此與《鄭風》「贈之以勺藥」同意。彼《傳》云：「勺藥，香草。」

### 《衡門》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疏】《箋》云：「誘，進也。掖，扶持也。」

####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傳】衡門，橫木爲

門。言淺陋也。棲遲，遊息也。泌之洋洋，可以

樂飢。【傳】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

以樂道忘飢。【疏】《閼宮》「橫衡」，衡爲木，則知此衡亦爲橫木。衡者，「橫」之假借。《傳》云：「衡門，橫木爲門。」

《漢書·韋玄成傳》：「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顏師古注云：「衡門，謂橫一木於門上。」《御覽·居處十》引劉楨《毛詩義問》云：「橫一木作門，而上無屋。」竝與《傳》訓合。橫木爲門，無阿塾之制，故《傳》又申之云「言淺陋也」。《爾雅·釋詁》：「棲遲，息也。」《傳》本《爾雅》而必益其義云「遊息也」者，「遊」字與下「樂」字關

通。淺陋喻小邦，遊息喻政教。下文泌水樂飢，即是遊息之意。下二章食魚不必魴鯉，取妻不必齊姜，宋子，亦是不必大邦施政教之喻。《傳》云「淺陋」、「遊息」雖釋首二句，亦與通章相關通也。《箋》云：「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遊息於其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興治致政化。」案鄭說真足以申明經、《傳》之旨。唯下文「樂飢」作「療飢」，喻用賢治國，下二章亦謂「用人不必賢聖」，然與《序》「誘掖其君」之說稍疏，恐此尚非《傳》旨也。○「泌，泉水」，《泉水》傳云：「泉水始出，愆然流也。」愆與「泌」通。《廣雅·釋邱》：「邱上有邱爲秘邱。」王念孫《疏證》云：「蔡邕《郭林宗碑》：「棲遲泌邱。」《周巨勝碑》：「洋洋泌邱，于以逍遙。」束皙《玄居釋》云：「學既積而身困，夫何爲乎秘邱？」泌，祕，秘通，竝以爲邱名。說與毛異，蓋本於三家也。」洋洋，廣大，《碩人》傳：「洋洋，盛大。」盛大言流滿，廣大言水寬。云「樂飢，可以樂道忘飢」者，即是遊息也。王肅云：「洋洋泌水，可以樂道忘飢。魏魏南面，可以樂治忘亂。」此申《傳》說也。《韓詩外傳》云：「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案韓義與《毛詩》同，其字當亦作「樂飢」。今《外

傳《誤作「療」》。《列女傳·賢明》篇：「君子謂老萊妻果於從善。」從善即「樂道」之意。引《詩》亦當作「樂」。《列女傳》往往與《韓詩》同也，今字誤作「療」。《箋》作「療」。《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注引《箋》作「療」。《說文》：「療，治也。或作「療」。鄭與毛、韓異，或從齊、魯說。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疏】《箋》云：「姜，齊姓。」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疏】《箋》云：「子，宋姓。」

###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傳】興也。池，城池也。漚，柔也。彼美叔姬，可與晤歌。【傳】晤，遇也。【疏】興者，麻、紵、菅皆女功之所事，故詩人以起興焉。池為城池，則東門為城東門。《東門之壇》傳：「東門，城東門也。」城池，謂城下溝。《文王有聲》傳：「減，

城溝也。」虞翻《易注》云：「城下溝，無水稱隍，有水稱池。」漚，柔疊韻為訓。《考工記》：「杼氏涑絲，以浼水漚其絲。」鄭注云：「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淒。」案漚、淒雙聲之轉。治麻與治絲皆用漚。《傳》云「柔」者，言與蹂、揉同也。麻有兩種，程瑶田《通藝錄·九穀考》云：「牡麻，俗評花麻。夏至開花，所謂「榮而不實謂之英」者。花落即拔而漚之，剥取其皮，是為夏麻。夏麻之色白，《詩》言「八月載績」，夏刈之，則八月可績也。苴麻，俗評子麻。夏至不作花而放勃勃即麻實，所謂「不榮而實謂之秀」者。八九月間子熟則落，搖而拾取之，《詩》言「九月叔苴」。叔，拾也。拾取子盡乃刈，漚其皮而剥之，是為秋麻。色青而黯，不潔白。」○叔姬，各本作「淑姬」。全《詩》「淑」字，《關雎》、《君子偕老》、《韓奕》傳，《燕燕》、《中谷有蓷》、《尸鳩》、《鼓鐘》、《桑柔》、《泮水》《箋》，竝訓「淑」為「善」，唯此篇無注解，則經本作「叔」字矣。《小箋》從《釋文》作「叔姬」，今據以訂正。叔姬與淑女不同。叔，字；姬，姓。「彼美叔姬」，猶云「彼美孟姜」耳。《爾雅》：「遇，遯也。」《說文》：「遯，相遇驚也。」晤者，「遯」之假借字。案《草蟲》「亦既覯止」，「覯，遇也。」《傳》於「晤」、「覯」竝訓「遇」。「遇」與「偶」通，可與遇者，言叔姬可與君子配偶，《序》所謂「思賢女配君子」是也。歌者，謂有

琴瑟鐘鼓之樂。

###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叔姬，可與晤語。

【疏】《正義》引《義疏》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楊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剥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謂之微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說文》云：「紵，絲屬。」今見山東人呼麻種之蠶作繩索用者曰漬麻，即絲也。紵爲絲屬，絲不作布，紵作布，故《周禮·典枲》注云：「白而細疏曰紵。」疏，猶蠶也。○《楚辭·九懷》：「假寐兮愁斯，誰可與兮寤語？」此必三家《詩》義。

###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叔姬，可與晤言。

【傳】言，道也。【疏】哀八年《左傳》：「拘鄆人之漚菅者。」漚菅，《說文》注引作「渥菅」。《釋文》云：「渥，烏豆反。與「漚」同。」案渥，猶渥也。《隰桑》傳：「渥，柔也。」渥之爲柔，猶漚之爲柔，皆一聲之轉。《正義》引《義疏》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漚乃尤善矣。」《通藝錄·釋萑葦》云：「菅茅，亦萑葦醜。然菅柔忍，而茅脆。菅有二種，小者五月秀，初色紫，後漸白，每莖末其秀疏散，多者數十條，取其莖爲埽帚，呼

荇帶。歛人謂之荇芒，江北人謂之巴芒。其心之包莖者只一葉。未秀時拔之，亦可爲繩作屨。大者八月始秀，每莖末十餘節，每節爲小莖數十，參差旋繞而至於末。荇生小莖上，其白如雪，其密不可以數計也。荇落則莖末禿然，無疏散長出數十條者，故不可爲埽帚，但可用流星桿耳。歛人謂之蘆芒，江北人謂之家芒，亦呼八月芒。其心之包莖者，拔之，剥之，有三重未秀，皆可取爲繩作屨也。《詩》言「白華菅兮」，豈謂蘆芒與？若荇芒，其初華乃紫色也。」據程說，此詩之「菅」，其即《小雅》之「白華」？彼《傳》云：「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漚「字即本此詩。○《公劉》傳：「直言曰言。」言易曉耳。云「道」者，「道」讀爲「性道」之「道」。《列女傳·賢明》篇：「君子謂齊姜絮而不瀆，能育君子於善。」又「君子謂黔婁妻爲樂貧行道。」引《詩》曰「可與寤言」，皆可以申明此《傳》「道」字之義。

###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疏】失時，失年盛之時，與《有狐》序同。違，離也。離，猶喪棄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牁。【傳】興也。牂牁

然，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昏以爲期，明

星煌煌。【傳】期而不至也。【疏】詩以楊興男女失年

盛之時，與《易》枯楊生稊，生華設喻正同。楊葉盛在春夏

交。牂牁，肺肺又以興歲月晚也。《易林·革》云：「南山

之楊，其葉將將。」本三家《詩》。《內則》「取豚若將」，注：

「將，當爲牂。」此即牂，將聲通之證。○《傳》云「言男女失

時，不逮秋冬」者，此冢上生下之詞。「男女失時」，所以申

明取興之義。時，謂年時。男踰三十，女踰二十，皆是也。

宜以有室家，不逮秋冬而行嫁娶，以起下文，刺親迎而不至

之事。《標有梅》傳：「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

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民人也。」又《野有死麕》傳：「春，

不暇待秋也。」《召南》言凶荒嫁娶，此言踰年嫁娶。《周

禮·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

禁。」會男女在中春，其實年盡之男女，雖過仲春，奔亦不

禁，故亦不逮秋冬。義各有當，然而嫁娶正時必以秋冬

也。①《正義》引《荀子·大略篇》云：「霜降逆女，冰泮殺

止。」又引《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云：「聖人以男女陰陽

其道同類天道，嚮秋、冬而陰氣來，嚮春、夏而陰氣去，故古

人霜降始逆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而陽遠也。」《媒氏》

疏載王肅論引《韓詩傳》亦云：「古人霜降逆女，冰泮殺

止。」荀、董、韓皆大儒，其言男女之昏時與毛合。《家語》雖

出自王肅，亦本古禮不易也。又案《管子·幼官》篇：

「春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秋十二，白露下

收聚。十二始卯，合男女。」惠士奇《禮說》云：「卯，俗作

「卯」。始卯合男女者，清明後，出耕之日，始卯之辰。《媒氏

職》所謂「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是也。今文「酉」，古文

「𠂔」，俗誤爲「卯」。白露下，收聚之初，始卯之辰。《荀子》

所謂「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是也。然則嫁娶之候，

秋、冬爲正時，仲春爲盡期。此常禮也。《坊記》：「男女無

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此唯秋、冬嫁娶爲得禮之正時，通媒

妁之言，備五兩之禮。至二月則無媒不禁矣。其失時，則

不逮秋、冬矣。此外尚有凶荒多昏之政，無限時月，但不備

禮耳。既立常期以定禮，又權變時以便俗，聖人至精至密

之制也。今試即全《詩》以統論之，《氓》「將子無怒，秋以爲

期」，霜降逆女也。《匏有苦葉》「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冰

①「然」，原作「而」，據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愛日軒刻本、徐子靜本、《清經解續編》本改。

泮殺止也。《草蟲》、《行露》，秋月也。《鵲巢》、《綢繆》、《葛屨》，冬月也。《采蘋》猶在嫁女之前，《桃夭》乃在于歸之後。《標有梅》、《野有死麕》皆爲凶荒殺禮，不待秋冬，所以蕃育民人。《東山》得殺禮之制，故《序》亦樂其及時。《有狐》不能行殺禮之制，故《序》又刺其失時。此又因時制宜，非昏姻之正。其昏姻之正，則秋冬爲不可易矣。自鄭氏以仲春爲正期，變前儒之說，故《箋》與《傳》往往不同。《白虎通義·嫁娶》篇：「嫁娶必以春何？春者，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夏小正》：「二月，綏多女士。」某氏《傳》：「綏，安也。冠子，娶婦之時也。」此鄭說所本。

○《士昏禮》：「從車二乘，執燭前馬，昏以爲期也。」「明星煌煌」，則過昏矣。云「期而不至」者，「期」字即冢上句「不至」以申明經義，《序》所謂「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大明》傳：「煌煌，明也。」「煌煌」與下章「哲哲」同訓，故此不傳，《箋》云：「至大星煌煌然。」《女曰雞鳴》篇「子興視夜，明星有爛」，《箋》云：「明星尚爛爛然，早於別色時。」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傳】肺肺，猶詳詳也。昏以爲期，明星哲哲。【傳】哲哲，猶煌煌也。

【疏】肺肺，即朶朶。《小弁》「萑葦衆謂之汙汙」，《生民》「荏叔長

謂之旆旆。汙汙、旆旆，亦即朶朶也。《說文》云：「艸木盛朶然。讀若輩。」《庭燎》傳云：「晰晰，明也。」哲、晰一字。

### 《墓門》二章，章六句。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疏】陳佗，文公子。桓

公卒，佗殺大子免而代立爲君。事見《春秋·魯桓公五年》，是其不義也。不義由於無良師傅，此蓋國人遭亂而作。詩中但責其師傅之不良，作推本之論。其實詩之作當在陳佗自立爲君之歲矣。凡云刺者，多刺君。陳佗，陳君也。其謂陳佗者何？《春秋》：「魯桓公六年，蔡人殺陳佗。」《序》從《春秋》志也。鄭昭公未踰年出奔衛，《春秋》書「鄭忽」。忽，世子，當立，故《鄭風》序但云「刺忽」，不從《春秋》書「鄭忽」，內之也。佗不當立，故云「刺陳佗」，從《春秋》書「陳佗」之例，外之也。《穀梁傳》所謂「匹夫行，故匹夫稱之」是也。《詩》、《春秋》相表裏，於《序》見之矣。佗，《釋文》作「它」。它，佗古今字。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傳】興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閒希行，用生此棘薪，維斧

可以開析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傳】夫，傳相也。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傳】昔，久也。

【疏】墓，塋域之地。墓有門，門有道，故《傳》云「墓門，墓道之門」。《說文》云：「斯，析也。」本《傳》訓也。《爾雅》：「方言」：「斯，離也。」《廣雅》：「斯，分也。」義竝與「析」相近。墓門爲幽閒之地，故云「幽閒希行」。襄二十五年《左傳》：

「鄭伐陳，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賈獲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此陳墓可以辟兵，其爲隱辟可知。《墨子·明鬼下》：《莊子·庚桑楚》：《荀子·王制》：《議兵》：《呂覽·謹聽》：《觀世》：《淮南·覽冥》：《脩務》：《新書·耳痺》

以及《列女傳》：《韓詩外傳》皆以幽閒爲隱辟也。希者，罕也。幽閒之地，人所罕行，故云「用生此棘薪」。《孟子·盡心》篇：「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閒不用，則茅塞之矣。」是其義也。斧以析薪，故云「維斧可以開析之」也。案棘、梅喻佗，斧與鴉以喻師傅。一章言墓道之門有棘，維斧可以開析之，以興陳佗之不義，維良師傅乃有以訓教之。二章言墓道之門有梅，又有鴉以集止之，以興陳佗之不義，維師傅之不良又有以交引之。一反喻，一正喻也。○《傳》釋「夫」爲「傳相」，傳相，即師傅。良，善也。已，止

也。言傳相之不善，國人皆知之。知之而不能救止也。隱六年《左傳》：「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案五父，佗之字。其時佗年當幼，觀其辭氣，初未嘗不善，則後日之不義，皆由失教，故國人深責其傳相也。《爾雅》：「曩，久也。」《東山》：「其舊如之何，言久長之道也。」《縣》：「古，言久也。」「昔」與「曩」、「舊」、「古」四字同義，故竝訓爲「久」。誰，誰陳佗也。然，猶是也。言陳佗信任不良傳相久已如是，雖躬陷誅絕之罪惡而不自知也。《易·文言傳》云：「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傳】梅，柟也。鴉，

惡聲之鳥也。萃，集也。夫也不良，歌以訊止。

【傳】訊，告也。訊予不顧，顛倒思予。【疏】「梅，柟」，《終南》同。詳《終南》篇。《楚辭·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注載「解居父事婦人」引《詩》：「墓門有棘，有鴉萃止。」三家《詩》與上章皆作「棘」。《列女傳》續篇作「梅」，是譌字也。《毛詩》作「梅」。免竊疑「繁鳥萃棘，負子肆情」不出於《詩》，三家或附會之，而張揖、郭璞皆以繁鳥爲鴉矣。「鴉，惡聲之鳥」，《泮水》：「翩彼飛鴉，集于泮

林」，《傳》亦云：「鴝，惡聲之鳥也。」《晏子·楝下》篇：「景公曰：『有鴝，昔者鳴聲無不爲也，吾惡之甚。』」與《傳》訓正同。《史記·賈誼傳》云：「楚人命鴝曰服。」《正義》引《義疏》云：「鴝，大如斑鳩，綠色，惡聲之鳥也。人人家，凶。賈誼所賦鴝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臠，又可爲炙。」案陸說本《史記》。綠，當作「黑」。《索隱》引《吳錄》云：「服，黑色也。」《史記》之「鴝」，《文選》作「鴝鳥」，乃賈誼賦云：「鴝似鴝，不祥鳥也。」似鴝，則鴝類於鴝，而非即鴝。諸家說鴝似雞，鴝似鳩，或因形相似，而方俗評之同名者歟？鴝與《瞻印》「梟鴝」異鳥。《易》彖傳云：「萃，聚也。」集，聚義相近。《鴝羽》傳云：「集，止也。」○訊，當爲「諄」。止，作「之」，誤，今正。休寧戴氏震《聲韻考》云：「『歌以訊之』，與『萃』爲韻。《小雅》『莫冒用訊』與『退』、『遂』、『瘁』爲韻，而《釋文》以『音信』爲正。不知皆「諄」字之譌也。《廣韻·六至》『諄』字引《詩》『歌以諄止』，然則此句「止」字與上句「止」字相應爲語詞。凡古人之詩韻在句中者，韻下用字不得或異。三百篇惟「不可休思」「思」譌作「息」，與此處「止」譌作「之」，失《詩》句用韻之通例。」案《釋文》：「訊，本又作「諄」，徐息悴反。」是徐仙民所據尚作「諄」，不誤。《爾雅·釋詁》：「諄，告也。」《傳》所本也。

《雨無正》箋：「諄，告也。」今字亦譌作「訊」。「訊」與「諄」音、義皆殊。《韓詩》：「諄，諫也。」《說文》：「諄，讓也。」義竝相近。「訊予」之「訊」亦當作「諄」。王逸注《楚辭》：「諄，諫也。」引《詩》「諄予不顧」，予不顧，不顧予也。顛倒，言亂也。

####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

君子憂懼焉。【疏】《後箋》云：「王氏《總聞》據《史

記》：「宣公嬖姬生子款，欲立之，而殺其大子禦寇。禦寇素愛公子完，完懼及禍，乃奔齊。」以此爲宣公信讒之證。」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傳】興也。防，邑

也。邛，丘也。苕，草也。誰侑予美？【傳】侑

張，誑也。心焉忉忉。【疏】興者，防之有鵲巢，中唐

之有翬，邛之有苕、鵲，皆信而有徵，無可誑者，以喻讒賊之人無徵。宣公信之，是爲刺。「防，邑；邛，丘」，陳邑丘之

名。《續漢書·郡國志》「陳國陳縣」，劉昭注引《博物記》

曰：「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然於古未聞也。《爾雅》：

「苕，陵苕。黃華，蓼。白華，芟。」《小雅·苕之華》傳既云

「苕，陵苕」矣，此云「苕，草」者，以《爾雅》「苕」入《釋草》，故直謂苕爲草，與苕爲陵苕詳略可互見也。《說文》：「苕，艸也。」「葦，苕之黃華也。」「艸之白華爲茭。」此許合《爾雅》、毛《傳》而爲之說也。《正義》引《義疏》云：「苕，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苕之華》正義引《義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渥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華，可染皂。」孔仲達據陸說「陵苕生下渥」、「苕草生高邱」爲二物。然陸說「陵苕」即《爾雅》「蒻，鼠尾」，苕草爲苕饒。與蘇頌《圖經》所說陵苕不合，恐不然矣。○《箋》云：「誰，誰讒人也。」《傳》「俯張」之上《小箋》補「俯」字。「俯張」釋「俯」，此疊字釋單字之例，而又釋「俯張」之義爲「誑」也。《爾雅·釋訓》：「俯張，誑也。」《傳》所本也。郭注引《書》「無或俯張爲幻」。《說文》引作「講張」，馬融本作「轉張」，楊雄《國三老箴》作「侏張」，《論語·微子》篇作「朱張」，竝字異而義同。《說文》云：「俯，有靡蔽也。」誑謂欺誑，與「靡蔽」義相近。予美，《釋文》引《韓詩》作「予媿」，云：「媿，美也。」毛、韓字異而義同。《箋》謂予美爲我所美之人，「所美，謂宣公也。」《齊·甫田》傳云：「忉忉，憂勞也。」

中唐有璧，邛有旨鷓。【傳】中，中庭也。

唐，庭塗也。璧，令適也。鷓，綬草也。誰，侑子美？心焉惕惕。【傳】惕惕，猶忉忉也。【疏】《傳》云「中，中庭也」者，中庭，庭中，此猶「中林，林中」之例。《說文》：「廷，朝中也。」廷皆不屋，字皆當作「廷」。今通作「庭」。《傳》「唐，庭塗」，「庭」各本作「堂」，字之誤也。塗，古作「涂」。《爾雅·釋宮》：「廟中路謂之唐。堂涂謂之陳。」《何人斯》「胡逝我陳」，《傳》：「陳，堂涂也。」《何人斯》傳既本《雅》訓，此不應唐、陳同名，與《雅》訓乖戾。且中爲中庭，則唐爲庭塗必矣。蓋堂階之涂謂之堂涂，《詩》謂之陳。中庭之涂謂之庭涂，《詩》謂之唐。陳之言陳也，唐之言大也。堂涂在東西，庭涂則在中也。《釋宮》：「中庭謂之走。」言庭之中皆有道可走者也。《詩》「中唐」，《爾雅》「廟中路」，其義一也。《文選·東京賦》注引如淳《漢書注》：「唐，庭也。」《毛詩》曰：「中唐有璧。」《漢書·郊祀志》作「商，中庭」，《史記·孝武紀》索隱作「唐，堂庭」，各本互譌，而如注「庭」字實本毛《傳》。《逸周書·作雒》篇「隄唐」，孔晁注云：「唐，中庭道。」亦與毛《傳》同。皆其義證。《釋宮》：「令適謂之璧。」《傳》所本也，今字作「瓊瓊」。郭注云：「瓊瓊也。今江東呼瓊瓊。」《周禮·考工記》注及《禮

記·禮運》注皆云「令嬖」。《說文·瓦部》：「嬖，令適也。」大徐本作「令嬖」。案適、嬖聲同，故或謂之嬖，亦謂之適，或謂之令適，亦謂之令嬖。嬖，又作「擊」。《說文·土部》：「擊，令適。」嬖，擊古今異名也。《周禮·賈疏》云：「令嬖，今之搏也。」「搏」與「輒」通，古字祇作「專」。專者，所以輒涂也。凡涂必以專輒之，故《爾雅》言「宮中，衡」、「廟中，路」，堂涂繫於「嬖」下，知不徒施諸庭涂矣。《詩》之「嬖」則輒諸中庭道者也。○《爾雅·釋草》：「藹，綬。」《釋文》：「藹，又作「鵲」。」郭注云：「小草，有裸色似綬。」《說文》：「藹，綬艸也。」引《詩》作「藹」。《玉篇》引《詩》作「藹」。依《說文》，藹，正字；藹，俗字。《詩》、《爾雅》作「藹」，假借字。《義疏》云：「藹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惕惕，亦憂勞之意，故云：「猶忉忉也。」《楚辭·九章》：「悼來者之愁愁。」《說文》惕，愁同字。《爾雅》：「惕惕，愛也。」郭注云：「《詩》云：『心焉惕惕。』」《韓詩》以為說人，故言「愛也」。案愛者，謂愛君。君受讒賊所誑，故君子憂勞之心惕惕然。《爾雅》釋經義，毛《傳》釋字義也。說人，即是愛君。鄭以「所美」為宣公，用韓申毛，無有異也。

### 《月出》三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月出皎兮，【傳】興也。皎，月光也。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傳】僚，好貌。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勞心悄兮。【傳】悄，憂也。【疏】月出，喻美色。三章興義同。「皎，月光」，則二章「皓」、三章「照」皆月光也。《文選》宋玉《神女賦》云：「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謝莊《月賦》注引《詩》「月出皎兮」。○《釋文》：「佼，字又作「姣」。」引《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好謂之姣。」《後箋》云：「《毛詩》「佼」為「姣」之借字。《說文》：「姣，好也。」小徐引《史記》「長姣美人」是也。《荀子·非相篇》「古者桀紂長巨姣美」作「姣」，《成相篇》「君子由之佼以好」又作「佼」。是二字本多通借。」《說文》云：「僚，好兒。从人，寮聲。」本《傳》訓也。《傳》於「野有死麕」，《常武》「舒訓徐」，此「舒訓遲」者，舒，遲以雙聲得義。云「窈糾，舒之姿」者，《說文》：「姿，態也。」謂舒遲之姿態則窈糾然也。《後箋》云：「《史記·司馬相如傳》「青

虬蚺蟠於東箱，《正義》云：「蚺蟠，行動之貌也。」又「駢赤螭青虬之螭蟠蜿蜒」。「蚺蟠」、「螭蟠」皆與「竊糾」同，即《洛神賦》所謂「矯若游龍」者也。《集韻》「竊糾」疊韻也，二章「慢受」疊韻也，三章「天紹」疊韻也。「竊糾」本與二章「慢受」同聲，今詩首章用與皎、僚、悄爲韻，則又與二章「天紹」同聲矣。此九幽與蕭豪部近，合音也。○「悄」訓「憂」，《邶·柏舟》、《出車》篇皆云「憂心悄悄」。重言曰悄悄，單言之則曰悄也。《箋》云：「思而不見則憂。」

月出皓兮，佼人憫兮，舒慢受兮，勞心慄兮。【疏】皓，當依唐石經作「皓」。○《釋文》：「劉，本又作「憫」。力久反。好兒。《埤倉》作「憫」。憫，妖也。」案《說文》無「憫」、「憫」字，是陸所據《詩》作「劉」也。《釋文》：「慢，於久反。舒兒。《後箋》云：「《玉篇·心部》云：「慢受，舒遲之兒。《廣韻》同。《集韻》、《類篇》亦同。竝引《詩》「舒慢受兮」。凡此疊字形容，即《梁冀傳》所謂「愁眉啼裝、折腰、齟齬，以善爲妖態者」也。」○《巷伯》「勞人草草」，《爾雅》作「慄慄」，重言曰慄慄，單言之則曰慄也。慄，亦憂也。

月出照兮，佼人僚兮，舒天紹兮，勞心慘

兮。【疏】僚，當爲「僚」。《說文》：「僚，女字也。」《方言》、《廣雅》云：「僚，好也。」僚與「僚」同。《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衆經音義》卷九皆引《詩》「佼人僚兮」，疑當出此章之文。上章「僚兮」，《釋文》云：「本亦作「僚」。」則僚、僚分章之義相混矣。《後箋》云：「《文選·西京賦》「要紹脩態，麗服麗菁」，注：「要紹，謂嬋娟作姿容也。」又《南都賦》：「致飾程疊，要紹便娟。」又《靈光殿賦》「曲折要紹而環句」，注：「要紹，曲貌。」此諸言「要紹」者，皆與「天紹」同。○戴氏震《毛鄭詩考正》云：「勞心慘兮」，慘，七感切。《方言》云：「殺也。」《說文》云：「毒也。」音、義皆於《詩》不協。蓋「慄」字轉寫譌爲「慘」耳。慄，千到切，故與照、僚、紹韻。《說文》：「慄，愁不安也。」引《詩》「念子慄慄」。今《詩》中《正月》篇「憂心慘慘」、《北山》篇「或慘慘劬勞」、《抑》篇「我心慘慘」，皆「慄慄」之譌。《釋文》於《北山》篇云：「字亦作「慄」。」於《白華》篇「念子慄慄」云：「亦作「慘慘」。」未能決定二字音義矣。《詩小學》云：「張參《五經文字》：「慄，千到反。見《詩》。慘，七敢反。悽也。」據此，可見《詩》皆作「慄」之證。」案慄，勞心之兒。重言之曰慄慄，單言之則曰慄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疏】夏姬，陳大夫御叔之妻也，

夏徵舒之母。以子氏稱，故曰夏姬。陳靈公於春秋魯宣公十年被弑，詩作在弑前矣。鄭《譜》云：「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兮。【傳】株林，夏

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匪適株林，從夏南兮。【疏】夏南食采於株林，故知株林爲夏氏邑，其地未

詳。《後箋》云：「《寰宇記》：『夏亭城在陳州西華縣西南三十里，陳詩《株林》刺靈公也。』胡爲乎株林？從夏南。」注云：「夏南，夏徵舒也。」今此城北五里有株林，即夏氏邑。

一名華亭。考陳州本古陳國，西華縣在州西八十里，夏亭在縣西南三十里。是夏氏之邑去陳國本遠。若《元和郡縣

志》：「宋州柘城縣，本陳之株邑，《詩》《株林》是也。」故柘城在寧陵縣南七十里，此又在陳之東北。《前漢志》：「淮陽國有柘。」《續志》同。然劉昭《補注》但於「陳縣」下云：

「陳有株邑，蓋朱襄之地。」於「柘」下不言「即株」。《寰宇記》以柘城縣爲春秋時陳之株野，而於下邑縣又云「或以爲

陳之株林」。此雖傳疑不定，要可見株野、株林必非一處。」

○夏氏，南，字，徵舒，名。《正義》云：「徵舒祖字子夏，故爲夏氏。徵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楚殺夏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是知夏南即夏徵舒也。」昭二十三年《左傳》疏引《世本》云：「宣公生子夏，子夏生御叔，御叔生徵舒。」詩言「從夏南」，《序》言「淫夏姬」。《序》則據事，詩有隱辭也。《禮運》云：「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諱。」鄭注即援引陳靈公數如夏氏爲說矣。案《正義》本「從夏南」下有「兮」字，定本無「兮」字。今各本皆從定本刪去兩「兮」字者，非也。胡，何也。匪，彼也。適，之也。言「何爲乎株林？從夏南兮」，彼靈公之之株林者，從夏南兮也。上二句疑詞，下二句決詞。上章言國之人見靈公往株林，下章言靈公命駕往株林。詩人分章之意如此。《箋》訓「匪」爲「非」，爲舐拒之詞。與「駕我」、「乘我」之文不相承接。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傳】大夫乘駒。朝食于株。【疏】我，我靈公也。乘馬，四

馬也。駒，當依《釋文》作「驕」，說詳《漢廣》、《皇皇者華》篇。乘驕，四馬皆驕也。「大夫乘驕」，《漢廣》傳云：「五尺以上曰驕。」是五尺以上爲大夫之所乘也。株，即株林也。



《後箋》云：「株林即株，乃夏氏邑，在株野之外。《魯頌》傳：「郊外曰野，野外曰林。」《說文》同。是由國中至株林必先經株野。然則「駕我乘馬」者，謂靈公本以諸侯車騎出，至株野，託言他適，乃舍之而乘大夫所乘之驕，以至於株林則已。永夕永朝，淫蕩忘返。《國語》云：「南冠以如夏氏。」是靈公當日實有易服微行之事，故《箋》云「變易車乘」者，實得經、《傳》微旨。王肅見《傳》云「大夫乘驕」，遂以爲乘驕者謂孔、儀從君適株。不知《序》但云「刺靈公」，竝未嘗及孔、儀也。」免謂經言我，《傳》言大夫。鄭以「變易車乘」申明經、《傳》，固是精確。《正義》用王肅語述《傳》，亦未見爲非。何也？宣十年《左傳》云：「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此雖爲靈公被弑發《傳》，然其君臣共往夏氏已非一日，《序》故謂「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也。九年《傳》云：「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戲于朝。」在朝既君臣同衷相服，如夏氏則君臣共乘驕，《傳》云「大夫」，亦未嘗不關通孔、儀矣。

### 《澤陂》三章，章六句。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疏】女，謂夏姬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傳】興也。陂，澤障也。荷，夫渠也。有美一人，傷如之何？

【傳】傷無禮也。寤寐無爲，涕泗滂沱。【傳】自

目曰涕，自鼻曰泗。【疏】大叔于田《藪》訓「澤」，則澤

亦藪也。《車鄰》傳：「陂者曰阪。」「陂」與「阪」同義。《傳》

云「澤障」，障，防也。「陂」與「障」又同義也。《王風·揚之水》傳：「蒲，草也。」《箋》云：「蒲，柔滑之物。」亦指蒲草而

言。《爾雅·釋草》：「荷，夫渠。」《傳》所本也。《山有扶蘇》作「扶渠」。從艸者，俗字。荷，一名夫渠，此莖、蓮、華、

實之總名也。《箋》云：「夫渠之莖曰荷。」案古荷與茄同

部。鄭蓋讀「荷」爲「茄」。《釋草》：「其莖茄。」夫渠之莖爲

茄，不爲荷也。《正義》云：「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

茄。」是鄭本三家《詩》之證。詳《山有扶蘇》篇。彼，彼無

禮也。蒲喻性之柔，荷喻形體，菡萏喻美色，蒲以喻有遠

聞。○「有美一人」，謂有禮者也。傷，即《序》「憂思感傷」

之「傷」。《傳》云「傷無禮也」者，言有美一人，見陳君臣淫

說無禮之甚，而爲之感傷也。《爾雅》：「陽，予也。」郭注

云：「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陽。」引《魯詩》「陽如之何」。毛、

魯字異而意同。涕泗，《易·萃·上六》、《禮記·檀弓》皆

作「涕洟」，鄭注云：「自目曰涕，自鼻曰洟。」洟者，「洟」之假借字。

彼澤之陂，有蒲與蘭。【傳】蘭，蘭也。有

美一人，碩大且卷。【傳】卷，好貌。寤寐無

爲，中心悁悁。【傳】悁悁，猶悁悁也。【疏】「蘭，

蘭」，《溱洧》同。《傳》不必與上下章一例。《箋》云：「蘭，

當作「蓮」，夫渠實也。」《釋文》、《正義》據《箋》「蘭」，當作

「蓮」。《箋》改《傳》文，非易經字。古蓮、蘭聲通，故《韓

詩·溱洧》篇以蘭爲蓮。蓮即蘭，非謂荷蓮之蓮也。鄭乃

本《韓詩》：破此《傳》文，蘭爲蓮，以與上下章同例。○《釋

文》：「卷，本又作「嬌」。《齊風》釋文云：「《韓詩》：「嬌，好

兒。」好，謂有好德也。《楚辭·九歎》：「勞心悁悁涕滂沱

兮，又悲余心之悁悁兮，哀故邦之逢殃。」《繁露·精華》

篇：「此吾所悁悁而悲者也。」竝與《詩》「悁悁」同。《大戴

禮·曾子立事》篇：「吾子終身守此悁悁。」《制言中》篇：

「君子無悁悁於貧。知我，吾無訢訢；不知我，吾無悁悁。」

竝與《傳》「悁悁」同。鄭司農《周禮·廬人》注云：「絹，讀

爲「悁邑」之「悁」。邑，古「悁」字。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傳】菡萏，荷華也。

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傳】儼，矜莊貌。寤寐

無爲，輾轉伏枕。【疏】《山有扶蘇》傳：「其華菡萏。」

本《釋草》文也。《正義》引郭注《爾雅》云：「今江東人呼荷

華爲夫容。」《說文》：「菡萏，夫容華。未發爲菡萏，已發爲

夫容。」萏「即「菡」之省。高注《淮南·本經》亦云：「其華

曰夫容，其秀曰菡萏。」是荷華有此二名，而析之則爲已發、

未發也。《易林·訟》云：「菡萏未華。」《御覽·百卉部六》

引《義疏》云：「扶渠華，未發爲菡萏，已發爲扶渠。」《爾雅

翼》引《義疏》同。不知扶渠爲荷之異名，非華已發之異名

也。陸說誤。○儼，《御覽·人事部九》引《韓詩》作「嬌」，

《薛君章句》云：「嬌，重頤也。《廣雅》：「嬌，美也。《說文》

引《詩》作「碩大且嬌」，皆本《韓詩》。《說文》又云：「儼，好

兒。」此與上章之「卷」同義。矜莊，亦好兒也。輾，當作

「展」。《關雎》云：「展轉反側。」

### 卷十二終

## 詩毛氏傳疏卷十三

長洲陳奐學

## 檜羔裘詁訓傳第十三 毛詩國風

##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疏】

《釋文》云：「檜，本又作『鄆』。」《水經注》：「潛水出鄆城西北雞絡隄下，洧水東南逕鄆城南。」《大戴禮·帝繫》篇云：「陸終弟四子曰萊言，是爲云鄆人。云鄆人者，鄭氏也。」《水經注》引《世本》作「求言」。案云，古「妘」字。妘鄆人，檜國之上祖。鄆人者，鄭。鄆、鄭同地故也。其實鄆、鄭同地而不同城。《鄭譜》正義云：「僖三十三年《左傳》稱文夫人葬公子瑕於鄆城之下，服注：「鄆城，故鄆國之墟。」杜注：「鄆國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鄆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是別有鄆城也。」今河南開封府密縣東北有鄆城，是其地。朱右曾《詩地

理徵》云：「《左傳》言『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此與《外傳》所云『寄孥號、鄆』之事正合。商人與桓公之孥俱出自周，故推本桓公言之，非桓公時已滅號、鄆也。桓公寄孥，則武公當桓公之世已居鄆矣。寄孥在幽王九年，越二年，而幽王滅。《公羊傳》云：「先鄭伯有通於鄆夫人者。」《外傳》言「鄆由叔妘」，此鄭伯正指武公通乎鄆夫人。蓋在此二年中，幽王既滅，武公乃與魯文侯共立平王，卒滅號、鄆。《世家》言「桓公之時，號、鄆獻十邑」，夫十邑者，通號、鄆言之爲十國，非號、鄆之國有是十邑也。《水經·洧水》篇稱《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王子多父伐鄆，克之。乃居鄭父之邱，是曰桓公。」然攷文侯二年，爲周幽王三年。時桓公未爲司徒，未謀於史伯，又何遽滅鄆而居之也？」

## 《羔裘》三章，章四句。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疏】《箋》云：「以

道去其君者，諫不從，待放於郊，得塊乃去。」案待放，見宣元年《公羊傳》及《白虎通義·諫諍》篇。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傳】羔裘以遊燕，

狐裘以適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傳】國

無政令，使我心勞。【疏】逍遙，當作「消搖」，說見《清人

篇》。遊，當作「游」。燕者，安也。《傳》以「游燕」釋「消搖」。

《序》云「消搖游燕」，此四字同義。諸侯朝服、燕居、燕飲皆

用羔裘。今游燕而羔裘，是其好絮衣服也。諸侯在天子朝

衣狐裘白，在祭衣狐裘青，皆禮裘也。《七月》傳云：「狐貉

之厚以居。」此狐取厚者，所謂褻裘也。今以褻裘適朝，是

其「不能自強於政治」也。○經言「朝」，《傳》云「適朝」。

《緇衣》傳：「適，之也。」視朝在路門外治朝之宇，聽朝則在

路門內燕朝之堂，《碩人》傳云「君聽朝於路寢」是也。首章

「適朝」，二章「在堂」，其實一也。天子諸侯皆二朝，解之者

誤以爲皆三朝矣。今試明之。《周禮》宰夫掌治朝，小司

寇、朝士掌外朝。其言朝位同，此外朝即治朝也。《司

士》：「正朝儀之位，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大僕》：「王

眠燕朝則正位。」此內朝即燕朝也。《稿人》云：「掌共外內

朝冗食者之食。」然則天子朝唯有外、內二而已。諸侯與天

子同。《禮記·文王世子》：「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魯語》：「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文王世子》之外朝，司士所掌，與《周官》司士正朝儀位爲治朝者同。《魯語》之外朝合民事，與《周官》宰夫掌諸臣萬民復逆爲治朝者同。又宣六年《公羊傳》：「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何注云：「從內朝出，立於外朝。」蓋外朝有諸大夫位焉。從內朝出立外朝，即從燕朝而出俟治朝也。然則諸侯朝亦唯外、內二而已。鄭司農《朝士》注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一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免案仲師說門朝之制確不可易。《絲》傳：「王之郭門曰皋門。王之正門曰應門。」天子五門，其一曰皋門，爲郭門，亦爲外城門。二曰雉門，爲內城門。皋、雉二門，出入不禁，其無朝可知。庫、應、路三門皆宮門，庫門爲大門，應門爲中門，路門爲內門。庫門以內亦出入不禁，其無朝又可知。應門，宮之正門，在庫、路之中，故亦爲中門。朝君入應門，則應門以內始有朝。朝有外有內，以在路門之外、內而名之也。天子外朝

在應門內、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諸侯庫、雉、路三門亦皆宮門。庫門爲大門，雉門爲中門，路門爲內門。諸侯外朝在雉門內、路門外，其內朝亦在路門內。仲師言天子二朝，而諸侯之二朝可據理推也。後鄭《宰夫》注云：「治朝在路門之外。」《文王世子》注云：「外朝，路寢門之外庭。」亦既以治、外爲一朝矣。乃《小司寇》注：「外朝，朝在雉門之外。」《朝士》注：「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蓋易先鄭五門皋、雉、庫、應、路爲皋、庫、雉、應、路，故一說外朝在雉門外，一說外朝在庫門外。鄭氏本無定解。《朝士》注又云：「周天子諸侯皆有二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然內朝即燕朝，古無二內朝之名。《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疑「內」乃「外」之誤，或因下文「聽政路寢」言之。要不得援一端以該群經，謂此內朝即治朝，而遂以爲有二內朝之說也。《書大傳》：「諸侯之宮，三門三朝。其外曰皋門，次曰應門，又次曰路門。其皋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朝。」《大傳》言諸侯門制與《禮記》不合，而與《緇》箋同。言三朝與先鄭不合，而與《朝士》注、《玉藻》注同。此鄭氏所據歟？《大傳》張生、歐陽生多所增益。門制，詳《緇》篇。○羔裘，尊服也。狐裘，褻服也。尊服以消搖，褻服以適朝，故《傳》

云「國無政令」也。云「使我心勞」者，我，大夫自我也。勞心，心勞也。《齊·甫田》傳：「忉忉，憂勞也。」勞亦憂也。《箋》云：「爾，女也。三諫不從，待放而去。思君如是，心忉忉然。」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傳】堂，公堂也。

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疏】《箋》云：「翱翔，猶消

搖也。」是翱翔亦游燕之義。○堂在路門內，燕朝，路寢庭也；堂，路寢堂也。公堂者，以公所聽政之堂而名之也。

《逸周書·大匡》篇「朝于大庭」，孔晁注云：「大庭，公堂之庭。」與此《傳》「公堂」同。凡朝君，臣咸立於庭。《說文》：

「廷，朝中也。」今通作「庭」。皆有門而不屋。路門左右塾謂之門側之堂，不當中門。其當中門者，自庫門以至路門，唯路寢乃有堂耳。《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雨霑服失容，則廢。」此路門外外朝無堂可證也。《春官·樂師》「車亦如之」，注：「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大僕》注：「大寢，路寢也。」登車於路寢階前，此路門內內朝無堂可證也。《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注：「小寢，燕寢也。」《考工記》「外有

九室，九卿朝焉，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攷諸侯外朝亦有官府治處，大夫治事，當在外朝之室。君聽政，則在內朝之堂。視大夫朝罷，而後從路寢反燕寢也。《論語·鄉黨》記孔子入公門，過位攝齊，升堂出降一等，沒階復其位。《曲禮》「下卿位」，注：「卿位，卿之朝位也。」孔《疏》云：「卿位，路門之外門東北面位。」引鄭注《鄉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案此位即外朝之位，爲大夫治事之處。堂爲君聽政之處。諸臣復逆，必由外朝入內朝升堂。君與圖事，而臣復退俟於外朝之位也。升堂在過位之後，此唯路寢有堂又可證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傳】日出照耀，然後見其如膏。豈不爾思？中心是悼。【傳】

悼，動也。【疏】末章但言羔裘，承上兩章「羔裘消搖」、「羔裘翱翔」而言，是其好絮衣服可見，不能自強於政治亦可見。「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傳》云：「日出照耀，然後見其如膏。」此倒句也。《雞鳴》篇「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傳》：「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傳》：「見月出之光，以爲東方明。」皆其句例。○《箋》云：「悼，猶哀傷也。」《氓》傳云：「悼，傷也。」「動」與

「傷」義相近。《鼓鐘》之「妯」，《菀柳》之「蹈」，《傳》皆訓爲「動」。「悼」與「妯」、「蹈」亦聲近而訓同。動，古「慟」字。《說文》無「慟」。《周禮》「九擗振動」，杜子春讀「動」爲「慟」。

### 《素冠》三章，章三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疏】《論語》：「宰我問三年之喪。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傳】庶，幸也。

素冠，練冠也。棘，急也。樂樂，瘠貌。勞心慉慉

兮。【傳】慉慉，憂勞也。【疏】庶，幸，《爾雅·釋言》

文。《傳》爲全《詩》通訓也。《釋言》又云：「庶幾，尚也。」單言「庶」，象言「庶幾」，故《雨無正》、《巧言》、《生民》、《抑》、《江漢》箋竝以「庶」爲「庶幾」。《論語》：「回也其庶乎？」《易傳》云：「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此「庶」與「庶幾」同訓之理，而皆爲「幸」之詞。云「素冠，練冠也」者，素冠，白布冠也。十三月爲練，已練之冠謂之練冠。《樸記》：「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

鄭注云：「別吉凶者，吉冠不條屬也。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象大古喪事略也。吉冠則纓、武異材焉。右縫者，右辟而縫之。」案練冠非純凶，亦非純吉。時人以練除首絰，《春秋》遂有「已練弁冕」之說，而不能行三年之練冠矣。「三年之喪，初喪，喪冠，小祥，練冠」，是練冠爲三年小祥之冠，故亦得謂三年練冠也。「大祥，縞冠。中月而禫，縞冠。踰月吉祭，乃玄冠，復平常」，《傳》就小祥說。《箋》以素冠爲縞冠，就大祥說。然《傳》雖言小祥，其實小祥之後，大祥之前皆練冠。○《北風》傳：「亟，急也。」棘者，假借字。《采薇》：《出車》：《雨無正》：《文王有聲》：《抑》：《桑柔》：《江漢》之「棘」竝同。《傳》爲全《詩》「棘」字通訓也。《正義》云：「棘，急」，《釋言》文。彼「棘」作「戒」，音，義同。案今本《釋言》作「械」。樂，讀爲鬱，亦假借字也。《說文》：「鬱，臞也。」引《詩》正作「鬱鬱」。《爾雅》：「鬱，病也。」鬱，俗「鬱」字。《呂覽·任地》篇：「棘者欲肥，肥者欲棘。」高注云：「棘，羸瘠也。」《詩》云：「棘人之樂樂。」言羸瘠也。「義與《傳》同。《爾雅》：「博博，憂也。」《詩》言「勞心」，故《傳》訓「憂勞」。案詩首章三句一意，《傳》於「樂樂」訓「瘠」，於「博博」訓「憂勞」，皆所以形容棘人哀痛未盡、思慕未忘之狀。下二章首

句與首章同，而下皆變其辭，以「我心」與「子」作對言。我，刺詩者自我也。子，即首章之棘人也。乃從不可得見而幸見之，傷悲菀結，是爲刺也。此篇義也，則樂樂、博博自不得分作兩概解矣。「博」字不見《說文》。《文選·思玄賦》注引《毛詩》作「博博」。

庶見素衣兮，【傳】素冠，故素衣也。我心

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傳】願見有禮之人，

與之同歸。【疏】《傳》云「素冠，故素衣也」者，昭三十一年

《左傳》：「季孫練冠麻衣。」《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禮記》：「如筮，則筮史練冠長衣以筮。」又《聘禮》：「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案練冠所配之衣，或麻衣，或深衣，或長衣。鄭注：「麻衣，即深衣。」《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縗緣。」注云：「此麻衣者，如小功布深衣，爲不制衰裳，變也。縗，淺絳也。染謂之縗。練冠而麻衣縗緣，三年練之受飾也。」引《檀弓》曰：「練，練衣黃裏，縗緣。」《問傳》：「期而小祥，練冠縗緣。又期而大祥，素縗麻衣。」注云：「《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縗冠。」此素縗者，《玉藻》所云「縗冠素紕，既祥之冠」。

麻衣十五升布，亦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然則小祥、大祥皆用麻衣。大祥之麻衣配縞冠，小祥之麻衣配練冠。《傳》意以此章「素衣」與上章「素冠」同時之服，素冠爲練冠，則素衣即《檀弓》之「練衣」。練衣，即麻衣。衣冠皆爲三年練之受服也。《箋》就既祥祭而言素衣，謂朝服緇衣素裳。但朝服麻衣色緇，三年麻衣色白。素者，白也。不得以緇爲素，明矣。又朝服無裳，鄭以素衣爲素裳，亦非是。○傷、悲同義。《鼓鐘》傳云：「傷，猶悲也。」《傳》釋「聊」爲「願」，與《泉水》、《出其東門》同。「願見有禮之人」，欲見能行三年喪者也。「與之同歸」，同歸於禮也。《列女傳·貞順》篇：「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引《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案《列女傳》出《魯詩》，此雖斷章，亦謂與知禮之人同歸，與《毛詩》義合也。

###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

兮。【傳】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

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疏】《正義》云：「喪服始終無韠。禮，大祥祭朝服素韠。毛意亦以卒章思大祥之人矣。」案《傳》章末據三年之喪畢說，則孔說是也。《喪服小記》及《禭記》言「祥祭服朝服」，朝服素韠，故詩人言素韠爲能終三年喪者，作幸見之詞。《候人》傳云：「芾，韠也。」「韠」與「芾」通稱。韠象裳色，天子山、火、龍，諸侯火、龍，卿大夫山。此畫繪之韠，以配袞、鷩、毳、希之裳也。玄冕之服，天子朱韠配朱裳，諸侯、卿大夫赤韠配赤裳，士爵弁黼韠配纁裳也。玄端不與裳相應，故士玄端爵韠，裳則有玄黃襍之，異朝服，如深衣有韠而無裳。○蘊，當作「蘊」。《校勘記》據唐石經初刻作「蘊」，以後改「蘊」爲俗字。《說文》云：「蘊，積也。」子夏三年之喪畢以下，《傳》當有成文。《正義》引《檀弓》說子夏除喪之行，與此正反。而《說苑·修文》篇亦與此《傳》大略相似，又以子路爲子貢，皆所聞異也。「聊與子如一兮」者，言願與有禮之人用心如一也。《尸鳩》篇：「淑人君子，其義一兮。其義一兮，心如結兮。」《傳》云：「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執義



一，則用心固。」與此「如一」義同。一，謂專壹。不敢不及，不敢過，皆謂專壹於禮，《傳》以釋經「與子如一」之義也。

###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傳】興也。萇楚，

鉋弋也。猗儺，柔順也。天之沃沃，樂子之無

知。【傳】天，少也。沃沃，壯佼也。【疏】「萇楚，鉋

弋」，《爾雅·釋草》文。郭注云：「今羊桃也。或曰鬼桃。

葉似桃，華白，子如小麥，亦似桃。」《正義》引《義疏》云：

「今羊桃是也。葉長而狹，華紫赤色。」案萇楚華色白，或紫

赤，不一種。《本草圖經》云：「生平澤中，葉、花似桃，子細

如棗核，苗長弱即蔓生，不能為樹。今處處有，多生溪澗，

今人呼為細子根。」據蘇說，則郭注「麥」字疑「棗」字之誤。

下澤曰隰，萇楚生於下澤地也。《傳》「猗儺，柔順也」，當依

《釋文》本無「順」字。《傳》「柔」，《箋》「柔順」，與《東門之

池》同。蓋詩以萇楚之枝柔，興人之年少也。猗儺者，枝柔

之狀。二章云「猗儺其實」，三章云「猗儺其實」，猗儺皆謂

枝之柔，而其華、其實因首章而申言之。王注《楚辭·九辯》、《九歎》引《詩》「旖旎其華」云：「旖旎，盛貌。」此三家《詩》義。猗儺、旖旎一語之轉。○《傳》訓「天」為「少」，謂人之年少時也。沃，當作「淡」。《廣雅》：「嫗嫗，容也。」淡，淡與「嫗嫗」聲同。壯佼者，《正義》云「少壯而佼好」是也。無知，無猶不也；知，讀「不識不知」之「知」。二章云「無家」，不知家也；三章云「無室」，不知室也，亦因首章而申言之。此句例也。《序》所謂「思無情慾者」也。《箋》云：「知，匹也。於人年少沃沃之時，樂其無妃匹之意。」與《傳》義實通。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 《匪風》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發發飄風，非

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顧瞻周道，

中心怛兮。【傳】怛，傷也。下國之亂，周道滅也。

【疏】發，猶發發也。《夢莪》「飄風發發」，《傳》云：「發發，疾兒。」下章《傳》云「迴風爲飄」。偈，猶偈偈也。《韓詩·伯兮》傳云：「偈，疾驅兒。」《漢書·王吉傳》：《韓詩外傳》皆作「揭揭」。《傳》釋「匪風」爲「非有道之風」，「匪車」爲「非有道之車」，「匪」爲「非」，有道即探下周道而言。《王吉傳》：「吉引《詩》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案王治《韓詩》，與毛義同。古，謂古之道也。○周道，岐西之道。「顧瞻周道」，猶瞻念古昔之意，《序》所謂「思周道」也。中心，心中也。《說文》：「怛，慄也。」「傷」與「慄」義相近。《王吉傳》引《詩》作「慄」，顏注云：「慄，古「怛」字。」云「下國之亂，周道滅也」者，以申明傷之之義，此思古以慨今之不然。《韓詩外傳》云：「《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氣，夏寒冬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群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群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

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韓意以「周道」當成周之時，亦與毛義同。

匪風飄兮，匪車嘒兮。【傳】迴風爲飄。嘒

嘒，無節度也。顧瞻周道，中心弔兮。【傳】弔，

傷也。【疏】飄，猶飄飄也。飄飄，猶發發也。「迴風爲

飄」，《爾雅·釋天》文。鄭注《月令》云：「迴風爲森。《爾

雅》：『扶搖謂之森。』森亦迴風，非鄭所見《爾雅》本異也。

《說文》「飄，回風也。」今字通作「迴」。嘒，猶嘒嘒也。嘒

嘒，猶偈偈也。疾驅謂之偈偈，亦謂之嘒嘒。云「無節度」

者，是亦疾驅之意。《說文》：「嘒，疾也。《詩》曰：『匪車嘒

兮。』」今字隸變作「嘒」。○弔，猶怛也，故《傳》並釋之爲

「傷」，今吳郡人有「弔心」之語。弔心，即傷心也。

誰能亨魚？漑之釜鬻。【傳】漑，滌也。

鬻，釜屬。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

治民矣。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傳】周道在

乎西。懷，歸也。【疏】漑，當爲「概」，《釋文》：「本又作

「概」。《說文》：「概，滌也。从手，既聲。《詩》曰：『概之釜

也。「滌、清義相近。《說文》云：「鬻，大脯也。」「脯，鍑屬。或作「釜」。」「鍑，如釜而大口者。」案大釜曰鬻，與鍑相似，故《傳》云「釜屬」。《采蘋》傳：「無足曰釜。」則鬻無足矣。《爾雅》：「醢謂之鬻。鬻，鉶也。」說鼎，與此異。《傳》云「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以釋經「亨魚」爲治民之喻。又申之云「知亨魚，則知治民」者，治民之道，在不煩而已。下國政亂，因而思古之治也。《韓子·解老》篇云：「亨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若亨小鮮。」○《傳》承上章兩「周道」，故云「周道在乎西」，以釋經之「西」也。懷、歸疊韻爲訓，《皇矣》同。之，猶是也。歸是好音，即冢上句「西歸」而言。周之道在西，有歸之者，當歸之以善政令也，亦是「思周道」之意。

卷十三終

## 詩毛氏傳疏卷十四

長洲陳奐學

### 曹蜉蝣詁訓傳第十四 毛詩國風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疏】

《漢書·地理志》：「濟陰郡，《禹貢》荷澤在定陶東，屬兗州。定陶，故曹國，周武王弟叔振鐸所封。《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水經》：「濟水逕定陶縣故城南」，酈注云：「縣，故三腰國也。湯追桀伐三腰，即此。」是周之曹，夏之三腰也。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縣東有三腰亭。

《蜉蝣》三章，章四句。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疏】正

義《公》：「《曹世家》自叔振鐸至昭公，凡十五君。昭公以魯閔公元年即位，僖七年卒。周惠王以莊十八年即位，僖八年崩。是當周惠王時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傳】興也。蜉蝣，

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楚楚，鮮明貌。心之憂矣，於我歸處。【疏】「蜉蝣，渠略」，《爾

雅·釋蟲》文，古字作「浮游」。《夏小正》：「五月，浮游有

殷。《傳》：「殷者，衆也，浮游殷之時也。浮游者，渠略也，

朝生而莫死。」《說文》作「蠚蜋」，則「渠略」爲假借字。《正

義》引：「《義疏》云：「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

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

蟬也。」樊光謂之糞中蠅蟲，隨陰雨時爲之，朝生而夕死。」

案《淮南子·說林》篇：「浮游不飲不食，三日而終。」又《詮

言》篇：「浮游不過三日。」言三日死，說稍異。浮游有羽

翼，以喻在位所任之小人，雖有此尊盛之服飾而不能終也。

《傳》云「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合下章而總釋其

義。○《釋文》：「楚楚，《說文》作「黼黼」云：「會五綵鮮色

也。」綵，俗「采」字。黼、楚同聲。黼黼，本字，楚楚，假借

字。「會五采鮮色」，與《傳》「鮮明」義正申成。蓋許取三家

《詩》之本字，以明《毛詩》之借字也。凡冕服，上衣下裳。會五采皆於裳。黼黻指繡裳而言，故《說文》入《黼部》，黼、繡義同也。「於我」二字讀逗，「於我歸處」，言於我乎何歸處，《序》所謂「將無所依」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傳】采采，衆多也。

心之憂矣，於我歸息。【傳】息，止也。【疏】「采采，衆多」，謂文采之衆多也。《文選》補衡《鸚鵡賦》注引《韓詩》「采采衣服」，《薛君章句》云：「采采，盛貌。」盛亦衆多也。「息」訓「止」。歸息，猶歸處也，處亦止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傳】掘閱，容閱也。

如雪，言鮮潔也。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疏】《說文》：「掘，突也。」引《詩》作「掘」。《小箋》云：「各本作「掘」，非。」突，謂地突，猶土堀也，釋「掘」不釋「閱」。《傳》云「容閱」，釋「閱」不釋「掘」，「掘」乃連而及之，詁訓中有此例也。《谷風》「我躬不閱」，《傳》：「閱，容也。」連言曰容閱，容閱猶容躬。言浮游居土堀中能自容躬，是謂之掘閱，以喻小人在位偷合苟容也。《孟子·盡心》篇：「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容閱」與「容悅」同。此章與上二章羽翼興衣服，辭義有別。○麻衣，朝服也。凡布，幅廣

二尺二寸。八十縷爲升，朝服用十五升。總則去朝服之半。二者精麤不同，而其用麻則一也，故朝服與總服皆得謂之麻衣。總麻其色白，朝麻其色染緇。《鄭風》「緇衣」即麻衣矣。《禮記·間傳》：「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素縞即縞冠，則麻衣即朝服。此一證。《逸周書·大匡》篇：「及期日質明，王麻衣以朝。日視朝之服，天子皮弁，諸侯朝服。」王服朝服爲降等，則麻衣爲朝服。此又一證。《論語·子罕》篇：「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麻亦麻衣也。占冕、弁得通稱。麻冕，麻衣而冕，與祭服玄冕玄衣而冕同。祭服用絲，朝服用麻。《玉藻》云：「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楚策》：「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是朝服用絲，春秋初楚已用之。魯至康子時亦用之，孔子曰儉。儉，恭儉也。是古者朝服麻衣矣。朝服如深衣，衣、裳不殊。諸侯朔視朝，用皮弁服。君臣同服，亦謂之朝服，皆以麻爲之。《傳》云「如雪，言鮮潔」，「潔」下「也」字今補。凡衣皆連下裳言，朝服無裳而有素鞹。素鞹，白韋爲之，故以雪比白。鮮潔，謂其色鮮潔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疏】共公，昭公子。

彼候人兮，何戈與祔。【傳】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何，揭；祔，殳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傳】彼，彼曹朝也。芾，韠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蔥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疏】宋本「送」下奪「迎」字，《正義》有「迎」字。《群書治要》、《御覽》兵八十一、四兩引與《正義》同。迎，當作「逆」。《周禮·候人》：「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此主送賓客也。《周語》：「敵國賓至，闕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此主逆賓客也。宣十二年《左傳》：「隨季對楚使曰：『豈敢辱候人？』」是侯國有候人矣。《無羊》傳亦云：「何，揭也。」《玄鳥》傳：「何，任也。」各隨文訓也。《說文·殳部》：「殳，殳也。」本《毛詩》。又「或說城郭市里，高縣羊皮，有不當人而欲人者，暫下以驚牛馬曰殳。」《樂記》注引《詩》「殳」作「綴」，《疏》以爲齊、魯、韓《詩》。綴，表也。高縣羊皮，亦揭表之義。揭戈殳者，乃爲候人之事。云「言賢者之官不過

候人」者，《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彼王朝之官，候人是上士、下士，則侯國之官，候人當在中士以下。候人爲賤官也。賢者不在曹朝，而任以道路送逆之官，是共公之遠君子也。○《傳》以「彼」爲「彼曹朝」，對上「彼」字不在曹朝者而言之。子，庶小人也。芾，古作「市」。《說文》云：「市，韠也。篆文作「韠」。」「韠，韠也。」此及《采芣》、《車攻》、《斯干》、《采芣》皆作「芾」。唯《素冠》作「韠」。《采芣》箋：「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析言之也。渾言芾、韠同，故《傳》云：「芾，韠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蔥珩，《禮記·玉藻》文。《玉藻》作「韠」，作「幽衡」，芾、韠同字，「幽衡」即「黝珩」之假借也。珩，詳《鄭風》篇。鄭注云：「緼，赤黃之閒色，所謂韠也。」《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案曹爲伯甸，其一命爲士，再命爲大夫，三命爲卿。緼芾即韠韠，士之服。赤芾爲卿與大夫之服。經言「赤芾」，則緼芾乃類及之耳，故《傳》申之云：「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大夫以上，統再命、三命言也。三百，三百人也。《箋》云：「佩赤芾者三百人。」是謂共公之好近小人也。閔二年《左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定十三年：「唯邠意茲乘軒。」哀十五

年：「衛太子謂渾良夫曰：『苟使我人獲國服冕乘軒。』」杜注云：「軒，大夫車。」是乘軒亦大夫之飾。僖二十八年《左傳》：「晉侯入曹，執曹伯，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杜注謂責其無德居位者多之功狀。案《詩》言「三百赤芾」，《左傳》言「乘軒三百人」，皆是共公好近小人之實據。必云「乘軒」者，《傳》本《左傳》以補詩義之未及。下二章皆就近小人說，末章又說近小人，爲國弱民窮之張本。《荀子·富國篇》云：「士大夫衆，則國貧。」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傳】鵜，洿澤鳥也。

梁，水中之梁。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彼其

之子，不稱其服。【疏】《爾雅》：「鵜，鵜鵜。」《釋文》

云：「鵜鵜，《毛詩傳》作『洿澤』，同。」《說文》：「鵜，鵜胡，汚澤也。或作『鵜』。」郭注《爾雅》及鄭注《禮記·表記》皆作「汚澤」。《淮南子·齊俗篇》鵜胡飲水數斗而不足，高注亦云：「汚澤鳥。」《正義》引《義疏》云：「鵜，水鳥。形如鵞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群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洿河。」云「梁，水中之梁」者，即

《邶·谷風》傳所謂「魚梁」也。不，語詞。「不濡翼」，濡翼也，「不濡味」，濡味也。《傳》於「不」下加「乎」，意以「不」爲語詞也。濡有潤澤之義。鵜在梁而濡其翼，喻小人之好絮衣服。○僖二十四年《左傳》：「鄭子臧好聚鵠冠，鄭伯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及，①不稱也夫。然則此詩之流誦，不獨楚成王矣。《左傳》作「己」。《禮記》引作「記」。其、己，記同。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傳】味，喙也。彼

其之子，不遂其媾。【傳】媾，厚也。【疏】《玉篇》引

《詩》「味」作「囁」。古味、囁聲同。喙者，口也。哀二十六年《左傳》：「得夢己爲鳥味加於南門。」《釋文》云：「味，鳥口。」濡其口者，喻小人得食君祿。○媾，厚疊韻。《晉語》：「晉公子如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令尹子玉請殺晉公子，王曰：『不可。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夫郵而

①「及」，疑當作「反」，陳昌治刻《說文解字》、《宋本集韻》並音「反」房六切。阮刻《春秋左傳正義》作「服」，「服」、「反」通。

效之，郵又甚焉。效郵，非禮也。」韋注云：「媾，厚也。遂，終也。郵，過也。」案詩言不終其厚，所以爲過。成王引之，謂當厚待晉公子，必善始以善終，故下文即云「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所謂「終其厚」也。《傳》以「媾」爲「厚」，正本《國語》作訓。又案曹公共與楚成王同時人，《曹詩》已爲成王成誦，則詩自作於晉公子返國之前。共公任用小人，至三百乘軒之多，國人作刺，遂以流誦列國人君之口，異日晉公子亦即以爲獻功狀，良有以也。

### 薈兮薈兮，南山朝薈。【傳】薈薈，雲興貌。

南山，曹南山也。薈，升雲也。薈兮變兮，季女斯飢。【傳】薈，少貌。變，好貌。季，人之少子也。

女，民之弱者。【疏】薈薈雙聲。《說文》：「薈，艸多兒。」《文選·西都賦》注引《倉頡篇》：「薈，木盛兒。」是薈薈本爲草木盛多，因之爲凡盛多之稱。《說文·艸部》引《詩》「薈兮薈兮」。又《女部》：「嬀，女黑色也。」引《詩》「嬀兮薈兮」，此或本三家《詩》。南山，屬《曹風》，故云「曹南山」。《御覽·地部七》引《十道志》云：「曹南山，有汜水出焉。」薈，當作「躋」。《正義》云：「躋，升」，《釋詁》文。「誤躋」爲「躋」也。今《爾雅》不作「躋」，《說文》無「躋」可證。《正

義》本所據《傳》「升」下無「雲」。《釋文》、《集注》、定本及《御覽·天部八》引《傳》皆有「雲」。案有「雲」字是也。南山，喻在尊位者。雲有盛多之義，南山之朝升雲薈薈然，言居尊位者之盛多。○薈變疊韻。《齊·甫田》傳：「薈變，少好兒。」此云「薈，少兒。變，好兒」，渾言、析言，義各有當也。《傳》解經「季女」，各本依定本。《正義》云：「《采蘋》『有齊季女』，《車輦》『思變季女逝兮』，皆不得有男在其間，故以季女爲少女。此言『斯飢』，當謂幼者，竝『飢』非獨少女而已，故以季女爲人之少子、女子。皆觀經爲訓，故不同也。」案《正義》本《傳》文當作「季，人之少子。女，女子」七字。①此「季女」與《采蘋》、《車輦》不同。季爲人之少子，女爲女子，分釋其義，故薈變亦分釋其義，與《甫田》不同。定本云：「季，人之少子。女，民之弱者。」是定本以季女爲少弱之稱，義無分別，則《傳》亦不必分釋其義。且經言「女」，不言「民」也。古毛《傳》當從《正義》本。今《正義》本從定本而誤。斯，猶其也。季女其飢，言室家之窮乏也。

### 《鴉鵂》四章，章六句。

①「七」，據上下文意，疑當作「八」。



《鳴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傳】興也。鳴鳩，

粘鞠也。鳴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傳】言執義一則用心固。【疏】《釋文》：

「鳴，本又作『戶』。『戶、鳴』古今字。『鳴鳩，粘鞠』，詳《鵲巢》篇。《方言》：『鴈鳩，自關而東謂之戴鵁，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戴南。南，猶鵁也。或謂之鷺鷥，或謂之戴頰，或謂之戴勝。』郭璞注云：『鴈，音戶。』按《爾雅》即布穀，非戴勝也。昭十七年《左傳》疏云：『孫炎云：『《方言》：『鳴鳩，自關而東謂之戴勝。』』毛詩義疏云：『今梁、宋之間謂布穀爲鵲鳩。』則布穀是鳴鳩明矣。而楊雄云：『鳴鳩是戴勝也。』今戴勝自生穴中，不巢生，雄言非也。」案高誘《淮南》、《呂覽》注及張揖《廣雅》竝以戶鳩、戴勝爲一鳥，其義皆出楊雄《方言》。然《爾雅》：『鵲鳩，戴鵁。』鳴鳩，鵲鳩。」判然二鳥。毛《傳》用《爾雅》，決不以鳴鳩爲戴勝矣。《傳》以鳴鳩之養子平均，與君子用心之壹。《鵲巢》箋：『鳴鳩有均壹之德。』樊光《爾雅注》：『《春秋》云：『鳴鳩氏，司空。』心

平均，故爲司空。」與《傳》義同。○《箋》云：『淑，善，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案此當是《傳》文。《傳》上言戶鳩養子平均如一，此言君子執義當如戶鳩之一也。「執義，則用心固」，亦謂在位君子，其用心當一，與《序》說正同。今各本割截經、《傳》，而又以「淑，善，儀，義也」下十六字攷入《箋》語，使《傳》文上下語意不通。唯楊倞注《荀子》引此皆爲《傳》文，可得其證矣。《荀子·勸學篇》：「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螭蛇無足而飛，鼯鼠五技而窮。《詩》曰：『戶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又《成相篇》：「治復一，脩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毛《傳》正用其師說。《列女傳》：「魏芒慈母有三子，前妻之子有五人。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慈母以禮義之，漸率導八子咸爲魏大夫卿士，各成於禮義。君子謂慈母一心。」《詩》云：『戶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心之均一也。戶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此之謂也。」《說苑·反質》篇：『戶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

兮。《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淮南子·詮言篇》：「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韓詩外傳》：「君子務結心乎一。」亦引此詩，竝與毛義同。《小箋》云：「經、《傳》「一」字，《疏》內皆作「壹」爲長。」

鳴鳩在桑，其子在梅。【傳】飛在梅也。淑

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傳】騏，騏文也。弁，皮弁也。【疏】《傳》云「飛在梅也」者，言鳴鳩之子飛在梅也。《正義》云：「首章言生子之數，下章云在梅、在棘、在榛，言其所在之樹，見鳴鳩均壹養之，得長大而處他木也。」○《箋》云：「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襍色飾焉。」《正義》云：「《玉藻》說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絲，故言絲也。《玉藻》又云：『襍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是其襍色飾焉。」案《玉藻》注：「辟，讀如『裨冕』之「裨」。裨，謂以繒采飾其側。襍，猶飾也，即上之裨也。」又

「縞冠素紕」，注：「紕，緣邊也。紕，讀如『坤益』之「坤」。《干旄》「素絲紕之」，《傳》云：「紕，所以織組也。」帶以素絲緣邊，所謂「其帶伊絲」也。此帶爲素帶，下文弁爲皮弁。是皮弁配素帶，天子、諸侯、大夫同。通冕弁服皆用之。士悉用緇帶。《傳》「騏文」之「騏」，《釋文》作「綦」。《小戎》傳：「騏，綦文。」謂白馬而有蒼色文也。此《傳》「騏，綦文」，謂白鹿皮而有蒼色組以飾弁也。《顧命》「四人騏弁」，鄭注云：「青黑曰騏。」鄭謂青黑爲弁飾之色，非與毛訓有異也。《書》之「騏」與《詩》之「騏」皆謂弁縫飾色如綦文。騏，皆「綦」之假借字。《書》校本作「綦」，《周禮·弁師》注引《詩》正作「綦」。此其證。《正義》云：「皮弁是諸侯視朝之常服。又朝天子亦服之。作者美其德能養民，舉其常服，知是皮弁。」免案諸侯視朝玄冠，朔視朝皮弁。在朝君臣同服，則朔視朝，大夫亦服皮弁。《序》云「在位君子」，統君臣言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傳】忒，疑也。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傳】正，長也。【疏】《正義》云：「忒，疑」，《釋言》文。「言，當作「詒」。《爾雅·釋詁》：「忒，疑也。」《詩述聞》謂

「貳」乃「貳」之誤，古貳、貳通用也。《禮記·緇衣》篇：「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鄭注云：「君臣皆有壹德不貳，則無疑惑也。」《釋文》：「忒，本或作『貳』。」貳，亦「貳」之誤。案《傳》以「不忒」爲「不疑」，與《禮記》釋《詩》正同。不疑，猶壹也。又《荀子·議兵篇》：「陳羈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孫卿子曰：「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荀引《詩》言先王行仁義。儀，即義也。是又毛《傳》本《荀子》之一證。《管子·內業》篇：「萬物中義守不忒。」亦與毛訓同。○《小箋》：「據《傳》文，「長」當作「是」。訓「正」爲「是」，則「是」爲「此」。「正是四國」，言是此四國也。《大學》引《詩》釋之云：「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民法，即經「正」字之義。」

鳴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

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疏】《簡兮》傳：「榛，木名。」

#### 《下泉》四章，章四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疏】案共公即位於魯僖公八年，《春秋經》于洮、于葵丘、于鹹、于牡丘、于淮齊桓公作方伯，共公幾盟會無不至。自晉文公入國，修觀狀之怨，侵曹、人曹，執曹伯畀宋人，取濟西田。終共公之世，不得儕於盟會者，晉爲之也。《左傳》：「曹伯之暨侯犇曰：『齊桓公爲會，封異姓。今君爲會，滅同姓。』」是曹人明明言晉文之不如齊桓矣。此詩與《候人》先後皆刺共公而作。《候人》刺招致晉禍之所由，《下泉》乃疾其既遭晉亂，而不能修德以進於自治。疾共公，并以惡晉侯，故疾其侵刻，而因念周之賢伯也。明王、賢伯連言，與《鳧鷖》序「神祇」、「祖考」連言同例。明王、神祇，皆推廣之，非經義之所有。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傳】興也。冽，寒也。下泉，泉下流也。苞，本也。稂，童梁。非溉

草，得水而病也。懔我寤嘆，念彼周京。【疏】冽，

當作「冽」。《正義》云：「字從冰。」《大東》正義云：「《說

文》：「冽，寒貌。」故字從冰。《廣韻》、《集韻》、十七薛：

「冽，寒也。」皆不誤。《爾雅》：「沃泉，縣出。縣出，下出

也。」李注云：「水泉從上溜下出。」《傳》釋「下泉」爲「泉下

流者，《七月》傳：「流，下也。」則下亦流也，是即《爾雅》

「下出」之義。苞，本雙聲。苞，根爲根本，與下泉爲泉下，皆

倒句以明義。《斯干》、《生民》、《常武》傳皆云：「苞，本

也。」「稂，童梁」，《爾雅·釋草》文，《大田》同。郭注：「稂，

莠類也。」《詩》、《爾雅》釋文兩引《說文》：「禾稊之莠生而

不成者，謂之童郎。」案「郎」即「稂」。童郎即童梁，則童梁

爲莠之不成者。二章「蕭，蒿」，三章著亦蒿屬。若《月令》

「藜、莠、蓬、蒿竝興」，相類而言也。《義疏》云：「禾莠爲穗

而不成則疑然，謂之童梁。」陸言「禾莠」，猶《說文》言「禾稊

之莠」。禾穗下垂，莠穗不下垂。童梁雖不成莠，而其則疑

然者正與莠同。《正義》引《義疏》「莠」誤作「秀」。《說文》

「莠」誤作「采」，因以童梁爲禾穗不成之名，非是。今從段

氏說訂正。《傳》又云「非漑草，得水而病也」者，此明經取

興之義，以統釋下二章蕭、著而言。《箋》云：「興者，喻共

公之施政教，徒困病其民。」○《箋》云：「懔，嘆息之意。」

《禮記·祭義》：「出戶而聽，懔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

《說文》：「懔，大息也。从心，氣聲。」《詩》曰：「懔我寤

嘆。」《玉篇·口部》引作「慨」。《楚辭·九歎》注引作

「慨」。周京，猶京周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傳】蕭，蒿也。懔

我寤嘆，念彼京周。【疏】《蓼蕭》、《蓼彼蕭斯》，《傳》亦

云：「蕭，蒿也。」《爾雅》：「蕭，萩。」《義疏》云：「今人所謂

萩蒿也。或云牛尾蒿。」案蕭與萩蒿不同。《詩》之「蕭」皆

萩也。《傳》不用《爾雅》以萩釋蕭，意謂萩亦蒿也。京周，

大周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傳】蕭，草也。懔

我寤嘆，念彼京師。【疏】「蕭，草」，草名蕭也。《說

文》云：「蕭，蒿屬。」《淮南子·說山》篇：「上有叢蕭，下有

伏龜。」是蕭爲叢生之草矣。《易·說卦》釋文引《義疏》

云：「蕭似蕭蕭，青色，科生。」《鹿鳴》正義引《義疏》：「苹，

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脆。」《爾雅》：「苹，蕭蕭。」郭注云：

「今蕭蒿也。」是蕭蕭亦蒿之類。蕭之爲言箸也。蕭似蕭

蕭，則蕭莖亦如苹莖之似箸矣。京師，大衆之所居也。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傳】芄芄，美貌。

四國有王，郇伯勞之。【傳】郇伯，郇侯也。諸侯

有事，二伯述職。【疏】黍苗對糧、蕭、著，陰雨對下泉，陰

雨膏之則芄芄然美對三「浸」字，以喻恩及下民。此愷我而

念彼也。《小雅·黍苗》篇「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傳》

云：「芄芄，長大兒。」文義皆同。○王，王事也。勞，讀「劬

勞于野」之「勞」。《鴻雁》序云：「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

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即此「勞」字之義也。《傳》云「郇

伯，郇侯也」者，桓九年《左傳》：「荀侯伐曲沃。」荀即郇。

是荀本侯爵也。《水經·涑水》注：「涑水西逕郇城，郇伯

故國也。杜元凱《春秋釋地》曰：「今解縣西北有郇城。」服

虔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今解故城東北二

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鄉俗名之爲郇城。服說

與俗符，賢於杜氏矣。」是酈注以郇國在解縣東北，杜說西

北爲誤也。今山西蒲州府臨晉縣東北有郇城。云「諸侯有

事」者，釋「四國有王」句。云「二伯述職」者，釋「郇伯勞之」

句，又以申明伯爲二伯。勞來，亦述職中事也。《王制》：

「千里之外，設方伯。州有伯，八州八伯。八伯各以其屬屬

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周制，方伯、

二伯皆九命。方伯屬於二伯，外統於內也。郇侯爲二伯，

《傳》無明文，未審何時人。一說《易林·蠱卦》：「下泉苞

稂，十年無王。荀伯遇時，憂念周京。」魏源據焦說「十年無

王」，謂郇伯勞來當在厲王流汾、共伯攝政之世。免竊謂

《傳》不言郇伯爲文王子，《序》又不言古明王賢伯。《小

雅·黍苗》刺幽王，但近述召穆公，已不必遠追召康公，則

此值晉文修怨之年，似不必更追述文王子之郇矣。焦說本

### 卷十四終

## 詩毛氏傳疏卷十五

長洲陳奐學

### 豳七月詁訓傳第十五 毛詩國風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疏】豳，公劉國。周公既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後，歸朝廷，致大平，爲成王營雒，彷彿公劉治豳，故託始於豳。而大師編《詩》遂以爲豳國之風焉。《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枸邑，有豳鄉。」今陝西邠州即其地。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疏】

先公，豳公也。公劉居豳，故謂之豳公。豳公之業由於后

稷，故陳王業者，必本后稷也。此周公遭管、蔡之變而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傳】火，大火也。

流，下也。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矣。

一之日昃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

卒歲？【傳】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

也。昃發，風寒也。二之日，殷正月也。栗烈，寒氣

也。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

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傳】三之日，夏正月也。

豳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四之日，周四月也，

民無不舉足而耕矣。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

【疏】火，東方心星，亦曰大火。《四月》篇「六月徂暑」，【傳】

云：「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本《月令》及昭三年《左

傳》文爲說。攷《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夏小

正》：「五月初昏大火中。」與《詩》、《月令》、《左傳》皆不

合。蓋大火在唐虞，夏以五月昏中，六月西流。周以六月

昏中，七月西流。其候逐歲漸差。詩雖作於周初，然公劉

在夏末或已七月西流也。《春秋·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蝨。」《左傳》：「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

也。」杜注云：「火伏在今十月猶西流，言未盡沒。知是九月，曆官失一閏。」案火伏在九月。春秋之季，火伏在十月。九月猶西流，其候又差矣。此即後世歲差之法。流火，火下也。火向西而下，暑退將寒之候也。《傳》云「婦功成」者，即下章《傳》所謂「絲事畢」也。婦功成於八月，至九月霜降，授衣。云「授冬衣」者，謂禦寒之衣。探下文「衣」、「褐」、「卒歲」而言。○《傳》云「一之日，十之餘也」者，十月也。數起於一，終於十，復從十月而數其餘月。一之日，十有一月之日。二之日，十有二月之日。皆以紀夏正也。《傳》又云「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爲周、殷、夏正月也」者，《春秋》「春三月」皆書「王」。春正月，周正。春二月，殷正。春三月，夏正。夏、殷、周各統一正，而三正實兼行之，不敢怠棄，是其義也。霽，即「霽」之俗。霽發疊韻。發，風發也。霽爲風寒之兒。霽，當讀爲澤，《說文》：「澤，風寒也。」栗烈，《下泉》、《大東》兩正義引《詩》、《文選》、古詩《注》引《毛詩傳》並作「栗冽」。栗，當讀爲深，《說文》：「深，寒也。」《玉篇》：「冽，寒氣也。」十一月待風而寒，故霽發爲風寒。十二月不風而寒，故栗冽爲寒氣也。《箋》云：「褐，毛布。」《孟子·滕文公》篇「許子衣褐」，趙注云：「以毳織之，若今馬衣也。或曰：褐，臬衣也。一曰：

粗布衣也。」趙前·說與《箋》同，馬衣即《左傳》「馬褐」。《廣雅》：「駝，屬也。」屬者，織毛爲之。蓋以褐爲駝也。《說文》：「褐，編臬鞮。一曰粗衣。」與趙或兩說同。《漢書·貨殖傳》「短褐不完」，顏注亦爲編臬衣。○《說文》：「枹，未耑也。或作「鉛」。「枹」與「枹」、「鉛」同。《考工記》「枹廣五寸」，謂未耑之金廣五寸也。經言枹，《傳》云未耑。凡枹必兼耑言也。耑以木爲之。《月令》修耑枹在十二月，詩則正月始修耑枹者，爲豳土晚寒故也。「豳土晚寒」，《傳》又爲全章通釋也。四之日，四月之日也。周四月，夏二月也。一之日爲周正月，則四之日爲周四月矣。此變言二月爲周四月之日，據周正爲說。篇中若改歲、春酒、始播百穀，皆言周正，而所紀時月皆用夏正。蓋行事仍從夏時，尊本朝，法前王也。周公作《豳風》與孔子作《春秋》同意。《御覽·資產部》兩引《韓詩》：「三月之時，可豫取耑枹繕修之。至于四月，始可舉足而耕也。」韓從周正爲說。又《初學記·地部下》引《韓詩》：「二之日，夏之十二月。三之日，夏之正月。」是韓亦兼夏正矣。《漢書·食貨志》引《詩》「四之日舉止」，止，趾古今字。《傳》訓爲「足」，《麟之止》同。○「饁，饋」，《爾雅·釋詁》文。《說文》：「饁，餉田也。」周人謂餉曰饁。「餉，饋也。」「饋，餉也。」饁、餉、

饋、饋四字同義。僖三十三年《左傳》：「臼季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此婦饋也。《孟子·滕文公》篇：「有童子以黍肉餉。」此子饋也。南畝，詳《信南山》篇。《周禮·籥章》：「以樂田畯」，鄭司農注云：「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爾雅》曰：「畯，農夫也。」《月令》：「孟春，命田舍東郊」，鄭注云：「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高注《呂覽》以田爲農大夫。《傳》云「田大夫」猶之農大夫也。鄭箋《詩》及郭注《爾雅》皆以田畯爲嗇夫。《觀禮》注：「嗇夫，蓋司空之屬。」《釋文》：「喜，王申毛如字。」《甫田》、《大田》同。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

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傳】倉庚，離黃也。懿筐，深筐也。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傳】遲遲，舒緩也。繁，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殆，始，及，與也。幽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疏】《箋》云：「陽，溫也。」《爾雅》：「四時，春爲青陽。」郭注云：「氣青而溫陽。」《爾雅》：「倉庚，鵯黃。」亦云

「鵯黃」。高注《呂覽》、《淮南》引《爾雅》作「黎黃」。《說文》作「離黃」，與毛《傳》同。又「離，離黃也。一曰：楚雀也。其色黎黑而黃。」《方言》作「驪黃」。案離與鵯、黎、離、驪並同。《箋》云：「溫而倉庚又鳴，可蠶之候也。」《說文》亦云：「鳴則蠶生。」《小正》、《月令》竝記「仲春鳴」也。倉庚非黃鳥，辨見《葛覃》篇。○《小爾雅》云：「懿，深也。」故懿筐爲深筐也。行，道也。微行，小道。《傳》乃探下句，故云：「牆下徑也。」《孟子·梁惠王》篇兩言「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又《盡心》篇言「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是桑樹於牆下矣。《荀子·大略篇》：「家五畝宅，百畝田。」與《孟子》同。古者近郊有門，謂之郭門。近郊之內，即城郭之內，亦謂之國中，亦謂之邑中。其餘鄉遂之地，公有公邑，家有家邑，縣、都有縣邑、都邑。邑皆民居，略放今之離落村堡，與田錯處，不甚相遠。宅，居也。五畝之宅，城郭都鄙之居也。《周禮·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鄭司農注：「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引《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又《遂人》：「上地，夫一廬，田百畝」，鄭注：「廬，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先、後鄭竝以五畝宅爲邑居矣。此詩言幽女求桑，正是匹婦蠶桑，乃居室之事。《傳》引《孟子》爲訓，則不



以五畝宅爲田中廬舍明矣。趙岐《孟子注》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人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案邠卿因古說廬井二畝半，又創說邑居二畝半，以徙就五畝宅之數，而不知理不可通。《食貨志》言田制用《司馬法》建步立畝。六尺爲步，步百爲畝。古之百畝爲今四十一畝。一百六十步，則古之五畝，當今二畝零十八步。古之二畝半，當今一畝零九步。一夫一婦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率。內有門堂，外有場圃，又有桑、麻、雞、彘，豈一畝零九步中之所能容者？太原閻若璩《四書釋地》三續駁趙說是也。《采薇》傳：「柔，始生也。」柔桑，始生之桑。《箋》云：「柔桑，穉桑也。」○《廣雅》：「遲遲，長也。」《傳》云：「舒緩，舒亦緩也。」《采叔》傳：「紓，緩也。」舒與「紓」通。舒緩者，春晝舒長也。《正義》謂「人遇春暄，四體舒泰」，非也。繫醜不一種。繫可生蠶，蠶惡溼宜燥，則繫爲陸地之繫。《傳》云「白蒿」，《釋文》及定本皆作「皤蒿」，與《采繫》傳同。孫、郭《爾雅注》、許《說文》、陸《義疏》竝即以爲白蒿。皤、白義同也。《正義》云：「白蒿，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夏小正》云：「二月，采繫。」祁祁，衆多，《玄鳥》箋同。《傳》云「傷悲，感事苦也」者，謂感蠶事之勞苦。經但言「春女傷悲」，《傳》因述古語，則秋士以類相及。《御覽·時序

部四》引《淮南·繆稱訓》：「春女悲，秋士哀，知物化矣。」是古有此語也。案此章因授衣而言女功、始蠶之事，末句承上章之意，言耕者出而歸耳。殆，讀與「始」同。「及，與」，《釋詁》文。公子，猶公孫。《狼跋》傳：「公孫，幽公之孫。」則公子，幽公之子，謂成王也。經言民與公子，《傳》言公子率民，又補經義。同歸必同出，以箸君民勤於農事如此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傳】亂爲萑，葦爲葦。豫畜萑葦，可以爲曲也。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傳】斨，方鑿也。遠，枝遠也。揚，條揚也。角而束之曰猗。女桑，萸桑也。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傳】鵙，伯勞也。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玄衣纁裳。【疏】篇中皆敘人事，而人事必因天時，故詩前三章以「七月流火」發端也。萑，當作「萑」。萑一名亂，葦一名葦，判然二物。《碩人》：「茨，亂也。」《大車》：「茨，騅也。」萑之初生者也。《蒹葭》：「蒹，蘆也。」皆萑也。《騶虞》、《碩人》、《蒹葭》云：「葦，蘆也。」皆

葦也。《傳》義悉本《爾雅》。莢、藪、蒹、蘆爲未成之葦，蔞、葦爲未成之葦，蔞、葦爲未成之葦，蔞、葦爲未成之葦。《夏小正》：「七月，秀葦。」《傳》：「未秀則不爲葦。」秀，然後爲葦，故先言秀。《灌荼》：「荼，葦之秀，爲蔞之也。」葦未秀爲蔞，葦未秀爲蘆。然則葦葦春生苗，至秋乃成。《小正》七月，幽土則八月也。云「豫蓄葦葦，可以爲曲也」者，《月令》「季春，具曲、植、簾、簞」，鄭注云：「時所以養蠶器也。曲，薄也。植，植也。」《方言》：「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曲，自關而西謂之薄。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植，自關而西謂之槌。」郭注云：「槌，縣蠶。薄，柱也。」案曲，苗古今字。葦葦可以爲曲，豫蓄之，以供來春養蠶。《傳》探下文釋經義也。○《箋》云：「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玉篇》引《詩》作「挑桑」。「折，方登」，《釋文》引《說文》云：「登，斧空也。」空即「孔」字。斧孔曰登，方孔者則曰折也。遠揚，謂桑之枝條遠揚者，故《傳》釋「遠」爲「枝遠」，「揚」爲「條揚」。枝亦條也。《汝墳》傳：「枝曰條。」《說文》：「條，小枝也。」猗，當作「倚」，《說文》：「倚，偏引也。」《廣雅》：「掬，倚也。」《傳》云「角而束之」，「角」即「掬」字。《爾雅·釋木》：「女桑，栝桑。」《釋文》：「栝，或作「夷」。」毛《傳》作「黃」，黃者，初生之稱。《集注》、定本皆云「女桑，柔桑」者，或以「黃」字

難明，故易「柔」字。《箋》云：「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鵲，《夏小正》作「鵲」。「鵲，伯勞」，《爾雅·釋鳥》文。郭注云：「似鵲而大。」《小正傳》作「百鵲」，昭十七年《左傳》作「伯趙」，聲竝通。《小正》、《月令》皆「五月鳴」。《月令章句》云：「應時而鳴，爲陰候也。」高注《呂覽》云：「是月陰作於下，陽發於上。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磔之於棘而鳴其上。」《御覽·羽族部十》引陳思王《惡鳥論》：「《詩》云：『七月鳴鵲。』七月，夏五月。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其聲鵲，故以音名也。」是子建以鵲五月鳴，《詩》七月猶鳴，遂以七月爲周正。而不知《豳風》言「某月」者，皆夏正也。崔《集注》及王述毛竟改經之「七月」爲「五月」，未免臆解，總不若《箋》晚寒從氣爲說。○《傳》云「絲事畢」者，承上蠶桑，探下玄黃，謂至八月始畢絲事也。云「麻事起」者，以釋經「載績」之義。絲曰紡，麻曰績。絲所成曰帛，麻所成曰布。詩重絲事也，故下文即言染絲之事。《上冠禮》注：「凡染黑，五人爲緇，七人爲緇。玄則六人與？」又注：「爵弁者，其色赤而微黑，如爵

①「楮」，徐子靜本、《清經解續編》本同。《廣雅書局叢書》本《大戴禮記解詁》作「楮」。

頭然。或謂之緇。《考工記》注：「染纁者，三人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緇。緇，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凡玄色者，在緇、緇之間，其六人與？」《夏小正》傳：「玄也者，黑也。」《說文》云：「黑而有赤色者爲玄。」許說「玄」正本毛氏《傳》訓。黃色近纁，玄黃，猶之玄纁也。《考工記》：「鍾氏染羽，三人爲纁，五人爲緇，七人爲緇。」《釋器》：「一染謂之緇，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士冠禮》注云：「凡染絳，一人謂之緇，再人謂之纁，三人謂之纁。朱則四人與？」案《周禮》、《爾雅》皆有「三人爲纁」之文。《周禮》言纁、緇、緇染黑法，《爾雅》言緇、纁、緇染絳法。六人、四人，經無明文，鄭以玄爲六人而朱爲四人，皆足補經文所未備。《說文》：「絳，純赤也。」「纁，淺絳也。」纁三人，則絳深於纁，爲四人矣。《傳》云「深纁」即是「純赤」。絳，今通作「朱」。詁「陽」爲「明」者，色鮮明也。天子五冕之衣皆玄衣，裳有袞、鷩、毳、希之異。天子玄冕，玄衣而冕也。玄衣配以朱裳，《方相氏》：「玄衣朱裳」，此即天子玄冕也。土玄衣，則配以纁裳，《禮器》：「土玄衣纁裳」是也。《傳》意承「載玄載黃」句，故云「祭服玄衣纁裳」，就土而言，以見幽人亦自作服。經言「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又以見幽公子朱裳亦是祭服也。《絲衣》傳：「絲衣，祭服也。」

四月秀蓂，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傳】不榮而實曰秀。蓂，蓂草也。蜩，蟬也。穫，禾可穫也。隕，墜，落也。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傳】于貉，謂取狐狸皮也。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豸，獻豸于公。【傳】績，繼，功，事也。豕一歲曰豸，三歲曰豸。大獸公之，小獸私之。【疏】「不榮而實曰秀」，《爾雅·釋草》文。《傳》文重「蓂」字。《初學記·歲時部》、《御覽·時序部六》引《傳》「蓂，草也」，不誤。「蓂，草」，未詳。《說文》：「蓂，艸也。《詩》曰：『四月秀蓂。』劉向說：『此味苦，苦蓂也。』」案劉子政說蓂爲苦蓂，鄭《箋》疑即王荇，不從劉說。《穆天子傳》：「珠澤之藪，爰有蓂蓂。」郭璞注：「蓂，蓂屬。」引《詩》：「四月秀蓂。」《廣雅》：「蓂，蓂也。」《通藝錄》辨之云：「莠秀於六月，非秀於四月，蓂非莠明矣。」苦蓂，亦未審何草。○《爾雅》：「蜩，唐蜩。」俗作「蟬」。《夏小正》云：「五月，唐蜩鳴。」《傳》：「唐蜩者，匿也。」又云：「匿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傳》：「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

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案《詩》言「蜩」凡二見，《傳》於《小弁》、《蕩》皆釋「蜩」爲「蟬」，唯此「蜩」爲「唐」。《蕩》又釋「唐」爲「匱」，其意以《七月》之蜩卽《小正》之唐匱。《小正》詳匱伏在五月，而《詩》則五月始鳴，皆以紀候也。○幽地八月，其禾始穫，故《傳》云：「穫，禾可穫也。」《大東》傳：「穫，刈也。」「隕隊」，《小弁》、《縣》同。隊，俗作「墜」。「蔞落」，《鶴鳴》同。隕蔞，謂草木隊落也。《說文》云：「艸木凡皮葉落墜地爲蔞。」引《詩》：「十月隕蔞。」《周語》：「先王之教曰：「草木節解而備藏，隕蔞而冬裘具。」」故下文卽言取皮作裘之事。○《傳》文「于貉」，謂取狐狸皮也。「八字誤，當作「取彼狐狸，謂取狐狸皮也」十字。《傳》言狐狸爲狐狸皮，則貉爲貉皮可互見，故不更爲「于貉」作解。《箋》乃云：「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也。」凡《傳》未備，《箋》乃申補之，以完經義。此其通例。今本刪去複經句「取彼狐狸」四字，而又因《箋》中「于貉」二字臚入《傳》中，致不可讀，當據全《詩》通例訂正。「狐貉之厚以居」，《論語·鄉黨》篇文。《傳》家上文「于貉」引《論語》爲證。《說文》：「貉，似狐，善睡獸。」引《論語》作

「貉」，今字通假作「貉」。貉皮毛厚，以爲私居裘，宜也。狐皮不獨爲私居之裘，其狐皮之厚者以私居也。江水《圖考》謂狐貉之裘爲褻裘。《論語·子罕》篇：「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繁露·服制》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孔子爲大夫，狐貉以居，是大夫得服狐貉也。《正義》引：「定九年《左傳》稱齊大夫東郭書衣狸製，服注云：「狸裘。」是狸亦大夫裘也。竊謂褻裘與禮裘異。貉、狐狸或上下通裘爾。《小正》：「九月，王始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始裘。」《傳》云「孟冬」，幽地晚寒也。經言「公子」，幽公之子，成王也，故《傳》卽以天子釋之。《正義》云：「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搏獸者，爲來年用之。」《天官·掌皮》：「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注：「皮革踰歲乾，久乃可用，獻之以人司裘。」是其事也。○同，讀如「我馬既同」之「同」。《車攻》傳云：「同，齊也。田獵齊足。」《正義》云：「續，繼；功，事」，皆《釋詁》文。今《爾雅》「續」作「纂」，「功」作「公」。武功，田獵之事也。「豕一歲曰豨」，《騶虞》傳同。豕，田豕也。《還》「竝驅從兩肩兮」，《傳》：「獸三歲曰肩。鄭司農注《周禮·大司馬職》云：「《詩》云：「言私其豨，獻肩于公。」一歲爲豨，二歲爲豨，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慎。」案仲師傳《毛詩》，其所據《幽詩》作「肩」，與《齊風》同。其云「三歲

特，四歲肩，「肩」、「特」二字互譌。毛《傳》於肩兩言「三歲」。《說文》及《韓詩章句》並同。獫狁，狁，肩皆豕，特，慎非豕。慎即慶也。豕生一歲爲小，三歲爲大。他獸三歲以上皆尚小，則必自四歲、五歲始也。《廣雅》：「獸一歲爲獫，二歲爲狁，三歲爲肩，四歲爲特。」稚讓作「三歲肩，四歲特」，是其證。《正義》云：「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大司馬職》文。禽獸得通。《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此言「二之日」是季冬，不用仲冬者，幽地晚寒，故習兵晚也。四時皆習兵，而獨說冬獵者，以取皮在冬，且大閱禮備故也。

###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傳】斯

螽，螽蟴也。莎雞羽成而振訊之。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傳】穹，窮；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簞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疏】《爾雅·釋蟲》：「蜚螽，蟋蟀。」《傳》所本也。蜚，當作「析」。《說文》：「蟋，或作「蚣」。郭注云：「俗呼春黍。」詩之斯螽即《爾雅》之析螽。《墓門》傳：「斯，析也。」「斯」與「析」皆象其動股作聲。蟋

蟀，春黍竝於斯，析聲義相近也。《周南》正義引《義疏》云：「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斑黑，其股似瑋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釋文》：「沈重云：『舊多作「沙」，今作「莎」，音素何反。』」《爾雅·釋蟲》：「翰，天雞。」樊光注：「一名莎雞。」《釋鳥》：「翰，天雞。」《說文》云：「赤羽。」是蟲、鳥同名，則莎雞亦赤羽也。《正義》引《義疏》云：「莎雞，似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李巡云「酸雞」，郭璞云「樗雞」，《御覽》引《廣志》云：「莎雞，似蠶蛾而五色，亦曰樗雞。」皆異名也。《傳》以「振訊」釋「振」，訊亦振也。《爾雅》：「振，訊也。」《廣雅》：「振，訊，動也。」○蟋，當作「悉」。《箋》云：「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蓋古者在野有廬，在邑有室。春夏居廬，秋冬居室，故幽人歷敘其由外而內，由遠而近，於蟋蟀以紀候焉爾。《月令》：「季夏，蟋蟀居壁。」《呂覽》：「季夏，居宇。」《淮南》：「孟秋，居奧。」而詩則「七月在野」者，首章出耕既後於《月令》，則入處亦必後於《月令》，皆因幽地晚寒也。八月以往，悉入於邑矣。《釋文》引《韓詩》云：「宇，屋雷也。」○穹，窮雙聲，窒，塞亦雙聲，《爾

雅·釋言》文。《雲漢》傳：「熏，灼也。」《韓詩外傳》：「晏子曰：『社鼠出竊於外，人託於社。灌之，恐壞牆。熏之，恐燒木。此鼠之患。』」又云：「稷蜂不攻，而社鼠不熏。」然則古有熏鼠之事。穹窒熏者，言窮盡鼠穴而塞之、灼之也。

《明堂位》注：「鄉，牖屬。」《士虞·記》注：「鄉，牖一名也。」鄉者，「向」之假借字。《釋文》引《韓詩》：「向，北向窻也。」窻亦牖之屬。凡屋，前有堂，後有房，有室。房在東，有南戶。室在西，有南牖。房之北有北堂，北堂之下有北階，房、室之間亦有戶以相通。室之北有北牖。此燕寢制也。北風驟緊，交冬閉藏，故毛、韓皆謂「塞向」為「塞在北之向」也。《說文》：「墐，塗也。」塗，塗古今字。《角弓》傳：「塗，泥也。」墐與「墐」同。《說文》：「墐，拭也。」塗，讀同敷。《說文》：「敷，閉也。讀若杜。」《丹部》引《周書》：「惟其敷丹。」今《梓材》作「塗」。塗，敷聲通。《傳》云「庶人簾戶」者，《儒行》注：「簾門，荆竹織門也。」襄十年《左傳》注：「簾門，柴門。」則簾戶當以柴、竹為戶。泥之，使不通風矣。《月令》：「孟冬，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鄭注云：「門戶可閉，閉之。窻牖可塞，塞之。」案此即「塞向墐戶」之事。塞向者，填塞西室之北牖也。墐戶者，塗拭房室相通之戶也。曰，語詞。《漢書·食貨志》作「聿為改歲」。古「曰」與「聿」

通。《緇衣》傳：「改，更也。」改歲，更一歲也。周建子，以十一月為歲始。入室處者，將避寒氣。《月令》：「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是其義也。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傳】鬱，棗屬。薁，薁薁也。剥，擊也。春酒，凍醪也。眉壽，豪眉也。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傳】壺，瓠也。叔，拾也。苴，麻子也。樗，惡木也。【疏】《正義》云：「鬱，棗屬」者，是唐棗之類屬也。劉稹《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棗。生高山川谷或平田中，五月時實。」言「一名棗」，則與棗相類，故云「棗屬」。《齊民要術》引陸機《義疏》與《義問》同。《正義》又云：「薁薁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二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即鬱，薁李即薁，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據孔說「薁薁，鬱類」，則薁為木。案《說文》：「薁，嬰薁也。」人《艸部》，俗字作「薁」。《廣雅·釋草》：「燕薁，薁舌也。」《疏證》云：「即薁薁也。薁李樹不名薁

蕝，蕝蕝自是葡萄之屬。《齊民要術》引陸機《詩義疏》云：「櫻蕝，實大如龍眼，黑色。今車鞅藤實是。」又引《疏》云：「梟似燕蕝，連蔓生。」《御覽》引《毛詩題綱》云：「藟，名燕蕝藤。」《宋開寶本草注》云：「蕝蕝是山葡萄，亦堪作酒。」毛公釋《詩》正謂此草也。《案說文》引《詩》「食鬱及藟」，《爾雅·釋草》疏以爲《韓詩》。○《士虞·記》：「錮荂，夏用葵，豆實葵菹。」《周禮·醢人》：「饋食之豆，其實葵菹。」《齊民要術》引崔寔《四民月令》云：「六月六日可種葵，中伏後可種冬葵，九月可作葵菹，乾葵。」案此作菹在九月矣。詩言「七月亨葵」，與《儀禮》「夏用葵」合。亨葵以供錮羹之滑，鄭注云「夏秋用生葵」是也。《說文》：「菹，豆也。」今字作「菹」。《釋文》：「本亦作「叔」，爲假借字。」《小宛》傳：「菹，藟也。」藟爲菹之少者。七月未時尚少，蓋亨其少者耳。《夏小正》：「八月，剥藟。」《傳》：「剥也者，取也。」《毛傳》云「擊」，言擊而取焉爾。今山東人於藟熟時，男女持竿擊藟謂之扑藟。《小箋》云：「剥，即「支」之假借，今字作「扑」。」○春酒爲凍醪，義未聞。《說文》：「醪，汁滓酒也。」凍醪，《楚辭》謂之「凍飲」，疑即今作白酒釀酒之有汁滓者。《周禮·酒正》注：「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矣。」鄭以醴爲汁滓酒。《說文》：「醴，酒一宿孰也。」醴、醪

連篆，當是一酒，於「醴」下言「一宿孰」，於「醪」下言「汁滓」，義互相成。《漢書·楚元王傳》：「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顏注云「醴，甘酒也。少麴多米，一宿而孰，不齊之」是也。《月令》：「仲冬，乃命大酋，秫稻必齊。」蓋稻有稷、秬，稷者釀酒。秫稻，稷稻也。仲冬，周之春正月。十月作酒，而十一月用之酒，即末章行鄉飲酒禮也。是春酒爲易孰矣。《南山有臺》傳云：「眉壽，秀眉也。」秀，豪同義。介，大也。酒，所以養老也。○《信南山》「疆場有瓜」，是剥是菹，《傳》云：「剥瓜爲菹。」莊八年《左傳》：「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服注云：「瓜時，七月。及瓜，謂後年瓜時。」是食瓜在七月也。壺，讀與「瓠」同。《爾雅·釋器》「康瓠」，瓠即壺。《釋木》「壺棗」，壺即瓠。此皆壺、瓠聲通之證。瓠亦作菹。《匏有苦葉》傳：「瓠葉苦，不可食也。」《箋》云：「瓠葉苦，至八月之時。」然則未至八月，兼食瓠葉。至八月，葉苦不可作菜，則斷瓠以爲菹。瓜瓠，又作「瓜華」。《郊特牲》：「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管子·山權數》篇云：「民之能樹瓜瓠。」《說文》云：「叔，拾也。汝南名收芋爲叔。」正本《傳》訓。《爾雅》：「芋，麻母。」《說文》作「芋」，麻母曰芋，麻子則曰苴。《禮經》：「籩實之蕡，豆實之粦，熬麻子爲之也。」《邶·谷風》、

《縣》傳竝云：「茶，苦菜也。」《月令》：「孟夏，苦菜秀。」《爾雅》釋文引《易通卦驗·玄圖》云：「苦菜生於寒秋，歷冬，歷春，得夏乃成。」《呂覽·任地》篇：「日至，苦菜死而資生。」案日至在仲夏，苦菜已死。所謂「資生」者，其實落復生者也，故緯書謂「苦菜生於寒秋」。詩言「九月采茶」，是采其復生之茶歟？「樗，今俗之臭椿。此及《我行其野》傳皆謂惡木。《本草圖經》云：「樗木、樗木形幹大抵相類。但樗木實而葉香可噉。樗木疎而氣臭，膳夫亦能熬去其氣。北人呼樗爲山椿，江東人呼爲鬼目。葉脫處有痕如樗蒲，子又如眼目，故得此名。其木最爲無用，《莊子》所謂「吾有大木，人謂之樗。其本雍腫，不中繩墨。小枝曲拳，不中規矩。立於途，匠者不顧」是也。」此言瓜瓠菹，茶可作蒞，樗可作薪，幽土疏材之蓄聚，足以給食農夫也。

### 九月築場圃，【傳】春、夏爲圃，秋、冬爲場。

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傳】後孰曰重，先孰曰穋。入爲上，出爲下。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傳】宵，夜；綯，絞也。乘，升也。【疏】《說文》：「場，治穀田也。」《東

方未明》傳：「圃，菜園也。」場，圃連言，《傳》乃先釋「圃」，後釋「場」。春夏之圃，至秋冬作場以治穀，是謂之築場圃。《傳》依經義言也。《箋》云：「場，圃同地。自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孰，築以爲場。」《序官》「場人」注云：「場，築地爲墀，季秋除圃中爲之。」竝與《傳》義合。○《箋》云：「納，內也。治於場而內之困倉也。」禾者，今之小米。《說文》：「禾之秀實爲稼，莖節爲禾。」則參評之曰「禾稼」也。重穋，《說文》引《詩》作「種稂」。《閼宮》「黍稷重穋」，《呂覽》注作「重稂」，《周禮·內宰》、《舍人》、《司稼》皆作「種稂」。鄭司農注云：「先種後孰謂之種，後種先孰謂之稂。」《呂覽·任地》篇「種稂禾不爲稂，種重禾不爲重」，高注云：「晚種早孰爲稂，早種晚孰爲重。」《說文》云：「種，先種後孰也。」「稂，疾孰也。或作「穋」。「重者，「種」之假借，穋，稂一字也。占「種稂」作「種」，直容反。「種稂」作「種」，之用反。今種、種二字互用。禾、麻、菽、麥判然四物。《正義》謂於麻、麥之上更言「禾」，以總諸禾，因以禾稼爲諸穀苗幹之大名，非是。《生民》詩亦菽、禾、麻、麥竝稱可證。「我稼」之「稼」亦謂禾，以該黍、稷、麻、麥也。《箋》云：「既同，言已聚也。」《爾雅》：「宮謂之室。」功，事也。《正義》本作「宮公」，定本作「宮功」。《傳》云「人爲上」



者，承上章「入此室處」之意而言。又云「出爲下」者，蓋探下文出治野屋爲訓也。《箋》云：「上人都邑之宅，治宮中之事。」宮中，猶室中也。○《說文》：「茅，菅也。」是菅亦稱茅也。「宵，夜」，《小星》同。「絢，絞」，《爾雅·釋言》文。《詩述聞》云：「索者，糾繩之名。絢即繩也。索絢，猶言糾繩。」趙岐注《孟子》曰「晝取茅草，夜索以爲絢」是也。《方言》：「車紂，自關而東，周、洛、韓、鄭，汝、潁之間或謂之曲絢」，郭璞注曰：「絢，亦繩名。」引《詩》「宵爾索絢」。是絢爲繩也。絞，亦繩也。《急就篇》：「纍、繡、繩、索、絞、紡、纒。」哀二年《左傳》「絞縊以戮」，杜注曰：「絞，所以縊人物。」《墨子·辭過》篇曰：「古之民衣皮帶芟。」芟與「絞」同。《說文》：「笄，竹索也。」義與絞亦相近。免案顏師古《匡謬正俗》：「或問曰：『蒲州盛酒罇謂蒲絢，何也？』」荅曰：「此罇既從遠來，運致非易，恐其破損，故以蒲索纏之。」按《爾雅》云：「絢，絞也。」《詩》云「宵爾索絢」，即是其義。此罇爲加蒲索，故謂之蒲絢爾。顏以絢爲索，索即繩索。可見唐人解經有不誤。《爾雅》：「登，升也。」古乘、登、升三字同聲。《考工記·匠人》：「葺屋參分，瓦屋三分。」①古者野屋或用葺屋歟。《箋》云：「急當治野廬之屋。」趙注《孟子·滕文公》篇云：「及爾閑暇，亟而乘，蓋爾

野廬之屋。」此冢上十月治場既畢而言。于茅索絢，待修治野屋之用，以來歲播穀爲亟。《周語》：「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待而畚梏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是其義也。始，歲始也。周十一月歲始，故於十月中豫籌之。《文選·東都賦》注引《韓詩章句》云：「穀類非一，故言百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傳】冰盛水複，則命取冰於山林。沖沖，鑿冰之意。凌陰，冰室也。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傳】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滌，埽也。場，功畢入也。兩樽曰朋。饗者，鄉人飲酒也。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傳】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衆也。疆，竟也。【疏】《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鄭注云：「腹，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也。今《月

①「三」，徐子靜本、《清經解續編》本同。阮刻《周禮注疏》作「四」。

令《無「堅」》。《釋文》：「腹，本又作「複」。」毛《傳》無「堅」，與今《月令》同。昭四年《左傳》：「深山窮谷，於是乎取之。」《初學記·地部下》引《韓詩》：「冰者，窮谷陰氣所聚不洩，則結而爲伏陰。」是取冰於山谷也。山林猶言山谷。《傳》云「沖沖，鑿冰之意」，《韓詩》云「沖沖，聲也」，訓異而意同。《周禮》：「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鄭注云：「凌，冰室也。」《說文》：「滕，久出也。《詩》曰：「納于滕陰。」或作「凌」。」出，疑「室」字之譌。《玉篇》：「凌，冰室也。滕同。」《韓詩》云：「凌陰，冰室也。」與毛《傳》同。冰者，固陰沍寒之物，故凌謂之冰室，與凌陰謂之冰室一也。《正義》謂凌爲冰體，誤矣。蚤，早古今字。《獻羔祭韭》，言出冰之事也。《左傳》亦云：「獻羔而啓之。」《月令》：「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注：「鮮，當爲「獻」。」《左傳》、《月令》皆不及「祭韭」者，文略也。高注《呂覽》云：「開冰室取冰，治鑿以祭廟，春薦韭卵。」案《周禮》、《禮記》、《左傳》取冰、藏冰皆在十二月。《詩》十二月取冰，正月藏冰，二月開冰。《正義》引《鄭志·荅孫皓》云：「幽土晚寒，故可夏正月納冰。夏二月仲春，大族用事，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又引服注《左傳》：「西陸朝覲而出之，謂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

奎始晨見東方，蟄蟲出矣，故以是時出之，給賓客喪祭之用。《鄭意本·爾雅》「西陸爲昴」，故依《周禮》「孟夏頒冰」爲說。《箋》云：「此章備暑。」○古肅，縮聲同。《正義》引《月令》「仲春行冬令，草木皆肅」，注：「肅，謂枝葉縮束。」是縮束爲肅，猶收縮爲肅也。首章《傳》云：「九月霜始降。」《兼葭》傳云：「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此所謂「霜降而收縮萬物」也。《說文》：「滌，洒也。」埽、洒同義。築場在九月，埽場則在十月也。《周語》云：「場協人。」○《鄉飲酒禮》：「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禮記·鄉飲酒義》篇：「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詩》言「朋」，《傳》以「兩尊」釋之，此即「兩壺」，賓主所共之尊也。《鄉射禮》「兩壺，斯禁」，射亦飲酒也。又《燕禮》：「司官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圓壺。」注：「尊方壺，爲卿大夫、士也。尊士旅食者，用圓壺，變於卿大夫也。」據此，則鄉人有大夫，尊兩壺爲兩方壺矣。兩方壺有玄酒，兩圓壺無玄酒也。樽，俗字。《傳》文「饗者」下各本奪「鄉人飲酒也」五字。《說文》：「饗，鄉人飲酒也。」本《傳》訓。《正義》本有五字，今訂正。《鄉飲酒禮》及《鄉射·記》皆云：「其牲，狗也。亨于堂東北。」《鄉飲酒義》云：「亨狗于東方，祖陽氣之發于東方也。」是鄉人飲酒，牲以狗矣。詩

不「烹狗」而「殺羔羊」，《傳》云「大夫加以羔羊」，鄉人飲酒，有大夫在焉，則加以羔羊也。鄉大夫，卿。州長，中大夫。黨正，下大夫。《書大傳》云：「大夫，士七十致仕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新穀已入，榘鉏已藏，祈樂已入，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公堂爲學校，此鄉學也。《王制》：「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鄭注云：「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郊，鄉界之外者也。又爲之習禮於郊學。遠郊之外曰遂，又爲之習禮於遂學。」《王制》：「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鄭注云：「東膠，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虞庠，小學也。周立小學於四郊。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案成周之制，中爲王宮之學，謂之四門大學。距國百里爲六鄉，六鄉之中有州序黨庠，謂之鄉學。六鄉之境有郊學，謂之四郊小學。又其外距國二百里爲六遂，有遂學。遂學在縣鄙，亦如鄉學之在於州黨也。此學制之大概也。

天子六鄉，以東西言，則謂之左鄉右鄉，每鄉萬二千五百家。一鄉五州，每州二千五百家。一州五黨，每黨五百家。《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注：「序，州黨之學。」《學記》「黨有序」，注：「黨，屬於鄉。」《鄉飲酒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注：「庠，鄉學也。州，黨曰序。」《鄉射禮》注：「周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庠之制，有堂有室也。」然則鄉學亦得名庠。《周官》飲酒之禮，著於黨正一職。黨學即鄉學，可舉黨以該鄉也。飲酒，本鄉人會飲於州黨。其飲酒也，有大夫與飲之禮。飲酒即以養老。周公陳后稷、公劉之業，適虞、夏、殷之際，而飲酒養老，四代皆如是也。庠有堂。庠爲公家所設以教民者，故曰公堂。鄭《箋》及《月令》注以公堂爲大學饗群臣，非《傳》義。《卷耳》傳：「兕觥，角爵也。」此云「觥，所以誓衆」者，誓猶戒也。飲酒將終，戒衆設觥，衆人遂稱觥致祝。「萬壽無疆」，衆人所以致祝於尊客之辭也。鄉飲酒禮有大夫，則大夫爲尊客也。昭元年《穀梁傳》：「疆之爲言猶竟也。」「疆」訓「竟」，《傳》爲全《詩》通訓。

### 《鴟鴞》四章，章五句。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疏】《書·金縢》篇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詒王，名之曰《鴟鴞》。」然則《鴟鴞》之詩，蓋作於東征二年之後周公未歸時也，故次在《東山》前。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傳】興

也。鴟鴞，鷩鷩也。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

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恩斯勤斯，鸛子之

閔斯。【傳】恩，愛；鸛，稚；閔，病也。稚子，成

王也。【疏】全章皆託鴟鴞起興，周公以自喻也。「鴟鴞，

鷩鷩」，《爾雅·釋鳥》文。《說文》作「寧鷩」。《方言》云：

「桑飛，自關而東謂之工爵，或謂之過羸，或謂之女匠。自關而東謂之鷩鷩。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懷爵。」《正

義》引《義疏》云：「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

爲巢，以麻紮之，如刺襪然。縣箸樹枝，或一房，或二房。

幽州人謂之鷩鷩。《韓詩》：「鴟鴞，鷩鷩，鳥名也。數之葦

蒿，風至蒿折。」依《韓詩》說，此即《大戴禮》之「蛟鷩」，《荀

子》之「蒙鷩」也。《荀子·勸學篇》楊倞注云：「蒙鷩，鷩

鷩。《小毖》箋鷩，或曰鴟鴞矣。趙岐注《孟子》鴟鴞爲小

鳥。三章《傳》：「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則毛亦謂鴟鴞爲小鳥矣。唯郭注《爾雅》、《方言》、王注《楚辭》不同古說。○《傳》云「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者，室猶巢也，以喻周室之堅固。此釋經之喻義。云「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者，此釋經之正義也。《說文》：「寧，願詞也。」「甯，所願也。」「寧」與「甯」音義皆同。《傳》以「不可」釋「無」，《漢廣》傳又以「無」釋「不可」，無猶勿也，無猶毋也。「無」、「勿」、「毋」三字竝與「不可」同義。二子，謂管、蔡也。《春秋》：「莊九年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穀梁傳》：「言取，病內也。」此即經「取」字之義。「僖十九年冬，梁亡」，《左傳》：「梁亡，自取之也。」此即《傳》「亡」字之義。曰取、曰亡，明明既誅管、蔡矣。當時武庚啓釁，遂株連奄東諸國。意將興復殷商，而管叔習見殷商。弟及己乃叔旦之兄，武王崩，成王幼，次當及己爲天子。蔡在同監，故黨管作難。一朝變起，天下殷周，不知誰何。后稷以來，攻堅之室則幾乎毀壞，周公誅二子，不得已也。毛氏可謂善逆公志矣。○《說文》：「恩，惠也。」惠亦愛也。「恩斯勤斯」，言我周室當恩愛保護，勤勞勉作。承「無毀我室」句。王肅謂愛惜此二子，非《傳》意也。《正義》引《爾雅·釋言》：「鸛，稚也。」郭璞曰：「鞠，一作「毓」。《邶·谷風》正義引

作「育稚」，今本作「鞠穉」。石經「穉」作「稚」，《釋文》作「穉」。「閔，病」，《邶·柏舟》、《閔予小子》同。《傳》既釋字義，而又釋經義，云：「穉子，成王也。」《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注引《韓詩》云：「鷗鷖，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蒿，風至，蒿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毛、韓大指相同。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傳】迨，及；徹，剥也。桑土，桑根也。今女下民，或敢侮予。【疏】「迨，及」，《匏有苦葉》同。《說文》引

《詩》作「隸」。「迨」見《爾雅》而不見《說文》，蓋「迨」即「隸」之異體。迨從台聲，隸從臬聲，一也。徹者，「撤」之假借，故《傳》云「剥」。《孟子注》云：「取也。」「桑土」訓「桑根」，《方言》：「杜，根也。東齊曰杜。」郭注引《詩》「徹彼桑杜」。《釋文》引《韓詩》正作「杜」。《毛詩》作「土」，為「杜」之假借字。《綢繆》傳云：「綢繆，言纏綿也。」○「今女下民」，《孟子·公孫丑》篇引《詩》「女」作「此」。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趙注云：「言此鷗鷖小鳥，尚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繆牖戶。」

人君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刺邠君曾不如此鳥。」案邠君蓋亦指成王也。侮，猶毀也。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

瘡，【傳】拮据，搥搥也。荼，萑苕也。租，為瘡，病也。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曰予未有

室家。【傳】謂我未有室家。【疏】《釋文》引《韓詩》「口

足為事曰拮据」，韓蓋以鳥之手即鳥之足，其探下「予口卒瘡」為訓，故必兼言口也。《說文》：「拮，手口共有所作也。」据，執搥也。案許於「据」下用毛，而於「拮」下用韓，以見毛、韓訓異意同，非分釋「拮」「据」兩義也。《玉篇》云：「拮据，手病也。」執搥者，即手病之謂，俗作「搥」。

○《荏苒》傳云：「捋，取也。」荼，萑苕，「萑」當作「荏」。《爾雅》：「蓂、萑、茶。森、蘆，芳。」郭注：「皆芳、茶之別名。」萑醜，芳，注：「其類皆有芳秀。」《說文》：「芳，華也。」《韓詩傳》作「葦蒿」。案「苕」、「蒿」皆「芳」之假借。《方言》：「錙謂之錙。」「錙」與「苕」同。蓋以錙狀錙，則知荼之脫穎秀出者如錙然矣。凡茅一莖，秀只一條，旋即作華。《傳》云：「萑苕。」《出其東門》箋：「茅秀。」《廣雅》：「葑，茅穗。」葑即茶。《淮南子·說林》篇：「適苗類絮，而

不可爲絮。」高注云：「蒹苗，荏秀。楚人謂之蒹。蒹，讀「敵戰」之「敵」，幽冀謂之荏苒也。」皆散文可通之例。○《校勘記》云：「《釋文》：『祖，子胡反。本又作「祖」。如字，爲也。』《正義》：『祖訓始也。物之初始，必有爲之，故云：「祖，爲也。」今《釋文》、《正義》「祖」皆譌「祖」，當正。」免案蓄，《釋文》作「畜」。《夢莪》箋：「畜，起也。」「祖」訓「爲」，爲者，作也。「畜」亦當訓「起」。此毛義也。《釋文》「祖」下引《韓詩》云：「積也。」疑《韓詩》作「蓄，祖」，今本從韓改毛耳。「瘡，病」，《卷耳》同。此言口病，《傳》必連言手病者，上三句皆謂手病也。《正義》云：「鷗鷖小鳥，爲巢以自防，故知求免大鳥之難也。」○《傳》以「謂」字代「曰」字，與《正月》同。未有室家，言未營成周也。桓二年《左傳》：「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史記·周本紀》：「武王曰：『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事見《逸周書·度邑》篇。然則欲營成周，公之志，武王之志也。《書大傳》云：「五年營成周。」

予羽譙譙，予尾脩脩，【傳】譙譙，殺也。脩

脩，敝也。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曉曉。【傳】翹翹，危也。曉曉，懼也。【疏】《禮記·樂記》篇：「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又云：「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譙」與「噍」同。重言之曰譙譙。云「殺」者，《考工記·矢人》：「羽豐則遲，羽殺則趨。」「殺」與「豐」正相反。《小箋》云：「唐定本、宋監本、越本、蜀本皆作「修修」。唐石經、宋《集韻》、光堯石經皆作「脩脩」。蓋《毛詩》本用合韻，淺人改爲「消」，又或改爲「脩」。今本《釋文》亦是淺人所改。《集韻》所據《釋文》未誤。」案《中谷有蓷》傳：「脩，且乾也。」「脩」與「修」通。修修，謂鳥尾勞敝，修修然無潤澤之色，亦「且乾」之義也。《說文》：「臚，乾魚尾臚臚也。」應劭《風俗通義·說夏》：「馬掉尾肅肅。」馬尾肅肅，魚尾臚臚，鳥尾修修，聲義竝同也。羽殺尾敝，喻勞苦也。○「翹翹，危」，《爾雅·釋訓》文。《釋名》云：「危，阨阨不固之言也。」《蓼兮》「風其漂女」，《傳》云：「漂，猶吹也。」《玉篇》引《詩》「予維音之曉曉」，《說文》作「唯予音之曉曉」。「音」下皆有「之」字，與今本異。《說文》作「唯予」，依《毛詩》字例當作「維予」。維，發聲也。《詩》凡言「維予與女」、「維予一人」、「維予侯興」、「維予胥忌」、「維予小

子」，皆作「維予」，是其證。「曉曉，懼」，亦《釋訓》文。今《爾雅》作「懷懷」，誤。懼者，懼室爲風雨所危也。

###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疏】此美周公

東征告成之詩。《書·大誥》篇「肆朕誕以爾東征」，東征之一年也。《金縢》篇「居東二年」，東征之二年也。《孟子·滕文公》篇「伐奄三年，討其君」，東征之三年也。《書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是其謂矣。免竊謂東征與居東非有二時。武王既喪，成王踰年即位。其夏六月葬武王，而武庚遂作亂，武庚叛即東征。東征作《大誥》，故《書大傳》《大誥》《金縢》前，有以也。武庚之叛，周公之征，總在成王元年中。流言釁起，東國欲

以蠹動，西土人衆而尚未知出自管、蔡。《書》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案「弗辟」，《說文》作「不辟」。「辟」訓「治」。治者，治武庚，非治管、蔡也。治武庚叛亂，非治管、蔡流言也。不然，外侮不禦，禍生蕭牆。公之聖，初不出此。道聽浮說，輒動干戈，公之聖亦斷不出此。蓋《金縢》一篇，文字極簡略，記流言不及叛亂，論管、蔡不及武庚。此史臣載筆之辭。若當初周公意中但欲出師治武庚亂，以告厥功於先王爾。絕不疑啓商始禍，乃出於骨肉懿親，天倫遭變，實生意表。「罪人斯得」，以爲至是而得罪人，前此則未得也。直至雷風動威，乃於三年之秋迎公。即於三年之冬，公歸朝廷。《書序》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此東征顛末心迹其灼然者也。自僞孔《傳》「辟」爲「刑辟」，「居東」爲「東征管、蔡」，鄭氏乃礙於「罪人未得」，一聞流言遂即東征」，故「辟」爲「辟嫌」，「居東」爲「辟居東都」。不明「辟」字的解，以滋曲說，故具論之。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

其濛。【傳】惱惱，言久也。濛，雨貌。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傳】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傳】士，事；枚，微也。蜎蜎者蠋，烝在桑野。【傳】蜎蜎，蠋貌。蠋，桑蟲也。烝，寔也。敦彼獨宿，亦在車下。【疏】東山，魯東蒙山，在今山東沂州府蒙陰縣南。周公所誅之奄國，在魯境內。魯初封曲阜，其後益封，始得奄之故地。《左傳》祝鮀稱「因商奄之民，封魯於少皞之虛」，服虔注云：「商奄，魯也。」周公之征，管、蔡之罪未箸。勸祿父以畔者，奄君薄姑也，故出師必先征奄國。奄國強大，故踐奄又在克殷之後。詩以「徂東山」發端者，謂此也。《孟子·盡心》篇「孔子登東山而小魯」，與詩「東山」同。《悉蟀》「日月其惱」，重言之曰惱惱。三年，故云「言久」也。零，當爲「霽」。《說文》引《詩》作「霽雨其濛」，濛，微雨。與《傳》訓同。案此紀往來東土之勞苦，每於章首先著明之。○「公族有辟」以下，《禮記·文王世子》文。《傳》引之者，以釋經「西悲」之義，閔管、蔡之既誅也。制，古「製」字。「製彼裳衣」，言成王以上公之服迎周公也。《九罏》「我觀之子，衮衣繡裳」，《傳》：「所以見周公。」即其

事也。《傳》於「士」讀爲「事」，於「枚」讀爲「微」，皆尋聲得義。勿，猶勉也，如《韓詩傳》「密勿，勉勉」之義。勿事行微，言周公密勿從事，行微不怠也。《烝民》「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傳》：「愛，隱也。」隱猶微也。謂仲山甫能積微也。彼訓「愛」爲「隱」，義本《荀子》，則此訓「行枚」爲「行微」，義亦本《荀子》。《荀子·堯問篇》云：「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爲之奈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勑，而天下自來。執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形於四海，天下其在一隅邪，夫有何足致也？」毛公親受業於荀門，故《傳》義常用師說。又《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不絕小，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盧注云：「勿勿，猶勉勉也。」《開元占經·電占》引京房云：「霆或正直而長光明者，此人君行微，人不知曲直。」竝與此「行微」義同。案篇皆敘軍士，此先述周公悲傷兄弟，勤勞王家，《傳》可謂善逆《詩》志者矣。○鄭注《考工記·廬人》云：「蜎，掉也。」重言之曰蜎蜎。蠋者，「蜀」之俗。《玉篇》：「蜎，蜀兒。」又「蜀，桑蟲也。」《說文》：「蜀，葵中蠶也。」引《詩》正作「蜀」。《爾雅》釋文所引《說文》「葵」作「桑」。《韓子·內儲說上》篇：「蠶似



蠋。」又《淮南子·說林》篇：「蠋之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然則蜀狀如蠋矣。《莊子·庚桑楚》篇：「奔蜂不能化蠋。」司馬彪注云：「蠋，豆藿中大青蟲。」是在豆藿中者亦曰蠋也。「烝，真」，當依《釋文》作「真」。《常棣》傳「烝」訓「填」，《箋》云：「古者聲「真」、「填」、「塵」同。」二章《傳》云：「敦，猶專專也。」亦在車下，以驗軍士之生還。《序》云：「一章言完。」是其義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

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蠋蛸在戶。町疃鹿場，熠燿宵行。【傳】果臝，括樓也。伊威，委黍也。蠋蛸，長跖也。町疃，鹿迹也。熠燿，燐也。燐，螢火也。不可畏也，伊可懷也。【疏】《爾雅·釋草》：「果臝之實，括樓。」此釋《詩》也。果括、蠋樓皆一聲之轉，《傳》直以「括樓」釋「果臝」矣。《正義》引：「李巡注云：「括樓，子名也。」孫炎云：「齊人謂之天瓜。」《本草》云：「括樓葉如瓜葉形，兩兩相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是也。」案孔引《本草》蓋《唐本草注》也。果臝，蔓生草之類。括，俗從木作「栝」。栝樓，《說文》作「栝婁」，其字又作「瓠瓢」。高注《呂覽·孟

夏紀》及《淮南·時則訓》謂「與王瓜一物」。然《唐本草注》：「王瓜葉似栝樓。」陶隱居注：「栝樓狀如王瓜。」又謂「同類」，不謂「同物」矣。《葛覃》傳云：「施，移也。」○「伊威，委黍」，《釋蟲》文。《爾雅》作「蚘」。《釋蟲》：「蚘，鼠負。」《說文》：「蚘，鼠婦也。」蚘，蚘威，委黍。「委黍，鼠婦也。」此郭景純所謂舊說，鼠婦為蚘威別名也。「婦」與「負」通。《正義》引《義疏》云：「在壁根下甃底土中生，似白魚。」案白魚狀似今之地鼈蟲。陸佃《埤雅》亦云：「伊威，形似白魚而大。」寇宗奭《本草衍義》云：「多足，其色如蚓。背有橫紋蹙蹙起，大者長三四分。在處有之，墀蹙及下溼處多。」○「蠋蛸，長跖」，《釋蟲》文。郭注云：「小鼯鼯長腳者，俗呼為喜子。」《義疏》云：「蠋蛸，長跖，一名長腳。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常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為羅網居之。」是也。近人歙戴庚云：「惟此種鼯鼯，後兩股頗長，結網極速。偶有驚觸，便分開後兩股，如排八字，以候飛蟲而擒之。此即《詩》之蠋蛸也。俗呼喜母，或稱喜子。今人又以壁上結白膜如錢大者為喜子，以其白膜窠中抱子者當之。」免案《說文》作「蠋」，云：「蠋蛸，長股者。」蠋蛸後兩足於前六足較長，故《爾雅》、毛《傳》謂之長跖。長腳、長股，亦皆指後兩

足言也。此鼯鼯中能作网者。壁錢，亦鼯鼯類，其足長短若齊，不能作网。二者俗通呼之爲喜子，或謂喜母，而鼯鼯其大名也。《說文》：「鼯鼯，鼯也。」「鼯鼯，作网鼯也。」鼯鼯，即《爾雅》之次蠹。許云作网鼯鼯爲鼯鼯，以別凡爲鼯鼯之不能作网者，不得渾稱也。「蟪蛄，長跖」，斷非作白膜之壁錢，則其爲能作网之鼯鼯，而與壁錢爲不能作网之鼯鼯，亦同類別物矣。陸元恪謂「蟪蛄，喜母」，而以今之壁錢當之，乃與長跖古訓不侔，失之。○《釋文》：「町，他興反。或他頂反。字又作「打」。唾，本又作「嚏」，他短反。字又作「嚏」。《說文》：「田踐處曰町。」「嚏，禽獸所踐處也。《詩》曰：「町嚏鹿場。」从田，童聲。」其字作「嚏」。段注云：「「町」下「踐」字疑淺人所增。《廣韻·青韻》注曰：「田處。」田處者，謂人所田之處。獸足蹂地曰公，其所蹂之處曰嚏。《楚辭·九思》：「鹿蹊兮斷蹊。」「蹊」與「嚏」蓋一字。」案段解町嚏爲平坦所踐處，則町爲平坦。《傳》云「鹿迹」者，祇釋經「嚏」字之義。《釋獸》：「鹿，其迹速。」《釋文》「速」作「躡」，云：「素卜反。本又作「速」。」引《字林》云：「鹿迹。」《說文·鹿部》云：「躡，鹿迹也。从鹿，速聲。」「速」即「躡」之省。《走部》：「迹，步處也。籀文作「速」。「速」乃「迹」之籀文，資昔切。「速」非「速」字也。《爾

雅》言鹿迹謂之躡，則躡爲鹿迹之專稱，故《說文》於「躡」下云「鹿迹」，本《爾雅》。而於「嚏」下云「禽獸所踐處」，即不專謂鹿迹。毛《傳》依經作訓，故釋「町嚏」爲「鹿迹」。蓋鹿迹者，鹿所步處也。○《釋文》：「熠，以執反。熠，以照反。《說文》：「熠，盛光也。《詩》曰：「熠熠宵行。」」段注云：「宋本、葉鈔本作「熠熠」。王伯厚《詩攷》舉《說文》「熠熠宵行」。《文選》張華《勵志詩》「涼風振落，熠熠宵流」注引毛《傳》：「熠熠，燐也。」疑皆「熠熠」之誤，當依《詩音義》爲正。」案此章「熠熠」，《傳》謂燐之光，當是相傳古說。下章言「倉庚于飛，熠燿其羽」，則熠燿又謂鳥羽之光明矣。《釋文》：「燐，字又作「燐」。燐，《爾雅》釋文：「本又作「燐」。《詩正義》引《爾雅》本作「螢火」。又按諸文皆不言螢火爲燐。引陳思王《螢火論》：「《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爲鬼火，或謂之燐。」仲達以《韓詩章句》未爲得，并謂毛以螢火爲燐爲非。然則《傳》釋「熠燿」爲「燐」，毛與韓同。毛又釋「燐」爲「螢火」，亦與韓釋「燐」爲「鬼火」同，自不當依《爾雅》之「螢火」夜飛有火蟲釋之矣。燐，《說文》作「燐」。《炎部》：「燐，兵死及牛馬之血爲燐。燐，鬼火也。从炎，舛。」段注云：「《列子·天瑞》篇曰：「馬血之爲轉鄰也，人血之爲野火也。」張注：「此皆一形之內自變化

也。《淮南·汜論訓》曰：「老槐生火，久血爲燐。」許注：「兵死之士血爲鬼火。」見《詩正義》。高注：「血精在地，暴露百日，則爲燐。遙望炯炯若然火也。」又《說林訓》曰：「抽簪招燐，有何爲驚？」高注：「燐血似野火。招之，應聲而至，血灑汗人。以簪招，則不至。」《博物志》：「戰鬥死亡之處，有人馬血積年化爲燐。燐著地，入草木，皆如霜露不可見。有觸者，著人體便有光。拂拭，便散無數，又有吒聲如燭豆。」《詩傳》曰：「燐，燐火。」燐火謂其火燐燐閃爍，猶言鬼火也。《毛詩》字本作「燐」，或乃以《釋蟲》之「燐火，即燐」當之，且或改「燐」爲「螢」，改「燐」爲「燐」，大非《詩》義。古者鬼火與即燐皆謂之燐火，絕無「螢」字也。燐者，鬼火，故从炎，舛。《彙案》《說文》於「燐」下引《詩》「燐燐宵行」，於「燐」下言鬼火。許宗毛，知毛《傳》之燐火斷非《爾雅》之燐火，故即以鬼火釋之。至魏晉間人誤合《爾雅》、毛《傳》燐火爲一物，「燐」改作「螢」，「燐」作「燐」，又改作「燐」，《廣雅》遂有「螢火，燐」之說，而《唐本草》更有「螢火一名燐燐」之說。其誤始則誣《傳》，繼且誣經矣。段說原許申毛，確不可易。○《箋》：「懷，思也。」《序》云：「二章言其思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

其濛。鶴鳴于垤，婦歎于室。【傳】垤，螳冢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矣。鶴好水，長鳴而喜也。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傳】敦，猶專專也。烝，衆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自我不見，于今三年。【疏】《釋文》：「鶴，本又作『鵲』。《說文》引《詩》正作『鵲』，與《鳥部》之『鵲』異物。《正義》引《義疏》云：「鶴，鵲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栝。望見人，按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金，一名黑尻，一名背竈，一名阜裙。又泥其巢一旁爲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垤，螳冢，《說文》云「螳封」，趙注《孟子·公孫丑》、高注《呂覽·慎小》竝云「螳封」，封，冢聲相近。封者，聚土之義，冢，其墳然者也，俗作「塚」。《方言》云：「楚郢以南，螳土謂之封。」《箋》云：「鶴，水鳥也。將陰雨則鳴。」《文選》張華《情詩》注引《韓詩》：「鶴，水鳥也。巢處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鶴鳥見之，長鳴而喜。」案毛、韓義同。蟻知雨，鶴好水，鶴見垤而喜鳴。《正義》謂鶴鳥鳴於垤上，則失其義矣。長鳴，猶長聲也。○洒，灑，埽，拚也。

穹，窮；室，塞也。廷內則洒掃之，向戶則窮塞之。「我征聿至」，言室家之人望我征夫之將至也。《行葦》傳：「敦聚兒。」專專者，聚之意。專，古「團」字，《釋文》：「徒端反」是也。「烝，衆」，《爾雅·釋詁》文，《烝民》同。經言「瓜苦」，《傳》因言「心苦，事又苦」，以明經義。瓜栗，猶云瓜果，皆室家之所樹。《鄭風》：「東門之栗，有踐家室」是也。栗木爲薪，故曰「栗薪」。《釋文》引《韓詩》作「蓼薪」，云：「聚薪也。」鄭《箋》：「析薪」與韓義近。○曰「三年」者，東征之三年，即周公攝政之三年，亦即成王即位之三年也。軍上在外，歷時既久，於其歸也，喜幸見之。《序》云：「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熠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傳】黃白曰皇。駟白曰駁。親結其縢，九十其儀。【傳】縢，婦人之褱也。母戒女施衿結悅。九十其儀，言多儀也。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傳】言久長之道也。【疏】王肅云：「倉庚羽翼鮮明，以喻嫁者之盛飾。」《箋》云：「熠熠其羽，羽鮮明也。」《桃夭》傳：「之子，嫁子也。于，往也。」婦人謂嫁曰

歸。「皇駁其馬」，其馬或皇或駁也。《漢廣》：「之子于歸，言秣其馬」，馬皆婿家之馬。《士昏禮》注云：「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黃白曰皇」，此及《駟》傳俱依《爾雅》爲訓。《釋畜》：「黃白，皇。」《正義》引舍人云：「黃白色名曰皇。」《駟》正義所引舍人注於「黃白色」下有「裸」字者，非也。《爾雅》：「黃白，皇。駟白，駁。」與「青驪，駟」同一文法，皆謂全身一色之馬。黃與皇疊韻，謂黃馬而發白色者是曰皇，非黃白二色相裸也。孔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其說自誤。《說文》：「駮，黃馬發白色。」段注：「駮即皇。」則舉駮例皇，可以明黃白之義矣。《釋畜》：「駟白，駁」，孫注：「駟，赤色也。」《駟》傳：「赤身黑鬣曰駟。」駟爲赤馬，以駟馬而發白色者是謂之駁。淡赤，非深赤，故《說文》云：「駁，馬色不純。」謂非正赤色耳。《月令》：「夏駕赤駟，中央駕黃駟。」赤駟即赤馬，黃駟較淺於赤駟，黃駟即駟白色也，所謂駁馬也。駁亦有赤義。《廣雅·釋畜》：「馬屬有朱駁，」駁與「駁」同。○《爾雅·釋器》：「婦人之褱謂之縢。」此《傳》所本也。孫炎注云：「褱，帨巾也。」《說文》：「褱，蔽卻。」《方言》：「蔽卻，江淮之間謂之褱，或謂之被。魏、宋、南楚之間謂之大巾。自關東西謂之蔽卻。齊、魯之郊謂之褱。」是叔然說爲有據矣。褱又謂

之縹。《釋器》：「縹，綏也。」綏下垂，縹亦取下垂遮蔽之義。郭注以爲即今之香纓，《正義》席之，是也。蓋《傳》既引《爾雅》之文，下文又引《儀禮》「結帨」以證經之「結縹」。《士昏禮·記》：「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官事。」又《列女·齊孝孟姬傳》：「母醮房之中，結其衿縹。」此結縹即結帨之確證矣。《野有死麕》傳：「帨，佩巾也。」《內則》「婦事舅姑，左佩紛帨」，注：「紛帨，拭物之巾也。今齊人有言紛者。」《釋文》：「紛，或作『紛』。」《說文》：「楚謂大巾曰帨。」帨，紛同。又《內則》「女子設帨於門右」，注：「帨，事人之佩巾也。」帨爲女子初生時所設，及嫁，則結之以爲事舅姑拭物之所需。父母及庶母皆有戒辭，《傳》但引母戒者，母至親也。經言「親結縹」，《傳》言「母施衿結帨」，正是一事。又案《鄭風·子衿》傳以衿爲領，領，衣交領也。此「衿」斷非衣之交領，其字當作「衿」。《說文》：「衿，衣系也。」《玉藻》「紳、鞶、結三齊」，「結」或作「衿」，宋本作「衿」。《內則》「衿纓」，注：「衿，猶結也。」字亦當作「衿」。佩巾系於革帶，革帶又有繫之，其所繫之組謂之衿。《文選·思玄賦》注引《韓詩章句》：「縹，帶也。」《傳》文「儀」上當奪「威」字。《正義》云：「《斯干》傳：『婦人質無威儀。』此言多威儀者，婦人無男子之禮，揖讓周還之儀耳，其

舉動威儀則多也。」是《正義》本所據《傳》作「多威儀」矣。《文王》傳：「濟濟，多威儀也。」句意亦正同。○新，新昏也。昏禮屬嘉，《周禮》以嘉禮親成男女。舊，故也。《傳》云「言久長之道也」者，謂今新昏既甚嘉矣，其久長之道，又如之何？欲將共成家室，樂此太平。《易·序卦傳》：「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鄭注云「夫婦當有終身之義」是也。《擊鼓》正義引《韓詩》說：「二十從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今東征歸士中有壯而欲室者，故詩歌之，以敘其情。《序》云：「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及時者，謂及男女年盛之時。

### 《破斧》三章，章六句。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疏】此亦東征之詩。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傳】隋鑒曰斧。斧斨，民之用也。禮義，國家之用也。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四國，管、蔡、商、奄也。皇，匡也。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傳】將，大也。【疏】《七

月》正義據此《傳》「隋釜曰斧」下當有「方釜曰斨」四字。斨，方釜。已見《七月》。此重釋之者，欲借斧斨以設喻，《傳》固有此例耳。釜者，斧柄之孔。《釋文》云：「隋，孔形狹而長也。」《伐柯》傳：「柯，斧柄也。」斧柄廣三寸，厚一寸有半。斧首隋圍，故斧柄亦爲狹長之形。《考工記·廬人》注：「齊人謂柯斧柄爲棹。」則棹隋圍也。斧隋孔，斨方孔。《說文》：「斨，方釜斧也。」《詩》曰：「又缺我斨。」許正本《傳》訓。於斧言破，於斨言缺，互詞。《傳》以斧斨喻禮義，破缺之以喻四國壞周公禮義。篇首先聲箸其罪，惡之也。下二章同。○《傳》釋「四國」爲「管、蔡、商、奄」，管者，《地理志》：「河南郡中牟有管叔邑。」在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是管叔所封國也。武王時又居三監之一，在殷東之鄘。蔡者，《地理志》：「汝南郡上蔡，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度放，成王封其子胡。十八世徙新蔡。」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西南十里有故蔡城，是蔡叔所封國也。武王又命爲三監之一，在朝歌紂都。商者，謂祿父也。武王封祿父於邶。稱商者，仍舊號也。《孟子》：「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殷，商一也。奄者，商諸侯，嬴姓。奄君蒲姑之國。《郡國志》：「魯國魯縣有故奄國。」《說文》：「周公所誅鄘國，在魯。」邶「與」奄「同」。案當時叛者不止此四國。《書

序》：「成王伐淮夷，遂踐奄。」《逸周書·作雒》篇：「二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史記·晉世家》：「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地理志》：「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呂覽·察微》篇：「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韓子·說林上》篇：「周公攻九夷而商蓋服。」商蓋即商奄。《墨子·耕柱》篇亦作「商蓋」。然則武庚之叛，東隅之侯脅從群起，言四國者，舉其重者耳。《書大傳》云：「周公身居位，聽天下爲政。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王。』」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也。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三監」當作「二監」，說見王引之《尚書述聞》。《大傳》釋東征亦以管、蔡、商、奄言之，與毛《傳》正合也。僖四年《公羊傳》：「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荀子·王制篇》：「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案此即東征四國之事。《白虎通義·巡守》篇引《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何休《公羊

注亦云：「此道黜陟之時也。」亦引此詩。蓋周公爲東伯，主東方諸侯。東諸侯畔周，出師東討。若方叔征荆蠻，召虎平淮夷，亦冢宰述職中事耳。據三家《詩》說，正足以申成毛義。皇，讀與「匡」同。《晉語》：「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言不暇匡晉也。亦假「皇」爲「匡」。匡，讀如「一匡天下」之「匡」。《爾雅》：「皇，匡，正也。」故《白虎通義》釋「皇」爲「正」，義同。○「哀我人斯」，承「破缺」句。「亦孔之將」，承「東征」句。言哀我民人遭此破缺之害，則征匡之德甚大也。「將，大」，義已見《樛木》傳。《詩述聞》云：「大與美義相近。《廣雅》曰：『將，美也。』首章言『將』，二章言『嘉』，三章言『休』，將、嘉、休皆美也。將、臧聲相近，『亦孔之將』，猶言『亦孔之臧』耳。」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傳】鑿屬曰錡。周

公東征，四國是吡。【傳】吡，化也。哀我人

斯，亦孔之嘉。【疏】「鑿屬曰錡」，《說文》：「鑿，穿木

也。」「錡，鉏耰也。」「穿木之器，其耑鉏耰然。鉏耰，猶鉏耨

也。《釋文》：「錡，字或作『奇』。」引《韓詩》云：「錡，木屬。」

與《毛詩》異。○吡，讀與「化」同。《正義》云：「『吡，化』，

《釋言》文。」今《爾雅·釋言》作「訛」。郭注引《詩》作「四國

是訛」。《釋文》：「訛，又作『吡』。」《節南山》箋：「訛，化也。」「《說文》無『訛』字。云『化』者，《書·大誥》篇：『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化，變化也。猶云黎民於變也。《逸周書·小明武》篇：『上有軒冕，斧鉞在下，勝國若化，故曰明武。』又《柔武》篇：『勝國若化，不動金鼓，善戰不鬪，故曰柔武。』《武賸》篇：『商庶若化。』竝與《傳》云『化』訓同。《大明》傳云：『嘉，美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鉞。【傳】木屬曰鉞。周

公東征，四國是遁。【傳】遁，固也。哀我人

斯，亦孔之休。【傳】休，美也。【疏】「木屬曰鉞」，

《釋文》引《韓詩》：「鉞，鑿屬也。一解云：『今之獨頭斧。』」

《玉篇》：「鉞，鑿屬。」本《韓詩》，與《毛詩》異。《說文》無

「鉞」字。屬，或古「櫛」字。《考工記·車人》：「一宜有半謂

之櫛」，鄭注云：「櫛，斲斤柄。長二尺。《說文》：『櫛，一曰

斤柄，性自曲者。』○《廣雅》：「擎，固也。」「古遁，擎聲通，若

《長發》：「百禄是遁」，三家《詩》作「擎」之例也。固者，讀《周

禮》「掌固」之「固」。《魯語》：「帝嚳能序星辰以固民」，韋注

云：「固，安也。」「休，美」，《釋詁》文。《民勞》：「以爲王休」，

《傳》亦云：「休，美也。」「《廣雅》：『休，善也。』」「美」與「善」同

意，故休謂之美，亦謂之善，猶嘉謂之美，亦謂之善矣。

### 《伐柯》二章，章四句。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疏】狼跋序云：「近則王不知。」此不直席王而言朝廷者，以刺者周大夫也。《九罭》同。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傳】柯，斧柄也。

禮義者，亦治國之柄。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傳】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疏】

《傳》云「柯，斧柯也」者，《考工記》：「車人之事，一櫪有半謂之柯。」又「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鄭注云：「首六寸，謂今剛關頭斧。柯，其柄也。鄭司農云：「柯長三尺謂斧柯。」《說文》：「柯，斧柄也。」柄，柯也。或作「櫪」。案柯者，斧柄之名。伐斧柄，必待斧而後成，猶治國之柄，必待禮義而後成。與上篇斧斯喻禮義意同。上篇《傳》云「禮義，國家之用也」，此《傳》云「禮義者，亦治國之柄」。玩「亦」字，即冢上篇而言。○取妻必用禮。媒者，用禮之人，故《傳》云：「媒，所以用禮也。」又申之云「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者，

即承「所以用禮」之故。禮即禮義也。《傳》中兩云「治國」，皆明經義。斧喻禮義，媒喻用禮義。雖兩喻，實一意也。媒以喻周公也。周公能執禮義，而王不知，是不能用禮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傳】以其所願乎上

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我觀之子，籩豆有踐。【傳】踐，行列貌。【疏】則，法也。

《禮記·中庸》篇：「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案詩言伐斧柄之法，以喻治人之法不在遠求，《傳》即本《中庸》爲訓也。《韓詩外傳》云：「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己而存矣。夫人者，說人者也。形而爲仁義，動而爲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韓詩》義同。○「踐，行列兒」，《說文》：「踐，迹也。」《中庸》注：「踐，或爲「績」。」「績」同「纂」聲義相近。行列，即陳列。周大夫欲周公之歸，而望朝廷設籩豆陳列以饗燕之。《正義》用王肅義，謂周公以禮治國，「籩豆有踐」謂見其行禮，以申述《傳》意。竊恐《傳》意不然，當如



《箋》以籩豆之饌迎周公也。案此篇先言成王不用周公，未乃望其用周公。下篇始言欲見周公，後言周公不歸，以爲心悲，皆是往復其辭，以刺王之不知爾。

###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九罭之魚，鱄魴。【傳】興也。九罭，綬罭，

小魚之網也。鱄魴，大魚也。我覲之子，衮衣繡

裳。【傳】所以見周公也。衮衣，卷龍也。【疏】《釋

文》：「罭，本亦作「域」。《說文》無「罭」字。《爾雅·釋

器》：「綬罭謂之九罭。九罭，魚罔也。《傳》所本也。郭注

云：「今之百囊罭，是亦謂之罭。今江東謂之綬。」綬罭，即

數罭，故《傳》又申之云：「小魚之網也。」《魚麗》傳：「庶人

不數罭。罭必四寸，然後入澤梁。」四寸之目，網至小者也。

《御覽·資產部十四》引《韓詩》云：「九罭，取蝦鮒也。」《文

選》王褒《講德論》：「鱄鯉竝逃，九罭不以爲虛。」又《西京

賦》：「布九罭，操鯉鮒。」皆謂小魚之網。鱄魴雖非極大之

魚，《傳》云「大魚」者，對九罭爲綬罭而言。九罭但能取蝦

鮒，操鯉鮒，不當網鱄魴，故言「大」以明其義。鱄魴之大魚，不宜居小魚之網，猶下文云「鴻，大鳥」，不宜循渚、陸。鱄魴與鴻皆以喻周公也。王肅云：「以興下土小國，不宜久留聖人。」是其義矣。《爾雅》：「魴，鱄。鱄，鱄。」郭注云：「似鯉子，赤眼。」陸《義疏》云：「鱄似鯉魚，而鱗細於鯉。赤眼，多細文。」《說文》、《玉篇》皆云：「鱄，赤目魚也。」○覲，見也。之子，席周公也。「衮衣繡裳」，上公之禮服，故云：

「所以見周公也。」《傳》「衮衣，卷龍」但釋經之「衮」字。《采

叔》傳：「玄衮，卷龍。」亦但釋經之「衮」字。衮衣，玄衮，

《傳》乃依經連言，非解「玄」字與「衣」字也。「衮」與「卷」古

同聲。卷者，曲也。象龍曲形曰卷龍。畫龍作服曰龍卷。

加衮之服曰衮衣，玄衣而加衮曰玄衮，戴冕而加衮曰衮冕，

天子上公皆有之。《覲禮》注：「上公衮無升龍。」賈疏案：

《白虎通》引《傳》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唯此爲異。

《爾雅·釋言》云：「衮，黻也。」此言「衮衣繡裳」，《終南》言

「黻衣繡裳」，是衮衣猶黻衣矣。《終南》傳云：「五采備，謂

之繡。」《唐風·揚之水》傳云：「繡，黼也。」《荀子·哀公問

篇》：「黼衣黻裳者不茹葷。」是黼衣猶繡衣，黻裳猶衮裳

矣。古者衮、繡、黼、黻義得通稱也。凡上爲衣，下爲裳，然

有殊衣裳者，亦有連衣裳者。單言裳，連上衣也，若鷩鷩爲

摳衣也。單言衣，連下裳也，若綠衣、褻衣、毳衣、緇衣、素衣、錦衣、麻衣，衣皆兼裳也。《白虎通義·衣裳》篇云「凡言衣者，上兼下」是也。然則袞、繡同文，衣、裳同制，袞衣即繡裳，故下章「是以有袞衣兮」，但舉袞衣以該繡裳言也。鄭康成於《采芣》箋及《禮記·玉藻》注、《周禮·司服》注、《儀禮·覲禮》注皆謂「畫卷龍於衣」，儒者悉從鄭無異說。《說文解字·衣部》云：「袞，天子享先王，卷龍繡於下幅，一龍蟠阿上鄉。」《說文繫傳》於「下」之下有「裳」字。裳，古作「常」，通作「裳」。許叔重說卷龍繡於裳，與鄭不同。今細覈之，惟許合古也。《周禮·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袞冕。享先公，饗、射，鷩冕。祀四望山川，毳冕。祭社稷、五祀，希冕。祭群小祀，玄冕。」又《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玄，玄衣也。玄衣，絲衣也。《弁師》云「王之五冕」即《司服》之袞冕、袞冕、鷩冕、毳冕、希冕也。云「王之五冕皆玄冕」，則袞、袞、鷩、毳、希五冕同玄衣而冕也。鄭司農注：「大裘，羔裘也。」天子冬日圍丘大綈，大裘之冕仍用袞。《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故袞冕亦在五冕中也。《玉藻》：「大裘不裼。」是天子祀天，袞冕衣玄衣而不裼，其餘冕入廟則皆裼。可知玄衣

爲上衣。其內有中衣。中衣又謂之裼衣。繡黼丹朱中衣，諸侯冕服之裼也。天子當以錦衣爲裼。《聘禮》注云：「裼者，免上衣，見裼衣。」若畫龍於上衣，衣已見美，又何爲免上見裼之禮？此亦畫在裳不在衣之證也。五冕皆玄衣。玄袞，玄衣袞裳也。玄鷩，玄衣鷩裳也。玄毳，玄衣毳裳也。玄希，玄衣希裳也。其玄衣同也，而裳有袞、鷩、毳、希之等級。《禮器》：「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亦玄衣同也，而惟士纁裳。天子、諸侯、大夫加冕服，則裳有龍袞、黼、黻之尊服。《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純衣亦絲衣。純讀爲黼，《說文》：「黼，黑也。」純衣猶玄衣也。爵弁與玄冕本同制。天子玄冕朱裳，諸侯、卿大夫玄冕赤裳，士變冕爲爵弁則纁裳。其玄冕同，而裳有朱、赤、纁之殊。《士冠禮》、《特牲饋食禮·記》：「玄端，玄裳，黃裳，襍裳。」鄭司農《司服》注云：「衣有襍裳者爲端。」玄端，端衣玄也。猶爵弁服之純衣，五冕之玄衣也。士有上、中、下三等，玄端同，而裳有玄、黃、襍之異。《玉藻》云：「衣正色，裳間色。」正色者，不貳采也。間色者，襍合五采也。希冕以上，裳皆襍采。玄冕以下，裳不盡皆襍采，而其於上衣，色皆玄，從正色，不從間色，固已。章章可考者，《尚書·皋陶謨》篇：「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

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大傳》云：「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繪，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繪，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案《虞書》「觀象」當讀如《易》「象」之「象」。《易·繫傳》：「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九家·說卦》云：「乾為衣，坤為裳也。有虞法黃帝，象乾坤，製為衣裳。古人衣、裳連而不殊，乾坤各六，合之為十有二。」《深衣》：「制十有二幅。」又引《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此「取諸乾坤」之義也。《王制》「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注：「皇，冕屬。」蓋於祭言皇，於養老言深衣，互詞也。則虞冕服，深衣也。《大傳》以作繪為黑色，而次諸山龍、華蟲、宗彝、藻、火之間。「繪」讀為「畫續」之「續」。《禮器》云：「白受采。」以白畫黑，故作繪列於五采之一也。《說文》云：「繪，會五采繪也。」《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許謂繪、繡同事，有繪而後畫續之五采備，猶有繡而後黼刺之五采備。其解《虞書》說雖與《大傳》異，而意實大同。《說文》又云：「藻，玉飾如水

藻之文。《虞書》曰：「藻、火、粉米。」「黼，畫粉也。」「黼，繡文如聚細米也。」「黼，白與黑相次文。」「黻，黑與青相次文。」「黻，箴縷所紖衣。」「繡，五采備也。」「粉米」作「黼」。「黼」下云「畫粉」，粉即細米。「黼」下云「繡文」，繡文即畫。二者本一物，特「黼」字從糸，乃入《糸部》耳。「黻」與「希」同。其解黼、黻、繡本《考工記》「畫續之事」，白黑綫相次成章，是曰黼，黑青綫相次成章，是曰黻。又黻，細米文。并所畫續之五采而分布之總曰繡者，黼刺亦襍合五采也，故曰「以五采章施於五色」也。《大傳》不數粉米以下者，古者但稱畫衣也。不數日、月、星辰者，或三辰自古在旌旗也。有虞冕服，若周深衣然。畫續黼刺皆為衣飾，天子備青、黃、黑、白、赤，其服五。諸侯去黃而四，子男去黑而三，大夫去白而二，士服青而已。此有虞氏之服物采章也。夏、殷之冕無旒。夏有黻冕，殷有黼冕。黼黻為裳，然其服不可得而詳。冕服至周，文始大備。蓋周以虞之祭服連衣裳者為朝服、燕居服，而祭用冕服，則衣與裳殊。作繪，黑也。上衣玄，象天之玄也。其山、龍以下為冕服九章，皆裳飾。

① 「繪」，徐子靜本、《清經解續編》本同。經韻樓本《說文解字注》、陳昌治刻《說文解字》並作「繡」，當據正。

《司服》：「公之服，自衾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大行人》：「上公冕服九章，侯伯冕服七章，子男冕服五章」，鄭注云：「古天子冕服十二章，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鷩畫雉謂華、蟲、也。毳畫虎雌謂宗彝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又云：「九章者，自山、龍以下。七章者，自華蟲以下。五章者，自宗彝以下。」據鄭注以推，則所謂九章者，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龍、山、華蟲、火、宗彝、藻六章爲畫績，粉米、黼、黻三章爲黼刺。天子袞升龍，備九章也。上公袞亦九章，畫六章，刺三章，九命，以九爲節也。《九罭》、《采芣》、《韓奕》、《烝民》言袞皆上公也。侯伯鷩，去龍、山而七章，畫四章，刺三章，七命，以七爲節也。《唐風》：「豈曰無衣七兮」，此侯伯也。子男毳，去華蟲、火而五章，畫二章，刺三章，五命，以五爲節也。《大車》：「毳衣如萋」，畫白也。「毳衣如璫」，畫赤也。此子男也。惟希冕以下不依命次。公之孤四命，止刺二章。宣十六年《左傳》：「命晉士會以鷩冕爲大傅。」所謂大夫鷩是已。此公之孤希冕，裳無畫，又去黼也。諸侯之卿大夫玄冕纁裳，則又無刺矣。上士玄

端玄裳。《荀子·哀公問》云：「端衣玄裳者，謂士也。」中士玄端黃裳，下士玄端襍裳。王之三公八命，去山，畫五，刺三，袞同於上公也。《荀子·大略篇》：「天子山冕。」蓋對公無山而言也。王之卿六命，去火，畫三，刺三，鷩同於侯伯也。火，取其明，故王之卿或無火也。王之大夫四命，畫二，刺二，毳如子男而去黼，故《終南》詠黻衣爲秦始受子男之服，而同於大夫四命也。王之上士三命，刺二，希同於公之孤也。中士再命，玄冕無刺，同於諸侯之卿大夫也。下士一命，玄裳同於諸侯之上士也。其黃裳、襍裳，謂之不命之士。此周冕服之大凡也。王者受天命爲天子，改正朔，易服色。夏、殷不相沿，虞、周不相襲。迺後儒援《周禮》測《虞書》，遂創「六者繪衣，六者繡裳」之說。而不知虞之服若深衣，畫、刺皆在衣也。既誤以虞爲上衣下裳，因又即虞之五服五章竝同於周之九章、七章、五章，亦以畫、刺分屬於衣裳，而不知周之冕服上皆以玄衣爲正色，畫、刺皆在裳爲閒色也。昭二十五年《左傳》云：「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九文，九章也。六采，五采合玄也。五章，即五色也。《禮運》云：「五色六章，十二衣。」六章，猶六采也。《學記》云：「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水屬黑，謂玄也。此即「五色六章」之義也。解經者竝謂畫袞在衣

而不在裳，故詳證言之如此。

鴻飛遵渚，【傳】鴻不宜循渚也。公歸無

所，於女信處。【傳】周公未得禮也。再宿曰信。

【疏】《傳》詁「遵」爲「循」，與《汝墳》、《遵大路》同。遵渚，循渚也；遵陸，循陸也。鴻以喻周公也。《小箋》云：「《說文》

曰：「鴻者，鴻鵠也。」鴻鵠，即黃鵠也。黃鵠一舉知山川之紆曲，再舉知天地之圜方，最爲大鳥，故《箋》云：「大鳥。」

《傳》云「鴻不宜循渚，陸非鴻所宜止」，非謂大鴈也。《小雅》傳云：「大曰鴻，小曰鴈。」此因下言鴈，決上言大鴈乃

「鴻」字假借之用。而今人遂失「鴻」本義。○女，猶爾也。爾，此也。此，此居東也。袞衣，所以禮周公。周公未得

禮，是公歸而尚無所，於此東而信處也。「再宿曰信」，《有客》傳同。

鴻飛遵陸，【傳】陸非鴻所宜止。公歸不

復，於女信宿。【傳】宿，猶處也。【疏】我行其野

傳：「復，反也。」王肅云：「未得所以反之道。」是不復爲不反也。《有客》傳：「一宿曰宿。」此不同者，信，宿不平行。

此「信宿」猶上章「信處」。處，止也。《說文》：「宿，止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傳】無與

公歸之道也。無使我心悲兮。【疏】《傳》「無以」爲

「無與」，古，以「與」通也。言朝廷有袞衣，當爲見公之服。今成王不持衣逆公，是無與公歸之道也。此周公未得

成王命，故不得歸。不得歸，而終望朝廷之歸公，故云：

「無使我心悲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

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疏】此詩既歸朝廷而作，在攝政四年後事。

狼跋其胡，載蹇其尾。【傳】與也。跋，

蹇，蹇，蹇也。老狼有胡，進則蹇其胡，退則蹇其

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公孫碩膚，赤舄

几几。【傳】公孫，成王也，幽公之孫也。碩，大；

膚，美也。赤舄，人君之盛屨也。几几，綯貌。【疏】

「跋，蹇，蹇，蹇，皆《爾雅·釋言》文。《說文》：「蹇，步行

獵跋也。」「蹇」即今《詩》「跋」字。跋，郭音「貝」是也。《說

文》：「蹇，蹇也。《詩》曰：「載蹇其尾。」」三家《詩》作「蹇」，

《毛詩》作「寔」，故段注《說文》於「寔」，礙不行也。下增補「詩曰載寔其尾」六字。<sup>①</sup>蓋許用毛，不廢三家。如《漢廣》作「永」又作「羨」，《江有汜》作「汜」又作「汜」，《擊鼓》作「鏜」又作「鏜」，《君子偕老》作「繼」又作「襲」，《碩人》、《丰》作「襲」又作「綵」，《子矜》作「挑」又作「豎」，《候人》作「蓄」又作「嬾」，《四牡》作「嚶嚶」又作「疹疹」，《正月》作「踏」又作「越」，《蓼莪》作「罄」又作「窳」，《青蠅》作「營營」又作「營營」，《賓之初筵》作「傴傴」又作「娑娑」，皆其例。老狼躡胡蹄尾，進退有難，興周公四國流言，成王不知，遠近皆有難。《傳》申之云「然而不失其猛」者，喻周公不失其聖。蓋探下文義而言也。○公謂幽公，孫謂成王。《傳》以「公孫」為成王，而又自申其說云：「幽公之孫也。」「碩，大」，《釋詁》文。《方言》：「齊、宋之間曰巨曰碩。」《簡兮》同。「膚，美」，《文王》同。《正義》引《小爾雅·廣訓》云：「膚，美也。」此美周公歸周，成王年既長大，德又盛美，於以見公之輔相成王，聖德昭著焉。美成王，即是美周公也。《荀子·儒效篇》云：「周公歸周，反藉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冕服稱舄，常服稱屨，此析言之也。屨，其大名也。故《傳》以赤舄為人君之盛屨。赤舄，其色以金為飾，則謂之金舄。《車攻》傳：「金舄，達屨。」《箋》云：「金舄，黃朱色也。」此詩以

赤舄美周公，《韓奕》以赤舄賜韓侯，是赤舄為諸侯盛飾矣。云「几几，絢兒」者，《履人》注云：「絢謂之拘，箸舄屨之頭以為行戒。」《士冠禮》注云：「絢之言拘也，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漢書·王莽傳》：「莽再拜，受袞冕句履。」孟康注云：「今齊祀履，句頭飾也。出履三寸。」《士冠禮·記》：「玄端，黑屨，青絢總純。素積，白屨，緇絢總純。」《考工記》：「黑與青謂之黻，白與黑謂之黼。」此玄端、皮弁、屨飾取黼黻相次之文也。「爵弁，纁屨，黑絢總純」，士爵弁，大夫以上為冕。此冕服、屨飾取同色之義也。《履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亦纁、黃纁、青句。」案「句」與「絢」同。黑舄配青絢，為玄端服。赤舄配赤纁，為冕服。黃纁所施未聞。於赤言纁，於絢言青，互詞。袞冕赤舄之絢，以金為飾，其狀則几几然也。胡承珙云：「《說文·己部》引《詩》作「赤舄己己」，《手部》又引《詩》作「擊擊」。」《呂氏讀詩記》引董氏云：「崔靈恩《集注》「几几」作「擊擊」。」考己象萬物辟藏趾形，絢在屨頭如刀衣鼻，自有趾形，故曰己己。至擊，《說文》訓「擊」。擊擊，當并取金

①「六」，原作「四」，據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愛日軒刻本、徐子靜本、《清經解續編》本改。

絢簪屨堅固之貌，是三家《詩》義，疑以金爲加金爲飾也。」

狼臲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

不瑕。【傳】瑕，過也。【疏】《傳》詁「瑕」爲「過」。不

過，言無有過失也。《禮記·明堂位》云：「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又《樂記》云：「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

卷十五終

## 詩毛氏傳疏卷十六

長洲陳奐學

### 鹿鳴之什詁訓傳第十六 毛詩小雅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疏】《小雅》皆錄殷紂尚存、文武未大平，成王誅管、蔡以及賓燕諸侯，宣王初年征伐、作牧考室。幽王諸詩皆刺朝政以至滅亡，乃下變爲風之漸，實自幽王始也。《關雎》序云：「政有小雅焉。」

#### 《鹿鳴》三章，章八句。

《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疏】此燕群臣之詩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潛夫論·班祿》篇、《文選·琴賦》注引蔡邕《琴操》

皆以《鹿鳴》爲刺詩，三家說。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傳】興也。苹，萍

也。鹿得萍，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我有嘉賓，

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傳】簧，笙

也。吹笙而鼓簧矣。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人

之好我，示我周行。【傳】周，至；行，道也。【疏】

《說文》：「呦，鹿鳴聲也。或作『猷』。」《玉篇》引《詩》作「猷

猷」，即「猷」之省。《廣雅》云：「呦呦，鳴也。」曾釗《詩異同

辨》云：「《爾雅》：『苹，萍。其大者蘋。』則萍是水草。此詩

云「野之苹」，不得以水之萍解之。疑「萍」本當作「井」。

《爾雅》：「井，馬帚。」毛蓋以馬帚之井釋此經之苹，後人轉

寫加水耳。案曾說是也。《夏小正》：「七月，苹秀。

《傳》：「苹也者，馬帚也。」《小正》作「苹」，《爾雅》作「井」。

此即苹、井通用之證。《說文》：「井，馬帚也。」《廣雅》：「馬

帚，屈馬第也。」《通藝錄》謂北方埽帚菜爲蓬。井、蓬音相

近。馬帚、埽帚名復相同。見埽帚菜立秋節無不秀者，與

七月苹秀合。又案《管子·地員》篇云「其草宜苹蓀」，尹

注：「苹蓀，草名也。」不以苹爲萍。《管子》又云：「蓀下於



并，并下於蕭。」是并爲蕞類。并以食鹿，猶蕞以餽馬歟？《箋》：「苹，蘋蕭。」亦用《釋草》文。郭注云：「今蘋蒿也。」毛、鄭皆本《爾雅》。此章之苹與下章之蒿異名同類，其用意則一也。鹿鳴食野草，以興君燕群臣。《正義》云：「鹿呼同類，猶君呼臣子。或以爲兩鹿相呼，喻兩臣相招，爲群臣相呼，以成君禮，斯不然矣。」引鄭《駁異義》云：「君有酒食，欲與群臣嘉賓燕樂之，如鹿得苹草，以爲美食，呦呦然鳴相呼，以歎誠之意盡於此耳。」案鄭駁正本毛義。《儀禮·燕禮》：「小臣戒與者，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樂人縣。」此即《傳》所謂「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陸賈《新語·道基》篇云：「《鹿鳴》，以仁求其群。」《淮南子·泰族》篇云：「《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鹽鐵論·刺復》篇云：「《鹿鳴》之樂賢。」此皆與毛義同。○嘉賓，謂群臣也。《燕禮》：「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鄭注云：「某，大夫也。」此即《禮記·燕義》篇：「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明嫌之義也。」《燕禮》「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人，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升歌三終也。」笙人，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

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笙人三終，閒歌三終也。案詩言鼓瑟即升歌，吹笙即笙閒。歌在堂上，笙在堂下，閒乃堂上堂下代作。升歌以瑟爲主，故《儀禮》有瑟無琴，與此詩首章言鼓瑟不言鼓琴合。然非堂上無琴也。末章言鼓瑟琴，不及吹笙，當指合樂。《燕禮》升歌笙閒畢，「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此合樂三終也。合樂堂上，歌《詩》，以琴瑟弦之，堂下則衆音并作。詩但就其堂上琴瑟爲說，亦非堂下衆音不作也。《鹿鳴》雖是文王燕群臣之樂，而《雅》、《頌》之作，實皆在成王之世。周公制禮，以《鹿鳴》列於升歌之詩。下篇《傳》云：「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然則《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章皆周公本文王之道以爲樂歌，《傳》有明文也。《君子陽陽》「執簫」、「車鄰」、「鼓簧」，簧即笙，故《傳》兩云：「簧，笙也。」此笙、簧連言，與單言簧者不同。《傳》：「簧，笙也。」《小箋》本於「笙」下增一「簧」字。「吹笙而鼓簧矣」，《君子陽陽》正義引《鹿鳴》云：「吹笙鼓簧，言吹笙則鼓簧。」是今本《傳》文「而」字乃「則」字之誤。《宋書·樂志》引「吹笙則簧鼓矣」，「簧鼓」文倒，而「則」字不誤。《小箋》本依《王風》正義訂正。○筐與篴管不同。

《詩》之筐猶《書》之筐，故《傳》云：「筐屬，所以行幣帛也。」將，行也。《箋》云：「承，猶奉也。《書》曰：『筐厥玄黃。』」《正義》以爲《書·胤征》文。《孟子·滕文公》篇「筐厥玄黃，實玄黃于筐」，趙注以爲《尚書》逸篇之文。《說文》引《逸周書》「實玄黃于匪」。案玄黃卽所行之幣帛。匪，今通作「筐」。《後箋》云：「《周語》言先王之燕，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于是乎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則燕亦未嘗不用酬幣也。」○「周行」訓「至道」，與《卷耳》「周行」不同義。王肅云：「謂群臣嘉賓也。夫飲食以饗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能好愛我。好愛我，則示我以至美之道矣。」《禮記·緇衣》篇：「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注云：「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此與毛義同。《禮》注與《詩》箋異。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傳】蒿，蒿也。我

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傳】佻，愉也。是則是效，言可法效也。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傳】敖，遊也。【疏】蒿，蒿也。《爾雅·釋草》文。《說文》：「蒿，蒿也。」「蒿，香蒿也。」

或作「莠」。《正義》引《義疏》云：「蒿，青蒿也。荊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蒿也。《神農本草》：『草蒿一名青蒿，一名方潰。』陶注云：『處處有之，卽今青蒿。人亦取襟香菜食之。』蜀本《圖經》云：『葉似茵陳蒿，而背不白。高四尺許，四月、五月採苗，日乾。江東人呼爲猯蒿，爲其臭似猯。北人呼爲青蒿。』○《箋》云：「視，古「示」字也。」佻，當爲「佻」。昭十年《左傳》及《說文》、《玉篇》人部引《詩》皆作「佻」。佻，愉，《釋言》文。今《爾雅》「愉」作「佻」。愉，愉古今字，古澆薄字作「愉」不作「佻」。《說文》：「佻，愉也。」愉，薄也。《服注》《左傳》云：「示民不愉薄。」鄭注《鄉飲酒禮》、《燕禮》云：「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效也。」《禮》注以德音爲嘉賓之明德，《箋》又以德音爲先王之德教，當從《禮》注爲長。則，法也。「則」、「佻」二字連文成義。「是則是效」，是則效也。言君子可爲人法效。《箋》謂君子所法效，非《傳》義。昭七年《左傳》：「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此引《詩》亦謂君子可爲人則效，《傳》義所本也。「佻」與「效」同。《說文》：「敖，遊也。」游，古文作「逌」，今字通作「遊」，卽古文「逌」之字變。敖謂之遊，連言之曰敖遊。《邶·柏舟》云：「微我無酒，以敖以

遊。」是有酒可以放遊矣。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傳】芩，草也。我

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

【傳】湛，樂之久。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傳】燕，安也。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疏】陸機《義疏》云：

「芩草，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爲草貞實，牛馬亦喜食之。」《說文》：「芩，艸也。」《詩》曰：「食野之芩。」《釋文》引作「蒿也」。《說文注》云：「恐是一本作「蒿

屬」，也」字或「屬」字之誤。《集韻》、《類篇》、《詩》、《齊民要術》皆

同魚音切，菜名。似蒜，生水中。攷《字林》、《齊民要術》皆云：「苳似蒜，生水中。」此則別是一物。案《釋文》：「芩，又

其炎反。」正切「蕨」字之音，與陸、許不同。許意芩與上章之蒿爲同類。○湛，讀爲湛，此假借字也。《說文》：「湛，

樂也。」今字皆作「湛」，通作「耽」。《釋文》：「湛，本又作「耽」。」《氓》正義引此詩作「耽」。「耽」、「湛」行，而「湛」廢

矣。《後箋》云：「燕以示慈惠。《湛露》有「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之語，故《傳》云「樂之久」是也。」燕訓「安」，《湛露》

傳云：「厭厭，安也。」兩「安」字訓同，皆即《燕禮》「司正命

安賓」之義。又經言燕樂賓心，而《傳》必推至賓能竭力，此

即《序》所謂「忠臣盡心」之義，《傳》實本《禮記·燕義》爲訓也。《燕義》篇云：「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

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荅拜之，禮無不荅，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

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荅，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

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

#### 《四牡》五章，章五句。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

說矣。【疏】詩中皆言使臣有功見知，而於其來也以勞之。《四牡》，勞使臣，襄四年《左傳》文也。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傳】駢駢，行不止

之貌。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

之道，爲後世法。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傳】盬，不堅固也。思歸者，私恩也。靡盬

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疏】《玉篇》：「駢駢，行不止也。」《左傳注》：「使臣乘四牡，駢駢然行不止，勤勞也。」竝與《傳》訓同。文王都於岐周，故云：「周道，岐周之道也。」《釋文》：「倭，本又作『委』。」《說文》：「委，隨也。」倭，順兒。《詩》曰：「周道倭遲。」「倭」與「委」俱有「順隨」之義，「遲」有「遠」義，故《傳》以「歷遠」釋「倭遲」也。《傳》文「歷遠之兒」，《文選》江淹《別賦》、顏延年《秋胡詩》注引皆無「之」字。《釋文》引《韓詩》作「倭夷」，「倭」字疑誤。《文選》潘岳《西征賦》注作「威夷」，并引《薛君章句》云：「威夷，險也。」《玉篇》云：「威夷，險阻也。」威，俗字。顏注《漢書·地理志》引《韓詩》作「郁夷」，言使臣乘馬行於此道。此或出《魯詩》，顏乃誤為《韓詩》。三家不同訓，而於經各通。歷遠者，荆、梁於岐周為近，徐、揚於岐周為遠。使臣朝聘，從岐周而行，故《傳》又申「歷遠」之義云「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也。文王受殷天子命，入為三公，出為西伯。西伯但能率西方諸侯，厥後東諸侯叛殷，從周文王。於是鎮撫叛國，使通朝聘，故東諸侯亦率從文王焉。襄四年《左傳》云：「文王帥

殷之叛國以事紂。」《逸周書·程典》篇云：「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論語·泰伯》篇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後漢書·西羌傳》亦云：「文王率西戎征殷之叛國以事紂。」此事蓋在受命五年乘黎之後。紂囚羑里，諸侯不娛，逆諸文王，是其時也。案詩所歌皆文王之道，而樂乃周公所作。如《鄉飲酒禮》、《燕禮》皆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歌文王以為後世法也。《傳》云：「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此言為一部諸文王詩之總義矣。○懷，思也。王，殷王紂也。鹽，固皆古聲，故以「不堅固」詁「鹽」，固亦堅也。《天保》傳：「固，堅也。」襄二十九年《左傳》：「葬靈王。鄭子展使印段往，曰：『《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案「堅事晉、楚，以蕃王室」即是文王令諸侯從己事紂之意。毛《傳》正本《左傳》為訓。《四牡》、《采芣》、《杕杜》三言「王事靡盬」，實一事也。《鴛羽》傳又云：「鹽，不攻致也。」「不攻致」又從「不堅固」而引申之，毛《傳》之精密如是也。「無私恩」以下皆係《傳》文。《集注》及定本皆無「箋云」二字，今據以訂正。思歸為私恩，又申之云「無私恩，非孝子也」者，探下文「將父母」而言也。靡盬為公義，又申之云「無公義，非忠臣

也」者，正說使臣有功於王事，推文王之忠以為忠。《鹿鳴》序「忠臣盡心」，《皇皇者華》傳「忠臣奉使，能光君命」，三言「忠臣」，其指一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以釋經「我心傷悲」句。言思歸而不歸，有此情思也。《序》所謂「有功而見知」也。此釋全章之總義。《韓詩外傳》云：「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哀三年《公羊傳》云：「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 四牡騤騤，嘽嘽駱馬。【傳】嘽嘽，喘息之貌。

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駱。豈不懷歸？

王事靡盬，不遑啟處。【傳】遑，暇；啟，跪；處，居也。

臣受命，舍幣于禰乃行。【疏】「嘽嘽，喘息之兒」，之「字疑衍。《釋文》作「喘息也」，「也」乃「兒」之誤。

《六書故》：「嘽」下引《傳》：「喘息兒」。《說文》：「嘽，喘息也。」

《詩》曰：「嘽嘽駱馬。」本《毛詩》。又「疹，馬病也。」《玉篇》：「疹，力怯也。」俱引《詩》曰：「疹疹駱馬。」本三家

《詩》。單聲、多聲相近。《傳》既釋「嘽嘽」為「喘息」，而又

中之云「馬勞則喘息」者，知馬勞即知使臣勞也。「白馬黑

鬣曰駱」，《爾雅·釋畜》文，《駟》同。《禮記·月令》：「仲

秋，駕白駱。」《明堂位》：「夏后氏駱馬黑鬣。」駱色白，故謂

之白駱。駱馬黑鬣，即白馬黑鬣也。駱馬全身白色，唯鬣黑耳。《爾雅》釋文：「鬣，髦也。舍人作「鬣」，衆家竝作「髦」。《駟》正義云：「髦，即是鬣。皆謂馬之駿也。定本、《集注》鬣字皆作「鬣」。高注《淮南子·時則》篇云：「白馬黑毛曰駱。」「毛」與「髦」同也。《詩》釋文引樊光、孫炎所據《爾雅》作「白馬黑髦鬣尾也」。髦、鬣同義，寫者誤併耳。《說文》：「駱，馬白色，黑鬣尾也。」與樊、孫本合。《爾雅》釋文所引《說文》「鬣」作「毛」，又引《廣雅》：「白馬朱鬣曰駱」，段注云：「駱」當為「駟」。○「遑，暇」，《殷其雷》同。遑，當作「皇」，下同。不皇，不暇也。「啟，跪」，《釋言》文。郭注云：「小踞。」「啟」與「踞」一聲之轉。「處」訓「居」，「居」當作「尻」。古謂之啟處，今謂之跪尻。《廣雅》：「啟，踞也。」《說文》注云：「踞，俗字。今「蹲踞」古作「蹲居」，今「居處」古作「尻處」。《說文》：「尻，處也。从尸得几而止。」隱几而坐曰跪尻。《傳》云「臣受命，舍幣于禰乃行」者，此言使臣自周道出使朝聘，亦釋全章總義也。《正義》云：「《聘禮》：「命使者，使者辭，君不許，乃退。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注云：「告為君使也。」又曰：「釋幣于行，遂受命乃行。」注引《曲禮》曰：「凡為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臣出使，舍幣乃行之事也。引此者，證「不遑啟

處」，言臣受命即行，是「不遑啟處」也。」

**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栩。【傳】**

騅，夫不也。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傳】將，養

也。【疏】廣雅云：「翩翩，飛也。」騅，夫不，《釋鳥》文。

《爾雅》本「騅」下有「其」字，衍也。《方言》：「鳩，自關而

東，周鄭之郊，韓魏之都謂之鷦鷯，其鷽鷽謂之鷽鷽。自關

而西，秦、漢之間謂之鷽鷽，其大者謂之鷽鷽。其小者謂之

鷽鷽，或謂之鷽鷽，或謂之鷽鷽，或謂之鷽鷽。梁、宋之間

謂之鷽鷽。」案「或謂之鷽鷽」五字，舊本當在「其大者謂之鷽

鷽」之下。《廣雅》云：「鷽鷽，鷽也。鷽鷽，鷽鷽也。鷽鷽，

鷽鷽，鷽鷽，鷽鷽也。」鷽與「鷽」同。鷽鷽爲鷽之總

名。鷽鷽即鷽鷽，謂鷽之大者。鷽鷽，鷽鷽，鷽鷽，鷽鷽，鷽

鷽，謂鷽之小者。稚讓正本子雲也。《左傳》、《爾雅》疏引

郭璞注云：「鷽鷽，舊說。」及《廣雅》云「斑鷽」，此其明證。

然則子雲不以騅爲鷽鷽也。《釋文》：「騅，本又作「佳」。

《南有嘉魚》釋文同。《方言》作「鷽」同。郭注：「鷽，音浮。」

「浮」即「夫不」合聲，或其鳥聲近之。故說騅者每以鷽鷽當

之矣。《說文》：「騅，祝鷽。」昭十七年《左傳》：「祝鷽氏，司

徒也。」杜注云：「祝鷽，鷽鷽。鷽鷽孝，故爲司徒，主教民。」

樊光亦云：「孝，故爲司徒。」案詩言騅集栩杞興養父母，故樊、杜以騅爲孝。或本三家說。「栩，杼」，詳《鷽羽》篇。○將，讀與「養」同。將父，養父也；將母，養母也。《桑柔》「天不我將」，《箋》云：「將，猶養也。」鄭以將、養不同義，故云「猶」。此東漢人訓例也。《廣雅·釋詁》云：「將，養也。」本此《傳》訓。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傳】**

杞，枸櫞也。王事靡盬，不遑將母。【疏】杞，枸

櫞，《釋木》文。《四月》同。郭注云：「今枸杞也。」《廣

雅》：「枸，乳，苦杞也。地筋，枸杞也。」枸與「枸」同。《本

草注》掌禹錫引《義疏》云：「一名苦杞，一名地骨。春生，

作羹茹微苦，其莖似莓子。秋熟，正赤，莖葉及子服之輕身

益氣耳。」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傳】駸駸，駢貌。**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詒。【傳】詒，**

念也。父兼尊親之道，母至親而尊不至。【疏】四駱，

四馬皆駱也。載，詞也。載驟，猶載馳。《說文》：「驟，馬

疾步也。」駸，馬行疾也。《詩》曰：「載驟駸駸。」詒，

念，《釋言》文。詒，讀與「念」同。詒從念聲，念從今聲，古

聲同也。來，語詞。「是用作歌，將母來諗」，言使臣念母，乃作歌以勞之。與首章「我心傷悲」同意。歌念母者，孝子於母情尤篤也，故《傳》又申之云：「父兼尊親之道，母至親而尊不至。」《陟岵》傳云：「父尚義，母尚恩。」

###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疏】此遣使臣之詩。臣之功本君之教也，冢上篇而歸美於其君。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傳】皇皇，猶煌煌

也。高平曰原，下溼曰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駢駢征夫，每懷靡及。【傳】駢駢，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每，雖，懷，和也。【疏】皇，古「煌」字，故《傳》云：「皇皇，猶煌煌也。」煌煌，華色明也。《說文》：「遼，廣平之野。」《韻會》本作「高平曰遼」。《周禮·大司徒》：「五曰遼隰。」遼，今通作「原」。《爾雅》：「大野曰平。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傳》於《天保》云：「高平曰陸。」用《爾雅》文。此云

「高平曰原」者，隰下溼，則原高平，為對舉之稱也。昭元年《公羊傳》：「上平曰原，下平曰隰。」上平亦對下平而言。「下溼曰隰」，詳《車鄰》篇。《傳》意言「華不以高下易其色」，喻臣不以遠近失其名，此君遣之之詞，勉使臣不辱命也。在君謂之明，在臣則謂之忠。光者，遠而自他有耀者也。○《楚辭·招魂》注、《玉篇》、《廣韻》引《詩》皆作「佚佚」，云：「行聲也。」此三家義。《國語》引《詩》作「莘莘」，韋注：「莘莘，衆多也。」《說文》：「榮，盛兒。讀若《詩》曰：『莘莘征夫。』」李注《文選·東都賦》、《魏都賦》皆引《傳》「莘莘，衆多也」，然則《毛詩》作「莘莘」矣。今作「駢駢」者，疑係後人所改。云「衆多之兒也」者，言從使臣者衆多，所謂卿行師從也。征，行也。征夫為行人，是一時奉使之入，非專官也。《春秋經》有鄭行人良霄、衛行人石買、陳行人干徵師、我行人叔孫婁、宋行人樂祁犁、衛行人北宮結。《左傳》云：「書曰『行人』，言使人也。」哀十五年《傳》：「上介芋尹蓋對曰：『無祿，使人逢天之感。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此「使人」指公孫貞子。《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鄭注云：「聘使卿。」案聘使卿一人，唯此一人稱使，其餘上介、衆介不稱使也。《傳》云「行人」，即《序》之使臣，當是一人。下文「每，雖，懷，和」自為

無及，亦謂使臣一人，非謂衆行人也。「每，雖」，《爾雅·釋訓》文。今本《爾雅》作「每有，雖也」，衍一「有」字。《莊子·庚桑楚》篇「每發而不當」，《釋文》引《爾雅》「每，雖也」，不誤。《玉篇》、《廣韻》皆云：「每，雖也。」《常棣》篇

「每有良朋」，又云「雖有兄弟」，是「每有」即「雖有」也。彼《箋》云：「每有，雖也。」「有」亦衍字。懷、和雙聲得義。《國語·魯語》叔孫穆子引此詩，而釋之云懷和爲每懷。《國語》以「懷和」釋「懷」，毛《傳》以「和」釋「懷」，毛《傳》實本《國語》也。鄭《箋》改「和」爲「私」，《將仲子》及《烝民》箋皆同。蓋鄭誤也。《版》詩「懷德維寧」，《傳》亦云：「懷，和也。」改「和」爲「私」，豈「和德」亦作「私德」乎？且「雖和」若作「雖私」，理尤不可通。孔仲達疑「每，雖」後人所加，曲爲鄭諱。又據《晉語》姜氏引此詩以證「懷私」。不知姜語義取「征夫無及，不可懷安」，故復取西方書及《鄭詩》之言懷以戒重耳，與詩「每懷」本不干涉。首章《傳》言和，末章《傳》言中和，王肅云：「雖有中和」者，即上「每雖懷和」也。孫毓云：「毛《傳》上下說自相申成。」「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即是「每懷靡及」，「每，雖，懷，和」之義。」案王、孫申毛，得其旨矣。中謂禮，和謂樂。必達夫禮樂之原，乃能通中和之德。《傳》云「中和」與《序》言「禮樂」意正

相合，言使臣雖有中和之德，猶自謂靡及，必將周咨之。《公羊傳》云：「及，猶汲汲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

咨諏。【傳】忠信爲周。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

諏。【疏】我，我使臣也。《釋文》：「駒，本作『驕』。」《株林》

「乘我乘駒」，《釋文》作「乘驕」，引沈重云：「或作『駒』字，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是沈所據此篇作「驕」也。

《說文》：「馬高六尺爲驕。从馬，喬聲。《詩》曰：『我馬維驕。』」許引《詩》可證。《箋》云：「如濡，言鮮澤也。」○《國語》：「忠信爲周。」襄四年《左傳》：「《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咨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內、外《傳》義互明。《內傳》之所謂「善」，即《外傳》之所謂「忠信」也。訪問於善，此即必咨於周之義。《內傳》以咨列「五善」。數咨，即數周也。故《外傳》「六德」不數咨。內、外《傳》皆出左氏，非有異也。此毛氏兼用內、外《傳》說，周、咨並舉。其實諷、謀、度、詢皆連咨言，皆是訪問於善。「咨」字一義，領下四事，意亦數周不數咨也，斯爲善承左氏之學矣。《說文》：「謀事曰咨。」「汎謀曰訪」。諮，俗字。「咨事爲諏」，《左傳》文。《國語》作「咨才爲諏」。案「才」即「事」之假借



字。韋注云：「才，當爲『事』。」依《內傳》改《外傳》，非也。《晉語》：「文王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韋注云：「諏，訪，皆謀也。」《爾雅》：「諏，謀也。」《說文》：「諏，聚謀也。」

我馬維駟，六轡如絲。【傳】言調忍也。載

馳載驅，周爰咨謀。【傳】咨事之難易爲謀。【疏】

《小戎》傳：「駟，綦文也。」《駟》傳：「蒼綦曰駟。」云「言調忍也」者，以釋「如絲」之義。忍爲彊忍，謂既調且忍也。高注《淮南》云：「如絲，言調勻也。」與下章「既均」同義。說或本三家。○《傳》云「咨事之難易爲謀」者，疑「易」字當衍。《左傳》：「咨難爲謀。」《國語》：「咨事爲謀」，韋注云：「事，當爲『難』。」依《內傳》改也。《說文》云：「慮難曰謀。」桓六年《左傳》：「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諮謀，即咨謀。皆無「易」字可證。《淮南子·脩務》篇云：「是故田者不强，困倉不盈，官御不厲，心意不精，將相不强，功烈不成，侯王懈惰，後世無名。」《詩》云：「我馬維駟，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墨子·尚同中》篇云：「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已視聽，使人之吻助已言談，使人心助已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已動作。助之視聽者衆，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

博矣。助之思慮者衆，則其謀度速得矣。助之動作者衆，即舉其事速成矣。」其下引：《詩》曰：「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駟，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即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案謂以馳驅之獲告天子也。竝與《傳》「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之義合。

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

咨度。【傳】咨禮義所宜爲度。【疏】白馬黑鬣曰駟。

《傳》見上篇。若，猶然也。《氓》傳云：「沃若，猶沃沃然。」○《傳》云「咨禮義所宜爲度」者，《左傳》：「咨禮爲度。」《國語》：「咨義爲度。」兼內、外《傳》作訓也。《爾雅》：「度，謀也。」《晉語》云：「度於閔天。」

我馬維駟，六轡既均。【傳】陰白襍毛曰

駟。均，調也。載馳載驅，周爰諮詢。【傳】親戚之謀爲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疏】陰白襍毛曰駟，《爾雅·釋畜》文，《駟》同。《駟》正義云：「舍人曰：『今之泥驄也。』樊光曰：『駟者，目下白也。』孫炎曰：『陰，淺黑也。』郭璞曰：『陰，淺黑，今之泥驄。或云目下白，或云白陰，皆非也。』璞以陰白之

文與驪白、黃白、蒼白、彤白相類，故知陰是色名，非目下白與白陰也。」《說文》：「駟，馬陰白禿毛也。」宋本「也」作「黑」。段注云：「許蓋「禿毛」之下釋云：「陰，淺黑也。」如「號」下「虎竊毛謂之號苗。竊，淺也」正是一例。今本漏奪不可讀。」免案陰之爲言幽也。《隰桑》傳：「幽，黑色也。」陰白禿毛謂黑。馬發白色而間有禿毛是曰駟也。陰、幽雙聲，陰、駟亦雙聲。均，讀爲「勻」，故《傳》云：「均，調也。」○《傳》云「親戚之謀爲詢」者，《左傳》、《國語》並云：「咨親爲詢。」《爾雅》：「詢，謀也。」《晉語》云：「詢於八虞。」諷、謀、度、詢四事，析言之各有專義，渾言之則皆爲謀也。云「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者，此家上文「每懷靡及」句而總釋之也。陳啟源《稽古編》云：「《春秋》內、外傳說此詩有五善、六德，咨、諷、謀、度、詢爲五善，《內傳》本文自明。《外傳》六德，韋昭注於五善之外取周以備數，與毛《傳》不合。《外傳》云：「懷和爲每懷，咨才爲諷，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據此文義，則所謂「六德」即上六語是矣。忠信爲周，言咨於忠信之人，即《內傳》之「訪問於善爲咨」。周、咨一義，韋分兩德，誤也。懷和爲每懷，在五善之外，雖有中和，自謂無及，以備六德之一。與《外傳》

正相符。穆叔以懷和爲一德，而康成破「和」爲「私」，懷私可謂德乎？又謂《傳》「中和」是釋「周」義，而指爲六德之一，誤又與韋等。」案陳說是也。《傳》列周、咨、諷、謀、度、詢凡六事，而云「兼此五者」，則合周、咨爲一矣。周、咨合一，諷、謀、度、詢各一，爲五善，從《內傳》說。以五善而加懷和，則謂之「六德」，從《外傳》說。

### 《常棣》八章，章四句。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疏】此詩在周公既誅管、蔡，而作以爲合九族之樂歌，《東山》「我心傷悲」之意也。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傳】興也。常棣，

棣也。鄂，猶鄂鄂然，華外發也。韡韡，光明也。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傳】聞常棣之言，爲今

也。【疏】《釋文》：「常棣，棣也」，本或作「常棣，移」。按

《爾雅》云：「唐棣，移。常棣，棣。」作「移」者非。案《釋文》

所據《傳》本或作「常棣，移」者是也。《爾雅》當作「常棣，

移」，正爲《傳》所本。《毛詩》「常棣之華」，《藝文類聚·木

部》引三家《詩》作「夫移之華」，《詩考》引《韓詩序》：「《夫

「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據此，則《毛詩》「常棣」，《韓詩》作「夫移」，是常棣爲移之確證。《說文》：「移，棠棣也。」棠乃「常」字之誤。許治《毛詩》，則毛《傳》之作「常棣，移」，亦其明證矣。《詩》有唐棣、常棣二種，《爾雅·釋木》：「唐棣，棣。常棣，移。」此釋《詩》也。《晨風》「山有苞棣」，棣，唐棣也。《何彼禮矣》「唐棣之華」，唐棣，棣也。《采薇》「維常之華」，常，常棣也。此篇「常棣之華」，常棣，移也。毛《傳》皆本《爾雅》以釋《詩》，然則唐棣得專稱棣，而常棣一名移，乃棣之屬。《七月》傳：「鬱，棣屬。」其即移歟？唐棣，白棣也。常棣，赤棣也。辨見《何彼禮矣》篇。○《文選》束皙《補亡詩》，注引《毛詩》作「蓐」，《說文》引《詩》亦作「蓐」。段注云：「字當作『鄂』。蓐，俗字也。今《詩》作『鄂』，亦非鄂取，鄂布之意。」《傳》云「鄂，猶鄂鄂然，華外發也」者，「華」字各本作「言」字，誤。《正義》謂華聚而發於外也。又以華之外發，取衆多爲義。《釋文》：「華外發鄂鄂然也。」是其證。《說文·斿部》：「斿，盛也。」《玉篇》：「斿，盛兒。」隸變作「韓」。《傳》訓「韓韓」爲「光明」，《藝文類聚》引三家《詩》作「焯焯」。不，語詞。《正義》引王肅云：「不韓韓，言韓韓也。以興兄弟能內睦外禦，則彊盛而有光耀，若常棣之華發也。」杜預《左傳注》

云：「鄂鄂然華外發。不韓韓，言韓韓，以喻兄弟和睦，則彊盛而有光輝韓韓然。」王、杜皆足以申明《傳》義。王云「華發」，杜云「華外發」，尤足以訂今本《傳》文之誤。○《傳》云「聞常棣之言，爲今也」者，以釋經之「今」字。常棣之言，即《常棣》之詩也。周公弔二叔之不咸，以作此詩，則二叔不咸爲古，而周公作詩爲今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以歌此詩，則周公作詩爲古，而召公歌詩爲今也。所謂「作樂爲後世法」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傳】威，畏；懷，思

也。原隰哀矣，兄弟求矣。【傳】哀，聚也。求

矣，言求兄弟也。【疏】「威，畏」，《巧言》同。《列女傳》續

篇：「君子謂聶政姊仁而有勇，不怯死以滅名。《詩》云：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可畏之事，唯兄弟甚相懷。」劉

子政亦釋「威」爲「畏」也。「懷」訓「思」，《箋》云：「死喪，可

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鄭用三家義，以申

《傳》訓。○「哀，聚」，《般》、《殷武》同。《說文》繫傳及《玉

篇》引《詩》「原隰摯矣」，云：「摯，聚也。」《大雅》釋文引《釋

詁》：「摯，聚也。」「哀」即「摯」之俗。案此興也，原隰相聚，

高下得其宜，以喻兄弟共處，長幼得其序。《傳》文「求矣」

上奪「兄弟」二字，當補。經言「兄弟求」，《傳》云「求兄弟」，謂思求兄弟，以相救於急難也。

###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傳】脊令，雝渠也。

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傳】況，茲，永，長也。【疏】釋文：「脊，亦作『即』。『即令，雝渠』，

《爾雅·釋鳥》文。俗作「鳴鳴」。《說文》：「雅，石鳥，一名雝渠，一曰精列。『精列』即『脊令』之轉，一物而四名。《正義》引《義疏》云：『脊令，大如鸚鵡，長腳，長尾，尖喙，背上

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是也。』《小宛》篇「題彼脊令，載飛載鳴」，《傳》：「脊令不能自舍，

君子有取節爾。」案兩《傳》竝以不能自舍爲喻。飛鳴行搖，即其不能自舍也。脊令喻兄弟。脊令言飛行不舍兄弟，急

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皆是申明經義。《傳》文「急難」上奪「兄弟」二字，當補。昭七年《左傳》：「晉大夫言於范獻

子曰：「衛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即令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

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弔。況遠人，誰敢歸之？」《左》引《詩》以明「急難」即上章之「死喪」，「兄弟急

難」即上章死喪而懷思兄弟。毛義亦然也。○《皇皇者華》

傳：「每，雖也。」況，《釋文》：「本或作『兄』。」與《桑柔》、《召旻》同。兄，況古今字，古作「兄」，今通作「況」。《晉語》：

「衆況厚之。」又「況固其謀也。」字皆作「況」。韋注云：「況，益也。《書·無逸》：『則皇自敬德。』漢石經殘碑作

「則兄自敬德」，王肅本作「況」，注云：「況滋益用敬德。」訓「況」爲「益」，與《詩傳》訓「兄」爲「茲」，其義一也。茲，滋亦

古今字。古作「茲」，今通作「滋」。《說文》：「茲，艸木多益也。『滋，益也。』《詩傳》訓「兄」爲「茲」，「茲」與「滋」同。言

雖有良朋，徒滋其永嘆而已。『永』訓「長」。嘆，《釋文》作「歎」。長歎朋友之不如兄弟相救於急難，與下章「烝也無

戎」同義。蓋兄弟之情親，而朋友之道疏，義不存乎相救急。《孟子》曰：「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

它，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它，戚之也。」語意相同。

### 兄弟闕于牆，外御其務。【傳】闕，很也。

御，禦，務，侮也。兄弟雖內闕，而外禦侮也。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傳】烝，填；戎，相也。【疏】

《爾雅》：「闕，恨也。」孫炎本作「很」。韋注《國語》：「闕，很

也。《孟子·離婁》篇：「好勇鬪狠，以危父母。」此鬪、狠同義之證。《說文》：「鬪，恒訟也。《詩》曰：『兄弟鬪于牆。』」從門、兒。「兒，善訟者也。」訟，爭也。杜注《左傳》：「鬪，訟爭貌。」竝與「狠」義近。「御，禦」以下十五字，各本作《箋》。《小箋》云：「作《正義》時未誤，今訂正。」《正義》云：「定本經『御』作『禦』，訓爲『禁』。《集注》亦然。俗本以《傳》『禦』爲『御』。」案《正義》禦、御二字互誤。俗本經作「御」，《傳》作「禦」，當是古本《傳》文如是。「御，禦」，《邶·谷風》同。《詩》作「御」，內、外《傳》引《詩》皆作「禦」，故以「禦」釋「御」也。韋昭、杜預注：「禦，禁也。」後人因改此經，《傳》作「禦，禁」耳。「務，侮」，《爾雅·釋言》文。《詩》作「務」，內、外《傳》引《詩》皆作「侮」。「侮」爲本字，「務」爲假借字，故《傳》以「侮」釋「務」也。《周語》：「富辰曰：『古人有言曰：『兄弟讎鬪，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鬪于牆，外禦其侮。』若是，則鬪乃內侮，而雖鬪，不敗親也。』」僖二十四年《左傳》引：《詩》曰：「兄弟鬪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鬪牆爲小忿，外禦侮爲不廢親。此《傳》所本也。又昭元年《傳》：「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虺也可使無吠。』」亦義取「外禦侮」之意。《大

雅·緜》亦作「禦侮」。○「烝」訓「填」，《桑柔》、《瞻卬》傳：「填，久也。」《爾雅》：「烝，塵也。塵，久也。」占填、塵聲同。烝謂之填，填謂之久，烝謂之塵，塵謂之久，其義相因也。「戎，相」，《釋言》文。相助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

友生。【傳】兄弟尚恩熙熙然，朋友以義切切節節

然。【疏】《正義》云：「兄弟之多則尚恩，其聚集則熙熙然。

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切切節節者，相切

磋勉勵之貌。《論語》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注

云：「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此「熙熙」當彼「怡

怡」，「節節」當彼「偲偲」也。定本「熙熙」作「怡怡」，「節節」

作「偲偲」。依《論語》，則俗本誤。然則《正義》本當作「兄

弟尚恩熙熙然，朋友以義切切節節然」十六字。《伐木》正

義亦云：「朋友切切節節。」《釋文》云：「切切然」，一本作

「切切偲偲然」。今各本依定本作「怡怡然」，不作「熙熙

然」。依《釋文》本作「切切然」，不作「切切節節然」，皆是後

人改竄。《大戴禮·立事》篇：「兄弟懽懽，朋友切切。」文

又不同。○案上三章曰「死喪」、曰「急難」、曰「外務」，朋友

不如兄弟。此章言喪亂既平之後，兄弟不如朋友者，愈以

見兄弟之當親。「喪亂既平，既安且寧」，即行燕兄弟內相親之禮，以下三章皆是也。第五章爲承上起下之詞。

賓爾籩豆，飲酒之飫。【傳】籩，陳；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傳】九族會曰和。孺，屬也。王與親戚燕，則尚毛。

【疏】籩、陳疊韻爲訓。陳，讀如《禮》「皆南陳」之「陳」。陳，古「嗽」字。「飫，私」，《爾雅·釋言》文。《湛露》「厭厭夜飲」，《傳》：「夜飲，燕私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

《楚茨》「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傳》：「燕而盡其私恩。」此即「私」字之義。「不脫屨升堂謂之飫」，《傳》既本《爾雅》釋

「飫」爲「私」，而又申明其爲燕私也。《傳》「不」字必「下」字之誤。《燕禮》：「賓北面取俎以出。膳宰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卿大夫皆降，東面北上。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

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此即《禮記·鄉飲酒義》篇「降說屨，升坐」之義也。鄭注云：「凡燕坐必說

屨，屨賤，不在堂也。」《少儀》：「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注云：「祭不跣者，主敬也。燕則有跣，爲歡

也。將燕，降說屨，乃升堂。」毛《傳》「下脫屨升堂」即「降說屨升坐」。《草蟲》傳：「降，下也。」然則《傳》文作「下脫屨

甚顯白矣。《毛詩》作「飫」，張載注《魏都賦》引《韓詩》作「醺」。徐堅《初學記·器物部》：「《韓詩》說：『夫飲之

酒，①不脫屨而即席者，②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

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醺。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客，謂之灑。君子可以宴，可以醺，不可以

沈，不可以灑。」《御覽·飲食部三》引同。又李善注《東都

賦》引《薛君章句》：「飲酒之禮，下跣而上坐者，謂之宴。」

李所據「跣」上有「下」字。《韓詩》云「下跣而上坐」，即《毛

詩》之「下脫屨升堂」也。《衆經音義》卷一及《文選·南都

賦》注引賈逵《國語注》：「下脫屨升堂謂之宴。」賈正合毛、

韓爲一義，今「下」亦誤作「不」耳。是詩爲燕兄弟之樂歌，

則所謂飲酒者，燕禮也。同姓在焉，異姓則否。坐而飲，夜

而飲，不醉無歸，燕私之禮也。《說文·食部》：「飫，燕食

也。《詩》曰：『飲酒之飫。』」本《毛詩》也。今字通作「飫」。

《西部》：「醺，宴私之飲也。」本《韓詩》也。宴私，即燕私。

①「酒」，《清經解續編》本同。古香齋《初學記·服食部·酒十一》作「禮」。

②「席」，《清經解續編》本同。古香齋《初學記·服食部·酒十一》作「序」，《禮部·饗饌五》作「席」。

飫、餽雙聲，字異而義同。《國語·魯語》：「繹不盡飫則退。」舊說云：「飫，宴安私飲也。」《魯語》亦作「飫」，與《毛詩》字義正合。鄭《箋》不用《魯語》之「飫」以申「飫私」之訓，而用《周語》立成之飫爲說，誤解經之「飫」字，并誤解《爾雅》、毛《傳》釋「飫」爲「私」之義。《正義》從鄭申毛，是不可以不辨。○具，俱也。兄弟既具，言已俱在也。「和樂」與下章「和樂」不同義。此「和」讀「民大和會」之「和」，《傳》以九族會爲和，即本《左傳》「召穆公合九族於成周而作詩」以爲說也。《箋》云：「九族，從己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也。」鄭言九族，《葛藟》、《行葦》序箋同。《禮記·喪服小記》篇：「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鄭注云：「己，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殺，謂親益疏者，服之則輕。」案殺之爲言猶治也。上殺五，則爲己、父、祖、曾、高。下殺五，則爲己、子、孫、曾、玄。二五一己，合之則成九族也。九族者，旁殺之義也。旁殺之義，詳於《釋親》矣。其曰「父之昆弟，爲世父、叔父」者，祖之子也。由己而父而旁殺之也。曰「父之從父昆弟爲從祖父」者，曾祖之孫也。由己而父而祖而旁殺之也。曰「父之從祖昆弟爲族父」者，高祖之曾孫也。由己而父而祖而曾祖

而旁殺之，所謂「四世而總」也。曰「族父之子相謂爲族昆弟」，與己同出於高祖，由父之從祖昆弟而下殺之而旁殺之，所謂「五世祖免」也。曰「族昆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與己同出於高祖之父，由父之從祖昆弟之子而下殺之而旁殺之，所謂「六世親屬竭」也。然則父之昆弟、父之從父昆弟，有殺義而無族名。族之名，成於四世矣。九族之義，成於五世矣。五世而外，絕族而稱姓，所謂「姓別於上，而威單於下」也。古者立宗收族，數世以降，子姓衆庶，于是君有合族之道，與燕飲于宗室。己而上，有父之昆弟焉，有祖之昆弟焉，有曾、高之昆弟焉。己而下，有子之昆弟焉，有孫之昆弟焉，有曾、玄之昆弟焉。所謂「旁治昆弟，合族以食」也，所謂「序之以昭穆，而人道竭」也，所謂「群居和壹之理盡」也。「九族會曰和」，此其義也。「孺，屬」，《釋言》文。《管子·形勢解》：「和子孫，屬親戚。」即其義也。《傳》既釋「孺」爲「屬」，而又明「屬」之義云「王與親戚燕，則尚毛」者，親戚，謂兄弟也。《禮記·中庸》云：「燕毛，所以序齒也。」《周禮·司儀》云：「王燕，則諸侯毛。」又《齊語》云：「班次顛毛，以爲民紀統。」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

且湛。【傳】翕，合也。【疏】「翕，合」，《釋詁》文。《大東》、《般》同。《夏小正傳》亦云：「翕也者，合也。」《方言》：「翕，聚也。」「合」與「聚」義相近。《釋文》：「湛，又作「耽」。引《韓詩》云：「耽，樂之甚也。」

宜爾家室，樂爾妻帑。【傳】帑，子也。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傳】究，深；圖，謀；亶，信也。【疏】家室，唐石經作「室家」。帑者，「奴」之假借。鄭

注《中庸》云：「古者謂子孫曰帑。」《正義》云：「上云「妻子好合」，子即帑也。《左傳》曰「秦伯歸其帑」，《書》曰「予則帑戮汝」，皆是子也。」然則此章「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即上章「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之意。爾，爾兄弟也。由燕兄弟，而推及兄弟之室家妻子，至於室家宜、妻子樂，則合族之道盡矣。《思齊》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文王之詩也。《四牡》傳：「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鴻雁》傳：「究，窮也。」「深」與「窮」義相近。「圖，謀，亶，信」，皆《釋詁》文。然，猶是也。於是而深謀之，古人於兄弟之道信如是乎？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疏】今訂正，

辨見下。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疏】李賢注《後漢

書·朱穆傳》引蔡邕《正交論》：「周德始衰，《伐木》有「鳥鳴」之刺。《風俗通義·窮通》篇同。是《魯詩》說以《伐木》為刺詩也。李善注《文選》謝混《遊西池詩》引《韓詩》：「《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為文。」又注潘岳《閒居賦》以「勞者歌其事」為《韓詩序》。《初學記·樂上》及《御覽·樂十一》引《韓詩》：「飢者歌食，勞者歌事。」其詳略不同，而韓與毛義相近。

伐木丁丁，【傳】興也。丁丁，伐木聲也。鳥

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傳】嚶嚶，驚懼也。幽，深；喬，高也。君子雖遷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傳】矧，況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疏】「伐木丁丁」，一興也。「鳥鳴嚶嚶」以下，又一興也。鳥遷喬木，而不忘幽谷



之鳥，以興君子居高位，而不忘下位之朋友。伐木者，取「須友以成」之義，故二章、三章亦以伐木爲興。《廣韻》：「杙，伐木聲。」「丁」同「杙」。○「嚶嚶，驚懼」，《傳》言鳥驚懼而作其聲嚶嚶然。嚶實鳥鳴之聲，故下文「嚶其鳴矣」不謂驚懼也。《箋》云：「丁丁，相切直也。嚶嚶，兩鳥聲也。」《爾雅·釋訓》：「丁丁，相切直也。」《釋詁》：「嚶嚶，音聲和也。」《文選·東京賦》、《笙賦》注作「嚶嚶」，今本《爾雅》誤作「嚶嚶」。「丁丁」下又誤衍「嚶嚶」二字。鄭《箋》非原本，轉寫者依誤本《爾雅》改之也。毛以「鳥鳴嚶嚶」連下讀，鄭以「丁丁」、「嚶嚶」連言，非毛義。「幽，深」，《釋言》文。《孟子·滕文公》篇：「吾聞『出于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趙注以幽谷爲深谷。「喬，高」，《釋詁》文，《時邁》同。《傳》云「君子雖遷於高位」釋「遷于喬木」句，「不可以忘其朋友」釋「求其友聲」句。經言喻義，《傳》則言其正義也。《文選》張華詩「屬耳聽鸛鳴」，李注引《詩》：「鸛其鳴矣。」《玉篇》：「鸛，黃鳥也。」引《詩》亦作「鸛」。唐人用「鸛出谷」命題，蓋本諸此。桐城徐璈以爲三家舊義。①《文選》補衡《鸛鳴賦》、顏延之《謠曲水詩》注引《韓詩章句》云：「鳥，微物也。」○「矧，況」，《釋言》文。《賓之初筵》、《抑》箋竝云：「矧，況也。」「況」即《常棣》、《召

旻》、《桑柔》之「兄」字。兄，茲也。《說文》：「矧，況也。」段注云：「況，當作『兄』。『兄』者，增益之矧。其意爲益，其言爲矧。俗作『矧』。『伊，猶是也。伊人，是人也。終，猶既也。言求友情切，懇誠發乎中，則神明聽之，既和且平也。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辭意略同。此詩曰『終和且平』，《那》曰『既和且平』，是『終』與『既』同也。」

伐木許許，醕酒有藇。【傳】許許，柿貌。

以筐曰矲，以藪曰滑。藇，美貌。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傳】羜，未成羊也。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傳】微，無也。於粲洒埽，陳饋八簋。【傳】粲，鮮明貌。圓曰簋。天子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傳】

①「徐」，原作「張」，據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愛日軒刻本、徐子靜本改。

咎，過也。【疏】許，後漢書·朱穆傳及家訓·書證篇、《初學記·器物部》作「澣澣」，《說文》作「所所」，云：「伐木聲。」所，本字。許，澣皆假借字。《傳》云「柿兒」，「柿」即「杙」之隸變。《廣韻》云：「杙，斫木札也。」《衆經音義》卷十八云：「江南名杙，中國曰札，山東名朴豆。」引《說文》：「杙，削木朴也。」朴，木皮也。木皮謂之朴。削木皮謂之札，又謂之杙。今江蘇人謂所斫木皮曰木杙，讀如「肺肝」之「肺」，即玄應所云「江南名杙」也。杙，蒲貝反。○《六書故》「澣」下、「灑」下兩引《傳》以「匡曰醺」，「匡」與「筐」通。《說文》：「醺，下酒也。」凡作酒者，以筐澣酒，是謂之醺。下，猶澣也。又《說文》：「簋，竹器也，可以取蠶去細。」醺、簋聲義皆同。經言醺，《傳》必兼云「以藪曰澣」者，蓋探下章「有酒澣我」作訓也。下章《傳》：「澣，茜之也。」茜之，謂以藪澣之，是謂之澣也。藪者，「藪」之誤。《詩異義》云：「段氏《說文注》曰：「筐者，盛飯之器，較細。藪者，澣澣之器，較麤。」藪，今人謂之搜箕，皆可以澣酒。『藪』誤作『藪』。《正義》云『草』，甚謬，未聞草可名藪，草可澣酒也。縮酒用茅，其事非澣酒也。」《初學記·器物部》引《傳》：「藪，美也。」免疑今本作「兒」乃「也」字之誤，《釋文》亦作「也」字。「藪，音敘」，謂次敘之美也。《玉篇》：「藪，

酒之美也。」引《詩》作「藪」，亦作「醺」。《說文》無「藪」，「醺」字。○《爾雅·釋畜》：「未成羊，羴。」《傳》所本也。《說文》：「羴，五月生羔也。」云「天子謂諸侯同姓稱父，異姓稱舅」者，《覲禮》：「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此大邦稱伯，小邦稱叔。《曲禮》：「五官之長曰伯，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九州之長，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此二伯較大於方伯，故二伯稱伯，方伯稱叔。毛《傳》不言伯叔，則渾言稱父稱舅耳。其云「諸侯謂大夫同姓稱父，異姓稱舅」者，《正義》引：「莊十四年《左傳》鄭厲公稱原繁伯父。又隱五年《傳》隱公稱臧嬴伯叔父，服、杜注云：「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禮記·祭統》衛孔悝鼎銘「公曰叔舅」，其稱伯舅，未聞也。」案此《傳》釋「諸父」兼釋「諸舅」，國君，統天子、諸侯言。詩詠天子燕耳，諸侯已連而及之，而并下及大夫、士者，此即《序》所云「自天子至庶人，皆須友以成」之義也。寧，猶胡也。胡，何也。適，之也。何之不來，言必來也。《式微》傳：「微，無也。」《式微》之「微」訓「無」，「無與有」對文。「微我」之「微」訓「無」，「無與勿」同義。二《傳》訓同意別。無我弗顧者，勿弗顧我也。無我有咎者，勿有咎

我也。皆幸其來之之詞。我，王自謂我也。通章七「我」字同。○《釋文》云：「於，如字。」《箋》、《疏》竝同。「音鳥」，作歎詞者，非也。《桑中》傳：「爰，於也。」「於」與「爰」皆發聲。《傳》云「粲，鮮明兒」，「兒」當作「也」。此言洒埽之鮮明，非形容洒埽也。《釋文》作「鮮明也」，不誤。鮮明，猶言清淨也。《說文》：「簠，黍稷方器也。」「簠，黍稷圓器也。」《周禮·舍人》注云：「方曰簠，圓曰簠。」所傳聞異也。《傳》云「圖曰簠」，與鄭合，而與許不同。或疑《傳》依《周禮》增入，《釋文》、《正義》皆無此三字。「天子八簠」，據詩為天子之燕而言也。《聘禮》：「堂上八簠。」《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簠。」是諸侯燕群臣及他國之使臣皆八簠。天子之燕與侯國同也。《明堂位》云：「周之八簠。」簠盛黍稷。八數者，周之制。《膳夫》「凡王之饋」，鄭注云：「進物於尊者曰饋。」《爾雅》：「咎，病也。」「過」與「病」義相近。

伐木于阪，醕酒有衍。【傳】衍，美貌。籩

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傳】餱，食也。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傳】湑，舊之也。酤，一宿酒也。坎坎鼓我，蹲蹲舞我。

【傳】蹲蹲，舞貌。迨我暇矣，飲此湑矣。【疏】《車

鄰》傳云：「阪者曰阪。」衍，美貌，衍謂多溢之美也。「兒」亦當作「也」，字之誤。○《伐柯》傳：「踐，陳列兒。」《箋》因上章速諸父、諸舅，故兄弟兼異姓言。案鄭說非也。《周禮》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故《詩》言燕飲，召族人飲酒之禮，諸舅乃兼及之耳。下文云「有酒湑我，無酒酤我」，《箋》：「族人陳王之恩。」鄭亦以酒為族人設矣。同姓之臣，親為兄弟，則誼為朋友。上章《傳》「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是宗族亦有朋友也。《沔水》傳：「兄弟，同姓臣也。」《葛藟》刺桓王棄九族，其詩曰「終遠兄弟」；《類弁》刺幽王不親九族，其詩曰「兄弟匪他」；「兄弟具來」；《角弓》刺幽王不親九族，其詩曰「此令兄弟」；「不令兄弟」；《行葦》內睦九族，其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皆謂兄弟為九族之親，不為異姓矣。「餱，食」，《爾雅·釋言》文。《說文》：「餱，乾食也。」依「乾餱」言，故云「乾食」為餱，其實餱即食耳。愆，過也。《漢書·宣帝紀》：「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

①「夫」，原作「人」，據阮刻《周禮注疏》改。

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又《薛宣傳》：「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其下亦引此詩。顏注云：「言無恩德，不相飲食，則闕乾餱之事爲過惡也。」○《傳》云「湑，茜之也」者，《釋文》：「茜，所六反。」《天官·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注云：「蕭，字或爲茜。」茜，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浚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說文》：「茜，下引《春秋傳》作「無以茜酒」。古茜，縮聲同。茜酒者，自沃酒於茅上，非謂茜爲茅也。毛《傳》訓「湑」爲「茜」，與鄭大夫訓「縮」爲「浚」意同。《箋》：「王有酒則浚茜之。」《鳧鷖》箋：「湑，酒之浚者也。」《甸師》注：「縮酒，浚酒也。」鄭不誤。《釋文》：《正義》竝以茜爲蕭茅，大誤。云「酤，一宿酒也」者，《說文》：「酤，一宿酒也。」「醴，酒一宿孰也。」此詩以湑、酤對文，猶《行葦》篇以酒、醴對文。《韓詩》謂醴爲有汁滓者，酤與醴一酒也。然則有汁滓者謂之酤，滲去其汁滓者謂之湑。一宿，言易孰耳。徐鍇以今之雞鳴酒當之，非也。「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此倒句也。我有酒則湑之，我無酒則酤之。言有酒，用其滲去

汁滓之酒，無酒，則用有汁滓者也。汁滓之酒，禮非常設，故下文但云「飲此湑矣」，不更及酤也。《箋》：「酤，買也。」《說文》：「一曰：酤，買酒也。」《漢書·食貨志》魯匡釋《詩》「有酒酤我」，亦訓爲「買酒」，俱本三家《詩》義。○坎坎者，「鞀鞀」之假借。《釋文》引《說文》作「鞀」，云：「舞曲也。」今本《說文》作：「鞀，餘也，舞也。樂有章，从章，从彡，从攴。《詩》曰：「鞀鞀舞我。」許合下句而言，猶「東方昌矣」、「犬夷咽矣」之例。黃公紹《韻會》引《繫傳》本作「鞀鞀鼓我」，或「鼓」字據今本改之也。蹲，當作「鞀」，《釋文》：「本或作「鞀」。」《說文·士部》：「鞀，舞也。《詩》曰：「鞀鞀舞我。」《爾雅》：「坎坎、鞀鞀，喜也。」其字皆作「鞀」可證。案上句言鼓，下句言舞，舞與鼓相應也，故許以「舞」詁「鞀」，亦詁「鞀」，其意實同。「坎坎鼓我，鞀鞀舞我」，言我爲之擊鼓則坎坎然，我爲之興舞則鞀鞀然，亦倒句也。○案此詩分章各本皆誤。《正義》標起止亦誤。胡承珙《後箋》云：「凡《傳》、《箋》下《疏》語統釋一章者，例置每章之末。今總十二句爲一疏，作三次申述。又《序》下疏指「伐木許許」爲二章上二句，「伐木于阪」爲卒章上二句。又指諸父、諸舅爲二章，「兄弟無遠」爲卒章，是《正義》本自作三章，章十二句。各本作六章章六句者，阮氏《校勘記》以爲

其誤始於唐石經合併經注，正義時又誤改標起止耳。今據以訂正。凡毛、鄭分章異同，《關雎》、《思齊》、《行葦》、《閟宮》、《故言》、《舊說》，必著明之。此不言異同，毛、鄭分章皆如是也。」

### 《天保》六章，章六句。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疏】此臣下報君上之詩，所以答前篇《伐木》之意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傳】固，堅也。俾

爾單厚，何福不除？【傳】俾，使；單，信也。或

曰：單，厚也。除，開也。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傳】庶，衆也。【疏】保，安也。定，止也。爾，爾君上也。

《爾雅》：「堅，固也。」堅爲固，固亦爲堅，轉相訓也。此皆

臣下歸美君上，以推本於天之所命，則通篇十「爾」字皆指

君上也。《韓詩外傳》云：「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

人之甚固也。」《韓詩》泛言人，與毛異。○「俾，使」，《綠

衣》、《蕩》同。古祇作「卑」，下同。「單」有「信」、「厚」兩訓，

皆「單」之假借也。《桑柔》正義及《潛夫論·慎微》篇引

《詩》作「寬」。《爾雅》：「寬，信也。寬，厚也。」《傳》據《爾雅》「寬」作兩訓。信厚者，言信乎有厚也。「單，厚」者，單亦厚也。「單厚」與下文「多益」皆合二字成義，謂受福之厚益。【除】訓「開」，《爾雅》：「開，闢也。」「闢」與「除」亦轉相訓。「庶，衆」，《爾雅·釋詁》文。《傳》爲全《詩》通訓也。以「發聲」，「以莫不庶」，莫不庶也。「以莫不興」，莫不興也。「以莫不增」，莫不增也。凡全《詩》多用「以」字爲發聲，例此。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

祿。【傳】戩，福；穀，穀；罄，盡也。降爾遐福，維

日不足。【疏】「戩，福」，《釋詁》文。戩，古讀如晉。

《易·晉》：「九三，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是「晉」有「進福」之義。今國朝稱王妻曰「福晉」，位在夫人之

上，此古遺語與？「穀，祿」，《釋言》文。穀，祿疊韻。「罄，

盡」，《釋詁》文。罄之爲言竟也，與《蓼莪》訓同義別。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

如陵。【傳】言廣厚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

曰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疏】興，讀《中

庸》「寶藏興焉」之「興」。山、阜、岡、陵，喻福祿之廣厚，山、

岡一類也，阜、陵一類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

陵」，皆《爾雅·釋地》文。《傳》釋「阜」、「陵」而必兼引「高平曰陸」者，以明阜、陵亦地之高平者也。李巡注云：「高平，謂土地豐正名爲陸，土地獨高大名曰阜，最大名爲陵。」《說文》：「陸，高平地。」「阜，大陸山無石者。」今通作「阜」。《北堂書鈔·地部一》引《韓詩》云：「積土高大曰阜。」《說文》：「陵，大阜也。」《文選·長楊賦》注引《韓詩》云：「四平曰陵。」《廣雅》：「四隕曰陵。」隕，平隕也。四隕即四平，皆所謂大阜也。《箋》云：「川之方至，謂其水縱長之時也。」鄭讀「方」與「旁」同。增，益也。

吉蠲爲饔，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傳】吉，善；蠲，潔也。饔，酒食也。享，獻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事也。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傳】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卜，予也。【疏】「吉，善」，《標有梅》同。《釋文》：「蠲，舊音圭。」《周禮·蜡氏》注：「蠲，讀爲「吉圭惟饔」之「圭」。圭，繫也。」《士虞禮》注引《詩》作「吉圭爲饔」。或鄭用《韓詩》作「圭」也。古圭、蠲聲同。「饔，酒食」，《爾雅·釋訓》文。《說文》：「饔，或作「饔」，或作「糒」。」《天保》、《洞酌》作「饔」，《玄鳥》作「糒」。《七月》、《甫田》、《大

田》箋：「喜，讀爲饔。」凡黍稷爲酒爲食，是曰饔也。「享，獻」，《釋詁》文。《我將》、《載見》同。《說文·高部》：「高，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篆文作「高」。今作「享」者，隸寫之變。《爾雅》：「享，孝也。」是孝亦享也。《爾雅·釋天》：「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此釋四時之祭，《傳》所本也。《繁露·四祭》篇云：「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所生孰而祭其先祖父母也，故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此言不失其時，以奉祭先祖也。過時不祭，則失爲人子之道也。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禴者，以四月食麥也；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此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祭義》篇云：「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机實，①冬上敦實。豆實，韭也，春之所始生也。尊實，醴也，夏之所受初也。机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敦實，稻也，冬之所畢孰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司也。夏約故曰禴，貴所受初也。先成故曰嘗，嘗言甘也。畢孰故曰烝，烝言衆也。奉四時所受於天者而上之，爲上祭，貴天賜，且尊崇廟也。」案此皆本《周禮》爲

①「机」，《清經解續編》本、宋本《春秋繁露》同，蘇輿《春秋繁露義證》作「机」。下「机」同。

說。「杓」與「禴」同。《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杓，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鄭注云：「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杓，以禘爲殷祭。」《詩·小雅》曰：「杓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祭統》注亦謂「春杓、夏禘、秋嘗、冬烝，夏、殷時禮」，然則夏、殷之禘，即爲四時祭之一，而周則四時祭之外，更有禘又有祫，與夏、殷不同。說詳《閟宮》篇。蓋禮制出自周公，故《大宗伯之職》：「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詩》義與《周禮》合。公，讀爲功，「嵩高」傳：「功，事也。」《靈臺》、《江漢》、《酌》「公」皆訓爲「事」。○經言「君」，《傳》云「先君」，先君即先王也。《祭統》云：「尸在廟中，則全於君。」又《郊特牲》云：「尸，神象也。」皆《傳》所本也。《周禮·守桃》：「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鄭注云：「尸當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卜，予」，《釋詁》文。《楚茨》篇「神嗜飲食，卜爾百福」，《箋》：「卜，予也。」文義與此同。「吉蠲爲饌，是用孝享」，以爲酒食，「以享」也。「禴祠烝嘗，于公先王」，「以祀」也。「君曰卜爾，萬壽無疆」，「以介景福」也。文義與《楚茨》首章亦合。爾，爾主人也。《箋》云：「尸緇主人，傳神辭也。」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傳】弔，至；詒，遺

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傳】質，成也。群黎百姓，徧爲爾德。【傳】百姓，百官族姓也。【疏】「弔，至」，與《節南山》訓同義別。至，謂神靈之降至也。【傳】訓「遺」，《北門》傳云：「遺，加也。」「質，成」，《釋詁》文，《縣》、《抑》同。成，當讀「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之「成」。用，以也。日以飲食，此民成之實也。飲食者，民之大欲所存。○《傳》云「百姓，百官族姓也」者，《楚語》：「民之微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韋注云：「百姓，百官受氏姓也。」古者功臣世官則受之以姓，其支子爲庶姓，則分之以族。百官族姓，謂百官各有其族，亦各有其姓也。《左傳》：「襄三十一年，公孫揮能辨於其大夫之族姓。昭三十年，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書·呂刑》云：「官伯族姓。」族姓，猶氏姓也。「徧爲爾德」，言能廣徧君上之德，是質成之驗也。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傳】恒，弦，升，出也。言俱進也。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傳】騫，虧也。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疏】《釋文》：「恒，本又作『緇』。」定本「緇」字作「恒」。「緇」即「緇」

之省。恒，古文假借也。《傳》訓「恒」爲「弦」。恒者，月上弦之貌。《考工記·弓人》：「恒角而短」，鄭司農讀「恒」爲「絛」之「絛」。恒讀爲絛，與此同。《傳》訓「升」爲「出」者，《匏有苦葉》傳：「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始出，即始升也。《箋》云：「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此鄭申《傳》「言俱進」之義也。「不騫不崩」，《閟宮》「不虧不崩」，是騫爲虧也。《爾雅》：「虧，毀也。」《生民》傳：「茂，美也。」《權輿》傳：「承，繼也。」

### 《采薇》六章，章八句。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疏】後漢書·西羌傳：「文王爲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賓服。乃率西戎，征殷之畔國，以事紂。」《逸周書·敘》：「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玁狁，謀武以昭威，懷作武稱。」與《詩序》同。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傳】薇，菜；作，生

也。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傳】玁狁，北狄也。【疏】「薇，菜」，《草蟲》同。詳《草蟲》篇。「作，生」，《天作》同。《無衣》傳：「作，起也。」《駟》傳：「作，始也。」訓別而義同。蓋同者，其字義則一，別者，所因之文不同也。○《說文》無「玁狁」，《釋文》「本或作「獫狁」」是也。「獫狁，北狄」，《箋》云：「北狄，今匈奴也。」《史記·匈奴傳》：「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晉灼注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案大王事葷粥，則殷亦稱葷粥。殷周又爲獫狁，秦漢皆爲匈奴，隋唐爲突厥。古雍州地，其北皆狄，總謂之北狄。春秋時白狄，亦其類也。《史記·周本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漢書·匈奴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此三家舊說，以《采薇》爲懿王時詩。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傳】柔，始生也。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傳】聘，問也。【疏】《箋》



云：「柔，謂胞胎之時。」此申《傳》「始生」之義。《箋》：「烈，憂貌。」《廣雅》：「烈，憂也。」烈與「烈」同。《王·揚之水》傳云：「戍，守也。」聘，問。《爾雅·釋言》文。隱九年《穀梁傳》、《荀子·大略篇》皆云：「聘，問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傳】剛，少而剛也。

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傳】陽，歷陽月也。王

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傳】疚，病；來，至也。【疏】《傳》「少而剛也」上奪一

「剛」字，今依《小箋》補。《箋》云：「剛，謂少堅忍時。」陽爲

陽月，《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正月，謂周六月，夏

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是自四月以至十月皆爲陽月。詩

末章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是

歷敘成役所經之月，故《傳》云：「歷陽月也。」《杕杜》云：

「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是其義也。此《箋》及

《杕杜》箋皆主《爾雅》「十月爲陽」之說，與毛訓實同。

○《箋》云：「處，猶居也。」啟處，即啟居，承上章以釋下章

也。《九罭》二章「於女信處」、三章「於女信宿」，「宿，猶處

也。」《小明》四章「無恒安處」、五章「無恒安息」，「息，猶處

也。」《傳》皆依上下同義爲訓。《四牡》「不皇啟處」，《傳》

云：「處，居也。」疚，病，《釋詁》文，《召旻》、《閔予小子》同。「來，至」，《釋詁》文。我，我戎役也。《杕杜》云：「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詩義正同。《爾雅·釋訓》：「不羸，不來也。」《說文·來部》亦引《詩》曰「不羸不來」也。疑「不來」古本《詩》有作「不羸」者與？姑備記於此。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傳】爾，華盛貌。

常，常棣也。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

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傳】業業然壯也。捷，勝也。【疏】爾，讀爲爾，假借字

也。《說文》：「爾，華盛。《詩》曰：『彼爾維何？』」或許所

據《毛詩》作「爾」也。《載驅》：「瀾瀾，衆也。」《新臺》：「瀾

瀾，盛兒。」凡從爾聲之字，竝有衆、盛之義。常棣，一名常，

又名移，詳《常棣》篇。《箋》云：「此言『彼爾』者，乃常棣之

華，以興將率車馬服飾之盛。」○《汾沮洳》傳：「路，車也。」

路謂乘車，下文乃言兵車耳。或者天子命軍帥自乘乘車，

餘師旅乘戎車。《采芣》方叔受命而爲將，詩云：「方叔率

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攸

革。」方叔乘路車不乘戎車，此其義。《箋》云：「君子，謂將

率也。《蒸民》「四牡業業」，《傳》：「業業，言高大也。」壯即高大之意。「捷，勝」，《釋詁》文。三捷，未聞。文十三年《左傳》：「季文子賦《采芣》之四章。」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傳】騤騤，彊也。腓，辟也。四牡翼翼，象弭魚服。【傳】翼翼，閑也。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紒也。魚服，魚皮也。豈不日戒？玁狁孔棘。【疏】《傳》云「騤騤，彊」者，彊，馬彊盛也。《六月》「四牡騤騤」無《傳》，義同也。腓，讀與「辟」同。其字作「腓」，其意爲「辟」，此謂假借也。《生民》「牛羊腓字之」，《傳》：「腓，辟也。」亦假「腓」爲「辟」。「君子所依」，謂依於車中者也。依，猶倚也。小人，謂徒兵。辟，辟於車下者也。王肅述毛「所以辟患」，亦此意也。云「翼翼，閑」者，「閑」當作「閒」。《車鄰》《傳》：「閒，習也。」《廣雅》：「翼翼，和也。」閒、和義相近。《采芣》「四騤翼翼」，義當同。○《爾雅·釋器》：「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孫注云：「緣，謂繫束而漆之。弭，不以繫束，骨飾兩頭者也。」《爾雅》釋「弭」但言「無緣」，不言「弓末」，實則無緣之弓，其末必飾象骨，用則或張或弛。僖二十三年《左傳》「左執鞭弭」，杜

注：「弭，弓末無緣者。」《既夕禮·記》「弓矢之新，沽功。有弭飾焉，亦張可也」，鄭注：「弓無緣者謂之弭，弭以骨角爲飾，亦使可張。」案《左傳》、《既夕》之弭皆是弛弓，《詩》謂之「象弭」，弭謂無緣弓，象弭謂有象骨飾弓末，故《傳》云「弓末」，末謂兩頭也。《詩》之弭亦是弛弓，故《傳》云「弓反末」，「反」讀如「翩其反矣」之「反」，反猶弛也。弭弛，則其末之象骨可以任解紒之用，故《傳》云：「弓反末所以解紒。」「弓」釋「弭」，「末」釋「象」，反所以解紒總釋象弭之用，則《傳》文「弓反末所以解紒也」八字當作一氣讀。各本「弓反末」下衍「一也」字，失其理矣。《箋》云：「弭，弓反末斲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紒，宜滑也。」《說文》云：「弭，弓無緣可以解轡紛者。」鄭、許皆足以申成《傳》義。《釋文》：「解紒，本又作「紛」，芳云反。」毛《傳》古本當作「解紛」。《箋》申《傳》作「解轡紒」，「紒」字不見於《說文》。經典中唯《士冠禮》采衣紒、主人紒作「紒」，古文本作「結」。鄭於《周禮·追師》、《弁師》注、《禮記·裸記·禘記》注、《儀禮·士冠》、《士喪》、《少牢饋食》注皆有「紒」字。今本毛《傳》必是涉《箋》致誤。《傳》云「魚服，魚皮」，疑「服」字當衍。《傳》不解經「服」字，故《箋》申之云：「服，矢服也。」閔二年《左傳》「歸夫人魚軒服」，注：「魚，獸名。」《義疏》云：

「魚，獸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人以爲弓韃步义者也。其皮雖乾燥，爲弓韃矢服經年，海水將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則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氣自相感也。」○《釋文》：「曰，音越。又人栗反。」案「人栗反」是也。《箋》云：「豈不日相警戒乎？誠日相警戒也。」「日」爲「日月」之「日」，作「子曰」之「曰」非。棘，急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

霏霏。【傳】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行道遲

遲，載渴載飢。【傳】遲遲，長遠也。我心傷悲，

莫知我哀。【傳】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

【疏】《釋文》引《韓詩》云：「昔，始也。」楊柳，蒲柳合二字爲一木，若杞柳之爲柜柳也。楊柳，名楊，《爾雅》「楊，蒲柳」是也。蒲柳一名蒲，《揚之水》箋「蒲，蒲柳」，宣十二年《左傳》注「蒲，楊柳」是也。《王風》正義引《義疏》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葉，皆可以爲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又以爲箕籜之楊也。」《車鞳》「依彼平林」，《傳》：「依，茂木兒。」茂木謂之依，重言曰依依。《文選》潘

岳《金谷集作詩》注引《韓詩章句》云：「依依，盛貌。」來思「與「往矣」對文，思猶矣也。《漢廣》傳云：「思，詞也。」《出車》篇同。「霏霏，甚也」，「也」當作「兒」。《北風》「雨雪其霏」，《傳》：「霏，甚兒。」重言之曰霏霏。《廣雅》云：「霏霏，雪也。」始見楊柳而往，及雨雪而來，此遣戍北狄之詞也。《白虎通義·三軍》篇：「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即引此詩。○「遲遲，長遠」，言歷道之長遠也。渴飢，一章云「飢渴」，皆言其戍役之情苦。我，戍者自我也。「我心傷悲，莫知我哀」，此道人之情也。《杕杜》傳云：「室家踰時則思。」又云：「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此皆能盡人之情也。君子如此，故人忘其死。《東山》序云：「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彼《序》與此《傳》同。《鹽鐵論·備胡》篇作「莫之我哀」，或本三家異字。

《出車》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還率也。【疏】《采薇》序云：「《出

車》以勞還。」勞還將率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傳】出車，就馬於牧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傳】僕夫，御夫也。王事多難，維其棘矣。【疏】我，我將率也。「我出我車」，我出車也，與「我將我享」句法相同。《傳》云「出車，就馬於牧地」者，《荀子·大略篇》：「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詩》曰：「我出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傳》義正用師說。《鹽鐵論·散不足》篇亦云：「占者天子有命，以車就牧。」牧地者，放牧之地也。《駟篇》駟駟牡馬，在坰之野，《傳》：「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牧之坰野則駟駟然。」是牧地自在遠郊外。天子遠郊百里，百里內六鄉，百里外六遂，而六遂餘地直達於畿。其間皆有閒隙可以放牧，故《駟》詩以遠野爲牧地。此篇上章言牧，下章言郊，則牧即在郊外，是又不必在遠野也。天子六軍，出於六鄉，亦出於六遂。《柴誓》：「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成國三軍，亦出郊遂之中，與王畿同制。《齊語》云：「卒伍整于里，軍旅整于郊。」亦其義也。自，從也。「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謂我之來，從天子所，奉天子命，出爲將率也。

○《周禮》：「戎僕掌馭戎車」，注：「師出，王乘以自將也。」《馭夫》：「掌馭從車」，注：「從車，戎路之副。」《校人》：「掌王馬之政，三皐爲馭，馭馭夫。六馭爲廐，廐一僕夫。」案天子僕夫當即是戎僕，與馭夫別官。天子自將乘戎車，其僕夫爲戎僕，又有馭夫之副。若天子命將率乘戎車，其僕夫即馭夫，更無戎僕之官，故《傳》以僕夫爲御夫也。「御」與「馭」通。成十八年《左傳》：「程鄭爲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群駟知禮。」襄十六年《傳》：「虞丘書爲乘馬御」，杜注：「乘馬御，乘車之僕。」是諸侯僕夫或名「乘馬御」矣。《國語》謂之「贊僕」。○維，發聲。凡言「維其」，其也；「維以」，以也；「維此」，此也；「維彼」，彼也；「維何」，何也。「維」皆發聲。有「維其」用在句中者，《綠衣》曰「曷維其已」，《十月之交》曰「則維其常」是也。有一句「維其」分用者，《烈文》曰「維皇其崇之」，《我將》曰「維天其右之」是也。有連句中上言「維」，而下言「其」者，《無羊》曰「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犝」是也。「維」，「其」連文，它皆放此。棘，急也，獫狁急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旐旐斯，胡不旆旆？【傳】龜蛇曰旐。

旄，千旄。鳥隼曰旟。旒旒，旒垂貌。憂心悄悄，僕夫況瘁。【疏】邑外曰郊，郊即牧也。《周語》：國有郊

牧，韋注云：「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箋》云：「牧地在遠郊。」○龜蛇曰旐，《周禮·司常》文，《桑柔》同。云

「旐，千旐」者，《千旐》傳：「注旐於千首。」凡旗之干皆有

旐，則旐與旗同也。「鳥隼爲旟」，亦《司常》文，《千旐》、《桑

柔》同。案此乃師旅之所建也。若天子諸侯之旗，有錯革

鳥，旐則有繼旐，說詳《六月》篇。胡，何也。《采芻》：「其旂

淠淠」，《傳》：「動也。」《泮水》：「其旂茷茷」，《傳》：「言有法

度也。」竝與「旐旐」同。楊雄《甘泉賦》云：「騰清霄而軼浮

景兮，夫何旐旐郅偁之旖旎也？」郅偁即指千旐，旖旎即指

旒垂，正與《傳》合。旒，古作「流」。○《邶·柏舟》傳云：

「悄悄，憂兒。」況，古作「兄」。兄，茲也。《北山》：「或盡瘁事

國」，彼《傳》云：「盡力勞瘁，以從國事。」況瘁，盡瘁皆二字

平列義同。《楚辭·九歎》云：「顧僕夫之憔悴。」又云：「僕

夫憔悴。」竝與《詩》「況瘁」同。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

央央。【傳】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方，朔

方，近獫狁之國也。彭彭，四馬貌。交龍爲旂。央

央，鮮明也。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獫狁于襄。【傳】朔方，北方也。赫赫，盛貌。

襄，除也。【疏】王爲殷王，文王爲西伯時殷王紂也。《王

制》：州有伯，八州八伯。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

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州伯屬於二伯，文王西伯，

南仲州伯，故《傳》云「南仲，文王之屬」也。《漢書·古今人

表》作「南中」，與召虎、方叔同列，而文王時無南仲。班以

此南仲與《常武》南仲爲一人，從《魯詩》說也。《匈奴傳》及

《鹽鐵論·繇役》篇，《出車》與《六月》皆以爲宣王時詩，當

亦從魯義。而《史記》又以厲入襄王者，恐司馬遷記憶之誤

耳。《後漢書》馬融疏亦云：「獫狁侵周，周宣王立，中興之

功，是以「赫赫南仲」，載在《周詩》。」馬治《毛詩》，而亦兼取

三家。○《傳》云「方，朔方」，而又申之云「近獫狁之國」者，

欲知朔方，當先求獫狁之國矣。殷周之際，獫狁迫近中夏，

大王辟狄去邠，邠之北爲狄所竄處。文王都岐山之南，而

岐山之北有密須國，涇北有阮國、共國。阮、共二國之北，

亦必狄所荐居。然則南仲往城之方，其去涇北不遠也。

《六月》「侵鎬及方」，《箋》：「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鄭

意謂《六月》之方即《出車》之方。《六月》之鎬方，當在今甘

肅平涼府固原涇州鎮原開。宣王北伐至大原，即文王時所城朔方之地，故《漢書·匈奴傳》、《衛青傳》必連引兩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大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矣。《鹽鐵論·繇役》篇引《詩》同。又《地理志》：「朔方郡，武帝元朔三年開。」《郡國志》同，不云即《詩》之朔方也。唯《水經·河水》注：「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詩》所謂「城彼朔方」也。」《元和郡縣志》：「夏州朔方縣什賁，故城在縣治北，即漢朔方縣之故城，《詩》所謂「城彼朔方」是也。」魏、唐人言朔方，其說始混。然不知朔方本無定向。《堯典》宅朔方與嵎夷、南交、西爲四表，不謂《書》之朔方即《詩》之朔方，而謂殷周之朔方即漢郡之朔方，必不然矣。漢朔方城在今薩哈賚喀河之南延安慶陽，殷周已屬荒服，焉得北濱河套而築城以禦狄？又不然矣。三代西北疆域地不廣大，自趙武靈王攘北地西至雲中九原，秦始皇使蒙恬席逐匈奴、築長城，漢武帝遣衛青等度西河、歷高闕、收河南、築朔方城，後立朔方郡，皆非三代時疆域所有也。○《傳》以出車就馬，故彭彭爲四馬兒，《北山》、《烝民》皆云：「四牡彭彭。」「交龍爲旂」，《司常》文，《韓奕》同。鄭注《周禮》云：「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爾雅》：「素錦綢杠，纁帛繆，素升龍于繆，練旒九，飾以組，維以

纁。」郭注云：「纁帛，絳也。畫白龍於繆，令上向。」又「有鈴曰旂」，郭注云：「畫交龍於旒。」此皆釋「交龍爲旂」也。上公之旂有升龍、降龍，《爾雅》不言降龍者，略也。《覲禮》「天子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鄭注云：「大旂，大常也。王建大常，繆首畫日、月，其下及旒，交畫升龍、降龍。《朝事儀》曰：「天子建大常，十有二旒。」鄭解大常繆首畫日、月，繆下及十二旒畫交龍。郭釋旂繆畫升龍，九旒畫交龍。唯不畫日、月爲異。此郭與鄭同也。何注宣十二年《公羊傳》云：「加文章曰旂。」畫升龍於正幅之繆與他旂之畫文在旒者，其制殊異，故謂之加文章。是謂之交龍旂，或謂之龍旂，《考工記》「龍旂九旒，以象大火」，《樂記》「龍旂九旒，以贈諸侯」，《覲禮》「侯氏載龍旂弧韞」是也。又謂之大旂，《巾車》「金路建大旂」，《左傳》「魯公分大旂」是也。《詩》於《載見》、《闕宮》、《玄鳥》曰「龍旂」，《出車》及《采芑》、《韓奕》曰「旂」。旂爲交龍旂，交龍旂有鈴，《載見》傳云：「鈴在旂上。」央央，《釋文》作「英英」。「也」當作「兒」。《六月》「帛伐央央」，《傳》云：「央央，鮮明兒。」央央，猶英也。《采芑》句同。○方爲朔方，《傳》又申釋之云：「朔方爲北方。」《爾雅·釋訓》：「朔，北方也。」「赫赫，盛」，《常武》同。《爾雅》：「赫赫，迅也。」郭注云：「盛疾之貌。」舍人

本作「夷夷」，古赫、夷聲通。「襄，除」，「牆有茨」同。「獫狁于除」，言獫狁之難于以除也。《釋文》：「襄，本或作『攘』。」「襄」與「攘」通。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傳】塗，凍釋也。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傳】簡書，戒命也。

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疏】黍稷不榮而實，不為華。華，猶秀也。塗，當作「涂」，今字通作「塗」。

《傳》云「凍釋」，謂雪凍開釋也。《夏小正》：「正月凍塗。《傳》：『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莊子·庚桑楚》篇：

「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管子·五行》篇：「冰水解而凍釋。」《臣乘馬》篇：「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秣稷。百日不秣稷。」尹注云：「陽凍，地上也；陰凍，地下也。」案「黍稷方華」，管城方之始；「雨雪載塗」，管伐戎之始。○《爾雅》：「簡謂之畢。」《說文》云：

「簡，牒也。」凡鄰國有急難之事，則書之於簡，謂之簡書。使臣奉命以戒敕相救，是謂之戒命。簡，戒雙聲也。其時

文王有昆夷之患，故云然也。閔元年《左傳》：「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

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毛《傳》正本《左傳》。《奔命救之》，義亦見《左傳》：「成七年，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人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昭二十三年，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三十二年，魏獻子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疏】嘒嘒，聲也。趯趯，躍也。忡忡，猶衝衝

也。降，下也。俱見《草蟲》篇。《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天性也。喻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既征獫狁，將伐西戎之命，則跳躍而鄉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草蟲鳴，晚秋之時也。此以其時所見而興之。君子，席南仲也。」案聞伐西戎之命在秋月也。○獫狁在涇陽之北，而涇陽以西即為西戎所居。「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言伐獫狁，遂伐西戎耳。《采薇》序：「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箋》云：「文王為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書

大傳：「文王四年，伐犬夷。」犬夷即西戎。鄭注云：「四年伐之，南仲一行，并平二寇。」然則《出車》諸詩自在文王爲西伯四年中事。蓋西戎之患，岐周先罹其害，北狄之禍，涇洛以東皆得恣逞其凶威，故但稱文王伐犬夷。不及獫狁者，就岐周而言之也。《詩》篇中於伐獫狁至再至三，而於西戎止有「薄伐」一語者，陳王事也。伐西戎在獫狁後。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傳】卉，草也。訊，辭也。赫赫南仲，獫狁于夷。【傳】夷，平也。

【疏】七月《傳》云：「遲遲，舒緩也。」卉，草，《爾雅·釋草》文，《四月》同。《方言》：「東越、楊州之間名草爲卉也。」《說文》：「卉，艸之總名也。」艸，草古今字。「卉木萋萋」，言草木皆萋萋然也。《葛覃》：「萋萋，茂盛兒。」是草盛爲萋萋矣。《卷阿》「萋萋」，梧桐盛也。是木盛爲萋萋矣。喈喈，鳴也。祁祁，衆多也。倉庚，采芣，二月時也。《爾雅》：「訊，言也。」正月《傳》：「訊，問也。」此釋「訊」爲「辭」者，謂所生得敵人，而聽斷其辭也。《周禮·小司寇》：「附于刑，用情訊之。求民情，一曰辭聽。辭聽者，聽其辭以獎其罪。」此《傳》義也。《皇矣》「執訊連連」無《傳》，

義與此同。此篇「訊獲」，「獲」字無《傳》，蓋義見《皇矣》也。《皇矣》《傳》云：「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彼《傳》釋「馘」爲「獲」，則此詩「獲」字即爲「馘」之假借字。生者訊之，殺者馘之。醜，衆也。「執訊獲醜」，言執訊馘者衆。此《箋》及《采芣》《箋》竝以「獲」爲「得」，失之。此正言伐西戎之事，自正月凍釋而來，至二月而還歸也。「還歸」與上文「懷歸」，兩「歸」字相應。○《逸周書·大明武》篇「既克和服，使衆咸宜，竟其金革，是謂大夷」，孔注云：「夷，平也。」義與《傳》同。

#### 《杕杜》四章，章七句。

《杕杜》，勞還役也。【疏】《采芣》序云：「《杕杜》以勤歸。」勤亦勞也，勞歸戍役也。

有杕之杜，有皖其實。【傳】興也。皖，實貌。杕杜猶得其時蕃滋，役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疏】《唐風·杕杜》《傳》云：「杕，特兒。杜，赤棠也。」皖，《釋文》作「皖」云「字從白，或從目邊」，非。「皖」訓「實兒」，其義未聞。《說文》云：「牝曰杜。」是杜有



實也。杕杜蕃滋，以反興役夫勞苦，《傳》合下章而總釋之。「有皖其實」，喻子孫多也。「其葉萋萋」，喻室家盛也。皆天性之事。今役夫在外，不得盡天性，是杕杜之不如矣。三章云「陟彼北山，言采其杞」，正以喻役夫之勞苦也。○《采薇》傳云：「陽，歷陽月也。」「征夫遑止」，遑，暇也。王事休息，則征夫閒暇也。此言伐獫狁之事。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傳】室家踰時則思。【疏】萋，猶萋萋也。上章謂冬，此章謂春，詩人歷道其所經，所謂踰時也。《出車》篇云：「春日遲遲，卉木萋萋，薄言還歸。」文義與此同。此兼言伐西戎之事。《傳》云「室家踰時則思」者，蓋室家之情有如是也。《鹽鐵論·繇役》篇：「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此《杕杜》、《采薇》之所為作也。」案《詩》中皆敘踰時期歸之語，故三家《詩》以二詩刺時而作，《毛詩》則以為盡人之情，極道其勞役之苦，室家之意，不泥於文辭，此毛氏之所以獨勝三家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幘幘，四牡瘠瘠，【傳】檀車，役車也。幘幘，敝貌。瘠瘠，罷貌。征夫不遠。【疏】檀可以為輪。察車自輪始，故凡車皆得稱檀車。《大明》檀車，戎車也。此檀車，棧車也。《傳》云「役車」，與《何草不黃》棧車同解矣。《說文》：「幘，車敝兒。」引《詩》「檀車幘幘」，本《傳》訓也。《後漢書·劉陶傳》注引《詩》作「幘幘」，《釋文》引《韓詩》作「纖纖」。《廣雅》：「纖纖，緩也。」本《韓詩》，聲義相近。「瘠瘠，罷兒」，罷，病罷也。《說文》無「瘠」字，云：「瘵，憂也。」疑「瘠」即「瘵」之異體。《說文》又云：「綰，惡絳也。」聲義亦相近。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傳】逝，往；恤，憂也。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傳】卜之、筮之，會人占之。邇，近也。【疏】匪，不；疚，病也。「匪載匪來，憂心孔疚」，言不載來，憂心甚病也。「逝，往」，《二子乘舟》、《東門之枌》同。「恤，憂」，《爾雅·釋詁》文，《祈父》同。云「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

情，以期望之」，以釋經中「期」字，與上章《傳》「室家踰時則思」相應，皆總釋全章，以盡室家之情也。《傳》云「卜之，筮之」者，卜、筮不相襲也。云「會人占之」者，冢上「卜筮偕止」句，以釋經中「會」字。「會言近止」與「會且歸矣」句法相同，「言」與「且」皆語詞。「邇訓近」，近者，不遠也。征夫近與上章征夫不遠，皆所謂「室家之情，以期望之」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芣》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疏】文、武道同。

魚麗于罍，鰾鯨。【傳】麗，歷也。罍，曲梁也，寡婦之筍也。鰾，楊也。鯨，鮫也。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罝羅設。

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大夫不麋不卵，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君子有酒，旨且多。【疏】《傳》云「麗，歷」，「歷」上奪「麗」字。

《釋文》：「麗，力馳反。麗歷也。」《正義》：「時捕魚者施筍於水中，則魚麗歷於罍者。」陸、孔皆以「麗」歷連文，其所見《傳》當不誤。麗歷，猶適歷。《周禮·遂師》「抱歷」，鄭注云：「曆者，適歷，執紼者名也。」賈《疏》云：「稀疏得所名為適歷。」《說文》：「林，稀疏適歷也。」「林」與「歷」同。亦作「歷錄」，《小戎》傳：「檠，歷錄也。」「麗」與「錄」一聲之轉。魚麗歷在罍，言魚在罍錄歷歷然也。《正義》云：「《釋訓》曰：『凡曲者為罍。』是「罍，曲梁」也。《釋器》曰：「媵婦之筍，謂之罍。」是「寡婦之筍」也。《釋訓》注郭璞引《詩傳》曰：「罍，曲梁也。凡以薄取魚者，名為罍也。」《釋器》注：「孫炎曰：『罍，曲梁，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筍。』」然則曲，薄也。以薄為魚筍，其功易，故號之寡婦筍耳，非寡婦所作也。《案》《傳》與《苕之華》傳同。《邶·谷風》傳：「梁，魚梁。筍，所以捕魚也。」《說文》：「罍，曲梁寡婦之筍，魚所留也。」段注云：「蓋曲梁別於凡梁，寡婦之筍別於

凡筍。曲梁者，僅以薄爲之。寡婦之筍，筍之敝者也。《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故言此曲梁寡婦之筍，而魚之多如是。《荇之華》，「大夫閔時也。師旅竝起，因之以飢饉」，言「三星在罍」，則無魚可知也。梁與筍相爲用，故《詩》云「敝筍在梁」，言逝梁必言發筍。○「鰾，揚」，《爾雅·釋魚》無文。《正義》引《義疏》云：「鰾，一名黃鰾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鰾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楊。黃鰾，通語也。」又《釋文》引《義疏》云：「今江東呼黃鰾魚，尾微黃，大者長尺七八寸許。」《說文》：「鰾，揚也。」本《毛詩》說。段注云：「揚，各本从木者，誤。」鰾，鮐，《釋魚》文。郭注云：「今吹沙小魚，體圓而有黑點文。」舍人注云：「鰾，石鮐也。」《正義》引《義疏》云：「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說文》：「鮐，出樂浪潘國。」此別一種，非《詩》之「鰾鮐」也。段注云：「《毛詩》鰾本作「沙」。○《傳》云「大平而後微物衆多」者，魚微物，魚衆多，則萬物盛多可知，此乃大平之所致。《無羊》篇「衆維魚矣，實維豐年」，《傳》：「陰陽和，則魚衆多矣。」意與此同。云「取之有時，用之有道」，所以推明衆多之故，《六月》序所謂「法度」是也。「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以下當有成文。《傳》引庶人用罟四寸人澤梁，以證「魚麗于罟」

之義，而又推廣言之，以美萬物盛多也。草木不折不操，《正義》「操」作「芟」。「士不隱寒」，《釋文》：「隱，本又作「偃」。」「偃」即「堰」字。「庶人不數罟」，《正義》作「總罟」。《集注》「總」作「緩」，緩亦數也。此與《禮記·王制》篇較詳。《逸周書·文傳》、《淮南子·主術》、《賈子·禮》等篇及《荀子·王制篇》文義俱與此略同。○「旨且多」，旨，美也。言君子之酒既美，物且多也。「多且旨」、「旨且有」同「旨多」，旨皆謂酒，且多、且旨，且有皆謂物也，故下三章即承「多」、「旨」、「有」三字而廣言萬物耳。胡承珙《後箋》說。

魚麗于罟，魴鰾。【傳】鰾，鮐也。君子有

酒，多且旨。【疏】魴，易識之魚，不傳。《正義》云：

「《釋魚》「鰾，鮐」，舍人曰：「鰾名鮐。」郭璞曰：「鰾，鮐。」「徧檢諸本，或作「鰾，鰾」，或作「鰾，鮐」，或有本作「鰾，鰾」者，定本「鰾，鮐」，「鮐」與「鰾」音同。」案今《傳》文作「鰾，鮐」，依定本改也。《爾雅》以「鰾」釋「鰾」，以「鮐」釋「鰾」，以「鮐」釋「鰾」，《傳》於「鰾」、「鰾」皆從《爾雅》，則「鰾」下必作「鮐」不作「鮐」，明矣。鮐，即今之烏魚頭有七星者。《說文》：「鮐，鰾也。」「鰾，鮐也。」「鮐名鰾，不名鰾。《爾雅》釋文云：「鰾，字或作「鰾」，《本草》作「鰾」。」「今《神農本草》作

「鰾」，「鰾」即「鰾」之省。《爾雅》之「鰾」或誤作「鰾」，郭景純不從舊讀，遂據誤本之《爾雅》以「鰾」釋「鰾」。《御覽·鱗介部九》引《義疏》云：「《爾雅》曰：『鰾，鰾也。』」陸與郭同，而定本因改此《傳》文「鰾」作「鰾」，其紕繆甚矣。又《說文》云：「鰾，鰾也。」《正義》引或本作「鰾」，疑出三家義，與《爾雅》、毛《傳》異也。郭注《爾雅》云：「鰾，今鰾魚。似鰾而大。」鰾下注云：「似鰾子，赤眼。」是鰾子之赤眼者曰鰾，不赤眼者曰鰾也。陳藏器《本草拾遺》云：「鰾魚似鰾，生江湖間。」

魚麗于留，鰾鰾。【傳】鰾，鰾也。君子有

酒，旨且有。【疏】鰾，鰾，鰾。《釋魚》文。孫炎注云：「鰾一名鰾。」《說文》：「鰾，鰾也。」鰾，鰾也。或作「鰾」。段注云：「鰾也」乃「鰾也」之誤。」案許與《爾雅》、毛《傳》義同也。鰾，一名鰾，一名鰾。《爾雅》釋文引《字林》云：「青州人呼鰾鰾。」謂鰾即鰾也。引《說文》云：「鰾，大鰾也。」謂鰾之大者別曰鰾也。今《說文》「鰾」作「鰾」，同。陶弘景《名醫別錄注》云：「鰾，即鰾也。今人皆呼慈音，即是鰾魚。作鰾，食之。」鰾，亦易識之魚。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疏】物，萬物也。嘉，

善也。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疏】《荀子·大略

篇》：「《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楊倞注云：「指與『旨』同。」此明聘好輕財重禮之義也。《荀子》引《詩》與《序》云「美萬物盛多能備禮」合。《豐年》傳云：「皆，徧也。」《詩述聞》云：「《廣雅》曰：『皆，嘉也。』」皆與「偕」占字通。《荀子》以時宜、敬交、驩欣爲偕，是「偕」與「嘉」同義。」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疏】後箋云：「時」

亦與「偕」、「嘉」同義。《類弁》：「爾酒既旨，爾殽既嘉」、「爾酒既旨，爾殽既時」，《傳》云：「時，善也。」此「時」與「嘉」同義之證也。且此詩嘉、偕、時皆謂政之善，即首章《傳》所云「取之有時，用之有道」也。故《六月》序云：「《魚麗》廢，則法度缺矣。」經文「維其」二字，確是推本萬物盛多之由，猶言維其如是，所以如是。《裳裳者華》「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凡言「維其」者如此，此《詩》文法倒裝耳。《說苑·辨物》篇曰：「天子南面視四星之

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藉，不舉力役。《書》曰：「敬授民時。」《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此解「有」爲「常有」，「時」爲「用之以時」，最合經旨。《左傳》：「襄二十年，季武子如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正義》曰：「物其有矣」者，謂言魚有鰾、鯨、魴、鯉，并有旨酒也。「維其時矣」者，注云：「大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萬物莫不多也。」此可以補《詩疏》所未及，而物不專指魚，時謂取之有時，皆較《詩疏》爲勝。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

而亡其辭。【疏】《箋》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

禮》用焉，曰「笙人，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及分衆篇之義，<sup>①</sup>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

下非孔子之舊。又《由庚》、《崇丘》、《由儀》箋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弟之處。」《後箋》云：「《箋》云：「孔子時，《南陔》等篇弟當在於此。」是謂《南陔》三篇在《魚麗》後，足見《魚麗》殿《鹿鳴》之什，非毛公所移。而《六月》序《魚麗》一句在《南陔》之上，亦必非鄭氏所移可知。且《六月》序列次《小雅》二十二篇，自《鹿鳴》至《華黍》皆言缺，自《由庚》以下則變其文。孔《疏》以此爲別，謂《華黍》以上爲文、武之《詩》，《由庚》以下爲周公、成王之《詩》，言缺者爲剛君父之義，不言缺者爲柔臣子之義。雖近穿鑿，然亦可見《序》文原本如此，非由鄭氏移「《魚麗》」一句於《南陔》上也。又《六月》序《南陔》、《白華》、《華黍》三詩本相連。《正義》云：「毛公爲《詁訓傳》，分別衆篇之義，各置篇端。此三篇之《序》，無詩可屬，故連聚置於此。」此由不知三詩本當在此，非毛所連聚也。惟所云「據《六月》序，《由庚》本弟在《華黍》下，而與

①「及」，阮刻《毛詩正義》作「乃」。

《崇丘》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此則不誤。《由庚》三篇連聚一處，當由毛公所置。然孔說尚不如陸氏《釋文》云「以其俱亡，使相從者」爲當耳。又《箋》云「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正義》謂「毛公不數亡《詩》，推改什篇之首，遂通盡《小雅》云耳。言「以下非」，則止《鹿鳴》一什是也」。據此，是孔子時《鹿鳴》至《魚麗》爲一什，《南陔》至《湛露》爲一什，以下凡《小雅》八什，什各十篇。毛《傳》則闕「六笙詩」不入什數，以《南有嘉魚》至《吉日》爲次什，以下每相差者六篇，凡《小雅》七什，末什爲十四篇，奇零之數歸於末什。《大雅》及《頌》皆然。《稽古編》謂毛公置六詩於什外，此本《正義》之說。翁氏《附記》謂「當從蘇、呂所定，收入什中」，殊不知分什者，止因篇數既多，簡札煩重，不得不分。六詩既亡，自無庸分篇數而入什目。必以《南陔》居什之終，《白華》領什之始，取彼虛名，當其實數，亦可以不必矣。」《後箋》又云：「笙詩乃不歌而笙之詩，即鄭注《儀禮》所云「以笙吹此詩，以爲樂也」。惟其專以笙吹，故其辭易亡。不然，他詩具在，而獨亡此六篇，亦屬可疑。得此，乃更無疑義矣。」

## 卷十六終

# 詩毛氏傳疏卷十七

長洲陳奐學

## 南有嘉魚之什詁訓傳第十七 毛詩小雅

《南有嘉魚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二百七十二句。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大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傳】江、漢之間，魚所產也。罩罩，簍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疏】《傳》云「江、漢之間，魚所產也」者，釋「南有嘉魚」句。《漢廣》序：「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

之域。」是則南者，周之南國。第三章云「南有樛木」，見於《周南·樛木》篇。第四章云「翩翩者鵙」，見於《小雅·四牡》篇。皆紀文王之詩。而此篇亦借樛木、翩翩設興，故《傳》知經之南謂在江、漢間也。周以文王官人爲法。○王肅云：「烝，衆也。」云「罩罩，簍也」者，《正義》云：「《釋器》：『簍謂之罩。』李巡曰：『簍，編細竹以爲罩捕魚也。』孫炎曰：『今楚簍也。』郭璞曰：『今魚罩。』然則罩以竹爲之，無竹則以荆，故謂之楚簍。重云「罩罩」者，非一也。」《釋文》引郭注云：「簍，捕魚籠也。」《說文》云：「罩，捕魚器也。」簍，罩魚者。或省作「簍」。竹角切。今作「簍」者，疑非也。《淮南子·說林》篇云：「罩者抑之。」案抑者，按也。罩魚爲簍，按而取之器也。今見太湖人尚有以罩取魚者。言南方之魚既旨且多，有捕魚之人以罩罩取之，喻賢人散處天下，亦既善且衆，有大平君子以禮禮賓之也。次章興義同。○君子，大平君子也。嘉賓，謂賢者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傳】汕汕，櫟也。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傳】衍，樂也。【疏】《傳》云「汕汕，櫟也」者，《正義》云：「《釋器》：『櫟謂之汕。』李巡曰：『汕，以薄汕魚。』孫炎曰：『今之撩罟。』」孫與鄭

《箋》、郭注皆同。《釋文》：「櫟，字或作『翼』。」與今本《爾雅》同。《說文·网部》無「翼」字。《木部》：「櫟，澤中守艸樓。」邵晉涵《爾雅正義》云：「壅艸澤畔，蓄魚其中，名爲翼。」此與李說「以薄汕魚」合。《淮南子》云：「晉者舉之。」晉疑即櫟。晉櫟，猶槽巢也。《說文·水部》：「汕，魚游水兒。《詩》曰：『烝然汕汕。』」義本三家。又《魚部》引《詩》：「烝然鯈鯈。」鯈與「罩」同。《廣雅》：「淖淖、滌滌，衆也。」王念孫《疏證》云：「淖淖與『罩罩』同，『滌滌』與『汕汕』同。《廣韻》汕、滌二字竝所簡切。『淖淖』、『滌滌』之訓爲『衆』，蓋亦本三家也。○「衍，樂」者，與上章同義。衍，亦樂也。《說文》：「衍，行喜兒。」

南有櫟木，甘瓠纍之。【傳】與也。纍，蔓

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疏】《櫟木》傳：

「木下曲曰櫟。」櫟木下垂，甘瓠得而纍蔓之，喻君子禮下，賢者因而歸附之。《燕禮》歌《南有嘉魚》，鄭注云「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賢者纍蔓而歸之，與之宴樂」是也。《鄉飲酒禮》注同。《正義》云：「《傳》文略。三章《傳》云「興也」，舉中明此上下，足知魚、雉皆興也。」《傳》訓「纍」爲「蔓」者，蔓，長也，延也。《櫟木》箋：「纍而蔓之。」是「纍」

爲「蔓」也。古字作「曼」。綏，安也。

翩翩者雝，烝然來思。【傳】雝，壹宿之鳥。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疏】《釋文》：「雝，本

亦作「佳」。《四牡》「翩翩者雝」，《傳》：「雝，夫不也。」《箋》云：「夫不，鳥之愬謹者。」此《傳》云「雝，壹宿之鳥」，云：「夫不，鳥之愬謹者。」此《傳》云「雝，壹宿之鳥」，《箋》：「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讀「壹」爲「專壹」之「壹」。愬謹專壹，雝之性也。詳《四牡》篇。案上章言下曲之木，喻君子與賢之誠，此章言壹宿之鳥，喻賢者之一心乎君子。所以然者，本由君子至誠也。○「烝然來思」，言衆然來也。思，猶之也。上章以「纍」、「綏」爲韻，而韻下用兩「之」字。此章以「來」、「又」爲韻，而韻下用兩「思」字。古之、思聲同，故之、思二字皆爲語已之詞。又，讀爲右，《彤弓》傳：「右，勸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

邦家立大平之基矣。【疏】襄二十年《左傳》：「季武

子如宋，歸，復命。公享之，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穆天子傳》：「祭公飲天子酒，天子命歌



《南山有臺》。『臺，古「臺」字。此皆謂得賢之樂，與《序》義同。』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傳】興也。臺，夫

須也。萊，草也。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傳】

基，本也。樂只君子，萬壽無期。【疏】《箋》云：

「興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五章興義皆同。○「臺，夫須」，《爾雅·釋草》

文。《正義》引《義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爲蓑笠。」案夫須，莎一語之轉。《爾雅》舊說，可爲蓑，「蓑」下

「笠」字疑當衍。《都人士》傳：「臺，所以禦雨。」又《無羊》傳：「蓑，所以備雨。」臺即蓑，是則臺皮可以爲蓑矣。《爾

雅翼》云：「臺者，沙草，可爲衣以禦雨，今人謂之蓑衣。」此羅端良本《爾雅》舊說也。《都人士》箋：「以臺皮爲笠。」

與舊說異。《傳》云「萊，草」，草名萊也，《正義》誤以爲草之總名。《爾雅》：「釐，蔓華。」釐，《說文》作「萊」，《繫傳》以

爲「釐」與「萊」同。《齊民要術》卷十引《義疏》云：「萊，藜也。莖、葉皆似藜王芻。今兗州人蒸以爲茹，謂之萊蒸。

譙沛人謂雞蘇爲萊，故《三倉》云：「萊，萊莫。」此二草異而名同。」毛晉《廣要》云：「藜草似蓬，一名洛帚藜。疑與萊

異種。據景純、漁仲注，釐一名蒙華，未詳其狀何似。」

○《昊天有成命》傳：「基，始也。」本「與「始」義相近。襄二十四年《左傳》：「子產曰：『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

之基也。有基無壞，毋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又昭十三

年《傳》：「同盟于平丘，子產爭承，自日中以至于昏，晉人許之。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

「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案兩引《詩》皆作「旨」。「旨」與「只」皆語詞。樂，謂德樂，指君子

言。而與《序》「樂得賢」樂字不同義。君子，席賢者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疏】《箋》云：「光，

明也。政教明，有榮曜。」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疏】「南山有杞」，

《杕杜》、《北山》篇竝云「北山采杞」，解之者以《杕杜》、《北山》之杞爲即今之枸杞，而以此南山之杞爲山木，恐非是。

《本草注》謂枸杞有高一二丈者，疑即此也。《釋文》引《義疏》云：「杞，其樹如樗，一名狗骨。」○《禮記·大學》篇：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案引《詩》以明「樂」字之義，所謂有德則樂也。《洞酌》：「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傳》：「樂以強教之，易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母之親。」《傳》用《表記》文以釋「豈弟」之義，言各有當也。已，止也。不已，猶不忘也。《說文》：「忘，止也。」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傳】栲，山栲；杻，

櫪也。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傳】眉壽，秀眉

也。樂只君子，德音是茂。【疏】「栲，山栲；杻，

櫪」，《山有樞》同。詳《山有樞》篇。○《傳》於《械櫟》之「遐

不作人」，《下武》之「不遐有佐」訓「遐」爲「遠」，兩「不」字皆

爲助詞，無意義。唯此篇「遐不眉壽」、「遐不黃耆」與《隰

桑》之「遐不謂矣」，毛無《傳》者，意「不」與《械櫟》、《下武》

同也。《釋詞》云：「遐，何也。遐不，何不也。」案眉壽、黃

耆，皆古者老壽之稱。《烈祖》篇亦云：「綏我眉壽，黃耆無

疆。」經於眉不言秀，而黃不言髮，此乃行文之例。《傳》嫌

但解眉爲秀，眉而壽未見，故必連壽言之，云：「眉壽，秀眉

也。」下章「黃耆」不著明黃髮，而「黃」字之義未見，故又必

壽，豪眉也。「義與此同。《方言》：「眉，老也。東齊曰眉。」或三家《詩》有謂眉爲老者矣。《還》傳云：「茂，美也。」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傳】栲，栲栳；杻，

鼠梓。樂只君子，遐不黃耆。【傳】黃，黃髮也。

耆，老也。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傳】艾，養

保，安也。【疏】《正義》云：「栲，《釋木》無文。宋玉賦

曰：「栲栳來巢。」則栲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引《義

疏》云：「栲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

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案今《文

選》宋玉《風賦》作「栲句」，「句」同「栲」。《莊子·山木》篇

言：「騰猿得柟梓豫章，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得柟棘

枳枸之間，危行側視，振動悼慄。」其字亦作「枳枸」。枳枸

與柟棘爲類，是枸木爲叢生之木可知。枸，《禮記·曲禮》、

《內則》皆作「楸」，《說文》作「楸」。《說文》：「楸，檟楸也。

一曰木名。」崔豹《古今注》云：「枳椇子，名樹蜜，名木

錫。實形拳曲，核在實外，味甜美如錫蜜。」崔說與《義疏》

合。「楸，鼠梓」，《釋木》文。《正義》引《義疏》云：「其樹葉

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郭注《爾雅》云：「楸屬也。今江東有虎梓。」郝懿行《爾雅義疏》云：「今一

種楸大，葉如桐葉而黑，山中人謂之櫟楸，即郭所云虎梓。」

○《傳》知黃為黃髮者，《行葦》「黃耆台背」、《閼宮》「黃髮台背」，又《閼宮》四章言「黃髮眉壽」，七章言「眉壽黃髮」，此黃即黃髮之義也。今本「耆，老」下奪「也」字，《釋文》作「耆，壽也」，疑陸所據《傳》不誤。「耆，壽也」，《傳》意以上章之「壽」，釋此章之「耆」也。《爾雅》云：「黃髮，壽也。」又云：「耆，壽也。」《行葦》序箋云：「黃，黃髮也。耆，凍黎也。」《說文》：「耆，老人面凍黎若垢。」孫炎云：「耆，面凍黎色如浮垢，老人壽徵也。」耆，垢豐韻，故取以為訓。「艾，養」，《釋詁》文。《鴛鴦》「福祿艾之」，《傳》亦云：「艾，養也。」保，安。《山有樞》、《楚茨》、《思齊》、《常武》同。《小箋》云：「依《傳》，似經文當作「艾保」。」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

義，而亡其辭。【疏】說見上。末七字毛公作《傳》時所

益也。①

《蓼蕭》四章，章六句。

《蓼蕭》，澤及四海也。【疏】《禮記·祭義》

篇：「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傳】興也。蓼，長

大貌。蕭，蒿也。漙漙然，蕭上露貌。既見君子，

我心寫兮。【傳】輸寫其心也。燕笑語兮，是以

有譽處兮。【疏】蓼，猶蓼蓼也。《蓼莪》傳：「蓼蓼，長

大兒。」義與此同。「蕭，蒿」，《下泉》同。零，當作「露」，下

同。《裳裳者華》傳：「漙，盛兒。」盛曰漙，重言曰漙漙。

《傳》云「蕭上露兒」也者，謂蕭上露盛多漙漙然也。蕭以共

祭祀，諸侯有與助祭祀之禮，故詩以蓼蕭起興。○「既見君

子」，謂諸侯之見天子也。我，諸侯自我也。經言「寫」，

《傳》云「輸寫」，此以雙字釋單字。輸亦寫也，《廣雅·釋

言》：「輸，寫也。」輸寫「蓋古語。《泉水》傳：「寫，除也。」

①「七」，原作「六」，據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愛日軒刻本、徐子靜本改。

「輸寫」與「除」義亦相近。燕，安也。與下章「孔燕」同。《詩述聞》云：「《集傳》引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樂也。』蘇氏之說是也。《爾雅》曰：『豫，樂也。豫，安也。』則譽處，安處也。《蓼蕭》之『譽處』，承『燕笑語兮』而言之。《裳裳者華》之『譽處』，承『我心寫兮』而言之。《呂氏春秋·孝行》篇注曰：『譽，樂也。』《南有嘉魚》曰：『嘉賓式燕以樂。』《車輦》曰：『式燕且喜。』又曰：『式燕且譽。』《六月》曰：『吉甫燕喜。』《韓奕》曰：『韓姑燕譽。』《射義》引《詩》『則燕則譽』，而釋之曰：『則安則譽，皆安樂之意也。』《箋》悉訓爲『名譽』之『譽』，疏矣。」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傳】瀼瀼，露蕃貌。

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傳】龍，寵也。爽，差也。【疏】《野有蔓草》傳：「瀼瀼，盛兒。」「蕃」與「盛」義同。○龍，古「寵」字，古文以龍爲寵也。昭十二年《左傳》：「宋華定來聘，公賦《蓼蕭》，昭子曰：『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案昭子四言正釋詩四章之義。《詩》「龍光」，《左傳》作「寵光」，龍讀爲寵。毛《傳》正本《左傳》。「爲寵爲光」，爲寵光也，寵亦光也。《酌》「我龍受之」，《長發》「何天之

龍」，《箋》竝以龍爲寵，本此《傳》訓。而《傳》於《酌》、《長發》「龍」字不訓「寵」矣。「爽，差」，《氓》同。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傳】泥泥，露濡也。

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傳】豈，樂；弟，易也。

宜兄宜弟，【傳】爲兄亦宜，爲弟亦宜。令德壽

豈。【疏】《廣雅》：「泥泥，露也。《傳》云「露濡」，即《行

露》傳所云：「厭浥，溼意也。」○「豈，樂；弟，易」，《載驅》、

《早鹿》、《洞酌》傳竝同。經言「宜兄宜弟」，《傳》乃逆辭釋

經謂兄宜弟宜，故云「爲兄亦宜，爲弟亦宜」也。兄弟，指來

朝諸侯，言同姓諸侯盡以爲宜也。《沔水》傳：「兄弟，同姓

臣也。」是其義。《正義》云：「宜爲人兄，宜爲人弟，則指天子爲諸侯之兄弟。」順經作解，失《傳》之旨。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傳】濃濃，厚貌。

既見君子，儔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傳】儔，鸞也。革，鸞首也。沖沖，垂飾貌。在軾曰

和，在鑣曰鸞。【疏】《說文》：「濃，露多也。」「厚」與「多」

義同。○儔爲鸞首之飾，非鸞也。今《傳》文「儔鸞」二字理

不可通。《正義》云：《釋器》：「鸞首謂之革。」郭璞曰：

「轡靶也。」然則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條皮爲之，故云：「條革，轡首垂也。」條革即言沖沖，故知垂飾貌。案《傳》文，條，轡也。革，轡首也。七字，據仲達所見，當作「條革，轡首垂也」六字，「轡首」詁「革」，「垂」詁「條」。蓋轡首以垂爲飾，故又解沖沖爲垂飾兒。《韓奕》箋：「條革，謂轡也。」《載見》箋：「條革，謂轡首也。」皆渾言之。《采芑》箋云：「條革，轡首垂也。」此《箋》正用《蓼蕭》傳語。條，當作「鑒」。革，古文「勒」。《說文》云：「鑒，轡首銅也。」勒，馬頭絡銜也。「銜，馬勒口中也。」是轡之絡馬首者謂之勒。勒關馬口者謂之銜。勒以革爲之，故字從革。勒絡馬首所垂之轡，其上飾謂之鑒，鑒以金爲之，《說文》曰「銅」，銅即金也。《正義》謂鑒爲皮，蓋因字誤從革耳。又謂勒爲靶外有餘而垂者，亦誤。《春官·巾車》：「革路龍勒」，注：「龍，驪也。以白黑飾韋襍色爲勒。」厭翟勒面，注：「勒面，謂以如王龍勒之韋爲當面飾也。」翟車貝面，注：「貝面，貝飾勒之當面也。」又《既夕·記》：「纓轡貝勒縣于衡」，注：「貝勒，貝飾勒。」免謂勒當馬面，所謂轡首也。天子以下，轡首皆有飾。《考工記·玉人》：「上公用龍。」《說文》：「龍」作「駘」，四玉一石。龍勒以玉爲飾。是天子以玉，諸侯以金，大夫、士以貝歟？《載驅》：「垂轡爾爾」，

《傳》：「垂轡，轡之垂者。」此《傳》云：「沖沖，垂飾兒。」垂飾，謂轡首之垂飾。垂飾以金爲飾。《載見》箋：「鶴，金飾兒。」金，所謂鑒也。「沖」與「鶴」一聲之轉。○和，鈴也，《傳》云：「在軾曰和。」軾，軾前也，《載見》傳亦云：「和在軾前。」桓二年《左傳》：「錫鸞和鈴，昭其聲也。」杜注云：「鸞在鑣，和在衡。」《史記·禮書》集解引服注同。《說苑·說叢》篇亦云：「鸞設於鑣，和設於衡。」然則云「鸞在鑣」與毛同，而云「和在衡」與毛異。和繫軾前，軾前即馬尾，其繫鈴之處，未聞也。一說駟馬內轡繫於軾前，其環謂之轡。車行有聲，故又謂之和。若此，則和爲環轡之聲，而非鈴矣。鸞，亦鈴也。鸞繫於鑣，《傳》云：「在鑣曰鸞。」《說文》：「鑣，馬銜也。」馬銜之出於兩旁者爲鑣。兩旁，故兩鑣。繫鈴於鑣爲鸞。《大戴禮·保傅》篇：「升車，則聞和鸞之聲。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經解》：「升車，則有鸞和之音。」鄭注云：「鸞、和，皆鈴也，所以爲車行節也。」引《韓詩內傳》：「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輿服志》劉昭《補注》引《魯訓》：「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白虎通義》：「鸞者在衡，和在軾。」然則云「和在軾」與毛同，而云「鸞在衡」又與毛異。鄭於《大駟》

注、《玉藻》注竝云：「鸞在衡，和在軾。」《四鐵》箋：「置鸞于鑣，異於乘車。」是乘車之鸞在衡，田車之鸞在鑣。亦主「鸞在衡」之說。《烈祖》箋：「鸞在鑣，四馬則八鸞。」則又主「鸞在鑣」之說。鄭本無定解。《左傳疏》云：「《考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唯兩服馬耳。《詩》辭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唯兩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案孔《疏》是也。《說文》：「鑣，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鑣鈴，象鸞鳥之聲，和則敬也。从金，鸞省。」《輿服志》注引許慎曰：「《詩》云：『八鸞鎗鎗。』則一馬一鸞也。」又曰：「『輶車鸞鑣』，知非衡也。」許說當出《五經異義》。四馬八鑣八鑣，《采芑》、《烝民》、《韓奕》、《烈祖》皆云「八鸞」。鸞者，「鑣」之假借字。《月令章句》云：「以金爲鸞鳥，縣鈴其中，施於衡，爲遲速之節。」高注《呂覽》云：「鸞鳥在衡。」《輿服志》亦云：「鸞雀立衡。」此皆本鸞在衡之說，而更誤作鳥形矣。《爾雅》：「雍，聲也。」《禮記·少儀》篇：「鸞和之美，肅肅雍雍。」《新書·容經》篇：「和鸞雍雍，萬福攸同。」言動有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

## 《湛露》四章，章四句。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傳】興也。湛湛，

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露雖湛湛然，見陽

則乾。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厭厭，安也。

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

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疏】湛，從甚

聲，古音讀如「沈沒」字。「茂盛」與「甚」義相近。陽，讀爲

暘。《祭義》：「殷人祭其陽」，注：「陽，讀爲『日雨曰暘』之

「暘」。此陽，暘古通矣。《說文》云：「暘，日出也。」「晞，

乾」，《蒹葭》同。文四年《左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

宴，爲賦《湛露》，不答。對曰：『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

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杜注

云：「言露見日而乾，猶諸侯稟天子命而行。」案杜正用毛

《傳》。詩凡四章，上二句是興，陽喻天子，露喻諸侯，豐草、

杞、棘、桐、梓喻諸侯所在之國。首章不言露之所在，二章、

三章不言陽，末章并不言露，皆互見其義。○厭，讀爲厭，

此假借也。《小戎》傳：「厭厭，安靜也。」亦當作「厭厭」。

《爾雅》：「厭厭，安也。」《說文》：「厭，安也。从心，厭聲。」

引《詩》作「厭厭夜飲」。《釋文》及《文選·魏都賦》《琴賦》

注引《韓詩》作「悄悄夜飲」，《薛君章句》：「悄悄，和悅之貌。」與《毛詩》異。《燕禮》云：「司正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此即《傳》訓「厭厭」爲「安」之義也。《正義》云：「《楚茨》：『備言燕私。』《傳》曰：『燕而盡其私恩。』明夜飲者，亦君留而盡私恩之義，故言「燕私」也。」是孔所據《傳》文「私燕」作「燕私」矣。《傳》既釋「夜飲」爲「燕私」，而又援宗子族侍之禮釋經「不醉無歸」句。《書大傳·酒誥》篇：「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于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濫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于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案此與《傳》義同。《燕禮》云：「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此謂「不醉無歸」也。又《記》云：「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官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大燭於門外。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此謂夜飲不醉無歸也。但《儀禮》不言

同姓，《傳》乃探下章「在宗載考」句，故《傳》主族燕爲說。此詩可以補《禮》之闕，而《傳》又足以申補經之義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傳】豐，茂也。厭

厭夜飲，在宗載考。【傳】夜飲必於宗室。【疏】豐

草，《小弁》云：「茂草。」是「豐」爲「茂」也。《爾雅》：「茂，豐也。」二字互訓。○《傳》云「夜飲必於宗室」，以釋經「在宗」

之義。「在」與「於」同。上章「不醉無歸」，《傳》援宗子族侍

之禮言之。此言宗室，正是宗子之室。考，成也。夜飲必

成於宗子之室也。王者爲天下之大宗，即爲天下諸侯之宗

室矣。燕諸侯，兼同異姓。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故詩特舉

同姓之親親以該異姓耳。《六月》序云：「湛露」廢，則萬

國離矣。」可見此詩本不專謂燕同姓諸侯。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

令德。【疏】四月《隰有杞棘》，《傳》：「杞，枸櫞也。棘，

赤棘也。」杞棘，猶杞棘矣。○君子，謂諸侯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傳】離離，垂也。

豈弟君子，莫不令儀。【疏】《定之方中》傳云：「椅，

梓屬。」離離，猶歷歷也。《初學記·果木部》引《韓詩》云：

「離離，長兒。」「垂」與「長」義相近。

《彤弓》三章，章六句。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彤弓，召兮，受言藏之。【傳】彤弓，朱弓也，

以講德習射。召，弛貌。言，我也。我有嘉賓，中

心貺之。【傳】貺，賜也。鍾鼓既設，一朝饗

之。【疏】《說文》：「彤，丹飾也。」以丹飾弓曰彤弓，故

《傳》云：「彤弓，朱弓也。」《荀子·大略篇》及何注定四年

《公羊傳》皆云：「諸侯彤弓。」《夏官》：「司弓矢掌六弓：王

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楯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豸侯、

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服虔注《左

傳》：「旅弓以射甲革、楯質。」服以旅弓當《周禮》之弧弓，

必有師據。此《傳》言「彤弓以講德習射」，則當《周禮》之大

弓。鄭注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

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

受王弓矢之賜者。」鄭與毛同也。《考工記·弓人》：「往

體、來體若」，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注云：「射深用直。

唐弓合七而成規，大弓亦然。《春秋傳》曰：「盜竊寶玉大

弓。」案定八年《穀梁傳》云：「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

公受賜，藏之魯。是大弓爲我魯受諸先王所藏之弓。」則彤

弓之即大弓，此確證也。《公羊傳》云：「弓，繡質。」繡即丹

飾歟？《說文》：「召，弓反也。」「弛」、「反」義相近。《傳》

訓「言爲我」者，與《葛覃》《泉水》《文王》同。「受言，我

受」，猶「永言，我永也」、「願言，我願也」，同其句例。我，我

諸侯也。我諸侯受彤弓於天子，守而藏諸祖廟也。襄八年

《左傳》：「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我先君文公獻功于

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又昭十五年《傳》：

「彤弓，虎賁，文公受之。」皆其義也。王肅云：「我藏之以

示子孫。」是矣。「受言載之」、「受言囊之」同。○嘉賓，謂

諸侯也。「貺，賜」，《爾雅·釋詁》文。《說文·貝部》無

「貺」，當是「況」字之誤。文四年《左傳》：「衛甯武子來聘，

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武子對曰：『諸侯敵王所

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彤矢百，旅弓矢千，以

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

戾？』」案《傳》以「賜」詁「貺」，正用《左傳》。又僖二十八年

《傳》：「晉侯獻楚俘于王，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

千。」此即諸侯敵愾獻功而賜之之禮也。○天子饗諸侯有

金奏，此鍾鼓即金奏之樂，樂之始也。《仲尼燕居》言：「大

饗禮，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又云：「入門

而金作，示情也。」《郊特牲》言：「饗禘有樂。」又云：「賓人



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此賓即大賓，入大門奏《肆夏》，即兩君相見，入門縣興。《左傳》：「穆叔曰：『《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春官·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鄭注云：「先擊鍾，次擊鼓。」又《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注云：「《肆夏》，以鍾鐃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金鸛《求古錄》云：「燕聘賓，及庭而奏《肆夏》，兩君相見，則入大門即奏《肆夏》，此其異也。且樂章亦殊，《燕禮》謂燕他國大夫，奏《肆夏》。而《左傳》穆叔如晉，金奏《肆夏》之三，不拜，以為使臣不敢與聞。蓋諸侯燕聘賓惟用《肆夏》一章，而兩君相見及天子享諸侯，乃得備三章，故《左傳》不言《肆夏》而言『三夏』也。《外傳》謂金奏《肆夏》、《繁遏》、《渠》。《肆夏》其一，《繁遏》其二，《渠》其三，以《肆夏》統之，故曰『《肆夏》之三』。猶《文王》、《大明》、《縣》三篇稱『《文王》之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稱『《鹿鳴》之三』也。又樂闋亦有異，《燕禮·記》云：「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是賓未卒爵也。《郊特牲》言：「卒爵而樂闋。」當兼賓、主言。蓋諸侯為賓，其禮宜隆，故樂闋必待卒爵也。又燕聘賓，金奏止二節，與兩君奏三節異焉。」免案凡諸侯賜弓矢、專征伐，是九命作伯，天子乃以饗禮當之，《周語》「公當饗」是也。一朝，猶終

朝也。《正義》云：「以燕如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故以『朝』言之。」

彤弓召兮，受言載之。【傳】載以歸也。我

有嘉賓，中心喜之。【傳】喜，樂也。鍾鼓既

設，一朝右之。【傳】右，勸也。【疏】《傳》云「載以

歸」，以釋經「載之」之義，與上章「藏之」同意也。「喜，樂」，

《釋詁》文。《菁菁者莪》「我心則喜」，《傳》亦云：「喜，樂

也。」○《楚茨》傳：「侑，勸也。」《周禮·大祝》「以享右祭

祀」，注：「右，讀為侑。」此右、侑聲通之證。侑，本字，假借

作「右」，又作「宥」。《後箋》云：「上言『鍾鼓既設』，則右

明是饗時之事，不當泛以勸報有功釋之。右之、醕之，當主

侑幣、酬幣為義。《左傳》：「莊十八年，號公、晉侯朝王，王

饗禮，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僖二十五年，晉侯朝

王，王饗禮，命之宥。僖二十八年，晉侯獻楚俘于王，王饗

禮，命晉侯宥。」是則饗禮本有侑幣，王禮或更有玉與馬。」

彤弓召兮，受言橐之。【傳】橐，韜也。我

有嘉賓，中心好之。【傳】好，說也。鍾鼓既

設，一朝醕之。【傳】醕，報也。【疏】《時邁》載橐弓

矢，《傳》亦云：「橐，韜也。」《齊語》「垂橐而入」，韋注云：

「囊，囊也。」「韜」與「囊」義近。好，猶喜也。《傳》訓「好」爲「說」與訓「好」爲「樂」，義亦相近。○「醕」或「酬」字。「酬」訓「報」，《楚茨》、《瓠葉》「酢」亦訓「報」，酬、酢義同。《後箋》云：「春秋時，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魯侯享范獻子，展莊叔執幣。皆饗有酬幣之證。《郊特牲》：『大饗，君三重席而酢。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有酢必有酬，此所以用酬幣也。《儀禮·覲禮》『饗禮乃歸』，<sup>①</sup>注云：『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略言饗禮，互文也。《疏》云：『以此文爲互，則饗、食、燕皆有酬幣、侑幣。是以《掌客職》『三饗』、『三食』、『三燕』云云，即云若弗酌，則以幣致之。』此節注疏最爲明晰。饗禮既有侑酬，則此詩「右之」、「醕之」即饗時之侑幣、酬幣，不必牽及於食、燕矣。」

###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傳】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

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疏】文選·西都賦注引《韓詩》「莪莪者莪」，《薛君章句》：「莪莪，盛兒也。」《集韻·十四清》引：

「《詩》：『律律者莪。』茂兒。」竝與「菁菁」同。「莪，蘿」，《爾雅·釋草》文。《傳》本《爾雅》「莪」釋「蘿」，而又申之云：

「蒿也。」「莪蘿蒿也」四字作三句讀。舍人云：「莪一名蘿。」莪，蘿爲蒿，蒿類不一，故《說文》以爲蒿屬也。《正義》引《義疏》云：「莪，蒿也，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食，香美，味頗似蔓蒿。」《廣雅》云：「莪蒿，蘿蒿也。」陳藏器《本草拾遺》云：「蘿蒿生高岡，宿根先於百草，一名莪蒿。」竝謂莪蒿即蘿蒿。《說文》：「林，蒿屬。」「林」與「蘿」同。大陵曰阿，《爾雅·釋地》文。《傳》既釋「中阿」爲「阿中」，又本《爾雅》申明「阿」字之義。大陵謂之阿，則「中阿」與「中陵」同也。案上三章言君子之長育人材，沚之長莪，陵之長莪，

① 「饗禮」，原脫，據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愛日軒刻本、徐子靜本、《清經解續編》本、求是堂本《毛詩後箋》補。

② 「食」，原作「會」，據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愛日軒刻本、徐子靜本、《清經解續編》本、求是堂本《毛詩後箋》改。

猶阿之長莪也。末章又以舟之載物，興君子之用人材。○儀，無《傳》。文三年《左傳》：「公如晉，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既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莊叔釋《詩》《樂》即經之《樂》，「慎儀」即經之「有儀」，「既之以大禮」，所謂「錫我百朋」也。《左傳》釋《詩》意《樂》且有儀「句，就見君子者」邊說。儀，古作「義」。「禮義」作「義」不作「儀」，說見《相鼠》篇。《六月》序云：「菁菁者莪」廢，則無禮義矣。」今字亦作「儀」。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傳】中沚，沚中也。

既見君子，我心則喜。【傳】喜，樂也。【疏】《采芣》傳：「沚，渚也。」《蒹葭》傳：「小渚曰沚。」○「喜，樂」，《彤弓》同。上言樂，此言喜，《序》云：「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是喜亦樂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傳】中陵，陵中也。

既見君子，錫我百朋。【疏】《天保》傳：「大阜曰陵。」中阿，阿中；中沚，沚中；中陵，陵中，皆倒句以就韻。○《箋》：「古者貨貝，五貝爲朋。」《淮南子·道應》篇：「散宜生得大貝百朋，以獻紂。」高注亦云：「五貝爲一朋也。」

一朋五貝，百朋五百貝。《說文》：「貝，海介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是古用貝爲貨，周兼用泉、布，而貝不廢。《漢書·食貨志》：「大貝四寸四分以上，壯貝三寸六分以上，幺貝二寸四分以上，小貝二分以上，皆二枚爲一朋。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是爲貝貨五品，貝不盈六分，不得爲貨。此王莽制。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傳】楊木爲舟，載

沈亦浮，載浮亦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疏】

汎汎，流兒。楊木爲舟謂之楊舟，猶柏木爲舟謂之柏舟，松木爲舟謂之松舟矣。《傳》上句「亦浮」，各本作「亦沈」，今據《正義》訂正。沈浮，猶重輕，重者舟亦浮，輕者舟亦浮，以言物不論重輕，舟無不載，喻才不論大小，朝無不用也。《箋》云「舟者沈物亦載」，申解「載沈亦浮」句；「浮物亦載」，申解「載浮亦浮」句。○《破斧》傳云：「休，美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

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疏】周至厲王，天下大壞，無綱紀文章。宣王雖是中興，而《六月》以下十四篇皆已列於「變雅」，時爲之也。北伐，伐玁狁也。宣王之《六月》，其彷彿文王之《采薇》乎？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

常服。【傳】棲棲，簡閱貌。飭，正也。日月爲常。服，戎服也。玁狁孔熾，我是用急。【傳】熾，盛也。王于出征，以匡王國。【疏】棲，通作「栖」，《論語·憲問》篇邢疏云：「栖栖，猶皇皇也。」《傳》「簡閱兒」，

《釋文》作「簡閱之兒」。《春秋》：「桓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何休注《公羊傳》云：「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案五年「大簡閱，常禮也。詩言六月簡閱棲棲然，此猶莊八年《春秋經》「治兵于廟」，爲用兵教戰之事，而與常蒐不同。戎車，兵車也。飭，讀爲敕，《說文》：「敕，誡也。」正與「誡」義相近。「正」同「整」，《常武》篇「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是其義也。《采薇》傳云：「騤騤，彊也。」○「日月爲常」，《周禮·司常》文。《司常》云：「王載大常。」①《大司馬》云：「仲秋，教治兵，王載大常。及致，建大常，庀軍衆。」詩言簡閱載常，《傳》正本《大司馬》爲訓。《巾車》「建大常十有二旂」，注：

①「載」，徐子靜本、《清經解續編》本同。案阮刻《周禮注疏》、孫詒讓《周禮正義》並作「建」。

「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正幅爲綵，旂則屬焉。」《節服氏》「六人維王之大常」，注：「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纁綴連，旁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案游，或作「旂」，或又作「流」。「旒」即「流」之俗。游分屬於綵，綵爲正幅，張於杠，持游者有纁以維之。其張綵有弧，弧有衣曰羈。凡旌旗之綵游皆如是。天子大常十二游，則兩旁各屬六游也。《觀禮》：「天子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注：「大旂，大常也。綵首畫日、月，其下及旒交畫升龍、降龍。」鄭於他注言「畫綵」，而於《觀禮》注并言「畫旒」，宜以此爲定說。《傳》常爲大常，服爲戎服。《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此及《采芑》箋竝依《周禮》說也。《正義》引鄭注《孝經》：「田獵戰伐冠皮弁。」此本《白虎通義·三軍》篇也，與《周禮》異。○《采芑》傳：「獬豸，北狄也。」熾，盛，《爾雅·釋言》文。急，字之誤，全《詩》字皆作「棘」，又作「亟」。《北風》：「亟，急也。」《傳》爲《七月》、《靈臺》通訓也。《素冠》：「棘，急也。」《傳》爲《采芑》、《出車》、《雨無正》、《文王有聲》、《抑》、《桑柔》、《江漢》通訓也。其字皆不作「急」。急古音在緝葉帖，而國古音在職德，二字不同部，故急、國不入韻。棘與國古音同部，《園有桃》、《尸鳩》、《青蠅》、《抑》以棘、國爲韻，則此詩「急」字當爲「棘」矣。《常武》以戒、國爲韻，戒與

國古音亦同部。《素冠》正義引《釋言》：「戒，急也。」今《爾雅》作「愾，急也」。《釋文》：「本或作愾」，又作「亟」。《鹽鐵論·繇役》篇引此詩作「戒」，《毛詩》作「棘」，其音皆讀如「愾」，其義則皆訓爲「急」。《詩小學》云：「謝靈運撰《征賦》曰：『宣王用棘於獬豸。』是六朝時《詩》本有作『我是用棘』者，今本作『急』，後人用其義改其字耳。」于，語詞。匡，正也。雖則將率出征，亦出自王事，故一章「王于出征」、二章「王于出征」。《易·離》上六爻辭云：「王用出征，以正邦也。」文義正相同。必言王者，尊王命也。《秦·無衣》「王于興師」，《傳》云：「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傳】物，毛物也。

則，法也。言先教戰，然後用師。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傳】師行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傳】出征以佐其爲天子也。【疏】夏官·校人：「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鄭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正義》引此以爲《傳》直言「物」難解，故連言「毛物」以曉人。比物者，比同力之物。戎事齊力尚強，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爲主，亦不厭其同

色」是也。《四鐵》傳：「閑，習也。」則「法」，《釋詁》文，《烝民》同。案「比物四驪，閑之維則」二句承上起下，《傳》云

「先教戰」是承上之詞，云「然後用師」是起下之詞。○六月治兵，即六月出師，故重言之云「維此六月」也。服即戎服，

《漢書·律曆志》云：「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還師。戊午，度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賈捐之、陳湯、王吉《傳》及《白虎通義·喪服》篇竝

云：「師行三十里。」與《傳》同。天子，謂宣王也。《傳》云「出征以佐其爲天子」，謂吉甫之佐宣王也。下章「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傳》：「吉甫，尹吉甫也，有文有武。」是伐獫狁者，吉甫也。又「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傳》：「使文武之臣征伐，孝友之臣處內。」是宣王使吉甫征伐，而與張仲在國也。皆尹吉甫征伐以佐天子之事。僖二十二年《左傳》：「公賦《六月》，趙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杜注云：「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襄十九年《傳》：「季武子賦《六月》。」杜注云：「《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晉語》：「秦伯賦《六月》，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韋注云：

「《六月》，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復文武之業。」案內、外

《傳》與毛義同。《正義》從王肅、孔晁之徒，謂毛氏爲王自親征，誤矣。

四牡脩廣，其大有顙。【傳】脩，長；廣，大

也。顙，大貌。薄伐獫狁，以奏膚公。【傳】奏，

爲；膚，大；公，功也。有嚴有翼，共武之服。

【傳】嚴，威嚴也。翼，敬也。共武之服，以定王

國。【疏】脩，長，《韓奕》同。「廣，大」，《離》同。《說

文》：「顙，大頭也。」是顙有「大」義。「其大有顙」，猶云有

顯其大也。與「有賁其實」、「有皖其實」句法同，特倒辭以

就韻耳。○《鳴鵒》傳：「祖，爲也。」，「奏」與「祖」聲轉，其義

竝訓爲「爲」，又訓「作」。祖，作疊韻，奏，作雙聲。「膚」與

「廕」同聲，故爲「大」。公，讀與「功」同。《傳》各本「威」下

衍「嚴」字，訓「嚴」爲「威」，不訓「嚴」爲「威嚴」也。《常武》

「有嚴天子」，《傳》：「嚴而威也。」亦訓「嚴」爲「威」。《傳》

「威」，《箋》「威嚴」，猶《傳》「敬」，《箋》「恭敬」。今各本依

《箋》增入「嚴」字。《釋文》：「嚴，威也。」《正義》：「其嚴者

威敵厲衆。」是陸、孔所見毛《傳》不重「嚴」字。《華嚴音義》

下引《傳》：「嚴，威也。」不誤。「翼，敬」，《釋詁》文。《文王

進，翼如也。」《說文》作「𨾏」。凡全《詩》「翼」訓，恭敬一者皆「𨾏」也。共，王肅音「恭」。

獫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

涇陽。【傳】焦穫，周地，接于獫狁者。織文鳥

章，白旆央央。【傳】鳥章，錯革鳥爲章也。白旆，

繼旒者也。央央，鮮明貌。元戎十乘，以先啟

行。【傳】元，大也。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

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疏】匪，不也。

茹，度也。竝見《邶·柏舟》篇。獫狁匪茹，猶《左傳》云

「息不度德」耳。整，整旅也。《爾雅·釋地》：「周有焦

穫。」郭注云：「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鄭注《水經·瀘

水》篇：「瀘水東注鄭渠，渠首上承涇水於中山西邸瓠口，

所謂瓠中也。《爾雅》以爲周焦穫矣。」古穫、瓠聲相通，古

曰焦穫，漢曰瓠口，亦曰瓠中。池陽，漢縣，在馮翊，晉屬扶

風郡。今陝西西安府三原、涇陽二縣之間有焦穫澤，即此

焦穫，澤名。《傳》云「周地」者，澤亦地也。焦穫在渭北涇

東，本周都畿內之地名。而《傳》又云「接于獫狁者」，宣王

時，狄侵中國，迫近王都，《漢書·西域傳》所謂「自周衰，戎

狄錯居涇渭之北」也。《史記·匈奴傳》：「犬戎殺幽王，遂

取周之焦穫，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蓋至幽王已後，

竟入爲戎地矣。《淮南子·墜形》篇九數有陽紆，高誘以爲

池陽，一名具圃。《周禮》作「楊紆」，《爾雅》作「楊陲」，《呂

覽·有始》篇「秦之陽華」，竝同地而異稱。高注《呂覽》

云：「陽華，或曰在華陰西。」案華陰近河西之地，故《職方》

以爲冀藪。後人於秦，故《釋地》以爲秦藪。《淮南子·脩

務》篇：「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又《穆天子傳》：「

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此皆在華陰西之證

也。高注「陽紆」誤與焦穫同處，因辨及之。《箋》云：「鎬

也，方也，皆北方地名。《正義》云：「鎬，方雖在焦穫之下，

不必先焦穫乃侵鎬，方。王肅以爲鎬京，王基駁曰：「據下

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古甫自鎬來歸也，故劉向

曰：「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案王駁之是也。劉向說見

《漢書·陳湯傳》。方，即南仲所築之方。《出車》篇「王命

南仲，往城于方」，《傳》：「方，朔方，近獫狁之國也。」朔方，

北方也。鎬地，未聞。涇陽，涇水之陽也。僖二十八年《穀

梁傳》：「水北爲陽。」《箋》云「來侵在涇水之北」是也。今

甘肅平涼府府西南有漢涇陽故城，即此地。然則當時獫狁

交侵之患，近在焦穫，居心腹之內；遠在鎬、方，居肘腋之

間。涇東、涇北皆是北狄蹂躪之處，而實未嘗踰涇也。○

織，當作「識」。《周禮·司常》疏引《詩》作「識」。《爾雅·釋天》：「錯革鳥曰旗。」孫注云：「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旒，《周官》所謂「鳥隼爲旗」者矣。」《詩正義》引《鄭志·荅張逸》云：「畫急疾之鳥隼。」是孫本鄭也。李注云：「以革爲之，置於旒端。」是李以革爲皮也。郭注與李同。免謂讀「革鳥」爲「急鳥」是。蓋錯之爲言涂也，錯亦畫也。章，正幅。《詩》之綬章，《爾雅》之因章，《禮記》之龍章，皆正幅也。正幅爲綬。《傳》云：「錯革鳥爲章」，則畫革鳥於綬上，《傳》有明文矣。《爾雅》之旗與《周禮》之旗本不同。《司常》：「鳥隼爲旗。」又「州里建旗。」《大司馬》：「百官載旗。」此旗爲州里百官建載，自與尊者建載不同制。《傳》本《爾雅》之義，以爲畫急疾之鳥於綬上，則《周禮》之旗，其不畫於綬上可知。孫炎誤合《爾雅》、《周禮》兩旗爲一物，雖知鳥隼之畫於旒，而不知錯革鳥之乃畫於綬上，與常畫日月、旂畫蛟龍、綬旒竝有畫文者同，其寵異也。《考工記》「龍旂九游，鳥旗七游，熊旗五游」，與《大行人》「上公九游，侯伯七游，子男五游」合。《考工記》鳥旗爲侯伯旗，明矣，其非州里百官旗，又明矣。《說文》云：「旗，錯革畫鳥其上，所以進士衆。旗旗，衆也。」《周禮》曰：「州里建旗。」許既引《爾雅》，更引《周禮》以爲別義，與「旗」下「旒」

下注一例。然「旗」下「旒」下先引《考工》，「旗」下先引《爾雅》不引《考工》者，意以《爾雅》之「錯革鳥」與《考工》之「鳥旗七游」同旗，而與《司常》、《大司馬》別旗故也。毛《傳》於此詩言「占甫北伐」，說旗引《爾雅》，其於《干旄》、《出車》、《桑柔》三篇皆引《周禮》，其用意甚明。《管子·兵法》篇：「五曰舉鳥章則行陂。」與《詩》「鳥章」異。○白旆，《正義》本作「帛旆」。《傳》云「帛旆，繼旆者也」者，疑《傳》「帛」字衍。經之帛謂旆也，繼旆者謂之旆。《傳》本《爾雅》釋「旆」不釋「帛」也。旆者，旆之假借字。《爾雅》：「緇廣充幅長尋曰旆。繼旆曰旆。」郭注云：「帛全幅長八尺，帛續旆末爲燕尾。義見《詩》。」是郭所據《詩》作「旆」。《詩》釋文引《爾雅》作「旆」。旆、旆二字古通用。何注宣十二年《公羊傳》：「繼旆如燕尾曰旆。」郭云：「燕尾」正本何義。《詩正義》引孫炎注《爾雅》云：「緇，黑緇也。」蓋旆旗之幅爲緇，帛即緇也，以黑色之緇爲之，則旆乃通帛黑也。旆大黑，旗大白，物半白半赤，無物則半黑半赤，其餘旗皆赤也。《爾雅》釋「旆」既著其色緇，又明其長尋，其餘旗之長無明文也。《公羊疏》引孫炎云：「帛續旆末亦長尋。」孫更釋旆之長亦八尺，不識所據何書也。《出車》、《桑柔》傳皆云：「龜蛇曰旆。」《周禮》：「龜蛇爲旆。縣鄙建旆，郊野載旆。」鄭



注云：「龜蛇，象其扞難辟害也。縣鄙，鄉遂之官。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旒者，以其將義卒也。」《考工記》：「龜蛇四游，以象營室也。」免案公之孤四命，其游如命數。或四游之旒爲公之孤所建載與？縣鄙、郊野建載之旒，其游數當有不同。而縣鄙、郊野之旒，其止畫龜蛇於游者，與天子諸侯之旒，其體製亦復不同。其不同者，特有繼旒之旒以爲尊飾也。《說文》云：「旒，繼旒之旗也，沛然而垂。」此唯天子諸侯之旒有旒，非凡旒皆有旒也。《左傳》謂之大旒，《周禮》謂之大麾，《韓奕》傳謂之大綏，皆繼旒者也。若《左傳》「綏旒」，疏：「旒」同「旒」。《儀禮》「經末」，注：「今文「末」爲「旒」。」其下幅之續於上幅者，亦得爲旒。旒與游皆以下垂爲義，故杜預《左傳注》云：「旒，游也。」此皆旒之引申義也。知繼旒之別於凡旒，則錯革鳥之別於凡旗，更無疑矣。「中央」訓「鮮明」，《出車》同。《公羊疏》引《詩》「帛旒英英」，占英、央聲同。○「元，大」，《采芑》同。「夏后氏曰鉤車」以下，《御覽·兵部六十五》引古《司馬兵法》同。古《司馬法》：「兵車，乘，甲士十人。」然則甲士二五爲一乘，十乘百人，即甲士百人。諸侯有大功，賜以虎賁百人，得專征伐者，謂此也。「占甫帥師，元戎十乘」，非謂宣王自將也。昭十二

年《左傳》：「劉獻公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正本此詩，其明證矣。《史記·三王世家》裴駰《集解》引《韓詩章句》：「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纓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箋》云：「先前啟突敵陳之前行。」鄭從《韓詩》義。

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

且閑。【傳】輕，摯，佶，正也。薄伐玁狁，至于

大原。【傳】言逐出之而已。文武吉甫，萬邦爲

憲。【傳】吉甫，尹吉甫也，有文有武。憲，法也。

【疏】《考工記·輶人》：「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輕與「摯」聲義相近，故《傳》以「摯」詁「輕」也。《箋》：「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摯，從前視之如軒。」《玉篇》：「前頓曰摯，後頓曰軒。」《淮南子·人間》篇：「道者，置之前而不摯，錯之後而不軒。」案「摯」與「摯」通。《車攻》：「我馬既同」，《傳》：「同，齊也，戎事齊力尚強也。」齊亦正也，於《車攻》言齊，於此言正，義互相足也。《箋》：「佶，壯健之兒。」與《傳》訓本無不合，《正義》謂《箋》義異，誤矣。《說文》：「佶，正也。」即引此詩。○胡渭《禹貢錐指》云：「《日知錄》

曰：「薄伐獫狁，至于大原」，毛、鄭皆不詳其地。其以爲今太原陽曲縣者，始於朱子。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大原者多矣，若此詩，則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大原可得而明也。《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開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於涇陽。」注：「涇陽，屬安定郡，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大原當即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爾。計周人之禦獫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大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國語》：「宣王料民于大原。」亦以其近邊而爲禦戎之備，必不料之於晉國也。渭按漢安定郡治高平縣，後廢。元魏改置曰平高。唐爲原州治，廣德元年沒吐蕃。節度使馬璘表置行原州於靈臺縣之百里城。貞元十九年，徙治平涼縣，西去故州一百六十里。故州即元開城縣，今固原州也。《小爾雅》云：「高平謂之大原。」則大原當在州界，非平涼縣。縣乃古涇陽，在固原之東。獫狁侵及涇陽，而薄伐之以至於大原。蓋自平涼逐之出塞，至固原而止，不窮逐也。「免案《方輿紀要》：「陝西平涼府鎮原縣，在府北百三十里。縣西二里有漢高平故

城。固原州在府西北百十里。鎮原爲唐之原州治，固原屬原州界西之中。」疑古大原當在鎮原，平涼，即涇陽地。從涇陽直北追至鎮原，不更向西北矣。《史記·匈奴傳》：「武王伐紂，放逐戎夷涇洛之北。」當亦不甚相遠也。《後漢書·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獲其五王。遂遷戎于大原。夷王命虢公率六師伐大原之戎，至于俞泉。」汲冢《紀年》：「宣王二十七年，遣兵伐大原戎，不克。」皆即《詩》之大原也。楊雄《并州箴》云：「周穆遐征，犬戎不享。爰貉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是古大原即在涇水之北矣。或謂漢五邊郡本秦九邊郡，即此詩之大原。《史記》：「趙武靈王築長城，至高闕爲塞。」《漢書》：「衛青渡西河，至高闕，遠在大河之北，去鎬京幾二千里。」而又以漢武帝所築朔方城即《出車》詩之朔方，因滋曲說，斷不可從。《傳》云「逐出之而已」者，《漢書·匈奴傳》：「嚴尤諫王莽曰：「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蠶蟲之螫，敵之而已。」此與《傳》義合。○宣王時吉甫即尹吉甫，故《傳》特明之，《嵩高》同。《箋》云：「吉甫，此時大將也。」「有文有武」，猶言「允文允武」耳。「憲，法」，《釋詁》文。《桑扈》「百辟爲憲」，《傳》亦云：「憲，法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傳】祉，福也。來

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

【傳】御，進也。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傳】侯，

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

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疏】喜，樂也。

燕喜，燕樂之也。「祉，福」，《爾雅·釋詁》文，《巧言》同。

《箋》云：「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則歡喜矣，又多受賞賜也。」《漢書·陳湯傳》：「劉向曰：『吉甫之

歸，周厚賜之。』」即引此詩。「來歸自鎬」，自鎬來歸也。

我，我吉甫也。蔡邕《獨斷》云：「御者，進也。」義與《傳》

同。諸友，處內諸臣也。《韓奕》箋：「炰鼈，以火孰之也。」

《正義》云：「字書：『炮，毛燒肉也。魚，烝也。』服虔《通俗

文》曰：『燥煑曰魚。』炮與魚別。而此及《六月》云「炰鼈」

者，音皆作「魚」。案《正義》已謬亂，今正之如是。字書即

《說文》，蓋《說文》本有「魚」篆而迭之也。魚鼈，猶《內則》

之「濡鼈」，《招魂》之「肺鼈」，其俗字誤作「炮鼈」，無毛不可

炮也。鼈者，燕飲庶羞之饌。《儀禮·大射儀》：「羞庶

羞。」注：「或有炰鼈膾鯉。」賈疏云：「《詩》燕飲吉甫有炰

鼈，故知有此也。」又《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曰：「祭養尸，

饗養上賓。」鼈於何有？此謂正加之饌皆無鼈也。今《大

射儀》注作「炮」，宋本作「炰」，「炰」即「魚」之異體。膾鯉，

魚牲，亦庶羞也。《周禮·大司馬》：「饗食，羞牲魚。」鄭司

農注云：「大司馬主進魚牲。」○《爾雅》：「維，侯也。」維謂

之侯，侯亦謂之維。「維」與「侯」一聲之轉。《十月之交》、

《文王》、《下武》同，而用意差別。張仲，《古今人表》作「張

中」。中，古「仲」字。「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爾雅·

釋訓》文。云「文武之臣征伐」者，謂吉甫也，吉甫有文有武

也。云「孝友之臣處內」者，謂張仲也。《荀子·大略篇》：

「使仁居守。」是其義也。李巡注《爾雅》：「張，姓，仲，字。

其人孝，故稱孝友。」據李說，則經文以「張仲孝」爲逗，「友」

爲句，而不以「孝友」連文。《箋》：「張仲，吉甫之友，其性

孝友。」疑《箋》無下「友」字與李同，本三家《詩》。

###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采芑》，宣王南征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傳】興

也。芑，菜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

畝。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方叔泣

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傳】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爲將也。涖，臨；師，衆；干，扞；試，用也。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萐魚服，鉤膺鞶革。【傳】奭，赤貌。鉤膺，樊纓也。【疏】「芑，菜」，《正義》引《義疏》云：「芑菜似苦菜，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爲茹。」然則《生民》言禾苗之白者爲芑，則芑莖帶白色，故得異物而同名歟？「田」，歲曰苗，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爾雅·釋地》文。《傳》引《爾雅》以釋經「新」，「苗」之義，「三歲曰畬」亦連而相及耳。「新」下「田」字當衍，說詳《臣工》篇。案新、苗爲休耕之田畝，至畬而出耕。新田、苗畝中得有芑菜之可采，以喻國家人材養蓄之，以待足用。凡軍士起於田畝，故詩人假以爲興，下章同。○「方叔，卿士」，謂天子三公中執政者也。「受命而爲將」，謂受天子命而出爲將率也。《魯語》云：「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說文》：「涖，臨也。」涖、逮聲近，俗作「莅」。「其車三千」無《傳》，《箋》據《司馬法》「一乘七十五人」，《正義》因謂「天子六軍千乘。二千乘，十八軍」。金鶚《求古錄》云：「夫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耳。今用十八軍，二十一萬五千人。占

者用兵未有如此之多也。《司馬法》本有二說。鄭《詩箋》及《論語注》引《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小司徒》注又引《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鄭不詳其所以異。賈疏及《春秋》孔疏皆以七十五人爲畿內采地法。不知王者軍制，自畿內達之天下，安得有異？且士卒出於鄉遂，非出於采地也。江慎修謂七十五人者，邱甸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此說得之。然其解《周官》亦謂戰車七十五人，則亦誤也。車乘士卒，經典有明文。《周官》：「五伍爲兩。」兩者，車一乘也。是明言二十五人爲一乘矣。蓋兵車一乘，甲士十人，步卒十五人。甲士二伍，步卒三伍，士卒不相襍也。凡用兵，選其強壯有勇者爲甲士，又選其尤者使居車上，左人持弓矢，主射；右人持矛，主擊刺；中人主御，是謂甲首。《左傳》言「獲其甲首三百」，甲首者，甲士之首也。三百人，則三百乘也。餘甲士七人，蓋在車之左右，步卒十五人，蓋在車之後也。調發之制，一乘三十人。而戰止用二十五人，蓋以步卒五人將重車也。杜牧注《孫子》云：「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此將重車二十五人也。每一乘兵車所出之卒，除五人將重車。是兵車五乘，重車一乘也。五乘凡一百五十人，馬二十四匹，其糗糧芻

焚宜以一大車載之矣。重車在兵車之後。將重車者，大抵老弱之人，皆步卒而非甲士，故不用以戰。行則將重車，止則爲炊、饘、樵、汲等事也。江氏謂四兩爲卒，以一兩之人將重車，抑又誤矣。伍、兩、卒、旅皆戰士。將重車者，非戰士也。以一兩之人將重車，則無以成卒，又何以成旅、師與軍乎？唯以二十五人爲一乘，按之諸書皆合。方叔南征，車三千乘，每乘二十五人，三千乘得七萬五千人，是王六軍之制也。案金誠齋之說，確不可易。誠齋又歷引《左傳》「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孟子》「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管子》「一乘四馬，白徒三十人，奉車兩」，竝與《司馬法》「一乘三十人」合，可謂信而有證矣。「師，衆」，《爾雅·釋詁》文。「干，扞，試，用」，《釋言》文。「師，干之試」，言軍士之衆，足爲扞禦之用也。○率，古「帥」字。《采薇》傳云：「翼翼，閑也。夷，讀爲赫，《簡兮》傳：「赫，赤兒。」是赫爲赤也。《載驅》「簟茀朱韉」，《傳》：「韉，革也。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是路車有赤飾也。《載驅》傳又云：「簟，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夏官·緝人》：「凡乘車，充其籠服。」《說文》：「籠，穹也。」《冬官·考工記》：「凡乘茀。矢服繫於穹，故曰籠服，是即《詩》之「魚服」歟？《采薇》傳：「魚，魚皮也。」服，古「服」字。《傳》云「鉤膺，樊

纓」，《嵩高》同，本《周禮》說。《周禮·巾車》：「五路皆有樊纓，唯金路鉤樊纓。」鄭注云：「鉤，婁領之鉤也。」賈疏云：「鉤連膺，明鉤在膺前。以今駢古，明鉤是馬婁領也。」案此及《嵩高》、《韓奕》曰「鉤膺」，或皆指金路言也。鉤即金飾。《孟子·告子》篇「一鉤金」，趙注以爲「一帶鉤之金」。是人帶有金爲飾，馬纓之革，其上亦有金曲鏤之，《小戎》謂之「鏤膺」。戎車鏤膺，路車則鉤膺也。樊者，纓之飾。《周禮》鄭司農注：「纓，謂當胃。」引《禮》家說：「纓當胃，以削革爲之。」賈疏引賈、馬亦云：「樊纓，馬飾在膺前十有二匝，以毛牛尾，金塗十二重。」《說文》：「緹，馬髦飾也。」毛、髦同。緹，今俗作「繁」，「樊」爲假借字。漢之羽葆幢以犂牛尾爲之，如斗，在乘輿左駢馬頭上，馬纓飾其狀相似，是謂之緹纓，亦與旌竿析羽注旄首相似，故哀二十三年《左傳》言薦夫人馬稱旌緹。蔡邕《獨斷》云：「緹纓在馬膺前如索幫。」《方言》：「幫，陳、魏之間謂之帔，自關而東或謂之襪。」蔡以漢索幫比況緹纓，皆謂下垂緹多之狀。《既夕禮》「薦馬纓三就」。《記》：「纓、轡、貝勒縣于衡。」又《晉語》：「亡人之所懷挾纓纓」，韋注：「纓，馬纓也。」既夕，士禮；夷吾出亡，未立爲君，故馬皆有纓而無緹。成二年《左傳》：「衛仲叔于奚請緹纓以朝。」《新書·審微》篇云：「緹

纓者，君之駕飾也。」是繇纓爲尊者之馬飾。馬有繇纓，猶人有綏纓。綏與纓異材。賤者止有冠纓，尊者以綏爲飾。人之纓結頷下，馬之纓結胷前。《小戎》傳：「膺，馬帶也。」纓即馬帶，以革爲之，繇下垂，其上有鉤金以爲飾，先鄭、賈、馬、蔡、許說樊纓大略相同，唯鄭康成讀「樊」如「鞞帶」之「鞞」，謂今馬大帶也；纓，今馬鞅，與古說絕異。《箋》云：「條革，轡首垂也。」條，當作「鞞」，詳《蓼蕭》篇。

###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傳】

鄉，所也。方叔蒞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軹錯衡，八鸞瑯瑯。【傳】軹，長轂之軹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瑯瑯，聲也。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瑱蔥珩。【傳】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瑱，珩聲也。蔥，蒼也。三命蔥珩。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矣。【疏】鄉，所，所猶處也。中所者，謂此菑畝中處也。《傳》嫌鄉爲六鄉之鄉，故明之。《殷武》傳亦云：「鄉，所也。」○「旂旐央央」，詳《出車》篇。《傳》釋「軹」爲「長轂之軹」，長轂，戎車也，《小戎》謂之「鳴轂」。「朱而約之」，以釋經「約」字。朱，其飾也。《考工記·輪人》說：

「置轂之制，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二以爲軹。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幘必負榦。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鄭注云：「篆，轂約也。」《說文》「軹」下本《傳》訓，引《詩》作「軹」，或作「軹」。段注云：「大車轂長尺五寸，兵車、田車、乘車轂長三尺二寸。五分三尺二寸之長，一爲賢，得六寸四分；二爲軹，得尺九寸二分。虛其一者，留以置輻也。《考工記》「軹」字即《毛詩》之「軹」字。軹者，同音假借。取此尺九寸二分者，以革約之而朱其革，《詩》所謂「約軹」也。容如製甲必先爲容之容，先爲容轂之范，盛轂於中，以治之飾之。陳篆者，刻畫其文，而以革縷若絲嵌約之，而後施膠、施筋，而後幘之以渾革，而丸漆之，而摩之，革色青白而後朱畫之。容轂以下，渾轂所同也。幘而朱之，軹所獨也。本是幘而朱之，毛云「朱而約之」，許云「以朱約之」者，既朱則似先朱其革，其意一也。」案段說約軹之制既明晰矣。《烈祖》箋云：「約軹，轂飾也。」錯衡，文衡，《韓奕》同。「錯」詁「文」者，謂衡上束文也。《說文》：「轡，車衡三束也。曲轡轡縛，直轡轡縛。从革，轡聲。讀如《論語》『鑽燧』之『鑽』。或作『轡』。」案曲轡即曲轡。曲轡車衡其約束之革，是曰轡。錯、轡聲相近。三束者，衡之文也。或謂以金飾衡者，則誤以錯衡爲金扈

耳。《興人》注云：「衡之長容兩服。」《釋文》：「璫，本作『鎗』。」《五經文字》云：「《詩》或作『鎗』。」云「聲」者，鸞聲也。○命服，上公之服，朱芾、蔥珩皆是也。天子朱芾，諸侯赤芾。此嫌方叔用天子服，故《傳》云：「朱芾，黃朱芾。」則是深於赤而淺於朱矣。《斯干》箋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斯干》箋亦云：「皇，猶煌煌也。」經言「珩」，故云「璫，珩聲」。蔥，蒼聲轉義同。「三命蔥珩」，《禮記·玉藻》篇文，《傳》引此以證經「蔥珩」之義。又以明天子之上大夫九命與諸侯之上大夫三命者，皆用蔥珩，故此及《候人》傳竝有「三命蔥珩」之訓。《說文》：「卿大夫蔥珩。」亦統天子諸侯之卿大夫而言之矣。又《玉藻》：「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玄玉即黝珩，蒼玉即蔥珩。外諸侯用黝珩，而不與三命同蔥珩者，明嫌之義也。唯天子白玉珩也。《周禮·玉府》注引《詩傳》曰：「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璫，衝牙，蠙珠以納其間。」賈疏謂是《韓詩》。又《晉語》注：「《詩傳》曰：『上有蔥珩，下有雙璫。』」王應麟以爲此詩《傳》。案《傳》文「言其強美斯劣矣」七字當作「其強美者斯劣矣」八字，今各本皆誤。此蓋總釋全章之義。《正義》云：「其車三千，言周室之強。路車朱芾，言車服之美。必言其強美者，斯劣弱矣。」《老子》曰：「國家昏亂，有

忠臣，六親不和，有孝慈。」明名生於不足。詩人所以盛矜於強美者，斯爲宣王承亂劣弱，美而言之也。「美」字今《正義》誤作「矣」，《後箋》依李迂仲《集解》訂。

歟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傳】戾，至也。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傳】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鞠，告也。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傳】淵淵，鼓聲也。入曰振旅，復長幼也。【疏】《晨風》傳：「歟，疾飛兒。」戾，至，《爾雅·釋詁》文，《小宛》、《采芣》同。《箋》云：「隼，急疾之鳥也，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人敵也。爰，於也。亦集於其所止，喻士卒須命乃行也。」《常武》：「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傳》：「疾如飛，擊如翰。」文義相同。○「伐，擊」，《甘棠》訓同義別。《周禮·鼓人》：「以金鈸和鼓，以金鐃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鐃通鼓。」以鈸、鐃、鐃、鐃四金皆與鼓相應者也。而《大司馬》言「習戰辨鐃、鐃、鐃三金之用」者，鈸即鈸于，唯戰則用之。《晉語》：「戰以鈸于丁寧」，《淮南子·兵略》篇「兩軍相當，鼓鈸相望」，皆是也。《詩》言誓師，則鉦即《大司馬》之鐃、鐃、鐃矣。《說文》云：

「鐻，鉦也。」「鐻，小鉦也。」「鐻，大鈴也。」「鈴，令丁也。」《國語》作「丁寧」，韋注云：「丁寧，謂鉦也。」鄭司農注《周禮》亦以鐻、鐻、鐻謂鉦之屬。然則鉦其大名也。《傳》云靜動，所以明習戰之節，非進鼓退金之謂也。鞫，讀與「告」同。《十月之交》「告凶」，《漢書》「告」作「鞫」，此古鞫、告聲通之證。告，讀「誓誥」之「誥」。《周禮》：「誓用之于軍旅。」《文選·東京賦》注引《尹文子》云：「將戰，有司讀誥誓，三令五申之。既畢，然後即敵。」○「顯允方叔」，言有顯德者，方叔也。允，語詞。淵淵，讀贅贅，故云：「鼓聲也。」「伐鼓振旅」句承「陳師鞠旅」之下，猶是未戰時。《爾雅·釋天》：「振旅闐闐，出爲治兵，尚威武也。人爲振旅，反尊卑也。」《傳》云「復長幼」即是「反尊卑」，本《爾雅》文。《爾雅》釋《詩》兼及治兵，則振旅爲習戰。毛《傳》但依經言「振旅」作訓，而不及治兵者，文從略也。蓋周制，春秋二時教民，三年數軍實，皆有治兵振旅習戰之事。《春秋·莊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公羊傳》云：「出曰祠兵，人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祠者，「治」之假借字。《穀梁傳》云：「出曰治兵，習戰也；人曰振旅，習戰也。」又《晉語》云：「治兵振旅鳴鍾鼓，以至于宋。」此行師習戰，亦皆有治兵振旅，竝與《詩》言「振旅」同。

《箋》謂「戰止將歸」，寔失經、《傳》之旨矣。《說文》：「嘖，盛氣也。」《玉篇》：「嘖，盛聲也。」皆引《詩》作「嘖嘖」，與「闐闐」同。

蠢爾荆蠻，大邦爲讎。【傳】蠢，動也。荆蠻，荊州之蠻也。方叔元老，克壯其猶。【傳】元，大也。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壯，大，猶道也。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嘽嘽，如霆如雷。【傳】嘽嘽，衆也。嘽嘽，盛也。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荆蠻來威。【疏】蠢，動，《爾雅·釋詁》文。又《釋訓》：「蠢，不遜也。」郭注云：「蠢動爲惡，不謙遜也。」《書·大誥》篇：「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又「反鄙我周邦，今蠢」。與《詩》「蠢動」義同。「荆蠻」作「蠻荆」者，誤。《文選》左思《吳都賦》注及《通典·邊防三》引《詩》作「蠢爾荆蠻」。又《通典》及《御覽·兵五十八》載《漢書·賈捐之傳》引《詩》亦作「荆蠻」，顏注云：「荆蠻，荊州之蠻。」又劉峻注《世說新語·排調》篇引《傳》與顏注同。各本經、《傳》皆誤，今據以訂正。《殷武》傳：「荆楚，荊州之楚國。」與此《傳》句法正同。《角弓》傳：「蠻，南蠻也。」荆蠻即荆楚。《漢書·地理志》：「周



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荊蠻，爲楚子，居丹楊。」今湖北宜昌府歸州東南有丹楊城，即漢丹楊郡丹楊縣地，宣王時之楚國尚居於此。大邦，謂諸夏也。《賈捐之傳》引《詩》釋之云：「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矣。」《後漢書·南蠻傳》亦云：「明言黨衆繁多，是以抗敵諸夏。」竝謂荊蠻爲荊楚也。○《傳》訓「元」爲「大」，元老爲大老，又引《禮記·曲禮》文以釋「大老」之義。《曲禮》：「五官之長曰伯，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鄭注云：「九命作伯」，伯，分主東西者。」又《王制》：「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注云：「老，謂上公。」昭十三年《左傳》：「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對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二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杜注云：「獻公，王卿士劉子。」案劉子爲王卿士，故自稱於諸侯爲天子之老，與《詩》、《禮》正合。《傳》訓「壯」猶「爲大道」者，言方叔爲天子之大老，克任其大道也。《鹽鐵論·未通》篇：「五卜以上，血脈溢剛曰艾壯。」引《詩》「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或本三家說，與《毛詩》絕異。「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正言伐荊蠻之事。《常武》「王旅嘽嘽」，《傳》：「嘽嘽然盛也。」此嘽嘽爲盛，則嘽嘽爲衆矣。《廣雅》：「嘽嘽，衆也。」嘽嘽、嘽嘽，謂聲氣衆盛也。僖五

年《左傳》：「天策嘽嘽，火中成軍。」亦謂光明之盛也。《漢書·韋玄成傳》引《詩》「嘽嘽推推」，《廣韻》：「輶輶，車盛兒。」並與「嘽嘽」同。○案詩章末正言方叔率師南征荊蠻，而因及征伐獫狁者，《六月》伐獫狁，其時方叔爲上公，折衝禦侮，雖遣賢臣尹吉甫，而帷幄主謀，總在方叔運籌之內，故守衛中國，功必歸焉。《易林·離》、《小過》竝云：「《六月》、《采芑》，征伐無道。張仲、方叔，克勝飲酒。」據焦說，方叔與張仲類列，則《六月》所云「飲御諸友」，中有方叔矣。方叔未嘗北伐，此爲得其實。又《漢書·陳湯傳》：「劉向疏曰：『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箋》云：「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獫狁。」鄭用劉子政說。《後漢書·李膺傳》言：「馮緄前討荊蠻，均吉甫之功。」其說又稍異。「荊蠻來威」，據《漢書·韋玄成傳》引《詩》訂正。威，猶畏也。攷《史記·楚世家》，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堪、季徇。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辟難於濮，而少弟季徇立。熊徇二十二年卒，子熊罈立。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爲若敖。《十二諸侯年表》：「宣王元年，楚熊霜元年。七年，熊徇元年。二十九年，熊罈元年。三十八年，楚若敖元年。」宣王四十六年崩，即若敖之九年也。與《世家》合。蓋楚當夷、厲之

際，其國漸大，侵犯中國，故宣王中興，既命方叔南征，又徙封申伯於謝邑，以禦南方，其事皆在初年。汲郡古文以爲宣王五年伐荆蠻，爲熊霜之世，其說或有依據。若宣王之末，適當若敖之初，《左傳》稱「若敖啟辟山林」。其喪南國之師，已載見於《國語》：「幽王荒廢，荆叛不至，作《漸漸之石》以刺之。」平王東遷，楚患尤甚。戊申，戊甫，勞動京師。漢陽諸姬，蠶食殆盡。迨至齊桓公師召陵，晉文公戰城濮，齊、晉迭霸，而楚稍縮衰。然則南征荆蠻，亦夏夷盛衰之一轉捩也。

### 《車攻》八章，章四句。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傳】攻，堅；同，齊也。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四牡龐龐，駕言徂東。【傳】龐龐，充實也。東，雒邑也。【疏】車，田車也。《瞻卬》傳：

「鞏，固也。」攻，鞏聲義相近。同「訓，齊」。「宗廟齊豪，戎事齊力，田獵齊足」，《爾雅·釋畜》文。《傳》引之，而又申明「齊」之義爲尚純、尚強、尚疾也。詩因田獵而修車馬，則「齊足尚疾」正訓經之「同」字，宗廟、戎事連言及之也。舍人《爾雅注》云：「田獵取往於苑囿之中，追飛逐走取其疾而已。」○龐，充豐韻。充實者，彊盛之意。《玉篇》：「驪，充實兒。」疑出三家，字異。東，東都，東都在鎬京之東，故經言「徂東」，《序》箋云：「東都，王城也。」成王作邑土中，會諸侯於王城。宣王中興，復會於此。「駕言徂東」，言命駕而往會諸侯耳。會有大射，射有中禽。又宣王實有大蒐之禮，故詩中連言田獵。其會諸侯本在王城，《傳》以「雒邑」釋「東」，用意顯然矣。雒邑即王城。《群書治要》作「雒」，今作「洛」，非。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傳】甫，大也。田者，大艾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旂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櫛，閒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

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

【疏】甫，《楚辭·九歎》注作「圃」。《文選》班固《東都賦》、《後漢書·班固傳》、《馬融傳》注引《韓詩》「東有圃草」，《薛君章句》：「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毛、韓義同，而皆不言地名。鄭《箋》以甫草爲甫田之草。《水經·潛水》注：「中牟縣圃田澤多麻黃草。《述征記》曰：『踐縣境便覩斯卉，窮則知踰界。《詩》所謂「東有圃草」也。』」案此本鄭說。攷圃田在今河南開封府中牟縣西北，與敖山相去僅百餘里。《靈臺》傳：「圃，所以域養禽獻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是圃田、敖山俱在天子園內，鄭說足申《傳》義矣。《墨子·明鬼》篇：「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車數百乘。」其事尚在宣王末年，而亦可見圃田之常獵也。成周在王城之東，而圃田、敖山又在成周之東。宣王當日之蒐在成周，斷不在王城，故成周有宣王之謝，謝以講軍實者，殆因此也。此章言狩，下章言苗，苗爲夏獵，則狩非冬獵。《爾雅》：「火田爲狩。」郭注云：「放火燒草獵，亦爲狩。」○《傳》云「田者」以下，皆所以明甫草行狩之事。云「大艾草以爲防」者，昭八年《穀梁傳》：「艾蘭以爲防。」蘭亦草也。云「或舍其中」者，《正義》云：「此屬夏苗之田也。《周禮》仲夏，教芟舍」，鄭注云：「芟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

法也。」云「褐纏旃以爲門」者，《正義》云：「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爲門之兩旁，其門蓋南開，竝爲二門，用四旃四褐也。」案《大司馬》：「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鄭注云：「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以旃爲門，猶以旌爲門矣。《穀梁傳》：「置旃以爲轅門。」言立旃爲門，如設轅在兩旁，非謂更以轅表門如范甯說也。云「裘纏質以爲楸」者，楸，讀爲闌，闌爲門之中央所豎短木。《穀梁傳》：「以葛覆質以爲桺。」范注云：「葛，或爲「褐」。」案毛《傳》言「裘」者，所傳聞異。質，樁質，侯中的也。《猗嗟》傳：「二尺曰正。一質即正也。方二尺，四邊以木爲幹，是謂之樁質。今以樁質爲門中闌，則闌高當二尺，而復以裘纏其上也。云「閒容握」者，閒，門中也。門中置楸，車入門，去兩旁旃竿各容一握也。《穀梁傳》：「流，旁握流行也，謂車輪行也。旁，門旁也。車行至門兩輪之軹，去門旁一握。」毛《傳》「閒容」二字，即《穀梁》「旁」字之義。下毛《傳》「驅而入」三字，即《穀梁》「流」字之義。其詳略義可互明。《正義》云：「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握入四指爲四寸，是門廣於軸八寸也。」擊，《正義》本作「擊」，《釋文》本作「擊」，音計。劉兆注《穀梁》云：「絰也，其字亦作「擊」。免疑「擊」、「擊」皆「擊」字之誤。《傳》家「門楸」而

言。門中之櫨，以質爲之，質高二尺。田車之軹，離地崇三尺三寸，故車可以過櫨。輦之離地庫，不得過櫨。《史記·公孫敖傳》：「楚民俗好庫車，王欲下令使高之。相曰：『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櫨。』」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車。櫨即櫨。車入里，門櫨高，則車亦高，乃可過也。此車過櫨之說也。《呂覽·本生》篇：「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蹇之機。」機亦門中櫨也。輦則至機而止，爲務以自佚之喻，此輦不得過櫨之說也。《傳》云「驅而入」者，謂車也；「不得入」者，謂輦也。《穀梁傳》：「御輦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蹇、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穀梁》亦謂車入門，而御輦者不入門也。御輦者，謂徒也。凡田獵，有車有徒。下文「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傳》：「維數車徒者爲有聲也。」「徒御不警」，《傳》：「徒，輦者。御，御馬者。」此皆言車徒之事。車，天子、諸侯、大夫、士所乘之車也。徒，甸徒也。徒爲御輦之人，輦爲徒所御之車名。毛《傳》嫌言「御輦者不得入」，則并其人而言，故直云「輦則不得入」，謂徒所乘之輦不得入門，而徒仍入門也。不得入者謂輦，非謂徒也。《周禮》言：「陳表之中，車驟，徒趨。車馳，徒走。」車入表，故曰驟，曰馳。徒則步入表，故曰趨，曰走。是其明證矣。說者俱依誤本作《周禮·舟車》「輦

互」之「輦」，以爲車入門當驅，而驅車又不可與門旁輦互，門旁輦互便不令車入門，以此教戰，試其能否田獵之儀，恐不若是。總由不明門櫨，又不明輦不得入門櫨之制，誤「輦」爲「輦」，「輦」又誤爲「輦」，俾古制遂不可攷矣。云「左右」者，左右，和之門也。焚，火田也。發，發矢也。抗，舉也。大綏，大麾也。《巾車》：「大麾以田。」《王制》謂殺禽已訖，田止而弊，文不同也。下，綏下也。大禽公之，謂獻禽也。《御覽·資產部十一》引《韓詩內傳》：「天子抗大綏，諸侯抗小綏，群小獻禽其下，天子親射之於旃門。」亦其義也。《穀梁傳》：「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又《說苑·修文》篇：「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廣雅·釋天》：「刈草爲防，敵而射之，不題禽，不墮遇，不捷草，越防不追。」竝與毛《傳》略同。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傳】之子，有司也。

夏獵曰苗。囂囂，聲也。維數車徒者爲有聲也。

建旐設旆，薄狩于敖。【傳】敖，地名。【疏】經言

「選徒」，是有司之事，故《傳》云：「之子，有司也。」于，往；于苗，言往苗也。《爾雅·釋天》：「夏獵爲苗。」《傳》所本也。古「曰」與「爲」通。《周禮》、《左傳》、《穀梁傳》竝云「夏

苗」，唯《公羊傳》以爲無夏田，說異，詳《叔于田》篇。《說文》：「囂，聲也。」重言之曰囂囂。徐邈讀曰噉。選，讀爲算，《說文》：「算，數也。」《大司徒》「撰車徒」，鄭注：「撰，讀曰算。算車徒爲數，擇之也。」撰與選同，故撰亦爲算。「維數車徒者爲有聲」，此有司豫備田獵之事。至天子出田獵，無謹譁之聲，《傳》意固以「有聲」對章末「無聲」言，作相應法也。○「薄狩」作「搏獸」，誤。《文選·東京賦》：「水經·濟水」注，《後漢書·安帝紀》注引《詩》皆作「薄狩于敖」，《初學記·武部》作「搏狩」，「搏」亦「薄」之誤。《初學記》云：「獵亦曰狩，狩獸也。」鄭《箋》言：「田獵搏獸也。」此經文作「薄狩」之確證。今「薄」作「搏」者，音近而誤。「狩」作「獸」者，因《箋》而誤。《釋文》：「搏獸，音博，舊音傳。」乃釋鄭《箋》，非釋經文也，說詳段氏《詩經小學》。「薄狩于敖」，狩于敖也，「薄」爲語詞。敖本山名，《傳》云「地名」者，以所狩之地言也。秦敖倉在山的北，春秋時晉士季帥七覆於敖前，在山的南，今開封府榮澤縣西北有敖山，即此。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傳】言諸侯來會

也。赤芾金舄，會同有繹。【傳】諸侯赤芾金舄。

舄，達屨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也。【疏】

四牡，諸侯所乘。《傳》探下文「會同」，故云：「言諸侯來會也。」四牡奕奕，與《韓奕》句同。《文選》謝惠連詩注引《韓詩章句》云：「奕奕，盛貌也。」案弟四章、五章正言宣王會諸侯於東都，而又因會習射也。○「諸侯赤芾」，《候人》傳：「再命、三命皆赤芾。」再命大夫，三命卿，是諸侯與其卿、大夫同服赤芾矣。然服同而制有異：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形不同也；諸侯會以火，山，卿大夫會以山，文不同也；唯色同赤耳。此《傳》云「諸侯赤芾金舄」，與《采芻》傳「諸侯赤芾邪幅」句例相同，而下又申釋邪幅、金舄之義。今本《傳》文奪「邪」字，「金」字，當補正。「達屨」釋「金舄」，不徒釋「舄」。據《正義》，舄上有「金」字，不誤也。《正義》云：「言金舄，達屨者，達屨，屨之最上達者也。」《小爾雅》云：「履尊者曰達屨，謂之金舄而金鉤也。」與《傳》「達屨」同。《後箋》云：「達，猶《孟子》『達尊』之義，自當以《疏》說爲是。《豳風》傳：『赤舄，人君之盛屨。』盛屨，猶達屨也。或疑鉤在屨頭如刀衣鼻，似難飾之以金。攷《晏子春秋·諫篇》曰：『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紉，其長尺。』是古人本有以金飾屨之制。又《晏子對曰》：『古者人君大帶重半鉤，舄履倍重，不欲輕也。』趙注《孟子》：『一鉤金，謂一帶鉤之金。』則此所

謂大帶之重者，亦是帶鉤。鄭注《周禮》云：「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則此云「大帶重半鈞」者，當是一帶鉤之金重三分兩之一。鳥履倍重者，當是兩鳥之金重一鈞爲大半兩。此古人金鳥之制，可爲明證者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周禮·大宗伯》文。詩言會，而同則連及之耳。「繹，陳」，《爾雅·釋詁》文，《常武》、《賁》同。《觀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案凡大會同，於宮，壇之上皆有陳列之位。《正義》云：「有陳於會同之位，言各以爵之尊卑陳列於其位次者」是也。《晉語》：「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置茅絕，設望表。」《說文》云：「朝會，束茅表位曰絕。」「繹」與「絕」義亦相近。

決拾既飲，弓矢既調。【傳】決，鉤弦也。

拾，遂也。飲，利也。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傳】柴，積也。【疏】決，《釋文》：「作『央』，本又作『決』，或作『挾』。」《周禮》：「繕人掌王之用，挾、拾」，鄭司農云：「挾者，所以縱弦也。拾者，所以引弦也。」《詩》云：「挾拾既次。」《詩》家說或謂挾謂引弦彊也，拾謂撝扞也。玄謂：

挾，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箸右手巨指。《士喪禮》曰：「挾用正，王棘若擇棘。」則天子用象骨與？撝扞箸左臂裏，以韋爲之。《儀禮·士喪禮》：「挾用正，王棘若擇棘，組繫，續極二。」鄭注云：「決，猶闔也。挾弓以橫執弦，《詩》云：「決拾既次。」正，善也。王棘與擇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爲決。極，猶放弦也，以沓指放弦，令不挈指也。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二，死用續又二，明不用也。」然則先鄭《周禮注》：「挾者，所以縱弦。」是「挾」與「極」同物。後鄭以《禮經》之「極」即《衛風》之「韞」，與「決」異物。挾者，所以持弦，從先鄭引《詩》家說。其《詩》家說即《毛詩》說也。《大射儀》：「右巨指鉤弦」，注云：「右巨指，右手大擘，以鉤弦。弦在旁挾，由便也。」毛《傳》以「鉤弦」釋「決」，正本《大射儀》，其以「遂」釋「拾」者，亦本《禮經》爲訓。《鄉射》言「說決、拾」凡四見，「袒決、遂」凡十五見。《大射》言「說決、拾」凡十三見，「袒決、遂」凡十一見。於「袒」則曰遂，《鄉射》注：「遂，所以遂弦者也。」於「說」則曰拾，《鄉射》注：「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大射》於正射時筈中取出亦謂之決拾，《詩》言「決拾既飲」，正謂此也。《大射儀》：「小射正奉決、拾以筈，坐奠筈于物南，遂拂以巾，取決，興，贊設決、朱極二。小臣正贊袒。小射

正又坐取拾，興，贊設拾，以筭退，奠于坫上，復位。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壹，左執弣，右執簫，以授公，公親揉之。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于公，稍屬。公卒射，小射正以筭受決，拾，退奠于坫上，復位。小臣正贊襲。公即席，司正以命升賓。賓升復筵，而后卿、大夫繼射。」案此諸侯之大射也。天子大射，意與諸侯同。《傳》云「飲，利」，《說文》：「飲，便利。」利，讀如「利弓矢」之「利」，利猶調也。《箋》：「飲，謂手指相次比也。」《芄蘭》正義申此《箋》云：「手指相比次」，亦謂巨指既箸決，左臂加拾，右手指又箸沓而相比次也。《大射》決、極、拾三者竝陳，《士喪》又決、極、竝舉。詩言決不言極，文不備也，故《正義》申《箋》兼箸沓而言。《箋》與《杕杜》傳「飲訓助」略同，而與此《傳》「飲訓利」實異。調，和也。「決拾既飲」，取決、取拾也。「弓矢既調」，順弓拂矢也。下文云「射夫既同」，即卿、大夫繼射也。○射夫，謂會同之諸侯也。同，猶合也。既同，言已合耦也。《周禮》：「大司馬之職，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注云：「大射，王將祭射于射宮，以選賢也。王射三侯，以諸侯爲六耦。」又《大射儀》：「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注云：「御，由侍也。大夫與大夫爲耦。不足，則上侍於大

夫，與爲耦也。」案下章《傳》云「其餘以與大夫，上以習射於澤宮」，即其事也。《說文》：「捰，積也。」引《詩》作「助我舉捰」。《玉篇》、《廣韻》引《詩》皆作「捰」。疑今本「柴」乃「捰」之誤。積，謂積禽也。張衡《西京賦》：「收禽舉捰。」薛綜注云：「捰，死禽獸將腐之名也。」舉捰，本三家《詩》，與《毛詩》字義不同。大射之禮，天子先射，而后卿、大夫射，故云：「助我舉積禽也。」下章《傳》云「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是其事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傳】言御者之良

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傳】言習於射御法

也。【疏】四黃，猶四牡也。猗，當作「倚」。《釋文》「猗」

「倚」二字音義迥別。《節南山》「有實其猗」，「猗，於宜反。」

《箋》：「猗，倚也。二倚，於綺反。」《淇奥》「綠竹猗猗」，於宜

反。倚重較兮，於綺反。此篇，倚，於寄反」，則《釋文》本

作「倚」字可證。不倚，無偏倚也。《大叔于田》「兩驂如

手」，《傳》：「進止如御者之手。」所謂御者之良也。○《孟

子·滕文公》篇：「王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

破。」「所謂習於射御法也。《四鐵》傳：「閑，習也。」「閑」訓「習」，則「習」亦訓「閑」矣。《釋詞》云：「如破，而破也。」「舍矢如破」與「舍拔則獲」同意，皆言其中之速也。《箋》曰：「如椎破物。」趙注《孟子》曰：「應矢而死者如破。」皆誤解「如」字。案第六章、七章承五章助舉積禽而追敘田獵獲禽之事。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傳】言不謹謹也。

徒御不警，大庖不盈。【傳】徒，輦者。御，御馬者。不警，警也。不盈，盈也。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膕，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髀，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疏】《傳》釋「蕭蕭馬鳴，悠悠旆旌」爲「不謹謹」，即下章無聲之義，於田獵見軍旅之整也。《說文》：「謹，謹也。」「謹，謹也。」「謹，謹二字雙聲。」「徒，輦者。御，御馬者，二者」字各本作「也」字，依《正義》訂正。《正義》云：「諸徒皆爲徒行，此獨以爲輦者，《釋

訓》云：「徒御不警，徒，輦者也。」《爾雅》特釋此文，故依而爲說。徒既爲輦者，故御爲御馬者也。」案《正義》謂「諸徒皆爲徒行」，《黍苗》、《嵩高》傳皆云「徒，徒行者」是也。徒行爲舍車，而徒輦以人輓行車，爲異。其實輦以人輓，而不用馬駕，故輦亦徒也。《說文》：「輦，輓車也。」「輓，引之也。」《釋名》：「輦，車人所輦。」《黍苗》、《嵩高》傳皆云：

「御，御車者。」義與此同。警，各本作「驚」，《正義》作「警」，不誤。「徒御不警」，徒御警也。「大庖不盈」，大庖盈也。

《傳》以「不」爲助句之詞也。一字不成詞，則用一助字以足之，此其句例。《桑扈》「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不多，多也」，《文王》「不顯，顯也」，「不時，時也」，《生民》「不寧，寧也」，「不康，康也」，《卷阿》「不多，多也」，《玉篇》云：

「不，詞也。」凡古人作詞，多由方語。語有急緩，則詞有短長。初以語言之發聲，後爲文辭之助句，皆出自然，非有矯爾。毛公深明乎古人屬辭之意，故特發明之。○經言「庖

盈」，《傳》因推廣乾豆、賓客，此《禮記·王制》及《春秋·桓四年》公羊、穀梁傳田狩之事皆有其文，何休注云：「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膕，中心，死疾，鮮繫，故乾而豆之，中薦於宗廟。二者，第二之殺也，自左膘射之，



達於右脾，遠心，①死難，故以為賓客。三者，第三之殺也，自左臠射之，達於右髀，②中腸胃汚泡，死遲，故以充君之庖廚。案何注、毛《傳》詳略相同。左臠，《釋文》引：「《三蒼》云：『小腹兩邊肉也。』」《說文》云：「脅後髀前肉也。」今《說文》：「臠，牛脅後髀前合革肉也。」右臠，本或作「髀」，《公羊》釋文引：「《字林》云：『肩前兩乳骨也。』」《說文》：「髀，肩前也。」《箋》：「射右耳本，射，當為『達』。」《正義》云：「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為次殺，不言『自左』者，蒙上文可知。」《公羊注》作「達於右脾」。范注《穀梁》云：「次殺，射髀髀死。」《傳》云「射左髀，達於右髀」，《釋文》作「左脾」，云：「本又作『髀』，謂股外。」《公羊注》作「左臠右髀」，《公羊》釋文云：「一本作『肱』，音賢。」《說文》：「肱，牛百葉也。从肉，弦省聲。」「髀」即「肱」之異字。汙泡，謂旁光也。踐毛，《正義》作「翦毛」。澤宮為習射之宮，在國中者也。《穀梁傳》：「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又《書大傳》：「凡祭，取所餘獲，陳于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中，不取也。命不中者，雖中，不取。何以也？所以貴揖讓之取，

而賤勇力之取也。歸之取也，于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于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以行禮，其射又主中。」鄭注云：「澤，射宮也。」案此皆成文，與毛《傳》略同。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傳】有善聞，而無

謹諱之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疏】之子，即

于苗之有司也。征，行也，猶歸也。言田獵數而歸也。《東

都賦》所謂「先驅後路，屬車按節」是也。《傳》以「有善聞」

釋經「有聞」，而以「無謹諱之聲」釋經「無聲」。謹，或作

「誼」，《釋文》作「謹」。諱，上章《傳》言「不謹諱也」。《家

訓·文章》篇引毛《傳》作「誼諱」，「誼」即「謹」之異體。《說

文》有「謹」無「誼」，知毛《傳》作「謹」不作「誼」矣。○《爾

雅》：「允，展，信也。」又「展，允，誠也。」允謂之信，展亦謂

之信，展謂之誠，允亦謂之誠。允、展同義也。析言之，則

「展」訓「誠」、「允」訓「信」。「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言信矣

①「遠」，原作「達」，據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愛日軒刻本、徐

子靜本、阮刻《春秋公羊傳注疏》改。

②「髀」，原作「髀」，據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愛日軒刻本、徐

子靜本改。

君子，誠能成其大功也。君子，謂宣王也。

### 《吉日》四章，章六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疏】昭三年《左傳》：「鄭伯如

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案此《吉日》爲出田之證。《車攻》會諸侯而遂田獵，《吉日》則專美宣王田也。一在東都，一在西周。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傳】維戊，順類乘

牡也。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禱，禱獲也。田車既好，四牡孔阜。

升彼大阜，從其群醜。【疏】《傳》云「維戊，順類乘牡也」者，《箋》：「戊，剛日也，故乘牡爲順類也。」下文言「田

車既好，四牡孔阜」，此即謂乘牡之事。《爾雅·釋天》：「既伯既禱，馬祭也。」郭注云：「伯，祭馬祖也。」《周禮·校

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庾人》：「掌祭馬祖，祭閑之先牧。」鄭注云：「馬祖，天駟也。」

《孝經》說：「房爲龍馬。」①《釋天》：「天駟，房也。」郭注云：「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詩》之伯即《周禮》

之馬祖，故《傳》以「馬祖」釋「伯」也。禱者，祭馬祖而禱也。

《甸祝》：「禋牲，禋馬，皆掌其祝號。」杜子春注：「禋，禱也。

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獲禽牲。《詩》云：「既伯既禱。」《爾

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杜以禋牲謂禱所獲禽牲，禋

牲，禋馬自爲一祭。《說文》：「禋，禱牲，馬祭也。」許以禋

爲禱牲，即以禋牲爲馬祭，正本杜說。《詩》之禱即《周禮》

之禋馬，禋馬即祭馬祖也。《傳》云「重物慎微」，即《序》「慎

微」之義。既言「將用馬力，必禱於馬祖」，而因又申釋之云

「禱，禱獲也」者，獲亦所獲禽牲，此即《周禮》「禋牲」之謂，

是杜、許皆足以申成《傳》意矣。《說文》：「禋，或作「驪」。

《繫傳》引《詩》「既禱既禋」，此「既禱」乃「既伯」之誤。

《詩》、《爾雅》釋文云：「禱，《說文》作「禋」。」陸所據《說文》

「禋」下引《詩》作「既禋」，今《詩》作「既禱」者，疑當從或字

作「既驪」。《傳》以「禱獲」釋「驪」，與杜、許以「禱」釋「禋」

同意。《說文》：「獲，獵所獲也。」○從，逐也。下章《傳》

云：「獸三曰群。」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傳】外事以剛日。

①「鄭注」至「龍馬」十五字，引文於阮刻《周禮注疏》爲《校人》注，非《庾人》注。

差，擇也。獸之所同，麀鹿麀麀。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傳】鹿牝曰麀。①麀麀，衆多也。漆沮之水，麀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致天子之所。【疏】「外事以剛日」，《禮記·曲禮》、《表記》皆有此文。庚午，剛日也。《出車》傳：「出車就馬於牧地。」牧地在郊外，是差馬爲外事也。上章言乘牡是外事，宜用剛日。此章言差馬，亦是順剛之類。《傳》文互明耳。《漢書·翼奉傳》：「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竝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案翼治《齊詩》，此當是《齊詩》說。差，擇，《釋詁》文。差者，參差不齊。馬亦有良惡之不齊。訓「差」爲「擇」，與《車攻》傳訓「同」爲「齊」一意。擇，讀如「擇有車馬」之「擇」。○《爾雅·釋獸》：「鹿牝，麀。」此《傳》所本也。《靈臺》傳：「麀，牝也。」《說文》：「麀，牝鹿也。字或作「麀」。麀麀，《韓奕》作「嘒嘒」，《傳》：「嘒嘒然衆也。」義與此同。《說文》引《詩》作「嘒」，云：「麀鹿群口相聚兒。」「麀」疑「麀」之誤，轉寫者涉上文「麀鹿」，遂誤「頭」爲「鹿頭」耳。「麀」即「嘒」之古文假借字，如全《詩》用字之例，「任」又作「壬」，「儀」又作「義」，「俾」又作「單」，「仕」又作「上」之

比。《韓奕》作「嘒嘒」，《吉日》作「麀麀」，皆其理也。《說文》無「麀」字。《潛》傳：「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漆，沮之水，其旁地亦麀鹿之所生。《正義》云：「驅之於漆、沮之傍，從彼以至天子之所。上言乘車升大阜，下言獸在中原，此云驅之漆、沮，皆見獸之所在驅逐之事，以相發明也。」案孔所據《傳》「致」作「至」，《騶虞》正義引亦作「至」。《後箋》云：「《車攻》疏述《傳》義：『以田法芟草爲防，未田之前，誓上戒衆，教示戰法。教戰既畢，士卒出和，乃分地爲屯。既陳，車驅卒奔，驅禽納之於防，然後焚燒此防草，在其中而射之，天子先發，然後諸侯、大夫、士發。』然則此言「漆、沮之從，天子之所」者，謂驅禽而納諸防中也。言「悉率天子，以燕左右」者，謂焚燒防草，復驅之以待天子之射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群或友。【傳】祁，大也。趨則儻儻，行則俟俟。獸三曰群，二曰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驅禽

①「牝」，原作「牡」，據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愛日軒刻本、徐子靜本、阮刻《毛詩正義》與《毛詩傳義類·釋獸》第十

八改。

之左右，以安待天子。【疏】中原，原中。「祁」與「頤」同，故訓「大」，大謂原野廣大也。孔，甚也。原田之中，其地廣大，物又甚有。《箋》改「祁」爲「麇」。《正義》據《爾雅》某氏注引《詩》作「麇」，本三家《詩》。《後漢書·馬融傳》注：「駮，音侯。」引《韓詩》「駮駮駮駮」。《文選·西京賦》注引《薛君章句》：「趨曰駮駮，行曰駮駮。」《說文》：「侯，大也。」引《詩》作「伾伾侯侯」，許宗毛，則所引是《毛詩》，與《韓詩》字異聲同。今《詩》作「儻儻」，而與「伾伾」聲部絕異，未知審也。「獸」曰群，「國語·周語」文，韋注云：「自二以上爲群。」二曰友，其義無聞。《說文》：「同志爲友，从二又，相交友也。」其即「獸二爲友」之義歟？○「燕」訓「安」，云「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文選》張衡《東京賦》注引《毛詩傳》「驅禽獸於王之左右」，與今本異。《箋》云：「率，循也。悉驅禽循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此鄭申毛也。《騶虞》傳：「虞人翼五羆，以待公之發。」翼亦驅也。案上章《傳》言「驅禽至天子之所」，此言「之左右以安待天子」，皆即《序》「奉上」之義。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傳】殪，壹發而死，言能中微以制大也。以御

賓客，且以酌醴。【傳】饗醴，天子之飲酒也。

【疏】《爾雅》：「殪，死也。」發殪，矢發即死。小豝言發，大兕言殪，互詞，故《傳》以「壹發而死」釋經「殪」字，必兼上句「發」字以明意耳。小豝，微禽也。大兕，大禽也。微者中，大者制，此射者之能事也。《荀子·儒效篇》：「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王霸篇》：「人主欲得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蠡門矣。」《君道篇》：「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議兵篇》：「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傳》云「中微」，殆用其師說。豝，詳《騶虞》篇。○《六月》傳：「御，進也。」田禽以饗賓客，賓客謂諸侯也。《傳》文「饗醴」上疑奪「醴」字，醴即酒也，醴爲饗醴，又申釋「饗」之義爲「天子之飲酒」。《說文》：「饗，鄉人飲酒也。」醴，天子饗飲辟廱也。案天子四郊之學亦曰辟廱，其郊射之宮曰郊宮，亦曰射宮。天子射畢而飲酒，即用鄉人飲酒之禮，是亦曰饗也。《左傳》莊十八年，僖二十五年，二十八年「王饗醴」，《周語》「王乃淳濯饗醴」，「王薦鬯饗醴」，與此《傳》「饗醴」不同。此即《序》「接下」之事。奉上由於接下，故美天子田獵，而於章末推本言之。

卷十七終

# 詩毛氏傳疏卷十八

長洲陳奐學

## 鴻鴈之什詁訓傳第十八 毛詩小雅

《鴻鴈之什》十篇，三十二章，二百三十句。

《鴻鴈》三章，章六句。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傳】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鴻鴈知辟陰陽寒暑。之子于征，劬勞于野。【傳】之子，侯伯卿士也。

劬勞，病苦也。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傳】矜，憐也。老無妻曰鰥，偏喪曰寡。【疏】鴻、鴈，二鳥名也。《孟子》稱梁惠王顧鴻、鴈、麋、鹿，飛者之有鴻、鴈，猶走者之有麋、鹿耳。杜注《左傳》亦云：「大曰鴻，小曰鴈。」《說文·佳部》：「雁，雁鳥也。」「堆，鳥肥大堆堆也。或作「塢」。《鳥部》：「鴻，鴻鴈也。」「鴈，鴈也。」《詩·九罭》之鴻謂鴻鴈，《匏有苦葉》之鴈謂鴈，其正字作「鴻」作「鴈」。此「鴻鴈」乃野鳥，其正字當作「塢雁」。《說文》曰「雁鳥」即今之野鵝，塢，其大者也。經言羽，故云「肅肅，羽聲」也。《傳》文「鴻鴈知辟陰陽寒暑」，此八字各本攷入《箋》語。《後箋》從《正義》述《傳》，今據以訂正。鴻鴈以喻萬民。陰寒陽暑皆知所辟，是猶辟離散而歸安集也。首章言離散，二章就已安集言，三章就未安集言。○《傳》云「之子，侯伯卿士也」者，侯伯，外諸侯之長，卿士，內諸侯之長。外諸侯有救患分災之任，內諸侯有命事考績之職。宣王時侯伯，申侯也；卿士，召公、方叔也，皆有「劬勞于野」之事焉。「劬勞，病苦」，《豳風》同。劬，勞二字平列，鄭注《內則》云「劬，勞也」是也。《釋文》引《韓詩》：「劬，數也。」韓讀不平列。○矜，憐疊韻，《尚書·多士》「予惟率肆矜爾」，《論

衡·雷虛篇作「予惟率夷憐爾」。又《論語》「哀矜」作「哀憐」，此矜、憐通訓之證。《爾雅》：「矜，苦也。」《傳》不用《爾雅》，緣下句「哀」字立訓。《說文》：「憐，哀也。」是矜、哀皆憐也，憐人即是哀鰥寡。及，猶汲汲也。爰，語詞。言汲汲哀矜此鰥寡之人也。《漢書·蕭望之傳》：「《詩》云：『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蕭習《齊詩》，與《毛詩》意同。「老無妻曰鰥」，《王制》「鰥」作「矜」。襄二十七年《左傳》：「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鰥亦稱寡。《書大傳》：「舜年三十不娶，稱鰥。」則不老而無妻亦稱鰥。此通言無別也。《傳》云「偏喪曰寡」，偏喪，猶偏亡，承上句「老」字連下，《王制》所謂「老而無夫者謂之寡」也。高注《淮南子·原道》篇云：「雖有偏喪，不復更醮。」與此「偏喪」同。不言孤獨者，文不備故爾。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傳】中澤，澤中也。

之子于垣，百堵皆作。【傳】一丈爲板，五板爲堵。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傳】究，窮也。【疏】

集，得所安集也。「中澤，澤中」，此倒句。凡《傳》云「皋澤」、「離」、「澤陂」、「澤障」，皆謂澤爲有水之稱。無水者曰藪。○《箋》云：「《春秋傳》曰：『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雉

長三丈，則板六尺。《正義》云：「《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何休注《公羊》取《韓詩傳》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二說不同，故鄭《駁異義》辨之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免案》傳云「一丈爲板」者，此橫言之也。云「五板爲堵」者，此豎言之也。板廣二尺，累高五板爲一堵，橫長三堵爲一雉。隱元年《左疏》引《異義》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說與毛義同。定十二年《公羊傳》：「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箋》據《公羊傳》「五堵爲雉」，謂「按五堵成一雉，雉長三丈，則板當六尺」，以破毛義，其說「板六尺」與毛「板一丈」之說不同，而謂「雉長三丈」與古《周禮》、《左氏》說又未嘗不同。至《公羊注》作「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與《左疏》

引《戴禮》及《韓詩》說「雉長四丈」合，而於古說皆不可通。板，當作「版」。《版》傳云：「垣，牆也。」《無衣》傳云：「作，起也。」宣王承厲之變，萬民離散，遷徙無常，《十月之交》所謂「徹我牆屋，田卒汙萊」也。侯伯卿士爲之坏垣牆，補城郭，此正是勞來安集之事。《箋》謂「於壞滅之國徵民起屋舍，築牆壁」，如《箋》說，則是勞民役，非安民居矣。○「究，窮」，《釋言》文。凡詁訓，「窮」有二義，窮極謂之窮，窮困亦謂之窮。《蕩》「靡屈靡究」，《傳》：「究，窮也。」彼窮爲窮極，此窮爲窮困，二《傳》訓同意別。高誘注《淮南·時則》云：「鰥寡孤獨曰窮也。」《皇矣》、《閟宮》傳竝云：「宅，居也。」雖則劬勞，其究安宅，言上之人雖是病苦，而其下窮困之人皆能安集康居之。此承上章末二句，而言其得所也。篇中三「劬勞」皆謂侯伯卿士勞來病苦之情。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傳】未得所安集，

則嗷嗷然。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傳】宣，示也。【疏】釋文：「嗷，本又作『嗽』。」《說文》：「嗽，衆口愁也。」《詩》曰：「哀鳴嗷嗷。」

文十三年《左傳》：「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襄十六年《傳》：「穆叔見范宣子，

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杜注：「鳩，集也。」《傳》云「未得所安集」者，即本《左傳》「無鳩」爲訓。○我，我侯伯卿士也。「宣」訓「示」，宣猶明也。示，古「視」字。驕者，慢也。《呂覽·期賢》篇：「吾安敢驕之？」《秦策》：「王兵勝而驕。」高誘注竝訓「驕」爲「慢」。《芄蘭》傳云：「以驕慢人。」是「驕」有「慢」義。「劬勞」與「驕」作對文。「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言智者謂我病苦，而愚者猶謂我視民以慢也。慢，猶不急也。《左傳》云：「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穆叔遂賦《詩》以譏晉不急魯難，亦是驕慢之意。

### 《庭燎》三章，章五句。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疏】列

女傳·賢明篇：「宣王嘗夜臥宴起，姜后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宴退，卒成中興之君。」

案此與詩義合。箴，猶戒也，與《常武》序同。

###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傳】

央，旦也。庭燎，大燭也。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傳】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鑣聲也。【疏】「央，

旦」，《釋文》本「旦」作「且」，《正義》從王肅本作「旦」。案

「且」字是也。《箋》云：「猶言夜未渠央也。」《釋文》引《說

文》云：「久也，已也。」王逸注《楚辭》云：「央，盡也。」《韓

奕》箋「且」訓「多」，《載芟》傳「且」訓「此」。多者，猶言久

也，此者，猶言已也，盡也。「夜未且」正與「夜未久」同意。

王子雖不明「且」字之義，遂改「且」爲「旦」，而以「未旦」爲

夜半。《正義》從其說，誤。「庭燎，大燭」，大燭別於凡燭，

謂之燎。燎設於庭，謂之庭燎，《箋》云：「於庭設大燭」，《燕

禮》「甸人執大燭於庭」是也。《周禮·司烜氏》「凡邦之大

事，共墳燭、庭燎」，「故書「墳」爲「蕢」。鄭司農注：「蕢燭，

麻燭也。」賈疏云：「古者未有麻燭。庭燎所作，依慕容所

爲，以葦爲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若今蠟燭。」案賈說

非也。《巷伯》傳：「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是薪蒸與麻蒸

皆爲燭。庭燎爲大燭，亦猶是爾。《禮記·郊特牲》：「庭

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孔疏云：「此數出《大戴禮》也。百者，皇氏云：「作百炬列於庭也。」或云：「百炬共一束也。」○君子爲來朝之君子，故《傳》云：「謂諸侯也。」鸞，古作「鑾」。《文選》曹子建《應詔詩》，注引此詩正作「鑾」。鸞在鑣，故將將爲鸞鑣聲。鸞者，鈴也。《巾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鄭注云：「雞人主呼旦，鳴鈴以和之，聲旦警衆。必使鳴鈴者，車有和鸞相應和之象。」

###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傳】

艾，久也。晰晰，明也。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傳】噦噦，徐行有節也。【疏】《正義》云：「艾，取名於

蒼艾。艾者，是年之久。從幼至艾爲年久，似從昏至旦爲

夜久。昏似幼，旦似艾。言夜未於久，亦是未至於旦。「未

艾」與「未央」，其意同也。」案《正義》謂未央、未艾同意，是

也。《爾雅》：「艾，長。」《小爾雅》：「艾，止。」杜預注襄九年

《左傳》：「艾，息。」竝與《傳》「艾，久」義近。《箋》：「艾末曰

艾，以言夜先雞鳴時。」《箋》與《傳》同。《正義》謂「易

《傳》」，非。《釋文》：「晰，本又作「哲」。」張衡《東京賦》作

「庭燎哲哲」。《書·洪範》云：「明作哲。」是哲哲爲明也。

○「噦噦，徐行有節」，此與上章《傳》義互明。將將亦徐行



有節，而噦噦亦鸞鑣聲也。《泮水》「噦噦」言其聲也。是噦噦亦聲也。噦噦，當作「鉞鉞」，說詳《泮水》篇。

###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傳】

輝，光也。君子至止，言觀其旂。【疏】鄉者，今之「向」字。《箋》：「晨，明也。」《說文》：「晨，早昧爽也。」庭燎有輝，猶云「庭燎之光」耳，故《傳》訓「輝」爲「光」也。○《箋》云：「上二章聞鸞鑣聲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言，語詞。《箋》訓「我」，失之。

###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

#### 六句。

### 《沔水》，規宣王也。【疏】《箋》云：《春秋傳》

曰：「近臣盡規。」

###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傳】興也。沔，水

流滿也。水猶有所朝宗。歟彼飛隼，載飛載止。

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冒念亂，誰無父母？【傳】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姓臣也。

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疏】《傳》以「水流滿」詁「沔」。

《匏有苦葉》傳：「瀾，深水也。」沔、瀾聲義相近。《說文》：「淖，水朝宗于海也。从水，朝省。」淖，古「潮」字。段注云：「《說文》無「濤」篆，「濤」即「淖」之異體。《論衡·書虛篇》辨子胥驅水爲濤事，曰：「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經江、漢朝宗于海，唐虞之前也。」又曰：「濤之起也，隨月盛衰，小大，滿損不齊同。」虞翻注《易》「習坎，有孚」，曰：「水行往來，朝宗于海，不失其時，如月行天。」注「行險而不失其信」，曰：「水性有常，消息與月相應。」皆與許說合。朝宗于海者，謂彼此相迎受。洚水之時，江、漢不順軌，不與海通，海淖不上。至禹治之，江、漢始與海通。於楊州曰「三江既入」，謂江、漢之入海也。於荊州曰「江、漢朝宗于海」，謂海淖上達，直至荊州也。江、漢之水下赴，海淖上迎，呼吸相通，恩禮相受，二州之文相爲表裏，古說如是。朝宗于海，謂海水來朝見尊禮也。」案許解「朝宗于海」以爲海淖之來若朝宗然。段氏因發明《尚書》「朝宗于海」，其義明晰。詩言「朝宗于海」，《傳》乃釋之云「水猶有所朝宗」者，水喻衆諸侯，水有朝宗喻諸侯有朝宗于王。海水外至，猶諸侯之外來。《玄鳥》篇「四海來假，來假祁祁」，即其義也。許宗毛者也，當據之以爲解。鄭《詩箋》、《書注》竝謂「納水趨海，若《周禮》春朝夏宗」，非古說也。海之朝宗，隼之飛止

兩喻，皆興諸侯朝天子。首章言朝，次章言不朝。○《傳》先釋「邦人諸友」，後釋「兄弟」，或言諸侯，或言臣，是互詞。邦人諸友爲異姓臣，而兄弟則爲同姓諸侯也。莫，不，冑，可也。誰，誰諸侯也。同異姓皆諸侯，來朝京師，故《傳》釋「父母」爲「京師」。《民勞》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亦其義也。言諸侯不可念亂，應供王職也。《潛夫論·釋難》篇：「且夫一國盡亂，無有安身。《詩》云：『莫冑念亂，誰無父母？』言將皆爲害，然有親者，憂將深也。」不以「父母」爲「京師」，本三家《詩》。

###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

【傳】言放縱無所入

也。歟彼飛隼，載飛載揚。【傳】言無所定止也。

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傳】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疏】湯湯，即「蕩蕩」

之假借。《宛丘》傳：「湯，蕩也。」司馬相如《上林賦》：「蕩

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與《傳》「言放縱無所入」義

合。高注《淮南子·精神》篇云：「飛揚不從軌度也。」與

《傳》「言無所定止」義合。水之放縱，鳥無定止，興者，以喻

諸侯無道，不來朝於京師。○彼，彼諸侯也。《傳》文「循」

字當衍。《傳》：「不蹟，不道也。」《箋》云：「諸侯不循法

度。《日月》傳：「適，道也。」《箋》：「不道，不循禮也。」《十月之交》傳：「徹，道也。」《箋》：「不道者，言王不循天之政教。」三《箋》皆以「不循」申《傳》「不道」之義，後人遂依《箋》改《傳》，誤增「循」字耳。《爾雅·釋訓》：「不蹟，不道也。」《傳》義正本《雅》訓。今《爾雅》於「不蹟」下衍「也」字，說見《十月之交》篇。《說文》：「蹟，迹」之或字。迹，道也。則起則行，言諸侯之跋扈，所謂不道也。弭者，所以解紛，亦所以止亂。《說文》：「悞，止也。讀若沔。」弭與「悞」通。《周語》：「至于今未弭。」賈逵注云：「弭，忘也。」是忘亦弭也。

歟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或

之懲。【傳】懲，止也。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傳】疾王不能察讒也。【疏】率，循也。中陵，陵中也。

隼之飛，循陵中而至止。《箋》云：「喻諸侯之守職順法

度。《漢書·賈誼傳》云：「諸侯軌道。」○「民之訛言」，《說

文》引《詩》作「譌言」，無「訛」字。懲，艾也。艾亦止也。

懲，艾同義。寧，猶胡也。「寧或之懲」，言民造作僞言，胡

無有禁止也？《十月之交》云：「胡慴莫懲。」句法正同。

「我友敬矣，讒言其興」，興，起也。我友，我諸侯也。讒言

起，由於王不能察，故《傳》云：「疾王不能察讒也。」《文選》范曄《宦者傳論》注引《韓詩》：「讒言緣間而起。」王應麟《詩考》以爲此詩《內傳》文。讒言其起，我諸侯敬共爾位，仍循守朝正述職之事，疾宣王，以規諸侯，亦以規宣王。宣王之世，改封申伯於謝，作《嵩高》，命召公平淮夷，作《江漢》。申，南國，在江、漢之間。江、漢，《禹貢》荊州域也。一詩皆作於宣王盛年。《國語》：「三十二年春，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不睦。」又云：「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大原。」夫南國喪師，經無足徵。此詩言諸侯放縱，不念京師，篇首直以江、漢朝宗于海發端起興，當時大夫，或亦因喪師以爲規諫歟？《河水》而下諸詩，皆當在宣王三十二年以後之作。

### 《鶴鳴》二章，章九句。

《鶴鳴》，誨宣王也。【疏】《箋》云：「誨，教也。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傳】興也。皋，

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魚潛于淵，或在于渚。

【傳】良魚在淵，小魚在渚。樂彼之園，爰有樹

檀，其下維蘄。【傳】何樂於彼園之觀乎？蘄，落也。尚有樹檀而下其蘄。它山之石，可以爲錯。

【傳】錯，石也，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

【疏】《小箋》云：「古書引皆無『于』字，凡十四見。唐石經有『于』字，誤。」昭二十八年《左傳》：「御以如皋。」鄭注《水經·汾水》篇謂即《爾雅》：「昭餘祁，并州藪。」是皋爲澤也。《傳》但釋「皋」爲「澤」，不釋「九」字。《釋文》引《韓詩》：「九皋，九折之澤。」《箋》：「皋，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鄭本韓申毛也。云「言身隱而名著也」者，《傳》合下章總釋其義。《荀子·儒效篇》：「君子務修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毛正用其師說。又《漢書·東方朔傳》：「苟能修身，何患不榮？」《論衡·藝增篇》：「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於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朝廷也。」《韓詩外傳》云：「故君子務學，脩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皆引此詩，竝與《傳》同。詩全篇皆興也。鶴、魚、檀、石皆以喻賢人。○《傳》以在渚者爲小魚，在淵者爲良魚，則良魚乃大魚也。《四月》

傳云：「大魚能逃處淵。」《正義》云：「潛淵喻隱者。不云大

魚而云良魚者，以其喻善人，故變文稱良」是也。案魚潛淵與鶴鳴皋一意，就賢者一邊說。以下就用賢者一邊說。

○「何樂於彼園之觀乎」，以釋「樂彼之園」句。之觀，往觀也。爰，語詞。《七月》篇「十月隕穠」，《傳》：「隕，隊，穠，落也。」下穠，猶隕穠。《爾雅》：「下，落也。」是下亦落也，落謂死葉萎枝也。下章「穀，惡木」，<sup>①</sup>則此下穠即下惡木之穠。云「尚有樹檀而下其穠」者，所以申明樂觀之意也。

尚，庶幾也。樹檀下穠，喻用賢者而退小人。○《說文》：「厝，厲石也。《詩》曰：『它山之石，可以爲厝。』」高注《淮南子·脩務》篇：「礪諸，治玉之石。」引《詩》亦作「厝」。今《詩》作「錯」，爲「厝」之假借。厝爲攻玉之石，因之攻玉亦曰厝，故《傳》既訓「錯」爲「石」，而又申之云：「可以琢玉也。」石可琢玉，喻賢可治國，故又云：「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也。」滯猶隱也。「用滯」與上文《傳》言「身隱」相應。

文六年《左傳》「出滯淹」，杜注云「拔賢能」是也。《孟子·梁惠王》篇：「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漢書·董仲舒傳》：「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sup>②</sup>琢玉以比治國，義

與《傳》同。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

【傳】穀，惡木也。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傳】

攻，錯也。【疏】穀與《黃鳥》之穀同。《書序》：「桑穀共生

于朝。」《管子·地員》篇：「五位之土，其柝其穀。」竝與

《詩》穀同。《說文》、《廣雅》竝云：「穀，楮也。」《正義》引

《義疏》云：「荆、揚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西山經》：

「鳥危之山，其陰多檀楮。」檀楮即《詩》之檀穀也。《傳》云

「惡木」，喻小人。○「攻」訓「錯」者，《傳》家上章立訓。「它

山之石，可以攻」，即「它山之石，可以錯」耳。上章《傳》云

「可以琢玉」，亦即探此章「玉」字爲訓。

### 《祈父》三章，章四句。

①「穀」，原作「穀」，徐子靜本、《清經解續編》本同。據本篇下章傳疏、阮刻《毛詩正義》、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愛

日軒刻本改。

②「琢」，《清經解續編》本作「琢」。案武英殿本《漢書》作

「琢」，中華書局點校本《漢書》以「琢」爲正字。

## 《祈父》，刺宣王也。

祈父，予王之爪牙。【傳】祈父，司馬也，職

掌圻圻之兵甲。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傳】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

【疏】「祈父，司馬」，《箋》云：「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曷祈父』，謂司馬也。」《釋文》：

「曷，古「疇」字。本或作「壽」。馬、鄭音受。《正義》引鄭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是鄭作「壽」也。《傳》云「職掌圻

圻之兵甲」者，「封圻」釋「祈」，謂「祈」即「圻」之假借。封圻

即邦畿。《周禮·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

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蓋六鄉不詳田制，鄭

注以爲與六遂同。六遂不詳軍制，亦當與六鄉同。六鄉、

六遂皆在邦畿二百里內。三百里至五百里爲王子弟、公、

卿、大夫采邑，不出兵甲，其馬、牛、車、輦亦半出焉。司馬

掌兵甲，故爲王之爪牙，辟司馬，所以刺宣王也。予，我也，

我王之爪牙，辟祈父也。成十二年《左傳》：「略其武夫，以

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漢書·陳湯傳》：「戰克之將，國

之爪牙，不可不重。」《辛慶忌傳》：「右將軍慶忌，宜在爪牙

官，以備不虞。」《馮奉世傳》：「奉世居爪牙官，前後十年，

爲折衝宿將。」《後漢書·度尚傳》：「備位方伯，爲國爪

牙。」竝與《詩》言「爪牙」正同。又襄十六年《左傳》：「穆叔

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

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杜注云：「詩人責圻父爲

王爪牙，不脩其職。」案杜說是也。《玉篇·牙部》引《祈父》

「維王之爪牙」，此三家《詩》，「予」作「維」，維，爲也。與毛

字異義同。鄭《箋》以爪牙爲軍士。《易林·謙》、《小過》

云：「爪牙之士，怨毒祈父。」此與《箋》合，蓋亦本三家

《詩》。○「恤，憂」，《小雅·杕杜》同。《傳》云「羌戎爲敗」，

以申明「憂」字之義。云「宣王之末，司馬職廢」者，所以明

其致敗之由。此總釋全章之大旨，爲補明《序》「刺」之義

也。羌，當作「姜」，字之誤。《正義》所據《傳》作「姜」不作

「羌」也。《周語》：「宣王不藉千畝，號文公諫而不聽。三

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孔晁注云：「宣

王不耕藉田，神怒民困，爲戎所敗，戰于近郊。」《史記·周

本紀》亦作「姜氏之戎」。桓二年《左傳》稱晉穆侯夫人姜氏

以千畝之戰生，命子桓叔爲成師，杜預注云：「西河界休縣南

有地名千畝。」《正義》從孔晁，不從杜預，是矣。《正義》云：

「常武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爲大司馬，則休父，賢者也。言

職廢者，蓋休父卒後，他人代之，其人不賢，故廢職也。」

祈父，予王之爪士。【傳】士，事也。胡轉

予于恤，靡所底止？

【傳】底，至也。【疏】士，讀

與「事」同，假借字也。上言「爪牙」，此言「爪事」，謂祈父職

掌我王爪牙之事也。○《說文·尸部》：「底，柔石也。从

尸，氏聲。或作「砥」。段注云：「訓「至」者，底之引申義。

此字从氏聲，《五經文字》石刻譌作「底」，少一畫，不可從。

「底」與「底」音義均別。案底，都禮切。底，職雉切。此篇

之「底」與《小旻》之「伊于胡底」同，作「底」者，誤也。《爾

雅》：「底，止也。」郭注云：「底」義見《詩傳》。」

祈父，亶不聰。【傳】亶，誠也。胡轉予于

恤，有母之尸饗？

【傳】尸，陳也。孰食曰饗。

【疏】「亶，誠」，《爾雅·釋詁》文。《版》「不實于亶」，《傳》亦

云：「亶，誠也。」二《傳》訓同而意別。《版》之「亶」訓「誠」，

「誠」作實義解。此「亶」訓「誠」，「誠」作虛義解。《兔爰》

傳：「聰，聞也。」亶不聰者，誠不聞也，責祈父之詞也。《洪

範五行傳》：「聽之不聰，是謂不謀。」昭九年《左傳》：「女弗

聞而樂，是不聰也。」竝與詩「不聰」同。○「尸，陳」，《釋詁》

文。《郊特牲》亦云：「尸，陳也。」《伐檀》、《大東》傳竝謂殯

爲孰食，「饗」與「殯」同。《說文》：「饗，孰食也。」隸變作

「饗」。《正義》云：「許氏《異義》引此詩曰：『有母之尸

饗』，謂陳饗以祭，志養不及親。」《韓詩外傳》：「曾子曰：

『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

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

如難豚之速親存也。」其下即引《詩》曰：「有母之尸雍。」

雍，古「饗」字。《外傳》與《異義》合。案此古義也。「有母

之尸饗」，「有母」二字當逗讀。之，猶則也。言我從軍以

出，有母不得終養，歸則惟陳饗以祭，是可憂也。《蓼

莪》：「出則銜恤，入則靡止。」彼《序》云：「民人勞苦，孝子

不得終養爾。」亦此意也，所謂「養不及親」也。鄭《箋》順經

作釋，嫌母陳祭不辭，故云「母爲父陳饗」，然經言「陳饗」，

不言「陳父饗」，恐非經旨。

### 《白駒》四章，章六句。

####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

今朝。【傳】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

去者。繫，絆；維，繫也。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疏】皎皎，白駒兒。白駒，賢者之所乘也。經言白駒來食

場中之苗，《傳》云乘白駒而去。因願望其來，故追思其去也。云「宣王」之末，不能用賢，此總釋全章之旨，以補明《序》「刺」之義也。「繫」訓「絆」者，《說文》：「𦍋，絆馬也。《春秋傳》曰：『韓厥執𦍋。』」讀若輒。或作「繫」。《士喪禮》注：「繫，讀如『馬絆繫』之『繫』。」昭二十年《穀梁傳》：「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繫，楚謂之跣，衛謂之輒。」《釋文》：「輒，本亦作『繫』。」是繫、𦍋同字，繫、輒同聲，皆爲絆也。繫維即絆繫也。「繫」與「係」同。○伊，維也。維，猶是也。《玉篇》：「焉，是也。」言於是消搖也。今字作「逍遙」。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傳】藿，猶苗也。夕，猶朝也。所謂伊人，於焉嘉客。【疏】「藿，猶苗」，承上章言也。禾初生曰苗，因之穀、蔬初生皆曰苗。場，圃同地，場即圃也。場圃毓草木。場有苗，非禾也。禾之少者曰藿，因之凡草木之幼少者皆曰藿。《傳》不謂藿爲禾，猶不謂苗爲禾也。「夕，猶朝」，亦承上章言也。○賢者乘白駒而去，故曰嘉客。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傳】賁，飾也。爾公爾侯，逸豫無期。【傳】爾公邪，爾侯邪，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傳】

慎，誠也。【疏】「賁，飾」，《易·序卦傳》文。飾然來者，言賢者之來，有車服之盛飾。《傳》意探下公侯爲訓也。《箋》云：「願其來而得見之，《易》卦曰：『山下有火，賁。』賁，黃白色也。」《說苑·反質》篇：「孔子卦得《賁》，曰：『賁，非正色也。』是賁有裸色之文。盛飾不一色，故《箋》引《易·賁卦》以況之。《正義》以爲思賢者，當以車服表之，得其義矣。《廣雅》：「賁，美也。」飾與「美」義相近。○《小箋》云：「依《正義》當『爾公』下增一『邪』字。」胡承珙《後箋》云：「李氏《集解》引毛《傳》正作『爾公邪，爾侯邪』。與段說合。《顏氏家訓·音辭》篇曰：『邪，北人呼爲『也』。』據此，知毛《傳》「邪」亦與「也」同，謂爾宜爲公也，爾宜爲侯也，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如此，於愛賢、留賢之意乃合。」案胡說是也。《爾雅》：「豫，樂也。」故《傳》以「逸樂」釋「逸豫」也。「慎，誠」，《釋詁》文，《巧言》同。《燕燕》、《陟謁》不傳者，例不限於首見也。《大學》「慎獨」必本誠意，《中庸》「慎獨」即是誠身。《禮器》「言慎獨」，鄭注云：「少其性，物致誠慤。」《荀子·不苟篇》云：「不誠則不獨。」是慎皆誠也。優游，猶逸豫也。遁思，與下章「遐心」同義。《釋文》：「遁，又作『遯』。」「慎爾優游，勉爾遁思」，賢者誠優游而勉以遠遁之思，言有遐心也。「思」與「期」韻。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傳】空，大也。生

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疏】《文選》班固《西都賦》、陸機《苦寒行》，注引《韓詩》作「穹谷」，《薛君章句》云：「穹谷，深谷也。」《爾雅》：「穹，大也。」古空、穹通用，故穹謂之大，空亦謂之大矣。《漢書·司馬相如傳》：「巖巖深山之涇涇兮。」晉灼注云：「涇，古『穹』字。」《說文》：「穹，大長谷也。」空谷字可作「穹」作「涇」。「在彼空谷」，承上章「通思」句。○芻所以養白駒，託言禮所以養賢人。一束者，不以微薄廢禮也。《野有死麕》傳云：「如玉，德如玉也。」言德如玉之人，宜生芻一束以要之也。《釋文》：「毋，本亦作『無』。」《毛詩》例作「無」，不作「毋」。《文選》謝莊《月賦》、張華《思立賦》、司馬相如《長門賦》、顏延年《秋胡詩》、王粲《贈士孫文始詩》、趙至《與稽茂齋書》，注引《毛詩》俱作「無」可證。音，德音也。遐，遠也。言賢者德音如金如玉爾。無以金玉之音，而有遠遁之心，此留賢以刺不留也。

### 《黃鳥》三章，章七句。

《黃鳥》，刺宣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傳】興

也。黃鳥，宜集木啄粟者，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

相去，是失其性。此邦之人，不我甯穀。【傳】

穀，善也。言旋言歸，復我邦族。【傳】宣王之

末，天下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疏】案

《傳》疑有錯誤。云「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既與上文

「黃鳥宜集木啄粟」文不承接，又與下文「宣王之末，天下室

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義更重複，此當是《箋》語。

今各本「者」上奪「興」字，而以「喻」下十六字誤《箋》作《傳》

耳。《傳》云「興也。黃鳥宜集木啄粟」，言宜，以言今之不

宜也。不集木，不啄粟，是不宜也。此《傳》之反言興義也。

《箋》云「興者，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此

《箋》乃正言興義也，所以申成《傳》說也。凡全《詩》通例，

《傳》「興」，《箋》則明言「喻」，《傳》「興也」，《箋》言「興者，

喻」。若《桃夭》、《麟之止》、《江有汜》、《雄雉》、《中谷有

蓫》、《風雨》、《甫田》、《鴛羽》、《車鄰》、《墓門》、《月出》、《浮

游》、《尸鳩》、《下泉》、《狼跋》、《斯干》、《節南山》、《角弓》皆

一例可證。《鶴鳴》傳：「穀，惡木也。」穀木叢生。下二章



「言穀」，言不可善我也，《傳》所謂「有不以禮者」也。「言旋言歸」，我旋曰歸也。上「言」字訓「我」，下「言」字與「曰」同義，猶《葛覃》「言告言歸」，我告曰歸也，亦上「言」字訓「我」，下「言」字與「曰」同義，句法相同。又《傳》於《泉水》「還車言邁」之「言」訓「我」，「旋」與「還」通。歸，歸宗也。復，反也。族，父兄也。「室家離散，妃匹相去」，《傳》乃總釋全章之旨。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傳】不可與明夫婦之道。言

旋言歸，復我諸兄。【傳】婦人有歸宗之義。【疏】

經言「不可與明」，《傳》乃申說之云「不可與明夫婦之道」，明猶曉也。婦人歸宗，皆為被出。歸宗，《草蟲》傳亦云：

「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歸宗，故婦人於母氏之黨不絕族。《儀禮·喪服》「斬衰」節：「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

年。」鄭注云：「謂遭喪後而出者，始服齊衰期，出而虞，則受以三年之喪。受既虞而出，則小祥亦如之。既除喪而出，則已。」案此謂女子子既嫁而歸宗，遭父喪，則為父三年，與女子子在室為父三年同。又「不杖期」節：「女子子適人者為昆弟之為父後者。」《傳》：「為昆弟之為父後者，

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注云：「歸宗者，父雖卒，猶自歸宗。其為父後服重者，不自絕於其族類也。曰小宗者，言是乃小宗也。小宗明非一也，小宗有四。」案此謂婦人雖外成他家，有歸小宗之義，故為昆弟之為父後者服期也。又「齊衰」節：「婦人為宗子、宗子之母、妻。」《傳》：「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注云：「婦人，女子子在室及嫁歸宗者也。宗子，繼別之後，百世不遷，所謂大宗也。」案此謂婦人適人，有出必歸宗，不自絕於宗子，故為大宗之子服齊衰也。《爾雅·釋親》「宗族」節：「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父之姊妹為姑。王父之姊妹為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為曾祖王姑。高祖王父之姊妹為高祖王姑。父之從父姊妹為從祖姑。王父之從祖姊妹為族祖姑。」案此謂女子適人，而姑姊不絕九族之親，明有歸宗也。其姊妹與宗同父，同父宗者也。與宗同王父，同祖宗者也。與宗同曾祖王父，同曾祖宗者也。與宗同高祖王父，同高祖宗者也。婦人歸宗，父母在則歸父室，父母既歿則歸於諸父昆弟，謂之小宗。小宗既絕，則或歸於大宗之家，猶之將嫁之女，祖廟既毀，則必教於大宗之室。

黃鳥黃鳥，無集於栩，無啄我黍。此邦

之人，不可與處。【傳】處，居也。言旋言歸，復我諸父。【傳】諸父，猶諸兄也。【疏】《殷其雷》、《四牡》傳竝訓「處」爲「居」，居，居室也。小宗四，大宗一，五宗之昆，諸兄也。五宗之父，諸父也。故《傳》云：「諸父，猶諸兄也。」鄭《駁五經異義》云：「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族。」

###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傳】樗，惡木也。

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傳】畜，養也。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疏】行，讀如「女子有行」之「行」。《甘棠》傳：「蔽芾，小兒。」樗，惡木，《七月》同。王肅云：「行遇惡木，言已適人遇惡人也。」案下二章《傳》兩言惡菜同。○上篇《傳》云「處，居也」，則居亦處也。「畜」訓「養」。「爾不我畜」，言爾不養我也。今各本「宣王之末」以下十九字攬入《箋》語者，非。「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

《傳》合下末章「不思舊姻，求爾新特」而總釋其義如此，此《傳》例也。《祈父》、《白駒》、《黃鳥》傳皆云「宣王之末」，彼三詩與此詩之《序》皆謂刺宣王而作。《傳》乃總釋全《詩》大旨，以申補《序》意也，篇義皆同。今據《傳》通例訂正。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傳】蓫，惡菜也。

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斯復。

【傳】復，反也。【疏】曾釗《詩異同辨》云：「《說文》無「蓫」。《釋文》：「蓫，本又作「蓄」。竊疑「蓄」當爲「苗」之譌。《說文·艸部》：「苗，蓫也。从艸，由聲。」《竹部》：「笛，从竹，由聲。」《周禮》作「簫」。則從由，從逐之字，古文可相通。許君《艸部》采「苗」而不采「蓫」，猶《竹部》采「笛」而不采「簫」之例耳。《釋草》：「苗，蓫。」郭注：「未詳。」《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今之羊蹄，似蘆菔，莖赤。煮爲茹，滑而不美，多噉令人下痢。楊州謂之羊蹄，幽州謂之蓫，一名蓫。」據此，則此之「蓫」即《爾雅》之「苗」，不可謂《釋草》無文矣。滑而不美，故毛以爲惡菜。《箋》云：「蓫，牛蒡。」似誤。今本《爾雅》：「蒺，牛蒡。」無「蓫，牛蒡」之文。即謂鄭據《爾雅》本作「蓫，牛蒡」，而孫炎云：「車前一名牛蒡。」孫炎爲鄭君弟子，則鄭解《爾雅》當同孫說。車前

是藥而非菜，與下章「采菑」不類矣。毛義爲長。「案曾說是也。《神農本草》：「羊蹄一名菑。」陶隱居注引《詩》：「言采其菑。」《易林·巽卦》：「黃鳥采菑，既嫁不吝。念吾父兄，思復邦國。」是焦所見《詩》亦作「菑」。「苗」之爲「菑」，其誤已久。○《九罏》傳：「宿，猶處也。」歸，歸宗也。《爾雅》：「復，返也。」上章之「復我邦家」，與上篇之「復我邦族」、「復我諸兄」，復皆返也。「反」與「返」通。

我行其野，言采其菑。【傳】菑，惡菜也。

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傳】新特，外昏也。祇，適也。【疏】《爾雅》：「菑，菑。」

菑，菑茅。郭注謂菑華白，菑茅華赤，爲異名。《說文》：

「菑茅，菑也。一名薺。」「菑，菑也。」「薺，艸也。」

楚謂之菑，秦謂之薺。蔓地生而連華。《齊民要術》卷十一

引《義疏》云：「河東、關內謂之菑，幽、兗謂之燕菑，一名爵

弁，一名蔓。根正白，著熱灰中溫噉之。飢荒可蒸以禦飢。

漢祭甘泉或用之。其華有兩種，一種莖葉細而香，一種莖

亦有臭氣。」案「一種莖赤」即郭注所謂「菑茅華赤」歟？赤

者有臭氣，則毛釋詩之菑爲惡菜，殆指菑茅而言。《箋》不謂

惡菜，故本《爾雅》菑爲說。○特，讀如「實維我特」之「特」。

《庸·柏舟》傳云：「特，匹也。」新特與舊姻對文。舊姻謂舊家室，則新特謂新昏姻，故《傳》釋之云「外昏」也。夫不能養婦，是則男之求外昏而棄舊姻矣。女既反而求適人，此女之棄舊姻而求外昏也。故《傳》兼男女相怨爲說。「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此承上文兩「復」字而言，其語氣爲婦人自述其既歸求適之詞，下二句更自敘其去之之故耳。上篇《傳》「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亦此意也。《白虎通義·嫁娶》篇云：「姻者，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云：『不惟舊因。』謂夫也。」三家《詩》亦以舊姻指夫，毛意亦然也。《論語·顏淵》篇引《詩》作「誠」，《毛詩》作「成」，「成」即「誠」之假借字。祇，《五經文字》從衣作「祇」。詩三「祇」字唐石經皆作「祇」。①《說文·衣部》無「祇」，疑唐以前本無從衣之「祇」字。《易·坎》釋文云：「祇，辭也。馬同。」馬習《毛詩》，訓「祇」爲「詞」，與《傳》訓「祇」爲「適」，其義相通。《伯兮》傳：「適，主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富猶賄也，即《氓》詩之「以我賄遷」也。異猶貳也，即《氓》詩之「士貳其行」

①「祇」，原作「祇」，據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愛日軒刻本、徐子靜本改。

也。言誠不以外昏之有財賄，亦主以舊姻之有貳行爲可惡也。《論語》引此以證愛惡之惑，與《詩》義略同。

###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

五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疏】考，成也。厲王奔

彘，周室大壞，宣王即位，復承文、武之業，故云「考室」焉。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傳】興也。秩秩，流行

也。干，澗也。幽幽，深遠也。如竹苞矣，如松

茂矣。【傳】苞，本也。兄及弟矣，式相好矣，

無相猶矣。【傳】猶，道也。【疏】秩，讀若《禹貢》「洪

爲熒」之「洪」。《說文》：「洪，水所蕩洪也。」《傳》云「流行

也」，也，《釋文》作「兒」。干，讀與「澗」同。《聘禮·記》「皮

馬相閒」，古文「閒」作「干」。是古文《禮》假「干」爲「閒」，

《詩》則假「干」爲「澗」也。《考槃》「澗」，《韓詩》作「干」，此

亦干、澗聲通之理。《采芣》、《考槃》傳皆云：「山夾水曰

澗。」《伐木》傳：「幽，深也。」重其言曰幽幽，重其義則曰深

遠。興者，喻宣王上承姜嫄，后稷而來，如澗之流，如山之

深，以言周家之室流長綿遠也。《生民》、《行葦》箋：「苞，茂也。」苞與「茂」同義。《傳》云「苞，本」者，竹本以喻本根深固也。《生民》傳：「茂，美也。」松美以喻枝葉茂盛也。○兄弟，九族之親。「猶，道」，《采芣》、《小旻》、《抑》、《版》、《訪落》同。道，當讀如「有道」之「道」。《傳》言兄與弟相攸好，相有道也。「無」爲助詞，無意義。《文王》傳：「無念，念也。」《抑》、《執競》傳：「無競，競也。」「無」皆爲發聲之助。

似續妣祖，【傳】似，嗣也。築室百堵，西

南其戶。【傳】西鄉戶、南鄉戶也。爰居爰處，爰

笑爰語。【疏】似，讀與「嗣」同，其字作「似」，其意爲

「嗣」，此謂假借也。《裳裳者華》、《卷阿》、《江漢》、《良耜》

傳皆讀「似」爲「嗣」。《箋》云：「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

也。」西南其戶，《傳》釋之云「西鄉戶、南鄉戶也」者，此謂

路寢明堂也。《大戴禮·盛德》篇：「明堂九室，室有四戶、

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明堂九室即五室，室各有戶、

有牖，四面洞達，《禮》所謂「外戶而不閉」也。江都焦循《宮

室圖》云：「路寢，其大室之西則西鄉戶，大室之南則南鄉

戶也。不言東北者，文不具也。《詩》固不謂燕寢矣。」免謂

新君即位，必有脩治路寢，《閟宮》、《殷武》皆是也。不必如

三家說，宣王改小寢廟，以滋後人宣王遷都張本。爰，於是也。「爰居爰處，爰笑爰語」，《公劉》「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爰即于時也，于時即於是也。○案此章為總括全章之意。「嗣續妣祖」，遠承先妣，近接先祖，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也。「築室百堵」，上承宗廟，下該路寢、燕寢也。「西南其戶」，指路寢也。「爰居爰處，爰笑爰語」，指燕寢也。下章「君子攸芋」、「君子攸躋」承路寢言也。「君子攸寧」承燕寢言也。以下皆從燕寢，極稱室家聚盛之好，子孫蕃衍之美，故「西南其戶」句不專上接百堵，亦不兼下接居處笑語，文有連讀得義之例，亦有離讀得義之例。此離讀之，乃得其意旨矣。

### 約之閣閣，榑之橐橐。【傳】約，束也。閣

閣，猶歷歷也。橐橐，用力也。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傳】芋，大也。【疏】《傳》詁「約」為「束」者，《箋》：「約，謂縮版也。」《蘇》箋：「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束」與「縮」通。云「閣閣，猶歷歷」者，言縮版之繩歷歷然也。《說文》：「輅，生革可以為縷束也。」束曰輅，束之亦曰輅，重言之曰輅輅。《毛詩》作「閣閣」，《考工記·匠人》注引《詩》作「格格」。《爾雅》：「格

格，舉也。」閣、格皆即輅也。《說文》：「榑，擊也。」橐者，「櫟之假借字。《廣雅》：「櫟，櫟，聲也。」蓋三家《詩》有作「櫟櫟」矣。《釋文》：「本或作「櫟櫟」。」《說文》「櫟」下引《易》「重門擊櫟」，而「櫟」下引《易》作「擊櫟」，此櫟、櫟通用之理也。《傳》云「用力」，《蘇》「築之登登」，《傳》亦云：「用力也。」橐，登聲轉而義同，故皆謂以力擊之之聲。○「除」亦「去」也。《悉蟀》傳：「除，去也。」《爾雅》：「宇，大也。」「芋」與「宇」通。《大司徒》「媯宮室」，鄭注云：「媯，善也。謂約榑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案三家《詩》或作「宇」，訓「居」，《毛詩》作「芋」，訓「大」。大，當讀如「君子大居正」之「大」。《晉語》云：「今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

### 如跂斯翼，【傳】如人之跂踈翼爾。如矢斯

棘，如鳥斯革。【傳】棘，校廉也。革，翼也。如翬斯飛，君子攸躋。【傳】躋，升也。【疏】《傳》文「如人之跂踈翼爾」七字疑此《箋》語。凡《傳》例，下與上同義者，即以上句之字為下句之訓。下《傳》「革，翼也」，革即翼。上下同義為下句訓，則上句易明不訓，如《南有嘉魚》篇「嘉賓式燕以樂」，「嘉賓式燕以衍」，《傳》：「衍，樂也。」《菁菁者莪》篇「樂且有儀」，「我心則喜」，《傳》：「喜，樂

也。皆其例矣。且《傳》爲「斯棘」、「斯革」皆即字作訓，而於「斯翼」、「斯飛」可依類明義，并不釋「如跂」、「如矢」、「如鳥」、「如翬」也。《箋》乃云「如人之跂踈翼爾」、「如人挾弓矢戟其肘，如鳥夏暑希革張其翼時」、「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此章四「如」者，皆謂廉隅之正，形貌之顯也。是《箋》爲四「如」字作解。人跂踈翼、人挾弓矢，未免於經外增義。轉寫者誤以《箋》語入《傳》文，俾毛、鄭兩家錯亂莫辨矣。跂，當爲「翬」字之誤也。「如翬斯翼」，翬即言翼之狀，猶下句「如翬斯飛」，翬即言飛之狀，文意一律。《玉篇》引《詩》「如企斯翼」，作「企」字者，三家《詩》義，鄭《箋》本此。○「棘，棱廉」，謂棱角廉隅也。《釋文》引《韓詩》作「如矢斯枋」，云：「枋，隅也。」《玉篇·木部》引《韓詩》亦作「枋」。《抑》傳：「隅，廉隅也。」《箋》：「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棘，枋同字也，棱廉、廉隅同義也。《文選·西都賦》：「設壁門之鳳闕，上觚棱而棲金爵。」李注引應劭曰：「觚，八觚，有隅者也。」《說文》曰：「棱，枋也。」「枋」與「觚」同。革，古文「翹」，古文假借「革」爲「翹」也。《釋文》引《韓詩》正作「翹」，云：「翹也。」《說文》：「翹，翅也。」本《韓詩》。革，翹同字，翼、翅同義也。《方言》：「翬，飛也。」《說文》：「翬，大飛也。」《詩》曰：「有

翬斯飛。」許作「有」，與今本異。《九經字樣》如「亦作「有」」。○《傳》訓「躋」爲「升」者，升，升堂也。室唯路寢有堂。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傳】殖殖，言平正

也。有覺，言高大也。噲噲其正，嘖嘖其冥，

【傳】正，長也。冥，幼也。君子攸寧。【疏】庭，庭

塗，謂庭塗平正殖殖然也。《小弁》傳：「蹶蹶，平易也。」

殖、蹶一聲之轉。有覺爲形容其楹之高大。《箋》於《抑》訓

「覺」爲「大」，而此訓「覺」爲「直」，與毛訓互易而實通。

○「正，長」，《爾雅·釋詁》文。「冥，幼」，《釋言》文。崔靈

恩《集注》、孫炎《爾雅注》作「窳」，而王肅述《傳》及郭璞注

皆作「幼」。幼，古「窳」字。長讀平聲。長者廣大，幼者深

遠，皆言宮室之廣大深遠，非謂人之長幼也。郭、王不明六

書假借之例，幼爲長幼之幼，陸、孔皆因其說，而於經義無

當。孫、崔作「窳」，經義雖當，而於《爾雅》、毛《傳》之古字，

其真已沒。今讀「幼」爲「窳」，存其假借之「幼」字，而讀以

本義之「窳」字，斯兩得之矣。《說文》：「冥，幽也。」《大戴

禮·誥志篇：「幽，幼也。」「幼」與「幽」亦通。噲噲，嘖嘖，猶

義未聞。《箋》云：「噲噲，猶快快也。正，晝也。嘖嘖，猶

寬明之兒。《箋》用三家義。《淮南子·精神》篇：「噲然得臥，則親戚兄弟歎然而喜。夫脩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與《箋》義略同。○寧，安也。安即起下章「乃安斯寢」之意。《漢書·楚元王傳》劉向說《斯干》之詩，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上章謂前五章，下章謂後四章。此三家說，與《毛詩》同。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傳】言善之應人也。吉夢維何？維熊

維羆，維虺維蛇。【疏】《儀禮·公食大夫·記》「萑

席」，「今文「萑」皆爲「莞」，莞，萑古通用，葦之屬。《載驅》

傳：「方文席曰簟。」《說文》：「簟，竹席也。」莞，簟皆安寢之

席，非行燕鋪陳之席。《箋》乃云：「鋪席與群臣安燕。」《正

義》云：「此「下莞上簟」雖是與群臣燕樂之席，其室內寢臥

衽席亦當然。《士喪禮》：「下莞上簟，衽如初。」則平常皆

莞簟也。其寢臥之席，自天子以下，宜莞簟同。」又《禮器》

疏亦以此下莞上簟爲臥席，是孔疏亦不盡從鄭《箋》也。

《內則》「斂枕簟」，注：「簟，席之親身也。」又「御者斂席與

簟」，疏：「斂此所臥在下大席與上襯身之簟。」又「父母舅

姑之衣衾簟席。夫不在，斂枕簟簟席。」皆「簟席」連言，猶

「莞簟」連言，是簟爲寢席之證。○《傳》云「言善之應人也」者，蓋探下「吉夢」爲訓。吉，善也，言善之應人，故有此吉夢也。《吳語》：「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此虺、蛇同物，猶熊、羆同類也。《爾雅》：「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爲別一種。《正義》引之，誤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

維蛇，女子之祥。【疏】《箋》云：「熊羆在山，陽之祥

也，故爲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爲生女。」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

璋。【傳】半珪曰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

也。其泣嗶嗶，朱芾斯皇，室家君王。【疏】

《箋》云：「男子初生而臥於牀，尊之也。」「半珪曰璋」，《棫

樸》傳作「圭」，不誤。《周禮·典瑞》「璋邸射」，鄭司農注

云：「射，刻也。《爾雅》曰：「邸，本也。」是璋本刻出也。

《說文》刻上爲圭，半圭爲璋。案上者，末也。刻末爲圭，則

璋末不刻可知。《傳》例先釋字義，再釋經義，故先「璋」而

後「裳」。「裳，下之飾」，昭十二年《左傳》文。《有狐》傳：

「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說文》：「弄，玩也。」《正義》

云：「裳爲下飾，以璋配裳，故知爲臣之職也。宣王子孫當

爲君，而言臣下者，王肅云：「言無生而貴之也。明欲爲君父，當先知爲臣子也。」璋而得爲臣職者，王肅云：「群臣之從王行禮者奉璋。」又《棫樸》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說文》：「嗶，小兒聲。《詩》曰：『其泣嗶嗶。』」天子朱芾。皇，猶煌煌也。《傳》意以宣王之適子世爲君王，服其朱芾煌煌然。《假樂》篇：「穆穆皇皇，宜君宜王。」《傳》：「宜君王天下也。」此其義。《箋》云：「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宣王所生之子，或且爲諸侯，或且爲天子。」《假樂》箋亦云：「或爲諸侯，或爲天子。」鄭不與毛同。《玉藻》疏誤引此《箋》以爲《傳》文。

###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

瓦。【傳】裼，裸也。瓦，紡塼也。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傳】無儀，婦人質無威儀也。罹，憂也。【疏】《箋》云：「臥於地，卑之也。」《後漢書·曹世叔妻傳》：「《女誡》云：『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裼，讀爲襚，假借字。《釋文》引《韓詩》作「襚」，「襚」即「襚」。《說文》：「襚，縗也。」引《詩》作「襚」。許用三家《詩》字，而說解仍用毛《傳》。《說文》：「縗，小兒衣也。俗作「襚」。《正義》引侯苞《韓詩翼要》云：「示之方

也。明縗制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義。」《傳》以「紡塼」釋「瓦」，紡即絲紡，塼，所以持絲，以瓦爲之。與鹿車所以收絲，以竹爲之者，二物也。《說文·寸部》作「紡專」。案古祇作「專」，今俗作「塼」，又作「輒」。《廣韻·二十霰》：「繡，紡錘。」《集韻》：「繡，一曰紡輒。」是紡專又名繡也。《說苑·禪言》篇：「子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閒紡，曾不如瓦塼。」《女誡》云：「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非，猶過失也。《傳》文「婦人質無威儀也」上奪「無儀」二字，今依《小箋》補。經言「儀」，《傳》云「威儀」，與《東山》經、《傳》同。唯，當爲「維」，《毛詩》作「維」，《魯詩》作「唯」，此其例。維，猶乃也。「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言婦人不與外事，故無過失，尚質無威儀，乃酒食之是議也。《大戴禮·本命》篇：「婦人不出閨門，事在饋食之間而已矣。」盧辯注即引此詩。「罹，憂」，《兔爰》同。《釋文》：「罹，本又作「離」。無父母詒憂者，即《葛覃》「歸安父母」之意也。

### 《無羊》四章，章八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疏】斯干《營室》，《無



羊》畜牧，皆是宣王遭亂中興，國家殷富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

牛？九十其犝。【傳】黃牛黑脣曰犝。爾羊來

思，其角濺濺。爾牛來思，其耳溼溼。【傳】聚

其角而息濺濺然，呵而動其耳溼溼然。【疏】黃牛黑

脣曰犝，《良相》：「殺時犝牡」《傳》同。《爾雅》：「黑脣，

犝。」舍人注云：「黃牛黑脣曰犝。」①《說文》：「犝，黃牛黑

脣也。《詩》曰：「九十其犝。」段注云：「《爾雅》不言黃牛

者，牛以黃爲正色。凡不言何色，皆謂黃牛也。」《爾雅》：「

牛七尺爲犝。」邢疏引《尸子》說大牛爲犝七尺，此別義。

○《釋文》：「濺，本亦作「戢」。」疑古本《毛詩》作「戢戢」，後

人涉下「溼溼」因誤加水旁耳。《御覽·獸十四》引《詩》正

作「戢戢」。《桑扈》、《時邁》傳：「戢，聚也。」《鴛鴦》傳：「戢

其左翼，言休息也。」是戢戢有聚息義。《玉篇》：「戢，牛多

角。又角堅兒。或作「戢」。」案「戢」亦「戢」之俗。角堅，或

本三家《詩》義。溼溼，耳動之兒。《爾雅》：「楓，攝攝。」攝

攝爲搖動。「溼溼」與「攝攝」聲義皆相近。《傳》云「呵而

動其耳」，《釋文》：「呵，本亦作「齡」。」《爾雅》：「牛曰

齡。」②《詩》釋文引郭注云：「食已，復出嚼之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傳】

訛，動也。爾牧來思，何蓐何笠，或負其餼。

【傳】何，揭也。蓐，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三

十維物，爾牲則具。【傳】異毛色者三十也。【疏】

訛，當爲「吡」。《兔爰》：「尚寐無吡」，《傳》亦云：「吡，動

也。」《玉篇·口部》引：「《詩》：「或寢或吡。」吡，動也。」其

所據正作「吡」。《釋文》引《韓詩》作「譌」，云：「譌，覺也。」

「譌」同「寤」，寤，覺也。毛、韓字異而意同。○「何，揭」，

《候人》同。蓐，即「蓐」之俗。《說文·衣部》：「蓐，艸雨衣。

秦謂之草。」《艸部》：「草，雨衣。一曰蓐衣。」是蓐所

以備雨也。「笠，所以禦暑」，《都人士》同。《御覽·器物十》、

《資產十三》引《傳》作「御」。御，禦古今字。《越語》：「譬如

衰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亦「衰笠」連言也。《小宛》傳：「負，

持也。《伐木》傳：「餼，食也。」《傳》云「異毛色者三十」，「毛

①「犝」，原作「脣」，據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愛日軒刻本、徐

子靜本、阮刻《毛詩正義》改。

②「牛」，原作「半」，據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愛日軒刻本、徐

子靜本、宋監本《爾雅·釋獸》、阮刻《爾雅注疏·釋

獸》改。

色」釋「物」。鄭司農注《犬人》云：「物，色也。」《穆天子傳》：「收皮効物。」郭注云：「物，謂毛色也。」即引此詩。

###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

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傳】矜矜兢兢，以言堅彊也。騫，虧也。崩，群疾也。麾之以肱，畢來既升。【傳】肱，臂也。升，升入牢也。【疏】矜，兢

雙聲。《說文·兄部》：「兢，兢也。讀若矜。」隸變作「兢」。宣十六年《左傳》引《詩》「戰戰兢兢」，本亦作「矜矜」。是「矜矜」與「兢兢」同。《桑柔》、《烈文》傳：「兢，彊也。」《說文》：「兢，彊語也。」兢、兢雙聲。《傳》云「以言堅彊」者，即下句「不騫不崩」之謂。「騫，虧」，崔《集注》「虧」作「曜」。《小箋》從《集注》作「曜」。「曜」同「耀」。《考工記·梓人》「大胃耀後」，《玉篇·口部》及《後漢書·馬融傳》作「大匈哨後」。鄭注云：「曜，讀爲「哨」。哨，小也。」下「哨」今作「頃」，誤。《後漢書》注不誤。《玉篇》同。《周禮·典同》注：「甄，讀爲「甄耀」之「甄」。甄，猶掉也。鍾微薄則聲掉。」是耀爲小也。《梓人》又云：「小體騫腹。」騫亦小也。不騫者，《左傳》所謂「碩大蕃滋」也。「崩，群疾」，《小箋》云：「群疾，謂病者衆也。」案不崩者，《左傳》所謂「不疾痠

蠹」也。《齊民要術》云：「羊有疥者，閒別之。不別，相染污，或能合群致死。」此與《傳》「群疾」之訓合。○《說文》：

「肱，臂上也。或从肉作「肱」。「臂，手上也。」手以上，臂以上皆謂之肱。《傳》訓「肱」爲「臂」者，渾言也。以手曰招，用臂曰麾。升，猶登也。古登、升通用。云「升入牢」者，《君子于役》云：「日之夕矣，羊牛下來。」「日之夕矣，羊牛下括。」是其義也。

###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旆維旗矣。大人

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傳】陰陽和，則魚衆多矣。旆維旗矣，室家溱溱。【傳】溱溱，衆也。旆旗，所以聚衆也。【疏】「衆維魚矣，旆維旗矣」，上「維」字訓「其」，下「維」字訓「與」，言衆其魚，旆與旗也。衆其魚，言魚之多。云「陰陽和，則魚衆多」者，魚衆多爲豐年。「實維豐年」，實，當作「寔」。寔，是也。維，爲也。言是爲豐年也。《漢書·食貨志》：「宣帝即位，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迺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案此與詩義合。詩以魚之衆多，卜年之豐稔。今浙東人歲終

魚多卜來歲之豐，魚少卜來歲之歉，古遺意也。○《閟宮》「烝徒增增」，《傳》：「增增，衆也。」漆、增聲轉而義同，若「漆洧」或作「潛洧」矣。故《傳》云：「漆漆，衆也。」《潛夫論·夢列》篇作「藁藁」，「藁」與「漆」通。案此與上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異義。上篇占子孫之衆多，此篇占室家之會聚，故《傳》又申占旂旗之夢云：「旂旗，所以聚衆也。」

卷十八終

## 詩毛氏傳疏卷十九

長洲陳奐學

### 節南山之什詁訓傳第十九 毛詩小雅

《節南山之什》十篇，七十九章，五百五十二句。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疏】《十月之交》箋：「《節》刺師尹不平。」昭二年《左傳》：「季武子賦《節》之卒章。」盧辯注《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云：「《小雅·節》之四章。」《節》下皆無「南山」二字。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傳】興也。節，高

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傳】赫赫，顯盛貌。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為大師。具，俱；瞻，視；惓，燔也。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傳】卒，盡；斬，斷；監，視也。【疏】《禮記》釋文云：「節，徐音戡。」《玉篇》：「戡，山高陵也。」《陵》乃「峻」之誤。「節」讀與「戡」同。《釋文》引《韓詩》：「節，視也。」韓探下文「民具爾瞻」立訓。《釋文》：「巖，本或作「嚴」。」《箋》言「尊嚴」，《禮記·大學》注言「高嚴」，是鄭據《詩》作「嚴嚴」。賈昌朝《群經音辨·叩部》引《詩》「維石嚴嚴」。嚴，古「礧」字。南山高峻，其石嚴嚴然。興者，喻師尹尊貴，其位赫赫然。○《傳》於「赫」有言「顯」者，《生民》是也，有言「盛」者，《出車》、《常武》、《那》是也。單字曰赫，重其字曰赫赫。單義曰盛，亦曰顯，重其義曰顯盛，義竝同也。「師，大師」，《大明》同。《版》箋云：「大師，三公也。」《傳》云「尹，尹氏，為大師」者，言當幽王時，有尹氏者為大師之官也。尹氏本官名，武王時，尹佚為之，有功，後子孫因以官族，故亦稱尹氏。周公以冢宰兼大師，大公以司馬兼大師，皇父以司徒兼大師，是大師為三公之兼官矣。案此尹氏當以司空兼大

師，蓋司徒主教，司馬主兵，恒出任二伯之職。司空主土，《公羊傳》所謂「一相處乎內者」是也。《漢書·董仲舒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此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董言「有爭田之訟」，本三家《詩》。其時尹氏爲司空，掌主土田，故疾評之。此尹氏爲司空之證歟？五章「鞠誼」，毛《傳》訓「盈訟」，與董說合。「具」訓「俱」，「瞻」訓「視」，義亦同。○段氏《詩小學》云：「《釋文》、《正義》皆引《說文》作「憂心如焚」。焚，讀如飪。《毛詩》「如焚」，《韓詩》作「如炎」。毛《傳》：「焚，燔也。」《瓠葉》傳：「加火曰燔。」《說文》曰：「燔，焚也。」「焚，小焚也。」「焚，加火也。」正本《毛詩》。而今《毛詩》譌「炎」改「燠」矣。案段說是也。詩以嚴、瞻、談、斬、監五句成韻，山、尹、美三句不入韻。「憂心如焚」與《雲漢》「憂心如熏」句義相同。《詩述聞》云：「戲談，猶戲謔也。」卒，盡，《爾雅·釋詁》文。《說文》：「斬，戡也。」「斷，戡也。」「監，視」，《釋詁》文。《爾雅》釋文：「監，又作「瞷」。」《說文》：「瞷，視

也。」「監，古「瞷」字。既，已也。用，以也。言國祚已盡滅斷絕，彼尹氏者何以不起而視政也？《釋文》引《韓詩》：「監，領也。」領者，理也。意亦同。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傳】實，滿；猗，長也。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傳】薦，重；瘥，病；弘，大也。民言無嘉，憯莫懲嗟。【傳】憯，曾也。【疏】《傳》云「實，滿；猗，長」，《箋》以滿爲草木平滿，王肅又以長爲草木之長茂，言山之平均喻師尹之不平，《傳》意或然也。○「薦，重」，《雲漢》同。《爾雅》：「荐，再也。」「薦」與「荐」通。「瘥，病」，《釋詁》文。《集韻·八戈》：「嗟，殘歲田也。」引《詩》作「薦嗟」，與爭田之訟說合，蓋義本三家也。「弘，大」，《釋詁》文。「憯，曾」，《釋言》文。憯，當作「晉」。《民勞》「憯不畏明」，《說文》引作「晉」，云：「曾也。」曾者，詞之舒也。晉，曾皆從目會意。《釋詞》云：「晉莫懲嗟」，晉莫懲也。言天降喪亂如此，而在位者曾莫知所懲也。嗟，句末語助耳。若訓爲歎詞，則與上三字義不相屬矣。《十月之交》曰「胡晉莫懲」，下無「嗟」字可證。案「民言無嘉，憯莫懲嗟」，與《沔水》「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文義

亦相同。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

是維。【傳】氏，本；均，平也。天子是毗，俾民

不迷。【傳】毗，厚也。不弔昊天，不宜空我

師。【傳】弔，至；空，窮也。【疏】《爾雅》：「抵，本也。」

鄭司農《周禮·典瑞》注引《爾雅》作「邸」，《詩》作「氏」，古文省。維，爲也。「維周之氏」，言尹氏爲周之幹臣也。《文

王》：「維周之楨」、《嵩高》：「維周之翰」，《傳》於「楨」、「翰」皆

訓爲「幹」。《文選·魏都賦》注及盧諶《贈詩》注引《說

文》：「幹，本也。」句義正同。此言尹氏位尊任重，而與天

子有共治斯民之責。《潛夫論·志氏姓》篇：「尹吉甫相宣

王，著大功績。《詩》云「尹氏大師，維周之底」也。」疑三家

《詩》以此尹氏爲尹吉甫。論其世族，溯其祖考歟？均，

《漢書·律曆志》引《詩》作「鈞」。均、鈞同。六章「誰秉國

成」，義與此同，故《傳》竝訓爲「平也」，「平」下「也」字今補。

維，繫也。○「毗」乃「毗」之隸變。《采芣》之「臚」即「毗」之

或字，從肉，與此「毗」從囟二字，而其義皆爲厚。《荀子》引

作「痺」。《釋文》引王肅本作「埤」，竝字異而義同。厚者，

厚尹氏以爵祿也。俾，《釋文》及《荀子》引作「卑」。古祇假

「卑」爲「俾」，今字皆作「俾」矣，下同。卑，使也。「卑」與「不宜」相應。《傳》訓「弔」爲「至」者，古至、致通。不至，猶不致，有不攻致、不堅固之義。故《箋》云：「至，猶善也。」「不弔昊天」，猶鄭司農《大祝》注引《春秋傳》云「閔天不淑」耳。弔，淑義同。昊天，帝王也。《七月》傳：「穹，窮也。」古空、穹通用。師，謂衆民也。「不宜空我師」，言不宜困窮我衆民也。《荀子·宥坐篇》云：「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即所謂困窮我民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

君子。【傳】庶民之言不可信，勿罔上而行也。式

夷式已，無小人殆。【傳】式，用；夷，平也。用平

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瑣瑣姻亞，則

無膺仕。【傳】瑣瑣，小貌。兩壻相謂曰亞。膺，厚

也。【疏】《爾雅》：「躬，身也。身，親也。」是「親」與「躬」同

義。《傳》云「庶民之言不可信」者，弗、不同。「言不可信」

四字連讀得義。君子不言而信，今君子不能躬率庶民，則

庶民於上之言不冒信從矣。《楚語》：「《周詩》有之曰：『弗

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

然，何急以其言取罪也？」《傳》意正同。《箋》云：「仕，察也。」是「仕」與「問」同義。汪龍《詩異義》云：「勿，禁止辭。王雖不問察，而小人勿得罔上而行也。」經言「君子」，《傳》言「上」，皆指王是也。《傳》訓「式夷」爲「用平」，平，均也。已，止也。殆，危也。《詩異義》又云：「王當用平正之人，則小人欺罔之事用自消止，無任小人受其欺罔，以至於危殆。《正義》以「勿罔君子」謂禁民欺罔，「式已」爲下民欺罔之心消止，恐非。」免案《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爲不險也。』」孔子引《詩》，以「不險」釋「無殆」。毛《傳》云「危殆」，確不可易。鄭《箋》、盧注訓「殆」爲「近」，失之。○《爾雅·釋訓》：「𡗗𡗗，瑣瑣，小也。」此釋「𡗗𡗗彼有屋」，「瑣瑣姻亞」也。舍人注云：「瑣瑣，計謀褊淺之貌。」《傳》訓「小」，義本《爾雅》。《易》「旅瑣瑣」，鄭注亦云：「小也。」「兩壻相謂曰亞」，《釋親》文。昭二十五年《左傳》「昏媾姻亞」，杜注同。《釋言》：「亞，次也。」《詩異義》云：「《都人士》箋：「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彼疏引此尹氏以證。雖彼《箋》所言非經義，而尹氏爲周室昏姻，要必有徵。此篇刺幽王，而經言尹氏爲政不平，欲王躬親，則所謂「姻亞」，或當即指尹氏。」案《周禮·膳人》注「膳又詒曰

大」，「厚」與「大」同意。仕，事也。《管子·形勢解》：「毀譽賢者之謂譽，推譽不肖之謂謗。譽謗之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譽謗之人，勿與任大。」義與詩意合。

昊天不傭，降此鞠訥。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傳】傭，均；鞠，盈；訥，訟也。君子如屈，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傳】屈，極；闕，息；夷，易；違，去也。【疏】傭，均；《爾雅·釋言》文。《周禮·典同》鄭司農注之「正傭」、《梓人》鄭注之「鴻傭」及《荀子·正名篇》「色不及傭」、「聲不及傭」，「傭」皆「均」也。「昊天不均」，猶云「昊天不平」耳。上章《傳》：「均，平也。」《釋文》引《韓詩》作「庸」，庸，易也。毛、韓字異意同。《傳》訓「鞠訥」爲「盈訟」，義本《爾雅》。「鞠，盈」，《釋詁》文。「訥，訟」，《釋言》文。《釋詁》：「鞠，溢，盈也。」郭注引《詩》作證。今本《爾雅》「鞠」下衍「訥」，疑因注中「訥」字誤增之耳。阮元《爾雅校勘記》已有此說。《說文》：「詢，訟也。或省作「訥」。」《小旻》箋：「謀事者衆訥訥滿庭。」即此義也。《燕燕》傳云：「惠，順也。」《箋》云：「戾，乖也。」○「屈，極」，《釋言》文。與《蕩》傳訓同意

別。《釋詁》：「呶，息也。」「闕」與「呶」聲相近。「夷，易」，《釋詁》文，《天作》、《有客》同。易，和易也。惡怒即和易之反。「違訓」去，與「息」同意。「惡怒是違」，言民心之惡怒是去也。《詩異義》云：「《傳》訓「屈」爲「極」，當謂建極。君子皆當指王。上言尹氏爲政不均不順，致民多獄訟乖爭。此則欲王建中立極，行平易之政，以化民俗。即上章欲王躬親爲政也。《箋》於兩章「君子」通席在位之人，恐非經、《傳》之旨。」案汪說君子席王，其義自確。唯昊天席尹氏，仍沿九章《箋》而誤。篇中三言「君子」，五言「昊天」，皆席王。《桑柔》「倬彼昊天，寧不我矜」，《瞻印》「瞻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竝與此篇詩義同。彼兩「昊天」，《傳》皆云「席王」，此其明證矣。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傳】病酒曰醒。

成，平也。不自爲政，卒勞百姓。【疏】王引之《述聞·通說》云：「襄十三年《左傳》：『楚共王卒，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不弔亦不祥，言伐人之喪不祥，所以敗也。《越語》曰「助天爲虐者不祥」

是也。又成七年《傳》：「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此言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皆由中國之無善君也。善君謂霸主也。昭十六年《傳》曰：「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語意與此相似。下文「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亦謂中國無善君，則諸侯皆受其亂也。案此皆不弔即不善之義。「式月斯生，俾民不寧」，生，生亂也，所謂不弔也。此席王。○《晏子·諫上》篇：「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此即病酒爲醒之證。《說文》亦云：「醒，病酒也。」「成，平」，《懸》同。「秉國成」猶云「秉國均」也。誰，言誰爲大師者，指尹氏也。《禮記·緇衣》篇：「《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案《雲漢》傳：「先正，百辟卿士也。」《禮記》引《逸詩》正指大臣說。鄭注云：「成，邦之八成也。」本三家，而毛意亦同。「不自爲政，卒勞百姓」，自，從也。勞，猶病也。言大臣不從政，百姓受其病，即首章「國既卒斬，何用不監」也。此指大臣。下二章皆從此章下四句生義。王肅謂「政不由王出」，恐非《傳》旨。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傳】項，大也。我

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傳】騁，極也。【疏】凡從

工聲字多訓「大」，如空、仁、雉之例，故《傳》訓「項」爲「大」

也。《桑扈》傳云：「領，頸也。」《潛夫論·三式》篇：「且人

情莫不以己爲賢而效其能者，周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

以。《詩》云：「駕我四牡，四牡項領。」蕭山汪繼培《箋注》

云：「此引《詩》以明「大臣怨乎不以」。則以「四牡項領」而

靡所騁喻賢者有才而不得試。蓋本三家《詩》說。《中

論·爵祿》篇云：「君子不患道德之建，而患時世之不

遇。《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

騁。」傷道之不遇也。《新序·雜事五》云：「處勢不便，豈

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

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隸釋·堂邑令

費鳳碑》云：「退已進弟，不營榮祿。栖遲歷稔，項領滯

畜。《易林》履之剝，否之屯，噬嗑之歸妹，未濟之明夷，竝

云：「名成德就，項領不試。」《抱朴子·嘉遁》篇云：「空谷

有項領之駿者，孫陽之恥也。」《勸學》篇云：「項領之駿，騁

迹於千里。」《博喻》篇云：「兩絆而項領，則騏驎與蹇驢同

矣。」竝竝與此同。」案此非獨三家《詩》義則然，毛《傳》質

略，當亦謂賢者懷材莫用，靡所馳騁也。《箋》云：「四牡

者，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肖爲用，喻大臣自恣，

王不能使。」此《箋》義非《傳》意。○蹙，古祇作「戚」。戚

威，猶蹙蹙也。「騁」訓「極」，極者，至也。靡所極，無所至

也。《文選》王粲《登樓賦》注引《韓詩章句》：「騁，馳也。」

又潘岳《射雉賦》注、左思《詠史詩》注引「馳」作「施」，疑誤。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傳】茂，勉也。既

夷既懌，如相疇矣。【傳】懌，服也。【疏】《說文》：

「懌，勉也。」「茂」與「懌」通。相，視也。爾，爾尹氏也。此

章兩「爾」字與首章「民具爾瞻」「爾」字同意，言勉爾之惡，

則下民之視爾如矛矣。「懌，服」，《釋詁》文。《那》「亦不夷

懌」，《傳》：「夷，說也。」彼訓「夷」爲「說」，此訓「懌」爲

「服」，義互見也。如，讀爲而。《彤弓》傳：「疇，報也。」言

雖已說服而相報復，無常德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

其正。【傳】正，長也。【疏】「昊天」與「我王」互詞，猶

三章、五章或稱天子，或稱君子，或稱昊天，一也。不平、不

寧，此席王。○《沔水》傳：「懲，止也。」此「懲」字與二章

「民言無嘉，罔莫懲嗟」，兩「懲」字同義。「正」訓「長」，「長」

讀去聲，與《斯干》、《玄鳥》傳「正，長也」「長，讀平聲者訓同而義別。王肅云：「覆，猶背也。師尹不定其心，邪僻妄行，故下民皆怨其長。」《傳》意或然也。上章「茂惡」即所謂「邪僻妄行」也。此指尹氏。

### 家父作誦，【傳】家父，大夫也。以究王誦。

式訛爾心，以畜萬邦。【疏】家父，大夫，周大夫食采於家，以邑爲氏者也。《十月之交》篇有家伯，或是家父之族。春秋周桓王時有家父，或即家父之後歟？何注《公羊傳》云：「家，采地。父，字。」是也。《說文》：「誦，諷也。」此章「王誦」與五章「昊天不備，降此鞠誦」，兩「誦」字同義。凡民之爭訟，皆由於王之競心也。究，窮治之也。訛，當作「吡」，《破斧》傳：「吡，化也。」陸賈《新語·術事》篇引此詩而釋之云：「言一心化天下而國治，此之謂也。」是西京舊訓亦以「吡」爲「化」。畜，養也。上句言化，下句言養，互詞，欲尹氏以一心化養萬邦也。○案篇中一章、二章及三章之上四句刺尹，三章之下四句、四章、五章及六章之上四句刺王，六章之下四句、七章、八章刺尹，九章上二句刺王，下二句刺尹，末章自明作誦，究王誦，吡爾心，諷王亦諷尹。《序》謂「刺王」者，責重在王耳。

###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傳】正月，夏之四

月。繁，多也。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傳】將，

大也。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癯

憂以瘵。【傳】京京，憂不去也。癯，瘵，皆病也。

【疏】《春秋·莊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左傳》：「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昭十七年》：「夏六月甲

戌，朔，日有食之。」《傳》：「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

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

「在此月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漢書·五行志》引古

《左氏》說：「正月，謂周六月、夏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

毛《傳》正本《左傳》。余友錢塘汪遠孫說。《淮南子·泰

族篇》「冬雷、夏霜」即引此詩，與《傳》同。繁者，「緜」之俗。

《公劉》、《離》箋云：「緜，多也。」訛，《說文》作「譌」，《沔水》

同。《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上封事諫曰：『霜降失節，

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義亦與《傳》同。○我，大夫自我也。獨，惛獨也。《爾雅·釋訓》：「京京，憂也。」憂不去者，《十月之交》傳所謂「親屬之臣，心不能已」也。「瘋、痒、病」，皆《釋詁》文。《爾雅·釋文》云：「《詩》作「鼠」。」案作「鼠」是也。《雨無正》「鼠思泣血」，字作「鼠」，《說文》無「瘋」字。《桑柔》箋亦云：「痒，病也。」

### 父母生我，胡俾我瘡？不自我先，不自

我後。【傳】父母，謂文、武也。我，我天下。瘡，病也。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傳】莠，醜也。愈愈，憂懼也。【疏】《小宛》

「我心憂傷，念昔先人」，《傳》：「先人，文、武也。」《雲漢》「父母先祖」，《傳》：「先祖，文、武爲民父母也。」文義與此同。「我，我天下」者，謂我天下之民也。「瘡，病」，《釋詁》文。《角弓》同。言文、武天下至幽王之世而遭此病。○莠，醜疊韻，《十月之交》傳：「醜，惡也。」莠爲醜，醜又爲惡，故《箋》謂好言爲善言，莠言爲惡言。此疾吡言之人。愈，即「瘡」之假借字。《爾雅》：「瘡，病也。」本又作「庾庾」，即詩「愈愈」之異文。唐固《國語注》：「十六斗曰庾。」《聘禮·記》今文作「十六斗曰逾」。此與，俞聲通之理。郭

璞注云：「賢人失志，懷憂病也。」《傳》云「憂懼」，愈，懼聲相近。侮，爲吡言者侵侮也。《箋》義如是。

### 憂心惛惛，念我無祿。【傳】惛惛，憂意也。

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傳】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園土以爲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傳】富人之屋，烏所集也。【疏】惛，當作「惛」，形之誤也。《說文·今部》：「惛，或从心作「惛」。」《爾雅》：「惛惛，憂也。」《傳》云：「憂意」，蓋探下文之意爲訓。《詩》、《爾雅》釋文皆云：「惛，本或作「營」。」古句，營通，如《江漢》箋「句，當作「營」」之例。《箋》云：「無祿者，言不得天祿，自傷值今生也。」○并，古「拼」字。《爾雅》：「拼，使也，從也。」經言念天下無罪之人爲臣僕，《傳》言古者有罪以爲臣僕，明今之非古也。《周禮》：「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鄭司農注云：「以此知其爲民所苦而未入刑者也，故《大司寇職》曰：「見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

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案毛《傳》本《周禮》，

而仲師又據毛《傳》爲說，此古者有罪之人，不入於刑者，則實諸圜土以爲役也。臣僕，即罪人爲役者也。《書·微子》

篇：「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逸周書·作雒》篇：「凡工賈胥市，臣僕州里。」《管子·小匡》篇：「大國之君事如臣僕。」是臣僕，賤者之稱，故罪人役圜土亦爲臣僕。《晏

子·楹上》篇：「越石父曰：『吾爲人臣僕於中牟。』」《史記》則云：「在縲紲中。」此罪人爲臣僕之確證矣。《箋》解「并

其臣僕」句，讀如《秦法》：「人有罪，并其室家」之「并」，云：「王既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於所罪而已。」

如鄭解，則於經義當增設刑殺一層，而以臣僕爲世家臣僕，又於經「民」字爲不可通，鄭說非是。○爰，於也。止，集

也。誰，誰富人也。《傳》云「富人之屋」，富人指在位之小人，探末章「富人」爲訓。烏，以喻附和小人者也。《晉

語》：「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人皆集於苑，己獨集於枯。」言鳥集富人之屋，與《國語》集苑之喻略相近。《後漢書·

郭大傳》：「郭大，字林宗。建寧元年，陳蕃、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既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

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李注云：「言不知王業當何所歸。」案此三家《詩》以烏自況。《箋》既本三家，而又解屋爲富人

之屋，仍用毛義，亦恐失《傳》之旨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傳】中林，林中也。

薪蒸，言似而非。民今方殆，視天夢夢。【傳】王

者爲亂夢夢然。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

上帝，伊誰云憎？【傳】勝，乘也。皇，君也。

【疏】「中林，林中」，《兔置》同。侯，維也。「侯薪侯蒸」，與

《無羊》「以薪以蒸」句法正同。侯，以，皆語詞。薪蒸喻小

人。薪蒸不能爲大木，故《傳》云「言似而非」。《箋》：「林

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蒸爾，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

人。」《詩異義》云：「《傳》之所謂『似』即《箋》之所謂『宜』，

言既曰中林矣，則似有大木，今維有薪蒸而非大木，猶既在

朝廷，則當爲賢者，今維是小人。《傳》「言似而非」一語統

釋經文二句，其言簡質，故《箋》申明之曰「林中大木之處，

而維有薪蒸爾」，《疏》申《傳》言「薪蒸似大木而非」，誤解

《傳》意矣。「案汪說是也。《韓詩外傳》釋《詩》亦云：「言朝

廷皆小人也。」○殆，危也。此以天爲王者，末章又以天爲

君，一也。《抑》傳亦云：「夢夢，亂也。」《釋文》引《韓詩》：「夢夢，惡兒。」訓異意同。勝，讀如騰，與「乘」疊韻。既，猶終也。克，能也。定，定亂也。人，在位者也。此承上爲亂

夢夢而言。終能有定亂之日，乃今在位之人，無不乘陵，助王爲亂如是，上下蒙昧，其危殆無休已時。襄十三年《左傳》云：「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竝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是其義也。「皇，君」，《釋詁》文。上帝，亦君也。《版》、《蕩》傳：「上帝，席君王。」伊，語詞。云，助詞。誰憎，言憎王之深也。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傳】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

老，訊之占夢。【傳】故老，元老。訊，問也。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傳】君臣俱自謂聖

也。【疏】《傳》意山喻位，卑喻小人，小人而處高位，如爲岡與爲陵耳。《天保》傳：「大阜曰陵。陵亦最高大者也。

蓋，讀同「盍」。鄭注《檀弓》：「蓋，皆當爲「盍」。」《群經音辨》：「蓋，音盍。」是也。《爾雅》：「盍，盍也。」《廣雅》：「盍，盍，何也。」「謂山蓋卑」，言山何卑也。「謂地蓋高」，

「謂地蓋厚」，言天何高，地何厚也。三「蓋」字竝與「何」字同義。○懲，止也。故老，猶之言孤卿，謂皇父卿士也。《傳》云「元老」，詳《采芑》篇。《周禮·占夢》：「季冬，聘王

夢。」鄭注云：「聘，問也。」訊、聘義同。《晏子·楝下》篇：「景公夜夢與一日鬪，不勝。晏子朝，請召占夢者。」又「景公夢見彗星。明日，召晏子而問焉：「寡人夢見彗星，吾欲召占夢者使占之。」」案占者有問夢之事。召元老問之占夢，《洪範》所謂「謀及卿士」也。《周禮》有「占夢」之官。具，俱；予，我也。「曰」與「謂」同義。《傳》云「君臣俱自謂聖」，《十月之交》傳：「皇父甚自謂聖。」則知臣指皇父，而君刺幽王。「不知烏之雌雄」，席王，并席執政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

不敢不踣。【傳】局，曲也。踣，累足也。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傳】倫，道；脊，理也。哀今之人，胡爲虺蜴？【傳】蜴，蜥也。【疏】局、曲疊韻。

《釋文》：「本又作「踣」。」李善注《文選》顏延之詩引《毛詩傳》：「踣，曲也。」薛綜注《東京賦》：「引《毛詩》：「不敢不踣。」踣，偃偻也。」蓋薛以「偃偻」代「曲」字，非《傳》有異本也。陸、孔及王肅本皆作「局，曲」。踣，即「局」之俗字。累，當作「彖」。踣，彖疊韻。《說文·足部》：「踣，小步也。」引《詩》作「踣」。《走部》：「趯，側行也。」引《詩》作「趯」。許錄《毛詩》，兼錄三家《詩》，字異而義實同。《說

苑·敬慎篇：「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即引此詩。○《碩鼠》傳：「號，呼也。」《說文·人部》：「倫，道也。」《禽部》：「侖，理也。」「侖」與「倫」同。《論語》「言中倫」，包咸注云：「倫，道也，理也。」脊，讀為蹟。《河水》傳：「不蹟，不道也。」《繁露·深察名號》篇引《詩》作「迹」。《說文》迹，蹟一字。是倫謂之道，又謂之理，脊謂之理，又謂之道矣。此言君子之言皆有道理，宜號呼而告之，今畏怖如虺蜥然，是疾避而無所自容之意。○《說文》：「虺，以注鳴者。」段注云：「注者，『味』之段借。虺為蜥易屬。」《釋文》：「蜥，又作『蜥』。」《說文》引《詩》正作「蜥」。《鹽鐵論·周秦》篇亦作「蜥」。《爾雅》：「蜺蜺，蜥蜴，蜥蜴，蜥蜴，守宮也。」李、孫、郭注並云：「別四名。」《方言》：「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蠺蟪，或謂之蜥易。其在澤中者謂之易蜥。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蠺蜥。東齊、海岱謂之蠺蜥。北燕謂之祝蜥。」戴氏震補注云「易蜥」當為「蜥易」，是已。免謂「守宮或謂之蜥易」，疑此「蜥易」二字或「蜥蜴」之譌。《爾雅》一物四名，渾言不別。

《方言》則以守宮、蜥蜴一類，蜥易、蠺蜥一類。《說文》：「在壁曰蜥蜴，在艸曰蜥易。」在艸，即楊雄所謂「在澤中者」。毛《傳》以「蠺」釋「蜥」，亦非在壁者也。陸《義疏》云：「虺蜥，一名蠺蜥，水蜥也。或謂之號蜥，或謂之蛇醫，如蜥蜴，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元恪謂蠺蜥如蜥蜴，與楊、許說不合。又虺別物，虺、蜥連舉，亦非是。《箋》：「虺蜥之性，見人則走。」《後漢書·左雄傳》云：「言人畏吏如虺蜥也。」蜥皆「蜥」之誤字。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傳】言朝廷曾無傑臣。天之扞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傳】扞，動也。仇仇，猶警警也。【疏】傳意阪田喻對朝廷，特喻傑臣。阪田有苑特，則朝廷無傑臣矣。《箋》云：「阪田，崎嶇境圉之處，而有苑然茂特之苗，喻賢者在閒辟隱居之時。」《載芟》傳：「有厭其傑，言苗厭然特美也。」《箋》特為苗，申成《傳》義。○《考工記》「則是以大扞」，注：「扞，搖動貌。」《方言》「舊謂之扞」，謂船動也。是「扞」有「動」義。《爾雅》：「仇仇，敖敖，傲也。」郭注云：「皆傲慢賢者。」《釋文》：「敖，本又作『警』，又作『囂』。」《版》傳：「囂囂，猶警警

也。『聲、義竝同。天，帝王。我，我傑臣也。如，猶而也。克，勝也。彼，彼朝廷也。言王動搖我，而不勝任我；朝廷求我，而不得以禮進我，雖欲執留我，警警然甚傲慢，而亦不力挽我，此我傑臣所以不安朝廷而退處也。』《禮記·緇衣》篇：「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文中子·魏相》篇：「竇威進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文中子亦引此詩，「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既而曰：『不可為矣。』」是其義也。仇仇，或作「執執」。《廣雅》：「執執，緩也。」《集韻》：「執執，緩持也。」《緇衣》注：「仇仇然不堅固。」即是「緩持」之意。案三家與毛訓異意同。緩持，傲慢一也。《玉篇》：「執，緩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傳】厲，惡也。燎之方揚，寧或滅之？【傳】滅之以水也。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傳】宗周，鎬京也。褒，國也。姒，姓也。威，滅也。有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為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疏】正，長也，謂褒姒私黨升在位者，若皇父七子之屬。胡，何也。然，猶是也。厲者，「癘」之假借字。厲為

惡，《傳》本《左傳》立訓。《桑柔》、《瞻印》傳竝云：「厲，惡也。」《說文》：「燎，放火也。」「寧或」猶云「胡有」也。《傳》文奪「滅之」二字，當補。「滅之以水也」五字作一句讀，言燎火熾盛，滅必以水，今於何有也？隱六年《左傳》：「君子曰：『《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莊十四年《傳》：「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言不可撲滅也。惡萌易滋，而以燎火難滅為喻。○《節南山》傳：「赫赫，顯盛兒。」周幽王在鎬，故鎬京為宗周。鄭注《水經·沔水》篇：「褒水南逕褒縣故城東，褒中縣也，本褒國矣。南流入于漢。」案漢褒中縣屬漢中郡，古褒國在今陝西漢中府褒城縣，《括地志》云「褒國故城在縣東二百步」是也。漢中在《禹貢》梁州之域，周并梁於雍，則褒國當在《職方》雍州之南境。《史記·夏本紀》：「論云：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褒氏。」《潛夫論·五德志》同。是褒國姒姓也。《釋文》：「威，呼說反。齊人語也。」案威，古「滅」字。《傳》威為滅，猶御為禦，采為深，皆以今字釋古字之例，謂之古文假借可也。昭元年《左傳》引《詩》正作「滅」。褒姒滅周，莫詳於史伯告鄭桓公語。《國語·鄭語》云：「褒人褒姒有獄而以為人於王，王遂置

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是褒女爲后之事也。又云：「王欲殺大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界，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幽王八年而桓公爲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年而斃。」韋注云：「騷，謂適庶交爭，亂虐滋甚。」是即滅周之事也。攷《史記·周本紀》言：「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褒姒而愛之，生子伯服。」是立后當在四五年間。六年而遭日食之變，大夫作《十月之交》以刺之。至王欲放殺大子，而其傳作《小弁》之詩，自在九年中事。此《傳》但云「幽王惑於褒姒，立以爲后」，不及放殺大子，則此篇與《十月之交》篇先後同作，總在史伯告桓公八年前。據《傳》證史，可以得其歲次矣。然而嬖褒滅周，其兆既成，賢者爲之憂傷而作是詩，其即伯陽之流亞與？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傳】窘，困也。其

車既載，乃棄爾輔。【傳】大車重載，又棄其輔。

載輪爾載，將伯助予。【傳】將，請；伯，長也。

【疏】終，猶既也。《齊·南山》、《破斧》篇皆上言「既」而下言「又」，此上言「終」而下言「又」，是「終」、「既」同義也。永，長；懷，傷也。鄭《箋》：「窘，仍也。」《韓詩》：「窘，迫

也。《玉篇》：「窘，困也，急也。」義竝相近。言既其長爲之憂傷，又困之以陰雨。陰雨以喻所遭多難。○《傳》以車爲大車，載爲重載。輔者，揜輿之版。《大東》傳：「箱，大車之箱也。」《方言》：「箱謂之輶。」《爾雅》：「棐，輔也。」「棐」與「輶」通。箱取輔相之義，則輔即箱矣。大車揜版置諸兩旁，可以任載。今大車既重載矣，而又棄其兩旁之版，則所載必墮，此其顯喻也。僖五年《左傳》宮之奇設「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兩喻。《呂覽·權勳》篇：「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先人有言曰：『脣竭而齒寒。』」《韓子·十過》篇、《淮南子·人間》篇竝有此文。然則車之有輔，猶齒之有脣。最相切近人之兩頰曰口輔，亦曰牙車，其命名即取車輔之義也。自來解者皆不識輔爲何物。《正義》謂輔是可解脫之物，以今人縛杖於輻爲比況之詞。若是，則棄輔未即墮載，恐與經義無當也。車之有輔，與國之有輔臣。《箋》云：「棄輔，喻遠賢也。」載輪，輪也。《箋》：「輪，墮也。」「將，請」，《將仲子》同。請，猶告也。「伯，長」，《釋詁》文。長謂賢者也。予，我也。助我，即下文無棄輔而益輻之事。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傳】員，益也。屢



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疏】荀子·法行篇：「《詩》曰：『涓涓源水，不離不塞。』」  
 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  
 楊倞注云：「大其輻，謂壯大其輻也。」案荀引《逸詩》言事敗之後，此詩言事未敗之先，文異而意同也。《傳》訓「員」爲「益」，正本《荀子》。「員」與「云」通，故有「益」義。《易·大壯》：「九四，壯于大輿之輹。」《釋文》：「本又作『輹』。」大輿，大車也。壯者，大也。「益」與「大」義相近。屢，《釋文》作「婁」。婁，數也。終，亦既也。曾，猶乃也。言既踰絕險矣，乃不爲意也，以喻用賢者之不堅固。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

之炤。【傳】沼，池也。憂心慘慘，念國之爲

虐。【傳】慘慘，猶戚戚也。【疏】《靈臺》「王在靈沼，於

物魚躍」，《傳》亦云：「沼，池也。」池以畜魚，喻國以養賢。

君子不能居朝廷，猶魚在池中而不能以自樂也。潛，深也。

伏，伏於淵也。《禮記·中庸》篇：「《詩》云：『潛雖伏矣，亦

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釋文》：「昭，本又

作『炤』。」鄭注云：「孔，甚也。昭，明也。言聖人雖隱遯，

其德亦甚明矣。疚，病也。君子自省，身無愆病。雖不遇

世，亦無損害於己志。」鄭釋《詩》與《箋》不同，當從《禮記注》爲優。裴度《諸葛武侯碑》云：「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臥龍。」亦引此詩。○慘，當作「慄」，詳《月出》篇。《傳》以「戚戚」詁「慄慄」，慄，戚聲近也。《抑》：「慄慄，憂不樂也。」《小明》：「戚，憂也。」憂謂之慄，重言之曰慄慄。憂謂之戚，重言之曰戚戚。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傳】言禮物備也。

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傳】洽，合；鄰，近；云，

旋也。是言王者不能親親以及遠。念我獨兮，憂

心慙慙。【傳】慙慙，然痛也。【疏】《都人士》傳：「彼，

彼明王也。」旨，嘉皆美也。殽，《釋文》作「肴」。《覺驚》「爾

酒既多，爾肴既嘉」，《傳》：「言酒品齊多而肴備美也。」義

與此同。「洽，合」，《版》同，《左傳》作「協」。鄰，近雙聲爲

訓，近猶親親也。昏姻，異姓之臣也。《說文》：「云象回轉

之形。」旋者，回轉之意。旋即還也。此陳古燕享之禮。禮

物既備，同，異姓具在，王者有親親及遠之道焉。此經義

也。本詩人之意，乃以刺今不如古。《傳》云「是言王者不

能親親以及遠」，與經義相反，而意實相成也。僖二十二年

《左傳》引《詩》「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富辰釋之云：「吾兄

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兄弟謂鄰，諸侯謂婚姻。襄二十九年《傳》引《詩》「協比其鄰，婚姻孔云」，子大叔釋之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言晉不親近諸姬，則諸侯其誰旋歸之乎？」毛《傳》與《左傳》辭意正合。王肅云：「言王但以和比其鄰近左右，與婚姻其親友而已，不能親親以及遠。」王說未審經、《傳》之旨。○念，念今也。《爾雅》：「慇懃，憂也。」痛與「憂」義相近。《桑柔》句同。

仳仳彼有屋，蔌蔌方穀。【傳】仳仳，小也。

蔌蔌，陋也。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桷。【傳】君天之，在位桷之。哿矣富人，哀此惻獨。【傳】哿，可也。獨，單也。【疏】「仳仳，小」，《爾雅·釋訓》文。仳，當作「仳」。《說文》：「仳，小兒。」引《詩》作「仳仳」。《玉篇》同。《管子·輕重乙》篇「仳諸侯度百里」，猶謂小諸侯耳。仳，亦當作「仳」。仳仳，猶瑣瑣也。蔌，當為「速」。《說文》：「速，猶文作「速」。故《毛詩》「速速」，三家《詩》作「速速」。古文「速」又作「警」。《玉篇》：「蔌，小言兒。」疑「三家有依「警」字作訓也。《釋文》「方穀」云：「本或作「方有穀」，非也。」案「方穀」與上「有屋」對文，方亦有也。《鵲巢》傳：「方，有之也。」「方」訓為「有」，不應「方」下更增

「有」字，今從《釋文》訂正。李注《後漢書·蔡邕傳》引《詩》作「速速方穀」，云：「《韓詩》亦同。」《爾雅·釋訓》：「速速，惟速鞠也。」「速」本亦作「求」，《釋詁》：「求，終也。」《釋言》：「鞠，窮也。」速鞠，猶言終窮。小人專祿，國道終窮也。《傳》云「速速，陋也」，《箋》云：「穀，祿也。此小人富，而寡陋將貴也。」寡陋有穀，是國道終窮矣。《傳》義與《雅》訓相因也。○《釋文》云：「天，災也。」「天」，「桷」二字連文，並有殘害侵削之義，《召旻》傳「桷，天桷」是也。天以帝王者，則經言君之天桷，未及顯指在位者之天桷於下民，此經義也。《傳》乃以天屬君，而桷屬在位，作分釋之詞。蓋詩本兼刺姻黨群小在位，從上下文言富人之有屋，穀立訓，以補明經義之未備，此《傳》意也。《正義》「桷」為「詠」，失之。○「哿，可」，《雨無正》同。《詩述聞》云：「「哿」與「哀」相對為文。哀者，憂悲；哿者，歡樂也。言樂矣彼有屋之富人，悲哉此無祿之惻獨也。哿、嘉俱以加為聲，而其義相近。《禮運》「以嘉魂魄」，鄭注曰：「嘉，樂也。」是「嘉」與「樂」同義。哿之為言猶嘉耳，故昭八年《左傳》引《詩》「哿矣能言」，杜注曰：「哿，嘉也。」毛《傳》訓「哿」為「可」，可亦快意愜心之稱，故《箋》曰：「富人已可，惻獨將困。」《正義》曰：「可矣富人，猶有財貨以供之。」失《傳》、《箋》之意矣。」

案悍者，「悍」之俗字。《傳》以「單」詁「獨」。單，古「禪」字。《禮記·閒傳》注：「單，獨也。」悍，亦獨也。《閔予小子》箋：「嬖嬖然孤特。」《孟子·梁惠王》篇引《詩》作「營」。悍、嬖、營同。

###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疏】《正義》

言：「《韓詩》篇次與毛不異。」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

之醜。【傳】之交，日月之交會。醜，惡也。彼月

而微，此日而微。【傳】月，臣道；日，君道。今

此下民，亦孔之哀。【疏】周十月，夏八月。交，謂朔

也。《傳》云「之交，日月之交會」者，昭七年《左傳》：「日月

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杜注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

謂之辰。」是謂日月之會也。朔在日月之會，今新法測日食

者，先求食限。食限在兩交曰中交，曰正交。黃白二道相

交之度亦曰交。行去交近則食，遠則否，是謂日月之交會

也。朔月，月朔也。朔月辛卯，辛卯朔也。此詩為周幽王

時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鄭《箋》用緯說改為周厲王時日

食。儀徵阮元云：「《大衍術·日蝕》議曰：『《小雅》十月之

交，梁虞胤以術推之，在幽王六年。』《開元術》定交分四萬

三千四百二十九人食限。《授時術》議曰：『幽王六年十月

辛卯朔，泛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食限。』蓋自來推步

家，未有不與緯說異者。本朝《時憲書》密合天行，為往古

所無。今遵《後編法》推幽王六年十月朔正得入交。如謂

厲王時事者，斷難執以爭矣。阮說詳《肇經室集》。○《傳》

訓「醜」為「惡」者，謂當受其凶惡也。《左傳》：「晉侯問於

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正為毛

《傳》所本。《管子·四時》篇：「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

亦與《傳》訓同。云「月，臣道；日，君道」者，《東方之日》

傳：「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月盛于東方，君

明于上若日也，臣察于下若月也。」彼日月同盛，以喻君臣

有道，此日月共微，以喻君臣之失道也。《箋》：「微，謂不

明也。」《邶·柏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箋》：「日，君

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傷也。」《漢書·劉向傳》云：

「日月薄蝕而無光。」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

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

何不臧。【疏】「日月告凶」，承上章日月共微而言。《劉

向傳》引《詩》作「鞠凶」，古鞠、告通。行，道也。《箋》：

「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不用其良」，良，善也，言不用其善政也。《箋》云：「不用善人。」《韓詩外

傳》：「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是《箋》用韓義。

《後漢書·左雄傳》：「上疏言：『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褒

黜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云：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亦與《箋》合。○《左傳》：「晉侯

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

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

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案「彼」當作「此」，《詩正

義》及《漢書·五行志》引不誤。彼月、此日，即承上章「彼

月而微，此日而微」以申說也。《天文志》引此詩《詩傳》

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

矣。」徐璈以爲《魯詩傳》。

燁燁震電，不寧不令。【傳】燁燁，震電貌。

震，雷也。百川沸騰，山豕峩崩。【傳】沸，出；

騰，乘也。山頂曰豕。峩，崔嵬。高岸爲谷，深

谷爲陵。【傳】言易位也。哀今之人，胡憖莫

懲。【疏】經言「震電」，故《傳》云：「燁燁，震電兒。」震電，

陰陽薄激而生，震者電之聲，電者震之光。《說文》：「燁，

盛也。」謂聲光之盛也。震爲雷，言雷以該電也。《春

秋·隱九年》：「大雨震電。」《穀梁傳》：「震，雷也。電，霆

也。《穀梁》解「電」爲「霆」，則電亦雷矣。《爾雅》：「疾雷

謂之霆。」疾雷即震電之義。郭注云：「雷之急激者謂霹

靂。」今本《爾雅》「霆」下有「霓」字，涉上文「霓爲掣貳」而誤

衍。○《采芣》傳：「芣，沸，泉出兒。」是沸爲出也。「沸」與

「浮」聲義相近。今音甫味反，以沸爲濤，非也。騰，讀爲

勝，假借字也。《玉篇》：「勝，水上涌也。」引《詩》「正作

「勝」。「騰，乘」，《閼宮》同。《文選》楊雄《甘泉賦》：「顏延之

《侍遊蒜山詩》注引《韓詩章句》亦云：「騰，乘也。」「乘」與

「陵」義相近。《漢書·李尋傳》：「水爲準平，王道公正脩

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爲敗。今汝、潁、

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竝爲民害。此《詩》所謂「燁燁震

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

案三家詩《沸騰爲踊溢》與《毛詩》踊出乘陵訓同。《爾

雅·釋山》：「山頂，豕。」此《傳》所本也。《釋文》：「卒，本

亦作「卒」。《漢書·劉向傳》及《後漢書·董卓傳贊》注引

《詩》作「卒」。「卒」即「萃」之假借字。「萃者崔嵬」四字各

本誤入《箋》。《箋》云：「百川沸出相乘陵者，由貴小人也。山頂崔嵬者崩，君道壞也。」《箋》正承《傳》文，用三家說以申成毛義。楊倞注《荀子》引毛《傳》有此四字，今據以訂正。《漸漸之石》箋：「卒者，崔嵬。」鄭正用此《傳》文，則「萃」古必作「卒」矣。《釋山》：「萃者，屨屨。」此亦《傳》所本也。《小雅·谷風》傳：「崔嵬，山顛也。」《說文》：「屨屨，山顛也。」字異義同。《周語》：「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韋注云：「三川，涇、渭、洛也。」案川竭山崩在幽王二年，與《史記·周本紀》合，非即此詩「百川沸騰，山冢卒崩」也。《本紀》言見納褒姒在三年，其立后尚在三年之後，至六年，遇日食之變而作此詩。《劉向傳》云：「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劉子政以此詩上二章爲天變，此章爲地變，則陰陽不和，天地易位之徵，皆當在幽王六年中。而子政以爲幽、厲之際，連類相及耳。孔仲達亦知沸騰非震，而即以爲非幽王時，未知審也。《漢書·翼奉傳》：「臣奉竊學《齊詩》，聞互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似《齊詩》沸騰指地震說。○《傳》文「言易位也」上，《荀子》注引有「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八字，今各本皆奪，足徵鄭氏箋《詩》，於毛《傳》中皆有經文複句，徑後寫

者刪之耳。昭三十二年《左傳》：「史墨曰：『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于今爲庶。君所知也。」此蓋以谷、陵之變徙喻天命之靡常。《傳》云「易位」正本《左傳》爲訓。《荀子·君子篇》：「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其下即引此詩。「亂」即「易位」，荀、毛義同也。《箋》謂「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左雄說《詩》合鄭，或本三家，與毛不同。僭，當作「晉」。晉，曾也。懲，止也。「胡晉莫懲」，言無有止亂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楸維師氏，豔妻煽方處。【傳】豔妻，褒姒。美色曰豔。煽，熾也。

【疏】士，事也。主掌六卿之事，謂之卿士。卿士，三公中執朝政者，幽王時則皇父也。宣王之時，皇父爲大師，與此皇父必是二人。《鄭語》：「史伯曰：『夫號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剗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案史伯說幽王時事與此詩正同。疑皇父即號石父，或皇父祖

向，更以號石父代之。世遠年湮，迄無攷證。○《鄭語》：「幽王八年，鄭桓公友爲司徒。」詩作於幽王六年，爲司徒者，是番也。《漢書·古今人表》作「司徒皮」，《釋文》引《韓詩》作「繁」，如《鄉射·記》「皮樹」，今文「繁豎」之例。「番」與「皮」亦聲近。《史記·河渠書》「河東守番係」，《索隱》引《詩》云：「番，氏也。」○《周禮》「宰夫，下大夫四人」，鄭司農注：「宰夫，主諸臣萬民之復逆，故詩人重之，曰：『家伯維宰。』」案仲師以此宰爲宰夫，毛無《傳》。仲師治《毛詩》，當是《毛詩》古說。《春秋》「宰咺」，服虔注：「咺，天子宰夫。」此亦宰夫稱宰之證也。《古今人表》「大宰家伯」，鄭《箋》宰爲冢宰，從《魯詩》說。但冢宰是執政之官，皇父爲卿士，不當復有家伯爲大宰，似誤。○《周禮》「膳夫，上士二人」，鄭司農以《詩》說之曰：「仲允膳夫。」《雲漢》傳云：「膳夫徹膳。」幽王以仲允爲膳夫也。《古今人表》作「膳夫中術」。○《周禮》「內史，中大夫一人，掌王八枋之灋。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王命內史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策，謂以簡策書王命。《案幽王時聚子爲內史也。《古今人表》作「擷子」。○《周禮》「趣馬，下士，皂一人，徒四人」，鄭司農說以《詩》曰：「駉維趣馬。」《雲漢》傳云：「趣馬不秣。」是趣馬，主養

馬之官也。《書·立政》篇有「趣馬」。○《周禮》「師氏，中大夫一人」，鄭司農注：「《詩》云：『駉維師氏。』」《書·牧誓》「亞旅、師氏」，《立政》「綴衣、虎賁」，《顧命》「師氏、虎臣」，某氏傳云：「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案《牧誓》有師氏而無虎賁，《立政》有虎賁而無師氏，蓋周公未定禮前，師氏、虎賁氏同官也。至成王顧命，二氏不同官，故有師氏又有虎賁氏，與《周禮》同。《雲漢》傳云：「師氏弛其兵。」《集韻》引《詩》作「擷」。《古今人表》「師氏萬」，顏注：「萬，讀曰「擷」。《潛夫論·本政》篇作「踴」。○豔妻，《傳》以爲即《正月》「褒姒」。褒姒爲幽王后，而云「妻」者，天子之妻曰后也。《漢書·谷永傳》云：「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閭妻驕扇，日以不臧。」又云：「絕驕嫚之端，抑褒、閭之亂。」《外戚·班婕妤傳》亦云：「哀褒、閭之爲郵。」案《漢書》多用《魯詩》，褒、閭即渾括兩篇詩義，先褒後閭，其次序與毛同。閭與豔聲相近。褒姒、閭妻爲二人，三家《詩》初無明文。《正義》引《中候·擷維貳》：「刻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又《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自康成信緯候，謂豔妻爲厲王后，而解者遂沿鄭說矣。桓元年、文十六年《左傳》並有「美而豔」之文。《方言》：「豔，美也。宋、衛、晉、鄭之閒曰豔。美色爲豔。」竝

與《傳》訓同。《說文》：「備，熾盛也。」引《詩》作「備」，本《毛詩》訓也。顏注《谷永傳》引《魯詩》：「閭妻廟方處。」廟者，「備」之假借，今作「煥」，俗字。處，居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傳】時，是也。

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傳】下則汙，高則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疏】抑，讀爲懿，假借字也。古抑，懿聲近義通。「抑

此皇父」與「懿厥哲婦」句意相同。《傳》訓「時」爲「是」，豈

曰不是，豈不是也。曰，語詞。言皇父之自是也。《釋文》

引《韓詩》：「抑，意也。」《箋》：「抑之言噫。」鄭用《韓詩》。

○胡爲，何以也。我，我民也。作，耕作，即，就也。徹，讀

爲撤。撤牆屋，謂撤城邑民居也。《說文》：「洿，窰下也。」

「小池爲汙。」古汙，洿通用，故《孟子》「汙池」一作「洿池」。

《楚茨》序：「田萊多荒。」《箋》：「茨棘不除也。」《遂人》注：

「萊，謂休不耕者。」案休不耕，任其草生，來歲反耕，亦即草

萊之義也。卒，盡也。此謂田盡不治，則下者積水，而高者

歲草矣。《書·湯誓》篇：「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

正。」《傳》云：「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

剝之政。」文義與此正同也。予，皇父自予也。《箋》云：

「戕，殘也。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王肅改「戕」爲「臧」字。

皇父孔聖，【傳】皇父甚自謂聖。作都于

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傳】向，邑也。擇

三有事，有司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也。不

慙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疏】孔，甚也。經言甚聖，《傳》云「甚自謂聖」，即承上章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而重言之也。○「向，邑」，未聞。

《正義》據杜注《左傳》：「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軹縣向

上，周初蘇子邑，未審何時爲皇父邑也。《王制》：「大國三

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二卿，皆

命於其君。」鄭注云：「小國亦三卿，此文似誤脫耳。」案《白

虎通義·封公侯》篇引《王度記》曰：「子男三卿。」《周

禮·大宰》：「乃施典于邦國，設其參。」注：「參，謂卿三

人。」此皆列國三卿之證。作都向邑，則皇父本是列國。

《傳》釋「三事」爲「三卿」，與《常武》同。詩蓋刺貪不刺僭

也。「亶」訓「信」。「侯」訓「維」。維，猶是也。多藏爲貪淫

多藏，言皇父所擇立己國之三卿，信是貪淫多藏之人也。

○慙，無傳。《釋文》引《小爾雅》：「慙，願也。」《方言》：

「願，欲思也。」《說文》：「寧，願詞也。」「甯，所願也。」愁、寧、甯聲轉相通。俾，使也。「不愁遺一老，俾守我王」，言皇父不願遺一老，使守衛我王也。哀十六年《左傳》：「哀公誅孔子曰：『昊天不弔，不愁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句法正同。《韓詩》：「愁，閤也。」鄭《箋》：「愁者，心不欲自強之辭也。」杜預注：「愁，且也。」《方言》：「愁，傷也。」郭注引《詩》云：「亦傷恨之言也。」諸家訓釋似不若「願」義爲長。《吉日》傳：「差，擇也。」差爲擇，則擇亦爲差。徂，往也。《墨子·明鬼下》：「武王以擇車百兩。」與此「擇」字同。《釋詞》云：「居，語助。言擇有車馬以往向也。」蓋皇父當日內附姻黨之族親，外擯賢勞之故舊，以居高位，爲握重權。雖張改封邑，亦唯知私厚己國，而身實仍在王朝。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傳】噂，猶噂。沓，猶沓。職，主也。【疏】《劉向傳》及《後漢書·傅毅傳》注引《詩》作「密勿」，黽勉、密勿一聲之轉。《版》傳云：「囂囂，猶警警也。」《釋文》引《韓詩》作「警警」，《劉向傳》作「警警」，《潛夫論·賢難》

篇作「敖敖」，字竝通。《劉向傳》云：「君子獨處守正，不桡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噂，猶噂。沓，猶沓。」此疊字釋單字之例。《釋文》：「噂，《說文》作「傳」。今《說文》引《詩》、《人部》作「傳」，《口部》作「噂」。傳十五年《左傳》引《詩》亦作「傳」，《玉篇·人部》同。傳、噂古今字。《說文》：「傳，聚也。」《廣雅》：「傳，聚也。」聚、衆義相近。《版》傳：「泄泄，猶沓沓也。」《蕩》箋：「其笑語沓沓，如湯之沸，羹之方孰。」《說文》：「沓，語多沓沓也。」《荀子·正名篇》：「愚者之言，諸語然而沸。」楊注：「諸語，多言也。」諸，俗「沓」字。然則傳沓猶聚語也。《箋》云：「傳傳、沓沓，相對談語。」「職訓主」。由，從也。「由人」與「自天」對文。「職競由人」，言不從天降，而主從人之競爲惡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瘳。【傳】悠悠，憂也。里，病也。瘳，病也。四方有羨，我獨居憂。【傳】羨，餘也。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傳】徹，道也。親屬之臣，心不能已。【疏】《爾雅》：「悠悠，思也。」「思」與「憂」義近。《爾雅》：「惓，憂也。痺，病也。」郭注引《詩》作



「惛」，《玉篇》引《詩》作「惛」，惛、惛同。里者，古文假借字。《傳》「病」字，宋本誤作「居」，《釋文》不誤。「瘳，病」，《伯兮》同。《小司徒職》：「以其餘爲羨。」鄭司農注云：「羨，餘也。」「羨」與下文「逸」作對文。餘者，有餘於財，即上章《傳》所謂「貪淫多藏」也。「我獨居憂」，言我獨憂也。「居」爲語助。「我獨何害」、「我獨于罹」句法相同。○《箋》云：「逸，逸豫也。」《爾雅·釋訓》：「不適，不蹟，不徹，不道也。」不適者，即《日月》篇之「報我不述」也。《毛詩》當作「適」。適，古「述」字。不蹟者，即《沔水》篇之「念彼不蹟」也。不徹者，即此篇之「天命不徹」也。不適、不蹟、不徹並見於《詩》，故《爾雅》統釋之云「不道」也。《傳》釋「道」爲「徹」，正本《爾雅》。今《爾雅》「不適不蹟」下衍「也」字，爲不可通矣。天命不道，言天之令不循道而行，遂有日食震電之變，所謂「旻天疾威，天篤降喪」也。「我不敢傲我友自逸」，我，親屬之臣自我也。親屬之臣，心不能已，故不敢傲友之逸豫，所謂「敬天之怒，無敢戲豫」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疏】此詩爲賢者離居，親屬之臣，義不得去而作。國政多門，用是離居也。古正，政通用。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傳】駿，長也。穀不孰曰饑，蔬不孰曰饉。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傳】舍，除；淪，率也。

【疏】昊天，帝王也。「駿，長」，《爾雅·釋詁》文，《清廟》同。《方言》亦云：「駿，長也。」「駿」同「峻」，長猶常也。不長其德，猶云「不恒其德」耳。「穀不孰曰饑，蔬不孰曰饉」，《釋天》文。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韓詩外傳》「歉」作「饑」，「康」作「荒」。又《墨子·七患》篇：「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饉。」邵晉涵云：「饑與『匱』通。」案此皆相承古義，以穀之饑。《魯語》「能殖百穀百蔬」，韋注云：「草實曰蔬。」此穀、蔬別言也。蔬，古作「疏」。○旻天，當依定本作「昊

天」，此篇三言皆作「昊天」。作「旻」者，因《小旻》、《召旻》致誤。《逸周書·祭公》篇亦云「昊天疾威」可證。「昊天疾威」，猶云疾威上帝也。《蕩》傳云：「疾病人矣，威罪人矣。」弗慮弗圖，弗，《箋》作「不」。顏注《漢書·敘傳》引《詩》作「不」。弗，不同也，《節南山》傳以「不」字訓「弗」字。「舍」與《羔裘》之「舍命不渝」、《瞻印》之「舍爾介狄」不同義。舍命，舍爾皆「捨」也。此《傳》讀「舍」爲「除」，謂「舍」即「除」之假借，除猶治也。「淪，率」，《釋言》文，《抑》同。《漢書·敘傳》：「嗚呼，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注云：「齊韓、魯《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後漢書·蔡邕傳》：「下獲勳胥之辜。」李賢注云：「《詩·小雅》曰：『若此無罪，勳胥以痛。』勳，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爲大甚。見《韓詩》。」案薰、勳古字通。《韓詩》作「薰」訓「帥」，《毛詩》作「淪」訓「率」；《韓詩》作「痛」，《毛詩》作「鋪」，竝字異而義同。《江漢》傳：「鋪，病也。」《釋文》引王肅訓「鋪」爲「病」，義本《江漢》傳，與《韓詩》合。鋪者，「痛」之假借字。言有罪者既除伏其辜，并此無罪者亦率相以病也。《正月》云「民之無辜，并其臣僕」，文義與此同。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傳】戾，定也。正

大夫離居，莫知我勩。【傳】勩，勞也。三事大夫，莫冒夙夜。邦君諸侯，莫冒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傳】覆，反也。【疏】周宗，當作「宗周」。《正月》傳：「宗周，鎬京也。」此及《黍離》箋皆同，則鄭所據經本作「宗周」矣。昭十六年《左傳》引《詩》作「宗周」，《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六》作「宗周」，唐初尚不誤也。《正義》引王肅述毛云：「其道已滅，將無所止定。」案王說是也。既滅者，即承上章「降喪饑饉，斬伐四國」而言。《桑柔》「民之未戾」，《傳》亦訓「戾」爲「定」，義同。○正，長也。《書·般庚下》篇：「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文十六年《左傳》：「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竝與《詩》「離居」同。「勩，勞」，《釋詁》文。「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言長官大夫皆已離群索居，而不知我之賢勞也。《廣雅》：「勩，苦也。」「勞」與「苦」義相近。《左傳》引《詩》作「肆」。四章「曾我誓御，憯憯日瘁」，末章「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皆此意也。《十月之交》及《常武》所云「三事」，諸侯三卿也。此云「三事」，天子三公也。《箋》以三事爲三公。《正義》云：「鄭言三公者，以經「三事大夫」爲三公也。王肅以三事爲三公，大夫謂其屬。」案王說非也。三事大夫即上文之

正大夫也。「三事大夫」，言內也；「邦君諸侯」，言外也。夙，早也。早夜，夜未盡而早起以從事也。夙夜、朝夕皆二字連文成義。夙夜謂早，朝夕謂晚。「莫有夙夜」、「莫有朝夕」，蒙上文「離居」而言。臧，善也。「覆，反」，《桑柔》同。「庶曰式臧，覆出爲惡」，蓋以原離居之故，實出於王之不聽正言，而反以善爲惡也。下章「辟言不信」，即承此意而申言之。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傳】辟，法也。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疏】「辟，法」，《釋詁》文，《版》

同。《說文》亦云：「辟，法也。」彼與「辟言」對文。邁，亦行也。臻，至也。至，猶善也。「如彼行邁，則靡所臻」，言如彼道聽途說，則無所爲善也。《小旻》云：「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文義相同。○「凡百君子」，統指三事大夫言。胡，何也。不畏，畏也。「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言何不各相敬畏，畏于天也。文十五年《左傳》引《詩》釋之云：「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左以「不」爲語詞。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誓御，惛惛日瘁。【傳】戎，兵；遂，安也。誓御，侍御也。瘁，

病也。凡百君子，莫有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傳】以言進退人也。【疏】《說文·戈部》：

「戠，兵也。从戈，申。」申，古文「甲」字，今隸變作「戎」。兵不退者，幽王之末，用兵不息也。「遂」有「成就」之義，故訓爲「安」。安，讀「安民」之「安」。飢不安者，天降饑饉，民無所安定也。成，當讀爲誠。《我行其野》「成不以富」，《論語·顏淵》篇作「誠不以富」，此其證。凡全《詩》句例，莫不，詞也，而「民莫不穀」、「民莫不逸」，「莫不」爲句中之詞，維其，詞也，而「曷維其已」、「則維其常」，「維其」爲句中之詞，是用，詞也，而「亂是用長」、「亂是用暴」，「是用」爲句中之詞，于時，詞也，而「肆于時夏」、「陳常于時夏」，「于時」爲句中之詞，猶成不，詞也，而此篇「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成不」爲句中之詞，皆其例也。《箋》云：「兵成而不退，飢成而不安。」「成」連上讀，失之。○曾，猶則也。誓，當從唐石經作「誓」，從執聲。《楚語》「居寢有誓御之箴」，韋注云：「誓，近也。」《後箋》云：「此詩自是誓御之臣所作，而《序》云「大夫刺幽王」，則誓御未必是小臣之稱。《嵩高》「王命傳御」，《傳》云：「御，治事之官也。」然則此誓御當是近臣之治事者。毛以「侍御」訓「誓御」，則當爲左右

親近之臣，故末章《傳》云「遭亂世，義不得去」，其非小臣可知。《箋》泥於「誓」字之解，以為左右小臣，恐非毛旨。「免案」後漢書·蔡邕傳：「夫世臣門子，誓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此與《詩》「誓御」同。《箋》意以對大臣言，故為侍御左右小臣，非謂內豎小臣之屬也。《韓子·解老》篇：「苦痛裸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憊憊則退而自咎。」與《詩》「憊憊」同。《瞻印》：「邦國殄瘁」，《傳》：「瘁，病也。」《北山》：「或盡瘁事國」，《傳》：「盡力勞病以從國事。」《傳》皆訓「瘁」為「病」。《爾雅》：「頽，病也。」

《釋文》：「或作「瘁」。」《說文》：「瘁，憂也。」《頽，頽頽也。」《廣部》無「瘁」字。○訊，當作「諄」。《箋》：「諄，告也。」《墓門》：「歌以諄止」，《傳》：「諄，告也。」今本作「訊」，誤與此同。《後箋》云：「《傳》以「進」釋「荅」字，「荅」本當作「對」。《大雅·桑柔》：「聽言則對」與此正同。《蕩》：「流言以對」，《傳》云：「對，遂也。」遂之義為進。《易·大壯》：「不能退，不能遂。」虞注：「遂，進也。」此詩《傳》意蓋謂「聽言則對，謔言則退」者，有時聽淺近之言則進用其人，有時受謔譖之言則排退其人，季布所謂「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臣」，及《王尊傳》云「一尊之身，二期之間，乍賢乍佞」，皆其類也。此二語所以申上文「凡百君子，莫肯用諄」，言由

其輕信好讒，故衆在位者無肯用危亡之事相告語者。下章能言不能言，亦即承此章而反復明之。惟聽言之不善，故拙者病而巧者安也。《漢書·賈山傳》言：「秦退諛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其下引《詩》曰：「聽言則對，謔言則退。」《新序·雜事》篇：「齊宣王謂閭邱印曰：「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印對曰：「夫雞豚謹噉則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謔言則退。」庸得進乎。」二條皆與《傳》義相近。」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

【傳】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喆矣能言，

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傳】喆，可也。可矣世所

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疏】經言「不能言」，

《傳》云「不得言」，得，能聲轉而義相近。以「不」字代「匪」

字，與《邶·柏舟》：《出其東門》、《常武》傳同。「不得出是

舌」釋「匪舌是出」句，所謂「不能言」也。「喆，可」，《正月》

同。云「可矣世所謂能言也」者，八字作一句讀，以釋「喆矣

能言」句。「巧言從俗，如水轉流」釋「巧言如流」句，所謂

「能言」也。不能言屬賢人，能言則屬讒巧之人矣。昭八年

《左傳》：「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即引此詩，亦以君子之言屬不能言，小人之言屬能言，順經爲說。《潛夫論·本政》篇：「《詩》傷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言佞彌巧者，官彌尊也。」亦與毛《傳》合。俾，《左傳》釋文作「卑」。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傳】于，往也。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疏】「于，往」，《桃夭》同。《何人斯》傳：「云，言也。」使，讀「官盛任使」之「使」。不可使，不冒仕也。可使，冒仕也。「怨及朋友」，謂爲朋友所怨憎也。朋友，指賢者。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傳】賢者不冒遷于王都也。鼠思泣血，無言不疾。

【傳】無聲曰泣血。無所言而不見疾也。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傳】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冒反者也。【疏】爾，爾賢者也。遷，徙也。處者欲招賢者共居王都，而賢者離居，終不來徙。蓋王都爲卿大夫之采邑。「曰予未有室家」者，言不得其祿位，此代賢者自述其不冒遷徙王都之意也。《正月》傳：「鼠，病也。」思，語詞。《說文》：「無聲出涕者曰泣。」是無聲爲泣也。

《說苑·權謀》篇：「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是涕多則血出爲泣血也。免妻顧琴芝執親喪，淚下皆成血，此目驗矣。云「無所言而不見疾也」者，釋「無言不疾」句。二句冢上「曰予未有室家」而言。○出居，即離居，言自王都出居也。自昔賢者出居之後，又誰與我共作室家？謂無人相助治理也。《傳》云「不冒反」，即不冒遷之意。《後箋》云：「上篇末章『我不敢傲我友自逸』，《傳》：『親屬之臣，心不能已。』此篇末章《傳》：『思其友而不冒反』，可見二篇實一時之事。此不冒遷于王都之賢者，即上篇之我友，亦即此篇之朋友也。幽王之時，亂形孔亟，群臣離散，鄭桓公尚寄孥號，卹爲逃死之計，其不去者，必實有義不得去之故。此等《傳》義，毛公當有師承，斷非望文衍說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疏】旻天，席幽王。

小旻，猶小明也。《小明》箋云：「言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傳】敷，布也。謀

猶回遁，何日斯沮？【傳】回，邪；遁，辟；沮，壞

也。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傳】邛，病也。【疏】「疾」、「威」二字平列，義見

上篇。《箋》云：「旻天之德，疾王者以刑罰威恐萬民。」與《列女》續篇《雋不疑傳》釋《詩》義合，此三家說也。《說文》：「專，布也。」敷，從專聲。敷，俗字。猶，亦謀也。

《常武》傳云：「猶，謀也。」單言謀，彙言謀猶。下兩言「謀

猶」同。三章「不我告猶」，《傳》：「猶，道也。」以別上文之「謀猶」也。四章「匪大猶是經」，《傳》：「猶，道也。」以別上文之「為猶」也。《傳》意可尋者也。《說文》：「寔，衰也。」

衰，寔也。「回，邪」即「寔，衰」之假借，《鼓鐘》同。《傳》訓

「遁」為「辟」者，辟，古「僻」字。《抑》、《桑柔》、《召旻》皆云「回遁」。《釋文》引《韓詩》「回歎」，《文選·幽通賦》注作

「回穴」，《西征賦》注作「回沘」，竝與「回遁」同。回遁、邪辟，皆合「字成義」。《箋》以回為回辟，而通用《釋詁》「遁，

循」之訓。《西征賦》注引《薛君章句》云：「回，邪僻也。」

《章句》但釋「回」為「邪僻」，或鄭本《韓詩》：「沮」訓「壞」，壞，毀也。「何日斯沮」，言不日天下毀壞也。○《爾雅》：

「邛，勞也。」「病」與「勞」義相近。《巧言》：「維王之邛」，《箋》

亦云：「邛，病也。」

淪淪訛訛，亦孔之哀。【傳】淪淪然患其

上，訛訛然不思稱乎上。謀之其臧，則具是違。

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疏】淪淪，《說文》作「翕翕」，《爾雅》「翕翕」，《詩》正義、釋文皆作「淪淪」，《漢書·劉向傳》作「歎歎」。訛訛，《說文》作「訾訾」。《傳》「不思稱乎上」，「不思」各本作「思不」，《正義》不誤。《說文》：「訾訾，不思稱意也。」《爾雅》釋文引

《字林》：「訛訛，不思稱乎上之意。」皆用毛《傳》。楊倞注

《荀子·脩身篇》引毛《傳》「訛訛然不思稱乎上」，是其證。

《爾雅》：「淪淪訛訛，莫供職也。」《雅》、《傳》辭異而義同。

「淪淪」有「強禦」之義。淪，讀為「是謂脅君」之「脅」。《傳》云「患其上」者，言與上為患也。「訛訛」有「病弱」之義。

《史記·貨殖傳》「齒齠偷生」，晉灼注：「齒，病也。」應劭注《漢書·地理志》：「齒，弱也。」「齒」與「訛」同。《傳》云「不

思稱乎上者，言不思報稱乎上意也。皆謂臣下不供職之

事。《召旻》傳：「訛訛，竈不供事也。」《釋文》引《韓詩》云：「淪淪訛訛，不善之兒。」○底，當從唐石經作「底」。

《祈父》篇字不誤。《祈父》傳云：「底，至也。」至猶善也。

言我視謀猶，于何爲善也。伊，維也，發語詞。「伊于胡底」與「則靡所臻」文義正相同。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傳】猶，道也。謀

夫孔多，是用不集。【傳】集，就也。發言盈

庭，誰敢執其咎？【傳】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

古之道也。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疏】

「猶」訓「道」，不我告道，言龜瀆既厭，不復告我以吉凶之道

也。「集，就」，《大明》同。集，即「就」之假借字。元鈔本

《韓詩外傳》作「是用不就」。襄八年《左傳》引《詩》，杜預注

亦云：「集，就也。」「集」、「就」並與「成」同義。《黍苗》箋：

「集，猶成也。」「爾雅》：「就，成也。」「左傳》云：「謀之多族，

民之多違，事滋無成。」「即其義也。《伐木》傳：「咎，過也。」「

《傳》云：「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以釋經「咎」字之義。「誰

敢執」者，言莫能任是過責也。○匪，毛無《傳》。《左傳》注

云：「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于道，衆無適

從。」崑山顧炎武《杜解補正》、元和惠棟《毛詩古義》皆以杜

解爲長。《玉篇》、《廣雅》竝云：「匪，彼也。」王念孫《廣雅

疏證》云：「《小旻》三章曰「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四章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語意正相同。

《雨無正》曰「如彼行邁」，其意略同，則「匪」即「彼」也。案王說亦從杜解。杜本賈、服舊注。賈景伯治《毛詩》，故杜注《左傳》多同毛《傳》。疑此詩毛《傳》本有「匪彼也」三字，爲全《詩》「匪」字與「彼」字同義者發凡起例。杜預注《左傳》即本之以爲說。匪，彼疊韻。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

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傳】古曰在昔，昔曰

先民。程，法；經，常；猶，道；邇，近也。爭爲近

言。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傳】

潰，遂也。【疏】猶，謀也。匪，非也。「非」與「不」同。「古

曰在昔，昔曰先民」，《國語·魯語》文，《那》同。「程」訓

「法」，連言之曰「法程」。《冀州從事郭君碑》云：「先民有

呈。」「呈」即古「程」字。「經」訓「常」，連言之曰「經常」。

「猶」訓「道」，大猶，大道也。《巧言》「秩秩大猶」，《箋》亦

云：「猶，道也。」「《傳》先釋「經」字，後釋「猶」字，逆其辭以

爲釋，則是經與「是程」同義，而「大猶」與「邇言」作對文

也。不以先民是法，不能常守。此大道即上篇所謂「辟言

不信」也。《傳》訓「辟」爲「法」，與此訓「程」爲「法」，文義正

同。《鹽鐵論·復古》篇引《詩》釋之云：「此詩人刺不通於

王道而善爲權利者。」亦與毛《傳》訓「猶」爲「道」合。《傳》訓「邇」爲「近」者，邇言，近言也。《中庸》：「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鄭注云：「邇，近也。」邇言難察，「邇言是聽」，則不好察之矣。《傳》云「爭爲近言」，以釋「維邇言是爭」句，言上之人維近言之是聽，則下之人維相爭爲近言，以逢迎王意。此亦逆其辭以釋之也。上文「行邇謀」與下文「道謀」皆所謂「近言」也。○潰者，當是「遺」之假借字。「遺」與「遂」同義。《召旻》：「草不潰茂」《傳》同。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旤，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傳】靡止，言小也。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有聰謀者。艾，治也。有恭肅者，有治理者。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疏】止，至。靡止，細小之至也。《通俗文》云：「不長曰么，細小曰麼。」靡，麼古今字，古祇作「靡」。《傳》於「靡止」之「靡」訓「小」，以別下「靡旤」之「靡」不同義。「國雖靡止」，猶云國無小耳。《說文》：「聖，通也。」連言曰「通聖」，若《豳風》傳：「聖，觀也。」《楚語》則連言之曰「觀聖」矣。否，古祇作「不」。《傳》以「不能」詁「不」。不能者，言不能通聖也。《縣》傳：「旤旤，美也。」則此詩「旤」字當亦訓爲

「美」。靡，無也。民雖無美，猶云「民之無良」耳。《釋文》引《韓詩》作「靡謀」，云：「猶無幾何。」《正義》云：「王肅讀爲旤。旤，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王用韓義，則「靡旤」與「靡止」同也。哲，亦明也，連言曰「明哲」。謀，讀爲敏，如《中庸》：「人道敏政，地道敏樹。」「敏」或爲「謀」，即其證。謀，亦聰也，連言曰「聰謀」。艾，讀爲乂，《爾雅》：「乂，治也。」乂，古文「雙」字。恭，亦肅也，連言曰「恭肅」。乂爲治，治爲治理，言民亦有明於治理者也。《洪範》五行傳：「長事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次二事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乂。次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聰。次四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案《詩》言聖、哲、謀、肅、艾，即指《洪範》五事。人有五常之性，故皆有此五行之事也。《傳》云「明哲」、「聰謀」、「恭肅」，義即本《洪範》。唯艾言治理，聖言通聖，但解義爲異，古人引書，不必依字解說耳。「有」釋爲「或」，古或、有聲通也。《天保》「無不爾或承」，《箋》：「或之言有也。」東漢人訓詁如此。若西漢之初，則直謂「或」爲「有」矣。或爲有，有亦爲或，或、有同義。此《傳》爲全《詩》「或」字通訓也。○《雨無正》傳：「淪，率也。」《釋詞》云：「無，發聲。」無淪胥以敗」，淪胥以敗也。言周德日衰，如



泉水之流，滔滔不返，無論智愚賢否，將相率而底於敗亡也。《抑》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無，亦發聲。」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

其他。【傳】馮，陵也。徒涉曰馮河，徒搏曰暴虎。

一，非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戰戰兢兢，

【傳】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傳】恐

墜也。如履薄冰。【傳】恐陷也。【疏】馮，陵疊韻。

《說文》：「溯，無舟渡河也。」《繫傳》引《詩》作「溯」。《毛

詩》作「馮」訓「陵」。《說文》：「交，越也。」「陵」與「交」通。

《傳》既詁「馮」為「陵」，又依經句作訓，則今本「徒搏曰暴

虎」句，舊當在「徒涉曰馮河」之上，後人誤倒耳。《爾

雅·釋訓》：「暴虎，徒搏也。馮河，徒涉也。」此《傳》所本

也。《大叔于田》傳：「暴虎，空手以搏之。」空搏即徒搏。

李巡注云：「無舟而渡水曰徒涉。」《論語·述而》篇：「子

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是暴虎馮河，當

時有此形容危殆之語。《傳》釋「一」為「非」，釋「他」為「不

敬小人之危殆」，言人知暴虎馮河為害之非，而無知其不敬

小人之危殆，亦如暴虎馮河，有立至之害也。《荀子·臣道

篇》：「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

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

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引：「《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

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

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

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毛《傳》正本《荀

子》。又昭元年《左傳》：「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

矣，吾從之。』子羽曰：『樂王鮒字而敬。』尤可證《傳》義之

用古訓，非憑臆說也。高注《淮南子·本經》篇云：「言小

人而為政，不可不敬。不敬則危，猶暴虎馮河之必死。人

皆知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曰知一。而不知當畏慎小人危

亡也，故曰莫知其它。」是漢人說《詩》與《傳》義皆合。又

《呂覽·安死》篇注：「喻小人而為政，不可以不敬。不敬

之則危，猶暴虎馮河之必死也。『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一，非也。人皆知小人之為非，不知不敬小人之危殆。」此

解「人知其一」句，與《傳》義略異。○《雲漢》傳：「兢兢，恐

也。」此以戰戰為恐，則兢兢為戒，戒慎與恐懼無二義也。

《雲漢》「兢兢」亦作「矜矜」。宣十六年《左傳》引《詩》「戰戰

兢兢」，本亦作「矜矜」。《說文·兄部》云：「兢，讀若矜。」

墜，俗「隊」字。陷，從高下也。此《傳》云「如臨深淵，恐隊

也。如履薄冰，恐陷也」，《小宛》傳云「如集于木，恐隊也」。

如臨于谷，恐隕也。」《傳》訓同。案此詩本刺幽王用小人而作，故章末三句自言王者在上，進賢退不肖，當有戒慎恐懼之意。《左傳》晉羊舌職引此詩而釋之云：「善人在上。」《小宛》末章《韓詩》亦謂「大王居人上」，毛意或然也。《呂覽·慎大》篇云：「賢主愈大愈懼，愈彊愈恐。」其下即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文義亦同。

###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傳】興也。宛，小

貌。鳴鳩，鵲鵲。翰，高；戾，至也。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我心憂傷，念昔先人。

【傳】先人，文、武也。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傳】明發，發夕至明。【疏】《傳》釋「宛」爲「小兒」，《大玄·沈》：「次四，宛難沈視。」宛難即小雛，正與《詩》訓同。《考工記·函人》：「眠其鑽空，欲其窻也。」鄭司農注：

「窻，小孔貌。窻，讀爲「苑彼北林」之「苑」。《詩考》作「宛」。「宛彼北林」必是「宛彼鳴鳩」之誤。《晨風》作「鬱

彼」，不作「宛彼」也。毛《傳》訓「宛」爲「小」，故仲師本之以證窻爲小孔。《說文》宛，窻一字也。「鳴鳩，鵲鵲」者，昭十七年《左傳》「鵲鵲氏」，杜注云：「鵲鵲，鵲鵲也。」《爾雅》：「鵲鵲，鵲鵲。」案鵲鵲、鵲鵲，字異義同。《傳》於《氓》之鳩爲鵲鵲，而此以鳴鳩爲鵲鵲，則亦謂一物矣。《夏小正》：「三月，鳴鳩。」《月令》：「鳴鳩拂其羽。」《御覽》引蔡邕《章句》：「鳴鳩，鵲鵲也。」《釋文》及《氓》正義引陸機《義疏》及高誘《呂覽注》竝以鳴鳩爲班鳩。《廣雅》：「鵲鵲，鵲鵲也。」《方言》作「鵲」，與「班」同。郭璞注《爾雅》云：「今江東亦呼爲鵲鵲，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舊說及《廣雅》云班鳩，非也。」班鳩，鳩之大者，故郭景純不從舊說。《釋文》引《字林》云：「鵲鵲，小種鳥也。」義與郭同。戾天，《文選·西都賦》注引《韓詩》作「厲天」，《薛君章句》：「厲，附也。」韓與毛字異而義同。毛《傳》訓「翰」爲「高」，「戾」爲「至」，又以申明興義：鳴鳩之小，不能高飛至天，以喻幽王所行皆小人之道，而欲責以高明之功，終不可得也。高注《淮南子·時則》篇云：「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入雲中。」又注《呂覽·季春紀》云：「是月拂擊其羽，直刺上飛數十丈乃復。」此與《詩》義合。○「念昔先人」，此猶是思古明王之意也。《傳》釋「先人」爲「文、武」，與《雲

漢《傳》先祖爲文、武同。《禮記·祭義》篇言文王之祭，即引《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是古說此詩者指文王。言文、武者，文、武道同也。明發即發明，發明猶發夕。此云「明發，發夕至明」，《載驅》傳：「發夕，自夕發至旦。」《載驅》正義：「發夕，謂夕時發行。明發，謂此至明之開發。文義相同也。」懷，思也。二人，謂父母也。案此首章與四章合。《潛夫論·讀學》篇：「《詩》云：『題彼鵲鳩，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脩業者，非直爲博己而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觀此，可以知兩章之詩指矣。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傳】齊，正；克，勝

也。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傳】醉日而富矣。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傳】又，復也。【疏】《爾

雅》：「齊，中也。」「正」與「中」義相近。《猗嗟》之「選」，《車攻》之「同」，《桑柔》之「黎」，《閟宮》之「翦」，《傳》皆詁爲「齊」，齊皆正也。齊爲正，則聖爲通，《小旻》傳「人有通聖者」是也。文二年《左傳》「子雖齊聖」，又十八年《傳》「齊聖廣淵」，與《詩》「齊聖」同。溫，猶溫溫也。《爾雅》：「勝，克也。」克，勝互訓。勝讀《論語》「不使勝食氣」之「勝」。《玄

鳥》傳：「勝，任也。」○壹，專壹也。「壹醉日」三字連讀。《傳》云「醉日而富」者，醉日，日醉也。而富，自富也。此猶「而角自用」之意。《瞻印》傳：「富，福也。」此「富」字亦當作「福」字解，言自以日醉爲福也。經文「壹醉日」三字蒙上文「飲酒溫克」而言，「富」字即生下文「天命不又」也。儀，威儀也。《傳》訓「又」爲「復」。《執競》傳：「反，復也。」反從又，反謂之復，又謂之復，其理一也。不又，猶不再也。《左傳》云：「天祿不再。」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傳】中原，原中也。

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傳】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疏】「中原，原中」，謂原田之

中，《爾雅》「可食者曰原」是也。菽，豆之大名。《傳》以「藿」詁「菽」者，菽亦得稱藿也。《七月》「享菽」，《釋文》：「菽，藿也。」《采芣》箋：「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易林·漸》云：「旦種菽豆，暮成藿羹。」皆是菽、藿通稱之證。《說文》：「尗，豆也。」「藿，尗之少也。」尗菽、藿藿爲古今字。《白駒》傳：「藿，猶苗也。」是藿爲菽之嫩苗者耳。《箋》云：「藿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家也，

勤於德者則得之。」此《箋》申《傳》「力采者則得之」之義。○「螟蛉，桑蟲」，《爾雅·釋蟲》文。郭注云：「俗謂之桑蠅，亦曰戎女。」<sup>①</sup>《玉篇》：「蠅，螟蛉蟲也。」《正義》引《義疏》云：「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葉上。」又《釋蟲》：「蝎，桑蠅。蝎，蛭蝥。蛭蝥，蝎。」案桑蠅即桑蟲，一名蝎，一名蛭蝥，一名蛭蝥。蛭蝥即步屈。蛭蝥與螟蛉一語之轉，自是一物也。《東山》傳：「蜀，桑中蟲。」《釋蟲》謂之烏蜀。郭注云：「大蟲如指，似蠅。」蓋蜀之爲獨也。「獨」有「大」義，故桑蟲之大者曰蜀，亦螟蛉之類也。蛉，《說文》作「蠅」。「螟蛉，蒲盧」，亦《釋蟲》文。郭注云：「即細腰蠅也。俗呼爲蠅蛉。」《說文》：「螟蛉，蒲盧，細腰土蠅也。天地之性細要，純雄無子。」引：「《詩》：『螟蛉有子，蠅負之。』蠅，或作『螟』。純雄無子，此即《莊子》『細要者化』之說也。《大玄·親》：『次三，螟蛉不屬，螟蛉取之。』《法言·學行》篇：『螟蛉之子殢，而逢螟蛉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淮南子·說山》篇：『貞蟲之動以毒螫。』高注云：『貞蟲，細要蜂，螟蛉之屬。無牝牡之合曰貞。』《箋》：『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中庸》注：『蒲盧，螟蛉，謂土蜂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

也。《義疏》云：「螟蛉，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司馬彪注《莊子》亦云：「取青蟲子，祝使似之也。」說竝同。然則螟蛉爲桑蟲，螟蛉爲蒲盧，蒲盧即土蜂。土蜂取桑蟲子變成己子，故以螟蛉爲純雄無雌。解《詩》者從古無異說。唯梁陶弘景《本草注》謂「細腰土蜂作房自生子，捕草上青蜘蛛爲子糧。又有人蘆竹管中，亦取草上青蟲」，因以前人說《詩》言「細腰無雌，教祝青蟲變成己子」爲謬，於是唐宋以降都從陶，而與舊說不同矣。《傳》訓「負」爲「持」。襁負、負戴皆持也。持猶攜持也。《箋》云：「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箋》讀「似」如字。《詩異義》云：「《傳》於『似』字皆訓爲『嗣』，則此或不得同之於鄭。《稽古編》引《詩詁》以『似』爲『似續』之『似』，言王不能治民，則將爲能治者繼而有之。陳氏又謂此章以上四句興此二句，文義各相承。采爲采菽，負爲負螟蛉，則似之亦當爲似爾子，謂嗣有女之萬民。其言良是。」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傳】題，視也。脊

① 「戎」，原作「戒」，據徐子靜本、宋監本《爾雅》及阮刻《爾雅注疏》改。

令不能自舍，君子有取節爾。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母忝爾所生。【傳】忝，辱也。

【疏】《六書故》十「題」下引《傳》：「題，眡也。」眡，古「視」字。《玉篇》：「題，視也。」《大學》：「顧諟天之明命」，「諟」或爲「題」。顧題即顧視也。題、眡，竝從是聲，義同。《常棣》傳：「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爾。」《箋》云：「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案「則飛則鳴」即此詩之「載飛載鳴」。詩言飛鳴，而彼《傳》更言行搖，以補經義之未備，皆其不能自舍之意。君子視脊令以動其勤惰之念，故云「君子有取節爾」。《漢書·東方朔傳》：「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鷦鷯飛且鳴矣。」顏注云：「小青雀也，飛則鳴，行則搖，言其勤苦也。」義與《傳》同。○我，君子自我也。邁，征，皆行也。日邁，月征，猶云「日就月將」耳。毋，唐石經作「無」。「忝，辱」，《釋言》文。《大戴禮·曾子立孝》篇引：「《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傳》以脊令之不自舍，以興君子之不自舍，正本《大戴禮》爲說。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傳】交交，小貌。桑扈，竊脂也。言上爲亂政，而求下之治，終不可得

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傳】填，盡；岸，訟也。握粟出卜，自何能穀。【疏】「交交，小兒」

《秦·黃鳥》同。《傳》訓「交交」爲「小」，即首章訓「宛」爲「小」之義，皆以喻行小人之道也。「桑扈，竊脂」，《釋鳥》文。《爾雅》作「鴈」。《說文》：「雇，籀文作「鴈」。今字通俗作「扈」。《正義》引《義疏》云：「桑扈，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箒中膏，故曰竊脂。」賈逵注《左傳》：「桑扈，竊脂，爲蠶驅雀者也。」蔡邕《獨斷》：「桑扈氏，農正，趣民養蠶。」《說文》亦云：「九雇，農桑候鳥。」以趣急蠶事，謂之桑扈。以竊取肉食，謂之竊脂。以其色青，又謂之青雀。則桑扈與秋鴈竊藍，其色相似，而獨司蠶桑之候，亦與春鴈同時。《桑扈》篇「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傳》：「鶯然有文章。」以其色言之也。此《傳》用《爾雅》「桑扈，竊脂」之文者，以其性言之也。《淮南子·說林》篇：「鳥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云廉也。」案桑扈食肉，不啄粟，是其天性。今循場啄粟，顛倒其性，以喻上之人爲政而亂也。《傳》云「上爲亂政」以釋經「桑扈啄粟」，云「求下之治，終不可得」，兼探下文「填寡」、「岸獄」而言。《易林·同人》云：「桑扈竊脂，啄粟不宜。亂政無常，使心孔明。」焦說正與《傳》義合也。

《箋》謂「竊脂無肉而啄粟，不能自活」，尚不足以申成《傳》意。○填，讀爲殄。《瞻印》傳：「殄，盡也。」古填、殄聲通。《釋文》引《韓詩》作「殄」，云：「殄，苦也。」「殄」即「殄」字。盡寡者，盡謂窮盡，寡謂寡特也。「岸」爲「犴」之假借，《釋文》引《韓詩》作「宜犴宜獄」，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毛、韓字異義同。《荀子·有坐篇》注、《漢書·刑法志》注、《後漢書·皇后紀》注、《鹽鐵論·刑德》篇、《初學記·政理部》及《說文》，引《詩》皆作「犴」。《周禮·射人》注作「犴」。「犴」與「犴」同字。悉本於《韓詩》也。○握粟，無《傳》。惠棟《詩古義》云：「古者卜筮，先用精鑿之米以享神，謂之糈。《東山經》曰：「糈用稌米。《淮南·說山》曰：「巫用糈藉。」郭璞、高誘皆云：「祀神之米。」《楚辭》曰：「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云：「言巫咸將下，願懷椒糈要之，使筮者占茲吉凶之事。」是也。故《日者列傳》云：「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詩》言貧者不得精鑿之米貞于陽，卜而但持卷握之粟，求兆于豬肩羊膊，雖得吉卜，安能爲善乎？《管子》云：「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言無與於吉凶也。」

溫溫恭人，【傳】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

【傳】恐墜也。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傳】恐墜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疏】《爾雅》：「溫溫，

柔也。」郭注云：「和柔。」《抑》「溫溫恭人」，《傳》：「溫溫，寬柔也。」各隨文立訓。墜，當作「隊」，隊，落也。《秦·黃鳥》傳云：「惴惴，懼也。」隕，亦隊也。案此詩刺幽王以小智而登高位，故末章陳古明王居上位，而不敢怠忽於政事者，恭人以言明王也。《韓詩外傳》：「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二懼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此言大王居人上也。《韓詩》說與《毛詩》首章興義首尾相應，與《小旻》章末文義亦同。

### 《小弁》八章，章八句。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

【疏】太子，太子宜咎也。宜咎被幽王之放，其傳乃述其念父而作詩。此《毛詩》說也。趙岐《孟子注》以《小弁》爲伯奇之詩，或本三家義，與《毛詩》說異，與《孟子》「親之過大而怨」之說亦異。事繫天下之存亡，故曰大也。

弁彼鸛斯，歸飛提提。【傳】興也。弁，樂也。鸛，卑居。卑居，雅鳥也。提提，群飛貌。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傳】幽王取申女，生大子宜咎。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咎，將殺之。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傳】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心之憂矣，云如之何？【疏】《說文》：「昇，喜樂也。」段注云：「弁者，『昇』之假借。」「鸛，卑居」，《爾雅·釋鳥》文。《正義》、《釋文》「鸛」下有「斯」，而以「斯」爲語詞。定本無「斯」。今俗本《爾雅》作「鸛鵲」，「鸛」下亦有「斯」。案無「斯」字是也。《詩正義》所引《爾雅》無「斯」。《爾雅》釋文及《周禮》羅氏疏、《御覽》皇親部十二引《毛詩傳》皆無「斯」可證。《法言·學行》篇：「頻頻之黨，甚於鸛斯。」此用《詩》辭以足句耳。《傳》既用《爾雅》「鸛，一名卑居」，而又云「卑居，雅鳥也」者，此以今名通古名之例。《說文》：「鸛，卑居也。」「鸛」與「鸛」同。又云：「雅，楚鳥也。一名鸛，一名卑居。秦謂之雅。」郭璞注云：「雅鳥小而多群，腹下白。江東亦呼爲卑鳥。」鄭注《水經·灤水》引犍爲舍人以爲壁居，馬融說又以爲賈鳥。《小爾雅》云：「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

之雅鳥。」提者，「玃」之假借。鄭司農注《豳氏》：「玃，讀爲「翅翼」之「翅」。翅即玃也。」「玃」讀爲「翅」，與「提」讀爲「玃」同。《廣韻·五支》：「玃玃，飛兒。」又「提」下云：「群飛兒。」《正義》據定本、《集注》、《傳》文「群」下無「飛」字，《釋文》本有「飛」字。案有「飛」字是也。《御覽》引《傳》有「飛」字可證。《箋》云：「群飛而歸提提然。」經言「歸飛」，故「提提」爲「群飛兒」，與《振鷺》、《有駜》傳「振振，群飛兒」句正同。雅鳥群集而飛歸，則提提然而樂，以興大子既被放逐，失父子之親，是雅鳥之不如也。○《大車》傳：「穀，生也。此，穀」字亦當作「生」義解。我，我大子也。罹，憂也。言人莫不有生聚相樂，我大子獨處於憂，謂將有放殺之事。《鄭語》：「史伯告桓公曰：『王欲殺大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幽王八年而桓公爲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年而斃。然則大子宜咎奔放在申，幽王將有放殺，其事在九年之中，而去西周之亡甚急促也。此《傳》據以釋經「罹」字之義，亦總釋全章之旨，以明《小弁》之詩乃宜咎被放而作。《管子·君臣上》篇云：「婦人壁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於是乎外夫人而危大子，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孟子·萬章》篇：「萬章問曰：『舜

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想，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趙注云：「言舜自怨遭父母見惡之虐，而思慕也。」案「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列女傳·母儀篇》作「號泣日呼閔天，呼父母」，則兩「于」字當作「呼」字解。「於我何哉」者，猶《詩》云「我罪伊何」也。毛《傳》援引《孟子》爲訓。《正義》云：「引此者，言大舜尚怨，故大子亦可然也。」「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言如之何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也。此亦大子之傳述大子怨慕之詞。《正義》謂「其傳言我心爲之憂」，則誤矣。

踧踖周道，鞠爲茂草。【傳】踧踖，平易也。

周道，周室之通道。鞠，窮也。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傳】惄，思也。擣，心疾也。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疏】《爾雅》：「儵儵、嘒嘒，罹禍毒也。」郭注云：「悼王道穢塞。」嘒嘒，即「鳴蜩嘒嘒」。儵儵，即「踧踖周道」之異文。《釋文》引樊光本《爾雅》作「攸攸」。攸，音條，竝與「踧踖」古聲同。

《爾雅》總括經義，《傳》乃兼通古訓，釋「踧踖」爲「平易」。《說文》：「踧，行平易也。」引《詩》本《傳》訓。《傳》云「周道，周室之通道」者，周室，謂鎬京也。「鞠，窮」，《邶·谷風》、《齊·南山》同。窮，猶塞也。周室通達之大道，其平易踧踖然，今爲茂草所塞，《墓門》傳所謂「幽閒希行，用生此棘薪」也。《楚辭·東方朔七諫》：「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險戲。」亦此意也。茂草生，行道窮也，讒人進，家道窮也，故見者爲之憂傷。○「惄，思」，《釋詁》文。《汝墳》箋：「惄，思也。」焉，猶然也。「如」與「而」通。擣者，「疢」之假借字，《釋文》引《韓詩》作「疢」，云：「義同。」是韓訓「心疾」，與毛同也。高注《呂覽·盡數》篇云：「疢，跳動。」又注《審時》篇云：「疢，動病心。疢，讀如「疢」。」案「疢」訓「心疾」，乃跳動病心之疾。襄三年《左傳》：「楚子重遇心疾而卒。」又昭元年《傳》：「六疾：明淫心疾。」竝與《傳》訓同。《箋》云：「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說文》云：「疢，熱病也。」《呂覽》注云：「疾首，頭痛疾也。」《漢書·中山靖王傳》：「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其下即引此詩，以言子臣不得於其君父者，非謂此詩爲伯奇而作。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傳】父之所樹，己



尚不敢不恭敬。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於毛，不罹于裏。【傳】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傳】

辰，時也。【疏】桑梓以喻國家。《傳》意以桑梓爲父之所樹，已尚恭敬，以明幽王之周室爲文、武之周室，天子尤必愛護之。今遭放去，不能安其宗，是謂廢其本，所以怨也。○屬，猶附也。罹，當依唐石經作「離」。凡「別離」與「附離」字，皆作「離」不作「罹」。「不屬於毛」承「靡瞻匪父」句，「不離于裏」承「靡依匪母」句。靡，無也。匪，非也。非父則無所瞻視，非母則無所依據。父者屬於毛，非父則不得附屬矣。母者離于裏，非母則不能附離矣。言不得愛於其父母也。父、母以言毛、裏，《傳》必云毛在外爲陽，裏在內爲陰者，亦以明男正位外、女正位內之義，而念今之不然也。「辰」訓「時」，「我辰安在」，言我何適在今時也。《葛覃》傳：「寧，安也。」寧，安同義，故二字竝與「何」同義。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萑葦淠淠。【傳】蜩，蟬也。嘒嘒，聲也。漙，深貌。淠淠，衆也。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

不遑假寐。【疏】《菀柳》傳：「菀，茂木兒。」「蜩，蟬」，

《蕩》同。《方言》：「蟬，楚謂之蜩」是也。其大者曰唐蜩，蟬，其小者也。《傳》云「嘒嘒，聲也」，疑「聲」上奪「小」字。《文選·秋興賦》注引《詩傳》：「嘒嘒，小聲也。」《說文》：「嘒，小聲。或作「噍」。」《廣雅》：「噍，噍，鳴也。」疑「噍」即「噍」字。《傳》云「漙，深兒」，「兒」當作「也」。《說文》：「漙，深也。」萑，當作「萑」。淠，讀爲朶。《說文》：「朶，艸木盛朶朶然也。」「淠淠」即「朶朶」之假借。《箋》云：「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無不容。」《說苑·樛言》篇引此詩而釋之云：「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又《韓詩外傳》云：「言大者無不容也。」此鄭所本三家，毛意或然也。《楚辭》王褒《九懷》：「林不容兮鳴蜩」，王注云：「國不養民，賢宜退也。」《爾雅》：「嘒嘒，罹禍毒也。」郭注云：「義蟬鳴自得，傷已失所遭讒賊。」訓雖異，而意義實通。○《節南山》傳：「屆，極也。」舟流喻天子放逐。《二子乘舟》傳云：「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礙，猶止也。文義與此同。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傳】伎伎，舒貌。謂鹿之奔走，其足伎伎然

舒也。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傳】壞，癰也。謂傷病也。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疏】《傳》釋「伎伎，舒兒」，又云「鹿之奔走，其足伎伎然舒也」者，舒，舒遲也。《箋》云：「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舒，留其群也。」此《箋》申《傳》也。《說文》：「伎，與也。」《廣韻》：「伎，侶也。」與、侶即留群之義。「鹿足伎伎」，此即《鹿鳴》傳「鹿得并，呦呦然鳴而相呼」之意也。《說文》：「雉，雄雉鳴也。」雉雖求雌，此即《伐木》篇「嘒其鳴矣，求其友聲」之意也。以念今大子鹿雉之不如。○「壞癰」二字疑經，《傳》互譌。經當作「癰」，《傳》以「壞」詁「癰」。《爾雅》樊本及《說文》《玉篇》疒部引《詩》皆作「癰」。《爾雅》：「癰木，符婁。」郭注云：「謂木病疔，偃癰腫無枝條。」符婁，《說文》作「疔癰」。《傳》云「謂傷病也」者，釋經「疾用無枝」句。傷病即疔癰之意。《中論·藝紀》篇：「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癰。」案此正與《詩》義合，以喻大子放逐無輔翼，如木之傷病無枝葉也。僖九年《左傳》：「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即此義也。故下文云：「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

瑾之。【傳】瑾，路冢也。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傳】隕，隊也。【疏】瑾，當爲「殣」，形之誤也。《說文》：「殣，道中死人，人所覆也。」引《詩》作「殣」。《楚語》：「道殣相望。」韋注云：「道冢曰殣。」引《詩》亦作「殣」。案道冢即路冢，占人族葬，路冢則不入塋域者也。《周禮·蜡氏》：「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槨焉。」此周制也。《列女傳·節義》篇：「夫慈故能愛，乳狗搏虎，伏雞搏狸，恩出於中心也。」即引此詩。○君子，席幽王也。「隕，隊」，《七月》、《縣》同。隊，猶垂也。《禮記》云：「垂涕洟。」

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拙矣。【傳】伐木者掎其巔，析薪者隨其理。舍彼有罪，予之佗矣。【傳】佗，加也。【疏】疇，猶咎也。惠，順也。舒，緩也。究，窮也。不舒究之，言不寬緩而窮治之也。○《七月》傳：「角而束之曰掎。」賈逵《國語注》：「從後牽曰掎。」《說文》：「掎，偏引也。」掎有三訓，而義實相通。此《傳》以掎木之顛釋經「掎」字，蓋凡伐木者，必先以繩索繫其顛木，而角束之，而偏引之，而從後牽之。今人斬伐大木者猶如是也。

顛，俗作「顛」。地，唐石經作「地」，《玉篇》引《詩》作「地」。《五經文字·木部》：「地，又音概。見《詩·小雅》。」則張參所據本亦作「地」也。「地，音概」，則與「斯」字同義。《墓門》傳：「斯，析也。」《說文》：「地，落也。」此《傳》以隨薪木之理釋經「地」字，與析、落兩訓其義實相因也。《箋》云：「倚其顛者，不欲妄踏之。地，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以言今王之遇天子，不如伐木析薪也。」依《正義》：「挫」字衍。○佗，加疊韻，俗字作「駝」。《說文》：「佗，負何也。」「負何」與「加」義相近。予，我也。言今君子舍彼有罪之人，而惟加其罪於我也。佗罪猶負罪。《書》曰：「負罪引慝。」《箋》云：「舍褒姒讒言之罪，而妄加我天子。」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傳】浚，深也。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筍。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傳】念父孝也。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乎。」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爲詩也。有越人於此，鬪弓而射我，我則談笑而道之，無他，疎之也。兄弟鬪弓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道之，

無他，戚之也。然則《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疎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疎，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疏】浚，讀與「濬」同。《長發》傳：「濬，深也。」《書·皋陶謨》：「濬畎澮距川。」《史記》作「浚」。《易·恒》：「初六，浚恒。」鄭本作「濬」。此浚、濬聲通之證。「莫高匪山，莫浚匪泉」與「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句法相同，而興義未聞。《後漢書·黃瓊傳》：「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與？」此必本三家《詩》義。○《箋》：「由，用也。」《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箋》：「由，於也。」《爾雅》：「繇，於也。」繇與「由」通，「用」、「於」義同。《韓詩外傳》：「孔子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此詩乃深戒幽王當慎用其言，不得易出諸口，將有讒人屬耳於垣壁以窺伺之也。言，謂即廢適立庶之言。《箋》以爲用讒言，恐非《傳》義。無，勿也。逝，之

也。之我梁，發我筭，以喻褒姒讒佞，將顛覆周室，大子代父爲憂，猶冀其或改也，故云：「無逝我梁，無發我筭。」《邶·谷風》傳：「閱，容也。」遑，當作「皇」，暇也，以言不暇也。恤，憂也。後，後日也。「我躬不閱，皇恤我後」，言我身不能容說於父，何暇憂我之後日乎？案此皆念父之詞，故《傳》云：「念父孝也。」念即慕也。《傳》又引孟子爲高子論《小弁》之詩，親之過大而怨，是以爲孝，直擬諸大舜怨慕，當是積古解《詩》之義如此，以總釋全章也。

### 《巧言》六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疏】五章有「巧言」二字，因以名篇。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

此。【傳】恤，大也。昊天已威，予慎無罪。

昊天泰恤，予慎無辜。【傳】威，畏；慎，誠也。

【疏】悠悠，憂也。且，語助。尊之如昊天，親之曰父母，皆席幽王。幽王好信讒，而賢者被罪，國政亦因之以致亂也。【恤，大】，《爾雅·釋詁》文。亂如此恤，言亂如此大也。○已，甚也。「威」訓「畏」，畏謂畏亂也。《列女傳》續篇引

《詩》釋之云：「言王爲威虐之政，則無罪而遭咎也。」三家《詩》讀「威」如字。予，我，大夫自我也。「慎，誠」，《白駒》同。慎之爲誠，與展之爲誠，直之爲誠，苟之爲誠，竝同。「予慎無罪」，言我誠然無罪也。「予慎無辜」，言我誠然無辜也。「誠」作虛義解，不作實義解。泰，《釋文》作「大」，音泰。《新序·節士下》篇引《詩》作「大」。「昊天大恤」承「昊天已威」句，言王亂可畏甚大大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傳】僭，數；涵，容

也。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

遄沮。【傳】遄，疾；沮，止也。君子如祉，亂庶

遄已。【傳】祉，福也。【疏】僭，當爲「譖」，《釋文》「音

側蔭反」是也。《衆經音義》卷五引《詩》作「譖」。數者，

「數」與「婁」同義，謂數進讒言也。既爲終，始既即始終也。

「涵」與「含」通。《說文》：「涵，水澤多也。」即引此詩。是

「涵」有「容」訓矣。《論語》云：「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與

《詩》義正同。王肅云：「言亂之初生，讒人數緣事始自入

盡得容，其讒言有漸也。」「僭始既涵」句就讒之者說，下文

乃言君子之信讒也。涵，《釋文》引《韓詩》作「減」，云：「減，少也。」與毛義異。《箋》云：「君子，席在位者也。」

○「遄，疾」，《泉水》、《烝民》同。「沮，止」，《雲漢》同。《孟子·梁惠王》篇：「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是沮爲止也。「祉，福」，《六月》同。《魯語》：「慶其喜而弔其憂。」韋注云：「喜，猶福也。」是福亦喜也。遄已，猶遄沮也。宣十七年《左傳》：「范武子曰：『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左傳》「喜」詁「祉」，<sup>①</sup>與毛《傳》「福」詁「祉」義同。《箋》云：「君子見讒人，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也。福者，福賢者，謂爵祿之也。如此則亂亦庶幾可疾止也。」此鄭申毛也。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君子信盜，亂是用暴。【傳】盜，逃也。盜言孔甘，亂是用餒。【傳】餒，進也。匪其止共，維王之邛。【疏】《正義》引定本及集注《本》皆云「用盟而不相要」，所據《傳》文有「不」字。案無「不」字是也。《周禮》：「司盟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盟要即盟約。要之爲言成也，故《左傳》「要言」亦曰「成言」矣。《傳》引《周禮》文，以釋經

之「盟」字耳。屢，當作「婁」。婁，數也，數盟則亂長。用，猶以也。桓十二年《左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又襄二十九年《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竝引此詩。○《傳》詁「盜」爲「逃」，謂「盜」即「逃」之假借字。《荀子·榮辱篇》云：「陶誕突盜，惕悍懦暴以偷生。」又云：「汙漫突盜，常危之術也。」《王霸篇》云：「汙漫突盜以先之。」案「突盜」即《王制篇》之「遁逃」，此盜，逃通用之證。莊十七年《穀梁傳》云：「逃義曰逃。」「餒，進」，《爾雅·釋詁》文。《說文》無「餒」字。《炎部》：「姁，炎光也。从炎，舌聲。」徐鉉云：「當从詒省聲。」段注改從「因」聲，是也。《谷部》：「因，舌兒。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一曰：讀若「沾」。疑「餒」即「姁」之異體。姁從「因」聲，「因」讀若「沾」，則姁亦讀如「沾」。沾，今之「添」字。炎光之升曰姁，與亂氣之進曰姁，其理同也。姁、姁形近，「因」旁炎因誤作「舌」旁炎。

①「詁」，原作「枯」，據中國書店影印武林愛日軒刻本、徐子靜本改。

「頹」亦作「談」，談、餗聲近，舌旁炎又誤作食旁炎耳。古字作「頹」，頹與甘韻。《釋文》：「談，音談，音鹽。」皆誤。○匪，不也。維，爲也。止共，猶言共止，倒句協韻耳。《小旻》傳云：「邛，病也。」《韓詩外傳》引《詩》釋之云：「言不共其職事而病其主也。」《箋》：「小人好爲讒佞，既不共其職事，又爲王作病。」鄭用韓以申毛也。《說苑·政理篇》：「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亦與《韓詩》同。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傳】奕奕，大貌。秩秩，進知也。莫，謀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兔兔，遇犬獲之。

【傳】兔兔，狡兔也。【疏】《韓奕》傳：「奕奕，大也。」《御覽·地部五》引彼《傳》「也」作「兒」，與此《傳》同，疑「兒」皆「也」字之誤。「秩秩，進知」者，謂進乎知也。《小戎》傳云：「秩秩，有知也。」《說文》：「戴，大也。讀若《詩》『戴戴大猷』。」此本三家《詩》。猷，道也。莫，讀爲謨，此假借字。《漢書·敘傳》注、《後漢書·文苑·傅毅傳》注引《詩》作「謨」。《抑》傳云：「謨，謀也。」○《箋》以他人指讒人。《釋文》：「忖，本又作『寸』。『寸』，古『判』字。《說文》：『判，切也。』判度，言案切測度也。躍躍，《初學記·獸部》及《文

選·西京賦》注引《詩》作「趨趨」。《草蟲》傳云：「趨趨，躍也。」《史記·春申君列傳》：「《詩》云：『趨趨兔兔，遇犬獲之。』」《集解》引韓嬰《章句》：「趨趨，往來兒。獲，得也。言趨趨之兔兔。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此王用韓以述毛也。《廣雅》：「兔，猶也。」狡，猶義相近。「兔兔，狡兔」喻讒人。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傳】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傳】蛇蛇，淺意也。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疏】《說文》：「集，弱兒。」「姊，弱長兒。」《廣雅》：「集，集、姊、弱也。」「荏染」即「集姊」。柔、弱同義。《傳》因詩言「柔木」，故云：「柔意也。」《定之方中》「椅桐梓漆，爰伐琴瑟」，謂此四木中琴瑟材。榛、栗，因言樹而連及之耳。《傳》訓「柔木，椅、桐、梓、漆」，不數榛、栗者，以此也。《抑》「荏染柔木，言緡之絲」，《傳》：「緡，被也。」謂被之於琴瑟也，義自互明。行，道也。「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言往來在道路之言，當心悉數之，如君子之樹木也。《箋》以「行言」與下「碩言」作對文，碩言爲不顧

行之大言；「行」讀爲「德行」之「行」，行言爲善言。《箋》云：「此言君子樹善木，如人心思數善言而出之。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己亦可，是之謂行也。」未審《傳》意然不也。○《孟子·告子》篇：「詵詵之聲音顏色」，趙注：「詵詵，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蛇」與「詵」聲同而義近。《版》傳：「泄泄，猶沓沓也。」《說文》引《詩》作「咄」，又作「詵」，多言也。蛇與泄、咄、詵又竝聲轉而義通。《傳》云「淺意也」者，「淺」讀與「諛」同。文十二年《公羊傳》引《書》「惟諛諛善諛言」，何注云：「諛諛，淺薄之貌。」《越語》「又安知是諛諛者乎」，韋注云：「諛諛，巧辯之言。」《公羊》釋文引賈注《國語》云：「諛諛，巧言也。」《楚辭·九歎》「讒人諛諛，孰可愆兮」，王注云：「諛諛，讒言貌。」引《書》「諛諛靖言」。《潛夫論·救邊》篇云：「淺淺善靖，俾君子息。」《鹽鐵論·論誹》篇云：「淺淺面從，以成人之過。」竝與《傳》訓合。解者多以「淺近」申《傳》，失其義矣。如簧，如笙之鼓簧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傳】水草交謂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傳】拳，力也。既微且廋，爾勇伊何？【傳】廋，傷爲微，腫足爲廋。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疏】箋云：「何人者，

席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爾雅·釋水》：「水草交爲涓。」《傳》所本也。郭注及李注《文選》任昉《奏彈》引《詩》皆作「涓」。涓，本字，麋，假借字。僖二十八年《左傳》：「余賜女孟諸之麋」，杜注云：「孟諸，宋戴澤。水草之交曰麋。」《太平寰宇記》云：「虞城孟諸澤，俗呼爲涓臺。」此古麋，涓通用之證。《蒹葭》「在水之涓」，《傳》：「涓，水隙也。」水隙猶水邊，水邊即水草之交。○《齊語》：「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管子·小匡亦作「拳勇」。《說文·手部》引《國語》作「捲勇」。《文選》左思《吳都賦》「覽將帥之權勇」，李善注：「權與拳同。」段注《說文》云：「《吳都賦》當作「捲勇」。捲者，捲之異體。」案拳、捲、權三字同。《傳》詁「拳」爲「力」者，義出《國語》也。拳亦勇也。韋注云：「大勇曰拳。」拳勇本才力之美稱，所謂「好勇而不亂者」也。職，主也。文二年《左傳》引《周詩》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況無勇而主亂乎？惡之

①「詩」，《清經解續編》本同。阮刻《春秋左傳正義》作「志」。杜預注云：「《周志》，《周書》也。」孔穎達正義云：「志者，謂也。」《周志》，明是周世之書，不知其書何所名也。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以爲「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係《逸周書·大匡》篇文。

也。襄十五年《傳》：「孫文子如戚。孫蒯人使。公飲之

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sup>①</sup>杜注云：「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爲亂。」是其義也。○「肝瘍爲微」，《爾雅·釋訓》

文。郭注云：「肝，腳脛。瘍，創也。」《說文》云：「肝，骹也。」骹，脛也。」高注《淮南子·俶真》篇云：「肝，自郛以下，脛以上也。」然則郛下脛上生瘍是爲微，音薇。《說文》：「痲，病也。一曰腫旁出也。胡罪切。」古微、痲同部。

「微」即「痲」之假借字。《爾雅》釋文引字書作「癰」，爲俗字。「腫足爲癰」，亦《釋訓》文。腫足，當作「足腫」，足腫謂

之癰，猶肝瘍謂之微，腫、瘍互詞。《玉篇》：「癰，足腫也。

癰，足癰也，亦作「癰」。《說文》：「癰，脛氣足腫。《詩》

曰：「既微且癰。」籀文作「癰」。案字當從重得聲，古亦作「重」。成八年《左傳》：「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易

覲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sup>②</sup>杜注云：「沈溺，淫疾。重腿，足腫。」「重」即「癰」之假借字。伊

何，猶維何也。言爾既居生淫之地，得微癰之疾，雖欲自恃其拳勇，<sup>③</sup>又何爲也？猶，謀也。將多，猶孔多。《雨無

正》云「謀夫孔多」是也。「既微且癰，爾勇伊何」承「無拳無勇」句，「爲猶將多」承「職爲亂階」句。居，讀爲其，語助詞。徒，猶直也。《定之方中》傳以「直」訓「徒」，此以「徒」爲

「直」。「爾居徒幾何」，猶言爾直幾何也。

###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疏】《漢

書·地理志》：「河內郡，溫故國，已姓，<sup>①</sup>蘇忿生所封也。」

今河南懷慶府溫縣是其地。《正義》引《世本》：「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簒」，譙周以爲謬不足信。然應劭注《漢

書·律曆志》亦引《世本》：「暴辛公作塤」。又高誘注《淮南

子·精神》篇：「訟閒田者，虞、芮及暴桓公、蘇信公。」是周有暴國矣。《箋》：「暴、蘇皆畿內國名。」解者遂據春秋時，

暴一名暴隧，鄭地即周之暴國。未詳確實也。戰國有韓將

①「襄十五年」，徐子靜本、《清經解續編》本同。案引文於阮刻《春秋左傳正義》屬襄公十四年事。

②「成八年」，徐子靜本、《清經解續編》本同。案引文於阮刻《春秋左傳正義》屬成公六年事。

③「拳」，原作「券」，徐子靜本同。據《清經解續編》本改。「已」，徐子靜本、《清經解續編》本同。中華書局點校本《漢書》作「已」。



暴載。一說《周禮》「暴」字皆作「𧇗」，薄報反。「暴公」之「暴」疑亦作「𧇗」。《說文》無「𧇗」字。《虎部》：「𧇗，虎所攫畫明文也。」古音古博反，與「𧇗」同部。「𧇗」即「𧇗」之異體，故《說文》錄「𧇗」不錄「𧇗」。其號國正字當作「郭」，「𧇗」爲假借字。周幽王時號石父爲卿士。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傳】云，言

也。【疏】云從之「云」爲語助，與「之云」之「云」不同義。伊，維也。維，其也。「伊誰云從」，其維從也。《傳》訓「云」爲「言」，釋下「云」字，不釋上「云」字。「云，言也」，言，即譌言也。古「語言」之「言」謂之「云」，「語云」之「云」亦可謂之「言」，言又謂之曰。云、言、曰三字同義，故三字亦皆爲語詞。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人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疏】二人，謂

蘇公與暴公也。「二人從行」，即第七章「伯氏吹壎，仲氏吹簫」之意。誰，誰暴公也。禍者，時蘇公已受譖被罪也。

○「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此二句即冢「二人從行」而言，我與何人俱爲王臣，本有從行之義，始者尚可，不如今之不

我可也。句中「云」字爲語助。《正月》、《雨無正》竝訓「𧇗」爲「可」，則「可」亦「𧇗」也。𧇗，猶嘉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傳】陳，堂塗也。

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疏】《爾雅·釋宮》：「堂塗謂之陳。」《傳》所本也。塗，途皆俗字，古作「涂」。孫、郭注竝云：「堂下至門徑。」《鄉飲酒禮》「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鄭注云：「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李如圭以爲其北屬階，其南接門內雷。李與孫、郭說同。《考工記·匠人》：「堂涂十有二分」，鄭注：「謂階前，若今令壁械也。分其督旁之脩，以二分爲峻也。」<sup>①</sup>賈疏云：「漢時名堂涂爲令壁械。令壁，今之塼也。械則塼道也。名中央爲督。假令兩旁上下尺二寸，則取二寸於中央爲峻。」<sup>②</sup>焦循云：「械即陔。陔，階次也。蓋室南有堂，堂下有階。東西階及門之涂以壁磬之，是謂之堂涂，亦謂之陳。陳者，「陔」之假借字。《說文》：「陔，列也。」謂陔

① 「二」，徐子靜本、《清經解續編》本同。阮刻《周禮注疏》作「一」。

② 「二」，徐子靜本、《清經解續編》同。阮刻《周禮注疏》作「一」。

列於東西也。堂涂在門內，《詩》曰「逝陳」，則入門矣。而不入我室，所以聞聲不見身也。此乃設辭耳。《箋》泥上章言不入我門，不入唁我，故謂堂涂爲公館之堂涂。但公館自在公所，則不得稱「我公館」，於經中「我」字義不相連。且與下文我聞不見文亦不相承，恐非《詩》旨。」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

不自南？【傳】飄風，暴起之風。胡逝我梁？

祇攬我心。【傳】攬，亂也。【疏】《匪風》、《卷阿》傳皆

以飄風爲回風，本《爾雅》爲訓。此云「暴起之風」，《終風》傳云：「暴，疾也。」訓異，而以喻惡道則同也。○《我行其野》傳：「祇，適也。」《說文》：「攬，亂也。」引《詩》本《傳》訓。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

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吁。【疏】爾，女，女何人

也。遑，古祇作「皇」。皇，暇也。安徐而行，不暇舍息，亟疾而行，又暇脂車。言何人之行疾徐莫測，猶上章飄風之不自北、不自南之意也。○《卷耳》傳：「吁，憂也。」云何其吁，何其憂也。云爲語助，吁爲憂。下章「祇」訓爲「病」。《後箋》云：「曰「憂」曰「病」，皆承上文「攬我心」而言。」「壹者之來」，即指上文「逝梁」、「逝陳」之事。壹者，猶

言乃者。高誘注《呂氏春秋·知節》篇云：「一，猶乃也。」《漢書·曹參傳》：「乃者吾使諫君也」，注云：「乃者，謂曩日也。」上「來」字對「舍」字言，謂但來而不舍息，下「來」字對「人」字言，謂但來而不入唁。」

爾還而人，我心易也。還而不人，否難

知也。【傳】易，說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傳】祇，病也。【疏】《傳》《易說》下奪「也」字，《釋文》以

「說也」作音，今補正。易，讀如「平易」之「易」。易一音羊益切，與「擇」聲相轉，《版》傳：「擇，說也。」擇謂之說，易亦謂之說矣。一音以豉切，與「夷」聲相轉，《風雨》、《那》傳：

「夷，說也。」夷謂之說，易亦謂之說矣。《釋文》引：「韓詩作「施」，施，善也。」毛、韓字異而意同。人，人唁。我不人，不入唁我也。否，古作「不」。《釋詞》云：「不，語詞。否難知，難知也。言其心孔艱，不可測也。」○祇，從示，氏

聲，與易、知爲韻。作「祇」從氏聲者，非也。祇者，地祇，義不訓「病」，而故訓云爾者，祇讀爲疢，此假借字也。《無將大車》、《白華》傳「疢，病」，本字也。此《傳》云「祇，病」，假

「祇」爲「疢」也。《說文》：「疢，病不翅也。从厂，氏聲。」

伯氏吹壎，仲氏吹箎。【傳】土曰壎，竹曰

簾。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傳】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疏】「土曰壩」，《爾雅》：「大壩謂之壩。」郭注云：「壩，燒土爲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釋文》引《世本》云：「壩圍五寸半，長三寸半，六孔。」「壩」與「壩」同。《周禮·小師》注、《說文》、《廣雅》竝云「六孔」。「竹曰簾」，《爾雅》：「大簾謂之沂。」郭注云：「簾，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一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是郭本《廣雅》爲說。《世本》云：「簾長尺二寸。」鄭司農《笙師》注云：「簾七空。」案空、孔古今字。七孔與八孔不異。《正義》云：「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又《周禮疏》引《禮圖》言「九孔」，《風俗通義》言「十孔，長尺一寸」，所傳聞者異也。《版》「如壩如簾」，《傳》云：「言相和也。」《箋》云：「伯仲，喻兄弟也。我與女恩如兄弟，其相應和如壩簾，以言俱爲王臣，宜相親愛。」王肅亦云：「我與女同寮長幼之官，如壩壩之相和。」○貫，讀《易》「貫魚」之「貫」。《箋》云：「我與女俱爲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也。諒，信也。」《傳》云「三物，豕、犬、雞

也者，探下句「詛」字作解。云「民不相信則盟詛之」，以釋經「詛」字之義。盟亦詛類，定本無「盟」字，非也。古多以「盟」、「詛」連稱，《周禮·司盟》云「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鄭注引《春秋傳》：「鄭伯使卒出貍，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案此隱十一年《左傳》文。《韓子·內儲說下》篇亦云：「繫之以雞、貍若盟狀。」貍即豕也。豕、犬、雞爲出詛之物，與詩義正同。《傳》又云「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乃三物分作三等之用，未知出於何書。《禮記·曲禮下》：「涖牲曰盟。」賈疏載《異義》：「《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韓與毛同。唯牛爲盟牲，因類而及之，爲異焉耳。」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覲面目，視人罔極。【傳】蜮，短狐也。覲，姑也。作此好歌，以極反側。【傳】反側，不正直也。【疏】蜮，《春秋經》作「蜮」。莊十八年《穀梁傳》云：「蜮，射人者也。」「蜮」與「蜮」同，一名短狐。《左》釋文「狐」作「弧」。《說文》：「蜮，短狐也。似鼈，三足，以氣射害人。」段注云：「狐，當作「弧」。」又名射景，《詩義疏》云：「人在岸上，景見水中，投人景則殺之，故曰射景。」又名射工，《左》、《穀梁》釋文竝

云：「蛾，《本草》謂之射工。」亦名水弩，《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蛾生南越，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蛾。蛾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其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弧，近射妖，死亡之象也。劉歆以爲蛾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顏注云：「即射工也，亦呼水弩。」《五行志》「狐」亦作「弧」。案短弧、射景、射工、水弩，其名類皆相近。《說文》及《正義》引《洪範五行傳》皆謂似鼃，而《抱樸子·登涉》篇以爲狀如鳴蜩大，其說迥殊。《御覽·獸部二十一》引《韓詩》云：「短狐，水神也。」亦與毛異。《藝文類聚·災異部》引《詩》作「則不可測」，或本三家《詩》。○「覲，姑」，《爾雅·釋言》文。李、孫注云：「覲，人面姑然。」《說文》：「覲，面見人。」「姑，面覲也。」是「覲」與「姑」皆面見人之貌也。《越語》：「余雖覲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韋注云：「覲，面目之貌。」又《後漢書·樂成靖王黨傳》：「安帝詔曰：『菴有覲其面而放逸其心。』」意與《越語》同。罔，無，極，中也。言不中正也。《周禮·匡人》：「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荀子·王制篇》：「故姦言姦說，姦事姦能，遁逃反側之民。」竝與《詩》「反側」同。《書·洪範》云：「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無反側謂之正直，反側謂之不正直，此《傳》義之所本也。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巷伯，奄官兮。【疏】《釋文》、《正義》、《秦

風》正義及《周禮疏》皆以此下有「巷伯奄官」四字。又《正義》本「官」下有「兮」字。《小箋》云：「兮，也古通用。」然則《序》文有「巷伯奄官兮」五字矣，今據以補正。凡全《詩》不用經字名篇，《序》必申釋其義，若《小雅·雨無正》之雨、《大雅·常武》之常、《召旻》之旻、《頌》之《酌》、《賁》、《般》皆然。此云「巷伯」，亦不用經中之字，故《序》著釋篇名之義，此其通例也。《序》以巷伯爲奄官，則巷伯、寺人爲一人。《周禮》無巷伯之官。唯襄九年《左傳》「令司官、巷伯徹宮」與此詩「巷伯」同。《左傳》以巷伯次司官，猶《周禮》之寺人次內小臣。杜預云：「巷伯，即寺人。」當是賈、服舊注。蓋王之寺人五人，於五人中最長者謂之孟子。但云「孟子」，則其官不顯，但云「寺人」，則其官爲五人長者亦不顯，故詩以「巷伯」名篇。巷者，宮中之道名。孟、伯皆長也。巷伯，即經所謂「寺人孟子」也。《箋》以巷伯爲《周禮》之內小臣，而與寺人別官，非是。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傳】興也。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彼譖人者，亦已大甚。【疏】《淇奥》傳：「匪，文章兒。」「匪」即「斐」也。文章爲斐，文章相錯爲萋斐。萋，錯雙聲爲訓。《說文》：「縷，帛文兒。」引《詩》：「縷兮斐兮。」《玉篇》：「縷，文兒。」縷，本字，萋，假借字。錦作貝文曰貝錦，故《傳》云：「貝錦，錦文也。」《禹貢》謂之織貝。《箋》云：「錦文者，文如餘泉，餘氐之貝文也。興者，喻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大甚者，謂使已得重罪也。」

###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傳】哆，大貌。南

箕，箕星也。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爲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爲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

不六十不聞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可者，未有能似於是也。」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疏】《傳》云「哆，大兒」，「兒」疑「也」之誤。《說文》：「哆，張口也。」僖四年《穀梁傳》：「於是哆然外齊侯也。」楊疏云：「哆然，寬大之意。」竝與《傳》同。《爾雅·釋言》：「侈，離也。」郭注云：「侈，見《詩》。」此即「哆兮」之異文，三家《詩》用《雅》訓。哆，侈同字，大，離同義。《說文》「侈」字下及崔《集注》本《詩》作「侈兮侈兮」，疑古本當如是也。箕星，東方蒼龍之宿。實居東宿之末，在北之南，故謂之南箕。南箕即箕星也。《大東》篇「維南有箕，載翕其舌」，《傳》：「翕，合也。」彼云「合舌」，此云「張口」，各隨文訓。《箋》云：「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讒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正義》云：「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史記·天官書》云：「箕爲敖客曰口舌。」案侈，哆連文，猶萋，斐連文，皆合二字成義。萋斐成貝錦之文，侈哆成南箕之形，皆以喻譖人致讒與寺

人受讒之由。然讒必有因，故《傳》申明之云：「侈之言是必有因也。」讒之因出於己之不早辟嫌，故又申明之云：「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下文即引昔者顏叔子與魯人男子辟嫌之審不審，以自悔責己之不審，義乃著於此章，即承上章侈侈之言以爲說。其實《傳》意乃總釋兩章之興義耳。《白虎通義·誅伐》篇引《韓詩內傳》：「孔子爲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餘姚盧文弨以爲此詩《內傳》文。韓言遠佞之必早，與毛言近讒之不審，其用意正同矣。《傳》云「縮屋」者，《正義》：「縮，謂抽也。」《小箋》：「縮屋，即《左傳》之「抽屋」也。《武梁碑》作「縮窄」。《說文》曰：「縮，蹴引也。」云「男子不六十不閒居」者，《小箋》：「此即六十閒房之說。謂不六十，不能無欲也。《釋文》：「閒，音閑。」是也。」《正義》「男子」作「男女」，「閒」訓「閒襍」，非。云「嫗不逮門之女，國人

不稱其亂」者，《荀子·大略篇》：「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閒。」即其事也。《小箋》：「後門，即不逮門，謂不及門，無宿處也。《禮記》注曰：「以體曰嫗。」「可者」可字，「能似」能字，《小箋》依《正義》補。

翩翩，往來貌。慎爾言也，謂爾不信。【疏】《說文》：「聾，聾語也。」聾，附耳私小語也。「聾」下引《詩》作「聾聾」。今《詩》「緝緝」爲「聾聾」之假借字。「附耳私小語，即《傳》所謂「口舌聲」也。《桑柔》傳：「翩翩，在路不息也。」往來兒亦是「不息」之意。○《箋》云：「慎，誠也。女誠心而後言，王將謂女不信而不受。欲其誠者，惡其不誠也。」《韓詩外傳》云：「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聞其言而信之。其次，見其行而信之。既見行，而衆皆不信，斯下矣。《詩》曰：「慎爾言矣，謂爾不信。」鄭同韓說。古也，矣通用。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傳】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傳】遷，去也。【疏】捷者，「接」之假借。《春秋左傳》「捷」，《公羊傳》皆作「接」。鄭注《禮記·內則》篇：「接，讀爲「捷」。此古捷、接聲通之證。捷捷者，有接續不絕之意，故《傳》云：「猶緝緝也。」蘇林注《漢書·楊雄傳》：「唼音《詩》「唼唼幡幡」之「唼」。《說文》無「唼」字。幡幡，猶反反。翩翩，猶偏偏。是翩翩、幡幡皆是偏旁反側之義，故《傳》云：「幡幡，猶翩翩也。」○《傳》於《氓》、《賓之初筵》、

《殷武》皆云「遷，徙」，此云「遷，去」，又「徙」義之引申也。《詩異義》云：「《傳》訓「遷」爲「去」，言爾爲是不誠之讒言，王豈不受乎？既而知言不誠，將舍去女也。」《箋》：「遷之言訕也。」謂王訕誹讒人。訕者，謗上之名，亦「賊義」之稱，以讒言爲非，安得謂之訕誹？不若《傳》「去」義爲當。」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傳】好好，喜也。**

草草，勞心也。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疏】「驕」與「嬌」同。《爾雅》：「旭旭，嬌也。」《釋文》：「郭音呼老反。」是「旭旭」即「好好」之異文。「喜」讀與「嬉」同。郭璞云：「小人得志嬌蹇之貌。」亦「嬉」之意也。「草」讀爲「慄」，假借字也。《月出》：「勞心慄兮。」重言曰慄慄。《爾雅》：「慄慄，勞也。」是即《詩》「草草」之異文，故《傳》云：「草草，勞心也。」《玉篇》：「慄，音草。」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

**豺虎。【傳】投，棄也。豺虎不食，投畀有北。**

**【傳】北方，寒涼而不毛。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傳】昊，昊天也。【疏】「投」與《木瓜》、《小弁》、《抑》不同義。此云「投，棄也」，《遵大路》傳：「敵，棄也。」「投」與「敵」聲轉義同。《傳》釋「北」爲「北方」，今奪一「北」字。**

「寒涼而不毛」，又申釋「北方」之義。毛，草也。即今北方大漠不草之地。有昊，猶言「彼蒼」。蒼天謂之蒼，昊天謂之昊，其義一也。《後漢書·馬援傳》朱勃上書引《詩》釋之云：「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勃能說《韓詩》，與《毛詩》同。《箋》云：「付與昊天制其罪也。」《禮記·緇衣》云：「惡惡如《巷伯》。」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傳】楊園，園名。**

**猗，加也。畝丘，丘名。寺人孟子，作爲此詩。**

**【傳】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凡百君子，敬而聽之。【疏】「楊園，園名」，其**

地未聞。道，路也。《釋文》：「猗，於綺反。徐於宜反。」依《釋文》本作「倚」，徐仙民讀爲「猗」耳。此與「倚重較兮」、「兩驂不倚」同誤。《傳》詁「倚」爲「加」者，楊園在畝丘之上，故云楊園之路加於畝丘也。《爾雅》：「如畝，畝丘。」此釋《詩》之「畝丘」也。《傳》云「丘名」即本《爾雅》爲訓。李注云：「謂丘如田畝曰畝丘。」孫注云：「方百步也。」李、孫但依字作解，而其地亦未聞。楊園、畝丘，地必相連。畝丘喻自己，楊園喻讒人。同處加讒，亦是辟嫌不審之意。《小弁》「舍彼有罪，予之佗矣」，《傳》：「佗，加也。」兩「加」字義

同。○「作爲此詩」，《釋文》：「一本云：『作爲作詩。』」案一本非也。《定之方中》「作爲楚宮」、「作爲楚室」，《桑柔》「作爲式穀」，與此「作爲」同。《箋》嫌「作爲」連文，故云：「作，起也。孟子起而爲此詩。」訓「作」爲「起」，以別「爲」爲「作」，非有異本也。定本：「作，起也。作，爲也。」顏師古定本所見《箋》不可依據。《傳》云「寺人而曰孟子者，作此詩也」，以釋經「寺人孟子，作爲此詩」二句。古曰、爲通用。「寺人孟子」，言寺人之中爲孟子者也。爲亦作也。「作爲此詩」，言作此詩也。云「罪已定，將踐刑」者，此自明其被讒之禍，且以原其作詩之由也。罪定踐刑，於經無當，當是相傳古說如此，今無攷。

### 卷十九終





##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煥法師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

本冊審稿人 張忱石  
本冊責任編委 谷建

